

新派通行书 古龙卷

古龙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珠海版

■ Xinpai.org 中华民间古龙研究会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二章 借刀杀人

朱泪儿苦笑道：“我本来还很明白的，现在听四叔你一说，反而越来越糊涂了。”

俞佩玉道：“这许多不合情理之事，只有一个解释。”

朱泪儿道：“什么解释？”

俞佩玉道：“你们住的那小楼里，必定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朱泪儿动容道：“秘密？”

俞佩玉道：“就因为这秘密，所以东方美玉舍不得走，就为这秘密，所以胡姥姥等人才会来，也就是为了这秘密，俞放鹤才不惜放火。”

朱泪儿眼睛亮了，喃喃道：“但这又是什么秘密呢？”

俞佩玉沉声道：“你记不记得，你母亲临死的时候，是否对你说了些不寻常的话？”

朱泪儿皱眉道：“她没有说什么呀？她只告诉我，这是我的家，也是她唯一能留给我的东西，叫我好生珍惜，所以我才一直舍不得离开……”

她语声忽然停住，眼睛更亮了。

两人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霍然站了起来。

这时远方的火势更小，象是已将熄灭。

但火并没有完全熄灭，烧毁了了的壁角间，烧黑了的门窗，仍不时有火苗窜出，夹杂着一股一股的浓烟。

放眼望去，到处俱是烟雾弥漫，什么都瞧不清。

俞佩玉和朱泪儿又回到了这里。

他们借着烟火掩蔽，在焦木瓦砾间窜走了不久，就发现那孤立的小楼，早已被烧得倒塌了。

只有李家栈，房屋显然造得分外坚固，火灭得也最早，梁木窗框，虽已全被烧毁，墙壁房屋却有大半还没有塌下。

朱泪儿走在瓦砾上，只觉脚底仍烫得的人，几乎连站都站不住，自浓烟中瞧出去，四面有不少黑衣大汉在四下走动，清理着火场，扑灭余火，却瞧不见俞放鹤等人，也没有一个李渡镇的居民。

俞佩玉正站在一处墙角里，打量着四周情势。

朱泪儿忍不住悄声问道：“四叔，咱们是自己现在就去找，还是等他们来？”

俞佩玉沉吟道：“这许多年来，你都未能发现那秘密，一时半刻间，又怎能找得着，何况，此刻火势已小，他们那些人想必就要来了。”

朱泪儿道：“那么咱们是不是就在这里先找个地方藏起来？”

俞佩玉道：“嗯。”

朱泪儿眼珠子四下转动，道：“藏在哪里呢……四叔你看，那边的那间屋子怎么样？”

俞佩玉道：“那屋子不行，此刻他们虽还未清查到这里，但迟早总要过来的。”

朱泪儿道：“四叔，你觉得藏在哪里好？”

俞佩玉道：“厨房。”

朱泪儿放眼望去，只见木造的厨房，已完全烧毁，不禁皱眉道：“厨房已烧光了，怎么还能藏得住人？”

俞佩玉笑了笑，道：“厨房虽已被烧光，但厨房里却有件东西烧不毁的。”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笑道：“是炉灶，只有炉灶，是永远也烧不坏的，四叔你真想绝了。”

他们再不迟疑，立刻就窜到厨房那边去，只见角落里有个水缸也还没有烧破，只是缸里的水已被烧得直冒热气。

俞佩玉掀起灶上的锅，将缸里的水全都倒了下去，等到灶里的热气散出，他们就钻了进去，再将铁锅盖上灶口。

李家栈生意一向不错，差不多每天都要照料二三十人的饮食，这灶自然盖得比普通人家要大得多。

俞佩玉和朱泪儿两个人躲在里面，就象是躲在一间小房子里似的，那添柴加火的灶口，就象是个窗户。

厨房的木板墙已被烧光，从这小窗户里望出去，正可瞧见小楼那边的动静，瞧着她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的小楼，如今已化为一片灰烬，朱泪儿眼睛不禁又觉得湿了起来，却勉强笑道：“四叔你可瞧见了么，我们家的灶也没有被烧坏。”

俞佩玉柔声道：“正如你所说，灶是永远烧不坏的，地，也是永远烧不坏的，你若喜欢这地方，以后还可以再在这里盖一间和以前一样的小楼。”

朱泪儿痴痴地望了半晌，眼泪终于又流了下来，幽幽道：“小楼虽可以重建，以前的日子，却再也回不来了，是么？”

俞佩玉也象是痴了。

听了朱泪儿的话，他也不觉想起过去的那一连串充满幸福的恬静岁月，想起他家园子里那一株浓荫如盖的老榕树，想起每值盛夏，他父亲瞧着他在树下练字的情况，想起他父亲那慈祥的微笑……

这一切距离现在，也不过只有半年而已，但如今他想起来，却宛如隔世一般，他眼睛也不觉有些湿湿的，黯然道：“不错，过去的岁月，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的。”

朱泪儿轻轻道：“以前，天还没亮，我就会在这灶上煮起一锅又香又热的稀饭，有时还会在稀饭里加半斤猪肝，加一只鸡，那么三叔就会再三夸奖我，甚至将一大锅稀饭都吃得干干净净，但现在……”

她黯然叹了口气，垂首道：“现在那灶固然还没有被烧坏，我以后还可以在灶上煮稀饭，稀饭煮好了，却又有谁来吃呢？”

俞佩玉只觉心头一酸，忍不住道：“你稀饭煮好，我来吃。”

朱泪儿霍然抬起头，道：“真的？”

此刻天已亮了，熹微的晨光，自灶口斜斜照了进来，照上了她的脸，她脸上泪痕未干，目中却闪动着喜悦的光彩，看来就象是一朵带着露珠的白莲，在春天早晨的微风里，冉冉初放。

俞佩玉瞧了一眼，心弦竟立刻震动起来，他立刻扭转了头，不敢再看，朱泪儿长长叹了口气，道：“我知道四叔是说着让我开心的，象四叔这样的人，一定有许多许多事要做，怎会来吃一个小女孩子煮的稀饭。”

她语声是那么凄楚，俞佩玉听得心里又不觉一酸，勉强笑着道：“四叔没有骗你……我虽然有许多事要做，但任何事都会做完的，等到那一天，我一定到这里来，吃你煮的稀饭。”

朱泪儿笑了，笑得如春花初放，道：“那么我一定天天煮一大锅稀饭，等你来吃。”

俞佩玉正色道：“天天吃稀饭也不行，你每隔三两天，好歹也得炒一碗蛋炒饭给我吃，否则我岂非要被你饿瘦了。”

朱泪儿吃吃笑道：“稀饭只是早上吃的呀，到了中午，非但有蛋炒饭，还有红烧大蹄膀，清炖肥鸡汤，不出三个月，你一定会比现在胖一倍。”

瞧见她笑得如此开心，俞佩玉也高兴得很，但想到自己家园待建，父仇未报，那可杀的恶魔还冒着“俞放鹤”的声名骗尽了天下江湖同道，自己孤军奋战，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将这阴谋揭破，要想安安静静、快快乐乐地来吃她一碗稀饭，只怕要等到下世为人了。

忽听朱泪儿道：“四叔，你……你怎么忽然哭了？”

俞佩玉赶紧揉了揉眼睛，笑道：“傻孩子，四叔这么大的人，怎么会哭，这不过是烟熏的。”

朱泪儿噘着嘴呆了半晌，忽又笑道：“四叔，你以为你自己真的很大么，若不是三叔叫我称呼你叔叔，其实我本该叫你四哥才对。”

俞佩玉瞧着她的笑容，心里也不知是甜，是酸，是苦？正不知该如何回答，突听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四个黑衣人已走进了李家栈。

这四人俱是神情剽悍，步履矫健，但手脚粗大，肌肤糙黑，一望而知，都是久经劳苦的人，身子虽然健壮，武功却绝不会高明，说不定投身江湖还未久，要指挥这种人，自然比指挥老江湖容易得多。

当先一人，手提红缨枪，后面一人，手里拿着的是一杆五股叉，另外两人，却是右手持钢刀，左手持盾牌。

他们一走进来，就在四面瓦砾中东戳一下，西戳一下，象是在查看有没有人藏在瓦砾里。

朱泪儿瞟了俞佩玉一眼，虽未说话，但意下却显然是在赞许俞佩玉做事的仔细和谨慎。

他们若是藏在别处，此刻就难免被人发觉了。

只听提枪那人忽然笑道：“堂主做事也未免太仔细了，这把火烧过后，就连鬼都要被烧跑，哪里还有人会藏在这里？”

拿叉的人笑道：“你以为这真是堂主的意思么？”

提枪的那人道：“不是堂主的意思？是谁的意思？”

拿叉的人忽然压低语声，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不许到处乱说，这次堂主出山，据说全是为了帮那姓俞的武林盟主的忙。”

提枪的那人道：“放火也是他的主意么？”

拿叉的人道：“自然也是他的主意，否则堂主为何要不远千里，跑到这小镇上来放火？”

俞佩玉和朱泪儿这时才知道他们并非俞放鹤之属下，俞放鹤找别人来放火，以后自然更可以将责任推诿了。

几个人嘴里说着话，已走了出去。

朱泪儿这才叹了口气，悄声道：“俞放鹤果然是心计深沉，无论做什么事，都先留了退步，要别人代他受过，于他武林盟主的身份丝毫无损。”

俞佩玉叹道：“正是如此，无论是杀人，是放火，他只不过在幕后主持而已，事情若是发作，罪名总有别人来担当的。”

朱泪儿道：“要杀人他找的是怒真人，要放火他找的是谁呢？这‘堂主’又是什么人呢？”

俞佩玉沉吟道：“只怕就是‘霹雳堂’的主人，久闻江南霹雳堂乃是普天之下，制造火器的第一名家，若非他放的火，火势只怕也不会发作的那么快了。”

朱泪儿道：“你可知道这‘霹雳堂’的主人是谁？”

俞佩玉道：“雷风。”

朱泪儿喃喃道：“霹雳堂，雷风，霹雳堂，雷风，霹雳堂，雷风……”

她将这名字一连念了十多遍，象是生怕忘记了似的。

俞佩玉皱眉道：“你……你想找他报仇？”

朱泪儿缓缓道：“这件事就算不是他主使的，无论如何，总是他动手烧了我的家，我若不将他的家也放把火烧光，我就对不起他。”

俞佩玉默然半晌，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这孩子脾气竟是如此骄傲倔强，别人若是得罪了她，她固然拼命也要报复，别人若有恩于她，她也会牢牢记在心里，现在她年纪还这么小，若让她一个人在江湖中流浪，却叫人如何放心得下。

就在这时，忽听远处一人大笑道：“江南霹雳堂的雷珠神火，果然名不虚传，小弟今日可真算开了次眼界，实在令人佩服得紧……”

这是“菱花剑”林瘦鹃的声音，他故意将声音说得那么大，象是还唯恐别人不知道这把火是雷风放的。

另一人哈哈笑道：“但这把火只怕要烧掉咱们几万两银子吧。”

这人的笑声里充满得意之精，显然正是霹雳堂主人雷风。

朱泪儿冷笑道：“这姓雷的原来是个草包，别人拿他当冤大头，他还在得意哩。”

俞佩玉沉声道：“这些人耳目灵便，咱们还是莫要说话的好。”

说话间，已有几个人谈笑着走了过来。

只见俞放鹤和一个身穿紫红长袍的威猛老人并肩走在前面，林瘦鹃和另外几个人在后相随。

这红袍老人高视阔步，睥睨自雄。

要知江南霹雳堂在武林中不但名声显赫，而已贩卖火器，获利甚丰，已可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是以这位养尊处优的霹雳堂的主人，自然难免踌躇满志，觉得自己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方才那四条黑衣大汉已走出了李家栈，此刻站在道旁，恭身相迎，雷风眼角瞟过，沉声道：“火场中已没有人的么？”

提枪的人躬身道：“除了方才那女子外，再没有别的人了。”

雷风道：“很好，你们退下去吧。”

俞佩玉忍不住暗中叹了口气，他们说的那女子无疑就是银花娘，他虽然算定银花娘没法子逃走，但如今证实了后，心里仍不免有些难受，有些歉然，无论如何，银花娘这次总是跟他一齐来的。

只见那四条大汉仍垂首站在道旁，雷风等人已走了过来，林瘦鹃忽然落在最后，微笑着向他们道：“各位辛苦了。”

那大汉躬身道：“这算不了什么。”

林瘦鹃道：“看各位做事干净利落，想来清理火场已不止一次了，所以经验才会如此丰富。”

那大汉赔笑道：“不错，这种事咱们做来实在已轻松得很。”

林瘦鹃忽然沉下了脸，缓缓道：“这种杀人放火的事，你们居然觉得很

轻松么？”

大汉们怔了一怔，脸上刚变了颜色，只听“呛”的一声，林瘦鹃已抽出了腰畔长剑，闪电般刺了过来。

菱花剑以轻灵快速名闻天下，这些大汉们哪里闪避得及，何况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林瘦鹃会向他们出手。

只见剑光闪动，“刷，刷，刷”一连四剑，接着四声惊呼，鲜血激飞。飘起来有三尺多高。

四条大汉已倒在地上，不明不白地做了糊涂鬼。

雷风大惊回头，变色道：“林瘦鹃，你……你这是干什么？”

林瘦鹃自怀中掏出了条雪白的丝绢，缓缓擦着剑上的鲜血，厉声道：“这些人在盟主面前，居然也敢放火来烧安分良民的家室，平时更不知如何猖狂为恶了，我不取他们的性命，难道还留他们在世上害人不成？”

雷风大怒道：“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盟主，你可听到他在说什么？”

俞放鹤淡淡道：“他这话说得本不错，杀人放火的恶徒，人人得而诛之。”

雷风倒退三步，失色道：“但放火本是你的主意，是你许了本堂三万两银子重酬，要我们来放火，如今怎地却说起风凉话来。”

俞放鹤皱了皱眉，轻叱道：“俞某行事，素来光明磊落，怎会不远千里来叫你行这不仁不义之事，你胡乱血口喷人，莫怪本座要替江湖除害了。”

雷风满头大汗滚滚而落，嘶声道：“你……你这假仁假义的恶贼，你为何要陷害于我？你……”

话未说完，剑光已匹练般刺来。

林瘦鹃厉声道：“你竟敢出口辱及盟主，就凭此罪，已是罪不容诛。”

他嘴里说了三句话，手里已刺出七八剑之多。

雷风腰畔虽系着柄紫金刀，却连拔刀的功夫都没有，肩上已被划破条血口，一面闪避，一面嘶声呼道：“你们这些人难道就眼看着我被他们害死，江湖上难道没有公道了么？”

随着俞放鹤来的几个人，一个个仰面望天，竟好象什么事也没有瞧见，什么话也没有听见。

雷风的紫红长袍，已被划得片片碎裂，头上戴的一顶束发金冠，也已被削断，满头乱发疯子般披了下来。

霹雳堂名声虽响，但却非以武功胜，雷风自他爹爹处承继了千万家财，从小就是席丰履厚，并没有真下苦功练过武，林瘦鹃却是身经百战的剑法名家，根本就不给他机会伸手去掏暗器。

雷风又接了十余招，已是气喘如牛，忽然嘶声狂笑道：“好，姓俞的，你要杀我灭口，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吧。”

他身子向前一扑，竟然向剑尖迎了上去。

他实在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苦战，竟索性一死了之，只见长剑穿胸而过，林瘦鹃拔出剑来，鲜血已染红了他的衣裳。

雷风双手掩着胸膛，身子踉跄后退，血红的眼睛，从这些人面上一一扫过，凄声笑道：“好，好，好，你们这些自命侠义的人，我总算认得你们了。”

凄厉的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除了俞放鹤、林瘦鹃外，已有些人忍不住垂下了头。

雷风仰天长叹道：“只可惜红莲花不在这里，否则他绝不会一句话未说完，已仰面而倒。”

朱泪儿情不自禁拉住了俞佩玉的手，掌心湿湿的，已满是冷汗，俞佩玉的手更冷得象冰一样。

这时远处已有两个人奔了过来，这两人虽也穿着紧身黑衣，但面色冷漠，目光更冷漠，就象是戴着个面具似的，一望而知和霹雳堂门下大不相同，显然已是俞放鹤的直系属下，远远望去，他们手里也象是提着兵刃，走到近前，才看出是两把铁锹。

林瘦鹃长剑入鞘，沉声道：“这几具尸身用不着埋葬，你两人将他们带去给李渡镇上的父老子弟瞧瞧，就说盟主已找出了放火的恶徒，而且已将之就地正法，李渡镇所有的损失，仍由盟主负责追回赔偿。”

大汉们刚躬下身说了句：“遵命！”

远处的废墟后忽然传出一阵拍掌声，一人咯咯笑道：“妙极，妙极，这‘追回’两个字，实在用得妙极。”

林瘦鹃的手还未离开剑柄，变色道：“什么人？”

那人笑道：“林大使用不着吃惊，我只不过是个半截已入了土的老太婆而已，林大侠若要杀我也杀了灭口，那真比捏死个蚂蚁还容易。”

听到这语声，俞佩玉和朱泪儿都已知道是胡姥姥来了，朱泪儿咬紧了牙，全身都发起抖来。

俞佩玉知道她将这恶毒的老太婆已恨之入骨，生怕她忍耐不住，轻轻将她一双小手拉了过来。

这双小手冷得就象冰一样，俞佩玉心里又忍不住生出一种怜惜之意，轻轻握着，久久都没有放开。

朱泪儿却垂下了头，没有瞧他，也不知怎地，这双冰冷的手，忽然间就变得象火一样烫。

但俞佩玉并没有留意到这变化，因为这时胡姥姥已蹒跚着走了出来，嘴里“格蹦蹦”的象是在嚼着蚕豆。

她一面走，一面叹着气道：“越是没有牙的人，越喜欢吃蚕豆，越是不能做的事，做起来就越觉得有趣，看起来每个人都有几根贱骨头的，你们说是不是？”

林瘦鹃本已想冲过去的，但瞧见这人竟真的象是行将就木的老太婆，反而停住了脚步。

他的确不愧是个老江湖了，知道越是这种人，越是难缠难惹，俞放鹤面上也似已变了颜色，却还是强笑道：“前辈莫非是……”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胡姥姥就已拼命摇着手道：“俞大侠可千万莫要叫我前辈，我这糟老婆子哪有福气做武林盟主的前辈，这一声前辈叫出来，我老婆子至少损寿十年，再叫一声，可就送了我老婆子的终了。”

她话虽说得很慢，但却似很不愿给别人说话的机会，这句话还未说完，眼睛已转到林瘦鹃身后，然后就接着道：“菱花剑林大侠的威名，我老婆子也已久仰了，但我老婆子只知道林大侠剑法的高明，还不知道林大侠竟有这么好的口才，方才那‘追回’两字，实在用得太妙了，简直妙不可言。”

林瘦鹃也只有勉强笑了笑，呐呐道：“在下却不觉得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之处。”

胡姥姥笑道：“能在平凡中见功夫的，才是真正的绝妙好辞。”

她指着一堆还在冒烟的废墟，接着道：“这里本来是个杂货铺，铺面虽不大，里面的存货可真不少，至少也得值三五千银子的，是么？”

林瘦鹃赔笑道：“前辈的计算，自然不会错的。”

胡姥姥道：“李渡镇上象这么样殷实的店家并不少，在外面做买卖发了财回来享福的，也有几个，所以这把火至少烧了几十万两银子，是么？”

林瘦鹃道：“在下的估计也差不多。”

胡姥姥道：“这几十万两银子，本来是该盟主大人赔的，但阁下只不过用了轻描淡写的‘追回’两个字，赔钱的责任就落到别人身上去了。”

她咯咯笑道：“该怎么样追呢？去向什么人追回呢？这用不着说，自然是要去找江南霹雳堂，霹雳堂的家财自然不止几十万两，赔了李渡镇的损失后，至少还有一大半留下来，盟主大人不但做了人情，博了侠名，而已可以弄几十万来自己花花，这样的买卖，我老婆子也真想打一票。”

林瘦鹃等人面上都已变了颜色，俞放鹤却只是淡淡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将这票买卖让给夫人也无妨。”

胡姥姥笑嘻嘻道：“夫人？你怎叫我夫人？我一辈子也没有嫁过人，到了这么大一把年纪，想做夫人也做不成了。”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姑娘此来有何吩咐，只管说出来就是，在下无不从命。”

胡姥姥拍手大笑道：“姑娘？我老婆子至少已经有五六十年没听过别人叫我姑娘了，这一声姑娘直叫我骨头都酥了一半，就凭你这声姑娘一叫，我老婆子也不能找你麻烦的，你只管放心就是。”

这时，俞放鹤仍面带微笑，他身边的几个人却沉不住气了。

“没影子”屠飞忍不住怒喝道：“盟主一向宽大为怀，但你也莫要太猖狂得意，就算你有两下子，盟主和林大侠也不会瞧在眼里，你还是知趣些好。”

胡姥姥笑道：“我老婆子一向知趣得很，莫说还有这么多大英雄大豪杰在这里，就凭‘没影子’屠飞一个人要收拾我老婆子也容易得很的。”

屠飞道：“哼！”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只不过我老婆子正活得不耐烦，所以才敢到这里来的，屠大爷你不如就成全了我，赏我老婆子一刀吧。”

屠飞忍不住瞧了俞放鹤一眼，象是想问俞放鹤可知道这老婆子的来历？但俞放鹤脸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嘴里也不肯吐出半个字来。

再看那老婆子竟蹲了下去，嘴已里还在嚼着蚕豆，看来既象是有恃无恐，又象是真的活得不耐了。

屠飞干咳两声，嘿嘿笑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头，就该知道我绝不会对你出手，屠某若杀了你这老太婆，日后传说出去，岂非要被江湖朋友耻笑。”

胡姥姥咯咯笑道：“我本倒也以为屠大爷你是个响当当的角色，谁知你竟是个只会说大话吓唬人的狗熊，你连我这么一个老太婆都害怕，日后传说出去，岂非更要让江湖朋友笑掉大牙么？”

林瘦鹃和向大胡子对望了一眼，两人眼角都露出了微笑，这一笑当真笑得屠飞脸上挂不住了。

他就算明知这老婆子必然有些门道，就算明知别人是要拿他来做问路石，试这老婆子的武功，但到这里，他也没有法子再装佯了，只有硬着头皮，怒喝一声，向胡姥姥冲了过去，大吼道：“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屠某。”

一个人若号称“没影子”，轻身功夫自然不错，此刻只见他的身形一闪，腰畔的紫金刀已出手，一句话还未说完，人已冲到胡姥姥面前，身法之迅急，倒也没有辱没这“没影子”三个字。

别人只见他刀光如匹练般向胡姥姥砍下，也没有见到胡姥姥站起来，更没有瞧见她有什么动作。

只听屠飞吼声忽然中断，凌空一个翻身，退了回来，一只手紧紧扼住自己的咽喉，两只眼睛怒凸而出，胸膛也不住起伏，一口气象是再也喘不过来。

众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会忽然变得这样子的，相顾间也不禁为之失色，再看胡姥姥却在摇头叹息道：“好馋嘴的孩子，吃了我老婆子一粒蚕豆，就舍不得杀我了？看来我老婆子这蚕豆滋味一定不错。”

大家这才知道，她竟在屠飞张嘴大吼时，将一粒蚕豆弹入他嘴里，但就连林瘦鹃这样的武林高手都未瞧见她的手动，俞佩玉也不禁暗叹忖道：“这样的暗器手法，只怕连唐无双都要自愧不如了。”

一念至此，他才想到那冒牌的唐无双竟也没有跟来，这两天发生的事实太多，他几乎已忘了，这冒牌的唐无双，实已是他唯一的线索，他管了别人闲事，竟将自己的大事忘怀了。

朱泪儿只觉他双手忽然变得冰冷，脸上却是满头大汗，忍不住以自己的衣袖，轻轻擦着他头上的汗珠。

俞佩玉眼睛瞪着前面，竟如浑然不觉。

这时屠飞头上的汗却比俞佩玉流得更多，竟连掌中的刀都已抛却，两只手都扼着自己的脖子，嘎声道：“蚕豆……蚕……”

胡姥姥笑道：“哎呀，蚕豆莫非呛住了屠大侠的喉咙么，屠大侠为何不吐出来？”

屠飞狂吼一声，竟将手伸进嘴里去，象是想将蚕豆挖出来，一面用力咳嗽，但他的手实在太大，勉强伸进去三根手指，却还是无法将蚕豆挖出，他咳嗽声越来越急，一张脸已渐渐发青，眼泪鼻涕却一齐流下，忽然全身一阵抽搐，接着，又是一声狂吼。

只听“喀”的一声，他身子已仰天跌倒，鲜血自嘴角飞溅而出，两只手不住疯狂般挥舞，鲜血又象雨点般自他手上洒了出来，他右手竟已赫然只剩下两根手指，他竟已生生将自己三根手指咬断了。

向大胡子似乎想赶过去扶起他，向前走了一步，但立刻又向后退了三步，望着林瘦鹃道：“蚕豆有毒？”

林瘦鹃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但闻一阵阵咀嚼之声传了过来，屠飞竟在咀嚼着自己的手指，想见他必已痛苦得无法忍受，众人见到这老婆子的毒药竟是如此恶毒，早已满头冷汗，哪里还敢说话。

胡姥姥悠然笑道：“蚕豆炒肉，乃是时鲜名菜，蚕豆和手指同嚼，味道想必也不错，难为你竟想得出这么妙的吃法来，我老婆子就没有这样的口福。”

众人见到屠飞的满脸鲜血，听到他的咀嚼之声，已是心里作呕。此刻胡姥姥再这么样一说，向大胡子忍不住扭过头去，吐了出来。

等他再回过头时，屠飞的手已不能动了，咀嚼之声已不复再闻，只能听见一阵阵微弱的呼吸声。

再过半晌，连呼吸声也终于停止，自他指尖嘴角流出的鲜血，却已变得有如墨汁般漆黑。

胡姥姥叹了口气，喃喃道：“想不到堂堂的‘没影子’屠飞，竟连小小一粒蚕豆也消受不起。”

俞放鹤也长长叹了口气，道：“果然是胡姥姥驾到……”

他话还没有说完，众人听到“胡姥姥”三个字，已不禁失声惊呼出声，胡姥姥却吃吃地笑了起来，道：“听你这么说是，好象是直到现在才认出我是胡姥姥。”

俞放鹤道：“在下等有眼不认泰山，但望姥姥恕罪。”

胡姥姥凝注着他，好象第一次看到这个人似的，她那张狡猾的、满布着皱纹的脸上，也象是露出了些惊讶之色。

俞放鹤虽还在微笑着，但显然也被她瞧得有些不安，被这么一双老狐狸般的眼睛盯着，没有人会觉得好受的。

胡姥姥终于叹了口气，摇头道：“你实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连我老婆子也弄不懂你，你方才若是想借我老婆子的手来杀屠飞，现在屠飞已死了，你为什么还要装做不认得我？”

俞放鹤微笑道：“但在下实在……”

胡姥姥冷冷道：“你实在是认得我的，二十年前你就认得我了，只要见过我老婆子一面的人，就永远也不会忘记，何况你和我还有些交情。”

俞放鹤面上的微笑，象是忽然被冻结住了，这变化别的人也许都没有注意，但俞佩玉……

朱泪儿只觉俞佩玉一双冰冷的手，忽又发起热来，她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在狂跳，身子也在剧烈地颤抖。

只听胡姥姥道：“你明明认得我的，为什么还装作不认得？”

俞佩玉几乎忍不住要放声狂呼：“他并不是在装假，他实在是不认得你，只因他并不是二十年前你见过的那放鹤老人，他是冒充的。”

他只有拼命咬紧牙齿，才能忍住不发出声音来，他脸上的肌肉已因痛苦而扭曲，朱泪儿回头瞧见了这张脸，也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噤，只因她也从未想到这张脸会变得如此痛苦，如此可怕。

俞放鹤却忽然大笑起来，仰天狂笑道：“二十年前的往事，在下早已忘怀了，姥姥你又何必记在心上。”

胡姥姥冷冷道：“这种事，我老婆子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俞放鹤虽还以笑声来掩饰不安，但听了这句话，他的笑声竟变得比刀锯木头还要难听。

他嘎声笑道：“你今天难道是想来报复的么？”

胡姥姥眼睛闪着光，又盯了他半晌，缓缓道：“不错，你总该知道我老婆子报复的手段，无论谁得罪了我，我老婆子都一定要加倍报复他，若再加上二十年的利息，嘿嘿……”

她抛了粒蚕豆到嘴里，用力咀嚼起来，好象已将这粒蚕豆当做了俞放鹤，要咬得稀烂，再吞下肚子里。

林瘦鹃忽然大声道：“前辈纵是武林高人，但最好还是莫要忘记俞大侠现在的身份。”

胡姥姥瞪眼道：“什么身份？”

林瘦鹃厉声道：“前辈若对盟主有何举动，便无异和天下武林中人为敌。”

胡姥姥笑嘻嘻道：“天下武林中人难道都在这里么？我老婆子怎么瞧不见呀？我老婆子只瞧见了你们五个人，就凭你们五个人，我老婆子想来还可以对付的。”

林瘦鹃手掌紧握着剑柄，汗珠子已一粒粒从头上落了下来，向大胡子干笑两声，退后三步，道：“前辈若和盟主有什么宿仇旧恨，在下等是万万不

敢过问的。”

胡姥姥悠然道：“只剩下四人了。”

向大胡子身旁一人，面如淡金，干咳两声，道：“宋某素来不愿多管闲事，武林前辈们的事，在下更不敢过问。”

胡姥姥道：“只剩三个人了。”

另一个颀长大汉不等她话说完，已抢着道：“在下素来和宋兄同进退，宋兄的意思，就是在下的意思。”

胡姥姥大笑道：“只剩两个人了……看来俞某人交的朋友，倒的确都不愧为侠义之辈，他们若不是这种人，你也不会找他们来了，是么？”

林瘦鹃“呛”的抽出了长剑，但长剑才出鞘一半，他的手已被俞放鹤一把抓住，林瘦鹃沉声道：“盟主难道还要等她先动手么？”

俞放鹤淡淡一笑，道：“她不会动手，她若要动手，就不会说这些话了。”

林瘦鹃还在犹疑，胡姥姥已拍手大笑道：“不错，能坐得上盟主宝座的人，果然有两下子，我说这些话，只不过要告诉你，你现在已在我老婆子的掌握之中，所以我老婆子若要问你几句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才好。”

俞放鹤道：“你要问什么？”

胡姥姥指着向大胡子等人道：“这些人名头虽然不小，但三个人加起来也不值半分银，你将红莲花等人骗走，却将这些人带来，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俞放鹤默然半晌，缓缓道：“在下要做的事，姥姥你难道还会不知道么？”

胡姥姥道：“我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总要听你亲口说出来，我老婆子才放心。”

俞放鹤沉吟着道：“在下是想在这里找东西，这件东西的价值，谁也无法估计，但姥姥你想必是早已知道了。”

胡姥姥眼睛里发着光，道：“这件东西若是找着了，我老婆子也有份么？”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凡是今天在这里的人，都有份的。”

胡姥姥立刻跳了起来，将铁锹抛在向大胡子面前，厉声道：“既是如此，你们还等什么？”

这小楼的地基，造得竟十分坚固，铁锹锄在上面，就象是敲着铁板似的，发出了震耳的声音，还带着一连串火花。

那颀长大汉身上用昂贵的丝缎做成的华丽衣服，已被汗水湿透了，一面挥舞着铁锹，一面喃喃道：“镇远镖局的总镖头‘铁金刚’，韩大元和‘万木庄’的大少爷宋宏星竟会跑到这里来挖地，还不见了鬼么？”

宋宏星一张淡黄的脸也胀得通红，却勉强笑道：“这本是咱们心甘情愿的，不是么？”

韩大元道：“不错，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为了那东西，莫说叫我挖地，就算要我挑粪都没关系，只怕这东西找出来后，他们就忘了咱们了。”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眼角去瞟，只见胡姥姥和俞放鹤等人都站得很远，才敢放心说下去。

宋宏星道：“他若不想分给咱们，又怎会找咱们来呢？”

韩大元道：“他只怕就是叫咱们来做苦工的。”

宋宏星用袖子擦着汗，道：“俞放鹤不是这样的人。”

韩大元冷笑道：“我本来也以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但现在……你瞧见雷

风的下场没有？咱们的下场只怕也差不多。”

他忽然转过头去，道：“向老大，你可听见了咱们的话么？”

向大胡子连胡子上都在淌着汗，嘎声道：“听见了又怎样？咱们现在难道想住手么？”

只听林瘦鹃大声道：“三位可发现了什么？”

向大胡子道：“没有，什么都没有。”

胡姥姥冷冷道：“你们最好卖力些，挖不出东西来，你们可没有什么好受的。”

向大胡子道：“那东西若是不在这里呢？”

胡姥姥道：“东西若不在这里，我老婆子就将你们埋下去。”

这时朱泪儿实在忍不住了，附在俞佩玉耳畔道：“现在他们一定听不见我说话的。”

俞佩玉点了点头。

朱泪儿道：“我母亲究竟会将什么东西埋在这里呢？据我所知，她到这里来，是决心要平平凡凡过日子的，所以连一点首饰都没有带来。”

俞佩玉道：“他们现在找的，绝不是什么珠宝首饰。”

朱泪儿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方才那一包珠宝，你拿出来后，并没有藏进去，只要是上过楼来的人，每个人都可以看见。”

朱泪儿道：“但那是用布包得紧紧的。”

俞佩玉道：“就算用布包着，但象他们这样有经验的人，还是可以看出里面是什么，何况，在黑暗中，珠宝的光华，难免会透出来，所以，他们若要的是珠宝，绝不会甘心让这包珠宝被火烧毁的。”

朱泪儿皱起了眉，道：“那么，你想他们找的会是什么呢？”

这句话俞佩玉没有回答，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时向大胡子等人已将地挖得很深了，小楼的地基，已变成一个方圆五丈，一丈多深的大坑。

他们三个人站在坑里，从俞佩玉这里望过去，已连他们的头顶都瞧不见，只能见到不时有一些木头被抛上来。

胡姥姥、俞放鹤等人都已站到这大坑旁，神情看来已有些焦急，到后来挖地的声音已变得很低沉，也不再有什么碎石抛上来，用做地基的麻石，显然都已被敲碎挖出，他们现在已挖到麻石下的湿泥。

三人又挖了半晌，林瘦鹃忍不住道：“销魂宫主也许并没有将那东西藏在这里，也许她根本没带来。”

胡姥姥道：“她带来了，而且就藏在这里。”

林瘦鹃道：“前辈怎会知道？”

胡姥姥冷冷道：“我自然知道，你若肯多用些脑筋，你也会知道的。”

俞放鹤道：“这只因东方美玉一定知道东西是藏在这里，所以他才不肯走开，东方城主自然也就是以这东西做交换条件，才能将李天王等人请到这里来。”

林瘦鹃咬着嘴唇道：“但销魂宫主既然有了这东西，为什么却不利用它的价值，反而将它埋在地下呢？”

胡姥姥道：“这只因她决心想做个安分守己的太太，但又不肯让这东西落入别人的手里……”她冷冷一笑，接着道：“一个女人若是爱上个男人，

时常都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的。”

忽然间，只听一阵车辘马嘶声传了过来，胡姥姥、林瘦鹃、俞放鹤三人都吃了一惊，扭过头去瞧。

朱泪儿就乘着这机会，又在俞佩玉耳畔道：“我知道他们要找的是怎么了。”

俞佩玉道：“哦？”

朱泪儿道：“他们要找的一定是一本极厉害的武功秘笈，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本武功秘笈，还没有开始练的时候，就遇见了东方美玉，她既已打算过安分的日子，无论什么武功都对她没有用，所以她就将这秘笈藏了起来，不幸的是，这件事竟偏偏又被东方美玉知道了。”

她一面说，俞佩玉一面点头，只因她说的实在很有道理，他实在也想不出比这更合理的解释。

等她说完了话，一辆马车已冲入火场废墟里。

与其说这是辆马车，倒不如说是间可活动的屋子，一间装着车轮，被十六匹马拉着的屋子。

若定要说是辆马车，那么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比这更大的马车了，这马车里简直可以装得下百儿八十个人。

俞放鹤皱眉道：“你在四面都布了暗卡么？”

林瘦鹃道：“早已布下了。”

俞放鹤道：“既已布下，那些人难道都睡着了不成，怎会让这辆马车间进来的？他们就算拦不住，也该发出警号才是。”

马车已远远停了下来，他们算定自己说话的声音，那边一定听不见的，谁知话刚说完，马车里就有人笑着道：“这件事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的确已拿出旗花火箭来要发放的，只可惜还未放出时，脑袋就已被砍了下来。”

他吃吃笑着道：“你该知道，一个人的脑袋若已被砍下来，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的。”

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无聊，但这人却似乎认为有趣得很，好象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有趣的话了。

他一面说，一面笑个不停，说话的声音尖声细气，笑声也脆得很，听来就象是个还未成年的女孩子，对世上大多数事都觉得有趣得很，所以就算有人放了个屁，也能令她笑上半天的。

这种人大多数都很乐天，很和气，能遇见这种人，通常都会觉得很有意思，但胡姥姥却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有意思。

一听到这笑声，她就象是要溜了，但往那大坑下面瞧了一眼，又好象舍不得走，正在犹疑不定时，那辆大车的大门已打开，十来个精赤着上身，只穿着条红绸裤的大汉，抬着张大床跳下车来。

这张床也大得惊人，床上堆满了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有烤得恰到好处的鸡鸭和肉，有颜色新鲜的水果，有各种蜜脯甜食，还有一些银制的大瓶子，大罐子，只要是你能想得出来的好吃东西，这床上都全了。

就在这些东西中间，斜斜躺着一个人。

一瞧见这个人，连俞放鹤几乎都忍不住要笑了出来。

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个人，只能算是一堆肉，这人就象是用几百斤最肥的五花肉堆起来的。

他身上几乎什么衣裳都没有穿，但这并不能怪他，只因他一个大肚子已

垂到膝盖上，要穿裤子实在太困难了，那先要两个人在下面用头顶住他的肚子，也许才能勉强系得上裤腰带。

向大胡子、宋宏星、韩大元，三个人刚从坑下跃上来，骤然瞧见这么一个怪物，既是吃惊，又觉好笑。

这胖子自己倒先笑了，吃吃笑道：“别人都说安禄山体肥如猪，依我看来，两个安禄山也比不上我的，世上若有胖子比赛，我一定是第一，你们说是么？”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说话居然细声细气是个小女孩子，向大胡子等人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胖子也陪着他们笑，而且笑得比谁都开心，甚至连林瘦鹃脸上的紧张神情都松弛了下来。

这其中只有一个人脸上连半分笑意都没有，那就是胡姥姥，她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象是忽然变成了两条。

她正在一步步向后退，但那胖子的眼睛瞧到她时，她的脚就象是突然被钉住了。

这胖子望着她嘻嘻笑道：“大家都在笑，你为什么不笑，看到我这么胖的人，你难道一点也不觉得开心么？”

胡姥姥满布皱纹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但这只有令她看来更加老，她本来看起来只有八十岁，现在就好象有一百六了，阿谀着笑着：“胖子？哪里有胖子？我老婆子怎地瞧不见呢？”

这胖子道：“我就在你面前，你怎会瞧不见？”

胡姥姥干笑道：“前辈只不过身材特别魁伟而已，怎么能算胖呢？”

这胖子忽然沉下了脸，怒道：“你以为每个胖子都不愿别人说他胖，所以就想来拍我的马屁么？”

胡姥姥看到他面上有了怒容，反倒似松了口气，赔笑道：“我老婆子说的是实话。”

这胖子摇头道：“你说的不是实话，我本该割下你舌头来的。”

他长长叹了口气，摇头道：“但我实在太胖了，已胖得动都懒得动了，你就帮帮我的忙，自己将自己的舌头割下来好么！不割舌头，割鼻子也马马虎虎算了。”

这话他倒说得一本正经，别人听了，却几乎笑掉大牙，他求人，居然是要别人自己割自己的鼻子。

世上只怕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

谁知胡姥姥竟再也不说话，一伸手，“呛”的抽出了林瘦鹃腰畔的剑，立刻就将自己鼻子割了下来。

血淋淋的鼻子刚落到地上，胡姥姥已掩着脸转身狂奔而去，林瘦鹃等人一个个都怔在那里，再也笑不出了。那胖子拍手大笑道：“世上竟有人自己割自己的鼻子，你们难道不觉得好笑么？为什么不笑呢？”

大家面面相觑，实在笑不出来。

那胖子叹了口气，道：“你们这些人怎地连一点风趣都不懂，实在令我失望得很。”

他忽然指着宋宏星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宋宏星道：“在……在下宋……宋宏星。”

那胖子道：“你方才个是还笑得很开心么？现在为何笑不出了？”

宋宏星拼命想笑，怎奈那笑容却比哭还难看。

那胖子道：“你既然不懂得风趣，这双耳朵长着也没有用，就求求你帮我个忙，把你自己耳朵割下来吧。”

这句话若在别人嘴里说出，宋宏星也一定会笑掉大牙的，但现在，他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笑了。

他望着这胖子的便便大腹，暗道：“这胖子连胡姥姥见了都害怕，一定有两下子，但我就算真打不过他，难道连逃都逃不了么？”

他再也不多说，掉头就走。

那胖子大笑道：“你们看，这人跑了，他为什么要跑呢？”

宋宏星在江湖中也是一流的武功，此刻身形施展开来，急如飞燕，等胖子这两句话说完，他已远在十丈外。

人人都算定这胖子再也追不上他了。

就在这时，只听呼的一声，一道银光飞了出去，急如流星，眨眼间就赶上了宋宏星，围着他身上一转，又“呼”的飞了回来，飞回这胖子的手里，原来只不过是装水果的银盘子。

再看宋宏星的身形还在往前奔，但奔出两步后，他上半身忽然向后折了下来，一股鲜血火箭般冲天飞起。

他的两条腿竟带着血又往前奔出两步，才一跌而到。

向大胡子等人虽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但如此残酷的景象，却还是一辈子也没有见过。

这胖子竟能用一面银盘，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拦腰截成两段，这样的武功，他们更连听都没有听过。

这下子他们才真的吓呆了。

那胖子却拍手笑道：“你们看，死人还能跑，这有趣没有趣，你们难道还不觉得好笑么？怎么连一个笑的人都没有。”

这次他话未说完，韩大元已用尽全身力气，大笑起来。

那胖子道：“笑了笑了，有人笑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韩大元道：“在下韩……韩大元。”

那胖子道：“你笑得如此开心，是不是觉得我这胖子很有趣呢？”

韩大元道：“有趣有趣，你这胖子实在有趣极了。”

那胖子大笑道：“看来只有你是个懂得风趣的人，你一定愿意帮我这胖子一个忙的。”

韩大元就象是一只忽然被人割断脖子的公鸡，嘎声道：“我这样说，你还要……还要我……”

那胖子笑道：“你不帮我的忙，谁帮我的忙呢？”

韩大元跳了起来，狂吼道：“你这胖子，你这肥猪，我和你拼了。”

吼声中，他已提起那铁锹，飞身扑了过去。

那胖子竟真的好象不能动了，这一锹竟着着实实锄在他身上，这么胖的人被铁锹锄个大洞，血一定多得很。

谁知铁锹锄下去，他身上竟这一丝血也没有，这柄铁锹竟被他身上的肉吸住了，韩大元用尽全身力气，也拔不出来。

那胖子脸上还是笑嘻嘻的，反手一个耳光打在他脸上，他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出去，就象是只断了线的纸鸢似的，在空中飘飘荡荡翻了十七八个跟斗，才落了下来，头颅已变得象是个烂柿子。

向大胡子早已吓呆了，他号称“神拳无敌”，手上的力道本不小，但这胖子的力气却比他大了几十倍。

他从来也未想到世上竟有人有这么大的力气。

那胖子的目光已向他望了过来，笑嘻嘻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向大胡子只觉两腿发软跪了下来，颤声道：“小人姓向，前辈叫小人割鼻子，小人就割鼻子，叫小人割耳朵，小人就割耳朵，绝不敢逃跑，更不敢反抗。”

那胖子叹了口气，道：“我瞧见你这胡子很有趣，本来只想你将胡子割下来的，但你自己既然愿意割鼻子耳朵，我可也没有法子。”

向大胡子怔在地上，苦水都快流了出来。

那胖子道：“你既然自己愿意，为什么还不快动手呀？”

向大胡子咬了咬牙，拨出了刀，一个人就算没有鼻子，没有耳朵，无论如何也比没有脑袋好得多的多。

他惨叫一声，晕了过去。那胖子笑嘻嘻道：“听说这里有个人是当今的武林盟主，到底是谁呀？”

俞放鹤道：“就是在下。”

到了这时，他居然还能神色不变，沉得住气，就连俞佩玉和朱泪儿，也不禁在心里暗暗佩服。

那胖子笑道：“我看也只有你象个武林盟主的样子，你帮我个忙好么？”

这次终于轮到俞放鹤了。

俞佩玉紧紧握起朱泪儿的手，也不知是欢喜，还是紧张，他虽然一心想看这恶魔被人杀死，却不愿他这时候死，更不愿他被别人杀死，俞佩玉一心只想手刃此人，洗清俞家的污名和冤枉。

可是他就算不愿意，也是没法子的，以他的力量来和这胖子相比，实在有如蜻蜓撼石住一般。

只听俞放鹤沉声道：“‘天吃星座’若有吩咐，在下敢不从命。”

那胖子面上竟露出惊讶之色，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俞放鹤微微一笑，道：“天吃星，亮晶晶，吃尽天下无敌手，腹中能容十万兵……在下早听人说过前辈的风采，一直未敢忘记。”

天吃星脸色又沉了下来，道：“你听谁说？”

俞放鹤没有说话，却似比了个手势，只可惜在俞放鹤那方向瞧过来，也瞧不见他比的什么手势。

俞佩玉只瞧见这胖子脸色又变了变，道：“你认得他？”

俞放鹤微笑道：“承他老人家不弃，并未将在下当外人。”

天吃星不再说话，一只手却不停地在抓东西，他抓起样东西，瞧也不瞧，也不管是甜是咸，就往嘴里塞。

俞佩玉这才发现满床的东西，不知何时已被他吃下一半了，这“吃尽天下无敌手”七个字，看来的确是名不虚传。

过了许久，才瞧见天吃星脸上又露出微笑，道：“你既然和那怪物有关系，我也不想再找你帮什么忙了，但有几句话，却是非问不可的。”

俞放鹤道：“在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天吃星道：“听说凤三为了帮朱媚一个忙，已在这地方呆了好几年，这话是真是假？”

俞放鹤道：“不错。”

天吃星道：“现在他的人呢？难道已被烧死了么？”

俞放鹤道：“火起之时，他还在这里，但火熄之后，却没有他的尸骨。”

天吃星道：“你怎知道没有他的尸骨？”

俞放鹤叹了口气，道：“只因这里连一个人的尸骨都没有。”

天吃星皱了皱眉，忽又笑道：“听说朱媚也不知从什么人手上，弄到了一样东西，无论是谁得到这样东西，都可横行天下，这话又是真是假？”

俞放鹤笑了笑，道：“前辈的消息果然灵通，这话是真的。”

天吃星笑道：“那么你们方才在这里挖地洞，想必就是要找这东西？”

俞放鹤道：“正是。”

天吃星道：“你找着没有？”

俞放鹤苦笑道：“在下等已将朱媚所居小楼的地下挖了两三丈深，泥土已越来越潮湿，显然已快挖到地下的水源，但却连一片纸也没有找到。”

天吃星笑嘻嘻道：“山高九仞，功亏一篑，你为何不再挖下去？”

俞放鹤不再说话，向林瘦鹃打了个眼色，两人就提起铁锹，跃入坑里，过了半晌，只见一股泉水自坑里激射而起。

林瘦鹃，俞放鹤两人湿淋淋地掠了上来，苦笑道：“还是什么也没有。”

天吃星沉吟着道：“这样看来，朱媚并没有将那东西藏在这地方了。”

俞放鹤叹道：“看来正是如此。”

天吃星大笑道：“这种东西，找不着也好，也免得害人。”

他象是越笑越开心，简直笑得喘不过气来。

俞放鹤干咳一声，道：“前辈若没有别的吩咐，在下等就想告辞了。”

天吃星大笑着挥手道：“走吧，走吧，走得越快越好，以后最好永远也不要让我瞧见你，只要一瞧见你，我就会想起那怪物，一想起那怪物我就头疼。”

俞放鹤和林瘦鹃果然走得快得很，俞佩玉见到这两人又安然脱身了，只有在暗中摇头叹息。

第二十三章 怀璧其罪

俞放鹤和林瘦鹃走后，只听天吃星笑着又道：“那里面又热又闷，还是出来凉快凉快吧。”

除了抬着床的大汉们外，现在四下已没有人了，俞佩玉正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却见天吃星正笑嘻嘻在向他招手，他这才知道天吃星竟已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一惊之下，掌心渗出了冷汗。

朱泪儿叹了口气，喃喃道：“别人都说胖子不中用，怎地这胖子却如此厉害。”

她话未说完，人已钻了出去，俞佩玉再想拉住她，已来不及了，这小女孩的胆子竟比什么人都大。

天吃星似乎也未想到在暗中偷看的，竟会是这么样一个斯斯文文、漂漂亮亮的小姑娘，面上不禁也露出惊讶之色。

朱泪儿已走到他面前，拍手笑道：“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分给我一点好吗？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她嘴里说着话，已伸手拿了个大苹果，大吃起来。

天吃星瞪着眼瞧了她半晌，道：“你不怕我？”

朱泪儿笑道：“象你这样又和气、又风趣的人，我为什么要怕你呢？”

天吃星道：“你没有瞧见我杀人么？”

朱泪儿道：“象你这样的大英雄，绝不会杀一个小姑娘，我放心得很。”

天吃星大笑道：“有趣有趣，想不到你小小年纪，一张嘴说起话来竟比胡姥姥那老狐狸还甜，而且又这么好吃，看来倒真象我的女儿。”

朱泪儿笑道：“做你的女儿倒也不错，天天有好东西吃，又不怕被人欺负，只可惜……”

天吃星笑道：“只可惜你拍我马屁也没有用的，我早已瞧见了还有个人和你藏在一起，他为什么还不出来呢，难道是害怕么？”

朱泪儿笑嘻嘻道：“你以为他会怕你？你可知道他是谁么？”

天吃星眯着眼笑道：“你小小年纪，难道已有了情人不成。”

朱泪儿瞪眼道：“你可千万莫要胡说八道，我四叔人虽长得秀气，但发起脾气却很凶，连我三叔都有些怕他。”

天吃星道：“你三叔是谁？”

朱泪儿悠悠道：“你认得他的，你方才还提起过他老人家的名字。”

天吃星怔了怔，道：“是凤三？”

朱泪儿笑道：“不错，他老人家的厉害，想必你也清楚得很。”

天吃星拊掌大笑道：“有趣有趣，凤三的兄弟居然会躲在炉子里不敢见人，却要小姑娘出来替他吹牛，我简直肚子都要笑破了。”

到现在俞佩玉竟还躲着不露面，朱泪儿也不觉有些惊奇了，俞佩玉绝不是如此胆小的人，他还不出来，必定有原因。

但朱泪儿却也想不出是什么原因来，只有向天吃星瞪眼道：“你怎敢对我三叔和四叔如此无礼？”

天吃星大笑道：“你以为我很怕凤三么，我若怕了凤三，那才真是笑话哩。”

朱泪儿倒真还没见过有人听见凤三的名字不害怕的，她刚怔了怔，那砖炉里竟也有一人大笑道：“你以为我很怕凤三么，我若怕了凤三，那才真是

笑话哩。”

这笑声竟也细声细气，和天吃星完全一模一样，骤然听来，就好象天吃星说话的回声似的。

朱泪儿更吃惊了，说话的这人，绝不会是俞佩玉，但若不是俞佩玉，又是谁呢？那炉里明明只有俞佩玉一个人呀。

天吃星听到这笑声，竟也吃了一惊，勉强笑道：“你既不敢出来，你为何学我说话？”

炉里那人也笑着道：“你既不敢出来，为何学我说话？”

天吃星道：“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时他非但笑不出，连声音都变得嘶哑了。

炉里的人声音立刻也变得嘶哑起来，道：“你……你究竟是什么人？”

天吃星怔了半晌，大笑道：“我是王八蛋，大混蛋，除了会学别人说话，什么本事也没有。”

炉里那人也大笑道：“我是王八蛋，大混蛋，除了会学别人说话，什么本事也没有。”

天吃星道：“天下最无耻，最不要脸的人，就是回声谷里的应声虫。”

那人也道：“天下最无耻，最不要脸的人，就是回声谷里的应声虫。”

无论天吃星说什么，这人竟都照样说一句，非但一字不漏，而且学得唯妙唯肖，朱泪儿听得又是惊奇，又是好笑，但想到她自己每说一句话时，若也有人跟着说一遍，那滋味可实在不好受。

只见天吃星已变得满头大汗如雨而落，嘶声道：“你敢再学我，我就杀了你。”

那人也嘶声道：“你敢再学我，我就杀了你。”

天吃星道：“你……你……”

他巨象般的身子，忽然凌空飞起，就象是平地忽然卷了一阵狂风，卷入了那大马车的车厢里。

接着马车立刻绝尘驶去，那十来个赤膊大汉也抬着那张大床——飞也似的跟去，象是生怕被什么恶鬼追着似的。

朱泪儿瞧得呆住了，那边灶里也不再声音传出，她愣了半晌，一步步走过去，轻唤道：“四叔，你还在里面么？”

炉里竟没有人回答，俞佩玉象是已不在里面。

朱泪儿大惊之下，飞快地窜了过去，伸头往炉眼里一望，只见俞佩玉瞪大了眼睛，正在瞧着她。

朱泪儿这才松了口气，笑道：“我方才还以为是别人哩，原来就是四叔你的手段，这一手实在妙极了，吓得那胖子就象是见了鬼似的。”

俞佩玉还是呆呆地瞧着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朱泪儿又吃一惊，道：“四叔你……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她伸手一摸，俞佩玉的手竟硬得象块木头。

朱泪儿的手也吓冷了，一头钻了进去，只见俞佩玉全身发硬，眼睛发直，竟也被人点了穴道。

再看那砖炉的后面角落，不知何时，已被打通一个洞，一阵阵飕飕的风打后洞里吹进来，朱泪儿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幸好教她点穴的人是凤三先生，是以她对天下各门各派的点穴功夫，都多少懂得一些。

她立刻将俞佩玉的穴道拍了开来，道：“四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难道有人来过么？”

俞佩玉怔了半晌，才长长吐出口气，苦笑道：“不错，是有人过来了，但这人究竟是人是鬼？我都弄不清楚。”

原来方才俞佩玉正想出去时，忽然有一只手无声无息地从后面伸出来，点住了他的穴道。

朱泪儿失声道：“那只手就是那从这洞里伸进来的么？”

俞佩玉道：“正是。”

朱泪儿道：“他就在四叔身后将墙壁弄了个洞，四叔，你难道连一点声音也没有听到？”

俞佩玉叹道：“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这种造火炉的砖头，虽然分外坚固，但到了这人掌下，就象是变成了豆腐似的。”

朱泪儿想到这种掌力的惊人，也不禁倒抽了口凉气，道：“然后呢？”

俞佩玉道：“然后我就觉得有人从这洞里钻了进来。”

朱泪儿吃惊道：“但这洞和茶碗差不多大，他怎么能钻得进来呢？”

俞佩玉苦笑道：“他自然用了缩骨功。”

“缩骨功”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功夫，但一个人若能将身子缩得能从这么小的洞里钻进钻出，那可就十二分了不起。

朱泪儿怔了半晌，道：“然后他就开始学那天吃星说话，是么？”

俞佩玉道：“不错。”

朱泪儿道：“这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四叔一定瞧见了把。”

俞佩玉却摇了摇头；叹道：“我没有瞧见。”

朱泪儿张大眼睛，道：“他就在四叔身旁，四叔也瞧不见他？难道他还会隐身法不成？”

俞佩玉道：“我根本没法子转过头去看他，只觉得他一下子就从那洞里滑了进来，一下子又滑了出去。”

朱泪儿失笑道：“一下子滑进来，一下子又滑出去，他难道是条鱼么？”

俞佩玉叹道：“老实说，就算是鱼在水中，也不会有他那么灵便，这人的身子，简直就象是一股轻烟，谁也休想捉摸得到。”

朱泪儿皱眉道：“听天吃星的口气，这人好象是‘回声谷’的，但回声谷这名字，我怎地从未听三叔说起过，天吃星连我三叔都不怕，为什么竟对这人畏如蛇蝎？俞放鹤方才向天吃星比了个手势，难道说的就是他么？”

俞佩玉面色变了变，喃喃道：“回声谷？回声谷！这回声谷究竟在什么地方？”

朱泪儿一笑道：“我就算知道回声谷在什么地方，也绝不会到那里去的，我只望这辈千再也莫要遇见回声谷的人才好，若有个人一天到晚跟在我身旁，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跟着我说一遍，我就算不被他气死，只怕也要急得发疯。”

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下去了，一想到世上竟有这种人，她已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就好象有条蛇缠住了脖子似的。

就在这时，突听外面又传来一阵呻吟声。

朱泪儿立刻又握紧了俞佩玉的手，从炉眼里向外望出去，只见一个满脸鲜血的人，摇摇晃晃自瓦砾间站了起来。

他身子一阵阵抽搐着，双手掩着脸，著不是他那一脸络腮胡子，谁也不会认得出他来。

朱泪儿暗中松了口气，附耳道：“这是向大胡子，他还没有死。”

俞佩玉正想出去瞧瞧他的伤势，忽然发觉他目光闪缩，不停地在东瞧西望，神情似乎十分诡秘。

这时四下连人影子都没有，废墟中的残烟也被风吹尽了，繁荣的李渡镇，已变成了凄凉的鬼域。

向大胡子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一个鼻子耳朵都被割下了的人，居然还会发笑，这实在令人吃惊。

他不笑还好，这一笑又将伤口笑得裂开，鲜血又流了出来，但是他竟似丝毫不觉痛苦，还是笑个不停。

这笑声听来固然可怕，他的人看来更象是个活鬼。

朱泪儿不觉将俞佩玉的手握得更紧。

只听向大胡子吃吃笑道：“俞放鹤呀俞放鹤，就算你比什么人都厉害，但还是不如我向大胡子，你费尽苦心，到头来还是白忙了一场，却让我捡了个便宜。”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向那坑里跳了下去。

朱泪儿又惊又喜，道：“原来那东西已被他找着了，只不过他知道就算将东西交出去，还是难逃一死，所以就悄悄藏起，那坑里反正到处都是碎石子，烂泥巴，他将那东西随便往哪个角落里一埋，都不会有人瞧见的。”

俞佩玉眼睛也亮了，这时只听得坑里传出了向大胡子疯狂的笑声，俞佩玉和朱泪儿悄悄钻出，掠到坑边。

只见向大胡子就象是个小孩似的，坐在烂泥里，全身都湿淋淋的，手里紧紧抱着个小铁箱子，大笑道：“这是我的了，这是我的了，我向大胡子扬眉吐气的时候已到了……”

朱泪儿忍不住冷笑道：“但现在你高兴得却还嫌太早了些。”

向大胡子疯虎般跳了起来，但等他发现站在上面的，竟是那曾将怒真人击败的少年，他的人立刻又萎缩了下去，将铁箱抱得更紧，颤声道：“你……你们想要怎样？”

朱泪儿道：“我们也不想怎么样，只不过想将这箱子拿回来而已。”

向大胡子手忙脚乱地将铁箱藏到背后，咯咯笑道：“箱子？这里哪有什么箱子？”

朱泪儿瞧见他这模样，觉得又可笑，又可怜，摇头叹道：“没有用的，现在你无论藏到哪里都没有用了。”

向大胡子又跳了起来，怒吼道：“就算有箱子又怎样？这是我的，是我用一个鼻，两只耳朵换来的，谁若想将它抢走，除非先砍下我的脑袋。”

朱泪儿微笑道：“你一定要我们砍下你的脑袋么？那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呀。”

向大胡子怒目瞪着她，嘶声道：“你……”

他眼睛忽然向上一翻，身子忽然一阵抽搐，第二个字还未说出，人已仰面栽倒在地上。

朱泪儿跃了下去，探了探他鼻息，摇头叹道：“死了，这人竟死了，我实在想不到世上竟真的有人会被活生气死。”

俞佩玉叹道：“你若将一个人从欢喜的顶峰突然推下来，任何人都禁不起这种刺激的，何况他受的伤本已不轻。”

朱泪儿嘟着嘴道：“但这也不能怪我呀，我总不能将这么重要的东西送

给他吧。”

俞佩玉苦笑道：“不错，这实在不能怪你，这只能怪他的贪心。”

只见向大胡子两只手还紧紧抱住那箱子，死也不肯放松，朱泪儿用铁锹去扳他的手，喃喃道：“我倒要看看这箱子里究竟是什么，这些人为它死的可值得么？”

箱子里竟只有一面竹牌和一本帐簿。

竹牌，是很普通的竹牌，上面只不过刻着只布袋，刻得也很拙劣，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何珍贵之处。

帐簿更是很普通的帐簿，就和普通杂货店记帐的帐簿完全一样，而且上面连一个字都没有。

俞佩玉和朱泪儿不觉都怔住了。

朱泪儿怔了半晌，长叹道：“就为了这两样鬼东西，俞放鹤竟不惜放火烧了整个一个镇市，还有许多人竟不惜为它送了命，这不是活见鬼么？”

她重重将两样东西抛在地上，还想用脚去踩。

俞佩玉却又从地上捡了起来，说道：“无论如何，这两样东西我们总算得来不易，你留着作个纪念也好。”

朱泪儿苦笑道：“纪念什么？纪念这大胡子么？早知如此，我倒不如将箱子让他带走了。”

俞佩玉道：“据我看来，令堂绝不会将两样毫无价值之物，如此慎重地藏起来的，也许它的价值我们现在还看不出而已。”

朱泪儿道：“但一本空白帐簿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俞佩玉也只有苦笑，因为他也回答不出了。

朱泪儿笑道：“四叔你若觉得弃之可惜，就自己留着它吧，我可不想将这么大本废纸藏在身上，女孩子身子若窝窝囊囊的，看起来就象个大傻瓜。”

俞佩玉笑了笑，道：“你无论怎么看，都不会象个大傻瓜的。”

他竟真的将这两样废物藏在身上，又将那些人的尸体，都推进坑里，用挖出来的泥砂掩埋起来。

朱泪儿叹了口气，微笑道：“四叔的心实在太好了，将来也不知哪个女孩子有这样的好福气，能嫁给四叔这么样温柔善良的人。”

俞佩玉也想笑一笑，却实在笑不出来，他想起了林黛羽，又想起了金燕子，忍不住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黯然道：“任何人都最好莫要和我在一起，否则只有倒霉的。”

朱泪儿眨了眨眼，道：“四叔说这话的意思，难道是不想带我一起走么？”

她不等俞佩玉说话，又低下头道：“我虽然是孤苦伶仃一个人，虽然没地方可去，但四叔若怕带着我累赘，我也不敢勉强四叔的。”

俞佩玉拍了拍她的头，失笑道：“小姑娘不可以如此多心，何况，四叔就算不想带你一起走，听你这么样一说，也没法子不改变主意。”

朱泪儿立刻抬起头来笑了，道：“那么，现在咱们到哪里去呢？”

其实俞佩玉自己现在又何尝不是无家可归，无处可去。

他沉吟半晌，喃喃道：“不知道唐家庄的人现在是否已发现唐无双失踪了，不知道金燕子现在是否还在那里？”

朱泪儿道：“四叔是不是想到唐家庄去看看？”

俞佩玉道：“去看看也好。”

朱泪儿拍手笑道：“那好极了，我早就听说过唐家庄里好玩得很。”

突听一阵乱嘈嘈的人声传了过来，其中还夹杂着妇人童子的啼哭声，显见是俞放鹤已将李渡镇镇上的居民放了回来。

朱泪儿立刻拉起俞佩玉的手，绕着圈子奔了出去。

到了镇外，大地的气息就渐渐芬芳起来，再也没有血腥和焦臭气，但那悲痛的哭声还隐约可闻。

朱泪儿忽然道：“四叔你想那俞放鹤真会补偿李渡镇的损失么？”

俞佩玉叹道：“这人现在正急着树立侠名，又怎会失信于他们。”

朱泪儿道：“可是他们精神上所受的苦难，又有谁能补偿呢？一个人的家若被毁了，你就算重新为他盖起一栋更好的房子，他也还是难免痛苦的。”

俞佩玉柔声道：“但无论多么深的创伤，都会平复，无论多么深的痛苦，日久也会渐渐淡忘，只有欢乐的回忆，才能留之永远，就为了这原因，所以人才能活下去。”

朱泪儿嫣然一笑，道：“不错，一个人若永远忘不了那些痛苦的事，活下去就实在太没意思了。”

这时太阳已升起，秋日的花木虽已开始凋谢，但路旁的稻田里仍是一片金黄，天地间仍然充满了生趣。

世上又有什么花的香气，能比得上成熟的稻香？

朱泪儿深深叹了口气，笑道：“无论如何，我还活着，我还年轻，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我还有什么痛苦呢？”

她张开双臂，迎着风奔了出去。

俞佩玉见了她的笑容，心境也在不知不觉间开朗起来，但就在这里，稻田里忽然传出一阵痛苦的呻吟声。

一人喘息着道：“年轻人实在不该痛苦的，只有我这种老婆子才……才……”

她每个字都象是说得十分艰苦，说到这里，又剧烈的咳嗽起来，连话都没法子再说下去。

俞佩玉和朱泪儿听到这声音，却都吃了一惊。

朱泪儿跑回头握起俞佩玉的手，眼睛瞪着那边的稻草，道：“胡姥姥，是你么？”

胡姥姥又咳嗽了半晌，才喘着气道：“不错，是我，好心的少爷小姐们，替我这快要死的老太婆倒碗水来好吗？我已连路都走不动了。”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忽然笑了，大声道：“你这老狐狸，你以为我们还会上你的当？”

胡姥姥颤声道：“好姑娘，这次是真的，求求你……我的嘴都已干得裂开来了，该死的太阳又越来越大。”

朱泪儿拉着俞佩玉的手，道：“四叔，咱们走，不要理这鬼老太婆，谁理她谁就要倒霉的。”

只见胡姥姥一张鲜血淋漓的脸，忽然从金黄的稻穗中露了出来，立刻又倒了下去，嘶声道：“俞公子，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只求你给我一点水，我死了都感激你。”

俞佩玉忽然拉开朱泪儿的手，转身奔出去。

朱泪儿叹了口气，道：“老太婆，你听着，我四叔已经替你拿水去了，

因为他的心实在太好，但你若还想害他，我就割下你的舌头来，让你再也不能骗人。”

她一面说话，一面已向稻田里窜了过去。

只见胡姥姥竟象条狗似的缩在稻草间，满身都是田里的烂泥，嘴唇果然已干得发裂，瞧见朱泪儿来了，似乎想笑笑，但刚一咧嘴，就疼得满头冷汗，用手抱着头又咳嗽了半晌，颤声道：“好姑娘，你看不出我老太婆子已快死了么？我何苦还要骗人？”

朱泪儿也想不到她竟会变成这样子，呆了半晌，摇头叹道：“你若早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下场，只怕就真的不会骗人了。”

胡姥姥惨然道：“这是我自作自受，我也不怨别人，但我年纪若不是这么大，就算受了再厉害的伤也不会变这副样子的。”

朱泪儿知道她这不单是外伤发作，最主要的是在那小楼被凤三先生逼了一半功力，体力本已亏损过巨，再加上现在又流了这么多血，就算比她再年轻一半的人，也是万万支持不住的。

她活到这么大把年纪，看来连一个亲人都没有，此番若是死在这里，只怕也没有人替她收尸。

朱泪儿倒不禁觉得她有些可怜了。

但过了许久，俞佩玉竟还没有回来，朱泪儿又不禁开始着急，不住伸长脖子去望，跺着脚道：“这条路上一定还有别人走过的，你就算已渴得要命，为什么不找别人替你倒水，偏偏找上了我们？”

胡姥姥叹道：“这也许是因为我老婆子做的亏心事实太多了，所以对任何人都不放心。”

朱泪儿道：“那么你为何对我四叔如此放心呢？”

胡姥姥道：“世上就有种男人，能令女人一见他就觉得放心的，他就是这种男人，而我老婆子虽然已老掉牙，但毕竟还是个女人呀。”

朱泪儿忍不住展颜一笑，道：“无论如何，你的确是有点眼光的。”

胡姥姥喘息了半晌，忽然又道：“你为什么要叫他四叔呢？其实他年纪也和你差不多呀。”

朱泪儿折了根稻子在手里面玩着，没有说话。

胡姥姥用眼角偷偷瞟着她，道：“我若象你这么大年纪，见了这种男人，绝不会放过他的，我无论用什么法子，也得嫁给他，更绝不会叫他四叔了。”

朱泪儿又笑了，道：“你难道觉得我已经可以嫁人了么？”

胡姥姥道：“为什么不可以？有人在你这样的年纪，已经做了妈妈哩。”

朱泪儿垂首望着手里的稻穗，痴痴地出了神。

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眼睛发着光，嫣红的面庞也发着光，看来的确已不再是孩子了。

在苦难中成长的孩子，不是常常都比别人成熟得快些么？

朱泪儿忽然觉得这老太婆并不十分讨厌了。

她却没有瞧见胡姥姥为了说这几句话，不但连嘴都说得裂开，伤口也迸出血来，这已老得成了精的老太婆，自然知道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最喜欢听的话，就是别人说她已长成大人。

但她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地来讨好朱泪儿呢？

俞佩玉终于回来了，也带回了一只盛满了水的竹筒，他额上又有了汗珠，

显见这一筒水得来并不容易。

胡姥姥大喜道：“谢谢你，谢谢你，我老婆子早就知道公子你是个好人。”

俞佩玉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将那筒水放在她面前，胡姥姥挣扎着爬起来想去拿，但手却抖得连一片竹叶都拿不起来。

朱泪儿道：“小心些，你若将这筒水打翻，可没有人再会为你拿了。”

胡姥姥喘着气道：“我知道……我知道……”

她话还没有说完，竹筒已从手上掉下来，若不是朱泪儿接得快，筒里的水早已都泼倒在地上。

朱泪儿跺脚道：“叫你小心些，你没听见么？”

胡姥姥颤声道：“我……我也想不到竟会变得如此不中用，看来只怕是真的快死了……”说着说着，她老眼里竟流下泪来。

朱泪儿摇着头叹了口气，蹲下来将竹筒凑到胡姥姥嘴上，胡姥姥立刻象婴儿索乳般捧住竹筒，喝得啧啧有声。

瞧见她这样子，朱泪儿忍不住笑道：“四叔，你看她象不象……”

话未说完，笑容忽然僵住，一个翻身退后五尺，筒里剩下的半筒水全都泼在胡姥姥身上。

俞佩玉失声道：“你怎么样了？”

朱泪儿脸已气得发青，跺脚道：“这……这老太婆简直不是人。”

俞佩玉本就生怕胡姥姥搞鬼，是以一直在留意着他，但胡姥姥看来并没有什么举动，俞佩玉又是惊奇，又是愤怒，厉声道：“你又玩了什么花样？”

胡姥姥苦着脸道：“我老婆子指甲太长了，不小心割破了朱姑娘的手。”

不等她说完，俞佩玉已窜过去拉起朱泪儿的小手，只见她白生生的手背上，果然已多了个鲜红的指甲印子。

俞佩玉变色道：“她指甲上有毒？”

朱泪儿点了点头，道：“嗯。”

俞佩玉悄声道：“这毒不妨事么？”

朱泪儿垂首道：“这点毒我若吃下去，一定没什么关系，但现在她划破了我皮肤，毒是由血里进来的，只怕……只怕就……”

俞佩玉长长吸了口气，转身面对着胡姥姥，一字字道：“你究竟要怎样？”

胡姥姥颤声道：“我老婆子实在不是故意的，实在该死，实在对不起你们，公子你……你杀了我吧。”

俞佩玉道：“你知道我绝不会杀你的。”

胡姥姥忽然咯咯大笑起来，道：“我自然知道你不敢杀我的，我老婆子反正半截已入了土，这小姑娘活的日子还长着哩，用她一条命。换我一条命实在划不来。”

俞佩玉道：“你要怎么样才肯拿出解药来？”

胡姥姥悠然道：“这是我老婆子救命的绝招，我怎么会将解药放在身上，若在三十六个时辰里还拿不到解药，她这条小命就算完蛋了。”

俞佩玉擦了擦头上的汗，道：“解药在哪里？”

胡姥姥笑道：“你若乖乖地听我老婆子的话，我老婆子自然会将解药拿给你。”

朱泪儿忽然大呼道：“四叔你千万莫被这老太婆要挟住，我……”

她竟从怀里抽出一把小银刀，往自己臂上砍了下去。

俞佩玉一把拉住她的手，大骇道：“你想干什么？”

朱汨儿道：“现在毒性只怕还没有传上来，我只要将这条膀子砍断，就死不了的。”

俞佩玉顿足道：“傻孩子，她既然已肯拿出解药来，你何苦……何苦再……”

这小小的女孩子竟有“蝮蛇噬手，壮士断腕”的勇气，他只觉热血上涌，喉头哽咽，连话都说不出了。

朱汨儿目中已流下泪来，垂首道：“她就算肯拿出解药来，但我又怎忍心让四叔你这样受她的气？我就算少了条膀子，又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闻言扭转头，勉强笑道：“你不惜为四叔砍下条手来，四叔就算为你受点气，又算得了什么？”

胡姥姥忽然拍起手来，咯咯笑道：“女的有情，男的有义，看来梁山伯和祝英台也不过如此，我老婆子实已有几十年没瞧过如此缠绵悱恻的好戏了。”

朱汨儿涨红了脸，跺脚道：“你……你不许对我四叔胡说八道。”

胡姥姥笑嘻嘻道：“你嘴里虽在骂我，心里却一定开心得很，我老婆子方才若没有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让你欢喜得什么都忘了，你这鬼灵精又怎会上当。”

朱汨儿“嚤”一声，扑入俞佩玉怀里，颤声道：“四叔，你千万莫听她的鬼话。”

俞佩玉干咳了几声，板着脸道：“解药究竟在哪里？”

胡姥姥道：“我老婆子也有个家的，你若能在三天三夜之内，将我老婆子送回家，她这条小命也就算捡回来了。”

俞佩玉道：“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胡姥姥道：“你赶紧去雇辆大车，从现在起就开始昼夜不停地往东面走，也许还可以赶得及，到了地方时，我自然会告诉你。”

胡姥姥坐到车厢里，又象是快死了似的，闭起眼喘着气，口水不停地从嘴角往下面直流。

朱汨儿狠狠地瞪着她，忍不住道：“你躲在那稻田里，就为了是要等我们去上当么？”

胡姥姥包着眼笑道：“我本来并没有这意思的，但送到嘴边的肥肉，我老婆子又怎会不吃。”

朱汨儿又瞪了她半晌，竟然笑了，微笑着道：“你这样对我，总有一天要后悔的。”

她这话若是恶狠狠他说出来，对胡姥姥这种人简直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这种话胡姥姥听得实在太多了，现在已将它当耳边风，根本听不进耳朵去。

但她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竟是那么甜蜜，那么可爱，胡姥姥反倒不禁觉得心里有些发冷，勉强笑道：“其实你非但不该恨我，而且还应该感激我才是。”

朱汨儿道：“感激你？”

胡姥姥笑道：“若不是我这么样一来，你又怎会知道他对你有多么关心呢？”

俞佩玉又大声咳嗽起来，忽然道：“你和那俞……俞放鹤真的有什么仇恨？”

胡姥姥先不答话，盯着他瞧了几眼，反问道：“你也姓俞，听口音也是

江浙一带的人，难道和他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只觉心头一阵痛苦，大声道：“我怎会和那种人有丝毫关系。”

胡姥姥笑了，道：“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俞放鹤若非得了健忘病，就一定是已经换了个人，现在这俞放鹤说不定是别人冒充的。”

俞佩玉全身的血，一下子全都冲上了头顶。

这句话正是他时时刻刻都想不顾一切放声呐喊出来的，想不到此刻竟从胡姥姥嘴里说了出来。

他紧握着双拳，指甲都刺入掌心，才算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淡淡道：“他怎会是别人冒充的？这句话说出来又有谁相信？”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我也知道这话绝不会有人相信，但却实在不假。”

俞佩玉道：“哦？”

胡姥姥缓缓道：“二十年前，我的确见过俞放鹤一面，但他非但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反而救了我一命。”

俞佩玉道：“救……救了你一命？”

胡姥姥道：“他救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但等他知道我就是胡姥姥时，也没有后悔的意思，只是劝我以后少得罪些人。”

她摇着头叹了口气，道：“象他那样的好人，现在的确已不多了，他若是提起这件事，我老婆子就算没良心，也不会和他为难的，谁知他竟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反而以为真的和我老婆子有什么仇恨，你们说，这是不是怪事？”

朱汨儿眨着眼道：“这俞放鹤若真是别人冒充的，那倒真有趣极了。”

她一面说着话，一面偷偷去瞧俞佩玉，俞佩玉的脸上却象是已戴上个面具，完全没有表情。

朱汨儿眼珠子一转，道：“你既已知道这秘密，为什么不想法子揭穿它呢？”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你莫以为这俞放鹤是很好对付的人，他虽然是个冒牌贵，但以我老婆子看来，武功比那真的俞放鹤还高得多。”

朱汨儿道：“可是他从来也没有出过手呀。”

胡姥姥道：“就因为他从不出手，所以才可怕，我老婆子就算一点毛病也没有的时候，也不敢和他这种人动手的。”

朱汨儿笑道：“难道他武功还能比你们十大高手还高么？”

胡姥姥道：“江湖中人瞧见那些大门大派的掌门，都很害怕是吗？”

朱汨儿道：“嗯。”

胡姥姥道：“但这些大掌门瞧见咱们十个老家伙，也害怕得很是吗？”

朱汨儿笑道：“就算不害怕，也一定头疼得很。”

胡姥姥叹道：“可是咱们这十人，也并不象别人想象中那么厉害，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婆子从来也不敢小看了任何人，所以才能活到现在。”

朱汨儿道：“那俞放鹤果也是个高人，为什么还要卑躬屈膝地将怒真人请来，受他的气呢？”

胡姥姥道：“这也许就因为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生怕别人从他的武功中看破他的来历，象他这种要干大事的人，受点闲气又算得了什么？”

朱汨儿道：“难怪他只不过向那大胖子作了个手势，那大胖立刻就放过了他。”

胡姥姥神色忽然紧张起来，道：“他比的是什么手势”

朱泪儿苦笑道：“可惜我也没有瞧见。”

胡姥姥默然半晌，喃喃道：“最近莫非天气变了，所以那些久已不见天日的老怪物，也都想出来透透气了，看来以后的日子只怕要越来越不好混啦，我老婆子这次如果能够不死，还是躲在家里享几年清福吧……”

她眼皮渐渐闭了起来，似已睡着。

朱泪儿目光移到俞佩玉身上，俞佩玉竟也闭起了眼睛，朱泪儿叹了口气，将车窗支开一线，往外面望了出去——

天气实在好得很。

好天气总是令人觉得懒洋洋的，路上简直没什么行人，也听不见什么声音，只有那赶车的挥舞着马鞭，发出一连串很有节奏的“劈啪”

声，两匹水油油看不到杂色的健马，也跑得正欢。

朱泪儿瞧着那不时舞起的丝鞭，瞧着那八只几乎已象腾空飞了起来的马蹄，瞧着瞧着，她面上忽然变了颜色。

李渡镇四周并没有什么繁荣的市镇，现在连李渡镇都已变成一片废墟，俞佩玉又怎能在仓猝之间，找来如此神骏的马，如此漂亮的马车？就连车厢里的座垫都是用缎子制成的。

这种马车就算在省城里，也只有豪富大户人家才坐得起，怎么可能到穷乡僻壤中来拉生意。

朱泪儿立刻悄悄摇醒了俞佩玉，小声道：“这辆马车是哪里找来的？”

她本以为俞佩玉是在装睡，谁知俞佩玉竟真的睡着了，她摇了半天，俞佩玉才睁开眼睛，眼睛里还是充满睡意。

朱泪儿更着急，用力摇着他肩膀，道：“四叔，你醒醒，我看这辆马车一定很有问题。”

俞佩玉道：“问题？什么问题？”

他象是努力想将眼睛睁开，但眼皮却似乎比铁皮还重，刚张开一丝又闭了起来，嘴里也含含糊糊，连话都说不清。

再看胡姥姥，竟已睡得打起鼾来。

朱泪儿全身都凉了，反身推开车窗，大声道：“赶车的大哥，我人有点不舒服，想吐，你停停车好么？”

那赶车的回过头来一笑，道：“你好生睡一觉，就会舒服了。”

他这张脸本来又黑又红，此刻一笑起来，红红的皮肤，忽然自嘴角裂开一条线，就象是用刀割的一般。

接着，他面上看起来很健康的皮肤，竟一块块落了下来，露出了一张青黢黢的，死人般的脸。

朱泪儿大惊之下，用力去推车门，谁知两只手竟已发软，只觉这扇车门象是铁铸的，用尽全力也推不开。

那赶车的咯咯一笑，又回过头赶马去了。

朱泪儿大呼道：“你们究竟是哪条线上的？想将咱们怎么样？”

那赶车的不再理他，却将马鞭打得更响，马跑得更急，这时朱泪儿也已觉得眼皮渐渐沉重起来。

她倒在车座上，用力咬着嘴唇，想保持清醒，又自怀里抽出了那柄小银刀，紧紧捏在手里。

她现在自然已知道俞佩玉和胡姥姥都已被一种无色无味的迷药所迷倒，而她自己却因为体质和别人不同，对各种药力的抵抗力都比较强些，是以直到此刻，还算能勉强保持清醒。

但清醒又有什么用呢？她非但救不了俞佩玉，连自己都救不了，这样清醒，倒不如索性晕睡过去反倒好些。

她更猜不出这辆马车究竟是谁派出来的，莫非又是俞放鹤？但俞放鹤又怎会知道他们还留在李渡镇附近。

朱泪儿喃喃道：“一定是俞放鹤，因为除了俞放鹤外，更不会有别人。”

忽然间，她又发现不时有一缕淡淡的白烟，自车顶上一条裂缝中飘下来，一飘下来，立刻就被风吹散。

朱泪儿屏住呼吸，站到车座上，以掌中的银刀用力去拨那条裂缝，但她两条腿也已发软，手上一用力，再也站不稳，“砰”地跌下。

谁知就在这时，车厢顶上的那块板子，竟也忽然滑开了一线，原来这车顶上竟还藏着复壁机关。

朱泪儿咬紧牙，再爬到车座上，伸着头往里面瞧。

只见那上面竟象是个小小的阁楼，里面象是塞满了东西，而且旁边还有一点火星在闪着光。

朱泪儿用银刀去拨了拨，火星就落了下来，竟是根银色的线香，这时只不过燃去了一小半。

就这么样小半截，竟已将胡姥姥和俞佩玉两个大人迷倒了，这迷香制作之妙，实非江湖上一般下五门的绿林道所用之迷香可比。

朱泪儿弄熄了香头，将剩下的半截香藏了起来，又将手伸进去，想看看上面塞满了什么东西。

只觉这东西软绵绵的，象是棉花，又象是肉。

朱泪儿长长吐出口气，用力将那板子一推，只听“砰”的一声，那东西已落了下来，竟是个活人。

她再也想不到这人竟是银花娘。

朱泪儿知道银花娘已落入俞放鹤手里，现在，她既然也在这马车上，这马车已无疑正是俞放鹤派来的。

看来俞放鹤实在是个不好惹的人物。

朱泪儿叹了口气，想问问银花娘是怎样被塞在这马车顶上的，但银花娘也已昏迷了很久，连呼吸都已变得很微弱。

这时马车却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象是已走上了山道，过了半晌，车厢里骤然黑暗了下来。

等到朱泪儿再推开车窗往外瞧时，已什么都瞧不见了。

只觉得车声隆隆，回声震耳，车身象是已驰入一个很黑暗的山洞里，但转过一个弯后，前面忽又出现了点点火光。

朱泪儿眼珠一转，也倒在车座上。

马车骤然停下，一阵脚步声奔了过来，有人勒住了马，有人将赶车的那人扶下了车，还赔笑道：“大师兄这趟辛苦了。”

赶车的人原来还是“大师兄”，难道竟是俞放鹤的掌门弟子么，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放鹤老人从来也没有收过徒弟。

这大师兄只冷冷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态度显然十分倨傲，但别

人却似已见惯了，还是赔笑道：“不知大师兄可将二娘我回来了么？”

只听“啪”的一声，说话的人竟似挨了个耳光。

那大师兄冷笑道：“我是否将她找回来了，与你又有何干？”

那人挨了个耳光，竟还赔笑道：“是是是，小弟下次再也不敢多嘴了。”

那大师兄“哼”了一声，道：“车里有三个人，是我带回来献给教主的祭礼，二娘也在车里了，将他们都抬下来绑到祭台上去，知道么？”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走了开去。

朱泪儿暗暗忖道：“这大师兄怎地对他的同门也如此凶恶，听他的口气，原来银花娘也是和他们一路的，却不知他们的教主又是谁呢？”

她并不知道银花娘本是天蚕教下，但却已知道这些人和俞放鹤并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心里不禁更是吃惊。

无论如何，俞放鹤做事总还有许多顾忌，落在俞放鹤手里，总还比落在这些人手里强得多。

这时车门已被打开，四五个人都挤到车门口来，身上还穿着银缎紧身衣，脸色看来却和常人有些不同。

其中一人又高又瘦，白里透青的一张脸，连一丝肉都没有，看来就象是一具活骷髅。

朱泪儿胆子虽大，瞧见这人也不禁打了个寒噤，瞧过一眼，就立刻闭起眼睛，只听这些人纷纷道：“二娘怎地也好象受了伤了？难道就是这三个人伤她的么？这三人又是什么来头呢？”

“你瞧这老太婆，连鼻子都没有了，怎能伤人？”

“但这小姑娘却长得真标致，只可惜小了两岁。”

一阵令人作呕的笑声中，朱泪儿只觉一只冷冷的手在她脸上轻轻拧了一把，她几乎忍不住要吐了出来。

只听一人道：“你们还不动手将他们抬走，若被大师兄知道，谁吃得消。”

这人说话的声音，正是方才挨耳光的，朱泪儿眯着眼偷偷瞧了瞧，才发现这人原来就是那活骷髅。

听到“大师兄”三个字，立刻就没有人笑得出了，一个人已将俞佩玉从车厢里往下拉。

另一人道：“二师兄，咱们难道也要将二娘绑到祭台上去？”

那活骷髅竟是二师兄，冷冷道：“这是大师兄的吩咐。”

那人迟疑了半晌，叹道：“二娘平时最得教主的欢心了，这次怎地也出了纰漏，象她这样的人，难道也会犯下什么不赦之罪么？”

只见这山洞四面都插着火把，闪动的火光，将山洞里各式各样的钟乳，映得五光十色，七彩艳丽。

山洞的中央，正生着四大堆火，火堆中有块很大的青石，想必就是他们说的“祭台”了。

外面已是深秋，但这山洞里却温暖如春，朱泪儿已热得流汗，也弄不懂这些人何要生这么多火，难道他们特别怕冷么？

到后来她才发现，每个火堆旁，都围着十来个雕刻很精致的银匣子，匣子里不时传出一阵阵奇异的声音，宛如蚕食桑叶，“沙沙”作响，开始听的时候还不觉怎样，听到后来，朱泪儿只觉毛骨悚然，全身发痒，就好象有无数条小蛇在她身上爬来爬去一样。

但山洞里的人并不多，连那活骷髅二师兄，也不过只有六个。

这六人将朱汨儿他们抬到祭台上，用一根银色的绳子捆了起来，就垂手肃立在一旁，谁也不敢再说话。

过了半晌，只见那大师兄从一只七色的钟乳后走了出来，身上也换了件银光闪闪的长衫，手里还拿着柄折扇，远远看过去，倒也风度翩翩，可是等他走到近前，等光照上他的脸——

莫说是人，就算是鬼魅也不会比他这张脸再可怕的了，他的脸本来不瘦，但脸上的肉却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下了一大半，左边半个鼻子还是好好的，右边半个鼻子却已不见，上面一块肉还是好好的，下面却连皮都没有了，露出一块块灰中带青，青里带白的骨头。

他的一双手竟也已只剩下四根手指，右手三根，左手只有一根，其余的六根指头也已不知被什么东西啃光了。

这人看来就象是在一群饿狼的嘴里被救下来的。

但别人对他却似畏惧已极，一见他走过来，六个人都垂下头去，连看都不敢看他，赔笑道：“大师兄的吩咐，小弟们都已遵命办妥。”

这大师兄“哼”了一声，毒蛇的目光，在祭台上四个人面上扫了一眼，忽然阴恻恻一笑，道：“这些人也该醒了。”

他嘴里说着话，“刷”的打开了折扇，在这四人的脸上各扇了扇，朱汨儿只觉一股异味传来，令人作呕。

但她的头脑却立刻清醒，再看俞佩玉、胡姥姥也吃惊地睁开眼睛，只有银花娘还未回过神来。

这大师兄目光又是一扫，咯咯大笑道：“想不到名满天下的胡姥姥，今日竟也会落在我桑二郎的手里。”

他这句话刚说完，胡姥姥和俞佩玉的神情竟都已镇定下来，朱汨儿面上却故意作出惊吓之态，大声道：“你是什么人？咱们怎会到这里来的？”

桑二郎也不答话，却用折扇指着她鼻子道：“你就是销魂宫主的女儿么？”

朱汨儿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谁，就该赶快放了我，免得后悔。”

桑二郎冷冷一笑，道：“好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但你若再说一个字，我就敲下你一颗牙齿来。”

朱汨儿到真不敢再逞口舌之利了。

在怒真人、君海棠等人面前，她无妨气气他们，只因她知道这些人自持身份，心里纵然恼怒，也不会将她怎样。

可是这桑二郎却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在这些人面前，她就犯不上吃这眼前亏了。

桑二郎又用扇子指了指俞佩玉，道：“你就是俞佩玉？”

俞佩玉道：“正是。”

桑二郎盯了他半晌，狞笑道：“果然是个小白脸，难怪本教教下三位堂主都对你着了迷，少时我若不让你这张脸变得和我一样，就算我对不起你。”

俞佩玉淡淡道：“阁下只望天下人的脸，都变得和阁下一样，是么？”

桑二郎目中立刻射出了凶光，忽然一个耳光掴在俞佩玉脸上，嘶声道：“你以为我这张脸天生就是这样子的么？告诉你……我我本来……”

他实在太激动，竟连话都说不下去了。

胡姥姥叹了口气，道：“可怜的孩子，你一定受过了‘天蚕噬体’之刑，才会变成这样子的是么？我老婆子可以想得出你以前一定俊俏得很。”

桑二郎喘息着冷笑道：“究竟还是胡姥姥见多识广，竟连本教的天蚕噬体大刑都知道。”

朱泪儿忍不住道：“什么叫天蚕噬体呀？你脸上的肉难道都是被天蚕啃光的么。”

桑二郎阴森森笑道：“你用不着问我，你自己立刻就要尝到这滋味了。”

胡姥姥大呼道：“这姓俞的和这小丫头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老婆子和天蚕教也没有什么过节，你要将他们两人弄死，可不能将我老婆子也算上。”

桑二郎两眼一翻，无论胡姥姥再说什么，他都只当没有听见。

胡姥姥长叹了口气，说道：“俞佩玉，俞公子，你不是很聪明的么，这次怎会叫了辆恶鬼拉的马车来。”

俞佩玉也只有在暗中叹息，那时他心里只惦念着朱泪儿的安危，竟没有留意到这马车很奇怪。

朱泪儿瞧着他这模样，眼睛也湿了，咬着嘴唇道：“我知道四叔这全是为了我，若不是我，四叔也不会上当的。”

俞佩玉勉强笑道：“这不关你的事，只怪我竟未想到天蚕教是绝不会放过银花娘的，她……”

突听银花娘大喊道：“桑二郎，你怎么将我也绑在这里了？快放我下去。”

她功力失去后，体力实已比一个全不会武功的人还要脆弱，别人都已醒了很久，她却直到现在才醒过来。

桑二郎背负着双手，冷笑道：“二姑娘，现在你还想对我发威么？”

银花娘怒道：“姓桑的，你莫忘了，你只剩下一口气时，是谁救了你的？”

桑二郎道：“不错，是你救了我的，但若非你在教主面前说我调戏你，教主又怎会令我受那天蚕噬体的苦刑？”

他目中又射出了凶光，冷冷道：“何况你这次背叛了教主，谁也无法再救你，但你若能和我一样，也能将天蚕大刑挨过去，我念在昔日之情，也会给你生路。”

银花娘一张脸早已吓得扭曲起来，颤声道：“你算了，教主就是我的爹爹，他怎会要我受那样的酷刑。”

桑二郎冷笑道：“不会么？”

银花娘嘶声道：“他自然会的，你快放了我吧。”

桑二郎沉着脸，道：“你可知道，自从你瞒着教主，偷了销魂宫的藏宝，教主已令我在暗中缀着你了，在李渡镇外那坟场中，你若肯俯首认罪，束手就缚，也许还会罪减三等……”

他顿了顿，接道：“只恨你竟仗着外力之力，来与本教对抗，由此可见，你实已早有了背叛本教之心，你此刻还有何话说？”

银花娘失声道：“在那坟场中，原来只不过是你在捣鬼？”

桑二郎道：“自然是我，若是教主自己，你还活得到现在么？”

银花娘恨恨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你果然是个畜生。”

桑二郎狞笑道：“但现在你却已落在畜生手里了，你以为你能逃得过本教的追踪，其实我一直在李渡镇外等着你，直到你在大火中被俞放鹤属下抓住，我将你救了出来，为的就是要你也尝尝我身受的滋味。”

他得意地大笑接着道：“但是我却也未想到这三个人竟会自己送上门来，这姓俞的那时失魂落魄，瞧见我就象瞧见救星似的，却不知我正是他的催命

鬼。”

朱泪儿叹了口气，道：“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这只不过是你的运气不错而已。”

第二十四章 幸脱危难

山洞里越来越闷热，朱泪儿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可是桑二郎脸上却连一粒汗珠子也没有。

他手里轻摇着折扇，围着火堆踱了会方步，忽然托起了一个银匣子，用折扇轻轻敲了敲。

这匣子竟忽然在他手里跳动起来，发出一连串尖锐而怪异的声音，仿佛有什么在里面冲击着要脱匣而出。

这匣子长不过一尺，高不过七寸，匣子里的东西，自然也绝不会太大，但力量却如此惊人，竟将这沉重的银匣带动得跳跃不止。

桑二郎咯咯笑道：“你也不用着急，我已为你准备了一大堆新鲜的血肉，你立刻就可以饱餐一大顿了。”

银花娘望着他手里的匣子，面上已吓得全无人色。

朱泪儿忍不住问道：“这匣子里就是天蚕？”

银花娘道：“嗯。”

朱泪儿道：“天蚕难道吃人的么？”

银花娘牙齿打战，竟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朱泪儿道：“莫非就因为天蚕畏寒，所以这里才会生这么多火。”

桑二郎眼睛忽然瞪了起来，狞笑道：“你还有心情问这些话？等到天蚕爬到你身上时，你就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了。”

朱泪儿淡淡道：“你这话吓不了我们的，四叔，你说是么？”

她转头向俞佩玉瞧了过去，只见俞佩玉嘴唇发白，两眼直视，竟似已吓呆了，全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

朱泪儿暗叹忖道：“想不到四叔竟将生死之事看得这么重，这也许是因为我从来也不知道活着有何乐趣，所以才会不怕死。”

只见俞佩玉忽然抬起了头，瞪着胡姥姥道：“你指甲上的毒，过了三十六个时辰后，真的就无救了么？”

听了这句话，朱泪儿只觉得眼睛一酸，热泪几乎已夺眶而出，心里也不知是甜是苦。

原来俞佩玉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朱泪儿中的毒是否有救。

朱泪儿只觉心里痴痴迷迷的，胡姥姥说了些什么，她已听不见了，这毒是否有救，她也不管了。

只要能听到俞佩玉这句话，她就算立刻死了也没什么关系，自从她母亲死了后，她再也想不到还会有人这样不顾性命地来关心她。

也不知过了多久，突听一阵：“的得的得”的细碎蹄声，自远而近，向山洞里飘了进来。

桑二郎刷地收起扇子，凌空一掠，从祭台上掠了过去，站在一株石笋般的钟乳上，厉声道：“外面来的是什么人？”

外面没有人答话，那“的得的得”的蹄声，却越来越近，桑二郎挥了挥手，六个银衫人立刻展动身形，各各藏到一只钟乳后面。

朱泪儿瞧见他们的身法，这才知道他们的武功比起桑二郎来，实在差得很远，也无怪他们会如此怕他。

只见桑二郎笔直地站在钟乳上，动也不动，只有两只眼睛闪闪发光，模

样看来更象是个刚自地底复活的僵尸。

他右手握着折扇，左手上却还托着那银匣子，一双脚尖站在钟乳上，就象是钉在上面似的，全身都稳如泰山。

胡姥姥喃喃叹道：“难怪这小子如此张狂，原来真有两下子，看来就算天蚕教主的武功，也未必能比他强得了多少。”

话犹未了，已有只小毛驴自洞外走了进来。

这只毛驴全身的毛都已脱落了一半，就象是个癞痢头似的，叫人一看就恶心，上面坐着个干巴巴的老头子，脸上横七竖八，全是皱纹，眯着眼睛不住喘气，看起来和胡姥姥倒是一对。

朱泪儿忍不住悄声道：“这老头子敢闯入这里来，莫非也是位高手不成？胡姥姥你可认得他？”

胡姥姥摇头道：“武林中的高手我老婆子倒都还见过一两面，却想不起有这么样一个人。”

朱泪儿失望地叹了口气，只见这小毛驴走进了山洞，还未停下来，竟仿佛眼睛已经瞎了。

这老头子眯着眼，好象什么都瞧不见，一人一驴，竟笔直向桑二郎走了过来，正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全不知道自己的危险，朱泪儿瞧着却不禁为他暗中捏了把冷汗。

桑二郎冷冷盯着他，也不说话，只是目光中充满杀机，竟沉住了气，等着这一人一驴来送死。

眼见着他们已快撞上那石钟乳了，朱泪儿知道只要桑二郎一招手，这一人一驴就得送命。

她正想出声示警，谁知俞佩玉已喝道：“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老先生你快回头走吧。”

那老头子这才抬起头来，眯着眼向上一瞧。

桑二郎已狞笑道：“你既然到了这里，还想回头走么？”

那老头子揉了揉眼睛，道：“老朽只怕走错路了，这难道也犯法？”

桑二郎厉声道：“你这就算犯了我的法，拿命来吧！”

他左手忽然向外一甩，但闻“咻”的一声，已有七条暗赤色的却闪着银光的银线，向那老头子身上箭一般射了过去。

朱泪儿知道这就是比蛇蝎更毒十倍的天蚕了，但却未想到这天蚕的行动竟是如此迅急，竟似能御风而行。

她忍不住惊呼一声，只道这老头子身上的血肉，刹那间便要被他吸尽，只剩下一堆嶙嶙白骨。

她实不忍再看，刚想闭起眼睛，谁知那老头子的手轻轻招了招，七条比电还急的银线，竟一下子都被他收入袖子里。

朱泪儿简直要拍手欢呼起来，看来这老头子果然是他们的救星，胡姥姥这次只怕看走眼了。

桑二郎的脸色已变得比活鬼还难看，嘶声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这七个字说出来，他身形已又凌空掠起，居高临下，向这老头子扑了过去，掌中一柄折扇，已变得似乎有十七八只，也分不清哪招是实，哪招是虚，扇影还未压下，左手上竟已先射出了一蓬银雨。

这人之出手非但又阴又快，而且更毒辣得天下少有，竟在一刹那间便施出好几种杀手。

他甚至连对方究竟是谁都不想知道，一心只想将对方置于死地，就算杀错人他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俞佩玉瞧得也不禁暗暗心惊，这样的杀手若骤然向他施出来，他实在也未必能闪避得开。

谁知就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桑二郎的身子突又向后面直飞了出去，仰面跌倒在地上。

他那柄折扇已到了那老头子手里。

只见这老头子“刷”地展开了折扇，轻轻摇了摇，一双眼睛忽然变得利如刀剪，瞧着胡姥姥笑道：“你现在总该知道，桑二郎功夫虽不错，但比起天蚕教主来还差得远哩。”

这句话说出来，朱泪儿的心又凉了。

原来这老头子就是天蚕教主改扮的，难怪他一出手就能破了桑二郎的杀手，桑二郎的武功本就是教出来的，他对桑二郎出手的路数自然了如指掌，朱泪儿只有苦笑——她竟将天蚕教主当做了救星。

只见桑二郎已五体投地，跪了下去，颤声道：“弟子不知是教主驾到，罪该万死。”

天蚕教主冷冷道：“我早已听说你近来跋扈得很，乘我不在的时候，简直为所欲为，谁也不放在眼里，今日我总算亲眼见着了。”

桑二郎连头都不敢抬起，伏地道：“教主化身千万，弟子有眼无珠，怎知是教主大驾到了，只见了有人敢闯入本教禁地，一时情急，才出手。”

天蚕教主怒道：“纵然如此，你也该先问清对方的身份，怎可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天蚕放出来。你自己受过了天蚕噬体之苦，难道就想叫别人都尝这滋味？你难道竟以此为乐么？”

桑二郎道：“弟子不敢，弟子该死。”

天蚕教主高声道：“江湖中人虽都知道本教武功毒辣，天下无匹，但也知道本教中人行事一向恩怨分明，若有人敢来犯我，本教当然不顾一切，也要追他性命，但本教子弟却绝不轻犯无辜，你这样做，岂非坏了本教声名。”

桑二郎以头顿地，道：“弟子知错了，但求教主恕罪。”

天蚕教主神色稍缓，沉声道：“念你昔日受刑太重，是以才对你分外恩典，谁知竟作威作福起来。若能从此改过，倒还是你的造化，否则，只怕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俞佩玉见到这天蚕教主虽已易形改扮，但说话做事，凝重有威，仍不失为一派宗主掌门的身份，实在想不到他竟和那日在销魂宫外见到的，那满身邪气的银光老人会是同一个人，难怪连他本门弟子都认不出他了。

只见桑二郎又伏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个头，忽然反手将身上的衣服一把撕了下来。

他身上也是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实是令人惨不忍睹，腰上却绑着条刀带，上面插着七柄银刀。

桑二郎将刀带解下，铺张在面前，又叩了三个头。

这人竟似忽然变成磕头虫了，非但俞佩玉等人瞧着奇怪，天蚕教主也觉得有些惊讶道：“你这是做什么？”

桑二郎伏地道：“弟子听了师傅一番教训后，自觉实在是罪孽深重，再也无颜活在世上，情愿领受银刀解体之刑，以赎罪愆。”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更是惊奇。

天蚕教主皱眉道：“你可知道这银刀解体乃本教必死之刑么？”

桑二郎道：“弟子自然知道。”

天蚕教主道：“我既已饶恕了你，你为何还要自领死刑？”

桑二郎惨然道：“这是弟子自己甘愿如此的，只因弟子受教主大恩，无以为报，只有以自己这条命作榜样，也好教同门师弟们见了有所警惕。”

天蚕教主神色更见和缓，道：“想不到你竟有这样悔罪之心，也不负我教训了你一番，今日之事我本想略施薄惩，但你既已能悔罪，也就罢了，起来吧。”

朱泪儿心里不禁暗暗地笑，暗道：“原来桑二郎是在用苦肉计，想就此逃脱一场惩罚……”

谁知桑二郎却叹道：“教主虽然饶恕了弟子，弟子自己却不能饶恕自己，只求在临死之前，能将这一身罪孽全说出来，以求心安。”

天蚕教主道：“你做了什么错事，我全都知道，你也不必说了。”

桑二郎惨然叹道：“教主虽然神目如电，但弟子却有些事是瞒着教主的，弟子现在才知道教主对弟子的恩典，若不将这些事对教主说出来，弟子活着既不安，死也难瞑目。”

天蚕教主目中又不禁现出惊讶之色，朱泪儿心里也有些奇怪了：这桑二郎若是在用苦肉计，此刻便已该适可而止，为什么还要这样做？难道他真活得不耐烦了么？这人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过了半晌，才听得天蚕教主道：“既然如此，你就说出来吧。”

桑二郎道：“教主一向将弟子视如子侄，金花、银花、铁花三位姑娘也一向将弟子当做兄弟一样，但弟子却非但不知感恩图报，反而起了禽兽之心。”

他眼角瞟了银花娘一眼，才接着道：“五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月光正明，二姑娘在溪中裸浴，那时她年纪还小，更未对弟子加以提防，但弟子见了她那一身雪白的皮肤，身材又发育得那么成熟完美，竟起了淫心，竟然就想……就想将她加以强暴……”

他这话非但说得坦白已极，而且还加以形容描叙。

朱泪儿听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暗道：“你就算要坦白忏悔，也不必说得如此有声有色呀。”

谁知天蚕教主非但不以为忤，反似很赞赏他的坦白，缓缓道：“你为此已受过天蚕噬体之苦，也就不必再一直负疚在心了。”

桑二郎道：“但弟子此后每一起想起那日的情况，就立刻会情欲勃起，由此可见，弟子实在不是人，实在连禽兽都不如。”

说到这里，他似乎愧悔交集，竟忽然拔出一把雪亮的银刀，向自己大腿狠狠刺了下去。”

天蚕教主皱了皱眉头，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

桑二郎道：“弟子非但对教主不忠，也对同门不义，为了要夺掌门之位，竟用尽千方百计，在教主面前以谗言将大师兄害死。”

天蚕教主道：“桑二郎就是图谋不轨，我早已将他以门规处治，这并不能怪你。”

桑二郎道：“但无论如何，弟子的居心却实在恶毒，何况弟子做了掌门师兄后，对师弟们非但不加爱护，反而百般打骂，时加虐待。

天蚕教主沉声道：“做大师兄管教管教师弟，本就是应该的，这也算不

了什么？”

他本来在严词责骂桑二郎，现在情势竟忽然一变，变得桑二郎自己在痛骂自己，他反而替桑二郎辩护起来。

桑二郎又道：“师兄管教师弟，虽是应该的，但弟子却做得太过分，教主不妨问问二师弟，就可知道弟子行事的恶毒。”

天蚕教主目光果然向那活骷髅瞧了过去，道：“你大师兄行事可是太过分了么？”

活骷髅垂道：“没……没有……弟子……”

桑二郎道：“直到现在，他还不敢说，由此可知，他平日对弟子是何等畏惧。”

他叹了口气，接道：“二师弟，我以前实在对不住你，现在我已决心赎罪，你骂得我越凶，我心里反而会好受些。”

这位二师兄仔细瞧了他半晌，忽然大声道：“不错，大师兄平日简直未将弟子当人看，非但动辄打骂，而且……而且还要弟子们做一些非人能忍受的事。有一次，弟子无心打了大师兄所养的狼犬一鞭子，大师兄竟要弟子向那条狗磕头赔礼，还要弟子将那条狗屙出来的屎当面吃下去。还有一次在外面无心……”

天蚕教主厉声道：“这已够了，不必再说下去。”

桑二郎叹道：“二师弟所说句句都是实言，弟子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无地自容……”说到这里，他又拔出柄银刀，向自己腿上插了下去。

天蚕教主怔了半晌，缓缓道：“无论你做了什么事，今日你既能在我面前坦白供出，可见你对我还是很忠心，只要以后不再犯同样过失，也就是了。”

桑二郎目中忽然流下泪来，道：“教主越是对弟子如此，弟子心里越是难受，教主的大恩，弟子今生再也难以报答，只有等来世结草衔环。”

他语声渐渐哽咽，连话都说不出了，忽又拔出柄银刀，竟反手向自己心口直刺而下。

但天蚕教主的动作却比他更快，他的刀尖还未触及心口，天蚕教主已将他手腕一把抓住，厉声道：“我不许你死，你就不能死，否则就是违抗师命。”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力想夺得桑二郎手里的银刀，桑二郎却似已决心求死，还不停用力挣扎。

谁知就在这时，刀柄中忽然电一般射出一条银线，直射到天蚕教主面上，天蚕教主再也想不到有此变故，虽然武功很高，却也是万万闪避不及的了，狂吼一声，反拳向桑二郎怒击而出。

桑二郎却就地一滚，已退出三丈，狂笑道：“桑木空呀桑木空，你如今才知道我的厉害了么？”

这变化发生得太突然，太意外，银花娘已惊呼出声，就连胡姥姥面上都不禁为之动容。

只见天蚕教主双手掩面，嘶声道：“畜生，你……你好狠。”

喝声中他似想扑过去。

桑二郎狞笑道：“我刀柄中藏的是什麼，你总该知道，现在还不快安分地坐下去，难道还怕这毒发作得不够快么？”

桑木空果然不敢再动，这时他脚步踉跄，连站都站不稳了，挣扎了半晌，终于仰面跌倒。

只听桑二郎狂笑不绝，实在是得意已极，那几个黑衣弟子已吓得面如死

灰，连动都不敢动。

桑二郎大笑道：“桑木空，你以为方才我真的未认出你么？老实告诉你，你一进来时我已知道你是谁了，只不过故意装作不认得你，为的就是要向你出手，这样就算杀不了你，也可以设词推托过去。”

天蚕教主双手掩住脸，身子不断地抽搐，显见是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连话都说不出来。

朱泪儿却忍不住道：“现在我才知道你真有一手，但方才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桑二郎道：“我向他出手之后，才知道这老家伙还藏着私，还留着几手看家的本领未教给我，我实在还不是他对手，只有以计取胜了。”

一个人若是做了件极得意的事，就忍不住要向别人说出来的，否则，就正如衣锦而夜行，觉得不过瘾。

桑二郎正是如此。

他扬扬得意，大笑着接道：“我和这老家伙相处了十几年，他的毛病我早已全摸透了，知道他最喜欢逞能，总以什么事都瞒不过他，做错了事的人若肯向他老实招供，他就比什么都开心，以为任何人都不敢骗他。”

他越说越得意，大笑几声，又道：“所以我就对正他这毛病下手，他果然就非上当不可了。”

朱泪儿道：“但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想报那天蚕噬体之仇？”

桑二郎道：“不错，但除此之外，还有个原因？”

朱泪儿道：“什么原因？难道是想当教主么？”

桑二郎狞笑道：“小丫头，你问的太多了。”

朱泪儿笑了笑道：“你这样就算能坐上教主宝座，别人只怕也未必会服你。”

桑二郎目光忽然在那几个师弟面上一扫，冷冷道：“你们服我么？”

那几人立刻伏地拜倒，颤声道：“小弟们怎敢不服。”

桑二郎笑道：“很好，你们服我，总有你们的好处，在今日以前，江湖中人对本教虽然畏惧，但在暗中却还是要说本教只不过是见不得人的邪教，但自今日之后，‘天蚕教’这三字就要和武当、少林并列，堂堂正正的成为武林一大宗派，再也不会有人敢瞧不起咱们。”

朱泪儿冷笑道：“你只怕是在做梦。”

桑二郎道：“你不信么？好，我就再多给你一个时辰，让你瞧瞧。”

朱泪儿不说话了，心里却更奇怪：“他要我瞧什么呢？再过一个时辰，这天蚕教凭什么就能变成名门正宗呢？”

听那活骷髅伏地道：“大师兄神明英武，小弟久已想拥大师兄为教主了。”

桑二郎道：“哦，真的么？”

那活骷髅道：“小弟怎敢在大师兄面前说假话。”

桑二郎冷冷道：“我这人，又凶狠，又毒辣，又不将你们当做人，你为什么还要拥我做教主，难道是有什么毛病么？”

这活骷髅一张灰色的脸上，每块肉都发起抖来。

桑二郎不让他说话，狞笑着又道：“不错，我看你这人是有毛病，一定要修理才行。”

活骷髅忽然一个翻身，向洞外窜了出去，但桑二郎却早已算准他有这一

着，身形一闪，已挡住了他的去路，冷笑道：“你想逃？”

活骷髅颤声道：“小弟方才胡说八道，简直是在放狗屁，求大师兄……”

他嘴里说着话，忽然挥手发出十数点银星。

两人近在咫尺，银星发射又急，他以为桑二郎必定难以闪避，谁知他在桑二郎面前，就好象桑二郎在天蚕教主面前一样，他施出的杀手，竟变成有如儿戏，桑二郎折扇突展，轻轻一挥。

那十数点银星竟忽又飞回，打在他自己身上。

他惨呼一声，仰天而倒，接着就地上打起滚来来，嘶声道：“大师兄，求求你赏我一刀，给我个痛快吧？”

这暗器上显然附有剧毒，射在人身上后，竟令人觉得生不如死，其痛苦自也可想而知。

桑二郎却根本不理他，转过头去，厉声道：“以后若还有谁敢对我无礼，这就是他的榜样。”

山洞中顿时充满了痛苦的呼唤和呻吟声，听得人毛骨悚然。桑二郎目光转动，忽然盯在银花娘脸上。

银花娘脸上的肌肉也抽搐起来。

桑二郎手里轻摇折扇，缓缓走过来，悠然道：“五年前那件事，你想必也记得的，是吗？”

银花娘点了点头。桑二郎道：“你知道我在山泉下的洞中传功，就故意在外面脱光衣服，而且还做出许多样子来勾引我，等到我忍不住了，冲出去找你时，你却又不肯了，在老头儿面前说我要强奸你，你这样害我，究竟为什么？”

他脸上的肉也跳动起来，嘎声道：“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想你这是为了的什么，却一直也想不透，现在才知道，你这样做，只是为了要看别人为你发疯，为你受苦。”

银花娘颤声道：“大师兄，我……我不是这意思。”

桑二郎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银花娘道：“我……我其实早已爱上你了，那天我也实在想要你来抱住我，但你来得实在太凶，那时我年纪还小，瞧见你的样子，就害怕了。”

她声音忽然变得充满诱惑，胸膛也在不住起伏，那丰满的胸膛，看来几乎将衣服都涨破了。

桑二郎盯着她的胸膛，目光忽然变得火焰般烧起来，狞笑着道：“现在你还会不会害怕？”

银花娘咬着嘴唇道：“现在我……”

她没有再说下去，只因她会用眼睛来说话。

桑二郎忽然狂笑起来，狂笑着将她身上衣服全都撕成碎片，露出了她成熟而美丽的胴体。

那几个黑衣弟子眼睛都直了，虽不敢看却又忍不住要偷偷看两眼，一个个呼吸都变得象牛一样粗。

桑二郎狂笑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再瞧瞧你脱光衣服时的样子，想瞧瞧你变了没有。”

银花娘长长吸了口气，使胸膛突出，小腹收缩，轻轻道：“你看我变了没有？”

桑二郎喃喃道：“你没有变，你没有变，你没有变……”

他将这句话一连说了三遍，声音已渐渐发抖，一张挣扎扭曲的脸上，一粒汗珠滚滚而落。

朱泪儿瞧着这张脸，心里也不禁生出了惊恐之意，只见他眼色越来越疯狂、炽热，竟似真的要发疯了。

银花娘却什么也没有瞧见，因为她早已闭上眼睛，曼声道：“你若是真的时常在想我，现在为什么不……”

桑二郎忽然狂吼一声，嘶声道：“你没有变，我却变了。”

他忽然抛却手里的折扇，扑到银花娘身上，又撕，又打，又拧，又咬，又爬，嘴里气喘咻咻，就象是条疯狗。

银花娘什么样的男人都见过，但却真还没见过这样子的，骇极之下，也不禁嘶声狂呼道：“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

桑二郎喘着气道：“你可知道受过天蚕之刑后，一个男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告诉你，他就会变得不再是个男人了，你害我做不成男人，我也要让你做不成女人。

银花娘骇呆了，颤声道：“你……你难道不能……”

桑二郎狂吼道：“对了，我已不能，我已不能，我已不能。”

此刻就连胡姥姥都已不忍再瞧他一双手的动作。

桑二郎非但已不再是男人，而且也不再是个“人”，因为只要是人，就绝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来。

银花娘哀呼道：“求求你，饶了我吧……求求你，……杀了我吧。”

她本来还在求桑二郎饶了她，后来却宁可让桑二郎杀了她，她所受的痛苦，已非任何人所能想象。

但桑二郎却还是不停手，狞笑道：“你想死么，哪有这么容易，我要你……”

银花娘美丽的胴体上已是鲜血淋漓，终于晕厥过去。

桑二郎的脸上、手上，也满是鲜血，喘息声却渐渐停了，手里的动作也渐渐缓慢，渐渐停止。

他火焰般燃烧着的一双眼睛，忽然变得死鱼般全无生气，整个人象是忽然虚脱，站着动也不动。

他疯狂的情欲，终于已得到发泄。

山洞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就好象已变成了座坟墓。

忽然间，山洞外又响起了一阵蹄声。

但这次桑二郎非但没有喝问，死人般的一张脸上，反似露出一种喜悦之色，他仿佛一直在等什么。

而现在，他等的人终于来了。

朱泪儿暗道：“莫非他早已和外人有了勾结，所以才敢向天蚕教主下手，他叫我再等一个时辰，莫非就是要等这人来么？”

但来的这人却是谁？

又有谁会 and 桑二郎这样疯狂的野兽勾结？

朱泪儿也不禁紧张起来，她知道这已是自己的生死关头，若不再想个法子，等这人来了，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落在这样的疯子手里，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在这种地方，自然更不会有人来救他们。

那么，他们今天难道就真要死在这疯子手上么？

外面的蹄声越来越近，一匹马飞奔而入。

只见这匹马鞍辔鲜明，看来甚是光彩神骏，马上一条大汉，亦是衣裳华丽，但却其貌不扬。

朱汨儿又忍不住向胡姥姥悄声问道：“你认得这人么？”

胡姥姥道：“不认得。”

朱汨儿道：“看来你认得的武林高手并不多。”

胡姥姥道：“这人若也是武林高手，我老婆子就挖出这双眼珠子来。”

朱汨儿道：“你鼻子已不见了，再挖出眼珠来，岂非难看得很。”

她嘴里虽这么说，其实却知道这人绝不会是什么武林高手，他骑术虽不错，一双眼睛却毫无神采。

从他下马时的动作，也可看出他武功绝不会高，但桑二郎面上却非但没有失望之色，好似觉得很欢喜。

他等的难道就是这个人？

就凭这人，难道就能使天蚕教跻身武林名门正宗之列。

但无论如何，桑二郎等的人总算已来了，朱汨儿他们的性命已危在顷刻之间，他们实在得赶紧想个法子。

只见这锦衣大汉翻身下马，向桑二郎躬身一礼，道：“不敢请教，这里可有位桑二郎么？”

桑二郎道：“我就是桑二郎，已等了你很久了。”

锦衣大汉象是松了口气，笑道：“小人奉命前来向桑……”

他刚说到这里，桑二郎的手掌忽然闪电般伸出，就象是一把刀似的，插入了他的咽喉。

锦衣大汉惊呼只发出一半，双睛怒凸而出，直勾勾地瞪着桑二郎，目光中充满了惊奇和怀疑。

他显然至死也不明白桑二郎为何会忽然杀了他。

朱汨儿等人也吓了一跳，也不明白桑二郎为何要杀他。

桑二郎等的既然是这个人，为何又忽然将他杀死？就算他只不过是送信的，桑二郎要将他杀了灭口，但至少也得等他将口信说出来才是，为何不等他话说完，就骤然下了毒手？

胡姥姥虽然是个老狐狸，也不禁瞧糊涂了。

朱汨儿暗道：“莫非桑二郎知道，这锦衣大汉身上带有极机密的信件，所以先杀了他灭口。”

她只有这么想，因为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别的解释。

谁知桑二郎飞起一脚，将这锦衣大汉的尸身踢得远远的，再也不瞧他一眼，反而纵身去拉住了那匹马。

只见他轻抚着这匹马的鬃毛，大笑道：“你们以为我等的是那人么，我等的是这匹马呀。”

他等的竟是一匹马。

这算是怎么回事，这人难道真疯了么？

朱汨儿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也实在只有马才能和你这样的疯狗打交道。”

谁知她话还未说完，桑二郎忽然反手一掌，拍在马头上，他这双手竟生

象是钢铁铸的。

这匹马一声惊嘶，马首已被击碎。

桑二郎竟又将这匹马打死了？

到了这时，人人都知道桑二郎是真的疯了，除了疯子外，还有什么人会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来。

朱泪儿实在想不出这疯子会对自己使出多么残酷的手段来，只听俞佩玉沉重地叹了口气，黯然道：“我对不起你，非但没有好好照顾你，反而……反而……”

朱泪儿凄然道：“这怎么能怪四叔呢？这只怪我，是我害了四叔的。”

俞佩玉摇了摇头，已不知该说什么。

胡姥姥冷笑道：“你自己反正也快死了，何必再为别人难受呢？”

朱泪儿道：“我四叔这种人的心胸，你永远也不会懂的，因为你一向只会关心你自己，而我四叔，他……他却总是先关心别人……”

胡姥姥冷笑道：“他总是关心别人？为什么不关心我。”

朱泪儿不说话了，心里却是说不出的甜蜜。

现在她虽然知道自己已必死无疑，但心里并不害怕，因为她已知道世上有一个人关心她更甚于关心自己。

俞佩玉却完全不了解她这种少女的情怀——当然，他就算能了解，到了此时此刻，也不忍让她难受的。

只见桑二郎此刻竟已将那匹马掀倒在地，用一把刀剖开了马腹。

将里面的肠子都拉了出来。

朱泪儿瞧得几乎忍不住要吐。

她本来以为世上最毒就是蛇，最狠的就是狼，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若是发起疯来有时竟比毒蛇和饿狼还可怕。

俞佩玉已觉出她身子正在发抖，柔声道：“对这种疯子，你只有闭起眼睛来不去看他，就不会害怕了。”

朱泪儿道：“我不是害怕，只不过觉得有些难受而已。”

她轻轻叹了口气，垂首道：“我本来有机会逃走的，只可惜现在已经被我弄糟了。”

胡姥姥几乎要大叫起来，瞪着眼道：“你说什么？”

朱泪儿道：“你们在车子里被迷香迷倒时，我还是清醒的，而且我又从车顶上找出那迷香，将剩下的半截香藏了起来。”

胡姥姥眼睛立刻亮了，哑声道：“现在那半截香还在你身上么？我们只要能将它抛入火堆里，这些人现在正在发疯，绝不会留意。”

朱泪儿道：“这点我也早就想到了，我想，就算你和……和四叔也和他们一齐被迷倒，我也有法子脱身的，因为他们用绳子绑我时，我虽也装成晕迷不醒的样子，但手上已用了劲，他们的绳子并没有真的将我绑紧。”

她长长叹息了一声，道：“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没有用了。”

胡姥姥嚷声道：“为什么？”

朱泪儿黯然道：“方才我已乘这疯子和天蚕教主说话时，将那半截迷香抛了出去，我算准一定可以将它抛入火里的，谁知，……”

胡姥姥嘶声道：“难道你竟没有抛准？”

朱泪儿叹道：“不错，只因那时我实在太紧张了，用力往外抛时，手上忽然扭了筋。”

胡姥姥道：“你将那半截香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朱泪儿道：“你看见天蚕教主面前那截好象银簪般的東西了么？那就是迷香。”

只見桑木空此刻歪着头俯臥在地上，已好象死了似的，他面前果然有半截銀色的線香，距離火堆至少還差三四尺。

胡姥姥恨恨道：“你这死丫头，你自己既然不行，为什么不将它交给别人呢？为什么要自己逞能，你这双手简直比人家的脚还笨，真不如割下来算了。”

这次朱泪儿居然乖乖的挨骂，也不还嘴。

俞佩玉却柔声道：“你若将那半截迷香交给我，我只怕连一尺都抛不出去。”

朱泪儿垂头道：“胡姥姥骂的实在不错，我实在是自己想逞能，只因我想让四叔惊喜惊喜，让四叔知道我也很能干的。谁知……”

胡姥姥大骂道：“谁知你实是个呆子，是个白痴，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你一心想在俞佩玉面前逞能，你以为他会喜欢你么？他只不过拿你当子侄而已，何况他漂亮的情人多得很，又怎会喜欢你这种黄毛丫头。”

朱泪儿身上又发起抖来，颤声道：“你……你老不羞，老……”

突然间，只听一人嘶声惨呼道：“我的手……我的手……。”

自从那二师兄倒下去，天蚕教的六个弟子全部不声不响地站在一旁角落里，连大气都不敢喘。

此刻忽有一人惨呼着狂奔而去，高举着双手，闪动的火光中，只见他一双手已变得又黑又肿。

桑二郎却还是发了疯似的在那马腹中掏着，连头都没有回，俞佩玉却瞧了朱泪儿一眼，叹道：“这又是你？”

朱泪儿咬着嘴唇道：“谁叫他在在我身上乱动的，这是他自己找死。”

胡姥姥眼睛又亮了，道：“这人在你身上拧了几把，一双手就变成这样子了么？”

朱泪儿道：“嗯。”

胡姥姥脸上堆满了笑容，道：“好姑娘，你若有法子能叫桑二郎在你身上拧几把，咱们岂不都有救了。”

朱泪儿沉着脸没有说话。

俞佩玉沉声道：“生死有命，咱们就算死也不能让这疯子动她一根手指。”

朱泪儿垂下了头，目光中充满了感激。

胡姥姥眼珠一转，吃吃笑道：“他若是一定要动，你也没法子的。”

俞佩玉道：“他若敢动，我就告诉他泪儿身上有毒。”

胡姥姥怔了怔，道：“你真的宁可死？”

俞佩玉淡淡道：“与其受辱而生，何如不屈而死。”

胡姥姥呆了半晌，苦笑道：“桑二郎是疯子，俞佩玉却是白痴，我竟遇见这么样两个人，真不知是倒了什么穷霉。”

突听桑二郎欢呼一声，道：“在这里，在这里，我找着了。”大家又不禁奇怪，也不知这疯子在马腹中找着了什么，只有俞佩玉瞥见他手里似乎多了个发亮的小珠。

那黑衣弟子已仆地跪倒，哀呼道：“我的手……大师兄，求求你救救我吧，求求你……”

桑二郎目光闪动，道：“你的手中中了毒？”

那弟子以头顿地，道：“小弟一向对大师兄忠心耿耿，只求大师兄……”

桑二郎怒道：“你以为这是我下的毒？”

那弟子伏地道：“小弟该死，大师兄开恩。”

桑二郎狞笑道：“自己中了毒，却连下毒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这种人留在世上，岂非替本教丢人现眼……”

那弟子面色如土，颤声道：“大师兄你……”

话未说出，桑二郎已用那柄剖马腹的刀，剖开了他的肚子，鲜血象箭一般射了出来，射在桑二郎身上。

桑二郎却连抹也不抹，眼也不眨，大笑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多等一个时辰？”

这话自然是向朱泪儿说的，朱泪儿忍不住道：“你在这匹马肚子里找到了什么？”

桑二郎道：“就是此物。”

他摊开手掌，朱泪儿才瞧见他手里有个似银子打成的小圆球。

朱泪儿皱眉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桑二郎咯咯笑道：“你瞧着。”

他以两根手指捏住这银球一转，银球忽然裂成两半，滚出粒蜡丸，拍开蜡丸，里面有条白绢。

白绢上写满了字，原来竟是封信。

桑二郎大笑道：“现在你可懂了么？”

朱泪儿淡淡道：“只为了送一封信，你费了这么大的事，我看真有些划不来。”

她话里虽故意说得轻描淡写，心里却也不禁暗暗惊异。

写信的这人生怕传信的泄漏机密，竟将信件藏在他们骑的马腹中，除了收信的人外，还有谁能猜得到，谁能找得出。

他不但牺牲这匹马来做传信的工具，而且显然早已和桑二郎约定，要将骑马来的人杀了灭口。

这人为了传一封书信，竟不惜牺牲一人一马两条命，他行事之谨慎，手段之毒辣，实是天下少有。

朱泪儿眼睛瞪着那白绢书信，一心只想瞧瞧上面写着些什么秘密？写信的这人究竟是谁？

胡姥姥的眼睛却一直在瞬也不瞬地瞪着那半截迷香，一心只希望这半截香会忽然滚到火里去。

只可惜这山洞中一点风也没有。胡姥姥也知道自己这简直是在做梦。

桑二郎将这封信翻来覆去，瞧了几遍，满面俱是得意之色，看一遍，笑一遍，朱泪儿真恨不得将这封信从他手里抢过来。

突听桑二郎道：“你可想看看这封信么？”

朱泪儿又惊又喜，却淡淡道：“看不看都没什么关系。”

桑二郎狞笑道：“我让你看这封信，只因我知道你一定会为我保守秘密，天下也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他将信在朱泪儿面前展开，只见上面写着：“桑教主阁下，此函到达左右之时，必然亦为阁下荣登大位之期，以阁下之绝艳惊才，发扬贵教实指日间事，愚不仅为贵教幸，亦为天下武林同道幸。”

前此相商之事，绝无问题，愚可全力保证，下届黄池之会，愚必退让贤者，奉贵教为主盟。

阁下既执牛耳，则武当少林自亦当为阁下之臣属矣，唯此中尚有细节待商，盼阁下十日内能移驾来此一晤，愚当煮酒而待，专此奉达，谨祝大安”

信的下面没有具名，只书着个花押。

桑二郎仰面大笑道：“你瞧见了么？从此之后，我天蚕教不但要和少林、武当争一日之短长，而且还要他们臣服在我的足下。”

俞佩玉看完了这封信，已是全身战栗，忍不住嘎声问道：“这封信是谁写的。”

桑二郎道：“除了当今的武林盟主俞放鹤俞大侠外，还有谁够资格写这封信。”

俞佩玉长叹一声，再也说不出话来。

朱泪儿目光闪动，道：“难怪你一看这封信连骨头都酥了，原来俞放鹤竟答应把你捧上天下武林盟主的宝座。”

桑二郎洋洋得意：“除了他之外，还有谁有此能力。”

朱泪儿道：“不，除了他之外，别人就算这样说，你也不会相信。”

桑二郎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他既然称你为教主，想必你们是早已约好的，只要你能杀了桑木空，他就捧你当武林盟主，你若杀不了桑木空，反而被他杀了，他也不会知道这封信会在马肚子里，自然也永远不会知道这秘密。”

桑二郎道：“这正是俞大侠做事的精细之处。”

朱泪儿道：“正因为你早已与他有了密约，所以他才让你在李渡镇上随便窥探银花娘的行踪，所以你才毫不费力地就将银花娘救了回来。”

桑二郎大笑道：“不错，你现在总算想明白了。”

朱泪儿冷笑道：“但你就真相信了俞放鹤的话么？他为什么要让你当武林盟主？”

桑二郎狞笑道：“这是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只问你是喜欢被天蚕咬死，还是喜欢被金刀分尸？”

朱泪儿忽然一笑，道：“我喜欢被疯狗咬死。”

桑二郎大笑道：“这种死法倒也不错，只可惜这里没有疯狗。”

朱泪儿道：“谁说这里没有疯狗，我面前不就正站着一条么？”

桑二郎脸都气白了，瞬即狂笑道：“好，骂得好，我若不让你将本教三大刑都一一尝遍再死，就算我对不起你。”

他狂笑着转过身，去取那天蚕银匣。

朱泪儿虽觉毛骨悚然，但到了此时此刻，反正她也无路可走了，正想索性破口大骂，骂个痛快。

谁知就在这时，突听胡姥姥悄声道：“闭住气，莫开口。”

朱泪儿一怔，再去瞧那半截银香时，竟已瞧不见了。

她又惊又喜，实在想不出这半截迷香是怎么会到火里去的，忍不住想问，胡姥姥不等她问，已抢着道：“桑木空还没有死，还在喘气。”

她见到桑二郎回过头，立刻停住了嘴，但朱泪儿这时已知道是桑木空的呼吸将迷香吹得滚入火里去的。

这时迷香想必已在火中燃烧，朱泪儿兴奋得指尖都麻木了，当下立刻闭住呼吸，也闭起眼睛，装出一副等死的模样。

只听桑二郎道：“你想看看天蚕的模样么？这实在是天下最美丽之物，你们能看得到，总算是你们的眼福不错。”

朱泪儿用力咬着嘴唇，象是在拼命忍耐着不说话。

桑二郎咯咯笑道：“你闭着眼睛也没用的，少时天蚕爬到你身上时，你想不张开眼睛都不行。”

朱泪儿虽已知道自己有救，但想到一条条软绵绵，湿淋淋的东西在自己身上蠕蠕而动的情况，全身寒毛都一根根竖了起来。

桑二郎看到她的神情，更是得意。

俞佩玉忽然冷笑道：“我疯子也见过不少，但象你这样的疯子倒还少见得很。”

桑二郎怒道：“你说什么？”

俞佩玉道：“世上有两种疯子，一种是男疯子，一种是女疯子，但你却是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疯子，这种疯子天下恐怕只有你这样一个。”

桑二郎气得牙齿都打起战来，用这男不男女不女六个字来骂他，简直比用鞭子抽他还厉害。

俞佩玉却笑着又道：“只因你知道自己对女人已无能为力，所以你就拼命想令她们痛苦，连这么样一个孩子都不肯放过，你为什么不敢来找我呢？”

俞佩玉这样的人，居然也会说出如此刻毒的话来，朱泪儿不禁觉得很奇怪，但转念一想，立刻就明白了俞佩玉的苦心。

他这是生怕迷香还未发作时，桑二郎就对朱泪儿施以酷刑，所以就故意引得桑二郎发怒，叫桑二郎先找他。

朱泪儿只觉眼睛一酸，心里也不知是欢喜，是感激，还是痛苦？眼泪忍不住又流了下来。

只听桑二郎咬着牙道：“好，我本想先照顾这个小丫头，但你既然这样说，我就要特别照顾照顾你！我若让你在十天之内咽了气，我就不姓桑。”

胡姥姥忽然大叫道：“等一等！”

桑二郎怒道：“等什么？”

胡姥姥笑道：“你既然想要他受十天的罪再死，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了，先听我老婆子说几件有趣的事不好么？”

她这样倒不是想救俞佩玉，而是知道若不说话拦阻，朱泪儿不顾一切，也会开口的，她只有先说了。

谁知桑二郎却狞笑道：“我一面听他的痛苦呻吟，一面听你的故事，那才真的是趣味无穷。”

胡姥姥道：“慢着，他若在旁边一吵，你怎么听得清楚，而我老婆子说的这些事，都是有关那‘黄池之会’的。”

她以为“黄池之会”这四个字必能打动桑二郎。

谁知桑二郎竟完全不听这一套，无论她说什么，桑二郎全都不理不睬，将两个天蚕银匣放在俞佩玉身下，一只手已将掀起匣盖。

俞佩玉瞧着这只残缺不全、鲜血淋漓、鬼爪般的手，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竟会死在这双手下！

他已出生入死多次，对生死之事，本已看得比别人淡得多，可是他每次面对死亡时，仍不禁有些畏惧。

但此刻，他瞧着这双手，却只觉得有些恶心。

他忽然发觉这双手竟有些发抖，他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来，连恶心的感

觉都渐渐消失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朱泪儿已站到他面前，满面俱是欢喜的笑容，手里拿着桑二郎的折扇。

俞佩玉自然知道解药就在这折扇里，也知道一切危险和灾难都已过去了，不禁长长吐出口气，道：“你……你没事了么？”

朱泪儿嫣然道：“这句话本该我问你的。”

她扶起俞佩玉，又道：“我也未想到迷香这次竟发作得那么快，正急得要命，谁知桑二郎打了个哈欠，竟倒了下去。”

俞佩玉微笑道：“那迷香只燃起一头，力量已不小，整只香都在火里燃烧，发作得自然更要快得多了。”

他忽然发觉朱泪儿手腕上，竟受了伤，失声道：“你的手……”

朱泪儿笑道：“这不妨事，那绳子比牛筋还难弄，我怎样也弄不开，只有想法子滚到那火堆旁，用火将它烧断。”

她凝注着俞佩玉的脸，咬着嘴唇道：“你……你真的没事了么？”

俞佩玉道：“只不过手脚象是有些发软，还是使不出力气来。”

朱泪儿展颜道：“这没关系，过一阵子会复原的，这种迷香还算好的哩，有的迷香你中了后，就算有解药解开，还得过好几天才能走动。”

她这才转过身去救胡姥姥，瞧见银花娘的模样，她又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回首道：“这人虽然狡猾，但遭遇也实在可怜，咱们带她走吧。”

俞佩玉叹道：“正该如此。”

他挣扎着走过去，用力摇醒胡姥姥，厉声道：“你的解药究竟在哪里，现在去拿还来得及么？”

胡姥姥揉着眼睛，笑道：“好小子，原来你还未忘记……”

俞佩玉怒道：“这种事我怎会忘记，你若解不了泪儿的毒，我就……”

胡姥姥悠然道：“若是赶不及，你杀了我也没用的，但你也不用着急，咱们现在若是赶紧动身，我保证还可以救她。”

俞佩玉松了口气，道：“既是如此，咱们快走吧。”

朱泪儿道：“但这天蚕教主呢？”

俞佩玉沉吟道：“此人倒也不失为一派宗主的身份，咱们本该救他的，只可惜大蚕教的毒，咱们根本无法可解。”

胡姥姥皱眉道：“那么不如就索性给他一刀吧。”

俞佩玉道：“见危不救，已非侠义所为，岂能再伤他这种毫无抵抗之力的人。”

胡姥姥道：“你今日不杀他，日后说不定就要死在他手上。”

俞佩玉道：“到那时再说也不迟。”

胡姥姥冷笑道：“你以为你这就叫侠义么，你这只不过是妇人之仁而已。”

俞佩玉淡淡道：“妇人之仁也总比不仁不义好些。”

胡姥姥叹了口气，喃喃道：“你可知道世上象你这种人为什么越来越少？只因你这样的人都不活不长的。”

朱泪儿忽然捡起把刀，向桑二郎走去。

俞佩玉道：“你要干什么？”

朱泪儿垂头道：“四叔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不听，但这人我却非杀了他不可，日后我若想到还有他这么样一个人活在世上，我只怕连觉都睡不着。”

忽然间，只听一人缓缓道：“此人还是留给我来处理，用不着姑娘费心了。”

这声音缓慢而低沉，竟似就在他们身旁发出来的。

可是此刻这整个山洞里，除了俞佩玉、朱泪儿和胡姥姥三人外，其余的人都已晕倒在地。

这语声却是谁说出来的？从何处说出来的呢？

火焰闪动，一双双钟乳都似将飞扑而起，朱泪儿只觉全身都发起冷来，倒退两步，紧紧握住俞佩玉的手，嘎声道：“你是谁，在哪里？”

那语声笑道：“老夫就在姑娘面前，姑娘难道都看不见么？”

笑声中，一个人缓缓自地上站了起来，赫然竟是那辗转呻吟、奄奄一息的天蚕教主桑木空。

第二十五章 师奸徒恶

火光似乎在忽然间黯淡了下来，火堆里冒出了一阵阵青烟，就仿佛有恶鬼将自地狱中复活。

青烟缭绕中，只见桑木空的一张脸，已全都腐烂，连五官轮廓都已分辨不出，看来就象是一只被摔烂了的柿子。

但他的一双眼里，却还是闪动着恶魔般的银光。

朱泪儿忽然笑道：“我还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

她面上虽在笑着，但一双冰冷的手却已缓缓松开。

俞佩玉知道她想乘桑木空不备时扑过去，他也没法子拦阻，只因到了此时，也只有让她作孤注一掷。

谁知桑木空冷冷道：“姑娘你小小年纪，已可称得上是智勇双全，但这还是没有用，你再过十年也绝不是老夫的对手，若加上这位俞公子和胡姥姥，也许还可和老夫一拼，只可惜他们两度被我‘催梦香’所迷倒，在三个时辰之内，莫说休想和我老头子动手，实在连一柄刀都休提得起。”

他话说得很慢，说完了这一段话，朱泪儿冷汗又已湿透衣裳，只因她知道他这话说得并不假。

只听桑木空忽又咯咯一笑，道：“何况老夫救了你们一命，你本该设法报答才是，怎么可以向老夫出手呢？”

朱泪儿怔了一怔，道：“你救了我们一命？”

桑木空道：“姑娘难道以为那半截催梦香是自己跳入火里去的么？”

朱泪儿失声道：“难道是你？”

桑木空道：“若不是老夫以真力催动，那迷香又怎能发作得那么快。”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大声道：“就算是你将迷香吹进去的，咱们也不必感激你，你反而该感激咱们才是。”

桑木空道：“为什么？”

朱泪儿道：“因为若不是我将这半截迷香抛在你面前，你也完蛋了。”

桑木空忽然仰面大笑起来，道：“姑娘到底还是个小孩子。”

朱泪儿板着脸道：“你用不着倚老卖老，若不是……”

桑木空大笑着打断了她的话，道：“你以为老夫真的上了这孽徒的当么？”

朱泪儿又怔住了，道：“难道你这也是在做戏？”

桑木空道：“不错，只因老夫早已知道这孽徒有不轨之心，但也知道他本来并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此番必定是有人在暗中唆使。”

朱泪儿恍然道：“所以你就想查出这人究竟是谁，是吗？”

桑木空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道：“你知道纵然用刑追问，桑二郎也绝不会说真话，所以就故意装死，等那人自己现身，是吗？”

桑木空叹道：“但老夫也实未想到此人竟会是以侠义闻名的放鹤老人。”

俞佩玉身子一震，大声道：“你……”

他听到自己父亲的名声已被人如此玷污，自然难免悲愤交集，自然想为他父亲辩白，怎奈这件事实在太诡秘，太离奇，太复杂，他就算说出来，桑木空也绝不会相信，也许反而误了大事。

幸好桑木空并未留意他神情的变化，接着又道：“这孽徒居心狠毒，竟

在刀柄中藏着天蚕圣水，此水狠毒无比，无论谁身上只要沾着一滴，非但肌肤立刻腐烂，而且毒性由毛孔中入骨，不出半个时辰，连骨头都要被烂光，整个人都要化为一堆肉泥。

朱泪儿倒抽了口凉气，道：“我明明看到这毒水已射在你脸上，你为什么没有死呢？”

桑木空道：“这孽徒也深知此水的厉害，以为我必死无疑，所以才会那般得意，但他却忘记了一件事。”

朱泪儿忍不住问道：“什么事？”

桑木空并没有回答，却伸手在脸上抹，他那本已被腐烂得不成人形的脸，立刻奇迹般变了。

俞佩玉这才见到他的真面目。

只见他面容清瘤，风神俊朗，少年时必定是个绝世的美男子，既没有“银光老人”那样的邪气，也不象方才那“老头子”那么憔悴苍老，俞佩玉实在不懂这么样的一个人，为何总是要扮成古古怪怪的模样。

朱泪儿怔了半晌，才叹道：“原来他不知你脸上是戴着面具的。”

桑木空微笑道：“这面具乃是老夫精心所制，水人不伤，是以那天蚕圣水毒性虽烈，也无法侵入这面具，沾上老夫的脸。”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怕。

但此时此刻，从他嘴里说出来，朱泪儿竟忍不住打了个寒噤，道：“你难道……”

桑木空忽又一笑，截口道：“但你只管放心，这也并不是老夫的真面目。”

朱泪儿不禁又觉得很奇怪，本想问问他：“你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但话到嘴边，却又忍住，只问道：“那么你究竟想对咱们怎么样呢？”

桑木空目光闪动，缓缓道：“老夫并不是个心软面慈的人，你们又知道了太多秘密，无论如何，老夫本都不该放过你们的。”

他说话本来就不快，此刻说得更是缓慢，朱泪儿一颗心紧张得几乎要跳出腔子，只见桑木空说到这里，忽然望了俞佩玉一眼，缓缓道：“但你既不愿乘我之危伤我，老夫也不能乘你之危时来伤你，今日之后，你我就两不相欠，再见时为友为敌？就难说得很了。”

胡姥姥大喜道：“桑教主果然不愧为恩怨分明的大丈夫。”

桑木空冷冷瞪了她一眼，厉声道：“你还是闭上嘴的好，若非看在俞某人的面上，今日老夫就算不杀你，也少不得要砍下你两只手来。”

胡姥姥果然不敢再说话了。

只见俞佩玉似乎还要说什么，胡姥姥生怕他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桑木空又改变主意，赶紧道：“快走快走，再迟我老婆子就不能担保是否还能救她了。”

他们坐来的那辆马车，竟还在洞外，只因拉车的两匹马俱是久经训练的良驹，是以虽然受惊，也未跑出很远。

俞佩玉虽未赶上马车，试了试居然也能勉强应付，他手挥丝鞭，加急赶马，心中却是忧虑重重，感慨万千。突听朱泪儿道：“四叔，你……你在想什么？”

他发现车厢有个小窗子是通往前面车座的，自然是为了便于坐车的向车

夫指点途径，此刻却正好让她和俞佩玉说话。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我在想……天蚕教主竟会是这么样一个人，实在令人觉得很意外，看来他今后必定不会放过那俞……俞某人的。”

朱泪儿道：“但这位俞某人做事也实在太毒辣，我想桑二郎也拿他没法子，因为那封信上既没有具名，他一定说不是他写的，桑木空就算将信拿到他面前，他也可以推得一干二净，你说是么？”

俞佩玉道：“纵然如此，但桑木空若是存心与他为敌，他也不好受的。”

朱泪儿道：“他要桑二郎十天之内去找他，现在桑二郎自然不能去了，你想桑木空会不会乘此机会去找他麻烦呢？”

俞佩玉道：“只怕是会去的。”

朱泪儿道：“我也想他一定会去的，那封信上虽然没有说明是在什么地方，但桑二郎既然知道，桑木空就一定有法子逼他说出来。”

俞佩玉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忽然叹了口气，道：“四叔，你实在应该多问桑木空几句话的，我……我的事，再等一时半刻，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话好问他了。”

朱泪儿目光闪动，道：“四叔，你难道不想问问那俞放鹤和桑二郎约会的地方么？”

俞佩玉沉默了许久，才一字字缓缓道：“我不想问。”

朱泪儿道：“为什么？”

俞佩玉这次连一个字都不说了。

朱泪儿幽幽道：“四叔就算不说，我也知道的，因为四叔生怕自己知道了那地方后，会忍不住也要赶去，四叔为要救我，就将别的事全都放下了。”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你肯为我做件事么？”

朱泪儿眼睛亮了，道：“当然肯。”

俞佩玉道：“那么你就赶紧乖乖地睡一觉吧。”

胡姥姥不断地在车厢中指点方向，但却始终不肯说出她的目的地究竟在哪里，因为她总是怕俞佩玉知道地方，就将她在半路抛下，对这么样一个既狡猾，又多疑的老太婆，俞佩玉实在也无法可施。

现在，正是黄昏。

车马连夜急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俞佩玉目不交睫地赶着马，因为他知道剩下的时间已不多了。

到明天早上，已是整整三天，而要赶的路却不知道有多远，俞佩玉虽然疲倦，也只有勉强支持下去。

他们只在经过一个小镇时，又买了些食物，朱泪儿又买了一大堆刚上市的桔子，一瓣瓣剥给俞佩玉吃。

她神情看来很不安，但却又不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发愁，而象是心里隐藏着一些秘密，有几次她似已想说出来，却又忍住。

这小姑娘心里究竟隐藏着什么事呢？对这么样一个既聪明，又多情的小姑娘，俞佩玉也实在无法可施。

黄昏时马车走过一个并不十分小的城市。

这城市里的人虽非那些乡巴佬可比，但瞧见这么样一辆马车急驰而过，仍不禁人人之为之侧目。

街上行人很多，马车到了这里，也只有缓了下来。

街道两旁，虽有各式各样的店铺，但数来数去还是以酒楼饭馆最多，这城市的人也正和别地方的人一样，别的事都可马虎，对自己的肚子却十分优待。

这时虽还未到吃晚饭的时候，酒楼饭馆中已是刀勺乱响，酒香和菜香一阵阵自窗户中传引出，诱着人们的食欲。

胡姥姥忽然大声道：“停下来，停下来。”

俞佩玉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一惊勒马，回首道：“什么事？”

胡姥姥道：“这两天来，天天吃卤蛋冷馒头，我老婆子已吃的嘴里快淡出个鸟来了，若不再好生吃一顿热饭热菜，简直非死不可。”

俞佩玉吃惊道：“你想上馆子？”

胡姥姥笑道：“不错，我方才闻到葱爆羊肉的香气，看来那家叫‘致美楼’的北方馆子菜做得不错。”

俞佩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为了赶路，不眠不休，但这老太婆却想上馆子喝酒吃肉。”

若是换了别人听了这话，即使不是一个耳光打过大，也要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但俞佩玉沉默了半晌，却只是淡淡道：“好，去吧。”

朱泪儿显然也觉得很有意思，失声道：“你答应了她？”

俞佩玉道：“嗯。”

胡姥姥笑道：“你莫看这小伙子不说话，其实心里可比你明白多了，他知道和我老婆子争论也没有用的，到后来还是非答应不可。”

致美楼的菜果然做得不错，一只烤鸭更是又香又脆，用鸭骨头熬的汤也很浓，很够火候。

朱泪儿瞧见胡姥姥将一块烤鸭的皮沾着甜酱，卷着大葱薄饼吃得津津有味，不禁觉得很奇怪，忍不住问道：“你为什么不吃肉？”

胡姥姥一口饼全喷了出来，大笑道：“傻丫头，吃烤鸭就是吃这皮的呀，吃肉就是呆子了。”

朱泪儿道：“真的么？”

胡姥姥道：“自然是真的，你难道从来没吃过烤鸭？”

朱泪儿默然半晌，淡淡道：“没吃过烤鸭就很稀奇么？我烧的稀饭你也没吃过呀。”

胡姥姥笑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俞佩玉却听得一阵心酸，这好强的小女孩子连一只很普通的烤鸭都没有吃过，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美味之物，更连看都没有看过，她实在还没有享受过一丝一毫生命的乐趣。

但人生的痛苦，她却已尝得太多了。

他心里感慨良久，竟未发现一个人刚走上楼，突又退了下去，却偷偷探出个头，瞪着他们这边直瞧，。

瞧了两眼，这人忽然飞也似地跳下楼去，过了半晌，凄迷的暮色中，突有一道青蓝色的烟光冲天而起。

到了晚上，天色反而比黄昏时明亮得多，因为这时明月已升起，秋夜的月色，总是分外明亮的。平坦的道路上，象是铺着层白银。

吃饭的时候，俞佩玉已找致美楼的伙计去想法子为他们换了两匹马，换来的马自然还不如他们原有的两匹神骏，但无论多神骏的良驹，经过两天马不停蹄的奔驰后，也快要倒下去了。

这两匹马都是力气充沛，俞佩玉打马急驰，一心想将吃饭时所损耗去的

时间追补过来。

夜已很深，官道上已瞧不见别的车马行人。

胡姥姥抚着肚子笑道：“莫心焦，莫着急，我说来得及，就一定来得及。”

朱泪儿忍不住问道：“你住的地方已经快到了么？”

胡姥姥道：“不远了。”

朱泪儿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胡姥姥笑道：“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

朱泪儿想问下去，但眼珠子一转，却又忍住，只因她知道就算直说，也休想从这老狐狸嘴里问出什么来。

突听“嗤”的一声。

道旁的黑暗中，又有一道青蓝色的火光冲天而起。

胡姥姥瞧不见，却听见了，皱眉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俞佩玉道：“没什么。”

他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也有些惊疑。

这种示警报讯用的火箭，绝不会无故发射，此刻就在他们马车经过时射出，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

但来的会是谁呢？

难道俞放鹤又探出了他的行踪。

俞佩玉打马更急，拉缰的手心里已渗出了冷汗。

就在这时，前面突然有人影闪动，似乎要拦住他们的去路，俞佩玉咬了咬牙，拼命打马，想硬冲过去。

那些人也未出声喝止，却一字排开，将道路隔断，眼看着连车带马都要撞在他们身上。

……飞车急马，这一撞力道又何止千斤，这些人就算都是高手，究竟也是血肉之躯，怎挡得住这一撞之力。

俞佩玉挥鞭大喝道：“闪开，否则莫怪我……”

喝声未了，道路两旁忽然飞出两根铁枪，竟插入飞滚的车轮里，只听“喀喇，喀喇”一连串急响，车轮的轴架已被生生格断，无法再向前滚动，但奔马之力却未衰，仍拖着马车向前跑。

车轮摩擦石地，那声音就宛如野兽临死前的哀呼。

俞佩玉头上的汗水已流入眼睛，还是只有拼命打马，可是车轮已被煞住，哪里还能飞驰。

只听一人厉声道：“网中之鱼，还想跑得了么？”

喝声中，一条黑衣大汉已越众而出，大步追上奔马，奔马之速虽已大减，但若撞在人身上，还是可以将人撞得飞出去的。

这大汉却丝毫不在意，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怒目瞪着马首，左右双拳忽然直击而出。

但闻“砰，砰”两声，马车一震，竟向后退了半尺。

那两匹马连哀嘶都未发出，已倒在地上，马头竟已被这大汉一拳之力，硬生生打得稀烂。

俞佩玉自己也是天生神力，却再也未想到世上竟真的有人能力毙奔马，一时之间，也不禁怔住。

车厢里的胡姥姥和朱泪儿也瞧不见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觉车身一震之后，就完全停住。

胡姥姥叹了口气，喃喃道：“这位俞公子真是多灾多难，找他麻烦的人倒真不少。”

朱泪儿咬了咬嘴唇，打开车门跳下去，瞧也不瞧挡在马车前的那些人一眼，却仰面向俞佩玉问道：“四叔，这些人你认不认得他们？”

俞佩玉道：“不认得。”

朱泪儿眨了眨眼睛，道：“他们难道不是那个人的爪牙？”

俞佩玉道：“好象不是。”

朱泪儿也觉得有些惊讶，道：“那么他们莫非是拦路的强盗？”

她这才转过头，去瞧那黑衣大汉。

月光下，只见这人鹰肩细腰，身子笔挺，一张黑得发亮的脸上，生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此刻这双大眼睛也在瞪着她，目中也似有些惊奇之色，似乎未想到从车厢里走出来的竟是个这么美的小姑娘。

朱泪儿冷笑道：“看你年纪轻轻，怎么就不学好，什么事不好做，偏偏要做拦路打劫的强盗。”

这黑衣少年皱了皱眉，也不答话，却回首道：“你们是否弄错了。”

站在他身后的七八个黑衣人中，有一人沉声道：“我亲眼瞧见的。绝不会错。”

黑衣少年那双闪电般的眼神，立刻又盯在朱泪儿脸上，厉声道：“你姓胡？”

朱泪儿道：“你才姓胡哩，叫胡说八道。”

黑衣少年又皱了皱眉，转脸向俞佩玉道：“你既是她的尊长，你为何不说话？”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各位黄夜之中，阻人路途，毙人奔马，既不问情由，也不说道理，却教在下又有什么话好说。”

朱泪儿道：“对了，你莫以为自己有几斤力气，就想对我四叔发威，你这样的人，我四叔一个巴掌就能将你打到八丈外去。”

黑衣少年忽然仰天大笑起来，大笑道：“小姑娘，你的胆于倒也真不小，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只怕还再无一人敢象这样对我说话的。”

朱泪儿道：“哦，如此说来，你的来头想必也不小了。”

黑衣少年道：“你问问躲在车子里的胡姥姥，她现在想必已知道我是谁了。”

俞佩玉道：“各位莫非是为胡姥姥而来的。”

黑衣少年骤然顿住笑声，道：“不错，你是她的什么人？”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在下和胡姥姥并没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来找她，在下本不该过问，但现在……”

黑衣少年厉声道：“现在你难道定要过问么？”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却不知各位和她有何仇恨。”

黑衣少年忽又大笑起来，道：“你问我们和她有什么仇恨？很好。”

他霍然转身，道：“王二哥，你和胡姥姥有何仇恨？”

站在最前边的一个黑衣人嘶声道：“我全家十九口，全都死在她手上，我妻子跪在地上，苦苦求她饶了我那七十岁的母亲，她……她……”

说到这里，这人已是泪流满面再也说不下去。

黑衣少年道：“赵大哥，你又和胡姥姥有何仇恨？”

那赵大哥颤声道：“我堂上虽无老母，但五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还不满周岁，只为了先师昔年曾经对她有些无礼，她就将我妻子儿女全部杀得干干净净。”

黑衣少年道：“孙兄你呢？”

这人也不答话，却用剩下的一条独臂撕开了身上的衣服，只见他、身肌肤全已焦黑，连面目都难分辨。

黑衣少年厉声道：“你瞧见了么，这位孙兄只为了昔年曾经得罪过她的女儿，她就将孙兄绑在柱上，用烈火烤了三个时辰。”

俞佩玉不忍再看，也不忍再听，长叹道：“各似不必再说，在下已明白了。”

黑衣少年道：“这些人为了要寻她复仇，牺牲了六个人的性命，才找出了她的老巢，又埋伏在这附近，等了一年多，今天才总算找到她的人，你不妨想想，这些人会不会只为了你要过问这件事，就放过了她。”

俞佩玉整个人都怔住了，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论情论理，他都绝不该过问这件事，何况他此刻功力还未完全恢复，就算想过问，也绝不是这黑衣少年的敌手。

但他若任凭这些人将胡姥姥杀死复仇，朱泪儿就必将毒发而死，他委实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好。

黑衣少年道：“我对你说这些话，并不是怕你要伸手管这件事，只不过因为我看你也是条汉子，我要你知道我并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俞佩玉长叹道：“若是在下一定要管。”

黑衣少年做然道：“只要你能胜得我一拳半脚，我就放了她。”

俞佩玉霍然飞身而起，道：“好，就是如此。”

朱泪儿大声道：“且慢，我还要和四叔说几句话。”

俞佩玉然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你不必说了。”

朱泪儿却拉住她的手，道：“我非说不可，四叔你过来一会儿好不好。”

俞佩玉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道：“你……”

黑衣少年冷笑道：“你放心，我既已答应了你，你我未分胜负之前，我绝不动胡姥姥一根手指。”

朱泪儿将俞佩玉拉到一边，道：“四叔你……你何必为胡姥姥拼命呢？”

俞佩玉默然不语。

朱泪儿道：“我知道四叔是为了我，但这小子既然并不是不讲理的人，四叔为什么不对他说明白，要他再多等一日？”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胡姥姥若知道她一日之后，还是非死不可，又怎肯再救你？何况，这些人也未必就会相信我们的话，又怎肯纵虎归山，让胡姥姥回家。”

朱泪儿怔了半晌，垂首道：“四叔你想得实在大周到了，可是我……”

俞佩玉道：“你不必说了，我若想要胡姥姥救你，就只有先救她，这其间已别无选择的余地，话现在说了也是自说的。”

朱泪儿颤声道：“可是四叔你……”

俞佩玉一笑道：“你用不着为我担心，这少年拳力虽猛，也未必又能胜得了我，我现在自觉力气已恢复多半了。”

他轻轻甩脱朱泪儿的手，大步走了过去。

朱泪儿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目光中又是欢喜，又是难受，又是赞服，

又是埋怨，又是着急，又是担心。

她知道俞佩玉若是决定要做一件事时，无论谁也拦不住的，她只望俞佩玉一战而胜。

但这傲气逼人的黑衣少年，却象是有必胜的把握，他显然有绝高的武功，极惊人的来历。

俞佩玉是否能胜得了他呢？

朱泪儿垂下头，目中不禁又流下泪来。

黑衣少年一直在望着俞佩玉，望着俞佩玉说话的神情，走路的姿态，等到俞佩玉走过来，他忽又问道：“你定要出手？”

俞佩玉道：“势在必行。”

黑衣少年竟也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

俞佩玉也一直在留意他，只见这少年年纪虽不大，但站在那里，如山停岳峙，气度竟似比怒真人更沉稳。

他只是随随便便地站着，并没有摆什么功架，但全身上下，竟全无丝毫破绽，令人无懈可击！

俞佩玉暗中将真气运行了一遍，觉得血液里已不再有那种麻痹的感觉，他知道迷香的药力终于已渐渐消失。

可是，一个人在经过两三天不眠不休的劳苦颠沛后，全身都不免有些懒洋洋的，每个骨节都有些酸痛。

这实在不是一个和人动手打架的好时候，只不过强敌当前，俞佩玉只有勉强打起精神，抱拳道：“请！”

黑衣少年厉声道：“我出手素不留情，你要小心了。”

喝声中，两人脚步交错，已各自攻出三招。

这三招一发即收，显然两人都在试探对方的武功实力，这正是和名家交手时必有的慎重态度。

俞佩玉这才知道这狂做的少年并未轻敌。

要知俞佩玉固然觉得这少年气度沉凝，不容轻侮，他自己的风神气度，又何尝不是精华内敛，稳如山岳。

这两人虽然都是年纪不大的少年人，但骤一出手，已不同凡俗，隐然已有宗主大师的风范。

这时马车四周，除了原有的那七八个黑衣人外，黑暗中又窜出了十余人，将他们围在中间。

这些人目光中都带着憎恶怨恨之色，神情间却并不紧张，显然都对这黑衣少年非常信任，都认定无论他的对手多么强，他还是必胜无疑。

眨眼间两人都已攻出十余招，竟没有什么精彩的招式，尤其这黑衣少年，功力虽深厚，出手却很平凡。

但这些平凡的招式，却又偏偏和天下任何一家的武功都不相同，武林中独创一格的武功，本来至少也应该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妙着，新的若还不如旧的，那么他就算创出一万种新招式又有何用？

可是这少年所用的招式就偏偏不如；日的，既无少林神拳那种气吞斗牛的功架，也无武当掌法的轻灵飘忽，既不正大，也不诡，更不毒辣，有时一看使出，根本连一点用也没有，就象是一篇庸才写成的文章，他自己虽苦心经营，别人看了却觉得索然无味。

朱泪儿倒真还未见过功力如此不凡的人，竟会使出这种见不得人的招

式，她不禁又是欢喜。

这少年若非遇着个其蠢如牛的师父，就是自己闭门造车，所以，学的才会是这种三脚猫般的庄稼把式。

只奇怪俞佩玉此刻为何还不将他和怒真人动手时那种瞬息万变，奇诡不可方物的招式使出来。

就凭这少年这种蹩脚的身法，俞佩玉只要三两着攻出，他若能招架得了，闪避得开，那才是怪事。

朱泪儿几乎忍不住要大叫出来。

人家既然已说明了手下绝不留情，四叔你又何苦手下留情，难道你还想逗着他玩玩么？

却不知俞佩玉此刻非但一点也没有好玩的意思，而且还觉得苦不堪言，只差没有投降认输而已。

这少年平平凡凡，其蠢如牛，三脚猫般的庄稼把式，在俞佩玉眼中看来，却是天下无双的妙着。

只因唯有他知道这些招式的厉害。

这正如和国手对弈，对方随随便便一着棋摆下去，别人看来固然很平凡，他自己也觉得对方这着棋没什么用。

谁知等他要下棋时，他才发觉对方这一着没有用的棋，竟已将他所有的退路全都封死，令他动弹不得。

俞佩玉实在也未想到如此平凡的招式，竟会有这么大威力，和这种招式一比，天下各门各式的武功简直都变成了中看不中吃的花拳绣腿，他实在想不出世上有人能破得了这种招式。

一个人和人交手时，所有的出路若都被封死，他就算功力比对方高得多，还是只有听人宰割。

难怪这少年有必胜的把握，他实已立于不败之地。

黑衣少年忽然叹道：“你若遇明师指点，倒也不失为可造之材，只可惜你遇着的是个饭桶。”

俞佩玉突觉热血上涌，厉声道：“饭桶只怕倒未必。”

黑衣少年笑道：“你难道还有什么高招能使得出来么？”

俞佩玉但觉热血奔腾，如火沸水，这少年冷冷的两句话，已将他剩下的每一分潜力都激了出来。

他本来觉得晕晕沉沉，根本就想不出什么精妙的招式来，甚至连想都懒得去想。

但他身体里流着的却是倔强骄傲的血，死也不肯低头的血，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血。

此刻他热血已将他晕晕沉沉的头脑冲醒，身形半转，左右双手各各攻出了一招。

这一招连绵不尽，后着无穷，骤眼望去，他两只手似乎在画着圆圈，圆圈套着圆圈，生生不息，永无断绝。

黑衣少年似也未想到他招式忽然改变，一滑步退开三尺，竟也不再出手进击，只是瞪着俞佩玉的招式。

他不再出手，朱泪儿却反而看出了他武功的厉害。

只见他手不动，肩不摇，不招架，不反击，但俞佩玉变化万千的招式，竟沾不着他一片衣袂。

俞佩玉招式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但他脚步轻轻一滑，也不知怎地，就滑入了俞佩玉的招式的空隙中。

朱泪儿明明见到俞佩玉只要手掌再长几寸，就可将他击倒，但也不知怎地，俞佩玉的力量竟似只能到此为止再也不能变化一分。

瞧了半晌，朱泪儿掌心也不觉渗出了冷汗，暗骇道：“想不到这人的出手虽笨，一双脚却是如此灵便。”

她却也不知道武功的基础，就在一双脚上，进击时无论用多么厉害的招式，若没有步法配合，也没有用，防守时更是以步法为主。

这少年的步法正是独步江湖，天下无双。

眨眼间俞佩玉已攻出十余招，突听黑衣少年叱道：“住手。”

一声轻叱未了，他身形已冲天飞起，这一跃之势，竟高达四丈，俞佩玉纵然不想住手，但也只有住手。

黑衣少年身形凌空，眼睛却还是盯着俞佩玉，他上升之势虽急如旗花火箭，下降之势却极缓。

由下面望上去，他身形似已停在半空中不动了，这么高的轻功，朱泪儿也实在连见都未见过。

只听他沉声道：“你是江南凤家的什么人？”

朱泪儿不等俞佩玉说话，抢着道：“你莫非认得我三叔？”

这句话未说完，黑衣少年已落在她面前，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里，也露出了惊讶之色，道：“你三叔就是凤三？”

朱泪儿道：“哼，你既然知道他老人家的名头，说话还敢如此无礼。”

黑衣少年瞧了俞佩玉一眼道：“你叫他四叔，他莫非是……”

朱泪儿道：“四叔自然是三叔的兄弟。”

黑衣少年失声道：“你真是凤三的兄弟？”

这句话是问俞佩玉，朱泪儿却抢着道：“自然是真的。”

黑衣少年盯着俞佩玉瞧了半晌，忽然叹道：“凤三的兄弟竟会为胡姥姥卖命，这也就难怪凤家近年人材如此寥落了。”

朱泪儿忍不住大喊道：“我四叔和你动手，并不是为了胡姥姥，而是为了我。”

黑衣少年又怔了怔，道：“为了你？”

朱泪儿道：“你总该知道胡姥姥下毒的本事天下无双，无人能及，”

黑衣少年冷笑道：“这种下五门的功夫，何足道哉。”

朱泪儿也冷笑道：“等你中了她的毒时，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黑衣少年做然笑道：“她若想让我中毒，只怕还要再多生十来个脑袋才行。”

他忽又敛去笑容，盯着朱泪儿道：“你莫非中了她的毒？”

朱泪儿道：“不错，我们现在正是要押着她回去拿解药，而死人是不拿解药的，所以我们才不肯让你杀她。”

黑衣少年皱眉道：“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早说？”

朱泪儿道：“我们方才说这话，你相信么？”

黑衣少年默然半晌，缓缓道：“不相信，那时你们若这么说，我必定以为你们是胡姥姥的亲戚门人，在用拖迂之计，我怎肯纵虎归山，放你们回去。”

朱泪儿道：“你倒是个老实人。”

黑衣少年道：“何况，我就算相信了你们的话，答应等你们拿到解药后才出手，你们也拿不到解药的，只因胡姥姥若是知道自己一拿出解药就得死，又怎肯将解药拿给你？”

朱泪儿道：“不错，所以我四叔非和你动手不可，只因他早已算准，若想要胡姥姥救我，只有先救胡姥姥的命。”

黑衣少年目光缓缓移向俞佩玉，道：“你为了要救她，倒确费了不少苦心。”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你若是我，你也会这样做的。”

黑衣少年厉声道：“但你可知道已有多少人死在胡姥姥手上，你可知道她若不死，以后还会有多少人要被害死，你为了要救她的生命，就可将别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顾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这点我也早已想过了。”

黑衣少年目光闪动，道：“你难道想等胡姥姥拿出解药后，再将她交给我们。”

俞佩玉闭口不语。

他的心意正是如此，但却绝不能说明，只因胡姥姥若知道他有这意思，也就万万不会救朱泪儿了。

黑衣少年缓缓道：“但你就算有此心意，此刻你还是要先将我们击退的，是吗？”

俞佩玉还是闭口不语，却已无异默认了。

黑衣少年道：“如此说来，你无论如何，都要和我决一死战的了。”

俞佩玉长长吐出口气，道：“正是如此。”

黑衣少年道：“但你现在总该知道，你至少在目前还不是我的敌手，你若想将我击退，我说不定就首先杀了你。”

俞佩玉道：“纵然如此，也是势在必战，别无选择的余地。”

黑衣少年道：“你将别人的生命看得那么重，为何将自己的生命看得如此轻贱？”

俞佩玉淡淡道：“我只知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对于生死之事，倒还并不十分在意。”

黑衣少年忽然仰天大笑道：“好，说得好，这‘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八个字，我已有许久倒未听过了，今日骤然得闻，不觉神情一爽。”

笑声中，他已大步向那马车走了过去。

俞佩玉横身挡住了她的去路，沉声道：“你此刻要去取她性命，还是只有先杀了我。”

黑衣少年笑道：“我现在只不过去问她拿解药而已。”

俞佩玉怔了怔，道：“她怎肯将解药拿出来给你。”

黑衣少年面上又现出了做色，笑道：“别人不能令她交出来，我却有法子。”

俞佩玉忍不住道：“你有什么法子？”

黑衣少年道：“你不相信？”

俞佩玉还未说话，他已接着道：“我若不能令她拿出解药来，就将脑袋给你。”

只见他脚步一滑，已自俞佩玉身旁滑了过去。

马车中寂无声息，胡姥姥似已吓得连气都不敢喘，这少年究竟是什么人，

能令胡姥姥如此惧怕？

他又是否能令胡姥姥交出解药来？

只见他一手拉开了车门，道：“你……”

这“你”字刚出口，他就怔在那里，连话都说不出了。

月光斜斜照入车厢，将车里的丝垫照得闪闪发光。

胡姥姥就仰面倒在这发光的丝垫上，七窍中都流出了乌黑的血，使她的面目看来更狰狞可怕。

但她的嘴角却还带着一丝恶毒的狞笑，象是在说：“你拿不到解药的，任何人都无法令我拿出解药来，我死了，朱泪儿也只有陪着我死。”

俞佩玉全身的热血已骤然冻结，脸上却有一粒粒冷汗渗出好狠毒的人，临死时竟还要害人。

黑衣少年忽然回首，道：“你中的毒，除了她的解药外，就真的别无他法可解么？”

朱泪儿目光茫然，似乎根本没听见他说的话。

俞佩玉满面惧是沉痛之色，黯然道：“纵然还有别的药可解，只怕也来不及了。”

黑衣少年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曙色一露，她的毒便要发作。”

黑衣少年嘎声道：“现在离天亮还有多少个时辰？”

俞佩玉没有答话，四旁的黑衣人中却有人道：“此刻子时才过，离天亮至少还有三个时辰。”

黑衣少年呆了半晌，喃喃道：“三个时辰，三个时辰。”

俞佩玉霍然转身，嘶声道：“现在各位的仇报了，各位若还觉得不够，不防来戮她的尸，那才显得各位真是有仇必报的大丈夫。”

他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不免要将满腔悲愤发泄出来。

四面的黑衣人俱都垂下了头，他们本都是善良的人，为了复仇时，虽然会变得更残忍，很凶恶，但现在心里反而替俞佩玉难受起来，十余人同时向那黑衣少年躬身一礼，然后就悄然没人黑暗中。

俞佩玉也不禁垂下头，似有热泪将夺眶而出。

朱泪儿忽然扑入俞佩玉怀里，放声痛哭着道：“四叔，我对不起你，我……”

俞佩玉凄然道：“你有什么对不起我？只有……只有我对不起你。”

朱泪儿道：“四叔，你不知道我……”

俞佩玉忽然道：“你不必再叫我四叔了。”

@色

朱泪儿身子一震，道：“为什么？”

俞佩玉惨然笑道：“我实在比你大不了许多，你本该叫我兄长的，你不是一直都不愿做我的侄女，一直都希望做我的妹妹么？”

朱泪儿霍然抬起头，痴痴地瞧着俞佩玉，也不知是惊是喜，泪眼中虽露出一丝狂喜之色，但瞬即又变得更悲哀。

俞佩玉望着她那月光照得比鲜花更灿烂的面靥，望着她梦一般朦胧的眼波，心里也是悲不自胜。

他在心里痛恨着自己。

“我明知道她的心意，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答应她，现在她的生命已只

剩下三个时辰，她这短促的一生，可说从来也没有快乐过，我为什么不肯早些答应她，让她也能多开心些时候。”

黑衣少年似乎叹了口气，扭转头不去瞧他们，他目光又转入车厢中，这才发现车厢里的木壁上有几行字。

这是胡姥姥用那鸟爪般的指甲划上去的，字迹自然不会十分清楚，但依稀仍可分辨出写的是：

“后有天吃，前是天狼，
天下茫茫，无处可藏，
一死解脱，尔莫心慌，

归我骸骨，赠尔……”朱泪儿将这四行字说了两遍，忍不住道：“天狼？谁是天狼？”

黑衣少年道：“我就是天狼。”

朱泪儿瞟了他一眼，道：“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起如此凶恶的名字。”

黑衣少年道：“这名字并不凶恶，只不过是颗大星而已。

朱泪儿道：“大星？”

黑衣少年做然道：“史记天官书上说，‘参东有大星曰狼’这颗星肉眼是看不到的，因为它总是随着太阳出没。”

朱泪儿皱眉道：“除此之外，你难道就没有别的名字了么？”

黑衣少年道：“还有个名字，叫海东青。”

朱泪儿道：“海东青？这岂非是一种鹰的名字，和‘天狼，又有什么关系？”

海东青缓缓道：“鹰，岂非就正是天上的狼。”

朱泪儿叹道：“这两种东西的确都是又残酷，又凶狠，若说狼是野兽中的强盗，飞禽中的强盗就是鹰。”

海东青冷冷道：“动物中最矫健的也是狼，正如飞禽中最矫健的就是鹰一样。”

朱泪儿上下瞟了他两眼，道：“胡姥姥拿你和天吃垦相提并论，你和那怪物莫非是兄弟不成？但他又白又胖，你偏偏又黑又瘦呢？？”

海东青沉着脸不说话。

朱泪儿道：“你若是天上的狼，你那兄弟只怕就是天上的猪了。”

海东青皱了皱眉，还是忍着没有开口。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还想再气气他，折折他的傲气，突听“嘶”的一声，俞佩玉忽然将车垫上的缎子撕了下来。

只听俞佩玉道：“胡姥姥还未将最后一句话写完，毒已发作，那么她还未写出来的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若将她骸骨送回家，她便以何物相赠。”

海东青眼睛一亮，道：“解药？”

俞佩玉道：“不错，她在那‘尔’字下面还写了两笔，似乎是个‘秘’字，我想她本要写的必定是‘归我骸骨，赠尔秘方’，这样念起来，不但语气相贯，而且还十分顺嘴押韵。”

海东青道：“所以你现在就想将她的尸身送回去。”

俞佩玉道：“但望兄台能将她的住处示知，在下就感激不尽了。”

海东青默然半晌道：“她住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两个时辰内就可赶到，只不过，你怎知不是她的圈套。”

朱泪儿道：“不错，她这一定是想将我们骗到她家里去，再来害我们，你想她门人子弟若认为是我们将她害死的，又怎肯将解药拿出来。”

俞佩玉叹道：“但这已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它放过，就算明知是圈套，我也要闯一闯的。”

朱泪儿垂泪道：“可是……可是我宁愿死，也不能让你再会冒这么大的危险。”

俞佩玉柔声道：“你想，中毒的若是我，你会下会这么样做呢？”

朱泪儿流着泪道：“可是我……我实在……”

海东青忽然大声说道：“既然如此，我就陪你们走一趟，有我陪你们去，纵有危险，也必可对付得了……”

朱泪儿揉了揉眼睛，大声道：“用不着，没有你去，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的。”

海东青也不理她，忽然撮口轻哨一声，道旁的林木中，就奔出一匹马来，全身油光水滑，显然也是匹千里良驹。

俞佩玉道：“兄台若肯将此马暂借半日，在下已是感激不尽，实在不敢再劳动兄台的大驾。”

海东青淡淡道：“此事因我而起，她着毒发不治，我也于心难安，何况，我既说过要去，那就是非去不可的了。”

朱泪儿撇了撇嘴，冷笑道：“好了不起，好神气，但在我眼里看来，你却只不过是个……”

俞佩玉不等她说出后面两个字，立刻轻叱道：“泪儿，不可如此说话，海兄对你本是一番好意。”

朱泪儿忽又笑了，道：“我也知道他并没有什么恶意，可是他说话的那副腔调，却实在叫人听了要气破肚子。”

朱泪儿骑在马上，俞佩玉和海东青一旁相随，此时万籁无声，两人施展轻功，也不怕惊动别人，走了段路，朱泪儿忍不住问道：“胡姥姥家里倒底还有什么人呀？”

海东青道：“她有个母亲。”

朱泪儿讶然道：“这老大婆已老掉了牙，她母亲居然还没有死，这倒真是件怪事。”

海东青道：“除了她母亲和丈夫之外，她家里就……”

他话还没有说完，朱泪儿已大声道：“你说什么？她的大夫？”

海东青道：“不错。”

朱泪儿惊笑道：“这老妖怪居然还有个丈夫？”

海东青道：“大多数女人都有丈夫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朱泪儿道：“但江湖中人为什么都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呢？”

海东青道：“江湖中本都是些孤陋寡闻之辈。”

朱泪儿嘟起嘴，过了半晌，忍不住问道：“她丈夫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

海东青道：“你见到他时，就会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了。”

朱泪儿道：“你说话难道非要这么样气人不可？”

海东青冷冷道：“我生来就是这么样说话的，你若不愿听，就不必问我。”

朱泪儿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又走了段路，突听海东青道：“我看你这几天必定穷累过度，这尸身还

是让我一个人来抬吧。”

原来他们已拆开了车厢，以车厢的木板抬着胡姥姥的尸身，上面还覆着缎子，这分量虽不重，但俞佩玉纵然勉力支持，脚步也已渐渐赶不及那还未全力而驰的奔马，只好向海东青歉然一笑，将担子全交给他。

朱泪儿忍不住又道：“你为什么 not 将她的尸身绑在马上呢？”

海东青冷冷道：“她无论是死是活，都不够资格坐我这匹马。”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笑道：“可是你现在却在抬着她，难道你将自己看得还不如这匹马么？”

她以为海东青这次一定要被她问得面红耳赤，答不出话来。

谁知海东青却只是淡淡一笑，道：“这匹马已是我的朋友，我自己受些委屈倒没关系，却不能委屈了朋友。”

朱泪儿怔了怔，苦笑道：“你真是怪人。”

只见海东青平举双手，托着胡姥姥的尸身，非但手伸得笔直，而且肩间纹丝不动，脚下也仍是轻飘飘。

朱泪儿至今还未见过第二个人有如此精纯的功夫，一心想试探他的来历，又忍不住问道：“你是不是也和胡姥姥有根深的仇恨？”

海东青道：“嗯。”

朱泪儿道：“你和她有什么仇恨？”

海东青道：“这是我的事，和你无关。”

朱泪儿忍住气道：“你难道不能说来听听么？”

海东青道：“不能。”

这回答当真是又干脆，又简单。

朱泪儿气得怔了半晌，反而笑了起来，道：“你这人至少有一样好处……”

她故意顿住了话头，故意不将那是什么好处说出来，谁知海东青非但不问，根本就象是没听见。

朱泪儿咬了咬牙，道：“你的好处就是会自命不凡，自作聪明，自我陶醉，自以为是。”

海东青冷冷道：“我还有样好处……”

他也故意顿住话头，故意不说下去。

朱泪儿暗道：“你要我问你，我也偏偏不问，看你说不说下去。”

谁知海东青偏偏就不说下去，竟生象已忘了自己方才还有句话未说完似的，朱泪儿等了半天，还是憋不住了，狠狠道：“你还有什么好处？”

海东青道：“我还有样好处，就是从来不和小孩子一般见识。”

第二十六章 望花楼头

朱泪儿简直要气疯了，这人竟在俞佩玉面前说她是小孩子，这实在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怎奈她一时间偏偏又找不出话来还击。

而俞佩玉却希望她再说下去，他只希望她此刻能忘却了自己的不幸，也希望她能忘却了他。

他忽然发觉海东青虽然又骄傲，又无礼，说起话来更不饶人，可是对女孩子却有一种尖锐的魅力。

他望了望朱泪儿，又望了望海东青，心里忽然有了种秘密的愿望，只要朱泪儿这次能在死里逃生，他就不相信这两人能不被对方吸引——他自然也认为这眼睛大大的小伙子是非常可靠的。

突听海东青道：“你上不上得去？”

俞佩玉这才回过神来，道：“上得去哪里？”

海东青道：“那城墙。”

只见前面一道城墙甚是雄伟，显见这城市必定十分繁荣，只不过此刻夜深人静，城门早已关闭了。

俞佩玉道：“胡姥姥难道住在这城里？”

海东青道：“你想不到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看她的行事，她这一生中结下的仇人必定不少，我本以为她的住处必定十分偏僻隐秘，想不到她却住在如此繁华热闹之处。”

海东青道：“她住在这里，正是要别人想不到。”

朱泪儿忍不住道：“你放心，这城墙就算再高一倍，我们也上得去的，只有你这位四条腿的朋友，恐怕……”

海东青冷冷道：“你用不着担心它，只要你上得去，它也上得去的。”

朱泪儿冷笑道：“好，这话是你说的，我们要看看它有什么方法能上得了这城墙，难道它还会忽然生出一对翅膀来不成？”

她嘴里说着话，人已站到马鞍上，眼珠子一转，又跳了下来，俞佩玉的手，嫣然道：“我的头有些发晕，你拉我一把好吗？”

她嘴里虽这么说，其实，她却是生怕俞佩玉气力不济，想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俞佩玉拍了拍她的手，柔声道：“别人都以为你又刁蛮，又调皮，其实你却是个最懂得体贴别人、最温柔、最善良的女孩子。”

朱泪儿只觉脸上一热，全身都充满了温暖之意，可是她却不知道俞佩玉这话并不是说给她听的。

只听衣袂带风声如离弦急箭，海东青已掠上城墙，一双手还是伸得笔直，托着胡姥姥的尸体。

朱泪儿撇了撇嘴，冷笑道：“你瞧他这份狂劲，随时随地，都想将他的功夫卖弄卖弄，就象是个刚发了横财的乡巴佬，恨不得将全副家当都贴在脸上。”

俞佩玉微笑道：“年轻人学了一身如此惊人的功夫，就算骄傲些也是应该的，何况，骄傲的人就一定很靠得住，因为他绝不会做让自己丢人的事。”

朱泪儿道：“可是你年纪也不大，功夫也不错，你为什么一点也不骄傲呢？”

俞佩玉道：“因为……因为我实在比不上他。”

朱泪儿柔声道：“谁说你比不上他？在我眼里看来，十个海东青也比不

上你。”

她不让俞佩玉再说话，拉着俞佩玉跃上城头。

这时，天下太平已久，守城的巡卒早就学会了偷懒，放眼望去，城里亦是灯火寥落，整个城市都已入了睡乡。

朱泪儿瞟了海东青一眼，道：“你的朋友呢？它怎么还不上来？”

海东青忽然一笑，道：“你几时见过会轻功的马？”

朱泪儿怔了怔，道：“但你方才不是说它能卜来么？”

海东青淡淡道：“我那话只是哄小孩子的。”

朱泪儿简直快被气死了，但还是不能反击，只因她若一反击，就无异承认自己是小孩子了。

她总算第一次遇见了对头克星。

在月光下看来，一重重屋脊就象是铺满了白银似的，远处偶尔有更鼓声传来，却更衬托出天地的静寂。

但转过几条街后，竟渐渐有了人声，只听有人在喊车唤马，有人在送客，有人在说着醉话。

一个少女的声音银铃般娇笑着道：“邹大少，张三少，明天千万要早些过来呀，我自己下厨房烧几样拿手小菜，等你们来吃饭。”

一个男人的声音大笑道：“好好好，只要老邹家里那母夜叉不发威，我们一定来。”

又有个老太婆的声音笑道：“最好将钱大少也找来，我们文文想他已快想疯了。”

另一个男人吃吃笑道：“你们文文想的只怕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银子吧。”

那老太婆就道：“哎哟，邹大少，你可千万莫要冤枉好人，我们家的姑娘对别人虽然是假情假意，但对你们三位，可真是恨不得将心窝都掏了出来。”

张大少道：“香香，你对我真是和别人不同么？”

那香香就撒娇道：“你还要我怎么样，真要把心挖出来给你看么？”

于是张三少，邹大少又是一阵肉麻当有趣的大笑，马车才总算走了。过了半晌，就听得那老太婆骂道：“这两个小子每天花不了几文，就一定想连本带利都捞回去，不折腾到深更半夜，死也不肯走。”

那香香也阵道：“这小子明天若不送一对金锡子，我要是不给他一点好颜色看才怪。”

朱泪儿听得眼睛都直了，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呀？”

海东青道：“你不知道么？除了干强盗外，这就是世上最不花本钱的买卖。”

朱泪儿还想再问，忽然想通了，红着脸阵道：“你……你为什么将我们带到这种鬼地方来？”

海东青道：“我不将你们带到这里来，却叫我将你们带到哪里去。”

俞佩玉吃了一惊，道：“难道这里就是胡姥姥的……的家？”

海东青道：“你想不到么？”

俞佩玉怔了半晌，苦笑道：“不错，她这样做，就是要别人想不到，无论有多少人要找她报仇，都绝不会有一人想到她会在这里开妓院的。”

海东青道：“而且无论淮一进了妓院，骨头就轻了一半，三杯酒下肚后，

在相好的姑娘面前，更没有人能守得住秘密的，是以江湖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瞒不过胡姥姥的耳目。”

朱泪儿冷笑道：“你对这种事例知道得真不少，想必也是经验丰富得很了。”

海东青淡淡道：“不错，我经验本就丰富得很，单只这‘望花楼’，就有我七八个相好，方才那香香就是其中之一。”

朱泪儿撇了撇嘴，还想说什么，俞佩玉又抢着道：“海兄若不时常到这里来，又怎能探出这就是胡姥姥的老巢。”

说话间，他们已转过街角，只见前面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前，悬着两盏灯笼，上面还写着“望花楼”三个字。

此刻正有两个青衣短褂的汉子，在门前打扫，还有身穿水绿色缎子长袍的人，负手站在石阶上，望着灯笼道：“这上面有些地方已被熏黑，明天该换两盏新的了。”

他似已觉出有人走过来，忽然转过头。

灯光下，只见这人年纪虽已有四十左右，但看来仍是风度翩翩，不但头发梳得很光亮，胡子也修剪得整齐，衣服更穿得很合式，看来就象是个养尊处优，又喜欢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

这种人竟会站在妓院门口的石阶上，还象是在以妓院里的龟公自居，倒也真是件怪事。

海东青刚走过去，那两个青衣汉子已迎了上来。

两人打躬作揖，赔笑道：“这不是海大少么？你老已有两个多月没来了。今天是什么好风将你老吹来的，可是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哩？”

另一人笑道：“幸好香香姑娘还没睡，她好象早已知道海大少会来的，从天还没黑的时候就坐在屋子里等着了，什么客人都不见。”

海东青也不理他们，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那绿衫人。

那人只有抱拳一揖，也赔笑道：“小店虽已打烊，但大少既是常客，就……”

海东青打断了他的话，冷冷道：“你就是这里的主人？”

绿衫人笑道：“不敢。”

海东青道：“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绿衫人笑道：“在下这样俗人，若是常在客人面前走动，岂非打扰了各位的清兴。”

海东青冷冷道：“不错，到这里来的人，本都是来找女人的，见到男人的确胃口倒尽，可是你只怕并不是为了怕扫别人的兴才躲起来吧。”

绿衫人本来满脸俱是笑容，越听越觉得话不对头，脸上的笑容已渐渐僵住了，转身就想一走了之。

海东青道：“站住。”

绿衫人干笑道：“在下这就去叫香香出来，大少你……”

海东青道：“你用不着叫香香出来，我是来找你的。”

绿衫人怔了怔，道：“找我？”

海东青道：“你虽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

绿衫人的脸上已变了颜色，强笑道：“莫非是这里的姑娘开罪了大少，大少想要在下去管教管教她们。”

海东青道：“你们这里倒的确有个人得罪了我。”

绿衫人道：“谁，是香香？”

海东青道：“不是。”

绿衫人道：“是苏小小？”

海东青道：“不是‘小小’，是‘老老’。”

绿衫人脸色又变了变，咯咯笑道：“大少可真会说笑。”

朱泪儿也走了过来，皱眉道：“你何必跟这种人噜嗦，还是叫他去将胡姥姥的老公找出来吧。”

海东青道：“你可知道此人是谁？”

朱泪儿吃了一惊，失声道：“难道他就是胡姥姥的老公？”

那已老得掉了牙的老怪物，竟和这风度翩翩的花化公子是夫妻，朱泪儿实在连做梦都想不到。

只听海东青道：“你可知道他为何总是躲着不敢见人？”

朱泪儿道：“不知道。”

海东青道：“只因他昔日在江湖中本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如今却做了开妓院的龟公，若让江湖朋友知道，岂非连他祖宗八代的人都被他丢光了。”

朱泪儿眨了眨眼睛，道：“他以前在江湖中也很有名么？”

海东青道：“倒也可算小有名气。”

朱泪儿道：“他叫什么名字？”

海东青道：“他就是黄山‘万木山庄’的少主人，江湖中人称‘如花剑客’的徐若羽。”

朱泪儿失笑道：“如花剑客，这名字倒真不错，只可惜这一朵鲜花却插到牛粪上了，竟娶了个又老又丑的老怪物做老婆。”

海东青道：“你难道未见到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嫁给老头子么？”

朱泪儿道：“但那不同……”

海东青淡淡道：“那也没什么不同，小姑娘嫁给老头子，贪图的是老头子的家财，他娶胡姥姥做老婆，贪图的却是胡姥姥的功夫。”

只见那徐若羽听得面上阵青阵白，朱泪儿知道他若不翻脸动手，也难免要被气得半死。

谁知过了半晌，他面上竟反而露出了笑容，微笑道：“各位既然是来找在下的，为何不请进去坐坐呢？”

海东青冷笑道：“你不请我进去，我也要进去的。”

那两个扫地的青衣汉子，听得眼睛都发了直，早已想溜之大吉，谁知海东育忽然转过身，将千里托的东西交给他们，道：“抬进去。”

这两人不敢伸手去接，又不敢下接，只觉两只手有些发软，刚抬过来，就险些掉在地上。

海东青一伸手就托住了，厉声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

肯衣汉子道：“不……不知道。”

海东青还来说话，朱泪儿忽然笑道：“这样东西可真是无价之宝，你们若是摔坏了，就真的要倒霉了。”

那青衣汉子眨了眨眼睛，道：“这莫非是大少来送给香香姑娘的缠头么？”

朱泪儿道：“不错，这的确是我们专诚送来的礼，但却并不是送给香香的，而是送给臭臭的。”

那青衣汉子怔了怔，赔笑道：“小人倒还未听说过这里有位臭臭姑娘。”

朱泪儿咯咯笑道：“一朵鲜花已插到牛粪上，那还不够臭么？”

青衣汉子再也不敢答腔了，抬起木板，就往里走，两人头上的汗珠子已不停地在往下流。

徐若羽却还是面带微笑，殷勤揖客，只不过眼珠子一直在溜溜转个不停，无论谁的一举一动，都休想逃得过他这双眼睛。

他们穿过前面两重院落，还不觉得这“望花楼”和别的妓院有什么不同，这两重院子显然只是招待普通客人的。

但一走入后面的大花园，他们才知道这地方实在是个销金窟，此刻虽然已是深秋，但园子里仍是百花如锦。

醉人的花香中，更夹杂着一阵又甜又腻的脂粉香，小桥流水，山石亭台间，掩映着十几座精雅的小楼。

这时小楼上珠帘已垂，灯火已黯，但仍不时传出一两声令人销魂的巧笑和呻吟——巧笑虽销魂，呻吟却更令人心旌摇荡，不能自主，难怪有些人只求一夕入幕，纵然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了。

海东青道：“哼。”

朱泪儿道：“现在她们生病了，你为何不去瞧瞧她们？”

海东青也不禁怔了一怔，道：“生病？”

朱泪儿道：“若没有生病，为什么要呻吟呢？”

海东青再也忍不住失声笑了出来。

朱泪儿瞪眼道：“你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

海东青望了她一眼，也不知怎的，竟再也笑不出了。

这聪明而美丽的女孩子，虽然已在苦难中成长，但她的心，却天真得象孩子，纯洁得象白纸。

她懂得的事，有时虽然比一个饱经世故的人还多，但有时却还比不上一个和她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俞佩玉心里又何尝不在暗暗叹息。

朱泪儿见到他们的神情，也知道自己说错了，但却不能问出来，只有嘟着嘴，在心里生闷气。

她心里只比俞佩玉更难受。

徐若羽忽然微微一笑，道：“这里的确有几人生了病，在下一定会将姑娘的好意转告她们。”

朱泪儿大声道：“我也没什么好意，你也用不着来做好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她们没生病么？”

她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不觉对徐若羽有些感激，只觉这人就算是为了武功才娶胡姥姥的，也情有可原了。”

花园的角落上，还有道月牙门。

穿过这道门，就到了一重更清雅的小园，小园中也有座小楼，楼上却是灯火明亮，显见正是此间主人的居处。

到了这里，那两个青衣汉子就想将抬着的东西放下来了，但他们刚弯下腰，海东青就瞪着眼道：“叫你们抬进去，你们为何不抬进去？”

青衣汉子吃吃道：“这……这里是夫人住的地方，小人们不敢妄入。”

徐若羽含笑拍了拍他们肩头，道：“抬进去吧，没关系。”

青衣汉子擦了擦汗，只有硬着头皮往里走。

俞佩玉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阁下好辣的手。”

徐若羽脸上笑容僵了僵，勉强笑道：“阁下好厉害的眼力。”

俞佩玉不再答话，却问那两个青衣汉子道：“你们家里还做些什么人？”

青衣汉子刚将东西放到桌子上，一人赔笑道：“于三还是个光棍，小人却娶了个老婆。”

俞佩玉叹道：“你快快回家去和她话别吧，再迟只怕就来不及了。”

那汉子大吃一惊，失声道：“话别……小……小人……还……还不想死哩。”

俞佩玉黯然道：“你们既然知道了他的秘密，还想活么？”

那人瞧了徐若羽一眼，大骇道：“这是什么意思？”

俞佩玉叹道：“解开衣服，看看方才被他拍过的地方，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话未说完，两人已七手八脚撕开了衣裳。

徐若羽方才轻轻一拍，竟已在他们肩头上印下了个淡青色的手印，手印的中央，还有个针孔般的小洞。

小洞中本来有一丝鲜血渗出，此刻血色已变成黑的，远远就可以嗅出有一股死鱼般的腥臭之气。

两人只瞧了一眼，脸上已变成死灰色。

俞佩玉道：“他伸手一拍时，我已看到他手指间夹着根针，针扎在你们身上，你们竟丝毫不觉痛，显见针上必有剧毒。”

海东青目中不禁又露出一丝赞赏之意，无论如何，俞佩玉的沉着与仔细，的确是他也自愧不如的。

那两条青衣汉子已仆地拜倒，哀呼饶命。

徐若羽却向俞佩玉微微一笑，道：“这位兄台的眼力，的确令人佩服，只可惜兄台却还是说错了一件事。”

俞佩玉道：“哦？”

徐若羽悠然道：“在下此刻就算放他们回去，他们也走不出这院子了。”

青衣汉子狂呼着挣扎爬起，奔出，跌倒，再爬起，又跌倒，奔出门外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徐若羽柔声道：“你们放心去吧，我一定会好生替你们料理后事的。”

他随手掩起了门户，转身笑道：“各位请坐。”

这句话虽然是句很普通的客气话，但由一个刚要了两个人性命的人嘴里说出来，却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朱泪儿一直在瞪着她，此刻才叹了口气，道：“我现在才知道你和胡姥姥真是天生的一对了。”

徐若羽微笑道：“在下和她夫妻多年，她的本事，在下多多少少总该学会几分的。”

朱泪儿几乎不相信这句话竟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又忍不住叹道：“若论脸皮之厚，她只怕还该向你学学才是。”

徐若羽道：“姑娘过奖了。”

朱泪儿道：“可是你若真要灭口，只杀他们两个人是不够的，还应该将我们三个也杀了才对。”

这次徐若羽没说什么，海东青却冷冷道：“他既已让我们走进这里，你以为他还会让我们活着出去么？”

朱泪儿道：“哦！原来他本来就有这意思的。”

海东青冷笑道：“只可惜他还没有这本事。”

徐若羽只是含笑听着，也不插嘴。

海东青忽然回头瞪着他，道：“你可知道我们替你送来的是什么？”

徐若羽微笑道：“若是在下猜得不错，这只怕是内子的尸身。”

这句话居然也是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他居然还是面不改色，若无其事，简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朱泪儿反倒吃了一惊，失声道：“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徐若羽道：“上得山多终遇虎，内人这一生实在结仇太多，在下早已算定，她迟早总会有这么样一天的；”

朱泪儿道：“你……你不难受？”

徐若羽又笑了笑，道：“各位既然明知在下是为了武功才和她成亲，在下此刻若是作出悲痛之态，岂非反而要令各位见笑。”

朱泪儿道：“如此说来，我们这反而象是帮了你的忙了，是么？”

徐若羽微笑不答，似已默认。

朱泪儿道：“你为了学武才娶她做老婆，也就罢了，等你不愿意再呆下去时，也可一走了之，你为什么定要她死？”

她语声忽然嘶哑起来，话未说完，人已向徐若羽扑了过去，出手三招，竟无一不是致命的杀手。

徐若羽也不觉一惊，翻身滑出数尺，讶然道：“姑娘怎地反替她打起抱不平来了。”

朱泪儿怒喝道：“象你这样无情无义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她怒喝着又想冲过去，已被俞佩玉紧紧拉住了她的手。

海东青却不知道她只是为了想起自己母亲的悲惨遭遇，就不免对天下的负心人都恨之人骨。

见到朱泪儿还想挣脱俞佩玉的手，海东青也拦住了她，皱眉道：“解药，你莫非忘了么？”

朱泪儿嘶声道：“我宁可被毒死，也要宰了他。”

突听楼板响动，一人大声道：“又有谁中了我那死丫头的毒，快让我来瞧瞧。”

年高辈尊的胡姥姥，到了这人嘴里，竟变成“丫头”了，大家虽还未见到此人，已猜出她必是胡姥姥的母亲。

只听一阵“叮咚”声响，一个端庄慈蔼，富富泰泰的老太婆，左手数着串佛珠，右手拄着根龙头拐杖，被两个丫环扶了下来，头发虽已全白，满嘴牙齿却连一粒都没有脱落，竟似比胡姥姥还年轻得多，而且看来就象是位福寿双全的诰命夫人，哪里象是胡姥姥这种人的母亲？

就连朱泪儿也都不禁看呆了。

徐若羽立刻恭恭敬敬迎了上来，低低说了几句话。

胡老夫人满头白发都颤抖起来，道：“就……就在那边桌上么？”

徐若羽道：“是。”

胡老夫人颤声道：“死得好，死得好，我不知跟她说过多少次，叫她莫要害人，我就知道她害人不成，总会害了自己的。”

她嘴里虽这么说，眼泪已不禁流了下来，顿着拐杖道：“快抬出去埋了，埋得越远越好，我只当没有这个女儿，你们以后谁也不许在我面前提起她。”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胡姥姥的母亲竟是如此深明大义的人，他虽然对胡姥

姥恨之入骨，此刻心里倒有些难受起来。

只见这老太婆闭着眼喘息了半晌，缓缓道：“是哪一位中了毒？”

徐若羽道：“就是那位姑娘。”

胡太夫人张开眼瞧了瞧朱泪儿，长叹道：“天可怜见，这么标致可爱的小姑娘，她竟也忍心下得了手……羽儿，你还不快去瞧瞧人家中的是什么毒？”

徐若羽刚想走过去，朱泪儿已大声道：“用不着你来瞧，我中的就是她指甲里的毒。”

胡太夫人失声道：“你身上难道被她抓伤了么？”

朱泪儿道：“嗯。”

胡太夫人道：“伤在什么地方？”

朱泪儿道：“手上。”

胡太夫人眉已皱了起来，道：“她是什么时候伤了你的？”

朱泪儿道：“天一亮，就是整整三天了。”

胡太夫人望了望窗外天色，长长叹了口气，道：“天保佑你，你总算没有来迟。”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此刻还有救？”

胡太夫人柔声道：“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老天也舍不得让她死的，你只管放心吧。”

俞佩玉这才松了口气，几天来的种种艰辛和痛苦，到这时总算有了代价，但几天来的疲乏劳累，到了这时，也似要一齐发作。

他只觉全身脱力，几乎就要倒了下去，却仍勉强说道：“太夫人虽然如此通达，但有件事在下还是不能不说的。”

胡太夫人道：“什么事？”

俞佩玉道：“胡姥姥之死，并非别人所伤，而是她自觉已绝望，那块木板上还留有她的遗言，也曾提及解药之事。”

胡太夫人长叹一声，黯然道：“若非如此，你以为我就忍心不救这位小姑娘了么？”

俞佩玉也长叹道：“无论如何，太夫人相救之情，在下等必不敢忘。”

胡太夫人道：“你们看来都累了，坐着歇歇吧，我这就去将解药拿来。”

她嘴里说着话，人已蹒跚而出，扶着她进来的两个小丫头方才已抬着胡姥姥的尸身走了出去。

徐若羽就抢先两步，去扶着她。

俞佩玉还想说什么，却已不支而倒跌在椅子上。

海东青道：“你放心，不出片刻，她就会将解药拿来的。”

朱泪儿撇了撇嘴，道：“她若是偏偏不拿来呢？”

海东青冷笑道：“她明知不将解药拿来，我绝不会放过她……她只怕还没这胆子！……”

朱泪儿也冷笑道：“她又不知道你是谁，为何要怕你？”

海东青傲然道：“她出去一看那木板上的字，就知道我是谁了。”

就在这时，突听“刷”的一声，接着“当”的一响。所有的门窗都被一道铁闸隔断。

俞佩玉也被吓醒了，跳起来道：“不好，我们还是上了当。”

海东青面上也变了颜色，跺脚道：“想不到这老太婆竟比她女儿更阴险，

更毒辣。”

朱泪儿冷冷道：“而且她的胆子还不小，居然连天狼星都不怕。”

海东青一张黑沉沉的脸已气得发青，忽然怒吼一声，冲到门前，“呼”的一拳击了出去。

他一拳立毙奔马，力道之大，可想而知。

只听“轰”的一声大震，桌上瓶盖俱都跌到地上，跌得粉碎，墙上挂的字画也被震了下来。

可是门上的那道铁闸，却还是纹风不动，再仔细一看，原来窗棂门框，也都是铁铸的，只因涂着油漆，是以不易看出。

海东青呆在当地，而上连一丝血色都瞧不见了。

朱泪儿却又扑进俞佩玉怀里，嘎声道：“这全是我不好，我……我……”

话未说完，已放声大哭起来，她每次都似乎有什么话要说，但每次话都未说出，便已泣不成声。

就在这时，只听“嗤”的一声，墙上忽然涌出了一股烟雾，俞佩玉退后几步，失声道：“毒烟！闭住呼吸。”

其实用不着他说，海东青和朱泪儿也已闭住了呼吸，只不过一个人闭住呼吸，又能维持多久呢？

毒烟自四面八方，源源不绝地涌了出来，就算他们能闭气调息，能比常人支持久些，但也绝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海东青咬了咬牙，又是一拳向墙上击出，这一拳力道更大，所有靠着墙的桌椅都被震倒。

但墙壁仍是纹丝不动，连一道裂痕都没有。

整个屋子都似已化作烘炉，闷热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朱泪儿伤痕未愈，额上又渗出一点点汗珠。

俞佩玉刚伸出手去为她擦汗，忽然发现衣袖上全是白灰，他站在屋子中间，这白灰是哪里来的？

再看屋顶上，已裂开了一条条缝，俞佩玉又惊又喜，身子突然跃起，用尽全力向屋顶撞了上去。

只听“轰”的一声响，粉尘如雨点般落了下来，裂缝也更大了，这屋子四面虽都是铁壁，屋顶却不是。

海东青不等俞佩玉身子落下，也已撞了上去。

这一次震动的声音更大，粉屑纷飞，烟雾迷漫中，海东青的人已瞧不见了，屋顶上却已多出个大洞。

朱泪儿，俞佩玉跟着窜了出去，只见上面也是间很精致的屋子，锦帐低垂，似乎正是胡姥姥的闺房。

屋里没有人，海东青已窜了出去，这小楼上一共有六间屋子，六间屋子里却连一个人也没有。

凡是可以躲人的地方，他们全都搜过了，非但楼上没有人，楼下竟也瞧不见半条人影。

朱泪儿皱眉道：“姓徐的和那老太婆难道早知我们会冲出来，已先逃走了么？”

海东青冷笑道：“他们逃不了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地方是他们辛辛苦苦造成的基业，他们怎舍得抛下来不要。”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掠出小楼。

朱泪儿望着他背影，也冷笑道：“这小子说起话来，就好象什么都知道似的，其实他却是什么也不知道。”

俞佩玉柔声道：“但你也莫要忘了他的好处，此番若不是他，咱们只怕早被困死在那屋子里了。”

朱泪儿嘟着嘴道：“明明是你救了他，为什么要说他救了你呢？若不是你发现屋顶上的漏洞，他这条小命岂非早已完蛋了。”

俞佩玉笑了笑，轻轻替她拂去了头发上的白粉，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上去找找。”

朱泪儿道：“找什么？”

俞佩玉没有回答，只因他生怕自己若是说出“解药”两个字，会引起朱泪儿的忧愁悲伤。

但他虽然体贴入微，心细如发，虽然绝不提起任何和朱泪儿中毒有关的事，朱泪儿又怎会不知道他要去找什么。

她幽幽叹息了一声道：“你用不着去找了，他们的人既已逃走，又怎会将解药留下？何况，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解药。”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我想他们既然已将我们逼人绝境，自己就绝不可能逃走，他们一走是在发现我们已冲出来之后，才逃走的。”

朱泪儿道：“我也是这么想。”

俞佩玉道：“所以，他们一定逃不远，说不定还躲在楼上一个秘密的地方，我还是再上去找找看的好。”

朱泪儿却拉住了他的手道：“我不许你去。”

俞佩玉怔了怔，柔声道：“为什么？”

朱泪儿没有说话，只是遥望着远方，呆呆地出神。

俞佩玉也随着她目光望了过去，只望了一眼，掌心已不觉渗出了冷汗，脚下再也无法移动半步。

遥远的东方天畔，已现出曙色。

天已经亮了。

朱泪儿也就是在三天前这时候中的毒，到现在已整整三天，毒性已随时随刻都可以突然发作。

她已随时随刻都可能倒下去。

朱泪儿幽幽道：“你现在可知道我为什么不放你走了么？我剩下的时候已不多，怎么舍得再离开你一步？”

俞佩玉道：“我……我不走……”

他喉头已哽咽，目光已模糊，只望忽然有奇迹出现，海东青能将徐若羽和那老太婆找回来。

朱泪儿道：“我……我从来也没有喝过酒，现在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一顿，你肯不肯陪我。”

俞佩玉茫然道：“酒……哪里有酒？”

朱泪儿嫣然道：“这种地方，还会没有酒么？”

她拉着俞佩玉的手走出这小园，外面的园子里的花木在曙色中看来是那么鲜艳，那么灿烂。

可是朱泪儿的生命却已将凋谢了。

只听四面的小楼中，不时传出一阵阵惊呼声骚动声，喝骂声，“劈劈啪啪”打耳光的声音。

接着，每一层楼里，都有个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的男人，野狗般被赶了出来，提着裤子落荒而逃。

朱泪儿失笑道：“那小黑炭是在干什么呀？”

俞佩玉虽也觉得好笑，却又怎么笑得出来。

朱泪儿又道：“他莫非是在找那老太婆么？那老太婆若会躲在这种地方，就和他一样是个笨蛋了，他在这里吵翻了天，人家说不定已到了八十里外。”

只见人影闪动，海东青已到了面前，黝黑的脸上，又是白粉，又是汗珠，汗水混合着灰粉，他黝黑的脸已变成花的。

朱泪儿“噗哧”笑道：“你在唱三花脸么？”

这次海东青只望了她一眼，什么也没有说，又有谁会对一个快要死了的人斤斤计较，反唇相讥？

俞佩玉瞧见他的神情，已知道绝望了，但还是忍不住问道：“找不着？”

海东青道：“他们逃不了的，我再去找，你们莫要离开这里。”

到了这时，他说话仍然充满了自信，而且根本不听别人的意见，话未说完，身子已掠起。

朱泪儿大声道：“等一等。”

海东青身形骤然落在树梢，道：“什么事？”

朱泪儿道：“那位香香姑娘住在哪一栋楼上，我想去瞧瞧她。”

海东青皱了皱眉，但还是没有拒绝，挥手向那边海棠丛中的一座小楼点了点，人已再次跃起，一闪就不见了。

朱泪儿拉着俞佩玉往前跑，笑道：“走，我们到那里喝酒去，香香姑娘的酒，一定也是香香的。”

小楼下曲廊环绕，廊檐下吊着个鸟笼，笼里有一只红喙绿羽的鹦哥，瞧见人来了，就“吱吱喳喳”地叫着道：“香香，香香，还不出来接客，小心老娘打你屁股。”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在珠帘内笑道：“死碎嘴，乱嚼舌头，也不怕客人听了笑话。”

随着娇笑声，香香姑娘已走了出来。

只见她俏生生的一张瓜子脸，未语先笑，头上松松的挽了个发髻，莲步珊珊，自有一种风流妩媚之态。

她昨夜送客时，俞佩玉和朱泪儿都见过的，那时她满头珠翠，满身锦绣，看来只不过是庸俗脂粉而已。

可是现在，她竟象是完全变了个人似的，非但再也看不到丝毫风尘女子的恶习，而且态度大方，神情自然，全没有丝毫惊惶忸怩之态，这园子里方才发生的骚动，她竟似一点也不知道，香香姑娘已盈盈作礼，含笑揖客，那份亲切和殷勤，任何人招待自己的知交好友，都不会有她这么自然周到。

朱泪儿忽然道：“方才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你难道没听见？”

香香眼波流动，道：“好象听到了一些。”

朱泪儿道：“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也好象知道一些。”

“不害怕？”

香香慢悠悠道：“做我们这行事的，心里纵然吃惊害怕，但只要有客人来了，就得先好好招待，一个人时，再吃惊害怕也不迟。”

朱泪儿道：“但你总该知道，我们并不是你的客人呀，也没有手镯给你。”

香香嫣然道：“只要是肯赏光到这里来的，就是我的贵客……”

朱泪儿道：“象我这样的客人，你也欢迎么？”

香香笑道：“象姑娘这样的美人，我请还请不到哩，怎么不欢迎。”

朱泪儿瞪着眼瞧了她半晌，忽也笑道：“我本来倒想找你麻烦的，可是听了你两句话，就算有满腹的火气，也全都消了，难怪男人们喜欢到这里来，象你这样的人，我见了都欢喜，就算叫我送你一百对手镯，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香香抿着嘴笑道：“姑娘若肯常来，我就算将天下的男人都关在门外也没关系。”

朱泪儿笑道：“既是如此，你就先去替我弄点儿酒来喝喝吧。”

香香道：“姑娘来得真巧，我这里恰巧有一坛陈年的女儿红，只可惜早上没有什么好菜，我就亲手去替姑娘撕两只风鸡来下酒吧。”

这种名妓的手腕，果然不同凡响，三言两语就将朱泪儿说得服服贴贴，她还只不过是女孩子哩，若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骤然到这了这种地方，不一头栽进去，那才真是怪事。

酒菜摆上来的時候，朱小儿却又想叫香香快些走开，她不知该怎样说，香香却用不着她说出口来，只瞧了瞧她眼色，就笑道：“姑娘难得来，我本该在这里陪姑娘喝两杯的，可是……可是我若不在旁边，姑娘一定会喝得更愉快些，是么？”

她不等朱泪儿回答，已娇笑着走了出去，而且还轻轻掩上房门，朱泪儿忍不住抿嘴一笑，道：“我们两个来，我以为她一定只顾着照顾你，会不理我的，谁知她竟好象没看到你这个人，连一句话都不跟你说。”

俞佩玉只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朱泪儿又笑道：“她也许早已看出我不好惹，知道若是不理我，我就会找她麻烦的，但若不理你，我既开心，你也不会生气。”

她却不知道象香香这种久历风尘的人，就算有两百个人同时走进来，她也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大爷，应该对谁着意巴结。

那人若以为她这是对自己一见钟情，他就得准备卖房子卖地了。

女儿红果然是好酒，又香又醇，只可惜，此时此刻，无论多么好的酒，喝在俞佩玉嘴里，也只不过是口苦水。

朱泪儿作喝了几杯，已是红生双颊，吃吃笑道：“想不到酒竟是这么妙的东西，我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只觉得还没有酸梅汤好喝，但喝了几口后，才知道它是天下第一的妙品，若是有人情愿喝酸梅汤，那人一定是个大呆子。”

俞佩玉道：“你……你多喝两杯吧。”

他本想劝朱泪儿少喝两杯，但转念一想，想到朱泪儿此刻的处境，若还个让她多喝两杯酒，却教她做什么呢？

朱泪儿嫣然道：“好，但你也得陪着我喝。”

俞佩玉勉强笑道：“你无论喝多少，我都陪你。”

朱泪儿目光凝注着他，良久良久，垂首道：“你不愿陪我？”

俞佩玉道：“我怎会不愿陪你。”

朱泪儿道：“那……你为什么不开心？”

俞佩玉道：“我……”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此刻此时，他怎么开心得起来，他简直连酒都

喝不下去了。

朱泪儿黯然道：“我知道你这是在为我难受，其实，你也没什么好难受的，我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你本不必将我放在心上。”

俞佩玉嘎声道：“你……你怎么能这样说，你……”朱泪儿道：“那么你叫我该怎样说呢？我又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对我很好。”

俞佩玉道：“我自然是真的对你好。”

朱泪儿垂着头，弄着衣角，道：“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俞佩玉怔了怔，道：“因为……因为……”

朱泪儿接道：“我早就知道你说不出来的，因为你根本不喜欢我。”

话未说完，眼泪已流下面颊。

俞佩玉忍不住走过去，轻抚着她的柔发，道：“谁说我不喜欢你？”

朱泪儿霍然抬起头，目中的泪儿，比星光更亮。

她凝注着俞佩玉，一字字道：“你真的喜欢我？”

俞佩玉道：“自然是真的。”

朱泪儿道：“那么，你……你愿不愿意娶我做妻子？”

俞佩玉又怔住了，真的怔住了。

朱泪儿柔声道：“我虽然已经快死了，但只要我还活在世上一刻，我就会全心全意的对你，我死了之后，你就算立刻再娶别的女人，我也不会怪你。”

俞佩玉只觉心里说不出的酸楚，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象针一般在扎着俞佩玉的心。

朱泪儿望着他，目中又流下泪，垂首道：“你若不答应，我也不会怪你，反正我……”

俞佩玉忽然道：“我答应你。”

朱泪儿又惊又喜，全身都颤抖起来，道：“你……你是真心的？还是勉强？”

俞佩玉柔声道：“我怎么会勉强呢？无论哪个男人，能得到你这样的妻子，都是天大的福气。”

朱泪儿痴痴的瞧着他，忽然紧紧抱住了他，大叫道：“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要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有多么开心，我要叫每个人都来分享我的快乐。”

她又奔出去，张开双手呼道：“香香，香香……你把你的朋友全部找来好么，我要请他们喝酒，我要请他们来喝我的喜酒……”

香香果然将这望花楼里的姑娘们全都找了来，世上只怕再也很少有象她们这么好的客人了。

她们吃得不多，好听的话却说得不少，一个个都是善颂善祷，绝不会做让主人不高兴的事，而且每个人全部带来一份礼物，有的是一盒花粉，有的是一朵珠花，也有的是一方上面绣着鸳鸯的丝巾。

这些礼物虽然并不珍贵，但在朱泪儿眼中，却都是新奇而可爱的，这些东西虽然每个少女都至少有一两样。

但在朱泪儿这不幸的一生中，却从来也没有得到过。

小小的厅堂中已悬起了彩缎，燃起了红烛。

朱泪儿开心得就象是只百灵鸟似的，在客人们中间周旋着，不时又依偎到俞佩玉身旁悄悄地耳语。

每个人都对她羡慕得很，甚至有些嫉妒，只有俞佩玉，他心里却充满

了伤感，充满了悲痛。

他目光始终都没有离开过朱泪儿，他只怕朱泪儿在下一句话还未说完时，就猝然倒下去。

只见朱泪儿忽然将香香拉到一边，悄悄说了两句话。

香香就笑着道：“好，我带你去。”

朱泪儿向俞佩玉膘了一眼，嫣然道：“你等着，我去去就回来。”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你要到哪里去？”

朱泪儿红着脸道：“女孩子的事，你不懂的。”

香香娇笑道：“但他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学了，是么？”

朱泪儿吃吃笑道，将她推了出去。

俞佩玉目送她走出房门，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只听一个苹果脸的少女悄笑道：“这才叫郎情妾意，如胶似漆，竟连一时一刻也忍不得分开，这位朱姑娘也不知几生才修来如此多情的郎君。

俞佩玉虽然也想对她们笑笑，但心里却充满了酸楚。

而且他实在太累了，几杯酒喝下去后，更是四肢乏力，脑子里也是晕晕沉沉的，只想好好睡一觉。

但他却还是勉强张大了眼睛，瞪着那道门，他只怕朱泪儿此番走出去后，就再也不会走回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俞佩玉心里已越来越焦急，幸好这时门外已传来了脚步声，他这才松了口气。

谁知走进来的，竟只有香香一个人。

俞佩玉脸色立刻变了，失声道：“她呢？”

香香掩着嘴笑道：“公子但请放心，新娘子绝不会跑了的。”

俞佩玉虽也觉得有些讪讪，却还是忍不住问道：“她为何不回来？”

香香笑道：“她在楼上……在楼上有事，但又怕你等得着急，所以还要我带了封信来。”

少女们又一齐吃吃地笑了。

那苹果脸又笑道：“别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他们才片刻不见，就要写信了，若是一日不见，那还得了么。”

朱泪儿在旁边的时候，她们眼睛里似乎没有俞佩玉这个人似的，但朱泪儿一走，她们就已围到俞佩玉身旁来。

俞佩玉既不能钹她们赶走，也不愿在她们面前看这封信，他心里实在着急，终于忍不住将信拆开。

只见信上写道：“玉郎玉郎，我有件事早就想对你说了，但说了好几次，都不敢说出口来，因为我怕你骂我。”

“我实在并没有中毒，胡姥姥指甲上的那点毒，怎么能害得死我，我假装中毒，只是为了要试试你的心。”

“我要看你是不是会为我着急，是不是真的关心我，我实在没有想到会累你受了那么多罪，吃了那么多苦，几乎连命都丢了。”

“我有好几次想对你说：我并没有中毒，但看到你吃的苦越多，我就越不敢说出来。”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会觉得我很讨厌，很可恶，但我也不在乎了。因为我终于已经嫁给了你。”

“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心愿，这心愿既已达到，别的事我已不放在心

上，我想要将今天的快乐永远保留，就只有一个法子。”

“那就是死。”

“我也只有用死来报答你，才能心安……”

信上的字迹越来越零乱，俞佩玉的眼睛也越来越模糊。

他早已热泪盈眶，难以自制。

看到“死”字，他的人已冲了出去，冲上了楼，大呼道：“泪儿，你等一等，千万要等一等……”

但朱泪儿已听不到他的呼声了。

俞佩玉撞开门时，朱泪儿已倒在地上，苍白的小手里紧紧握着刀，胸前的衣裳已被鲜血染红。

俞佩玉若还是个很冲动的孩子，此刻便会扑倒在朱泪儿身上，放声大哭一场，那么至少他的悲痛就可以多少宣泄出一些。

但此刻，他只能站在那里，让悲痛螫噬着他的心，虽然他早已学会忍受痛苦，但此刻还是觉得整个人都已将崩溃。

突听香香冷冷道：“她死了，你只是在这里瞧着么？你可知道，你虽没有亲手杀死她，但她却无异死在你手上。”

俞佩玉茫然道：“我知道。”

香香道：“你既然知道，还能活得下去么……她既然能以死来报答你，你为什么就不能以死来报答她？”

俞佩玉石像般木立着，久久不能成声。

香香冷笑道：“我现在才知道她为什么要死了，只因她知道你只是为了她已将死，才娶她的，她若不死，你只怕也不会承认她是你的妻子，是么？”

俞佩玉更不知该说什么了。

香香厉声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已默认了？象你这种无情无义的男人，我真恨不得痛打你一顿。”

她嘴里说着话，手已向俞佩玉搥了过来。

俞佩玉只是呆呆地瞧着，也不闪避。

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种错觉——总认为肉体上的痛苦，能将心理上的痛苦减轻，俞佩玉正也是如此。

谁知香香这双柔若无骨的纤纤玉手，打到他身上时，竟忽然变得坚逾金铁，而且正打在他的穴道上。

第二十七章 惊奇之变

香香软若无骨的手，打在俞佩玉的穴道上，竟忽然变得坚逾金石，俞佩玉只觉身子一麻，人已倒了下去，他眼睛犹在瞪着香香，目中犹自充满了惊疑与不信。

香香轻轻的拍了拍他的脸，咯咯笑道：“她已死了，我知道你一定不忍独活的，所以就索性成全了你……”

海东青回来的时候，只见香香的厅房里，红烛高燃，杯盘狼藉，每个姑娘的脸上都是红馥馥的，带着七分醉意，三分喜气。

但俞佩玉和朱泪儿都不在这里。海东青刚想问，香香已迎了上来。

她面上带着一半欢喜，一半娇嗔，拉着海东青的衣袖，道：“大少，一个多月不见，你怎么好象变了，刚才姐妹们都被你吓得半死，现在见了，人又是这么冷冰冰的。”

她咬着嘴唇，悄笑道：“你刚才既然已搜过，总该知道我屋里并没有藏着男人吧。”

海东青冷冷地瞧着她，等她说完，忽然甩脱她的手，指着那红烛道：“这是怎么回事？”

香香笑道：“喜筵前的龙凤花烛，你难道都没见过么？”

海东青冷笑道：“你们每天都要成一次亲，还用得着这龙凤花烛么？”

香香飞红了脸，连眼圈儿都红了，垂头道：“象我们这样的人，自然不配用龙凤花烛……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但也用不着说这样的话来伤人的心呀。”

海东青道：“伤心？你若还有心可伤，那倒也不错了。”

他忽然拧转香香的手，沉声道：“告诉你，我现在不是来逛窑子的，你也用不着来灌我的迷汤，你总该明白，我不是个怜香惜玉的人。”

香香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颤声道：“我……我明白。”

海东青道：“好，那么现在你就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话，我问一句，你就答一句，不准玩花样，你懂了么？”

香香道：“我……我懂。”

海东青道：“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香香道：“是有人成亲。”

海东青道：“谁成亲？”

香香道：“就是你那两位朋友俞公子和朱姑娘。”

海东青也不禁怔了怔，失声道：“他们两人竟会在这里成亲？你想要我相信？”

他的手一紧，香香已大声叫了起来，道：“我怎么敢骗你？求求你放了我吧，你若不信，为何不去问他们。”

海东青道：“他们在哪里？”

香香道：“他们已入了洞房，我可以带你去。”

海东青手掌终于缓缓松开，人已怔住。

香香揉着腕子，瞧着他，忽又笑了，悠悠道：“你是不是在吃醋？”

海东青怒道：“你说什么？”

香香撇着嘴道：“我看你一定也喜欢那位朱姑娘，只可惜人家……”

她话未说完，海东青已反手一个耳光掴了出去，她整个人都被打得飞了起来，又重重跌到地上。

别的姑娘早都吓呆了，连动都不敢动。

香香掩面痛哭道：“你好狠的心，你要打，就索性打死我吧。”

海东青厉声喝道：“告诉你，你少在我面前撒泼耍赖，你若敢再哭出声来，我就真的先打死你再说。”

香香果然连哭都不敢哭了，“恶人自有恶人磨”这句话真是说得一点也不错，象香香这样的女人，你对她客气，你就该倒霉了。

海东青道：“好，现在站起来，带我去找他们。”

香香掩着脸，抽泣着道：“不必去找了，他们……他们已不在这里。”

海东青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说的没有一句真话。”

他一把将香香从地上拎了起来，厉声道：“他们到哪里去了，说……”

香香道：“那……那位朱姑娘好象得了什么重病，自己知道活不久了，所以就逼着俞公子娶她，而且还逼着我们为她办喜事。”

这句话海东青实在不能不信。

他似乎在暗中叹了口气，道：“然后呢？”

香香道：“然后，他们就进了洞房，还要我做他们的喜娘，我也很替他们欢喜，谁知刚走进洞房，朱姑娘就……就……”

海东青动容道：“就怎么样了？”

香香擦着眼泪，道：“刚走进洞房，她就倒了下去，七孔中都流出了鲜血，那模样也不知有多么怕人，我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只见那俞公子瞧着朱姑娘的尸身，就忽然变成了个疯子，抱起她就冲了出去。”

她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等我追出去时，他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这位俞公子就生象是会飞的一样，我怎么追得上他。”

海东青变色道：“这件事你方才为何不说？”

香香垂首道：“姐妹们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我就索性瞒着她们。”

海东青道：“你为什么要瞒住她们？”

香香红着脸道：“我怕她们知道我屋子里死了个人，会出去乱说，客人们若是知道，就不敢到我这里来了。”

这些话她实在说得合情合理，连半点破绽都没有。

海东青本就知道朱泪儿中的毒要在今天发作，也知道她毒发而死后，俞佩玉必定会十分伤心。

而且，妓院里的姑娘，自然会互相抢客人，别人若知道香香屋子里死了人，自然会幸灾乐祸。

花钱的大爷们若知道她屋里死了人，自然也不会再上门，香香若非被逼得太紧，自然不敢将这种事说出来。

海东青本不是个容易被骗的人，但此刻也实在找不出她这番话里有什么漏洞，实在没法子不信。

他默然半晌，瞪着香香，说道：“我现在姑且相信你说的，但以后我若发现你有一个字骗我……哼？”

香香流泪道：“你若查出了我说了一个字假话，尽管杀了我吧，我绝不怪你。”

海东青再也不瞧她一眼，大步往外走。

香香忽又赶上，拉住他衣袖道：“你……你这就要走了么？”

海东青道：“当然要走。”

香香道：“我真心真意的对你，你为什么对我如此无情无义？”

海东青冷笑道：“对你这样的人若也有情有义，我只怕就是个呆子了。”

他重重甩掉香香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香香等他走得看不见了，才重重往地上啐了一口，冷笑道：“你以为你很聪明么？你还差得远哩！饶你奸似鬼，也得尝尝老娘的洗脚水。”

那苹果脸的姑娘这时才走过来，道：“这小子又凶又横，为何不想法子杀了他，反而让他走。”

香香叹了口气道：“这小子虽是个自作聪明的草包，但武功却实在有两下子，要杀他，只怕还不容易，所以，我只好将他骗走就算了。”

那姑娘道：“他若再来呢？”

香香道：“他就算再回来，我也有法子对付他，何况咱们的行藏已露，反正也不准备在这里呆下去了。”

那姑娘道：“不在这里呆下去，到哪里去呢？”

香香笑道：“凭咱们这些人，到哪里去不能混？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下的男人，十个人中也至少有九个是色迷心窍的瘟生，到哪里去都是一样的。”

那姑娘“噗哧”一笑，忽又问道：“咱们的那即温柔，又多情的新郎官呢？你送他上了西天么？”

香香道：“还没有。”

那姑娘道：“为什么还留着他？”

香香沉声道：“这姓俞的好像是‘上面’要找的人，所以徐老大再三关照我要捉活的。”

那姑娘悠然笑道：“上面既然要找他们，他还活得了么？”

俞佩玉晕晕沉沉，也不知昏睡了多久，醒来时，屋子里已燃起了灯，徐若羽正坐在他对面喝酒。

这时，那刻骨的悲伤，已又自他心底涌起，眨眼间就占据了他整个身心，反而令他忘记了惊讶和恐惧。

徐若羽微微一笑，然后道：“俞兄睡得还好么？小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始终都不敢打扰俞兄的好梦。”

俞佩玉也懒得理他，只见他将那坛还未喝完的女儿红端起来，倒了些在洒壶里，又端起另一坛酒，在洒壶中倒了一些，用筷子在洒壶中摇动了半晌，倒出杯酒，浅浅啜了一口。

才笑着道：“俞兄可知道么，喝这‘女儿红’一定要对上一半新酒，才能入口，否则就算酒量再大的人，喝了也不免象俞兄一样昏昏欲睡了。”

他大笑着接道：“小弟见到俞兄的翩翩风采，本来以为俞兄必定是个嗜酒风流的世家公子，谁知俞兄竟连喝酒的法子都不懂。”

要知道“女儿红”乃是江南的豪富大户人家，在女儿满月时所酿的酒，酒酿成就埋在地下，直到这女孩子长大出嫁的时候，才自地下挖出来待客，这时酒已浓缩成半坛了，若不对上些新酿的酒，就喝不得。

俞佩玉虽是世家子弟，酒量也不小，但素来家教极严，这些声色饮博的门道，他实是一窍不通。

他这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方才会一直昏昏欲睡，反应也变得那么迟钝，但他也只有暗暗叹息，无话可说。

只听徐若羽忽又笑道：“但也幸亏俞兄个懂得喝酒，才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俞佩玉终是忍不住问道：“救了谁的性命。”

徐若羽微笑道：“俞兄不妨自己瞧瞧……”

说话声中，香香已扶着一个人自门外走了进来。

只见这人穿着件新换的长袍，虽然不合身，但仍掩不住她身材的苗条，她低垂着头，满头柔发流云般披下。

这人竟赫然正是朱泪儿。

俞佩玉再也忍不住惊呼出声，道：“你……你……你……没死？”

朱泪儿头垂得更低，既不敢抬头，也不敢说话。

香香娇笑道：“她本来是想死的，只可惜喝醉了，手已发了软，眼睛也发了花，想用刀去割喉咙，谁知这一刀竟割在胸膛上，看起来虽然满身是血，其实却只不过划破了一道口子而已，连骨头也没有伤着。”

俞佩玉又惊又喜，想冲过去，这时他才发现，他虽已醒转，但手足四肢，却已都被点了穴道。

只听朱泪儿颤声道：“香香，求求你，杀了我吧，我实在没有脸再见他。”

俞佩玉柔声道：“泪儿，你千万莫要这样，我绝不怪你，只要你活着，我已经很欢喜了。”

朱泪儿流泪道：“你虽不怪我，可是……可是我将你害成这样子，我心里怎么能……怎么能不痛苦，不难受。”

徐若羽忽然大笑起来，笑道：“好一幅凄惻感人的场面，连我见了都忍不住要流下泪来，只可惜现在却不是你们情话绵绵的时候。”

朱泪儿嘶声道：“求求你放了他吧，他对胡姥姥只有好处，你就算要替胡姥姥报仇，对象也绝不是他。”

徐若羽微笑道：“我也很想放了他，只可惜我作不了主。”

朱泪儿道：“那么就请你将胡姥姥的妈找来，我自己对她说。”

徐若羽道：“我也很想将她找来，只可惜她已没法子听你说话了。”

朱泪儿道：“为什么？”

徐若羽悠然道：“只因为她已死了。”

朱泪儿怔了怔，失声道：“她已死了？是海东青杀了她？”

徐若羽微笑道：“海东青只怕还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方才我见到他追出去找我时，几乎忍不住要笑破肚子。”

朱泪儿忍不住问道：“那时你躲在什么地方？”

徐若羽道：“你们撞破屋顶出去时，我已从楼下打开门躲进了那间屋子，你们虽已几乎将整个望花楼都翻了过来，却漏了那间屋子。”

俞佩玉暗中叹了口气，只有承认徐若羽这一着实在高明，他这样做虽然有些冒险，却的确令人想不到。

朱泪儿道：“那么，又是谁杀了那老太婆的？”

徐若羽道：“就是区区在下。”

朱泪儿这才真的吃了一惊，失声道：“你杀了她？你什么时候杀了她的？”

徐若羽道：“各位来的时候，她尸身只怕已经腐烂了。”

朱泪儿又怔了怔，道：“那么，我们见到的那老太婆是谁呢？”

香香笑了笑，声音忽然变了，颤抖着道：“死得好，死得好，我也不知

跟那死丫头说过多少次，叫她莫要害人，她总是不听我的话。”

朱泪儿眼睛都直了，道：“原来……原来我们见到的那老太婆就是你。”

香香嫣然道：“不错，就是区区在下。”

朱泪儿道：“你害我们不成，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楼上，恢复成自己的模样，是么……这就难怪海东青找不到你了。”

香香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道：“你们两人早已有了背叛胡姥姥之心，所以就乘她出去的时候，将她的母亲杀死，你再扮成那老太婆的模样，让望化楼的人不会疑心，反正这老太婆不会常见人的，你每天只要露一两次面就行了。”

徐若羽微笑道：“不错，正如你们方才所说，我是为了武功才娶胡姥姥的，现在我已将她的功夫学会了十之八九，每天一看她那张脸就恶心，早就想杀了她了，只可惜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所以不敢冒险。”

朱泪儿默然半晌，眨着眼道：“我们既然帮了你们的忙，你们为何还要害我们呢？”

徐若羽道：“我早已说过，这是上面交待下来的，我们自己也做不了主。”

朱泪儿吃惊道：“上面交待下来的？你们难道还有主人不成？”

徐若羽道：“不错。”

朱泪儿道：“是谁？”

香香道：“你们见着他老人家时，就会明白了。”

朱泪儿怔了半晌，道：“我们认得他？”

香香道：“只怕是认得的。”

朱泪儿再也不往下问了，因为她已用不着再问。

她悄悄望了俞佩玉一眼，两人心里都已明白，在暗中主使徐若羽的人，必然又是那俞放鹤。

他收买了徐若羽和香香，叫他们利用胡姥姥，等到胡姥姥已无可利用时，他就叫他们杀了她。

这正是那俞放鹤的一贯作风，他对付天蚕教主用的也正是同样手法，他甚至可能已经在当今天下每一位武林高手身旁都安下了内线埋伏，这计划的周密和庞大，实在令人连想都不敢去想。

朱泪儿道：“原来又是他要你来对付我们的，你们并不是为了要替胡姥姥报仇。”

香香打了个呵欠，揉着眼睛道：“我们若要替胡姥姥报仇，就该先对付那姓海的了。”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你们没有对付他？”

香香道：“他又不是我们老板要找的对象，我们何苦多费力气。”

也不知为了什么，这方才还活跃得象只喜鹊的女子，此刻竟好象变得连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再看徐若羽，此刻竟也是呵欠连天，几乎连眼泪鼻涕都一齐流了下来，一张脸也变得没精打采，仿佛忽然老了十岁，看他现在的模样，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就是方才那风度翩翩的美男子。

俞佩玉无法再问他们什么话，他们非但懒得回答，简直连听都懒得听，看来比死人已只不过多了一口气。

朱泪儿实在想不通他们怎会忽然变成如此模样，这就象是有只看不见的魔手，一下子将他们的精血全部吸了过去。

过了半晌，香香打着呵欠道：“喂，你也断粮了么？”

徐若羽道：“嗯。”

香香冷笑道：“我知道你一定还藏着私，若不乖乖地分一半出来，小心老娘要你的好看。”

徐若羽连眼睛都张不开了，道：“我若藏私，我就是你养的。”

他们俩在别人面前说话，一直都是很文雅，此刻说话的口吻，却变得比土匪流氓还粗俗。

而且听他们说话的口气，两人之间竟似全没有什么私情，这些都是很出人意外的，很奇怪的事。

何况，这望花楼里随时随刻都可办得出几桌很象样的酒菜来，他们又怎么会“断粮”呢？

俞佩玉正在怀疑，突听窗外有人悄声道：“老板来了。”

接着，就可以听到一阵“沙沙”的脚步声，穿过院落，来的似乎至少也有七八个人。

徐若羽和香香精神立刻一振，抢着奔到门口，垂手肃立，神情看来虽然很紧张，却又显得很兴奋。

香香竟忍不住吃吃笑道：“谢天谢地，老板终于来了，否则……”

徐若羽沉声叱道：“闭嘴。”

他嘴里说着话，已掀起门帘，外面已鱼贯走入八九个人来，身上都披着长可及地的黑斗篷，头上戴着马连坡大草帽，紧压着眉际，九个人竟象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谁也看不出有何分别。

朱汨儿忽然冷笑道：“想不到堂堂的武林盟主，连走道都鬼鬼祟祟的不敢见人，但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能认得出你来。”

九人中忽有一人笑道：“你认得我？我是谁？”

这人说话娇柔清脆，竟是个女子的声音。

朱汨儿怔了怔，道：“自然不是你，是……”

那人道：“是谁？”

朱汨儿眼睛还在这九人身上转来转去，谁知九人中已有八个摘下了草帽，脱下了斗篷。这八人竟都是很年轻、很美丽的少女，每个人的衣服都剪裁得很合身，每个人的身材都能令男人心跳。

就算是瞎子，只怕也能看得出她们绝不是男人改扮的。

朱汨儿又怔了怔，眼睛就瞪在最后一人的身上。

这人的身材似乎比另外八人都高些，气度也仿佛沉稳得多，朱汨儿撇了撇嘴，冷笑道：“俞放鹤，现在你还不想露面么？”

她自己摘下帽子，已有人抢着为她脱了下斗篷。

她哪里是俞放鹤，竟也是个很年轻的女子，而且比别人更美，更动人，朱汨儿这才真的怔住了。

但俞佩玉却比朱汨儿更吃惊十倍，他再也想不到徐若羽和香香的“老板”，竟是“杀人庄”的姬灵风。

现在还是白天，屋子里的光线很亮，俞佩玉可以将姬灵风瞧得很清楚，他发现她比以前似乎已成熟得多，也美丽得多，但目光却更锐利，神情也更冷漠，而且还多了种慑人的威仪。

姬灵风也在打量着俞佩玉，淡淡笑道：“看来你象是很吃惊，你难道想不到是我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我本该早已想到是你的。”

他望了徐若羽和香香一眼，道：“我见到他们的变化时，已该想到是你。”

姬灵风道：“哦。”

俞佩玉叹道：“只有中了你那种毒的人，才会变得那么快，变得那么可怜，只因那种痛苦我自己也亲身体验过。”

姬灵风也叹了口气，道：“只可惜你并没有享受过那种欢乐，否则你就会知道，只要能得到那种欢乐，无论忍受多大的痛苦都是值得的了。”

她忽然转向徐若羽，道：“是么？”

徐若羽和香香一齐拜倒，道：“是。”

姬灵风指着他们道：“你看这两人，男的很好色，女的很淫荡，这两人在一起本该象是干柴烈火，但我却可以保证，他们之间绝没有私情，你可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俞佩玉虽没有回答，朱泪儿却忍不住道：“是为什么？”

姬灵风道：“只因他们对这种事根本已没兴趣了，这本是世上最有趣的事，他们却觉得毫无意思，你可知道这又是为了什么？”

这次连朱泪儿也不开口了。

姬灵风悠然道：“这只因我给他们的欢乐比那种事还要有趣十倍，只要是尝过我‘极乐丸’的人，对别的事都会觉得索然无味。”

朱泪儿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什么是极乐丸？”

姬灵风微笑道：“那就是世上最神奇的仙丹妙药，你想不想尝尝？”

朱泪儿眨了眨眼睛，道：“尝尝也没什么关系，反正毒越重的东西，我越欢喜。”

俞佩玉忽然厉声道：“你也想尝尝，难道你未见到这两人的模样，你难道以为他们本来就是如此没有志气的人么？你可知道，就为了这‘极乐丸’，他们不惜出卖自己，不惜忍受别人的侮辱，甚至不惜做娼妓，做强盗。”

朱泪儿和他相处了这么久，从未见过他如此声严厉色地说过话，显见他对这“极乐丸”实已深恶痛绝。

再看徐若羽和香香两人，都已被骂得垂下头去，满面俱是羞愧之色，俞佩玉瞪着他们，大喊道：“但这‘极乐丸’的毒瘾并不是永远无法解脱的，我就有过这种经验，只要你们有决心，有勇气，能忍受一时的痛苦，就可以摆脱掉它，那么，你们也就可以站起来重新做人了，否则你们就只有永远做它的奴隶！”

徐若羽和香香面上都现出激动之色，只见姬灵风缓缓自怀中取出个小匣子，倒出一粒深褐色药丸，悠然道：“这一盒‘极乐丸’本来全都是为你们准备的，但现在你们既然已不愿再享受它，就不如将它送给别人吧。”

一嗅到这药丸所发出的那种奇异香味，徐若羽和香香两人面上的激动和羞愧之色就全都不见了。

两人就变得象是饿狗瞧见了肉骨头，贪婪地盯着她手里的匣子，忽然一齐仆地拜倒，颤声道：“我们并没有这意思，那些话全是他说的。”

姬灵风冷冷地瞧着他们，冷冷道：“如此说来，你们并没有摆脱它的意思？”

徐若羽和香香齐声道：“没有。”

姬灵风道：“你们情愿一辈子做它的奴隶？”

徐若羽和香香抢着道：“是……是……”

姬灵风冷笑道：“没出息的东西，拿去吧。”

她的手一甩，将满盒子药丸全都洒在地上，徐若羽和香香就象两条狗似的，在地上爬着去捡。

第二十八章 神秘少年

俞佩玉简直不忍去看他们的那种丑像。

姬灵风悠然道：“你现在总该知道，我这‘极乐丸’的力量有多大了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你一样摆脱它的。”

她忽然一笑，缓缓接着道：“对你的决心和勇气，我一直都觉得佩服得很。”

俞佩玉根本不理她。姬灵风道：“你为什么不理我呢？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是老朋友了，而且，我也还帮过你不少忙，你为何一见了我，就避之如蛇蝎？”

俞佩玉默然半晌，终于叹道：“不错，你的确帮过我的忙，我也知道应该报答你，但是……”

姬灵风笑道：“你用不着担心，现在我并不想要你报答我。”

俞佩玉道：“那么……那么你是想……”

姬灵风道：“我只不过想和你做个交易。”

俞佩玉讶然道：“交易？”

姬灵风道：“不错，交易。”

她围着俞佩玉踱了个圈子，道：“你可知道，你实在是个很奇怪的人，我自从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发现你有许许多多奇怪之处。”

俞佩玉道：“我……我有什么奇怪之处？”

姬灵风忽然转身，将徐若羽和香香都赶了出去，紧紧关上门，才缓缓道：“第一，你本是俞放鹤的独子，但却……”

她话未说完，朱泪儿已吃惊得大叫起来，道：“你说他是俞放鹤的儿子？”

姬灵风淡淡一笑，道：“你难道不知道么？不错，你自然是不会知道的，这秘密除了我和高老头之外，天下实无第三人知道。”

朱泪儿瞪着俞佩玉，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姬灵风道：“能做当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儿子，本是件极风光、极体面的事，但他却不肯承认，而且还要装死，让别人以为他是另一个俞佩玉。”

朱泪儿道：“这……这是为什么呢？”

姬灵风道：“他非但不肯承认俞放鹤是他的父亲，也不肯承认林黛羽是他未过门的妻子，竟宁可让林黛羽误会他，宁可被林黛羽杀死。”

她又笑了笑，接着道：“那大我亲眼见到林黛羽一剑刺在他身上，我都有些为他难受了。”

朱泪儿咬着嘴唇道：“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事太令他伤心了，只有我可以理解他这种心情，因为我也……”她的话说到这里，就没有再说下去。

姬灵风道：“难道你的父亲也做了些令你伤心的事，所以你不肯认他为父么？”

朱泪儿用力咬着嘴唇，不再回答。姬灵风道：“但他的情形却跟你不一样。”

朱泪儿还是忍不住问道：“他是为了什么？”

姬灵风道：“他并非不肯承认俞放鹤是他的父亲，他只不过认为现在这‘俞放鹤’是假的。”

这句话说出来，朱泪儿固然大吃一惊，俞佩玉面上也变了颜色，姬灵风望着他微微笑道：“世上有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秘密别人绝不会知道，其实

自古以来，绝不会有一件事是能永远瞒得住别人的，你说是吗？”

她也知道俞佩玉绝不会回答这句话，就接着道：“而且世上有很多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你以为你已经避开了我的时候，我却偏偏还见了你。”

俞佩玉道：“你是说……”

姬灵风道：“我是说那天，在那很荒僻的小镇上，你以为绝不会遇见什么人，却不知那天见到你的人，实在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俞佩玉叹了口气，喃喃道：“的确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姬灵风道：“那天我见到你和林黛羽一起走入了那客栈，我不禁也吃了一惊。”

俞佩玉插口道：“但我直到现在还不懂，你怎会到那小镇上去的？”

姬灵风道：“我是跟踪着西门无骨去的，因为，我自从遇见了他之后，就对这些人的行事有了些怀疑，总觉得他们不是好人。”

俞佩玉苦笑道：“我从未想到你是为了跟踪他们，才遇到我的。”

姬灵风道：“我也未想到他们原是在跟踪你的，更未想到红莲花也在那小镇上出现，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丐帮在川中有一个集会，所以他才会路过那里。”

俞佩玉叹道：“这世上凑巧的事也未免太多了些。”

姬灵风道：“红莲花见着你们时，只怕比我更吃惊，因为他再也想不通那位冷若冰霜的林姑娘，怎会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客栈去，而且还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朱汨儿象是想说什么，瞧了俞佩玉一眼，终于忍住。

姬灵风道：“红莲花自然想去瞧个究竟，但却自恃身份，不肯在暗中偷看别人的隐私，所以就要他们下一个叫宋老四的子弟扮成店里的伙计。”

俞佩玉冷笑道：“我也早看出那伙计神色有些不对了，他一走进屋子，眼睛就盯在林……林姑娘身上，普通的店伙，怎有那么大的胆子。”

姬灵风道：“你难道也已看出他是红莲花派去的么？”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我虽不能确定，但也知道‘车船店脚牙’这五行中的人，若不和丐帮暗通声息，就很难立足。”

姬灵风悠然笑道：“但你只怕再也想不到那宋老四也是我的属下吧。”

俞佩玉失声道：“他难道也有了毒瘾么？”

姬灵风道：“不错，所以他还未回去禀报红莲花之前，就先将你们的动态告诉了我，他说你们两人的神情本来就很奇怪，等他第二次进去的时候，那位林姑娘竟以棉被蒙着头哭了起来，你却面对着墙壁好象不敢见人的样子。”

俞佩玉道：“他还说了什么？”

姬灵风道：“他还说，他和林姑娘本就认得的，因为林姑娘以前遇着困难时，就是他扮成店伙为林姑娘传递消息，但这次林姑娘却象是不认得他了。”

俞佩玉也想起了这件事，因为红莲花曾经告诉过他，那次林黛羽传出的消息，就是要红莲花信任“俞佩玉”。

这一切也只不过是几个月以前的事而已，但他现在想起来，却已似遥远得恍如隔世。

姬灵风道：“我听了宋老四的话，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忍不住想去瞧瞧，谁知西门无骨他们已到了那里，红莲花也跟着去了。”

俞佩玉叹道：“我也知道那天客栈中到的人不少。”

姬灵风道：“然后，我就看到林姑娘忽然自屋里冲出来，大叫大嚷，接着，她就用剑去刺你，象是恨不得把你刺成个蜂窝。”

她盯着俞佩玉一字字道：“她这是为了什么呢？”

俞佩玉沉默了许久，叹息着道：“正如你所说，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就是……就是昔年的俞佩玉，她认为我……我做了对不住她的事，所以要杀了我才甘心。”

姬灵风淡淡一笑，道：“红莲花和西门无骨那些人，见了当时的情况，一定也会这样想的，你这样对他们说，他们一定很相信，但是我……”

俞佩玉道：“你难道不信。”

姬灵风道：“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俞佩玉道：“那么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姬灵风道：“第一，她必定已知道你就是以前那俞佩玉了，否则她就绝不会和你一起走入那客栈，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俞佩玉道：“她……她也许只不过是等机会来杀我。”

姬灵风笑道：“她若要杀你，机会多得很，为何一定要等到那时下手？她等到那时才下手，就因为她这只不过是在做戏，一定要人都来齐了之后，才肯开场。”

俞佩玉脸色更苍白，道：“她为什么要做戏？”

姬灵风道：“只因你们早已看到了西门无骨那些人，而且知道他们一定会在暗中偷看的，所以她就故意和你争吵，故意要杀你，这么一来，那些人就绝对不会再疑心你就是以前那俞佩玉了。”

她悠然笑着接道：“就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所以我才能猜到这些事，我既然已经猜到，你再瞒我也没有用的。”

俞佩玉又沉默了很久，缓缓道：“就算你猜得不错，又怎么样呢？”

姬灵风道：“也没有怎么样，我只不过很羡慕你有林姑娘那么聪明，那么贤慧的妻子。”

说到“妻子”两字，朱泪儿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忽又变得苍白，似乎恨不得塞住耳朵，不去听了。

姬灵风又接着道：“同时，我也很替你担心，因为象俞放鹤那样的人，你纵然骗得过他一时，迟早还是会被他看出破绽的，那时我就想去警告你，谁知你一见到我，就象是见了鬼似的，立刻就落荒而逃了。”

俞佩玉这次沉默的时间更久，沉吟着道：“你方才所说的交易，又是什么呢？”

姬灵风道：“这些秘密，只要我一说出来，你立刻就要有杀身之祸，但你可以放心，我非但替你保守秘密，而且还可以再帮你一个忙。”

俞佩玉道：“帮我什么忙？”

姬灵风一字字道：“帮你毁了那冒牌的俞放鹤，只因我自己也想毁了他。”

俞佩玉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不错，我也知道你一心要做武林盟主，所以你就一定要先毁了他，你要毁他，就只有先揭穿他的秘密，所以你就想自我身上着手，你说帮我的忙，其实是在帮自己的忙。”

姬灵风笑道：“你我两人，现在正是敌忾同仇，谁帮谁的忙，岂非都是一样的吗？”

俞佩玉道：“我若不愿和你这种人合作呢？”

姬灵风淡淡道：“那倒也简单得很……我现在就杀了你……”

俞佩玉长叹道：“看来我根本已没有什么选择了，是吗？”

姬灵风道：“正是如此。”

她忽又展颜一笑，接着道：“但你若肯跟我合作，我就会倾全力帮助你，你也许还不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大，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自西北川滇，所有主要的城市里，都有我属下的人，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就会替你卖命。”

俞佩玉叹道：“你既已有了这么大的势力，为何还定要做那武林盟主呢？就算做了武林盟主，你又有什么好处？”

姬灵风道：“每个人都有种嗜好，有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贪财，也有的人好色，我的嗜好却是权力。”

俞佩玉道：“权力？”

姬灵风道：“没有得到过权力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权力的滋味，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看天下武林英豪，俱都在我面前俯首称臣，而现在……现在我却只能在暗中活动，若不成功，我就永远见不了天日。”

俞佩玉叹道：“有些人说酒能乱性，也有些人说色能伤身，但在我看来，世上最害人的，只怕就是这‘权力’二字了。”

姬灵风的目光忽然变得火焰般炽热，一字字道：“但世上最令人动心的，也就是权力。”

俞佩玉道：“可是你再想想，现在那俞放鹤虽然是武林盟主，你却并未对他俯首称臣，你做了武林盟主后，又焉知没有人在暗中背叛你？”

姬灵风道：“纵然做了皇帝，也难免会有乱臣贼子，但只要每个人当面都对我尊尊敬敬，就算有人在暗中背叛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道：“可是你这武林盟主又能做多久呢？”

姬灵风道：“只要有那么样一天……只要一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俞佩玉又叹了口气，喃喃道：“权力，权力……想个到这两字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姬灵风道：“这些事你已用不着多研究了，反正你只要明白，你若想复仇，若想揭穿那俞放鹤的秘密，就只有和我合作，否则你就只有死。”

俞佩玉沉声道：“但我也有个条件，否则我就宁可死。”

姬灵风道：“什么条件？”

俞佩玉道：“我不愿你在我面前再提起那‘极乐丸’三个字，我非但不愿尝它，个愿看它，简直连听都不愿听。”

姬灵风笑了笑，道：“你以为这种东西很不值钱么？告诉你，有时它比金子还要珍贵得多，你既已答应了我，我何必再糟蹋粮食。”

俞佩玉道：“以要我答应你，你就相信？”

姬灵风道：“世上若还有一个我能信任的人，这人就是你，何况……”

她一笑接着道：“反正你还有很多秘密把柄捏在我手里，我也不怕你食言背信，更何况，这本是彼此有利的事，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俞佩玉苦笑道：“看来我若想揭开他们的阴谋，就只有和你们这些人合作了。”

姬灵风道：“不错，因为那些自命侠义之辈，全都是站在俞放鹤那一边的，绝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肯帮助你，因为他现在正是武林盟主。”

世上有许多事的确奇妙得很。

俞佩玉做的本是最光明正大的事，却不得不偷偷摸摸，不得不和一些既不光明，也不正大的人联合在一起。

他为了要活下去，却不得不先死一次。

这些事听起来很荒唐，事实上却很合理，而有些看来很合理的事，其实却偏荒唐已极。

朱泪儿再也想不到俞佩玉的身世竟有这么多隐秘，她这才发现俞佩玉遭遇之不幸竟远在她之上。只不过她的不幸还可以对人说，还可以博得别人的同情，而俞佩玉的不幸却提也不能向别人提起。

她痴痴地望着俞佩玉，目中不禁又流下泪来。

姬灵风忽然笑道：“朱泪儿，朱泪儿……这名字实在取得妙极了，你实在是个泪人儿，只怕连血管里流的都是眼泪。”

朱泪儿怒道：“你可知道你自已血管里流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是阴沟里的臭水。”

姬灵风也不生气，微笑道：“别人悲哀时都不会发脾气的，但你一面流眼泪，一面还可以骂人，这倒奇怪得很。”

朱泪儿道：“这也没什么奇怪，有人一面微笑时，一面却可以杀人，那才叫奇怪哩。”

姬灵风淡淡道：“微笑时杀人的本事，只怕谁也比不上销魂宫主吧。”

朱泪儿一惊，失声道：“你知道我的来历？”

姬灵风悠然道：“你想想看，我若不知道你的来历，怎会将这种秘密当着你的面说出来？”

朱泪儿厉声道：“你怎会知道的？”

姬灵风道：“我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和俞放鹤争霸天下么？告诉你，我人还在十里之外时，这里所有的事我已全都知道了。”

她忽又向俞佩玉笑了笑，道：“对了，我还忘记向你祝贺，你能娶到如此聪明美丽的妻子，实在可贺可喜。”

俞佩玉什么话也没有说，却忍不住瞧了朱泪儿一眼，只见朱泪儿脸色苍白，目中几乎又流下泪来，颤声道：“你……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来……来耻笑我。”

姬灵风道：“耻笑？这怎能算耻笑呢？”

朱泪儿咬着嘴唇，嘎声道：“你明知道那只不过是……是开玩笑的”

她说出“开玩笑的”这四个字后，整个人都似已虚脱，眼泪终于又象断了线的珍珠般落了下来。

姬灵风道：“开玩笑的？婚姻大事，怎么能开玩笑？”

朱泪儿道：“但……但我……”

姬灵风柔声道：“你不用担心，你若以为他会不承认这婚事，你就错了，俞佩玉绝不是这样的人，他绝不会因为你没有死，而不肯认你做妻子。”

朱泪儿身子一阵颤抖，目光缓缓转向俞佩玉，姬灵风忽又笑道：“你不必问他，我还可以教给你一个法子，他若不肯承认活朱泪儿是他的妻子，你就死给他看。”

俞佩玉暗中叹了口气，只见朱泪儿还在痴痴地望着他，他正不知该说什么，朱泪儿已幽幽道：“你放心，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我……”

姬灵风道：“为什么不能做，这又有什么不好，一个男人若喜欢一个女人，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只要他能得到她，无论他用的是什么手段，别人

都不会骂他的，反而会夸奖他的手段高明。那么，女人若喜欢上一个男人时，为什么就不能使用一些小小的手段呢？”

朱泪儿道：“可是……女人总和男人不同的。”

姬灵风道：“有什么不同？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么？千百年来，女人总是受男人的气，就因为女人常常将自己看得不如男人，所以我一定要为女人争口气。”

她瞪着朱泪儿道：“我问你，你哪点不如男人？你为什么偏偏要自己瞧不起自己。”

朱泪儿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目中的泪痕却已渐渐干了，苍白的脸上也已渐渐有了光彩。

姬灵风走过去拉起她的手，柔声道：“小妹妹，你和我都是女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为千古以来的女人们争口气，让天下的男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我们一定要男人知道，女人绝不是生来就该被男人玩弄的。”

俞佩玉瞧见朱泪儿的神色，就知道姬灵风这番话非但已将她说服，简直已将她收买了过去。

这番话实在是天下每个女人都爱听的，他知道朱泪儿现在绝不会再认为姬灵风是坏人了。

只听姬灵风又道：“男女之间的婚姻之事就象是钓鱼，蒙钓竿的通常都是男人，女人偶尔拿一次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只有愿者才会上钩的，你以为你钓鱼时，那条鱼儿说不定也正在以为他钓上了你哩。”

这时她已为俞佩玉和朱泪儿拍开了穴道，然后又将朱泪儿的手塞在俞佩玉手里，似真似假，似笑非笑地说道：“现在我将她交给你了，你若敢欺负她，小心我找你算帐。”

俞佩玉忽也一笑，道：“谢谢你。”

姬灵风象是怔了怔，道：“你也谢谢我？”

俞佩玉道：“我本来一直怕她想不汗，现在才放心了。”

姬灵风笑道：“你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只怕在骂我，怪我教坏了你的老婆。”

俞佩玉淡淡道：“我怎会骂你，我只不过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姬灵风道：“哦！”

俞佩玉道：“这里发生的事，你在十里外怎么知道的？”

姬灵风神秘地一笑，道：“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只羊，你吃肉，我吃肠……这故事你难道已经忘了么？”

俞佩玉似乎觉得有些好笑，道：“你以为我现在还会相信你懂得鸟语？”

姬灵风悠然道：“我若不懂得鸟语，你掉在那魔井中时，有谁会救你？”

俞佩玉道：“但……但那是姬灵燕姑娘。”

姬灵风忽然大笑起来，道：“你怎知我不是姬灵燕？谁是姬灵风？谁是姬灵燕？你难道真能分得出么？你对我们又能了解多少？”

俞佩玉怔在那里，只觉有些毛骨悚然。

他本来确信站在他面前的，必定是姬灵风，他本来确信姬灵燕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

但现在，他却完全迷惑了。

只因他对这姐妹两人，实在了解得不多，姬灵风虽然精明能干，但姬灵

燕的痴迷又焉知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姬灵风瞪着他，一字字道：“你现在还能分得出我是谁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苦笑道：“我本来分得出的，现在却越来越分不出了。”

姬灵风大笑道：“那么你现在就该知道，一个人自己觉得最有把握的事，往往是他知道得最少的事，因为他大有把握了，所以就不会再去思索。”

俞佩玉反复咀嚼着她这几句话中的深意，竟不觉想出了神。

突然听外面有人轻轻敲门，说是：“有事禀报。”

俞佩玉抬起头，才发现这时暮色又已很深了。

敲门进来的是香香，她现在已恢复了生气。姬灵风道：“什么事？”

香香道：“外面来了三个人……”

姬灵风皱眉道：“我知道这里每大晚上都有人来的，但今天……你明知今天日子不同，为何不将他们全挡回去？”

香香道：“从天还没黑开始，已不知挡回去多少人了，但这三个人却不肯走，小方告诉他们，说今天不做生意，他们还是非进来不可。”

姬灵风沉下了脸，道：“哦……你去瞧过这三个人么？”

香香道：“小方不敢作主，回来告诉我，我就出去瞧了，只见这三个人棺材板似地站在门口，并没有硬闯进来。”

姬灵风沉吟道：“他们长得什么样？”

香香道：“门口今天没有挂灯笼，我也不敢出去仔细看，隐隐约约只瞧见这三个人年纪都不小了，骑来的马匹都是关外名种，直到现在马嘴里还在吐着白沫子，显然已跑了不少路，而且跑得很急。”

姬灵风道：“你没有看到他们的脸？”

香香道：“他们头上都戴着范阳笠帽，而且好象是特制的，又大又宽，将大半张脸都遮住了，我只发现其中有个人右手的衣袖空荡荡的，是个独臂人。”

姬灵风目光闪动，道：“如此说来，这三人竟是自很远的地方急着赶来的，而且还不愿意被人看到他们的面目。”

香香道：“正是如此！”

姬灵风默然半晌，冷笑道：“这三人的难道是冲着我来的，我倒要去瞧瞧他们究竟是哪一路的角色，无论他们是何而来的，我总不能让他们失望。”

朱泪儿神情本来已经很自然了，但姬灵风一走出，只剩下她和俞佩玉两个人时，她竟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才好。

她也看不出俞佩玉心里是喜是怒，更猜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俞佩玉看来总是那么安详，那么温柔。

她却不知道俞佩玉此刻心里又何尝不是乱糟糟的，正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她，该对她说什么话。俞佩玉只知道自己绝不能再刺激她。

因为俞佩玉知道无论任何一个女孩子在她这种年纪的时候，都正是最富于幻想，最多愁善感，自尊心最强的时候。

这正是少女们最危险的年龄，在这仲时候她们的情绪最不稳定，一件小小的事就能给她们很大的伤害。

何况朱泪儿本就是那么敏感，那么倔强，她受的伤害已实在太多了，俞佩玉怎么能再伤害她？

但俞佩玉也实在无法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就算他们的年龄相差并非如此悬殊，就算她已是个身心都很成熟的少女，就算俞佩玉真的很喜欢她，也

万万不能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

因为俞佩玉万万无法抛下林黛玉。

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才能解决这件事，所以他也不敢说错一句话，所以两个人虽然对面坐着，却无话可说。

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实在无法想象这种情况的微妙和复杂，幸好就在这时，姬灵风竟已又回来了。

俞佩玉和朱泪儿立刻抢着迎了上去，两人走了几步又同时停了下来，朱泪儿偷偷瞟了俞佩玉一眼，俞佩玉也正在瞧着她，她只望俞佩玉看不清她的表情，谁知姬灵风却偏偏将屋里的灯全都燃了起来。

朱泪儿脸竟红了，垂下头一笑，退回去坐了下来。

姬灵风眼珠子一转，咯咯笑道：“我现在才知道天下的新娘子都是一模一样的，就算是胆子再大的人，一做了新娘子也会害臊。”

朱泪儿头垂得更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脸竟会红得这么厉害，俞佩玉咳嗽两声，道：“外面来的究竟是什么人？”

姬灵风道：“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出去瞧。”

俞佩玉道：“为什么？”

姬灵风道：“因为我已知道他们是为何而来的了。”

她不等俞佩玉再问，就接着道：“原来他们是约好了人在这里见面的，所以才急着赶来，江湖中人约会在妓院里见面，本是件很普通的事。”

俞佩玉道：“既然如此，他们的行踪为何要那么诡秘？”

姬灵风道：“这也许是他们约好了要去做件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江湖中人见不得人的事本就很多，只要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就不必去管它。”

俞佩玉沉吟了半晌，道：“我倒想去看看这三人的模样。”

姬灵风笑道：“想不到你竟是个喜欢管闲事的人，你自己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多么？”

俞佩玉苦笑道：“就因为我的麻烦已够多了，所以多加几件也没有关系，何况，我现在只要一见到鬼鬼祟祟的人，就觉得他必定和我俞某人有关系。”

姬灵风目光闪动，道：“你要去瞧他们也方便得很，只不过现在香香已经去照顾他们了，我敢保证无论他们是何来历，都绝对逃不过香香的眼睛。”

朱泪儿忍不住道：“那只怕未必。”

姬灵风微笑道：“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孩子在妓院里干了三年后，那眼睛就会变得比刀子还厉害，你这人有几斤份量？口袋里有几两银子，只要一走进她的门，她立刻就能瞧得出来，在她们面前，非但穷小子休想装得了阔，你就算想装穷，想少花几两银子，结果还是要被她们掏空钱袋为止。”

朱泪儿抿嘴笑道：“装阔本来就比装穷容易得多。”

只听一人吃吃笑道：“对了，装阔的人我倒不怕，这些人有多少钱就会花多少，但装穷的人，却多半是很难对付的，你若不先给他们尝点甜头，他们就算有十万八万的钱在袋里，却连一根毫毛也不肯拔下来。”

香香果然来了。

姬灵风道：“那三个人呢？”

香香道：“在小屋子里。”

姬灵风道：“你为何不陪着他们？”

香香叹道：“他们就象是三个木头人，我对他们笑，他们好象根本瞧不见，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见，就好象根本没有将我当做个女人，我几

乎忍不住要去照照镜子，看看我是不是忽然变得老了，变丑了。”

朱泪儿眨了眨眼睛，道：“他们也许是聋子。”

香香“噗哧”一笑，道：“他们非但不聋，而且耳朵都灵得很，尤其那个老头子，外面只要有人走过，他就立刻窜到窗口去瞧。”

俞佩玉皱眉道：“老头子？是个怎么样的老头子？”

香香道：“他看起来已有六七十岁，连胡子都白了，而且气派看来很不小，不但象是很有几文，还象是很有势力的样子。”

她笑了笑，接着道：“这种临老人花丛的老色鬼我本已看得多了，但这人却有些与众不同。”

俞佩玉道：“有什么不同？”

香香笑道：“到这里来的人，年纪越大，越是色迷心窍，越喜欢毛手毛脚，但这老头子却一直板着脸，好象随时都在准备和人打架。”

俞佩玉道：“他说话是什么地方的口音？”

香香道：“他根本一个字也没有说，只有那独臂人要我出来准备酒菜时说了几句话，听起来好象是江南一带的口音。”

俞佩玉动容道：“此人是何模样？”

香香脸上的表情就仿佛忍不住要吐，撇着嘴道：“这人年纪也不小，非但断了一条手臂，而且满身满脸都是红红的伤疤，就好象是个大麻疯。”

俞佩玉面色有些变了，沉默了半晌，道：“还有一个人呢？”

香香展颜笑道：“这人倒是个小伙子，三个人中就数他长得最象人，只不过好象已经有好几天没吃饭了，饿得只剩皮包骨头，连眼睛都张不开。”

俞佩玉又沉默了半晌，转向姬灵风道：“你方才说要看他们方便得很。”

姬灵风笑了笑，道：“不错，普天之下，大大小小的妓院里，多多少少总有些古怪的，何况这妓院本是胡姥姥开呢。”

朱泪儿又忍不住问道：“古怪，有什么古怪？”

姬灵风没有回答她，却道：“你觉得这里的灯光和别的地方是否有些不同？”

朱泪儿怔了怔，道：“有什么不同？”

姬灵风道：“你难道不觉得这里的灯光分外明亮些，也分外柔和些。”

朱泪儿道：“嗯……”

姬灵风道：“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朱泪儿道：“因为……因为这屋子里非但桌上有两盏灯，墙壁上也嵌着两盏灯。”

姬灵风笑道：“你可知道这两盏灯为什么要装在墙壁上？”

朱泪儿又怔了怔，道：“为什么？自然是为了要照亮这间屋子。”

姬灵风道：“你错了，这两盏灯是为了偷看才装在墙壁上的。”

朱泪儿道：“偷看？”

姬灵风道：“若有人在窗隙门缝里偷看你，你说不定也会看到他，但若有人在这灯后面偷看你，你就不会发觉了。”

朱泪儿眼睛一亮，道：“不错，因为没有人的眼睛会去盯着灯光看的，就算看也看不清楚，因为灯光一定会照花他的眼睛。”

姬灵风笑道：“你毕竟聪明得很。”

朱泪儿道：“如此说来，这铜灯上镶着的珠子一定是透明的了。”

姬灵风道：“只有两颗是透明的，因为两颗已足够了。”

朱泪儿叹道：“难怪胡姥姥对江湖间的事知道得那么清楚。”

香香忽然道：“她偷看别人，倒不是完全为了要刺探别人秘密的。”

朱泪儿道：“她是为了什么呢？”

香香恨恨道：“她知道男人一走进妓院，就难免丑态百出，她躲在那里，就为的是要看这些男人的丑态，看我们被那些臭男人欺负。我们越受罪，她就越开心，有时她还要拉着她的丈夫一齐来看，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才能满足，因为这老太婆已老得没法子……没法子提起兴趣了，只有这样才能……”

姬灵风皱眉道：“够了，你难道还怕说得不够明白么？”

朱泪儿已听得瞪大了眼睛，道：“她说的还是不够明白，因为我还不太懂。”

姬灵风也忍不住一笑，道：“这种事，你还是莫要太懂的好。”

香香咬着牙道：“总之她开这妓院，也多半为了这缘故，这老太婆不但是个恶毒的女人，而且还是个淫猥的疯子。”

俞佩玉叹了口气，缓缓道：“但她现在已只不过是死人而已，每个死人都是善良的，因为她再也不会做任何伤害人的事，那么，你又何必再骂她呢？”

虽然已是深秋，但复壁中却仍很闷热，他们瞧了半晌，却流出了汗——只有俞佩玉流的是冷汗。

他终于发现那“气派很大”的老头子，竟是唐无双，而那丑陋的独臂人，竟赫然是江南王雨楼。

王雨楼自从在那小客栈中，被“琼花三娘子”的尸魔血刹大法暗算后，现在还是第一次露面。

而他的脸已完全变了。

从那两半透明的珠子里望出去，只见他满脸俱是杀气，对世上每一个人似乎都充满了怨毒之意。而那唐无双端坐在那里，倒果然有几分宗主掌门的气派，只不过神情似乎有些紧张不安，两只手不停地搬弄着桌上的一只茶杯。

还有一个人，背对着俞佩玉，俞佩玉还是瞧不见他的模样，只能看到他的肩很宽，腰很细，俞佩玉将耳朵贴在墙上，就可以听到屋里的声音。

这时门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那唐无双立刻跳了起来，“当”的一声，连手中的茶杯都跌落在地上，摔得片片粉碎。

王雨楼狠狠瞪了他一眼，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俞佩玉却已立刻断定这唐无双必定是假的。

象唐无双那样的暗器名家，一只手必定要非常非常稳定，有的暗器高手，甚至可以在一粒米上刻出几十个字来，现在这人却连一只茶杯都拿不稳，这双手又怎么能发射唐门中那般精巧的暗器？

这人的面貌神情的确和唐无双一般无二，的确可以算是一件“完美的杰作”，只除了这只手。

唐无双手上数十年的功力，毕竟是谁也偷不去的。

俞佩玉眼睛一亮，宛如在黑暗中忽然见到一线光明，因为他已发现这计划毕竟并不是无懈可击。

门外进来的人，只不过是香香和几个端着盘子的丫环而已，那唐无以长长呼出口气，又缓缓坐了下去。

灯光下看来，香香面上的媚笑真是说不出的动人，让男人一看，就忍不住会想拉她走到没人的地方去。

就连银花娘的媚笑，都似乎没有她这么大的桃逗力，因为银花娘到底是“业余”的，而香香却已是“专家”了。

只可惜王雨楼和唐无双竟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香香等丫环们摆上酒菜，就扭动着腰肢走过去，伸手端起酒壶，故意将一双春葱般的玉手凑到他们面前。

她腕上的翡翠镯子“叮叮当当”地响着，她的笑声却比这声音更悦耳动听，不用酒，就只这笑声已足够醉人了。

只可惜王雨楼和唐无双竟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香香还是没有失望，银铃般娇笑着道：“三位请尝我这酒好么？这种酒我平日绝不肯拿出来敬客的，但今天却是例外，因为只有三位这样的成名英雄，才……”

她话未说完，那唐无双已瞪起眼睛，厉声道：“你怎知道我们是成名英雄，是谁告诉你的？”

香香眼波流动，媚笑道：“这还用得着别人告诉我么，我只一看三位的气概……不是享有大名的英雄豪杰，怎会有三位这样的气概？”

唐无双“哼”了一声，道：“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看错了。”

香香道：“三位纵然是做生意的，也必定是富可敌国……”

突听“当”的一声，王雨楼忽然将一锭金子抛在桌上，道：“你想不想要这锭金子？”

望花楼虽然是销金窟，但这么大一锭黄澄澄的金子，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还是不容易到手的。

香香垂下了头，咬头嘴唇笑道：“你想要我……”

王雨楼冷冷道：“我只想要你出去，拿着这锭金子出去，我们不叫你，你最好莫要进来。”

朱泪儿以为香香这次一定笑不出了，谁知香香眼珠子转动间，还是娇笑着道：“既然如此，就多谢了。”

她竟真的拿起那锭金子，就要走了出去。

背对着俞佩玉的那人忽然道：“且慢。”

香香回眸一笑，道：“还有什么事？”

那人手一翻，伸了出来，手里已托着朵珠花。

这朵珠花光泽圆润，价值比那锭金子又高多了，大家的目光都不禁被这珠花吸引，只有俞佩玉的眼注意着他的手。

这只手并不粗糙，手指很纤长，洗得很干净，虽然提着马缰赶了很长的路，但手上却连一点脏都没有。

这只手看来并不十分有力，但却十分稳定，手托着珠花悬在半空中，就好像是石头雕成的，动也不动。

香香胸膛起伏，喘息着道：“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珍珠，你让我摸摸好不好？”

那人道：“你何必摸，你若想要，我就给你。”

这人的声音果然很年轻，只不过有些懒洋洋的。

香香嫣然道：“你明知没有一个女人能拒绝不要的，为什么还要问呢？”

那人道：“你若想要，就留下来陪我喝酒。”

香香面上露出了惊奇之色，忍不住去瞧那唐无双和王雨楼，只见两人脸色虽然很难看，却并没有反对。

俞佩玉自然比香香更觉得惊奇。

那少年又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故意和王雨楼作对？王雨楼却象是敢怒而不敢言，难道有些怕他？

他们既然是同路来的，而且又显然在进行一件很秘密的勾当，那少年想必也定然是俞放鹤的属下。

那么，他为何要和王雨楼作对？王雨楼为何要怕他，据俞佩玉所知，王雨楼的地位并不低，胆子也并不小的。

俞佩玉忽然发现那少年才真正是个神秘人物。

香香自然留了下来。

她非但坐到那少年膝上，整个身子部已偎入那少年怀里，王雨楼和唐无双对望了一眼，转过目光，不再看她。

那少年纵声大笑道：“伪君子，伪君子，这世上如此沉闷，就因为伪君子实在太多了。”

他搂着香香的腰肢，笑道：“但是我们却都是不祈不扣的真小人，所以，我比别人快乐得多，是么？”

香香咬着他的耳朵吃吃笑道：“不但比别人快乐，也比别人可爱多了。”

那少年大笑道：“说得好，说得好，理当敬你三杯。”

他果然连尽三献，以箸敲壶，曼声高歌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如此良宵，岂可无酒，来来来，我也敬你们三杯。”

王雨楼和唐无双居然听话得很，竟真的皱着眉喝了三杯下去，看他们的样子，就好象在吃药。

那少年却是一杯一杯地喝个不停，大口大口地吃个不休，生象是觉得菜不够，还不时去咬香香的鼻子。

香香吃吃地笑着，忽然“哎哟”叫了一声。

那少年道：“痛？”

香香将头埋入他胸膛里，道：“不痛。”

那少年大笑道：“我给你一朵价值千金的珠花，所以我就可以咬你，你也只有说不痛，这就是人，每个人都是有价钱的，只不过价钱有高低而已。”

香香腻声道：“你也有价钱的么？”

那少年道：“你想买我？”

香香道：“嗯！我想将你买回去藏起来。”

那少年狂笑道：“只可惜我的价钱太高，你若象现在这样拼命赚钱，全存起来，有个三五十年，也许还有希望。”

香香娇笑道：“那时我岂非已变成老太婆了。”

那少年道：“只要有钱，老太婆也没关系。”

听到这里，复壁中的朱泪儿忍不住悄声道：“这人倒可以和徐若羽结拜兄弟。”

姬灵风轻轻叹了口气道：“此人只怕比徐若羽高明十倍，也可怕十倍。”

俞佩玉道：“但也只有象他这样的人，才无愧于‘真小人’三个字。”

只见那少年又连尽二杯，拍案笑道：“你现在虽买不起我，我却买得起你，你买我，我买你，那结果岂非也差不多么？”

他霍然站起，一把拉起香香，喃喃道：“我醉欲眠，不如休去……”

他踉踉跄跄，拉着香香走进里面那间屋子，香香吃吃地笑着，用纤巧的脚悄悄勾起了门。

过了半晌，只听那少年曼声吟道：“醉卧美人膝，酬握杀人权，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

语声渐渐低微，渐渐听不见了。

屋子里忽然变得死一般静寂，复壁中的朱泪儿等人也不敢再说话，又过了半晌，唐无双摇头叹道：“我真不懂，盟主为何要这样的人跟我们一起来。”

王雨楼沉声道：“盟主的吩咐，自有道理。”

唐无双道：“但这厮究竟是何许人也？你可知道么？”

王雨楼道：“我也不清楚，只知盟主对他信任极深，又再三嘱咐我，无论他要做什么，我们都得听他的吩咐。”

唐无双叹道：“但此人到了这种时候，还能大吃大喝，而且什么都不管，竟到屋子里睡大觉去了，这样的人又岂可信任？”

王雨楼默然半晌，还是说出了同样一句话，还是冷冷道：“盟主的吩咐，必有道理。”

这时俞佩玉才知道，原来就连唐无双和王雨楼两人，竟也都不知道这神秘少年的来历。

这少年自始至终，竟连头都没有转过来，俞佩玉只见到他的侧影，而且只不过是匆匆一瞥而已。

他只发现这少年的脸长得很清秀，又象是懒懒地提不起精神来，连眼睛都是眯着的，懒得张开。

到现在为止，俞佩玉只能断定一件事：那就是他非但不认得这少年，而且绝没有见过。

唐无双和王雨楼还是滴酒不沾，甚至连筷子都不碰，两人看来都有些紧张，而且渐渐焦急起来。

过了很久，唐无双忽然一笑，道：“我只希望那人快些来，我们在外面办我们的事，让他在里面享他的福，看他回去后，怎么向盟主交待。”

王雨楼又瞪了他一眼，冷笑道：“你这样说话，也不怕露出马脚来么？”

唐无双瞪眼道：“这又露什么马脚？”

王雨楼道：“你可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唐无双道：“我当然知道。”

王雨楼冷冷道：“你既然已经是一派宗主掌门的身份，说话也得有宗主掌门的气派，这种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话，却只有那些低三下四的小人才说得出来。”

唐无双怔在那里，面上阵青阵白，忽然一拍桌子，大声道：“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因为我以前只不过是个马夫，但你又是什么东西？你难道以为你真是江南大侠王雨楼么？”

王雨楼怒喝道：“闭嘴！”

唐无双红着脸道：“我偏不闭嘴，偏要说，你又能拿我怎样？你难道还

能杀了我不成？”

王雨楼厉声道：“杀了你又怎样？”

唐无双冷笑道：“我就不信你有这样大的胆子，你莫忘了，我现在是唐家的掌门人，你若杀了我，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唐无双。”

王雨楼狠狠地瞪了他半晌，忽然笑了笑，道：“我这只不过是为你好，你若露出马脚来，谁也没好处。”

唐无双立刻也笑了，道：“你放心，我这两年苦功不是白费的。”

听到这里，俞佩玉掌心已淌出了冷汗。

这“唐无双”原来只不过是个马夫，想必是因为他的相貌和真的唐无双十分相似，所以，才选中了他。

那么，这冒牌的王雨楼本来又是什么人呢？冒充林瘦鹃，太湖王，西门无骨的人，本来又是什么身份？

他们原也很可能只不过是个车夫，厨子，乞丐，卖草鞋，补雨伞的，甚至只不过是个龟公。

那么“俞放鹤”又是什么人呢？

他本来的身份，又能比这些人还高明多少？

也许他所下的苦功更多些，所以他不但形态相貌都学得和放鹤老人十分相似，而且竟还学会了“先天无极”门的武功。

但他本来也必定只不过是个卑贱的小人而已。

想到这里，俞佩玉全身都似已将爆裂。

这时王雨楼和唐无双的神情已越来越焦躁不安。

唐无双竟已忍不住站了起来，在屋里兜着圈子，不住喃喃道：“怎么还没有来？……怎么还没有来？”

王雨楼皱眉道：“他若不来，你着急也没有用，还是坐下来吧。”

唐无双用力捏着胡子，道：“你不着急，我却要着急的，他若不来，我怎么办？”

王雨楼道：“这件事对他也是关系重大，他怎会不来。”

唐无双叹了口气，喃喃道：“但愿他莫要出什么事才好。”

他们等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如此紧张，又如此神秘。

朱泪儿几乎忍不住想问出来了，但就在这时，突听窗外传来“咕咕”两响，象是布谷鸟的叫声。

唐无双精神立刻一震，冲到窗口，“吱吱”叫了两声，外面又回了“叽叽”两声，唐无双立刻打开窗子。

窗外立刻有条青衣汉子跃了进来。

这人打扮得就象是个刚从田里做完工下来的庄稼汉子，一身粗布衣服上，到处都沾满了黄泥。

他头上也扎着条青布头巾，此刻已全都湿透，显见得这一路上不但走得甚急，而且还很惊惶。

他的脸上也黑如锅底，仔细一看，才知道他满脸都抹着油烟，使人根本认不出他本来的面目。

王雨楼也霍然长身而起，迎了上去，沉声道：“朋友是哪阵风吹来的？”

那人左右瞧了一眼，也沉声道：“从西北吹来的东南风？”

王雨楼道：“朋友在路上可瞧见了什么？”

那人道：“瞧见个成人在吃糖，小孩在喝酒。”

这四句话问得荒唐，答得更妙，显然就是他们取信于对方的暗号，王雨楼面色这才和缓下来，抱拳笑道：“兄台请坐，在下等已久候了。”

那人目光闪动，道：“这望花楼里怎地只有你们这一桌客人？”

王雨楼道：“只因他们这里的姑娘今天恰好都有了毛病，所以就没有接客。”

那人道：“怎会都得了病，是什么病？”

王雨楼笑了笑，道：“女人的毛病，姑娘们只有得了这种病才不能接客。”

那人这才松了口气，眼睛立刻盯在那些酒菜上。

王雨楼道：“兄台莫非还未用饭么？”

那人叹了口气，苦笑道：“不瞒两位，在下已有两天水米未沾唇了。”

这人究竟是谁？行踪为何如此诡秘？又如此狼狈？

他莫非在逃避什么人的追踪，是以不敢见人？

王雨楼和唐无双等在这里等他来，又为的是什么？

只见那青衣汉子已坐下吃喝起来，虽然饿得发疯，但吃相倒并不粗，看来竟似极有教养的样子。

只有这种风度和教养，是装也装不出来的，所以暴发户看来永远是满身铜臭气，要饭的披上龙袍也不象皇帝。

俞佩玉一眼便可看出，这人必定是个世家子弟。

又过了半晌，这青衣人才放下筷子，忽然瞪着唐无双，道：“阁下将衣服裤子都脱下来让我看看好么？”

这位好教养的世家子弟，竟会忽然叫别人“脱下裤子让他看看”，这实在已经够荒唐的了。

更荒唐的是，唐无双居然真的将衣裤都脱了下来。

朱泪儿轻轻“啐”了一声，扭过头去，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想瞧瞧，这青衣人要唐无双脱下衣服来干什么？

她忍不住回过头偷偷瞟了一眼，只见唐无双总算并未将衣服完全脱光，此刻他正将一条毛茸茸的腿跷到椅子上。

王雨楼指着他腿上一条又长又深的伤疤，微笑道：“这条伤痕乃是在下照着无双老人腿上的伤痕用小刀割成的，深浅长短都绝对和无双老人腿上的完全一样。”

唐无双苦笑道：“他竟好象要在我这条腿上刻图章似的，刻了两三天才刻成，我虽然喝了十来斤花雕，还是觉得疼得要命。”

那青衣人点了点头，道：“很好，但你可知道这条伤疤是谁留下来的？”

唐无双道：“这是无双老人……”

那青衣人冷冷道：“你莫忘了，你现在就是无双老人。”

唐无双笑了笑，道：“不错，这是我少年时，为了一个‘摆夷’女子，远赴怒江独闯‘金沙八寨’，只因‘金沙寨主’夺了那女子族中的万两金沙。我虽然将金沙寨的八大寨主全都以暗器杀了，腿上却挨了他们一缅甸刀，若不是身上恰巧带有专治刀伤的‘云南白药’，我这条腿就要报废了。”

青衣人道：“后来呢？”

唐无双道：“后来我才知道那摆夷女子只不过是要利用我为她夺回金沙

而已，其实她已有了情郎，竟乘我养伤的时候，和她的情郎私奔了。”

青衣人长叹了口气，道：“不错，所以你从此之后，就认为摆夷族的女子都淫荡成性，都是骗人的狐狸精，所以你才会坚决反对你的儿子和金花娘成亲。”

俞佩玉这才明白唐无双痛恨金花娘的原因，倒并非因为她是天蚕教下，只不过因为她是个水摆夷而已。

他实未想到那古板的唐无双，少年时竟也是个多情的种子，只因若非多情种子，就不会上女人的当了。

这时王雨楼已将唐无双的身子转了过来，指着 he 背上一条刀道：“这条刀疤做得也还好吧？”

青衣人道：“很好，已可乱真了。”

唐无双道：“这条刀疤乃是我二十七岁时，为了替我表弟复仇，和‘万胜刀’决斗时留下来的，他虽在我背后砍了一刀，我却以反手剑刺穿了他咽喉。”

青衣人道：“不错，你且说身上一共有几处伤疤。”

唐无双道：“一共有九处，除了这两条最大的刀疤外，还有四处剑伤，两处刀伤，和一处‘八臂天王’用火药暗器在我肩上留下的一处火伤。”他语声微顿，又接着道：“那四道剑伤最深的两道，都是‘银铃剑客’留下来的，我为了他出口辱及本门师长，在二十八岁那年，一年中找他决斗了三次，头两次都险些死在他那柄银铃剑下，到最后一次，才要了他的命。”

青衣人道：“除了这九处外，你身上就没有别的伤痕了么？”

唐无双想了想，道：“好象没有了。”

青衣人道：“你的牙齿……”

唐无双一拍手，道：“对了，我左面少了三颗牙，只因我那时初生之犊不畏虎，竟要去找当时称拳掌无敌的‘长白山王’比拳，被他一拳打在下巴上，非但打落了三颗牙齿，而且嘴肿得足足有五天吃不下东西，说不出话。”

青衣人道：“你切切莫要忘了，这是你生平的得意事之一，只因长白山王有名的性如烈火，到长白山去找他麻烦的人，就算长着个铁头也要被他打碎，但你只不过被他打落了三颗牙齿而已，所以你虽然打了次败仗，却败得很光彩，时常都会张开嘴，让你的子孙瞧瞧你这三颗被打落的牙齿。”

唐无双笑道：“我记住了。”

听到这里，俞佩玉又不禁满怀感慨。

他也知道“万胜刀”、“八臂天王”、“银铃剑客”，这些都是当年在江湖中响当当的人物。

那“长白山王”公孙火，更是长白一派开山宗主，当时威名之盛，显然已超越少林、武当之上。

唐无双当时竟敢找这些人去决斗，可见他少年时必定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铁汉。

俞佩玉实在想不到他到了老年时，竟变成个畏首畏尾，胆小如鼠的人了。他虽然出卖了俞佩玉，但俞佩玉并不恨他，反而觉得他很可怜，如今冒充他的人既已准备好了，他的下场岂非一定更悲惨。

只听那青衣人叹了口气，道：“有些事别人虽然未必会留意，但我们还是应该小心些才好，因为只要有一处破绽被人看出，非但大事不成，阁下的性命，只怕也难保了。”

唐无双道：“不错，越要做大事，就越该小心，这道理我也懂得的。”

青衣人沉吟了半晌又道：“你平日起居的习惯，更不可有丝毫疏忽，譬如说，你现在虽已退隐，但庄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事，还是要取决于你，所以你的子女门徒，每天都有一定的时候去问候你，听你的教训。”

唐无双道：“我知道那是在我吃过早点之后。”

青衣人道：“你可知道你每天吃的是什么？”

唐无双道：“我知道四川人不吃稀饭的，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是一大碗蛋炒饭，外带一碟干辣椒炒豆鼓，越辣越好。”

青衣人道：“你吃得惯么？”

唐无双笑道：“开始时我一吃辣就冒汗，学了两年，总算学会了。”

青衣人道：“你可知道你规定几天洗一次澡……”

他接着又问了些很琐碎的事，甚至连大小便都未放过，这“唐无双”居然有问必答，连唐无双一天小便几次他都知道。”

由此可见，他们已将唐无双这个人里里外外，由头到脚都彻底研究过了，绝没有遗漏任何一件事。

姬灵风轻轻叹了口气道：“看来俞放鹤为了这件事，倒真费了不少苦心。”

俞佩玉咬牙道：“他这是有代价的。”

姬灵风道：“不错，这么样一来，唐家在四川两百年的基业，就全都到了他手上，他无论费多少功夫都是值得的了。”

朱泪儿道：“他们在这里等这青衣人来，原来就为了要他考验考验这冒牌的唐无双是不是已经够资格出场了，可是，这青衣人又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会对唐无双的事了解得如此清楚？好象连唐无双放个屁他都知道。”

俞佩玉沉吟道：“这人想必定是唐家的子弟。”

姬灵风接道：“他不但是唐家的子弟，而且还必定是唐无双身旁很亲近的人。”

俞佩玉叹道：“但如今他却将唐无双出卖了，唐无双若知道自己也有被人出卖的一天，只怕就不会出卖别人了吧。”

这时，那青衣人似乎已将所有的问题全都问过了，厅中陡然沉寂了下来，俞佩玉他们也立刻闭上了嘴。

王雨楼和唐无双还在等那青衣人的下文，青衣人却也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他们。

过了半晌，王雨楼勉强一笑，道：“兄台是否觉得还有什么不满

青衣人也不答话，却端起酒壶倒了三杯酒，缓缓道：“易容改扮之术，在江湖中虽已流传数百年，但却从来也不能走入光天化日之中，只因一个人的易容术无论多么精妙，遇着明眼人，还是一眼就可看破的。江湖传说中，虽有许多人能易容改扮成别人的模样，混入某一秘密帮派中，将那一帮上上下下的人全都骗过了，但那只不过是江湖传说而已，依我看来这些传说只不过是后人加油添酱，附合而成的，绝不可信。”

他忽然说出这番话来，王雨楼和唐无双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有一声不响，等他说下去。

青衣人果然又接着道：“但这易容术一到了当今盟主俞大侠手里，却立刻化腐朽为神奇，只因他竟能将医道和易容术合而为一，再加以极精密的计划和极谨慎的研究，他对易容术的革新与创意，实在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听到这里，王雨楼和唐无双才松了口气，展颜一笑。

青衣人凝注着唐无双，沉声道：“他竟能创造出阁下这么样一个人物，实在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如今莫说别人分不出阁下是真是假，就连我都分不出了。”

唐无双喜形于色，道：“如此说来，我已经可以去得了么？”

青衣人也终于展颜一笑，道：“阁下此去，已是万无一失了。”

他双手击杯，接着又道：“在下先敬两位一杯，预祝两位马到成功。”

话犹未了，忽然一人笑道：“你若要敬酒，还少了一杯。”

这声音就是从里面一间屋子传出来的。

青衣人面色骤变，探手入囊，厉声道：“什么人？”

只见一个很清秀的少年懒洋洋地从里面走了出来，精赤着上身，只穿着条犊鼻裤，望着青衣人笑道：“阁下的手千万莫要拿出来，唐家的暗器，我可吃不消。”

青衣人倒退两步，瞪着王雨楼道：“屋子里居然还有人，两位难道不知道？”

王雨楼勉强笑道：“自然知道的，但这位兄台却不是外人。”

青衣人道：“哦？”

那少年淡淡笑道：“阁下千万莫要紧张，我不但是你们的朋友，也是俞放鹤的朋友。”

他居然在王雨楼面前直呼“俞放鹤”的名字，那青衣人也似觉得有些意外，怔了半晌，道：“阁下尊姓大名？”

那少年叹了口气，道：“我也想说出名字来吓你一跳，只可惜我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而已。”

王雨楼干咳两声，道：“这位杨子江杨公子，乃是盟主的世交……”

那少年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大笑道：“你用不着骗他，也用不着替我戴高帽子，莫说俞放鹤不认得我的父母，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父母是谁，和人家去攀哪门子的世交。”

王雨楼脸上阵青阵白，那青衣人显然也怔住了。

杨子江却指着自己的鼻子又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叫杨子江么？”

那青衣人想笑，却笑不出，呐呐道：“抱歉得……”

他正不知该说什么，杨子江已大笑着道：“你不会知道的，这件事更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么？”

他抄起杯酒，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接着道：“因为我是从扬子江里被人捞出来的，所以才叫做杨子江，想来我一生下来就讨人厌，所以连我的爹娘都不愿意要我，他们倒真是聪明人，好象早已算准我长大后会更讨人厌的。”

王雨楼、唐无双和那青衣人都僵在那里，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不约而同地暗暗忖道：“这人居然知道自己讨厌，倒也有些自知之明。”

杨子江已坐了下来，笑嘻嘻道：“好在我们并不要交朋友，所以你们虽然觉得我讨厌，也没什么关系，要知道你们虽讨厌我，我也未见得喜欢你们，若非俞放鹤求我来，你们就算用八人大轿来抬我，我也懒得来的。”

那青衣人似乎实在忍不住了，冷冷道：“盟主为何定要叫阁下前来，在

下倒有些不懂。”

杨子江笑道：“你真的不懂么？其实这道理简单得很，就因为他生怕有人会来要你们的命，所以才求我来保护你们。”

那青衣人冷笑道：“纵然有人想来要我们的命，我们自己也可应付的，用不着阁下费心。”

杨子江道：“哦，你真有本事自己应付么？”

青衣人道：“哼！”

杨子江大笑道：“如此说来，你想必认为你自己的武功不错了？”

青衣人道：“若论武功，在下倒不敢妄自菲薄。”

杨子江道：“你认为自己的武功不错，在我眼里却不怎么样，我若想要你的命，实在比吃豆腐还容易。”

青衣人“啪”的一拍桌子，霍然长身而起。

王雨楼和唐无双对望了一眼，竟丝毫没有劝阻之意，只因他们也想瞧瞧这杨子江究竟能有多大的本事。

只听杨子江叹了口气，道：“你难道想找我比划比划不成？”

青衣人怒道：“正有此意。”

杨子江道：“好！”

这“好”字出口，桌上灯光一闪，他的人竟忽然不见了。

青衣人显然吃了一惊，刚想要转身，但他的身子还未转过去，只觉有人在他身后，往他的脖子上吹了口气。

只听杨子江悠悠道：“我若真想要你的命，你的脑袋只怕已经搬家了。”

青衣人厉喝一声，反手一挥，已有一串寒星暴射而出，谁知他身后竟连个人影子都没有。

十余点寒星已全都钉入墙里，响声丁冬，如珠落平盘，再看杨子江已又坐到他原来的位于上，好象从来也没有站起来过。

这少年身法之诡异飘忽，非但令王雨楼等人耸然失色，就连复壁中的俞佩玉也不禁为之动容。

若论轻功之妙，非但他自己无法和这少年相比，就连那目中无人的海东青，都难望其项背。

青衣人怔在那里，已是汗出如浆，他脸上抹的油烟虽厚，但还是被汗水冲得白一条，灰一条，就象是变成了个三花脸。

杨子江淡淡道：“你现在服了么？”

青衣人双拳紧握，一个字也说不出。

杨子江笑道：“其实你非但用不着难受，反倒应该高兴才是，有我这样的人保护你们，还有谁能伤得了你一根汗毛。”

王雨楼咯咯干笑道：“兄台轻功之妙，当真令在下开了眼界。”

唐无双也赔笑道：“放眼天下武林，只怕再也没有一个人的轻功能比得上兄台了。”

这两句虽然是恭维话，但也实在是被杨子江的轻功所慑，谁知杨子江听了这两句话，脸色反而沉了下来，冷冷道：“两位这些话在这斗室中说说还无妨，若是到处去张扬，杨子江颈上这颗大好头颅，只怕就要断送在两位手上了。”

唐无双笑道：“兄台这是在说笑了，就凭兄台这身轻功，难道还会怕了别人么？”

杨子江冷笑道：“在两位眼中看来，我的轻功自然是很不错的了，这只因功夫真正好的人，你们非但没见过，只怕连听都没有听过。”

唐无双忍不住道：“在下虽然孤陋寡闻，但江湖中以轻功成名的大家，在下倒也知道几位。”

杨子江道：“哦？你知道的哪几位？”

唐无双道：“譬如说，华山派的‘芙蓉仙子’，百花门的‘海棠夫人’，丐帮的‘红莲帮主’，以及武林七禽，江南四燕、关东的独行侠盗‘没影子’……”

杨子江冷笑道：“这些人也配称得上是轻功名家么？”

唐无双陪笑道：“这些人的轻功虽然比不上兄台，但在江湖中已可算是一流的身手了。”

杨子江道：“一流的身手？哼！他们只怕连第八流都够不上。”

唐无双嘴上虽然不敢再说什么，心里却显然很不服气。只见杨子江又喝了几杯酒，才悠然道：“你们在江湖中也总算混了不少时候，可曾听说过‘回声谷’这地方么？”

王雨楼和唐无双对望了一眼，都摇头道：“未曾听说过。”

杨子江道：“我也知道你们绝没听说过这地方的。你们若是听说过，此刻只怕就不能坐在这里陪我喝酒了。”

王雨楼脸上变了变颜色，终于忍不住问道：“那回声谷中，难道也有位轻功了得的人物么？”

杨子江竟叹了口气，道：“那回声谷中的人物，又岂止是轻功了得而已？他们的轻功简直是出神入化，你连想象都无法想象。”

他又喝了杯酒，接着道：“你可知道那地方为何叫回声谷？那里的人，就像山谷中的回声一样，你虽可听到他们的声音，却永远休想见着他们的人影。若得罪了他们，他们也不会来打你杀你，但只要你一开口说话，就立刻可以听到他们对你说话的口声。你若是害怕，三天都不要说话，那么这三天之中，什么事都没有，但只要你一开口，旁边就立刻有他们的回声响起。”

王雨楼已听得面色如上，却强笑道：“他们若只不过是学学我说话，倒也没什么可怕的。”

杨子江道：“他们若只不过是学学我说话，倒也没什么可怕的。”

王雨楼怔了怔，又勉强笑道：“兄台何必开在下的玩笑？”

杨子江道：“兄台何必开在下的玩笑？”

王雨楼变色道：“兄台你……你……”

杨子江道：“兄台你……你……”

王雨楼额上已泌出汗珠，闭起嘴再也不敢说一个字。

杨子江这才笑了笑，道：“我只不过学你说了三句话，你还可看到我在这里，你已经觉得有些受不了。你不妨仔细想想，若有个你看不见的人，整天整月在旁边学你说话，无论你逃到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开口，那声音就立刻在你旁边响起。你无论用什么法子，却休想瞧见他的人影。”

他眼睛盯着王雨楼，缓缓道：“我问你，这种日子你呆得下去么？”

王雨楼已是汗如雨下，默然良久，才长长叹了口，苦笑道：“这种日子，我只怕过一天就要发疯了。”

杨子江冷冷道：“他正是要逼你发疯。你只要得罪了他，他虽不杀你，但却要逼得你自杀。据我所知，只要是被缠上的人，就没有一个能捱得过三个月的。”

唐无双嘎声笑道：“世上真有轻功如此可怕的人么？”

杨子江道：“他们轻功之可怕，我怎能描叙得出。你若未亲身体验过，也永远想象不到的。”

唐无双干笑道：“如此说来，我们要小心些了，莫要得罪了他们。”

杨子江道：“这点你们大可放心，他们绝不会来找你的。你若想他们来找你，至少还得回去再苦练三十年的功夫。”

唐无双虽然又羞又恼，却也不敢开腔。

杨子江悠然接着道：“若论轻功，他们才真正可算是天上飞的鹰燕。那些号称武林七禽、江南四燕的人，比起他们来，只不过是几条在地上爬的泥鳅。”

王雨楼忍不住道：“那么兄台呢？”

杨子江笑了笑，道：“我勉强算只小麻雀而已。”

那青衣人忽然冷笑道：“如此说来，连阁下自己的头颅都难免要被别人取去，又怎能保护别人呢？”

杨子江淡淡道：“你只管放心，那些想要取你头颅的人，有我已足够应付了。至于那些能取我头颅的人么……”

他“嘿嘿”笑了两声，才接着道：“你就算自己将头割下来送到那些人的面前，他们也不会瞧一眼的。因为你的性命，在他们眼中，实在不值一文。”

青衣人呆了半晌，忽然跺了跺脚，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王雨楼和唐无双本想去拦他，杨子江却已冷冷道：“让他走吧。”

王雨楼陪笑道：“此人虽然不值一文，但若令他就此负气而去，只怕也有些不便。”

杨子江道：“你是怕他泄漏机密？”

王雨楼道：“盟主虽已和他谈妥了交换条件，但这种人既能背叛他自己的骨肉至亲，说不定也会背叛我们的。”

杨子江悠然道：“那么，你为何不迫上去杀了他？”

王雨楼似也怔了怔，沉默了半晌忽然一笑，道：“兄台莫非是故意将他气走的？”

杨子江倒了杯酒，淡淡笑道：“不错，在这种地方最好只谈风月。若是抡刀动剑，就煞风景了。杀人，我倒觉得无所谓，但煞风景的事，我却从来不肯做的。”

王雨楼又沉默了半晌，缓缓道：“此刻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看来两个时辰已足够了。”

杨子江头也不抬，只是凝望着杯中的酒，冷冷道：“天亮之前你若还不能办好这件事，你自己最好也赶快想法子逃命去吧。”

王雨楼脸色变了变，扭头冲了出去。

杨子江仍然凝视着他手里的那杯酒，好像要用眼睛将这杯酒喝下去，用酒来浇开他眼中的忧郁。

唐无双也不知道这冷酷的少年，为什么忽然又忧郁起来，他实在莫测高深，只有将自己一张嘴也紧紧闭起。

过了半晌，才听得杨子江缓缓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叫他去杀人，自己却坐在这里？”

唐无双暗道：“坐在这里喝酒，自然比跑去杀人舒服多了。”

他心里虽这样想，嘴上自然不敢说出来，只有赔笑道：“不知道。”

杨子江沉声道：“只因我从来也没有杀过人，实在不愿为那种人开杀戒。”

唐无双怔了怔，失声道：“兄台真的从来也没有杀过人么？”

杨子江笑了笑，道：“你不信？”

他的笑容看来竟是那么萧索，缓缓接道：“其实，我也很想尝尝杀人的滋味，只可惜我自从出道以来，竟从来也没有遇见过一个值得我杀的人！”

“要怎么样的人才值得兄台动手呢？”

杨子江目光忽然转到他身上，淡淡道：“等我遇见了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第二十九章 黑夜追踪

唐无双只觉这双眼睛忽然变得有如死鱼般的深灰色，却又象是透明的，他只瞧了一眼，身上就有些发冷。幸好杨子江已站了起来，喃喃道：“屋里还有个人在等我，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失陪了。”唐无双心里一动，脱口道：“那位姑娘睡着了么？”杨子江冷冷笑道：“你放心，我绝不会让她听到这些秘密的，只因我现在还舍不得要她的命……至少今天晚上还舍不得……”唐无双勉强一笑，道：“既是如此，兄台只管放心去享受吧，在下杨子江道：“你还不想走么？”唐无双又怔了怔，道：“走？到哪里去？”杨子江道：“唐无双自然应该回唐家庄去。”唐无双怔了半晌，呐呐道：“难道我一个人去？”杨子江道：“你又不是小孩子了，难道一个人还不敢走路么？”唐无双道：“可是……可是我……”杨子江沉下了脸，道：“你难道又忘了你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唐无双垂下了头，道：“是，我现在立刻就动身。”杨子江展颜一笑，道：“快去吧，你的乖女儿们现在只怕正在盼望着你回去。”他走了两步，忽又回头道：“你回去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你记不记得？”

唐无双道：“在下怎敢忘记。”

杨子江道：“很好，你现在动身，明天晚上只伯已到了唐家庄，最好连夜就将那几件事办妥，三天之内你若是还办不妥，你最好也立刻想法子逃命去吧？”

他忽又笑了笑，瞪着唐无双一字字地道：“你说话的时候最好多小心些，说不定我就在你背后听着哩。”

唐无双一走，俞佩玉、朱泪儿和姬灵风立刻也跟了出来，但他们却并没有和唐无双走一条路。

姬灵风皱眉道：“要揭破俞放鹤的阴谋，唐无双已是最大的关键，你为何不跟着他去？”

俞佩玉道：“但要揭破这唐无双的秘密，那青衣人就是最大的关键，我绝不能让他被王雨楼杀了灭口。”

姬灵风道：“你想，他究竟会是什么人呢？”

俞佩玉道：“现在我没有时间去想，因为想也想不出的。”

姬灵风沉吟着又道：“唐无双现在赶回去办的那几件事，关系也必定很大。”

朱泪儿忍不住道：“不错，他一同去之后，若立刻就要他的门人子弟到处去杀人，无论他要杀谁，别人也绝不敢说一个‘不’字的。”

姬灵风道：“还有，唐门毒药暗器的秘密若是被他送给俞放鹤，也是非同小呵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想法子阻止他。”

俞佩玉道：“这些事虽然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先找到那神秘的青衣人，只要能找到他，别的事就迎刃而解了。”

姬灵风忽然停住脚，道：“好，你们去找他，我还是回去钉着那姓杨的，杨子江，反正以你们两人之力，要对付王雨楼和那青衣人已绰绰有余了。”

俞佩玉道：“这样也好。”

姬灵风嫣然一笑，道：“你最好莫要忘记你和我谈定了的事，说话的时候最好也小心些，因为我说不定也在你背后听着哩。”

夜凉如水。

露珠在青石板铺成的长街上，一闪一闪地发着光，就仿佛天上的——星

光一样，除了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更鼓外，再也没有别的声音。

天地间仿佛又只剩下朱泪儿和俞佩玉两个人了。

朱泪儿方才一直在不停地听，不停地看，不停地惊疑，不停地猜测，她已将别的事全都忘记。

但现在，凉风吹在她身上，星光照在她脸上，她忽然又想起她对俞佩玉所做的那些事……

她的心立刻绞住了，眼泪不禁又要流了下来。

俞佩玉走得很快，脸色也很沉重，他的目光虽然不停地在四面搜索着，但却并没有瞧朱泪儿一眼。

“他是不是觉得我在缠音他？”

朱泪儿忽然停下脚步，道：“我……我也要走了。”

俞佩玉一怔，回身道：“你要走？到哪里去？”

朱泪儿咬着嘴唇笑了笑，道：“我去的地方很多，用不着你担心。”

除了瞎子之外，谁都会看出她笑得是多么凄凉，多么辛酸——俞佩玉只希望自己忽然变成个瞎子。

他只希望能硬得下心来，对她说：“好，你走吧，你一个人流浪我虽然下放心，但你跟我在一起，只有更危险，因为我实在没有力量保护你，环境更不允许我带着你，你若跟着我，反而会更伤心，因为我绝不可能永远陪着你的。”

怎奈这句话他实在不知该如何才能说得出口来。

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轻轻拉起了朱泪儿的小手，虽然他也不知道这样下去只有将事情弄得更糟。

但他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

天这么黑，风这么冷，他怎忍心让这孤苦伶仃的小女孩一个人去流浪？

朱泪儿眼泪终于又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突听一阵车轮马嘶之声，自远而近。

如此深夜，怎会有车马急行？

道旁有个饮马的水槽，俞佩玉立刻拉着朱泪儿窜了过去，他们刚将身子藏好，车马已转过街角，直奔过来。

在别人眼中，这只不过是辆很普通的乌篷车，但俞佩玉却知道这若真是辆普通的乌篷车，就不会在如此深夜放辔急行了。

谁知车马转上这条街，竟渐行渐缓，仿佛已停下，车篷里竟忽然有个女子探出头来。

俞佩玉从石槽后偷偷瞧出去，只能看到她一头乌油油的头发，发上一根碧玉簪，却看不到她的脸。

只听那赶车的道：“前面就是王寡妇牌坊了，还要不要再往前走？”

那女子沉吟着道：“就在这里等着吧。”

过了半晌，她又问道：“现在约摸是什么时候了？”

赶车的用头上的白汗巾擦了擦脸，道：“四更已过，还不到五更。”

那女子道：“约好的是三更，我们已经来迟了，他为何还没有到？”

她声音充满了焦急之意，就仿佛一个刚自家里私奔出来的少女，到了约定的地方后，却瞧不见她的情郎。

车厢中竟又有个女子的声音道：“也许他等得不耐烦，到别处去找我们去了。”

那女子更着急，道：“他明知我们一定会来的，为什么不多等等？”

另一女子道：“你放心，他一定会来的。”

话还没有说完，已有一条人影自路旁屋脊上窜了下来，凄迷的夜色中，脸上黑黝黝的，不辨面目。

但俞佩玉却已看出他赫然正是那神秘的青衣人，原来他也早已有了预备，先就叫人在这接应他。

此刻他神色更惊惶，刚掠下来，就埋怨道：“你可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那女子道：“我们就因为赶得大急，半路上车轴断了……你呢？你为什么不多等等？”

青衣人嘎声道：“我觉得后面象是有人跟踪，所以转了好几个圈子。”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钻入车厢里。

那女子头也缩了进去，道：“事情谈妥了么？”

青衣人道：“说来话长，现在赶紧走吧。”

那赶车的“呼哨”一声，车马又向前急驰而去。

王雨楼虽已残伤，但毕竟是成名已久的老江湖了，这青衣人竟能摆脱他的追踪，显然是个很机警的人。

车上的那女子看来也很谨慎，而且女人大多比男人细心，若想在后面跟踪他们而不被发现，想必不是件容易事。

何况车轻马健奔行甚急，以俞佩玉和朱泪儿此时的精力，未必就能盯得住他们。

俞佩玉正在犹疑着，谁知朱泪儿已自石槽后窜了出去，她娇小的身子，就象是只狸猫似的，窜到马车下，绷在车底，俞佩玉要想阻止已来不及了，只见她的手自车底下伸出来轻轻招了招，车马便已冲入夜色中。

这小姑娘的胆子实在大得可怕，俞佩玉虽然担心，也只有后面远远地跟踪，到了这种时候，他更不能被对方发现，没有摸清对方的底细和来历之前，他更不愿意轻举妄动，胡乱出手。

幸好这时更深入静，马车走出很远后，车声还可以听得很清楚，俞佩玉就随着车声一路追下去。

这是个陌生的城市，他根本不能辨别道路，只知道马车走过的路，本来都铺着很整齐的青石板。

他这才发现这城市竟然大得可怕，他追踪着这马车直走了一个多时辰后，却还没有出城。

这时他的衣衫本都湿透，气力又渐渐不支，因为他虽然晕睡了很久，但已又有一天水米未沾了。

人是铁，饭是钢，再强的人，也无法战胜饥饿。

他三天三夜不睡觉。还可以勉强支持，但一天不吃饭，就有些吃不消了，他只觉两条腿发软，整个人都是空的。

幸好这时车行竟也渐渐缓了下来，密如连珠骤鼓般的蹄声，现在已变得宛如老妇敲桩疏落可数。

俞佩玉喘了口气，刚想停下来擦擦汗，谁知他的眼睛刚抬起来，就怔在那里，面上又变了颜色。

露珠在青石板铺成的长街上闪着光，远处有个贞节牌坊的黑影，道旁有个喂马的水槽……

这岂非赫然正是他方才走过的那条路？

这辆马车原来竟一直在这城市兜着圈子，那青衣人难道吃饱了饭没事做，竟深更半夜地坐着马车兜风！

俞佩玉已发现事情有些不妙了，他立刻用尽了气力追上去，只见那辆马车竟然还在前面慢吞吞地走。

那匹淡灰色带着黑花的马，那辆很轻便的乌篷车，还有那头上扎着条白汗巾的马车夫……

俞佩玉瞧得清清楚楚，这还是方才那辆马车。

但这辆马车为何要在街上兜圈子呢？而且居然还敢兜回这条街来，那青衣人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俞佩玉实在想不通。

他只觉得有些哭笑不得——他累得要命，几乎追了半夜，竟又回到原地了，早知如此，他还不如就在这里等着。

这时五更虽已敲过，天却还未亮，街上更不会有什么行人，只有街头的一家小铺，已亮起了灯火。

原来这是间小小的豆腐店，本来很清凉的晚风中，这时已有了新鲜豆腐和热豆汁的香气。

这种香气对此时此刻的俞佩玉说来，只怕已可算是世上最大的诱惑，他几乎忍不住要冲进那小铺去先饱餐一顿再说。

但他还是只有忍耐着，他不能放下这辆马车。

谁知马车竟也在豆腐店前面停了下来，俞佩玉立刻审在路旁的阴影里，躲在一家绸缎铺的大招牌底下。

只见那赶车的懒洋洋地下了马车，要了一大碗热豆汁，就蹲在门口，用双手捧着喝了起来，喝得“忽噜忽噜”的响，还不时停下来叹口气，仿佛对这碗豆汁的滋味觉得非常满意。

但那青衣人和那女子却都没有下来，车篷里也没有丝毫动静，他们的行踪那般隐秘，行色又那么惊惶，此刻怎会坐在车篷里等这赶车的慢慢喝豆汁呢？

俞佩玉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了，再往车底一看，却是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也不知朱泪儿是否还在那里。

俞佩玉不禁更着急。

这时那赶车的终于已将一碗豆汁喝光了，长长伸了个懒腰，抛了几个铜钱在碗里，看来立刻又要动身。

俞佩玉就算再沉得住气，此刻也终于忍不住了，忽然自暗影中走出来，挥着手呼唤道：“赶车的，这辆车搭不搭客？”

那赶车的用那条已发了黄的汗巾擦着脸，笑嘻嘻道：“空车若不搭客，赶车的难道喝西北风么？”

空车！

俞佩玉掌心里已淌出了汗，大步走过去，猛然掀起车篷上挂着的布帘子，往里面一看——

车篷里果然是空的，连一个人都没有。

再看车底下，朱泪儿也已不见。

俞佩玉这一惊才真是非同小可，什么都不再顾忌，忽然窜过去，一把揪住那车夫的衣襟厉声道：“方才坐在你车上的客人到哪里去了？”

车马奔行得那么急，朱泪儿躲在车底下，只觉全身的骨头都快被颠散了，马蹄和车轮带起的尘土，就似乎和她有什么过不去，专门往她鼻孔里钻，她只觉自己的鼻子已仿佛变成了烟囱。

这种罪实在不是人受的，但她却只有咬牙忍着。

她不但要屏住呼吸，闭紧嘴已，还得用尽力抓住车底下的轴，否则她随时都可能掉下去。

幸好这时车篷中忽然传下了一阵阵说话的声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也分散了她的痛苦。

只听方才那女子的声音道：“这些天来，我真想死你了，你呢，你想不想我。”

那青衣人的声音只是在咳嗽，不停地咳嗽。

那女子道：“你难道不想我？你为什么不说话？”

另一个女子的声音“扑哧”一笑，道：“你不必顾忌，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吧，你就当我已经睡着了好了，我非但不听，也绝不偷看。”

那青衣人这才叹了口气，道：“我若不想你，我……我……我怎么会做出这件事来？”

那女子道：“你后悔了么？”

青衣人柔声道：“我绝不后悔，为了你，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后悔。”

那女子“嚤”一声，然后就很久都没有声音了，朱泪儿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此时正是“无声胜有声”。

她奇怪的只是：这青衣人难道就是为了他的情人才将唐家出卖的么？这女子又是什么人呢？和唐家又有什么关系？

过了很久很久，才听得那女子叹了口气，又带着笑骂道：“死丫头，你说过不偷看的，怎么又偷看了。”

另一女子咯咯笑道：“谁叫你一双脚乱动乱踢的，我还以为你忽然抽筋了哩。”

那女子啐道：“这小鬼只怕是春心动了，否则怎么会这样乱说疯话。”

另一女子笑道：“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春心动了，竟连一时半刻都等不及，在车上就要……就要……”

那青衣人赶紧又咳嗽起来，道：“你们已安排好去处了么？”

另一女子道：“你只管放心，大姐一接到你的消息后，立刻就將所有的事都办妥了，为了怕白天赶路不方便，她还先叫人在这城外安排了个住处，现在我们就要到那地方歇下来，等到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动身。”

她又“扑哧”一笑，接着道：“其实大姐也不是怕白天赶路不便，她只不过是想和你先……”

那大姐轻叱道：“小鬼，你再说看我不撕你的嘴。”

这姐妹两人象是已经变得很开心了，但那青衣人心里显然还是忧虑重重，沉着声音道：“你是托谁来安排住处的。”

大姐道：“自然是托很可靠的人。”

青衣人叹道：“这世上可靠的人实在不多，你……”

大姐道：“我只要他安排个住处，又没有说是于什么用的，他也不知道你……你若还不放心，我们到了那地方后，我将他杀了好了。”

听到这里，朱泪儿又吃了一惊。

她实没想到笑得如此可爱的两姐妹，手段竟是如此毒辣，竟好象将杀人看得和吃家常便饭似的。

过了半晌，那青衣人又道：“他为你们安排好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在哪里？”

大姐道：“我们一出城就可和他联络上了。”

青衣人沉吟了半晌，道：“既是如此，你叫车夫在城里兜圈子……”

大姐讶然道：“兜圈子？为什么？”

青衣人道：“到了前面，我们就跳下去，自己走出城，让这辆马车在城里兜圈子，这样就算有人在后面缀着这辆马车，也没关系了。”

那女子失笑道：“想不到你也会变得如此小心了，你以前并不是这样的人呀。”大姐道：“莫非……莫非事情出了什么变化么？”青衣人道：“没有，我的条件，他们全部答应了。”大姐道：“如此说来，事情既然已成，你还害怕什么？”青衣人叹了口气道：“就因为事已办成，我才要分外小心。”大姐道：“为什么？”青衣人道：“只因我总觉得他们要将我杀了灭口。”那少女抢着道：“今天和你见面的是什么人？”青衣人道：“就是俞放鹤的死党王雨楼，和那……假唐无双。”那少女冷笑道：“若是这两人，他们不跟来倒也罢了，若是跟来，就再也休想整个人回去了。”青衣人道：“这两人虽不足为虑，但还有一个却可怕得很。”那少女道：“谁？”青衣人道：“他自称杨子江，也不知是真是假？”那少女道：“这人的武功很高么？”青衣人又叹了口气，道：“我这一生中，实在还未见过武功比他更褂的高手，在他面前，我苦练十多年的武功简直变得有如儿戏一般。”姐妹两人显然都有些吃惊，都沉默了下来。青衣人又道：“无论如何，我们总是小心些好，尤其我……”他长叹着接道：“我的顾虑比你们更多，我……”那少女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莫要诉苦了，再诉苦大姐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听你的话就是。”过了片刻，又听得她的声音道：“老汪，我们在前面就要下车，但你用不着停车，还是尽快地赶着车在城里兜圈子，最少一个时辰才准停下来。那赶车的道：“是。”那少女道：“你若将我们的行踪泄露出一个字，或是想偷懒，不到一个时辰就停下车了，那么你就会受到什么罪，你自己总也该知道。”赶车的道：“小……小人不敢。”那少女笑了笑，又道：“我也知道你一定不敢的，何况，我们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就不知道。”

一听到他们竟要半路跳车，朱泪儿就开始着急起来。

她若一直跟踪着这三人，那么就必定要和俞佩玉失去联络，她若留下来通知俞佩玉，那么这三人必定早已去远了。

她只知道他们的住处在外城，但是外城的屋子也不知有几千几百幢，她又怎知道他们藏在哪一幢呢？

朱泪儿正急得要命的时候，忽然想起身上还有匣胭脂，这也是“望花楼”姑娘们送给她的“婚礼”之一。

这匣胭脂不但颜色很好看，而且匣子也装演得很精致，据说还是京城“天香斋”所制的精品。

朱泪儿一见到这匣胭脂就觉得很喜欢，随手就藏在怀里了，那时那当然

想不到这匣胭脂会有什么用的。

但现在她却想到了，她腾出一只手，自怀中摸出那匣胭脂来，将外面的匣子捏碎，用胭脂在车底写了几个字。“我已跟踪出城……”

虽然只写了六个字，但她的手已酸了，正想喘口气，谁知这时车中已有了响动，只听那青衣人道：“这里四下无人，咱们走吧。”

接着，她就瞧见三个人跳下车，脚尖一点地，立刻斜斜掠了出去，那两姐妹的身法，竟似比那青衣人更快。

朱泪儿也立刻松了手，“砰”地掉在地上，跌得她脑袋都发了晕，但她却也顾不得了一翻身就跳了起来，追着那三人掠了出去，她觉得自己的轻功比这三个人都要高一筹，所以丝毫不担心他们会发现自己。

那赶车的早已吆喝着赶马而去，更未发觉车底下忽然掉下一个人来，朱泪儿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了。

她觉得自己这一次跟踪实在可说是“胆大心细，干净利落”，就是二三十年的老江湖，也未必能做得有她这么样漂亮。

她却不知“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象她这么大胆子的人，就不能在江湖中混上二三十年了。

因为这种人绝对活不了那么长的。

只见前面三个人走的地方越来越荒僻，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来越大意，竟没有人回过头来瞧一眼。

朱泪儿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心里也更得意：“你们以为已将跟踪的人全部甩脱了么？却不知还有我哩。”

她这时已可瞧见那姐妹两人都穿着很合身的衣服，身材都很动人，就算在施展轻功奔行的时候，看来也还是腰肢款摆，风姿绰约，若在花前月下，和情人携手漫步时，更不知要多迷人了。

只可惜朱泪儿还是瞧不见她们的脸。

走了一段路后，那两姐妹竟又轻言笑语起来。

朱泪儿到底还是不敢走得和她们距离太近，所以她们在说些什么，朱泪儿连一句都听不清。

这时东方已渐渐有了曙色，熹微的晨光中，只见前面一片水田，稻穗在微风中波浪起伏。

水田畔有三五间茅舍，墙角后蜷曲着的看家狗，似乎已嗅到了陌生人的气味，忽然跃起，汪汪地对着人叫。

茅屋后还有个鱼池，池畔的小园里，种着几畦碧油油的菜，竹篱旁的小黄花，却似正在向人含笑招呼。

这正是一幅标准的“农家乐”，但朱泪儿却总觉得缺少些什么，她本是在农村小镇里长大的，对农家的风光并不陌生，这里有稻田，有菜圃，有谷仓，有鱼池，甚至还有看家的狗。

那么，这里缺少的是什么呢？

前面三个人脚步忽然停顿下来，四面瞧了瞧，然后就笔直向那农家走了过去，身材较丰满的一个女子还笑着道：“一定就是这里了，绝不会错。”

这句话她说的声音特别大，连朱泪儿都听到了。

青衣人也说了句话象是在问：“你怎么知道绝不会错？”

那女子笑道：“因为这里没有鸡叫，你可见过乡村里有不养鸡的人家么？”

另一少女也笑道：“农家养不养鸡，他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少爷怎会知道。”

青衣人果然还象是不大懂，又问了一句话，他说话的声音低沉得多，朱汨儿还是听不到。

她只听到那女子又笑道：“种田的人家，绝没有不养鸡的，但公鸡却是我们最忌讳的东西，这家人没有鸡，一定是因为我派来的人已将鸡全都宰了。”

听到这里，朱汨儿自然也想起这里缺少的东西就是鸡了，因为她也知道农村人家绝没有不养鸡的。

但这两个女子为什么见不得公鸡呢？

这道理别人就算想上三天三夜，也未必能想得通，但朱汨儿眼珠子一转，立刻就明白了。

她忍不住笑了笑，喃喃道：“原来她们两人也是我的同行，这倒很有趣得很。”

她知道公鸡正是百毒的克星，所以江湖中以使毒为主的教派，都将公鸡视为凶恶不祥之物。

朱汨儿年纪轻轻，对江湖中的勾当知道得更少，但她不折不扣的是个使毒的大行家，这道理她怎会不懂。

这时茅屋中的人已被犬吠声惊动，一个青衣汉子打着呵欠出来查看，一见到来的是这两个女子，他立刻垂下手，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连打了一半的呵欠都吓得缩了回去，只是躬着身，赔笑道：“堂主现在才到么？小人有失远迎，该死该死。”

那两个少女只挥了手，就走进了茅屋，那条狗还在叫，青衣汉子踢了它两脚，踢得它夹着尾巴直跑，然后茅屋的门就关了起来，接着，已渐渐发白的窗纸上就亮起了灯火。

朱汨儿轻轻掠过去，躲在那座谷仓后，那条狗虽然又瞧见陌生人来了，但却不敢再叫，只是伸着舌头喘气。

窗纸象是新糊的，又白又干净，朱汨儿很想到窗户那边去瞧瞧，但转念一想，现在既已追出了他们三个人的落脚处，就该立刻回去找俞佩玉才是，因为她也想到俞佩玉现在一定很着急。

她正在犹疑着，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谁知就在这时旁边忽然有人轻轻地一笑，宛如银铃般的一笑。

朱汨儿也难免吃了一惊，转过头，就瞧见两个人一左一右，自谷仓前面转了过来，赫然正是那两个神秘女子，她终于见到她们的脸了。

她们非但都很美，而且，都有种说不出的媚态，这种媚态仿佛是自骨子里发出来的，别人学也学不象。

她们身上穿的虽然是很普通的粗布衣裳，但望花楼里那些满头珠翠的姑娘若和她们一比，做她们的丫头都不配。

身材较丰满的一人眼睛似乎比较大些，但她的妹妹看来却更有吸引力，笑得也更动人。

妹妹笑嘻嘻地望着朱汨儿，柔声道：“小姑娘，早上的风大，你不怕着了凉么？”

朱汨儿眨了眨眼睛，也笑嘻嘻地望着她，道：“我就因为屋子里太闷，所以才出来逛逛的。”

那少女道：“你就住在附近？”

朱汨儿道：“嗯。”

那少女道：“这么说，我们倒是邻居了。”

朱汨儿道：“是呀，谁说我们不是呢？”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既然是邻居，你就到我们屋里去坐坐吧，我们有刚炖好的牛肉汤，把锅巴泡在汤里吃，又解馋，又暖和。”

朱汨儿也笑着道：“好，其实我早就想进去拜望你们了，何况还有牛肉汤吃呢？”

那姐姐一直笑吟吟地站在那里，此刻以手拊掌道：“我们刚搬到这里来，正愁没有朋友，谁知这种乡下地方竟有姑娘你这样又聪明、又大方的人物。”

她们一左一右，陪着朱汨儿往屋里走，还不住笑着说朱汨儿“漂亮可爱”，就象是真的很开心，其实她们故意作出很疏忽的样子，就是想诱朱汨儿来。

她们见到朱汨儿只不过是的小姑娘，自然没有将她放在心上，却不知道朱汨儿更没有将她们放在心上。

朱汨儿又不是傻子，自然也已看出了她们的用意，但想到这姐妹两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下毒，朱汨儿肚子里就觉得很好笑。

“你们以为我很好欺负的么？要骗我到屋子里下手么？告诉你，你们今天遇见了我，就算你们倒霉了。”

她觉得这姐妹两人实在是班门弄斧。

可是她却未想到这茅舍里会布置得如此漂亮，而且一尘不染，每样东西都象是已洗过几十次。

那青衣人并不在这屋子里，方才出去迎接她们的那汉子也不在，朱汨儿心里暗暗忖道：“莫非她们已将那人杀了灭口？”

那妹妹拉着她问长问短：“你贵姓呀？住在哪里呀？多大年纪了呀？家里还有什么人呀？”

朱汨儿就随口胡诌，说得她自己也暗暗好笑，到现在她才发现自己说谎原来也很有天才。

她却不知女人说谎的天才本是天生的，男人却非久经训练不可。

过了半晌，姐姐就从后面厨房里拿出三双筷子，三只汤匙，三大盘油炸锅巴，还有三大碗牛肉汤。

牛肉汤果然是刚炖好的，还冒着热气，显然，那踢狗的汉子早已为她们准备好了，等她们来吃早点的。

那姐姐笑着道：“小妹妹，牛肉汤冷了就有膻气，快趁热来吃。”

朱汨儿眨着眼睛，忽然道：“我不敢吃。”

那姐姐象是怔了怔，道：“你为什么不敢吃呢？”

朱汨儿笑道：“我们乡下人，除了逢年过节外，难得吃到一次肉，这么大一碗牛肉汤，我怕吃了会泻肚子。”

那姐姐展颜一笑，道：“你放心，这牛肉汤虽然浓，但油却不重，吃不坏肚子的。”

朱汨儿笑嘻嘻道：“真的吃不死人么？”

姐姐的脸色象是有些变了，望了妹妹一眼。

妹妹就娇笑着道：“这位小妹妹真会说笑话，牛肉汤怎么吃得死人呢？”

朱汨儿眼珠子一转，笑道：“好，那么我就不客气了。”

她果然坐下来就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那姐妹两人也在旁边陪着她吃，两人还在悄悄使着眼色。

妹妹用眼色在问姐姐：“她这碗汤里你有没有放‘特别的佐料，？”

姐姐就笑了笑：“我忘不了的。”

突听朱泪儿笑道：“这碗汤真好吃，只可惜我有点吃不惯你们这种特别的佐料。”

姐妹两人又都怔了怔，妹妹娇笑道：“汤里哪有什么特别的佐料呀。”

朱泪儿道：“没有特别的佐料，我吃了舌头怎么会发麻呢？”

姐姐笑道：“这也许是盐放得太多了。”

朱泪儿叹了口气，喃喃道：“盐放得太多，有时也会咸死人的。”

她嘴里说着话，人已从椅子上滑了下去。

那姐妹两人还好象很吃惊，失声道：“小妹妹，你怎么样了呀？”

但过了半晌，朱泪儿还是躺在桌子底下，动不也动，嘴角竟流出白沫子来了，姐妹两人这才松了口气。

妹妹拍着心口笑道：“方才真吓了我一跳，听她那样说话，我还以为她是个行家哩。”

姐姐笑道：“她若真是行家，就不会喝下我这碗牛肉汤了。”

妹妹道：“你下的药分量很重？”

姐姐道：“不重但也不轻，就算胡姥姥那样的大行家，喝下我的这碗汤后，也休想再爬得起来。”

只听“嗖”的一声，那青衣人已从后面窜了出来，俯身瞧了朱泪儿一眼，皱起了眉，道：“你怎么能毒死她？”

姐姐板起了脸，道：“为什么不能，难道你认得她不成？”

那青衣人还未说话，妹妹已笑道：“你说话可得小心些，姐姐已吃醋了。”

青衣人叹了口气，苦笑道：“我就因为不认得她，所以才要留下她的活口。”

姐姐还是板着脸道：“为什么？你难道还想跟她交个朋友吗？”

青衣人着急道：“我不问清楚，怎知是谁派她来的？还有没有人跟她一起来？”

他长叹着道：“到了这时候你还吃醋？还不信任我？”

姐姐展颜一笑，从背后搂住了他的腰，柔声道：“我怎会不信任你，我……我只不过跟你说着玩的。”

妹妹却撇着嘴道：“你生什么气呀，姐姐若不喜欢你，怎会为你吃醋？若有人肯为我吃醋，我高兴还来不及哩。”

青衣人已笑了，道：“我也不是真的生气，只不过……”

姐姐抢着道：“只不过你尽管放心，我下的毒并不重，她暂时还死不了，你若问她的话，我还可以把她救活。”

谁知她的话还未说完，朱泪儿忽然笑道：“不必费心了，只要你们想我活回来，我自己就会活回来的。”

她开口说话时，已闪电般出手，那青衣人正想回来探她的脉息，于是，他的手腕就被朱泪儿一把扣住。

他再也想不到这小姑娘竟会死而复活，更想不到她手上竟有这么好的功夫，他只觉全身发麻，连动都不能动了。

那姐妹两人自然更都被惊得怔住，妹妹瞪着姐姐，象是在问：“这是怎么回事？你难道真把盐当成了毒药？”

姐姐自己更莫名其妙，更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汤里的毒药是她亲手放下去的，她自己自然绝不会弄错，那分量就算一匹马也吃不消的。

可是，这小姑娘吃下去之后为什么连一点事都没有呢？

朱泪儿瞧着她们，只是吃吃地笑。

妹妹眼珠子一转，忽也笑道：“小妹妹，你以为我们要下毒害你么？我们方才只不过故意吓吓你的，你想，汤里若真下了毒，你怎么吃得消。”

朱泪儿立刻点头道：“是呀，汤里要真下了毒，我岂非早已死了。”

妹妹娇笑道：“是呀，我们只不过在汤里搁了一些香料，而且，还是别人特地从交趾那边带回来的哩。”

朱泪儿道：“哦？”

妹妹忽然跑进厨房，拿了个小瓶子出来，笑着道：“你看，就是这种香料，一点毒也没有。”

朱泪儿道：“真的没有毒吗？我倒想尝尝看。”

妹妹似乎觉得有些喜出望外，因为她正不知道该如何骗这小丫头尝一点，谁知这小丫头竟自己说出来了。

她立刻笑道：“你只管尝吧，若是有毒，你找我算帐就是。”

朱泪儿笑道：“若是有毒，我岂非就被毒死了，怎么能找你算帐呢？”

妹妹又吃了一惊，赔笑道：“这……”

她正不知该怎么说，谁知朱泪儿又已笑道：“你将瓶子抛过来吧，这么香的东西，我好歹都要尝一点。”

她果然接着那瓶子，用嘴咬开瓶盖，因为她的右手还是在扣住那青衣人的脉门，不肯放松。

那姐妹两人实在被这疯疯癫癫的小姑娘弄糊涂了，也不知她是个聪明人呢？还是个呆子？

但等到朱泪儿真的将瓶子里的粉末往舌头上倒时，姐妹两人面上终于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喜色。

因为她们知道这瓶子里的药非但有毒，而且还毒得厉害，现在她们亲眼瞧见这小姑娘将毒药往嘴里倒，那是再也不会弄错的了，姐妹两人不禁在心中暗暗好笑：“原来这小丫头毕竟是个呆子。”

只见朱泪儿嘴里啧啧有声，还笑道：“果然香得很，能尝到这么香的东西，就算被毒死，也不冤枉了。”

那姐妹两人虽然欢喜，又觉得很可惜。

这瓶毒药比金子还珍贵得多，就算要毒死十来条大汉也足足有余，这小丫头却一个人将它全吞了下去。

她们只觉这简直是王八吃大麦糟踏粮食。

妹妹叹了口气，忽然道：“一、二、三……”

她知道只要数到“三”字，这小丫头就得倒下去，因为吞下这么样一瓶毒药后，就算铁打的人也要烂成一堆泥的。

谁知她数到“三”之后，朱泪儿不但一点事也没有，反而替他数了下去：“四、五、六、七、八、九……”

姐妹两人这才真的被吓呆了。

朱泪儿望着她们笑道：“这香料味道的确不错，只可惜太少了些。要吃嘛，至少也要吃个十瓶二十瓶的才过瘾。”

她将空瓶子抛在地上，吃吃地笑道：“你们要请客，就不该这么小气呀，

再拿几瓶出来吧。”

那姐妹两人哪里还说得出一个字来。

她们也并不是没有经过风，遇过浪的人物，武林中的高手她们也见过不少，她们从来也没有将任何人放在心上。

可是，现在这小姑娘，却实在令她们无话可说。

那青衣人一直在等着机会，现在也知道什么机会都没有了，他这才长长叹了口气，道：“在下等有眼无珠，竟不知道姑娘是位高人……”

朱泪儿道：“我也并不是什么高人，只不过肠胃比别人好些而已。”

那姐姐跺了跺脚，嘎声道：“好，我们认栽了，但你……你究竟要拿他怎么样？”

朱泪儿道：“我也并不想……”

她语声忽然顿住，只因她发现屋子里忽然多了一个人，谁也没有看出这人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人就象是忽然从天上掉了下来，地下长了出来。

屋里虽然还燃着灯，但外面的天光已很亮，日色斜斜地照进窗户，就照在这个人的身上。

只见他不知何时已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正在不停地打呵欠，就好象已在这张椅子上睡了一觉，现在刚醒过来似的。

但这人却并不是个老头子，他非但很年轻，而且还长得很好看，只不过眼睛老是睁不开，总象是没有睡足觉的模样。

那姐妹两人发现屋子里忽然无声无息地多了一个人，自然也难免吃惊，但却没有那青衣人和朱泪儿吃惊得厉害。

因为朱泪儿是认得这个人的，那青衣人更认得，瞧见这人来了，他固然吃惊，也有些欢喜。

他只望这人会出手救他。

谁知这人打了七八个呵欠后，只是望着他嘻嘻地笑，全身就好象这一根骨头都没有，整个人都赖在那张椅子上。

青衣人忍不住赔笑道：“杨兄，这位姑娘你可认得？”

那人笑道：“看她拉着你的手舍不得放，自然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我若认得，你岂非又要吃醋，又要跟我翻脸么？”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立刻笑道：“是呀，我们才是好朋友，你为什么要问人家呢？”

她嘴里说着话，手上却已用了力，那青衣人疼得汗都流了出来，哪里还敢再说个“不”字。

那少年叹了口气，喃喃道：“难怪你不肯在那望花楼喝酒，原来你还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有这么多标致的姑娘。”

他忽然一拍桌子，道：“但你竟瞒着我们一个人偷偷的来，这未免太不够朋友了吧。”

那姐妹两人面上都现出怒容，青衣人赶紧道：“小弟虽是一个人来的，但却再三向这几位姑娘说，当今天下第一位少年英雄，就是杨子江杨大侠。”

那少年忽然仰首大笑起来，道：“我杨子江原来是个少年英雄么？这倒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朱泪儿目光闪动，忽又笑道：“这位杨大侠刚来，肚子一定也有些饿了，你们还有牛肉汤，为什么不替杨大侠装一碗来？”

那姐妹两人犹疑了半晌，姐姐瞧了瞧朱泪儿的手，又瞧了瞧那青衣人头上的汗，只有赔笑道：“是，我这就去装。”

杨子江大笑道：“不必了，我既不是销魂宫主的女儿，也不是凤三的徒弟，姑娘这特制的牛肉汤，我是万万吃不消的。”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又吃了一惊。

朱泪儿再也想不到这神秘的少年人，竟会知道她的来历，那姐妹两人自然更想不到她是销魂宫主的女儿。

她们都不禁用眼睛去瞟她，朱泪儿的眼睛却瞪着杨子江，道：“你怎会认得我的。”

杨子江笑嘻嘻道：“姑娘你现在已不是无名无姓的人了，我听了姑娘在李渡镇上做的事，早已想见姑娘一面，因为姑娘跟我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朱泪儿怒道：“谁跟你一样？鬼才跟你一样。”

杨子江笑道：“据在下所知，李渡镇上的冤鬼，到现在至少已有百八十了，那些人难道不是死在姑娘手上的么？”

他哈哈大笑，接着道：“姑娘年纪还小，已有如此成就，前途正是未可限量，而在下之心黑手辣，也绝不在姑娘之下，所以姑娘和我正是天生的一对。”

朱泪儿肚子都快气破了，只觉这人脸皮之厚，实在是天下少有，她见过的坏人虽不少，但却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坏蛋的，现在这少年非但承认自己是个大坏蛋，而且还好象觉得很得意。

那妹妹忽然银铃般娇笑起来，道：“你说她是坏蛋，我也不是好人呀。”

杨子江拊掌道：“不错，这屋子里实在连一个好人也没有。”

妹妹眼波流动媚笑道：“那么，我和你岂非也正是一对。”

杨子江从头到脚，上上下下瞧了她一遍，眼睛都眯了起来，就好象她身上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

她只恨不得将这双眼珠子挖出来，但脸上却笑得更甜，咬着嘴唇道：“你看够了吗？怎么样？”

杨子江眯着眼笑道：“很好很好，你就做我的老二吧，我这人一向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

妹妹吃吃地笑着，走到他面前，将手里的丝巾在他脸上一扬，娇笑道：“好个贪心的小色鬼，就只我一个人，你已经吃不消了，你还想要几个。”

她笑得虽甜，但一双眼睛却冷冰冰的，瞪着杨子江，等着他倒下去，只因已不知有多少色鬼在她这块丝巾下倒了下去。

谁知杨子江却大笑道：“你用这块小手巾，就想将我的心勾去么？这没有用的，我的心早已抛在扬子江里喂王八了。”

姐妹两人鼻尖上都渗出了汗，姐姐暗中咬了咬牙，身子忽然的溜溜一转，七道金光已闪电般飞了出来。

谁知杨子江的手只轻轻一扬，七道金光竟又飞了回去，去势竟比来势更快，只听“夺”的一声，七柄金刀已同时钉入墙里，其中还有柄金刀的刀尖上，竟带着那姐姐的一绺头发。

现在，连朱泪儿的脸色都变了，她实在不知道这人的武功是怎么练的，那姐妹两人更已面无人色。

杨子江却将一双腿高高跷到桌子上，笑嘻嘻道：“我这手功夫，你们没

见过吧？你们若还想瞧瞧我别的功夫，不妨就将你们身上的破铜烂铁全使出来。”

妹妹叹了口气，道：“不必了，我们已服了你。”

青衣人厉声道：“你此来若是想杀我灭口，就快动手吧，莫要难为她们。”

杨子江叹道：“好个多情种子，难怪这位姑娘要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只不过，你怎知我是来杀你的？说不定我是来救你的呢？”

朱泪儿冷笑道：“想不到堂堂的杨子江如今也学会骗人了。”

杨子江懒洋洋地笑道：“我为何要骗他，我要杀他，固然容易得很，要救他也不过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妹妹柔声道：“那么，你究竟是想救他呢？还是想杀他？”

杨子江微笑道：“你要我说真话么？”

妹妹道：“嗯。”

杨子江道：“好，我告诉你，我要先从这位小姑娘手上将他救下来，然后……”

姐姐忍不住失声道：“然后怎样？”

杨子江淡淡道：“然后再杀了他，然后再找你们三个小姑娘开开心，等到我玩腻了，就将你们三个人用绳子捆起来，全都卖到望花楼去。”

这种话他竟能面带着微笑，轻描淡写地就说了出来，就好象这种事本就很稀松平常，值不得大惊小怪。

朱泪儿，青衣人和那两姐妹又惊又怒，简直气得血都快吐了出来，一时间反而说不出话了。

他们只觉这少年心之黑，手之辣，脸皮之厚，世上只怕再也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一半。

杨子江微笑着道：“你们看我斯斯文文，秀秀气气，以为我做不出这种事来么？那你们就错了，我这人非但说话最老实，而且言出必行，绝无更改。”

他缓缓站了起来，笑眯眯地望着朱泪儿道：“现在我就要从你手上将他救下来了，你留神吧。”

朱泪儿忽然放松了手，沉声道：“你快逃，我来对付他。”

她这句话说完，杨子江还笑嘻嘻地站在那里，动都没有动，那青衣人怔了怔，纵身飞跃而起，就想夺窗而出。

接着，朱泪儿就向杨子江扑了过去。

谁知她的身子刚动，杨子江的人已不见了，只听“砰”的一声，那青衣人已自半空中落下，跌在地上。再看杨子江已到了桌子对面，还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两条腿还是跷得高高的，笑嘻嘻道：“你们看，我不是吹牛吧，我根本没有动手，只说了一句话，就将他救下来了。”

姐姐颤声道：“现在你……你……”

杨子江淡淡道：“现在我就要杀他了，你们放心，那并不太疼的。”

他又懒洋洋地站起来，向那青衣人走了过去。

青衣人躺在地上，竟已动弹不得。那姐妹两人跺了跺脚，忽然一把撕开身上的衣服，露出了鲜红的肚兜，晶莹如玉的肌肤。

她们的身材真是说不出的迷人，但她们的脸却变得说不出的可怕，眼睛瞪着杨子江，嘎声道：“你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跟你拼了。”

杨子江叹了口气道：“你们难道想要和我同归于尽么？”

姐妹两人齐声道：“不错。”

她们手上已多了柄一尺多长的金刀，但是她们却并没有用这金刀去迎敌，反而用金刀指着自己的胸膛。

杨子江皱了皱眉，道：“这难道就是你们的‘化血分身，尸解大法’？”

姐姐厉声道：“你既然识货，就该知道厉害。”

杨子江微微一笑，道：“这也没有用的，我若不想要你们死，你们想死也死不了。”

他身子忽然向前飘了出去，那姐妹两人咬了咬牙，就想以掌中金刀划开自己的胸膛。

朱泪儿似已看得呆住了，眼见这两个活色生香的美人儿，就将化为满天血肉，这满天血肉中只要有一滴贱在杨子江身上，杨子江也休想活了。

谁知就在这时，只听“当当”两声，两柄金刀已跌落在地上，那姐妹两人却已到了杨子江怀里。

他一手搂着一个，眼睛却瞧着朱泪儿，笑嘻嘻道：“抱歉得很，我只生了两只手，只好让你等一等了。”

朱泪儿目光闪动，忽然笑道：“你两只手既然都没有空，我就替你杀了他吧。”

她知道这青衣人对俞佩玉很重要，他若死了，俞佩玉也许就永远再也无法证明那唐无双是真是假。

此刻她嘴里说着话，人已急掠而起，出手双掌，跟着踢出两脚，向杨子江的背后招呼了过去。

她以为杨子江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但此刻两只手都抱着人，又怎么能再躲开她这全力之一击。

谁知杨子江身子忽然一转，将那姐妹两人，向朱泪儿送了过来，朱泪儿眼见自己这四招全都要打在她们赤裸的胴体上，刚想收招变式，谁知就在这时，她只觉有人在她脖子后面吹了口气。

只听杨子江在她耳朵边笑嘻嘻道：“你就算跟凤三再练十年，也没有用的，还不如乖乖地陪我玩几天吧，我一高兴，说不定就教你几手真功夫，你就一辈子受用不尽了。”

朱泪儿只觉耳朵边痒痒的，立刻全身都开始痒了起来，恨不得一脚将这入踢死，只可惜她的身子也已不能支了。

杨子江将三张椅子放好，将朱泪儿放在中间一张椅子上，却将姐妹两人一边一个，放在两旁。

这时月色已破云而出，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她们赤裸裸的胴体上，甚至连她们身上的毛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朱泪儿虽然是个女子，但见到她们这般模样，心也不禁跳了起来，想动，动不了，想骂，也骂不出口。

杨子江竟将她们的哑穴也点了，不让她们说话。

那姐妹两人脸涨得通红，目中似已喷出火来，但瞧见躺在地上的青衣人，她们又不禁流泪。

杨子江竟整了整衣衫，正色道：“今天是我这一生中的大日子，所以我要请三位姑娘来参观参观，参观我杀人的大典，我若杀得不好，还请三位姑娘多多指教。”

他居然鞠了个躬，又道：“只因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今天是第一次开杀戒，我本不想拿这种人来破戒的，但找不到别人，也只好将就了。”

那姐妹两人满眼痛泪，嘴唇都咬出血来。

杨子江从地上拾起那柄金刀，用那姐妹脱下来的衣裳擦得干干净净，缓缓走到青衣人身旁，忽又回头道：“三位姑娘是否还有朋友要来，那真是再好也没有，如此隆重的盛典，只有三位来宾未免太少。”

朱泪儿本来一心在盼望着俞佩玉赶来，但现在，她只望俞佩玉莫要来了，因为这少年的武功实在太可怕。

杨子江叹了口气，喃喃道：“别人都说杀人是件很刺激的事，我现在怎地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哟？”

他懒洋洋地走到那青衣人面前，懒洋洋地笑着道：“你若觉得疼，就眨眨眼睛，我就会让你死得快些，因为我不喜欢看到别人龇牙咧嘴的痛苦模样。”

眼见他这一刀已将刺下，那姐妹两人的眼泪，已断线珍珠般地流了下来，谁知就在这时突听窗外一人道：“我不喜欢看到别人龇牙咧嘴的痛苦模样。”

杨子江面色忽然变了，一步冲到窗前，又嗖地退了回来厉声道：“什么人？”

窗外那人也厉声道：“什么人？”

杨子江面上已无一丝血色，道：“你……你难道真的是……”

他这句话未说完，已“砰”地撞开另一边窗子，一枝箭般窜了出去，大喝道：“应声虫，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们来缠我，我也不是好惹的。”

说到最后一句话，他的人已远在几十丈外。

那姐妹两人全都呆住了，朱泪儿却是又惊又喜，她实在想不到应声虫会来救她们，对这位神秘的奇人，她更充满了仰慕与好奇之心，她睁大了眼睛瞪着那窗子，只希望他露一露脸。

只听“砰”的一声，这道窗户也被撞开。

居然真的有人从窗外掠了进来。

第三章 惊人惨变

屋子里的四个人瞧见这人跳进窗子，全都吃了一惊，因为他们谁也未想到这人竟是俞佩玉。

俞佩玉见到这姐妹两人，面上也露出惊讶之色，他立刻拍开了朱泪儿的穴道，沉声道：“快解开她们的穴道跟我走。”

朱泪儿什么话不说，却先问道：“你认得她们么？”

这时俞佩玉却已扛起那青衣人，冲出门去。

朱泪儿咬着嘴唇，竟望着那姐妹两人发起呆来。

只听俞佩玉在门外道：“快，快，杨子江说不定马上就会回来的，我在那边谷仓里等你们。”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先往地上捡起了那姐妹两人的衣服，抛在她们身上，又拍开她们的哑穴，似笑非笑地瞪着她们道：“穿好衣服才准出去，我不喜欢让我丈夫看到光屁股的女人，知道吗？”

那姐妹两人似乎都怔了怔，姐姐并没有说什么，妹妹却忍不住道：“你的丈夫？”

朱泪儿用眼角瞟着她，道：“你们难道认得我的丈夫？”

姐姐只点了点头，妹妹道：“俞公子我们是认得的，但却不知道你的丈夫是谁。”

朱泪儿眼睛瞪得更大，道：“俞公子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就是俞公子，难道不懂？”

妹妹冷笑道：“哦，真的么，这倒要恭喜你了，本来我还以为你是她的女儿哩。”

朱泪儿脸已发了青，道：“我一眼就看出你早就对他不怀好意了，但我警告你，你若勾引我的丈夫，我就要你的命。”

谷仓里虽然并不潮湿，却很阴暗，四面都堆着稻谷，只有一角是空的，俞佩玉将那青衣人带到那里时，已解开了他的穴道：

那青衣人也瞪着俞佩玉，道：“阁下如此冒险赶来相救，想必和她们姐妹交情不错了。”

俞佩玉沉默了半晌，缓缓地道：“我和她们的交情虽不错，却还不至于为了她们出卖自己的父母骨肉。”

那青衣人身子一震，倒退了三步，嘎声道：“你说的什么话，我不懂。”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唐珏，唐二公子，到了此时，你还想瞒我么？”

青衣人紧握着双拳，全身都颤抖起来。

俞佩玉叹道：“我一直猜不到你是谁，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唐二公子会出卖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家庭，但是见到金花娘姐妹后，我才明白了，你就因为你的父亲不肯答应你们的婚事，才不惜做出这种事来。”他厉声接着道，“你的交换条件，就是要那人回到唐家庄后，宣布答应你们的婚事，但你可想到你这么做，非但对不起你的父亲，也对不起你们唐家的祖宗。”

唐珏一步步往后退，已退到墙角，忽然嘶声道：“我的父亲反正已死了，我并没有杀死他，我这么做，反而等于让他老人家死而复生，我的兄弟姐妹们也不会伤心了，所以我并没有做错，一点也没有做错。”

俞佩玉怒道：“你难道真愿意要一个陌生人做你兄弟姐妹的父亲么？你难道真愿意看你的兄弟姐妹被一个陌生人去奴役？你难道不明白他做了你们

唐家的掌门人后，蜀中唐门整百年来的名声就要毁于一旦。”

唐珏的身子好象已渐渐萎缩了，用双手掩着脸，颤声道：“但你可知道，我若见不到她，我有多么痛苦？我就算沉沦地狱，万劫不复，也要和她在一起。”

他忽又瞪着俞佩玉，嘶声道：“你可知道‘情’之一字，力量有多么伟大？你可知道世上有多少人只是为了情才能活下去，又有多少人为了情而死？”

他惨笑着接道：“你当然不会知道的，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爱过一个人，你根本不知道‘情’的滋味。”

俞佩玉面上也不禁露出悲伤之色，苦笑道：“你以为我真的没有爱过一个人？真的不懂得‘情’是何物？”

唐珏道：“你若懂得，你就不该……不该如此责备我。”

俞佩玉叹道：“你的苦衷，也许我比别人还了解得多些，所以你就算和金花娘私奔，我也绝不会怪你，但你却不该做出这种事来。”

唐珏惨笑道：“私奔？你以为私奔是件很容易的事么？”

俞佩玉道：“你们的情感若真是那么深，为什么不能远离世人，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凡地过一生，你们难道还舍不得红尘的繁华，世俗的享受？你们若连这点都不愿牺牲，就根本不配说起这‘情’字。”

唐珏道：“若换了别的人，当然可以象你说的这样做，但是我们……”

俞佩玉道：“你们又怎样？”

唐珏道：“你可知道唐家的私奔子女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我们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一定会将我们追回去的，何况天蚕教主的手段更毒。”

俞佩玉道：“据我所知，天蚕教主并没有反对你们的婚事。”

唐珏道：“他没有反对，只因他知道我们的婚事绝不会成功，所以他的条件是一定要我明媒正娶，否则他就不让金花娘和我见面。”

俞佩玉道：“但你们还是可以逃的。”

唐珏道：“不错，我们可以逃，我们也许可以逃得过唐家的追踪，但我们却再也休想逃得过天蚕教的毒手。”

他一字字接着道：“只因金花娘若反叛了天蚕教，七个月之内，就要全身溃烂而死。”

俞佩玉动容道：“为什么？”

唐珏道：“只因她已被天蚕教主下了天蚕蛊，那是绝对无药可解的。”

俞佩玉也不禁叹了口气，缓缓道：“所以你为了自己，就不惜牺牲别人了……”

唐珏道：“我并不是狼心狗肺的人，我这样做，也有我的打算。”

俞佩玉道：“你有什么打算？”

唐珏道：“我可以帮他们成功，也可以毁了他，只有我可以拆穿他的阴谋，总有一天，我会要他的阴谋败露的。”

俞佩玉道：“总有一天？你想等到什么时候？”

唐珏道：“自然要等到我们的婚事成功之后。”

俞佩玉道：“但你可曾想到，在你还没有揭穿他之前，他能做出些什么事？”

唐珏道：“这……”

俞佩玉厉声道：“他不但可以将唐门暗器的秘密完全泄露，还可以唐门

弟子做工具，去为他杀人，为他作恶。于是就不知有多少人要因此而惨死，甚至包括你的姐妹在内。不等你揭穿他的秘密，他早已将你们的家全都毁了。”

他一字字接着道：“何况你根本就活不了那么长的。”

唐珏呆呆地怔了半晌，目中忽然流下泪来，喃喃道：“我错了么？我难道真做错了么？”

俞佩玉道：“你难道还不肯认错？”

唐珏道：“那天我父亲要我和你更换衣服，还戴上我的面具，明里是要瞒过那些制造暗器家丁的眼目，其实却是要我和大哥分头去找贵会的武林盟主俞放鹤……”

俞佩玉道：“这件事我已知道了。”

唐珏苦笑道：“这种事他自然不放心交托给别人，我究竟总算是他的儿子，而且一向是个很听话的儿子，但临走的时候，他还是再三警告我，要我一办完事就回去，不许和金花娘见面，否则他就要以家规处治。”

俞佩玉道：“这次你并没有听他的话，是么？”

唐珏黯然道：“若没有别人引诱我，我还是不敢反抗的，但我找到俞放鹤的时候，他却告诉我，我父亲和大哥都已死了，他说，这消息若是传出，不但唐家庄立刻会发生混乱，武林中也要引起很大的波动。为了顾全大局，他只有找一个人来假扮父亲，先维持住平静的局面再说。”

俞佩玉道：“所以你就相信了他的话？”

唐珏道：“我也觉得他说得很荒谬，但他却说，这么样做法，实是有百利无一弊，对我更有很大的好处。”

俞佩玉道：“看来他不但答应帮你和金花娘成亲，只怕还答应帮忙你接掌唐家的门户。”

唐珏垂下了头，黯然道：“当时我一念之差，就答应了他，但事后我也曾想到，我知道了他这秘密后，他只怕要杀我灭口。”

俞佩玉长叹道：“有时候你的确可算是个很谨慎小心的人，但有时你却实在太疏忽了，这只怕就叫做……”

他戛然顿住了语声，没有说出“利令智昏”四个字来，因为他已发觉这少年也是个很可怜的人，他不忍再刺伤他。

唐珏道：“我和金花娘一直都有秘密通信的方法，所以我和俞放鹤约好在望花楼见面之后，就暗地通知金花娘，叫她来接应。”

俞佩玉道：“你这步棋倒没有走错。”

唐珏黯然道：“但我已将最重要的一着棋走错，常言道：人生如棋局，我这一生已铸下了不可挽回的大错，我自觉已无颜……”

他话未说完，金花娘已冲了进来，扑倒在他身上痛哭着道：“你没有错，错的是我，是我……害了你。”

俞佩玉望着他们，望着这一对在如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爱心仍没有丝毫动摇的情人。

一时之间，俞佩玉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不知道自己若是处在他们这样的环境中，他的情感是否会有他们这么样坚贞。

他只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事虽然可恨，但他们的遭遇却实在值得同情，他们那坚贞的爱心，更值得佩服。

朱泪儿悄悄走到俞佩玉身旁，道：“你瞧见我写在车底下的字了么？”

俞佩玉道：“嗯。”

他本来也准备板起脸教训她几句，要她以后不可这么样胆大妄为，但此刻见到她，连一句也都说不出来了。

只见朱泪儿垂首弄着衣角，似乎也在等着挨骂，又似乎在等着他夸奖几句，俞佩玉只有柔声道：“若没有瞧见你留下来的字，我怎么会找到这里。”

朱泪儿嫣然一笑，道：“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可曾瞧见了那应声虫么？”

俞佩玉也笑了笑，道：“应声虫是谁也看不见的。”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悄悄道：“莫非这次应声虫根本没有来，就是你将杨子江吓走的？”

俞佩玉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压低声音道：“所以我才怕杨子江去而复返。”

朱泪儿笑道：“你放心，他以为应声虫在暗中盯着他，一定再也不敢开口说话，等他发现被骗时，我们早就走远了。”

铁花娘虽然远远地站在一边，却一直在斜眼盯着她，瞧见他们在轻轻他说话，悄悄地笑，铁花娘就咬着嘴唇扭转头去，对着墙角，她只觉自己在这里已变成多余的，既没有人关心她，也没有人理她。

金花娘和唐珏的哭声固然令她很伤心，但俞佩玉和朱泪儿的笑声却更令她难受，她真恨不得死了算了。

突听俞佩玉道：“铁花姑娘，几个月不见，你象是瘦了些。”

他不说这句话还好，此刻说了出来，铁花娘只觉心里一酸，眼泪也忍不住要夺眶而出。

“你既然知道我瘦了，为什么不知道我是为谁消瘦的？你既然还在关心我，为什么却要跟别人结成了夫妻。”

她真恨不得扑到俞佩玉怀里，尽情痛哭一场，又恨不得在俞佩玉脸上重重咬几口，尝尝他的血究竟是冷的，还是热的。

一时之间，她心里又甜又酸又苦，也不知该怎么说才好，谁知俞佩玉并没有等她说话，也没有走过来，反而走到唐珏那边去了，他方才那句话，好象只不过是随口说出来的应酬话。

铁花娘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沉到脚底，一颗心也象是忽然被别人掏空，什么都再也感觉不到。

俞佩玉象是完全不懂一个少女的心情在瞬息间会有多么大的变化，他根本没有留意她，却解开唐珏的穴道，叹道：“我也不怪你，可是你自己却该有自己的打算。”

唐珏默然半晌，忽然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挺身站起来道：“我跟你走。”

俞佩玉道：“去哪里？”

唐珏断然道：“回唐家庄，揭穿他的秘密。”

俞佩玉展颜笑道：“对，这才是男子汉的作为，只要有决心，世上绝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朱泪儿也开心起来，俞佩玉的挣扎和奋斗到现在总算有了收获，满天阴霾到现在总算现出了一线光明。

除了铁花娘外，每个人的精神都振奋了起来。

唐珏擦净脸上的泥污，象是已下定决心，从今以后绝不再鬼鬼祟祟，要以真面目堂堂正正地做人。

金花娘痴痴地瞧着他，目中虽仍有泪光，但已露出了欣慰之色，没有一个女子不希望自己的情人是男子汉的。

朱泪儿笑道：“我们耽误的时间已够多了，还是快走吧。”

俞佩玉道：“不错，有什么话都可以等到路上再说。”

突听谷仓一人道：“不错，有什么话都可以等到路上再说。”

这声音传入他们的耳朵，每个人的脸色全都变了。

虽然他们也知道这绝不是真的应声虫，但在他们眼中，杨子江实在和应声虫差不多可怕。

朱泪儿脸色发白，大声道：“杨子江，你用不着装神弄鬼，我知道是你回来了。”

金花娘紧紧握起唐珏的手，冷笑道：“你方才已象条狗似地夹着尾巴跑了，现在还有脸回来么？”

俞佩玉大声道：“杨子江，你既已回来了，何妨进来一见。”

朱泪儿和金花娘说话，外面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但俞佩玉的话刚说完，外面立刻就有人应声道：“杨子江，你既已回来了，何妨进来一见。”

朱泪儿咬着牙道：“杨子江，别人怕你，但俞佩玉却不怕你，你有种就进来吧。”

金花娘目光闪动，道：“你不敢进来，就不是人。”

别人无论怎么说，怎么骂，外面那人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但只要俞佩玉一开口，外面就响起一模一样的回声。

他们互相使了个眼色，忽然一齐冲了出去。

外面阳光普照着大地，那条黄狗仍懒洋洋地躺在墙角，远处的天畔有一朵云，四下却连半条人影也没有。

俞佩玉厉声道：“你若觉得我戏弄了你，此刻为何不来和我一决生死。”

那回声道：“你若觉得我戏弄了你，此刻为何不来和我一决生死。”

这次的回音已是从小谷里发出来的了，但等他们再冲回那谷仓时，里面又已瞧不见人影。

朱泪儿的眼珠子一转，悄声道：“你留在这里，我和他们三个人到外面去守着。”

俞佩玉点了点头，等他们全出去了之后，就大声道：“杨子江，你还不现身么？”

这声音在谷仓的东边，俞佩玉立刻飞身而出，只见朱泪儿、唐珏和金花娘姐妹各守着一方。

守在东方的是唐珏，他此刻正在东张西望，满面俱是惊讶之色，朱泪儿他们也跟着走了过来。

朱泪儿道：“你听见声音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么？”

俞佩玉点了点头。

金花娘立刻又拉起唐珏的手，道：“你有没有瞧见人？”

唐珏脸色发白，嘎声道：“那声音本来是从我身后发出来的，但等我转过身，声音还是在我后面，我飞快地打了个转，声音已消失，人也象是消失了。”

金花娘道：“这次我们背靠背地站着，看他怎么办。”

朱泪儿叹道：“你们在这边站着，他难道不会到那边去么？”

大家面面相觑，全都呆住了。

过了半晌，朱泪儿忽然又道：“我看这人也许并不是杨子江。”

唐珏道：“何以见得？”

朱泪儿道：“杨子江既已知道你要去揭穿他们的秘密，就绝不会让你活着的，但方才那人并没有向你下手。”

唐珏倒抽了口凉气，道：“他若不是杨子江，却是谁呢？”

朱泪儿道：“不是杨子江，自然就是真的应声虫……”

这句话说出来，她自己都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靠到俞佩玉身旁，俞佩玉已沉默了很久，此刻忽然道：“无论如何，我们的计划绝不改变，无论他是谁，既然不敢出来和我见面，我就不怕他，他学我说话，我根本不放在心上。”

俞佩玉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象压上了一块石头，虽然他只要不开口，就一点事都没有。

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有个神秘而又可怕的人在暗中跟着他们，窥探着他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俞佩玉一开口，那回声就立刻响起。

这种精神上的负担，实在可以令人发疯。

到黄昏时，他们找了个最繁荣的城镇，在最热闹的客栈里歇下，乘人最多的时候去吃饭。

俞佩玉四下一望，每张桌子上都坐满了人，他自然不会看到杨子江，但是应声虫呢？应声虫难道就在这些人群中么？俞佩玉忽然大声道：“你听着，我现在又说话了，你也说吧。”

他说话的声音就象打锣似的，饭铺里每个人都吃了一惊，都扭转头来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他们也瞪大了眼睛去瞧别人，只因他们一心想瞧瞧，这次那回声会从什么地方发出来。

谁知过了半晌，四下竟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都在瞧着他发呆，好象将他们当作疯子。

俞佩玉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实在很象疯子，他们既是惊奇，又是欢喜，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别人自然再也想不出他们为什么会发笑。

朱泪儿开心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勉强压低声音，笑道：“应声虫已走了，你们听见了么？”

金花娘，唐珏都抢着道：“不错，我们听见了。”

别人更奇怪，他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听见，为什么却偏偏说“听见了”？这不是疯子是什么？

朱泪儿笑道：“如此看来，那是真的应声虫了，因为他若是杨子江，就绝不会走的。”

俞佩玉显然还有些不放心，试探着道：“他既然要来缠着我，为什么又忽然走了呢？”

这句话说出来，四下仍然没有回声。

朱泪儿也等了半晌，才笑道：“这也许是因为他并不想找你麻烦，只不过因为你借用了他的名字，所以他才来找你开开玩笑。”

金花娘也笑道：“不错，现在他认为玩笑已经开够了，也懒得再跟着你了。”

这顿饭他们吃得自然很开心，但俞佩玉还是很少说话，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还在担心应声虫，而是因为他说话的机会很少。

有三个女人在桌上，男人哪里还有说话的机会。

三个女人中，最沉默的自然还是铁花，她一直在盯着朱泪儿和俞佩玉，

似乎想瞧瞧他们是不是真的已成了亲。

等到吃完饭，她就瞧出来了。

俞佩玉竟要了五间房，道：“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休息，明天才有精神赶路，有精神办事。”

他忽然向唐珏和金花娘笑了笑，又道：“只有你们两人的房子是连着的，中间还有道门，我虽然要了五间房，但却并不是不通气的老古板。”

金花娘瞟了唐珏一眼，两人的脸都飞红了起来，他们两个毕竟还没有正式成亲，金花娘红着脸道：“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好休息，那扇门绝不会用的。”

她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出来，大家全都笑了，连唐珏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花娘的脸更红，啐道：“你少得意，我先将那扇门锁起来，看你还得意不得意。”

话未说完，她自己也笑了起来，娇笑着奔入她自己的屋子，“砰”地关上房门，再也不肯出来。

俞佩玉拍了拍唐珏的肩头，笑道：“今天晚上还没有过完，还长得很，你也不必着急，机会还多着哩。”

他也笑着走进自己的屋子，现在他们虽然还在困境中，但最艰苦、危险的一段总算已过去，大家的心情也都好得多了。

现在心情最好的却是铁花娘。

她忽然向朱泪儿一笑，道：“我大姐和姐夫还没有成亲，所以要分开来睡，但你们不是已经成亲了么，为什么也不住在一起呢？”

朱泪儿瞧着俞佩玉进屋子关起门，心里本就很不不是滋味了，再听这句话，她脸色更难看，怒道：“我们夫妻的事，用不着你来费心。”

她也冲进屋子重重关起房门。

铁花娘望了望俞佩玉的房门，又望了望天上的月亮，她忽又长长叹息了一声，幽幽道：“今天晚上的确还长得很，也许太长了些……”

金花娘屋子里果然有两扇门，一扇门在走廊上，还有一扇门，自然就是连着唐珏那间屋子的。

她连鞋子都没有脱就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的，似乎想快些睡着，

但一双眼睛却总是忍不住要张开，去瞧那扇门。那扇门后竟连一点动静也没有。

唐珏难道真睡着了么？他难道真能睡得着。

金花娘咬着嘴唇，忽然爬起来，悄悄地走到那扇门前面，她蹑手蹑脚的，似乎生怕被人瞧见。

其实这间屋子里除了她之外，连个苍蝇都没有。

金花娘自己也觉得有些好笑，咬着嘴唇呆呆地出了会儿神，伸手想去敲那房门，但刚伸出手，又缩了回来。

到现在为止，门那边居然还是连一点动静也没有。

金花娘恨恨道：“你不来找我，难道是想我先找你么？我就偏偏不找你，看你怎么办？”

她一面喃喃低语着，一面已又躺到床上。

这次她不但脱了鞋，连袜子都脱了，她望着自己那双纤巧的，白生生的天足，也不知怎地，她的脸竟渐渐红了起来。

难怪这家客栈生意好，他们的确将屋子收拾得很干净，连床单和被套都是新换的，还带着肥皂的香气。

干净的床单摩擦着她的皮肤，风轻轻地吹着窗子，很远的地方，隐隐有歌声传来，唱的仿佛是怨妇思春。

老天呀，你叫她怎么睡得着。

她的手轻轻地抚摩着自己的脚趾，她的脚实在已走酸了，但是光滑的脚趾接触到她的手，那感觉就好象……就好象……

她也说不出那感觉象什么，只不过脸更红了。

就在这时，突听门上轻轻一响，象是有人在敲门。

金花娘一翻身就跳下了床，连鞋子都来不及穿，赤着脚就想去开门，但是手刚伸出来，却又缩了回去。

她咬着嘴唇吃吃笑道：“我就知道你忍不住的，但以后日子反正还长得很，咱们何必这么着急，将官盐当私盐卖呢？”门那边又没有声音了，唐珏难道生气了么？

金花娘柔声道：“我也不是不让你过来，但他们的耳朵都灵得很；若是被他们听到了，岂非又要被人家笑话。”

其实她早已恨不得将门打开了，只不过唐珏既然让她等了这么久，她也想让唐珏着着急。

只要唐珏求她一次——甚至用不着求她，只要说一句话，或者再敲一次门，她就会将门打开的。

但过了半晌，门那边还是没有声音。

金花娘忍不住道：“你生气了么？”

又过了半晌，她又忍不住道：“死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门那边却越来越静。

金花娘忽然发觉事情有些不对了，再也顾不得别的，立刻打开门上的锁，冲进唐珏的屋子。

铁花娘躺在床上，嘴角始终都在微笑。她的忧怨和心事，早已一扫而空了，因为俞佩玉并没有和朱泪儿睡在一间屋子里。

虽然俞佩玉也不会和她睡在一间屋子，但只要俞佩玉不跟别人睡在一起，她就已经很满足，很开心了。

她自己也觉得这种心理实在很妙，实在有些可笑，她却不知道大多数女人的心理说出来都有些可笑的。

金花娘在说话的时候，她也听到了，因为这究竟不是很讲究的客栈，屋子的墙并不很厚。

听到金花娘在说：“咱们何必这么着急……莫要被人家笑话……”

她已不禁偷偷地笑了出来，暗道：“大姐真会作怪，明明早就想到别人来了，却偏偏却还要装模作样地要人着急。”

听到金花娘在说：“你生气了么……你为什么说话呀？”铁花娘觉得更好笑，暗道：“想不到唐珏也有两下子，他这么样一拿架子，大姐反而会忍不住过去的。”

然后，她就听到门响的声音。

她知道她的大姐终于还是忍不住先过去了，她虽在笑着，脸却渐渐红了起来，因为她已想到……

她想得太多了，所以才会脸红。

但她再也想不到这时金花娘忽然发出了一声惊呼。

呼声凄厉而可怕，听得人毛骨悚然。

这已经不是打情骂俏时的呼声，也不是铁花娘方才想象中的那种“呼声”，她也忍不住跳起来冲了出去。

朱泪儿也躺在床上，却在悄悄地流泪。

她的确很伤心，这倒并不是因为俞佩玉不让她睡在那间房子里，而是因为她觉得俞佩玉让她在铁花娘面前丢了人。

她并不是真的想和俞佩玉睡在一起，只要俞佩玉肯让她进那间屋子，她宁可睡在冷冰冰的地上也没关系。

她甚至宁可进去后再从窗子里爬出来，她只要能让铁花娘看一看她和俞佩玉同时走进一间屋子，就已心满意足了。

金花娘在说什么，她根本没有听见。

但金花娘那声惊呼，她却听见了，她也觉得这呼声很奇怪，很可怕，她也吃了一惊，跳下床冲了出去。

朱泪儿冲出门时，俞佩玉、金花娘、铁花娘的门全是开着的，她立刻听到铁花娘和俞佩玉的惊呼声自唐珏的屋子里传了出来，接着，她就听到金花娘悲痛的啼哭声音，竟已完全嘶裂。

唐珏的屋里发生了什么事？

朱泪儿连想都来不及去想就冲了进去，只见唐珏的身子挂在床边，本来很清秀的一张脸，现在已变得狰狞而扭曲，但身上既没有血迹，也没有伤痕，只有一双手紧紧地握着，手背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

再看金花娘已哭倒在地上，铁花娘正跪在她身旁，轻抚着她的头发，嘴里在喃喃地说着安慰的话，但自己的眼泪也已一连串流了下来。

俞佩玉的脸色苍白，看来既悲伤，又惊讶，更愤怒，他的手也紧握成拳，指节都因用力而发白。

朱泪儿刚冲进门，就象是被钉子钉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院子里也渐渐有了人声，显然已有人被吵醒，都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并没有人真的走过来瞧的，因为出门人大多懂得“各人自扫门前雪”这句话，谁也不愿多管别人的闲事，惹些无谓的麻烦。

这时俞佩玉已关上了门，他的手在发抖，几乎连门闩都插不上，朱泪儿忍不住凑了过去，悄悄道：“他怎么会死的？”

俞佩玉只摇了摇头，并没回答，他托起了唐珏的尸身，轻轻放到床上，唐珏的身上连一块皮都没有擦破。

他是怎么会死呢？

俞佩玉沉吟着，反而去问朱泪儿道：“他是不是中了毒？中了什么毒？”

朱泪儿也没有回答，却拿起桌上的茶壶啜了一口，摇摇头，又在茶杯上舔了舔，也摇了摇头。

俞佩玉道：“没有毒？”

朱泪儿道：“没有。”

俞佩玉目光闪动，忽然要去扳开唐珏紧握着的手，但朱泪儿立刻拦住了他，沉声道：“让我来。”

唐珏的手握得那么紧，朱泪儿刚扳开他一根手指，就有鲜血流了出来，

但这血赫然竟是乌黑色的。

她又扳开两根手指，就发现他手掌里紧紧握着一朵铁铸的刺花，花上的刺已刺入他的掌心。

朱泪儿长长叹了口气道：“这是什么暗器？好厉害，连我都未必吃得消。”

俞佩玉的脸色更沉重，一字字道：“这就是唐家的毒蒺藜，见血封喉，眨眼间便可致人死命。”

朱泪儿怔了怔，道：“唐家的暗器，难道他——他是自杀的？”

俞佩玉道：“三个月前他也许会自杀，但是现在……”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只黯然地望着金花娘。

现在唐珏的确已没有自杀的必要。

朱泪儿忽然大声道：“一定是他，一定是杨子江。”

天已经亮了，金花娘非但已渐渐冷静了下来，而且甚至已看不出有什么悲伤之态，只是拿出了很多银子来，要店里的伙计去看坟地，买棺材，不问价钱，只要快，对每一个细节她都要亲自督促，又亲手为唐珏换上寿衣，别人无论怎么样劝她，她既不肯体息，也不要别人帮她的忙。

俞佩玉他们都坐在窗口，看着她忙来忙去。

朱泪儿悠悠道：“让她做些事也好，一个人若是很忙，就会将悲伤忘记的。”

俞佩玉黯然道：“她这悲伤只怕不容易忘记。”

铁花娘一直垂头坐着，此刻忽然道：“你认为真是杨子江下的毒手？”

朱泪儿道：“除了他还有谁？”

铁花娘咬着嘴唇，道：“他在那谷仓外为什么不下手？”

俞佩玉苦笑道：“也许他认为我们反正逃不出他的掌握之中，所以要多折磨我们几天。他被我骗了一次，一定要连本带利都找回去。”

铁花娘默然半晌，喃喃道：“他的确是这种人，也只有他这种人才做得出这种事。”

她抬头凝注着俞佩玉，一字字道：“也许他还在暗中跟着我们，并没有走。”

俞佩玉道：“嗯。”

铁花娘目光自俞佩玉脸上移开，空洞地望着院子里一株孤零零的白杨，那伶仃的树叶在西风中看来是那么可怜。

她痴痴地出了会儿神，缓缓道：“我知道他只杀死一个人是绝不会满足的，他要一个个地杀，慢慢地杀，将我们全都杀光为止。”

朱泪儿的目光刚转到那株白杨上，听了这句话，她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噤，似乎也和这株伶仃的孤树一样，感到了西风的肃杀，大地的萧索。

过了很久，俞佩玉才笑了笑，道：“要将我们全都杀死，只怕并不容易。”

等她们再想到金花娘的时候，她已不在院子里。

西风更急，杨子江那双冷漠的眼睛，似乎已与西风融为一体，随时随地都在窥伺着他们。

朱泪儿拉紧了衣襟，悄悄道：“你姐姐到哪里去了？你看她会不会……”

俞佩玉似也不愿听她说出“自杀”那两个字，截口道：“她看来很坚强，她们姐妹都不是那种软弱无能的人。”

朱泪儿道：“她若很悲伤，我倒反而放心了，可是她却忽然变得太冷静了，一个女人的悲哀绝不会这么快就过去的。”

她话还未说完，铁花娘已奔了出去。

朱泪儿叹了口气，黯然道：“唐珏一死，我真怕金花娘也会……”

俞佩玉沉默着，他忽然发现朱泪儿在这两天里似乎已长大了很多，忽然变得很懂事了。

朱泪儿眼波流动，似乎已看出了他的心意，垂着头道：“一个男孩子通常要很久才能变成大人，但女孩子却不同，女孩子通常都比男孩子成长得快些，有时甚至在一夜间就长大了。”

俞佩玉还是沉默着，因为他不知该说什么。

他忽然想起有人曾经说过：“一个女孩子无论多大年纪，只要成了婚，一夜间就会变成大人。”

他不知道朱泪儿说的是不是这意思，也不敢问。

他实在不敢讨论这件事。

幸好这时铁花娘已回来了，金花娘居然也跟着走了进来，她已换了件衣服，不但是崭新的，而且颜色竟也很鲜艳，上面还绣着盛开的牡丹。

无论如何，这绝不是她现在应该穿的衣服，俞佩玉心里在奇怪她为何要换上它，眼睛也不觉盯在这件衣服上。

金花娘眼睛虽仍是红红的，脸上居然也抹了一层薄薄的粉，她在俞佩玉对面坐了下来，竟忽然对俞佩玉笑了笑，道：“你觉得我这件衣服好看么？”

谁也想不到她会在这种时候，说出这句话来。

俞佩玉也怔了怔，只有勉强笑道：“很好。”

金花娘微笑道：“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一个人若是觉得很脏，很疲倦的时候，最好换上件新衣服，就会觉得舒服些的。”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你真的觉得舒服些了吗？”

金花娘却似乎没有听到他这句话，只是轻轻抚摸着衣服上的牡丹，忽又向俞佩玉嫣然一笑，道：“这朵花是我自己绣上去的，这件衣服连小唐都没有看到我穿过，你……你还是第一个看到我穿这件衣服的男人。”

她轻柔他说着，朱泪儿在旁边简直听得怔住了，心想：“她为什么要对俞佩玉说这些话，难道唐珏刚死还不到半天，她就想来勾引别的男人了么？”

朱泪儿眼睛又瞪大了起来，她虽也知道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但还是忍不住要这么想，还是忍不住要生气。

只听金花娘又道：“听说这里厨子最拿手的菜是麻辣子鸡，东安鸭块，大蒜鲢鱼和回锅肉，我已吩咐他们送来了，大家都累了一天，应该好好喝两杯。”

她未来的丈夫刚死，她居然就要喝两杯了。

朱泪儿忍不住大声道：“你吃得下吗？”

金花娘笑了笑，道：“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又何必太难受，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就应该分外保重才好，否则死者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的。”

这些话本该是别人说来劝她的，现在她反而说来劝别人了，朱泪儿也不禁听得目瞪口呆。

这时店伙果然已将酒菜全都捧来，金花娘自己上菜，自己倒酒，然后高举酒杯，嫣然道：“来，我们大家先干一杯。”

俞佩玉迟疑着，他似乎已发现了什么，又似乎想说什么，金花娘倒酒的时候，他一直在注意着金花娘的手。

朱泪儿却在一直注意着俞佩玉的眼睛，她以为俞佩玉也许不会喝这杯

酒，但俞佩玉却已举杯一饮而尽。

她嘴边的话，也随着这杯酒一齐咽了下去。

金花娘道：“朱姑娘你……”

朱泪儿大声道：“你有心情喝酒，我却没有这心情。”

金花娘笑了笑，道：“无论如何，这杯酒我总是要喝的，朱姑娘你……”

朱泪儿冷冷道：“无论如何，这杯酒我都不喝。”

金花娘还是很温柔地笑着，凝注着手里的酒杯，琥珀色的酒，在阳光下看来浓得就象是血。

她温柔的笑容中渐渐露出了一丝辛酸之意，曼声道：“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她将这杯酒很快地喝了下去，忽又笑道：“我怎么能说无故人呢？我至少还有小唐。”

铁花娘刚端起酒杯，酒杯已“当”地跌在地上，跌成粉碎，她脸上颜色也已惨变，失声道：“大姐你……”

金花娘柔声道：“我很好，我很快乐，我实在从来也没有这么快乐，因为我知道以后永远都要和他在一起了，再也没有人能分得开我们。”

朱泪儿这才吃了一惊，抢过她面前的酒杯，俞佩玉已耸然站起，金花娘温柔地拉住了朱泪儿的手，道：“你不用尝，这杯酒并没有毒。”

朱泪儿道：“但你……你……”

金花娘柔声道：“毒，已经在我心里，在我看到小唐死了的那一刻，我已……”

她没有说完这句话。

至少，她死得并不痛苦，活着才痛苦。

又将近黄昏了。

西风在呜咽，远处的流水也在呜咽。

朱泪儿望着新堆的坟墓，忽然放声痛哭起来，最后不停他说着：“我为什么不喝那杯酒？为什么不喝那杯酒？”

乌云掩去了落日，象是夕阳也在吝惜着它最后一抹颜色，不肯让人们在黑暗前享受最后一刻光明。

朱泪儿流泪道：“原来她早已抱定了必死之心，我为什么却看不出，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怪她……”

俞佩玉只是望着面前的一抔黄土，想到那一双多情的男女，为什么多情男女的归宿总是一抔黄土？

他悄悄擦了擦眼睛，道：“走吧？”

朱泪儿抬起头，嘎声道：“走吧？你难道只有这两个字可说？”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黯然道：“我还有什么可说，我还能说什么？”

铁花娘忽然道：“至少我们不应该在这里流泪。”

朱泪儿道：“为什么？为什么？”

铁花娘四下望了一眼，似乎在寻找着隐藏在西风中，隐藏在暮色中的魅影，然后，她一字字道：“因为他若看到我们在痛苦流泪，一定会觉得很欢喜，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欢喜？我有眼泪为何不能到别处去流？”

任何人都可以猜出她所说的“他”是什么人。

朱泪儿的目光，也不禁四下望了一眼，暮色中难道真有一双冷酷而带着讥笑的眼睛，在看着他们流泪。

俞佩玉用衣袖擦去了石碑上一点泥痕，道：“走吧。”

朱泪儿霍然站了起来，道：“走吧。”

连第一颗初星都还没有升起来，现在正是天地间最黯淡的时候，他们沿着呜咽的流水无言地走了段路。

俞佩玉走得最快，而且每一步都踏得很重，似乎想将脚下的泥土踩碎，将整个大地都踩碎。

唐珏终于还是死了。”

俞佩玉唯一的希望又已断绝。

他几乎已完全绝望，要完全放弃，因为他无论怎么奋斗，怎么挣扎，对方只要轻轻一挥手，就将他的希望打击得粉碎。

乌云下的山岳，看来是那么庞大，那么神秘，那么不可撼动，他的对手却比山岳更强大，又如乌云般高不可攀，不可捉摸。

任何人遇着这样的对手，都只有自认失败。

朱泪儿虽已赶到他的身旁，却不敢说话，因为她很了解他此刻的心情，她不知该说什么。

也不知过了多久，俞佩玉忽然大声道：“我为什么要放弃？这次我就算已经失败，但下次我还有机会，下次就算又失败，还有再下次，是么？”

他这话虽是在对自己说的，但朱泪儿还是仰望着他，目光中充满了柔情，也充满了赞许，柔声道：“不错，只要我们没有倒下去，总有一天，我们要将他们打倒下去的。”

俞佩玉迎着风，挺起胸膛，道：“不错，一定有那么样一天。”

他接着道：“现在唐珏虽已死了，但我们还是要赶到唐家庄去，我们绝不能让那‘赶骡子的’在那里作威作福。”

听到“赶骡子的”这四个字，朱泪儿也不觉展颜笑了，道：“对，我们一定要令他再回去赶骡子，铁花娘，你说……”

她刚回过头去唤铁花娘，语声就突然顿住，就象是有一双无形的，冰冷的手忽然扼住了她的喉咙。

铁花娘并没有在他们后面。

铁花娘竟忽然不见了。

他们沿着流水走过来，铁花娘本来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她似乎不愿插在俞佩玉和朱泪儿中间，又似乎怕惹朱泪儿讨厌，所以，始终跟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但这段距离并不算太远。

现在，朱泪儿极目望去，只能瞧见粼粼的波光银带般伸展到远方，已瞧不见铁花娘的人影。

朱泪儿的手脚都凉了，大声唤道：“铁花娘，铁花娘，你在哪里？”

西风中也隐约传来一阵呼唤：“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但这只不过是朱泪儿自己的回声而已。

俞佩玉脸色也变了，翻身掠出，又掠回，拉起朱泪儿的手，再沿着流水向来路掠了回去。

黯淡的天空不知何时已有了星光，星光照着流水，流水映着星光，小溪

旁比别的地方似乎亮得多。

但他们还是瞧不见铁花娘的人影。

朱泪儿的手已冷得象冰，但她却觉得俞佩玉的手仿佛比她更冷，她紧紧握住了他两根手指，道：“你想她……她会不会不告而别？”

俞佩玉道：“她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朱泪儿咬着嘴唇，道：“那么……她难道已经被杨子江……”

俞佩玉忽然俯下身，自地上拾起了一只绣鞋，朱泪儿认得那正是铁花娘的鞋子，她的喉头立刻被塞住。

铁花娘在的时候，她只希望铁花娘走远些，越远越好，只要铁花娘瞧了俞佩玉一眼，她就觉得不舒服。

但现在铁花娘却“走”了，永远再也不会回来，朱泪儿却只觉得悲哀，她望着这只绣鞋，眼泪又已流下了面颊。

她在小溪旁挖了个坑，将这只绣鞋埋了下去，忽然道：“她也许只是自己走了，也许并没有遭杨子江的毒手。”

俞佩玉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也许。”

朱泪儿道：“她若是真的被杨子江害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听到一点声音，她就算无力抵抗，至少总能发出呼喊才是。”

俞佩玉沉重地点头道：“不错。”

朱泪儿道：“何况，人死了也有尸体的，而我们非但找不到她的尸体，简直连一点痕迹都看不到，难道她会忽然……”

说到这里，朱泪儿忽又掩面痛哭起来，嘎声道：“我何必自己骗自己，她明明遭了杨子江的毒手，我自己骗自己又有什么用？我早知道杨子江绝不会让我们活着到唐家庄，早已决心要将我们一个个地杀死。”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很久，道：“走吧。”

朱泪儿跳了起来，道：“对，我们走，去找他。”

俞佩玉道：“我们不去找他。”

朱泪儿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我们等着他来找我们。”

朱泪儿咬着嘴唇，叹道：“不错，他既然一定会来找我们，我们何必去找他，可是……”

她仰面望着俞佩玉，道：“我们难道就在这里等着么？”

俞佩玉道：“我们到唐家庄去，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非去不可。”

他的神情是那么坚决，无论什么人看到他的这种决心，都会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令他的决心动摇。

朱泪儿也被他的决心感动了，也变得坚强起来，大声道：“对，我们活着要去唐家庄，死了变鬼，也要到唐家庄去。”

她说话的声音那么大，象是生怕那隐藏在暗中等着杀他们的人听不到。又象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决心。

俞佩玉赞许地拍了拍她肩头，拉起了她的手，再也不肯放开，因为他生怕一放开她的手，她也会象铁花娘一样忽然自地面上消失。虽然他也不知道以他们两人之力，也未必是那可怕敌人的对手。

此后的路途走起来更艰苦了。

他们绝不敢有丝毫疏忽大意，因为他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微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致命的结果。

杨子江随时随地都可以自黑暗中一掠而出，以他那不可思议的武功，向他们作致命之一击。

可是，天已渐渐近了，杨子江竟一直都没有现身。

他们中午时，在一个村落中停留了片刻，吃了些东西，又往前走，直走到黄昏，杨子江还是没有出现。

现在，距离唐家庄已很近了。

黄昏，他们到了个小镇，俞佩玉忽然道：“我们在这里歇一夜，明天早上再到唐家庄去。”

朱泪儿温柔地望着他，轻轻叹息着道：“你实在应该好好地睡一觉了，否则怎么有精神做事。”

小镇上的客栈生意并不好，店伙巴结地替他们找了两间上房，但俞佩玉瞧了朱泪儿一眼，说道：“我们只要一间屋子。”

朱泪儿的心跳了起来，那店伙看来是既失望，又惊讶，他怎么看这两人也不象是一对夫妻。

关起房门后，朱泪儿的心跳得更厉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似乎不知道该将自己放在哪里才好。

俞佩玉小心的拴上门，又关起窗子，才对她温柔地一笑，道：“你睡吧。”

朱泪儿垂着头，鼓起勇气道：“你呢？”

俞佩玉笑道：“这两张椅子拼在一起，就是张很舒服的床了。”

朱泪儿咬着嘴唇，道：“你睡床，你比我更需要好好睡一觉。”

俞佩玉望着她纤弱的身子，凌乱的头发和那双已微微有了些红丝的美丽的大眼睛。

他心里忍不住生出一种怜惜之意，心想：“杨子江说不定立刻就会出现，此时此刻，我何必再守着那些死规矩，为何还要令她痛苦，为何不让她好好睡一觉，我今天晚上若和她睡在一张床上，难道我俞佩玉就不是君子了么？”

朱泪儿拿了床较薄的被，铺在椅子上，垂着头勉强一笑，道：“我在这里睡也很舒服，在我照顾三叔病的时候，就算站在那里都能睡得着的，我早就习惯了，你好好睡吧，”

俞佩玉忽然柔声道：“这张床很大，我们又都不是胖子，为什么不一起睡呢？”

朱泪儿手里刚拿起个枕头，枕头又掉了下去，她似乎想看俞佩玉一眼，却又没有勇气，垂着头道：“你……你不怕……”

俞佩玉不让她说下去，抢着道：“我怕什么？你睡着了难道还会打人么？”

朱泪儿也笑了，脸上却泛起了一阵红霞，道：“我不会打人，做梦时却会踢人，小心我将你踢下床去。”

那张床实在并不太大，普天之下，任何一家客栈里，都不会为客人准备一张很大的床的。

因为客人们也并不需要一张很大的床，若有男女两个人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只希望床越小越好。

俞佩玉实在太累，很快地就睡着了。

朱泪儿上床的时候，全身都紧张得象一张弓，她非但不敢去看俞佩玉，简直连俞佩玉盖的棉被都不敢碰。

前天晚上，她一心只想和俞佩玉睡在一起，但现在他们真的睡在一起了，她反而象是害怕得要命，用棉被紧紧地裹着身子，缩在角落里，耳朵贴在枕头上，只听得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

俞佩玉万一伸手过来，那怎么办呢？

朱泪儿不敢想，却又忍不住要去想，一想，她全身都发起热来，实在再也盖不住棉被，却又不敢不盖。

幸好俞佩玉已睡着了，朱泪儿才敢悄悄将脚伸到棉被外透透气，但俞佩玉一翻身，她又吓得立刻将脚缩了回去。

但是看到俞佩玉就在她身旁，她全身都充满了幸福之意，她恨不得跳起来放声高呼，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今夜，但此刻若真有人来了，她又立刻会羞得躲在床下去。

这就是少女——少女实在是幸福的。

第三章 不测风云

俞佩玉闭着眼睛假装睡着了，过了很久，听得朱泪儿的呼吸渐渐安稳，他才忍不住睁开眼睛。

朱泪儿果然睡着了，而且睡得很熟。

他想，她实在还是孩子，孩子总比大人容易睡着的。

想到的朱泪儿上床时的模样，他嘴角忍不住泛起一丝笑意，她实在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

和这么可爱的女孩子睡在一张床上，若说俞佩玉连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他简直就不是人了。

何况，他也知道这女孩子对他是那么倾心，他知道自己只要过去，她是绝不会拒绝的。

夜很静，星光洒在窗纸上，夜色是那么温柔。

在这温柔的静夜中，俞佩玉终于忍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抚摸着她枕上的柔发，他忽然也觉得浑身热得很。

他想起和林黛羽在一起的那几天晚上更热，热得令人什么事都不想做，又热得令人想去做任何事。

他想起林黛羽那颤抖着的嘴唇，颤抖着的……那种销魂的颤抖，令人永生难忘。

她的温柔，她的泼辣，也都令他永生难忘。

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秘密说出来，但林黛羽无疑已知道他是谁了，女人们通常都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尤其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母亲对孩子，妻子对丈夫，她们那种出奇敏锐的感觉，是谁也无法能够解释的。

所以后来林黛羽发现有人在跟踪他们时，她才会那么做，让别人绝不会再怀疑他就是那已“死”了的俞佩玉。

她每一剑刺在俞佩玉身上时，俞佩玉心里只有感激，因为他知道当她用剑来刺他时，她比他还要痛苦得多。

现在，她在哪里呢？

无论她在哪里，一定都要想着他的。

俞佩玉心里一阵刺痛，立刻将手缩了回去。

这一晚总算已过去，杨子江竟还没有现身。

朱泪儿醒来的时候，俞佩玉还没有醒，想到自己竟和一个男人共床睡了一夜，朱泪儿也不知是惊是喜。

他虽然并没有做什么事，但她却觉得自己和昨夜已不同了，她觉得自己仿佛已不再是孩子，已是个女人。

她忍不住偷偷地笑了。

太阳已升得很高，朱泪儿望着俞佩玉的脸，他睡得就象是孩子，她忍不住悄悄自棉被里伸出手轻轻抚着他的鼻子，柔声道：“这里若是我们的家，那有多好，我一定去煮一锅又香又浓的粥给你，你不吃八碗我就不让你离开桌子。”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八碗不算多，我现在至少可以吃得下十碗”

朱泪儿吓得赶紧缩回手，将头都蒙在棉被里，不依道：“我还以为你是

个好人哩，原来你也是个坏蛋，明明已醒了，却闭着眼睛骗人，害得人家……人家……”

害得人家怎么样，她却说不出了。

俞佩玉望着她露在被外的一枕柔发，不觉又痴了，他也不知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包

他不敢再在床上停留下去，跳下床，推开窗子，外面的空气很清新，他长长吸进了一口，喃喃道：“奇怪，杨子江还没有来。”

一提起“杨子江”这名字，朱泪儿心里的柔情蜜意立刻全都冷了下去，她也跳下床，道：“他也许不敢来。”

俞佩玉没有说什么。

朱泪儿道：“他若非不敢来，为什么不来呢？”

俞佩玉沉默了半晌，叹道：“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不是不敢。”

朱泪儿嫣然一笑，道：“也许他忽然死了，忽然被麻雀啄瞎了眼睛，忽然得了麻疯病，反正他既没有来，我们何必去想他。”

俞佩玉也笑了笑，道：“我现在只想吃碗红烧牛肉面。”

朱泪儿拍手道：“好主意，最好再加两根又香又脆的油炸馓子。”

她想得没有俞佩玉多，自然就比俞佩玉开心，尤其是今天，她觉得阳光分外明亮，连大地都变得柔软起来，走在上面只觉轻飘飘的，还不到正午，他们已到了唐家庄所属的县境。

朱泪儿道：“还要走多久就到了？”

俞佩玉道：“已用不着半个时辰。”

朱泪儿长长松了口气，道：“谢天谢地，总算到了。”

俞佩玉长叹道：“那个冒牌的唐无双，却至少先到了两天，有两天的功夫，他已可做出许许多多事了。”

朱泪儿柔声道：“你用不着这么着急，他就算先到两天，但回家后总有许多琐碎的事要先做的，绝不会一进门就要害人。”

俞佩玉道：“但愿如此，我只怕……”

朱泪儿道：“怕什么？”

俞佩玉脸色很沉重道：“我只怕唐家庄的人不相信我的话，你想，你若是唐无双的门人子女，忽然有个人跑来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假的，你能相信么？”

他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自己根本到不了唐家庄，现在已到了唐家庄，他才想起问题还有很多，而且一个比一个困难，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法子才能将唐家的门人子弟说服。

朱泪儿也皱起了眉，道：“唐家的人你熟不熟？”

俞佩玉苦笑道：“非但不熟，简真不认得。”

朱泪儿失声道：“一个也不认得。”

俞佩玉道：“只认得一位叫唐琳的姑娘。”

朱泪儿眨着眼睛，似笑非笑地瞧着他，道：“唐琳，这名字倒美得很呀，她的人也一定很美了。”

俞佩玉似乎已发觉自己话说得太多了，只“嗯”了一声。

朱泪儿道：“你跟她很熟么？”

俞佩玉道：“我只不过见过她一次而已。”

朱泪儿撇了撇嘴，道：“只见过一次，就将人家的名字记住了，这倒难得的很。”

有这么样一个又刁蛮，又古怪，又会吃醋的女孩子跟在身旁，只有闭上嘴不说话才是聪明人。

路旁的树荫下，有个卖担担面和红油抄手的面担子，卖面的却是个湖北老乡，所以油锅里还炸着湖北最普遍的点心“油炸面窝”和糯米做的炸糍粑。

俞佩玉并没有停下来吃面，只不过买了些面窝和糍粑，他倒并不是肚子饿了，只不过想将自己和朱泪儿的嘴都塞住而已。

炸面窝实在香得很，里面葱花的香气更动人食欲，但朱泪儿咬了一口在嘴里，却象是咽不下去。

俞佩玉笑道：“你还在生气？”

朱泪儿嘟着嘴道：“我才没有钟静那么会吃醋哩。”

说了这句话，她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红着脸垂下头，乘机将面窝咽了下去，才接着道：“我只不过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俞佩玉道：“哦？”

朱泪儿道：“我想，杨子江也许已先到了唐家庄。”

俞佩玉含糊着道：“也许。”

朱泪儿道：“他知道我们一定会到唐家庄去，所以就先在那里等着我们。”

俞佩玉道：“可能。”

朱泪儿道：“他也许早已和那冒牌的唐无双商量好了，只要我们一入唐家庄，就给我们颜色看，我们也许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又怎么能拆穿唐家庄的阴谋呢？”

俞佩玉没有说什么，脸色也沉重起来。

其实他也并非没有想到这一点，也知道此行成功的机会很小，危险却很大，可是看到朱泪儿方才是那么愉快，他怎忍心将心里的忧虑说出来让她担心，有了快乐，他愿意和别人分享。

但痛苦和忧虑，他却宁可独自承受的。

朱泪儿道：“我们若是就这么样走到唐家庄去，简直和送死差不多，唐家庄几乎人人都是能手，那冒牌的唐无双一声令下，我们就可能会变成他们毒药暗器的靶子。”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道：“事在必行，也就顾不得危险了。”

朱泪儿着急道：“可是你……”她忽然顿住语声，只因这时远处忽然来了一行车马，车辚马嘶，尘土高扬，人马似乎不少。

朱泪儿压低语声，道：“这些人是不是由唐家庄来的。”

俞佩玉沉着脸道：“嗯。”

朱泪儿道：“我们可不可以先向他们打听打听唐家庄的消息。”

俞佩玉道：“不可以。”

他接着又道：“非但不可以，而且最好莫要露出注意他们的神色来，引人怀疑。”

朱泪儿道：“我明白。”

这时车马已渐渐远了，他们避到路旁，低着头在田埂上走，但是朱泪儿

还是忍不住斜着眼睛偷偷去望。

只见十几辆镖车鱼贯而行，骑着马的趟子手来回地奔走照顾，前面两匹高头大马上，坐着两条锦衣大汉。

镖车上斜插着柄小小的三角锦旗，但旗子却是卷着的，那两条锦衣大汉神情也很悠闲，正嘻嘻哈哈地在聊着天。

马车还没有走远，朱汨儿已忍不住问道：“这就是保镖的么？”

俞佩玉道：“嗯。”

朱汨儿笑道：“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看起来倒有趣得很，我若是男人，说不定也去做几天保镖的过过瘾。”

俞佩玉笑了笑，道：“遇着劫路的绿林朋友时，就没趣了。”

朱汨儿道：“听说镖车走在路上时，趟子手要赶到前面喊镖，不但壮声势，而且也是亮字号，但现在这些保镖的非但没有喊镖，连镖旗都是卷着的，却又是为了什么呢？”

俞佩玉道：“因为这里已是唐家庄的地界，他们这样做，就为了表示对唐家庄的尊敬，你看那两个保镖的那么悠闲，也就因为他们知道在唐家庄的地界里，绝不会有不开眼的绿林道来打他们的主意。”

朱汨儿撇了撇嘴，道：“区区一个唐家庄又算得了什么，我若不是有事，非动动他们不可。”

俞佩玉只有笑了笑，销魂宫主的女儿，凤三先生的侄女，自然不会将唐家庄放在眼里，可是江湖上又有几个销魂宫主？几个凤三先生呢？

朱汨儿还想说什么，但还未说出，突见两匹健马急驰而来，马上的黑衣大汉骑术精绝，远远就扬臂高呼道：“王大镖头，钱大镖头，请留步。”

后面的趟子手瞧见这两人，也立刻大呼道：“唐家庄的师傅赶来了，两位镖头请留步。”

趟子手的声音嘹亮，前行的两位镖师听到招呼声，立刻就兜转马头，赶了回来，连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俞佩玉和朱汨儿听到后面赶来的黑衣骑士就是唐家庄门下，也不禁分外留意，俞佩玉就俯下身装作在整理靴子的模样。

只见他们的行色很匆忙，面色很沉重，远远就翻身下马，镖师们也立刻下马迎了上来。

那钱大镖头身手矫健，声音洪亮，抱拳赔笑道：“兄弟们路经贵地时，天色太早，所以未敢打扰，但请安帖子和那八份水礼，却仍是小弟和王泽远亲自送上府的。”

他似乎生怕唐家庄怪罪，是以连连解释。

俞佩玉和朱汨儿对望了一眼，心里却在暗暗吃惊：“那冒牌的唐无双莫非已决心要在川中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是以派这两人赶来下毒手的。”

俞佩玉正不知是否该伸手管这闲事，他既不忍眼见这两个镖师惨遭毒手，也不愿因此而打草惊蛇。谁知唐家庄来的两人并没有出手，其中一人笑了笑，道：“弟兄们看到两位的名帖，才知道‘威远’的大镖头经过此地，是以未曾高接远迎，失礼失礼。”

王泽远抱拳道：“不敢。”

钱威道：“两位师傅此番赶来，不知有何见教？”

那唐门弟子面色凝重，道：“只因敝庄……”

他语声忽然压得很低，俞佩玉和朱汨儿却连一个字也听不清，又不能走

过去，朱汨儿只有暗中干生气。

只见王泽远和钱威两人面上骤然变了颜色，失声道：“有这等事？”

那唐门的弟子沉重地点了点头。

王泽远和钱威再也不说话，低低吩咐了那趟子手几句，两人一齐上马，和唐家庄来的人一齐走了。

朱汨儿见到他们蹄尘已远，才皱眉道：“唐家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人神色为何如此惊惶？”

俞佩玉还没有说什么，朱汨儿已抢着道：“这也许只不过是那冒牌的唐无双设下的阴谋，故意要将这两人骗到唐家庄去，其实唐家庄连屁事都没有。”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对，立刻又接着道：“我们绝不能贸然闯到唐家庄去，一定要先打听清楚，看他们……”

俞佩玉已沉默了很久，忽然道：“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朱汨儿怔了怔，道：“你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俞佩玉道：“你先说答不答应？”

朱汨儿失笑道：“想不到你也会变得象个小孩子似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怎么能答应呢？你若叫我去吃屎……”

她“噗哧”一笑，自己的脸也红了。

俞佩玉道：“我从未求过你，但这件事，我希望你一定要答应我。”

朱汨儿咬着嘴唇道：“好，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俞佩玉沉声道：“一入了唐家庄，左面有个酒楼，那就是唐家庄的迎宾之处，他们就算明知你是去找麻烦的，但在那酒楼上也绝不会向你出手，这是唐家的家规。”

朱汨儿笑道：“你难道要请我去吃饭么，不知道那里有没有烤鸭，这次我一定会抢鸭皮吃了。”

吃了那次烤鸭后，到现在她似乎还在念念不忘。

俞佩玉心里一酸，柔声道：“我要你答应我，一到了唐家庄，你就立刻到那酒楼上去，无论我发生了什么事，你都绝不要下来。”

朱汨儿沉默了很久，凄然一笑，幽幽道：“你若发生了什么事，你以为我还能安心坐在酒楼上吃烤鸭吗？”

她觉得俞佩玉的手忽然发起冷来，冷得就象冰一样，她也很了解俞佩玉此刻的心情，勉强笑了笑，又道：“但无论如何，我还是答应你。”

走到直通唐家庄的大路上，行人忽然多了起来。

俞佩玉发觉这些人看来俱是身上有武功的江湖朋友，有的目中神光充足，看来武功还很高。

他们也扭过头来打量俞佩玉和朱汨儿，这样的美少年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手拉手走在一起，无论谁都会忍不住多瞧两眼的。

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人面色看来却十分沉重，有几人一见到俞佩玉，面上就露出惊讶之色，好象认得他，但大多数人都只不过看了他们一眼，就垂下了头，仿佛有很重的心事。

这时远远已可望见唐家庄的庄门了，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必定是到唐家庄去的，但为什么会有这许多人同时赶到唐家庄去呢。

唐家庄里难道真发生了什么事？

朱汨儿紧紧握着俞佩玉的手，忽然悄声道：“你看这些人会不会全是被

那冒牌的唐无双骗到唐家庄去的，他先将他们全都集中到一起，然后再用毒药暗器将他们全都杀死。”

想到那俞放鹤、杨子江等人手段的毒辣，朱泪儿不禁打了个寒噤，嘎声道：“这么样一来，川中的武林道就要被他们一网打尽了。”

俞佩玉勉强笑了笑，道：“他只怕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朱泪儿道：“别人反正会将这笔帐算在唐家身上，他唯恐天下不乱，为的就是要在江湖上造成一种混乱的局面，无论什么事，他都做得出的。”

俞佩玉沉吟着，缓缓道：“他就敢这么做，唐门弟子中总也有些明智之士，未必就肯盲从的。”

他嘴里虽在这么说，其实却比朱泪儿更担心，因为他知道唐家的家规森严，掌门人令出如山，永无更改，唐家子弟就算心里不服，也是万万不敢违抗的。

要知唐门无外姓，家规更重于门规，掌门人便是家长，是以唐家的规矩之大，委实还在少林、武当等门派之上。

朱泪儿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就在这时她忽然发现前面的人刚走到唐家庄的大门外，就一个个仆地跪倒。

人群中还似隐隐有啜泣声传了过来。

朱泪儿和俞佩玉对望了一眼，心里更奇怪，这时四下的人已黑压压跪满了一地，唐家庄卫也有十余人跪在门口外。

这十余人竟是披麻带孝，满面悲痛之色，有几个甚至连眼睛都哭肿了，俞佩玉只认得其中一个圆圆脸的小胖子乃是唐门弟子中排行第七，江湖中人称“千手弥陀”的唐守清，他就是迎宾楼的掌柜，另一个国字脸，黑胡子的彪形大汉，就是“铁面阎罗”唐守方了。

这两人不但俱是唐门弟子中的佼佼者，而且久已在江湖中享有大名，此刻连他们也身披重孝，以孝子的身份跪地迎客，唐家庄中死的这人必定辈分极尊，身份极高，俞佩玉实在猜不出死的是谁。

朱泪儿显然也很惊讶，悄声道：“我们已来迟了，唐家已不知有多少人被他害死，他不害外人，先害自己人，这倒也是怪事。”

她说话的声音虽轻，但已有不少人扭过头来望她，别人都跪着，只有他们站在中间，自然要引人注目。

俞佩玉皱了皱眉，他拉着她跪了下去，朱泪儿虽然嘟着嘴，满心的不情愿，但也知道不跪不行了。

只听一人带着哭声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唐老爷子那么硬朗的人，兄弟们指望他老人家最少也可以活一百岁，谁知他老人家竟骤然归了天。”

另一人道：“但人死不能复生，弟子们也应当节哀顺变才是，唐老爷子一去，蜀中的江湖道就全靠弟子们来扶持了，弟子们千万要保重才是。”

这人头发胡子全都白了，看来也是川中武林道的一位名宿前辈，是以满口“弟子”的以尊长自居。

唐家的孝子们只是连连顿首，有的已泣不成声。

死的人竟是“唐无双”！

俞佩玉实在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信。

朱泪儿也已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后来，等到跪的人又纷纷站起来时，她才压低声音悄悄道：“假唐无双绝不会死，连唐珏都已说他完全看不出毛

病了，唐家庄的人绝不会在短短几天功夫里就看出他是冒牌货。”

她转转眼珠子，又道：“我看，这也许是他故意用这法子将别人诱来……”

俞佩玉摇了摇头，道：“他若要这些人入彀，法子多得很，用不着装死，何况，唐家子弟的哀伤也绝不会是假装的。”

朱泪儿道：“那么，你认为是唐家子弟看出了他的破绽，才杀了他的？”

俞佩玉道：“也不会，唐家子弟若发现他是冒牌货，因而杀了他，就不会如此悲哀隆重地为他发丧了。”

朱泪儿道：“那么，他难道是暴病而死的？”

俞佩玉道：“更不会，那俞……俞某人老谋深算，既然敢派他来做这种事，必定确认身子硬朗不致骤死，否则他们怎肯花这么多心血在他身上。”

朱泪儿道：“不错，他们既有把握派他来，自然已确信他不致被人看出破绽，也不致暴病，而他自己又不会装死，那么，他究竟是怎么会死的呢？”

俞佩玉哑然无语。

这件事的确出人意外，令人完全不可思议。

吊丧的人群涌入了唐家庄。

俞佩玉和朱泪儿也只有随着人群走了进去，事已至此，他们已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了。

只见唐家庄内街道两旁，门门闭户，家家挂孝，人人都是满面悲容，俞佩玉更确定这绝不会是假装的。

街道的尽头，有间宽广的厅堂，平日正是唐门子弟议事之处，此刻却是吊丧之地，唐无双的灵柩也就停在这里。

只听大厅中哭声盈耳，吊客们鱼贯垂首而入，俞佩玉和朱泪儿也跟在后面，走进了这大厅后，每个人的神情更是悲惨，就算是平日和唐无双素无关系的人，此时也不禁要被这种悲伤的气氛所感染。

大厅正中，摆着唐无双的灵位和棺木，后面的布幛中，哭声更哀，只因唐家的女眷都在幛中。

女人笑起来声音虽比男人小，哭起来声音却比男人大得多。

大厅的两旁，却摆着二三十张铺着白布的圆桌，桌子已大半都被坐满了，吊客们正在等着尝尝唐厨的素席。

俞佩玉心里暗暗感慨，也不知这些人究竟是为了凭吊唐无双而来，抑或是为了吃一顿而来的。

原来的吊客正在观望着，生怕自己抢不到座位时，唐家已有专司礼宾的弟子将他们请了出去。

后来外面的空地上也摆起了数十桌，于是“吊者大悦”，各就各位，片刻间素筵流水般地摆了上来。

俞佩玉和朱泪儿也只有坐了下去，他们心事重重，食难下咽，但那些方才还如丧考妣的吊客们，却已吃得津津有味。

朱泪儿悄悄拉了拉俞佩玉的衣角，悄悄道：“我们难道就坐在这里吃，吃完了就走。”

俞佩玉苦笑着。

朱泪儿咬着嘴唇，又道：“你为什么 not 找你那位唐琳姑娘去打听打听这是怎么回事？”

她口气里居然还带着醋味，俞佩玉正有些哭笑不得、谁知这时却有一个穿着孝服的垂髻小鬟向这边走了过来，而且不是找别人，就是找他的，走到他面前，就躬身一礼，轻声道：“这位可是俞佩玉俞公子么？”

俞佩玉再也想不出她怎会认得自己的，更不知道她忽然来找自己干什么，只得欠了欠身，道：“在下正是俞佩玉。”

那垂髻小鬟语声更低，仿佛很神秘似的，道：“俞公子这种身份的人，怎么能坐在这里，这里面有席接待贵客，请俞公子移驾到里面坐。”

俞佩玉更不知道自己怎会忽然变成贵客了，抱拳道：“这里就很好，不劳姑娘费心。”

那垂髻小鬟道：“我家姑娘再三吩咐奴婢，不可怠慢了俞公子，俞公子若不肯移驾，奴婢们吃罪不起。”

听到“我家姑娘”四字，朱泪儿脸色就有些不对了，立刻站起来道：“既是如此，我们就到里面去坐也好。”

那垂髻小鬟上下瞟了她一眼，又垂头道：“里面恐怕只有一个位子了，姑娘还是……”

朱泪儿根本不理她拉着俞佩玉就走。

那垂髻小鬟有些着急了，又不敢去拦她，失声唤道：“姑娘还是请在这里……”

朱泪儿忽然回头一笑，道：“不是姑娘，俞夫人。”

那垂髻小鬟怔了怔，道：“俞……俞夫人？”

朱泪儿道：“不错，俞夫人，俞公子到里面去，俞夫人总不能一个人坐在外面吧。”

那垂髻小鬟眼睛发直，怔了半晌，才垂首道：“是，奴婢带路，两位请。”

俞佩玉又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必是唐琳在孝幛内看到了他，所以才叫这贴身的丫头来请他进去。

朱泪儿似笑非笑地瞅着他，悄声道：“我就知道你不去找她，她也会来找你的。”

俞佩玉坐下去之后，才发觉这一席上坐着的不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派头很大的武林健者。

他也懒得跟这些人周旋，只拱了拱手，就伸筷子了，他也不是想吃，只不过嘴里有了东西，就免得噜苏。

那些人却都盯着他们，似乎在奇怪唐家为什么要将这两个“小孩子”带到“大人物”的席上来。

他们为了表示不欢迎，就互相敬酒，故意将俞佩玉冷落在一边，却不知俞佩玉反而正中下怀。

这时孝幛后悄悄露出了一双已哭红了的眼睛，瞧了俞佩玉一眼后，就盯在朱泪儿身上。

眼睛里充满了悲痛和幽怨，也充满了怨恨。

幸好谁也没有留意这双眼睛，因为就在这时，角落里的一席上，忽然走出了一条稍长大汉。

这人腰粗面黑，满脸青黧黧的胡碴子，相貌已分外引人注目，只见他大步走到灵位前，四下一揖，道：“唐老爷子德高望重，乃是川中武林的泰山北斗，这次骤然仙去，川中武林道没有一个不悲痛逾恒的。”

这些话也不知有多少人说过了，此人居然又象煞有介事地跑出来再说一

遍，大家面面相觑，也不知他犯了什么毛病。

这黑面大汉却是旁若无人，接着又道：“最遗憾的是，唐老爷子近来深居简出，大家本就很少有见到他老人家的福面，现在他老人家驾归道山，从今天人永隔，大家更无缘参见了，所以兄弟觉得大家无论如何都该拜见拜见他老人家的遗容，以资永念。”

跪在灵位前的孝子立刻顿首道：“先师灵柩已封，阁下有此心意，先师在九泉之下亦足安慰了。”——这话答得本极委婉有礼，黑面大汉本不应该再坚持成见，谁知他竟向灵柩走了过去，还是大声道：“这最后一面若也不能见，大家岂非都要遗憾终生。”

唐门孝子道：“灵柩不可惊动，但望阁下体谅，存殁均感。”

这番话在表面上看来，说得虽然仍很客气，但他们的脸色已沉了下来，话音也变了，口气已很严厉。

谁知这黑面大汉还是不识相，竟象是非看不可的了，大叫大嚷着道：“弟兄不远千里而来，绝不能失望而返，兄弟久慕唐老爷子英名，绝不能缘悭一面。”

他竟大嚷着向灵柩奔了过去。

这时厅中的吊客已群相失色，都以为这人只怕是个疯子，但俞佩玉却已看出此人必定是有为而来，居心叵测。

朱泪儿更恨不得他立刻揭起棺材盖，看看棺材里的究竟是不是那唐无双？看看唐无双究竟是怎么死的。

跪在灵位前的孝子们勃然作色，长身而起。

若是换了平时，这人敢到唐家来如此撒野，他们早已叫他躺下了，但现在他们究竟是孝子的身份，怎能在亡师的灵位前杀人动武。

他们只能挡住这大汉的去路，忍着气道：“阁下只怕是醉了。”

黑面大汉道：“谁醉了，我一滴酒也没有喝，只不过是想去拜见唐老爷子最后一面而已，难道这也犯法么？”

坐在俞佩玉同席的一条大汉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厉声道：“朋友，你最好放识相些，今天唐家的兄弟们虽不便出手，但你若敢再胡闹撒野，我杨永泰就要伸手管教你了。”

这“开碑手”杨永泰在川中武林的确是字号很响的角色，他这番话正也说得义正词严，已有不少人附和喝彩。

谁知厅外忽然传入一阵冷笑声，道：“杨永泰，你最好放识相些，赶快闭上嘴巴，否则你在沙坪坝做的那件事，别人也要替你抖露出来了。”

这人的语气阴阳怪气，南腔北调，大家站起来伸长脖子望去，窗外却连条鬼影子都看不见。

但杨永泰却已是满面通红，全身发抖，果然立刻乖乖地坐了下去，再也不敢出声发威了。

这时又有个派头很大的人似将拍案而起，但他身旁一个白发老者却悄悄拉住了他，沉声道：“胡兄何必自寻烦恼，唐家的事，还用得着外人管么。”

那人果然也闭起嘴，闷声不响了。

俞佩玉更是惊疑，他已发现这黑面大汉非但来意不善，而且后面必定还有撑腰的，在窗外说话的那人，也许又是“俞放鹤”的党羽。

如此看来，这“唐无双”之死，必定有极大的秘密。

唐门的子弟自也觉出事情不妙，外面已有人悄悄掩了进来，将大厅的出

路全都守住，似已存心不让这黑面大汉出去。

这大汉根本也没有出去的意思，厉声道：“你们为何不敢让人见见唐老爷子的遗容，难道唐老爷子死得有什么冤枉么？若是如此我更非瞧瞧不可。”

这番话说出来，吊客又不禁为之动容，有些人已在暗暗觉得这人话说得并非全无道理。

唐门孝子更是勃然大怒，厉喝道：“朋友你说话清楚些。”

黑面大汉道：“我话说得还不够清楚么？你们心里若是没有鬼，为什么……”

突听一声厉叱，道：“住口！”

叱声并不响亮，但却有种慑人的威仪，那黑面大汉竟不由自主的地闭上了嘴，只见孝幛中已缓步行出几个身穿重孝的白衣妇人来。

只见为首的一位颀长妇人，雪白的孝服上一尘不染，那略嫌长些的鸭蛋脸上虽然充满悲痛之色，但看来仍是威严沉重。

这位就是唐家当家的姑娘奶奶唐琪。

第二人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看来温柔而富泰，正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大家儿媳妇。

这位就是唐大公子的夫人李佩玲。

第三人体质单薄，弱不禁风，一双又黑又深的大眼睛，平时就总是带着一抹忧郁，此刻更是满含悲痛。

她有意无意问向俞佩玉那边瞟了一眼，立刻就垂下头，眼睛里又露出一丝怨恨，似乎再也不愿见到他。

这位就是唐二姑娘唐琳了。

她们一走出孝幛，立刻盈盈拜了下去。

满堂吊客们也立刻拜倒还礼。

唐琪伏首道：“贱妾不孝，祸延先父，蒙各位远来致唁，存殁铭感五中。”

大家一齐道：“不敢。”

唐琪道：“不祥人本不敢出堂拜见各位的，可是这位……”

她缓缓抬起头来，一双利箭般的目光凝注到那黑面大汉身上，人也随着站了起来，缓缓道：“阁下高姓大名，还未请教。”

黑面大汉干咳两声，道：“在下魏森林，本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卒，只不过……”

唐琪脸色一沉，语声也变了，厉声道：“很好，魏森林，我问你，你是受谁主使而来的？”

俞佩玉暗暗赞道：“这位唐大姑娘果然是女中豪杰，精明强干，绝不提魏森林方才已嚷出来的事，只问他是受谁主使而来，正是先发制人，一句话就转移了大家的目标，魏森林自然不能承认是受人主使而来，但只要他答不出这句话来，也就无人再怀疑唐无双的死因了。”

魏森林方才还在得意扬扬，此刻脸色立刻变了，道：“在下吊丧而来，也用得着别人指使么？”

唐琪冷冷道：“灵堂本非杀人之地，但你若不说实话……”

她戛然顿住语声，只挥了挥手。

大厅外立刻有金锣一响。

唐琪道：“你可听到这锣声了么？”

魏森林道：“听……听见了。”

唐琪道：“锣声三响，你若还不说实话，我就要你血溅当地。”

她淡淡说来，语声中却自有一种力量令人不能不信。

魏森林脸色发白，嘎声道：“在下……在下方才说的就是实话。”

唐琪负手而立，似乎全未听到他在说什么。

厅外金锣又是“当”的一响。

魏森林忽然转头飞奔，竟想溜了，但这时“千手弥陀”唐守清和“铁面阎罗”唐守方已自庄门外赶了进来，双双挡住了他的去路。

“铁面阎罗”杀手无情，川中武林无人不知，此刻只见他一双满布血丝的眼睛里已是杀气腾腾。

魏森林激灵灵打了个寒噤，一步步往后退。

金锣又一响。

就在这时，吊客中忽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惊呼。

只见站在灵位对面的一群人，目中都露出了惊怖欲绝之色，唐琪也不禁转过头望去——她一眼望过，亦是大惊失色。

唐无双的棺材不知何时已被人揭开，唐无双的尸体竟靠着棺材直立了起来，惨淡的光线下，只见他面如金纸，双目紧闭，面容看来虽不狰狞，但那种阴森的死色却更可怖。

唐琪厉声道：“棺材后必定有人，搜！”

唐守清，唐守方双双扑上。

就在这时，唐无双的尸体忽然直挺挺地自棺材中飞了出来。

俞佩玉虽已看出这必定是有人在棺材后以内力将唐无双的尸体震出，但骤然见到这种怪异之事，掌心也不禁冒出了冷汗。

只见这尸体直挺挺地飞向迎面扑来的唐守方和唐守清，他们虽不敢伸手去接，却又不能不接住。

方才在窗外那阴阳怪气的语声又在棺材后响起，阴森森道：“唐无双已出来了，各位还不赶快拜见么？”

语声未了，唐门弟子已有四五个人扑了过去，他们虽在居丧之中，但是身旁还是带着唐家的独门暗器。

一人厉叱道：“朋友，躺下吧。”

叱声中，四人的暗器俱已出手，数十点乌光，雨点般向棺材后飞了过去，唐门暗器独步天下，非但制作精巧，手法也有独到之处，这数十点寒星有的急，有的缓，急的未必先到，缓的未必无力，正是虚虚实实，令人防不胜防，大家只道棺材后的那人此番必定已难逃公道。

谁知棺材后一声长笑，数十点暗器忽然在空中一折，竟飞了回来，反向唐门的弟子击去。

来势竟比去势更急。

唐门弟子大惊失色，右手曲时，护住了脸，左手横挡在胸口，凌空一翻，落在地上，就地滚出了七八尺。

他们闪避得不能说不快，但暗器更快，四人肩头，手臂上已各各中了几点暗器，还没有自地上跃起，已各自抢先掏出一只乌木瓶，将瓶中的解药，全都干吞了下去，竟躺在地上，连动都不敢动。

因为唐门暗器毒性的厉害，他们知道得最清楚，若是心脉附近中了暗器，毒性瞬即归心，纵有独门解药也未必能救得了，若是面目中了暗器，纵能解救，那挖肉刮骨之苦，也非人所能忍受。

是以他们先以手臂护住要害，服下解药，仍怕毒性发散，要等到解药之药力运行全身之后，才敢站起来。

这边四人受伤倒地，那边的唐守方和唐守清已放下尸体，一左一右，自两边夹攻了过去。

这两人不但历练武功都比他们的同门强得多，而且行动也远较谨慎，谁知就在这时，那棺材忽然“通”的自中间裂了开来，一分为二，分别向唐守方和唐守清两人迎面打了过去。

这棺材乃上好的柳州楠木所制，埋入地下数十年后，犹能保持完整，绝不会被潮湿的地气所侵蚀腐烂，由此可见其坚固实无异铁石。

但此人随手一掌，就已将之劈成两半，众人都大吃一惊。唐守方和唐守清只觉棺材的来势如泰山压顶，距离还在一丈开外时，那强绝的劲风压力已压得他连气都透不过来，两人大惊之下，也就地向旁边滚了出去；只听“砰”的一声大震，棺材飞出十余丈后，才撞在墙上，震得粉碎，一片片碎木，四下飞激，只要挨着的人都觉得痛彻心腑，狂呼失声，没挨着的人自然纷纷走避，有的甚至躲在桌下，有的却将桌子也撞翻了，杯盘碗盏“哗啦啦”碎了满地。

等到这一阵大乱稍定，大家才见到唐无双的尸体旁已多了个青衣人，正背负着双手，含笑而立。

唐门的弟子已将他围住，俱是虎视眈眈，蓄势待发，但此人却仍然笑傲睥睨，旁若无人。

他不但年纪很轻，而且看来很斯文，也很英俊，只不过神情有些懒洋洋的，象是没有睡过觉。

满堂的江湖客没有一个认得此人的，谁也想不到这么年轻的人。竟有那么深厚的功力。

只有俞佩玉和朱泪儿认得此人，但他们却比谁都吃惊，因为他们也未想到此人竟是杨子江。

杨子江终于还是来了。

唐家的子弟剑拔弩张，一将他围起，就待出手。

但唐琪已沉声道：“退下去。”

这位唐大姑娘隐然已接替了掌门人的地位，一声令下，唐家的子弟立刻全都退开，连唐守方也垂手听命。

在如此混乱之中，也只有唐琪还能保持从容和镇定，她目光闪电般在杨子江面上掠过，冷冷道：“阁下年纪轻轻，身手不凡，想必是高人子弟，但扰乱别人的灵堂，令生者不堪，死者受辱，这难道也是阁下师门的教训么？”

只要她一开口，每个字的分量都不轻，此刻她不问对方姓名来历，却将一笔帐算在对方的“师门”上，正是照顾周到，可攻可守。

杨子江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几眼，笑嘻嘻道：“难怪江湖中人都说唐大姑娘泼辣厉害是条母老虎，如今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他仰天打了个哈哈，忽又顿住笑声，目光的的，向大堂中四面的吊客扫了一眼，朗声道：“在下杨子江，虽非名人门下，也非世家子弟，但却也不致于做出如此无礼的事来。今日在下此举，非但绝没有冒犯唐老庄主英灵之意，反是为了唐老庄主来伸冤的，是以特别要请各位父老兄弟主持公道。”

他惊扰死尸，击毁棺木等已犯了众怒，但这番话说出后，大家的心情就又变了，每个人都已被他那“伸冤”两字所打动，都在心里嘀咕道：“难道唐老庄主真死得有些不明不白吗？”

店琪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冷笑道：“原来那姓魏的就是你主使来的，你叫他在灵堂前捣乱，引开别人的注意，你自己才好在后面捣鬼，是么？”

杨子江淡淡道：“为了替唐老前辈伸冤，在下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唐琪厉声道：“莫说老父乃是寿终正寝，就算他老人家生前有什么仇怨，也自有我们这些儿女来料理，用不着你管。”

杨子江道：“哦？你们真能管得了么？”

唐琪道：“当然。”

杨子江笑道：“很好，那么我们不妨先看看唐老庄主是遭了谁的毒手，再……”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去拉唐无双的尸身。

唐琪却已怒喝道：“狂徒，你还敢冒渎先父的尸身？我跟你拼了。”

她早已看出杨子江武功惊人，是以一直在忍着怒气，未曾出手，但此刻似乎什么全顾不得了，身形一闪，已扑了上去，十指尖尖，直划杨子江的眼睛和咽喉，招式迅快而毒辣，一出手便是取人要害。

但俞佩玉却知道凭她这样的武功，要对付杨子江还差得太远，朱泪儿更不禁暗暗替她着急。

女人总是希望女人能打败男人的，可是朱泪儿又希望杨子江能揭破唐无双的秘密，查出他的死因。

女人虽同情女人，却更喜欢刺探别人的秘密。

这时唐琪一招攻出，唐守方、唐守清也双双扑上，三人出招虽有先后，但三面夹击，浑如一体。

杨子江笑道：“唐家的武功就只这两下子么？”

他这十数字说完，已将唐无双的尸身自地上托了起来，唐琪、唐守方、唐守清攻出的三招，也不知怎地，全都落了空。

只见杨子江身子转动如陀螺，却将唐无双的尸身挡在前面，唐琪他们若再出手，无论自那个方向出手，都势必要先打在唐无双的尸身上。

他们三人这一招哪里还敢击出。

唐守方怒道：“放下先师，饶你不死。”

杨子江笑道：“我本来就死不了的，用不着你饶我。”

他身子越转越快，一面已将唐无双尸身上所穿的寿衣解开，唐琪面色惨变，跺着脚道：“无论你用什么卑鄙的手段，我也要先杀了你再说。”

她似已横了心，竟不顾一切，急攻过去。

杨子江喝道：“各位请看，这是她在冒渎唐老前辈的尸身，还是我，她宁可将她亡父的尸身毁了，也不容我查出他的死因，这是为了什么。”

众人果然更是惊疑不满，就连唐守方和唐守清也在迟疑着，没有和唐琪联手夹攻，还有些人已忍不住道：“姑奶奶，你就让他看看唐老庄主的死因又有何妨？”

唐琪出手如风，已攻出了三四十招，但每一招都堪堪自对方身旁擦过，连一片衣袂都沾不着。

她这时也发现这少年的武功实是深不可测，忽然住手，退出数尺，跺脚流泪，嘎声道：“各位既然都这么说，我若不肯，反而显得心虚，可是先父

一生英名，不想死后竟要受这狂徒的……的……”

话犹未了，他已是泪流满面，连喉咙都塞住了。

唐琳和李佩玲双双扶着她。

唐守方厉声道：“朋友你要看就看吧，可是你若看不出什么来，唐家庄五百子弟宁可全部毙命于今日，也不能让你活着出去。”

杨子江笑道：“我若看不出什么来，用不着你们动手，我自己先死在这里。”

他忽然沉下了脸，一字字道：“只因我已看出来了，唐老前辈就是死在他自己门人子弟手上的。”

这句话说出，每个人俱都耸然动容。

唐门子弟更是勃然作色，纷纷怒喝道：“你竟敢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杨子江道：“你们要证据？好。”

他高高托起了唐无双的尸身，大声道：“这就是证据。”

唐门子弟一涌而上，厅堂外的也冲了进来，偌大的厅堂，顿时被挤得水泄不通，杨子江却已一跃而起。

他手里虽托着个尸体，但身法仍轻快无俦，一闪身便已掠在大厅的横梁上，厉声喝道：“唐老前辈乃是他本门暗器而死的，而且死在唐家庄，凶手不是唐家的本门子弟是谁？”

唐门子弟又惊又怒，有的呼喝，有的怒骂，有的已将暗器取出，但又怕伤及唐无双的遗体，长身作势，却不敢出手。

还有几个已飞身扑了上去，但身形刚跃起，便已被一股强劲的掌风震了下来，有一人，竟跌落在别人身上。

杨子江厉声道：“各位若要看证据，就请推几位德高望重的人出来，别的人先请退下去。”

唐琪此刻反而镇定了些，目光闪动，忽然道：“既然如此，就请‘蜀山神猿’袁老爷子，‘金刀’胡大叔，‘开碑手’杨大叔，和俞佩玉公子出来吧。”

俞佩玉实未想到她竟会忽然提到自己的名字，不觉怔住了，朱泪儿却拉了拉他衣角，悄悄笑道：“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江湖中的名人了么，快出去吧。”

方才坐在首席的那白发老者也走过来抱拳道：“想不到兄台竟是近年来江湖盛传，连怒真人都极为推崇的俞佩玉俞公子，方才多有失礼，恕罪恕罪。”

江湖中人的消息果然灵通，半个月前发生的事，此刻竟已有许多人知道了，连方才做不为礼的“开碑手”杨永泰，“金刀”胡羲等人，此刻也都瞪大了眼睛望着俞佩玉，面上都带着惊讶之色，似乎都想不到这文质彬彬的美男子，竟能在短短半年中做出那么多惊人的事。

俞佩玉实在想不到自己居然已变得如此有名了，只有抱拳道：“不敢不敢。”

那白发老者含笑道：“兄弟‘蜀山’袁公明，日后但望俞公子不吝赐教。”

俞佩玉还是只有抱拳道：“不敢不敢。”

这时人群已渐渐退下去一些，让出了灵位前一块空地。

唐琪道：“有这四位作证，你满意了么？”

杨子江道：“别人也未必如何，但这位俞佩玉，我却久闻他是个诚实君子，谅必不会说假话的。”

他竟俯下头对俞佩玉一笑，人已飘飘落了下来，俞佩玉也不知他为何忽然对自己亲善起来，心里更提高了戒心。

只见杨子江手托着唐无双的尸身，道：“各位请来看看，唐老前辈致命的伤痕究竟是什么？”

唐无双收殓时面部已经化过妆，涂上了很厚的油粉，是以根本看不出他本来的面色。

死人的脸，看来本就差不多全是一样的。

但此刻杨子江解开了他的寿衣，大家这才发现，他的胸膛已变为紫黑，正是中了剧毒的征象。

他致命的伤口乃在乳下，只有三点针眼般大小的洞，上面凝结的血痕，更已几乎全变成黑色。

杨子江摊开掌心，道：“各位再看看我手上的这是什么？”

他手上把着个很精巧的暗器，正是唐门独创，威震天下的毒蒺藜，也可说是世上历史最悠久的毒药暗器。

大家俱都认得，但也知道此时事态之严重，一个个嘴上似乎贴上了封条，谁都不愿意多嘴。

只有唐守方厉声道：“这是本门的毒蒺藜，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杨子江笑了笑，道：“这暗器就是你的同门兄弟方才想用来杀我的，他们一共发出了二十八个，被我退还了二十七个，只好收下这一个，你若不信，不妨数数。”

唐守方沉着脸，也不说话了。

杨子江将这毒蒺藜轻轻摆在唐无双心口上，毒蒺藜上三枚突出的尖刺，正好和唐无双心口上的三点血痕吻合，杨子江沉声道：“唐老前辈致命的伤痕是什么暗器造成的，各位此刻总该看出来了吧。”

其实大家早已看出唐无双所中的毒，正和唐门独门暗器上的一样，只因毒性若不同，毒发时的征象也就不同。

“鹤枯红”毒发时七窍流血，“牵机药”毒发时全身痉挛抽搐如牵机，“钩吻”毒发时全身硬如皮革，弹之作响，“七步草”毒发时全身溃烂，“斑蛇毒”毒发时全身会出现一种如斑蛇般的花纹。

而唐门暗器毒发时，正是全身紫黑，如染赤墨。

杨子江冷笑道：“唐老前辈既然死在唐家庄，又中的是唐家独门暗器毒蒺藜，凶手若不是唐家的子弟，会是什么人呢？”

他眼瞪着袁公明，道：“你说。”

袁公明面色沉重，闭口不语。

杨子江冷笑道：“我早就知道阁下老奸巨猾，绝不肯做这恶人的。”

他眼睛又瞪着“金刀”胡羲，道：“但你呢？听说你平常最喜欢以朱家、郭解自居，难道也不敢说实话？”

胡羲一张脸涨得通红，吃吃地道：“这……这也许是别人盗用了有门的暗器，再来暗算唐老前辈的。”

杨子江冷笑道：“唐老前辈若真是死在别人手上，唐家的人为何秘而不

宣？为何还说他是寿终正寝的？”

胡羲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是人人都已觉得唐无双必是死在他自己门下子弟的手上无疑。虽然犹慑于唐家的声势，不敢说出口，但脸色都已很难看。

唐门子弟有的满面惊讶，有的满面悲愤，有的甚至已流下泪来，显然他们也全都不知道内情。

杨子江目光在俞佩玉脸上停了片刻，忽然转到唐守方脸上，道：“阁下素来铁面无私，却不知今日如何？”

唐守方紧咬着牙关，嘴角已渗出了鲜血，他似乎也存难言之隐，是以虽将牙齿都已咬碎，也不肯开口。

唐守清忽然干咳了两声，嘎声道：“家门不幸，出了这种不幸的事。多承阁下指点，唐家庄上下俱都感激不尽，只不过，先师有此意外。阁下又怎会知道的呢？”

此人说话之厉言，竟似不在唐琪之下。

他这句后表面虽问得客气，其实却恶毒无比，言下之意正是说：“唐无双并非寿终正寝，别人却不知道，你是怎会知道的呢？难道就是你下的手么？”

这话虽未明说，但厅堂上的江湖客眼里不揉沙子，焉有听不出来之理，大家都不禁对杨子江起了怀疑。

杨子江却只是淡淡一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下只因三日前才和唐老前辈分手，听得他忽然暴毙，就动了怀疑，一个好好的人，既未受伤，亦无病痛，怎么会一回到家就忽然寿终正寝了呢？”

他故意将这“寿终正寝”四字说得分外尖酸，目光四扫，看到大家面上神色又改变了，才接着道：“在下与唐老前辈虽是初交，但也不愿让他含冤而死。是以才特地来瞧个究竟，阁下若是我，难道不会这么做吗？”

这番话说得也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唐守清长叹了一口气，黯然道：“阁下神目如电，在下等不但感激，而且佩服，只不过，本门子弟成年的壮丁在五百人之上，能用这种铁蒺藜的也有一百三十人左右，骤然间只怕很难查得了谁是凶手，但愿阁下将此事交给在下等处理，日后在下等必对阁下有所交待。”

杨子江冷笑道：“唐家的事，本不该由我这外人来插手的，只不过，阁下说的这番话，却难以令人心服。”

唐守清道：“在下说的俱是实言……”

杨子江道：“实言？那么我问你，唐老前辈可是死在他私室中的？”

唐守清道：“这……”

杨子江道：“他若非死在自己的私室之中，那么他中了暗器，各位便早该知道了，又怎会等到在下来多嘴呢？”

这句话说出来，唐守清只有承认，道：“不错，他老人家的确是在寝室中仙逝的。”

杨子江道：“那么我再问你一句，能用毒蒺藜的一百三十人中，能走入唐老前辈私室的，又有几人呢？”

唐守清词锋虽利，此刻也不禁为之张口结舌，无话可答，俞佩玉这才发现杨子江口舌之利，竟不在武功之下。

只见唐门子弟俱都垂下了头，谁也不敢去瞧唐琪一眼，但他们越是不敢

去瞧她，反而等于告诉了别人，能随时进入唐无双私室的，不过只有唐家的几位姑娘而已，他们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所以才不愿说出来。

于是除了唐家本门子弟之外，一双双的眼睛都已瞪在唐琪身上，那种眼色实在比什么话都要令人难堪。

第三二章 飞来横祸

平日精明练达，能言能辩的唐大姑娘，此刻身蒙杀父之嫌，已是脸色惨白，全身颤抖，木然站在那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人丛中忽有一人大声道：“他的亲生女儿难道也会杀他吗？”

这句话听来虽似在为唐琪辩护，其实却无异已将罪名加到唐琪身上，大家扭头望去，竟看不出这句话是谁说的。

杨子江冷笑道：“煮豆燃萁，烛影摇红，一个人为了权势，本就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人丛中又有一人大声道：“你难道说唐大姑娘为了要做掌门人，所以不惜杀死他亲生的父亲，你这话又有谁会相信？”

这句话说出来，更将唐琪一口咬得死死的，他虽说“无人相信”，其实不信的人只怕很少。

杨子江冷笑道：“唐大姑娘若是心中无鬼，为何不让别人查看唐老前辈的死因？唐老前辈遗体收殓时，她难道没有看到那中毒的征象？”

满堂吊客俱都为之哗然，似乎已认定了唐琪必是凶手无疑，就连俞佩玉和朱泪儿，也不能不信了。

俞佩玉心里暗暗叹息，只因他心中别有感触：“唐琪若真是为了争权夺门而杀父，那倒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只因这‘唐无双’就正是杀死她真正父亲的仇人。”

杨子江锐利的目光已瞪在唐琪脸上，厉声道：“唐大姑娘，到了此时，你还有什么话说？”

唐琪瞪着他，一字字道：“你真要我将真象说出来。”

杨子江冷笑道：“你敢说出来么？”

唐琪厉声道：“好，这是你逼我说的。”

她长长吸了口气，还未将话说出来，唐琳忽然大声道：“这件事应该让我说才是。”

这忧郁的少女平时就很少说话，今天更是从未开口，谁也想不到她竟在如此重要的关头忽然开口，而且说出来的话更是耸人听闻，连俞佩玉都不免吃了一惊，猜不到她究竟要说什么？

唐琪望着她，也是满面惊疑之色，道：“你……”

唐琳铁青着脸，道：“先父临终时，只有我守候在他老人家身旁，所以他老人家的死因，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杨子江讶然道：“你？”

唐琳道：“我。”

杨子江皱眉道，“难道是你害死唐老前辈的么？”他不禁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唐琳实在没有谋杀父亲的理由。

李佩玲这时拉住了唐琳的手，柔声道：“你只怕是因为悲痛过度，所以神智有些不清了。”

唐琳道：“我神智清楚得很，这件事我本也不想说的，可是现在，我若再不说，大姐的冤枉就再也洗不清了。”

唐琪愕然望着她，她不知是惊讶，还是感激。

唐琳道：“那天晚上，夜已根深，大姐和大嫂都已睡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要和爹爹去说，就起来去找他老人家。”

杨子江道：“你想起了什么事？”

唐琳冷冷道：“那是我们的家务私事，你也要管吗？”

杨子江笑了笑，不再说话。

唐琳道：“谁知道我还未走到他老人家门口，就听见他老人家屋里有说话的声音，我正在奇怪，这么晚了，爹爹屋子里怎会有客人？他老人家休息得一向很早的，而且，只要有客人来，我们都会知道，除非他不走正路，而是由外面偷偷溜进来的。”

杨子江冷笑道：“唐家庄警戒森严，就算有人想偷偷溜进来，只怕也很困难吧。”

唐琳道：“非但很困难，而且根本无此可能。”

杨子江道：“既然如此，那位客人又怎么进去的呢？”

唐琳道：“爹爹的屋子里，有条秘道直通到外面，那人想必早已和爹爹约好，是爹爹自己将他从地道中接过来的。”

她竟将如此秘密的事都说了出来，大家虽然还不知道她的下文，但已不觉先对她相信了三分。

唐琳道：“我本不愿偷听爹爹的秘密，但既已来了，又不想就这么回去，正站在外面犹疑时，突听爹爹道：‘尔我虽是忘年之交，但这件事关系实在太，我不能不分外谨慎，你要知道，唐家庄的暗器从未借出给别人。’”

杨子江道：“这人居然是来向唐老前辈借暗器的么？”

唐琳道：“当时我也觉得这人实在太不知进退，竟来强人所难，只听他跟爹爹说了许多话，还是非要爹爹将暗器借给他不可。”

杨子江道：“他说的是些什么话？”

唐琳道：“他说，他要做的这件事，关系很重大，若是事成，大家都有好处。他又说，爹爹既然不肯出面，至少也该将暗器借给他。”

杨子江道：“唐老前辈被他说动了么？”

唐琳道：“没有，爹爹虽是一庄之主，但祖宗的家法，他也不敢违背的。”

杨子江道：“暗器既然没有借给他，那么，杀死唐老前辈的人也不会是他了。”

唐琳道：“我听他还在不停地游说，生怕爹爹被他打动，就闯了进去，因为我知道有了第三个人在旁边，他就无法再说了。”

杨子江道：“他见到你进去么？”

唐琳道：“他又不是个瞎子，怎么看不到我，看到我进去时，他虽然有些吃惊，但居然还是不肯死心。”

杨子江道：“他认得你？”

唐琳点了点头，黯然道：“就因为我认得他，所以才没有对他起防范之心，谁知他竟乘我没有注意时，将我身上的铁蒺藜偷去了一枚。”

杨子江目光闪动，冷笑道：“原来此人还是位妙手空空儿。”

唐琳叹道：“他的手脚的确很快，非但我全未觉察，连爹爹都没有注意到。”

杨子江瞪着她，厉声道：“你到你自己爹爹的屋子去，还带着暗器干什么？”

唐琳道：“本门子弟，暗器从不离身，连睡觉时也带着的。”

杨子江道：“这难道也是你们祖宗的家法。”

唐琳道：“正是。”

杨子江道：“他就用从你身上偷去的那枚毒蒺藜，将你爹爹杀死的？”

唐琳黯然说道：“他临走时，爹爹送他出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回身作揖，却乘势在爹爹胸前一拍，谁也没有想到他手里竟还藏着暗器，更未想到他只不过为了爹爹不肯将暗器借给他，就下了如此毒手。”

他说到这里，大家已不觉信了七分。

因为这件事虽然未必完全合情合理，但大错铸成，她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自然不会说假的。

杨子江长长叹了口气道：“如此说来，那人杀了唐老前辈，你是在旁边亲眼瞧见的了。”

唐琳道：“不错。”

杨子江忽然怒喝道：“你既然亲眼瞧见，为何直等到现在才说？”

唐琳垂下头，凄然道：“因为……因为他就是我未来的夫婿，爹爹本已将我许配给他了。”

这句话说出来，人群中立刻起了一阵骚动，有的惊讶，有的惋惜，有的同情，但对这件事却更深信不疑，因为着非被逼，谁也不会将这种秘密说出来的，俞佩玉更不禁暗暗叹息。

他实在也未想到这件事其中还有如此多曲折。

唐琳流泪道：“我见他竟敢真的下毒手时，本来当时就想和他拼命的，但禁不住他苦苦哀求，我的心竟被他说软了。”

杨子江冷冷道：“女生外向，有了丈夫，本就不会再将父母放在心上，世上大多数女人都是如此，这倒也怪不得你。”

唐琳流泪道：“求求你莫要说了，我也知道我该死，可是我后悔时已来不及，因为我当时既没有说出来，事后就更不敢说了，爹爹入棺时，也是我抢着替他老人家收殓，因为我是怕他的伤痕被人发觉。”

杨子江道：“如此说来，这件事和你的兄弟姐妹都没有关系了？”

唐琳道：“他们根本全不知情。”

杨子江冷笑道：“好，有勇气，算你有勇气，竟将这一笔烂帐全都算在自己身上。”

唐琳流泪道：“这本是我一人的罪孽，自然应该由我一个了承当。”

杨子江道：“但你那未婚的夫婿是谁呢？难道别人都不知道？”

唐琳道：“这本是爹爹为我私下订的亲，准备到我十八岁的生日那天再宣布的，谁知……谁知我的生日还未到，他老人家就已……”

她痛哭失声，再也说不下去。

杨子江厉声道：“你还准备再为他隐瞒下去不成？”

唐琳掩面痛哭，也不说话。

但大家已纷纷怒喝道：“那杂种究竟是谁，姑娘你若再不说，何颜见老庄主于九泉之下？”

唐琳咬了咬牙，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她忽然抬起头来，指着一个人道：“就是他。”

谁也想不到她指的这人竟是俞佩玉。

俞佩玉更是做梦都想不到，他还以为唐琳指的是自己身后面的人，但唐琳已接着道：“就是他，俞佩玉！”

这句话说出，唐门子弟已怒吼着将他围住，一双双满布血丝的眼睛都在

瞪着他，就象是一群已发了狂的野兽，恨不得将他立刻吞下去。

俞佩玉这一生虽已遭受到无数次冤屈，也不知遇到多少次令他震惊，意外的事。

但却没有一件事比这次更令他震惊的了，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分辨，竟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大厅中又起了骚动，有的怒喝，有的谩骂。

有人道：“想不到这厮害死了唐老庄主后，还敢到这里来，这厮的胆子倒真不小。”

有人道：“看他长得倒也斯文秀气，想不到却是个衣冠禽兽。”

也有人悄悄道：“若不是这么英俊的美男子，唐二姑娘又怎会被他迷住呢。”

朱泪儿自然也被惊得怔住，这时才大叫起来，道：“绝不是他，你们一定弄错了。”

她疯狂般地冲入人丛，扑到俞佩玉身旁，紧紧抱住俞佩玉，嘎声道：“他决不会做这件事，何况两天前他根本不在这里，还远在数百里外，怎能分身到唐家庄来杀人？”

唐守方厉声道：“你怎知道两天前他还远在数百里外？”

朱泪儿道：“我当然知道，我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的。”

唐守方道：“你是他的什么人？”

朱泪儿大声道：“我才是他的妻子。”

唐守清叹了口气，道：“小姑娘，你只怕也上了他的当，被他利用了。”

朱泪儿嘶声道：“你……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的话？为什么要冤枉好人。”

唐守清叹道：“这种人不值得你为他如此，他既能欺骗别人，迟早总有一日会欺骗你的。”

朱泪儿道：“他欺骗过谁，你说。”

唐守方怒道：“他既然已和唐门结亲，却又在外面勾搭上你，这种无义的恶徒，你还要为他掩饰什么。”

朱泪儿道：“但他根本没有和你们家的人订亲。”

唐守清道：“你怎知道？”

朱泪儿道：“我当然知道，我自从认识他之后，就和他寸步未离。”

唐守清目光闪动，道：“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朱泪儿大声道：“我……”

她只说了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只因她和俞佩玉相识还不到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之前，俞佩玉究竟做过什么，她的确不知道。

她现在才发觉自己对俞佩玉根本上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外，别的事俞佩玉从来也没有对她说过。

就连这名字是真是假？她都不知道。

唐守清盯着她的脸看了半天，看到她神色的变化，柔声道：“小姑娘，这件事与你无关，你还是躲开些吧。”

朱泪儿道：“你们……你们想怎样？”

唐门子弟一个个脸色铁青，俱都闭起了嘴。

其实他们不必回答，大家也知道他们要怎么做。

这俞佩玉谋害了他们的家长，他们还能放过他么，他们早已将见血封喉的唐门暗器扣在掌心了。

此刻俞佩玉被数十人围住，只要他们暗器出手，俞佩玉就算肋生两翼，也未必能躲得开的。

俞佩玉长叹一声，黯然道：“不错，这件事与你无关，你还是走开吧。”

他知道自己此刻已是生死一发，不愿再连累朱泪儿了，何况他也已看出连朱泪儿都对他起了怀疑之心，不再象以前那么信任他。

朱泪儿咬了咬牙，忽然道：“无论怎样，我知道这件事绝不是你做的。”

俞佩玉苦笑道：“你知道又有什么用？你说的话，他们根本不信，除了你之外，又有谁还能证明两天前我根本不在这里。”

他仰天长叹了一声，嘎声道：“就算有别人知道，但天下又有谁肯为我俞佩玉作证呢。”

朱泪儿眼泪已流下面颊。

只见唐琳也已挤入了人群，咬着牙道：“俞佩玉，你莫要怪我，我……我也是情不得已，才这么样做的。”

俞佩玉凄然一笑，道：“你很好，很好……”

唐琳流泪道：“但无论如何，你死了之后，我也无颜再活在世上……”

朱泪儿忽然大喝道：“你这恶毒的女人，将他害成这样子，你还有脸跟他说话。”

喝声中，她已向唐琳扑了过去。

唐琳既未招架，也未闪避，凄然道：“很好，我们大家都一起死吧。”

一句话未说完，朱泪儿已握住了她的咽喉。

唐守清想过去分开她们；但却被唐守方按住，沉声道：“家门遭此不幸，出了这种事，你还不让她死？”

唐守清回头望了一眼，只见唐琪木然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如死，也没有过来劝阻之意。

群众纷纷喝道：“俞佩玉，你还有什么话说……唐家的弟子们，快动手吧，我们都等着将这恶徒的心，来血祭唐老庄主的英灵。”

俞佩玉负手而立，已什么话都不愿说了，因为他知道对这些已愤怒得失去理智的人们，无论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大笑道：“俞佩玉呀俞佩玉，你当真是流年不利，糊里糊涂的就变做了杀人的凶手，看来还不如死在我手上，也免得此刻含冤受气了。”

他一个人的笑语声，竟将几百人的呼喝声全都压了下去，大家都不禁抬头望去，才发现杨子不江不知何时已又跃上了大厅的横梁，手里拿着壶酒，嘴里咬着个果子，正吃得津津有味。

唐守方厉声道：“他含了什么冤，受了什么气？事实俱在，你难道也想替他狡辩么？”

杨子江冷笑道：“事实俱在？在哪里？又有谁瞧见他杀死唐老庄主的？”

唐守方道：“二姑娘方才说的话，你难道没有听见？”

杨子江也叹了口气，摇着头道：“就凭一个女人说的话，你们就要定人家的罪，这简直是在儿戏人命。”

唐守方怒道：“你难道认为二姑娘说谎？”

群豪纷纷大喝道：“二姑娘焉有说谎之理？”

杨子江道：“不错，她这么做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我也猜不透她为何要说谎？但我却知道她是在说谎。”

唐守方怒道：“你知道？你知道什么？”

杨子江道：“我知道他前天晚上的确不在唐家庄，的确还远在数百里外。”

唐守清冷笑道：“就凭你一个人说的话，又怎能令人相信？”

杨子江叹了口气，道：“我也知道说话无法令你们相信的，那么我就只好不说话了。”

这句话刚说完，突听“咔嚓”一声，接着就是天崩地裂般一声大震，大厅的横梁竟已被生生折断，整个屋顶带着惊心动魄的声音向众人头顶上压了下来，大厅中立刻响起一片惊呼声，群豪纷纷夺门而出，有的人武功稍弱，竟被踩在地上，又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呼。

唐守方、唐守清等人只觉一块块木石带着劲风向他们打了下来，只有先求自保，曲肘弯臂，护住头脸，但还难免被压在灰土瓦砾堆中，唐守方一条腿更已被压在折断的梁木下，疼得满头冷汗。

他还是在嘶声大呼着道：“莫放走了那俞佩玉，守住门户。”

但这时大厅中已乱得一塌糊涂，哪里还找得着俞佩玉。

唐守清厉声道：“他只怕已乘乱逃出去了。追！”

喝声中，一群未曾受伤的唐家子弟已随着他往外冲，但还未冲到门口，已又有一片瓦砾夹杂着灰土向他们迎面打了过去，力道竟是强劲绝伦，泥沙隔着衣服打在身上，仍是火辣辣地发疼。

只见杨子江笑嘻嘻地站在门口，悠然道：“追什么？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的话么？若是再不信，看来我只有将唐家庄的屋子都拆光为止了。”

最混乱的时候，俞佩玉只听得杨子江在身旁道：“这里有我应付，你们快冲出去，沿着街走，自然有人接应……”

他话未说完，俞佩玉已一手拉起了朱泪儿，一手挟走了已晕了过去的唐琳，随着人潮往外面冲。

他并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已冲到门外，因为杨子江一直在前面开路，只听大厅内外俱是呼声震耳。

本来坐在外面喝酒的人，被里面的人潮一冲，也纷纷四散而逃，桌子也被打翻了，杯盘碗盏，全都“哗啦啦”跌得粉碎。

有的人鞋底较薄，一脚踩在碎瓷上，立刻疼得抱起脚鬼叫，但刚叫出来，他自己又已被人潮冲倒。

冲倒了之后，想再爬起来，就难如登天了，就算不被活活踩死，骨头至少也要被踩断七八根。

有的人还带着孩子，本是想来白吃一顿的，全家就可都不必开伙了，谁知便宜没有占着，反而受了大罪。

于是惊呼声中，又响起了妇人小孩的哭声。

如果来的完全是江湖客，那么混乱的局面也许就会好得多，但此刻一加上唐家庄左近的街坊好友，叔叔伯伯，才真的天下大乱了，有些人平时本来很镇定，但被这么一吵，也吵晕了头。

只有俞佩玉久经患难，此刻还能保持冷静，目光四下一扫，立刻拉着朱泪儿向左边一条小道奔了过去。

朱泪儿道：“我们为什么不沿着街走，那里岂非有人接应么？”

俞佩玉沉声道：“杨子江虽救了我们，但他的话还是不可听信，此人心机深沉，行动难测，救我们必非好意。”

朱泪儿道：“不错，我实也猜不透他为何不杀我们，反来相救。”

奔上这条小路后，人就少了。因为人越在混乱之中，就偏偏越会往人多的地方逃，根本已分不出哪里是安全之处。

有人就算明知前面是个火坑，但瞧见大家全都往那里逃，他也会不由自主随着大家一齐逃的。

因为他这时理智已失，已完全没有自信。

只见前面林木扶疏，居然甚是幽静，纷乱的惊呼似已距离得很远了，朱泪儿忍不住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俞佩玉道：“唐家的私宅。”

朱泪儿吃了一惊，失声道：“我们逃走还来不及，怎么能到他们家去呢？难道真要送上门去让人宰么？”

俞佩玉道：“我们只有这条路走，纵然冒险，也只好试一试了。”

朱泪儿想了想道：“你认为他们家的人都在前面，所以这里一定防守空虚？”

俞佩玉还未说话，突听一人厉声道：“站住！你们还想逃得了么？”

厉喝声中，已有十几个劲装少年，自右面的树林后一掠而出，为首一个瘸着左腿，腿上鲜血还未于透，居然是方才被压在横梁下的唐守方，此人竟象是铁打的，腿虽已被压断，身子却仍枪杆般站得笔直。

朱泪儿咬了咬牙，道：“又是你，你怎么阴魂不散、又跟到这里来了。”

却不知唐守方本非特意来的，他只不过因为前面的路被杨子江挡住，所以想从后面绕出去，谁知歪打正着，竟在半路拦着了俞佩玉。

人的命运，有时的确很奇妙，但“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其中的意境，只怕也唯有已过中年的人才能领会吧，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是绝对体味不到的。

朱泪儿只说了两句话，唐门子弟已四下散开，将他们围住了，只是心中显然还有顾忌，是以还未曾出手。

朱泪儿眼珠一转，知道他们是投鼠忌器，生怕伤了俞佩玉掌握中的唐琳，当下笑道：“唐无双根本不是我们杀的，你我本来井水不犯河水，只要你们放我们过去，我们就将唐姑娘还给你们，这交易如何？”

她以为自己这几句话说得已很够“老江湖”了。

谁知唐守方却象是一个字也没有听见，忽然叱道：“毒砂！”

这“毒砂”正是唐门暗器中最霸道的一种，力量虽不能及远，但在一丈六七尺之内，只要毒砂撒出，就很少有人能逃得出它威力笼罩之下，无论谁只要挨上一粒，若无华佗刮骨疗毒的手段，一个小时伤口就要溃烂。三天之内就必死无疑。

唐守方果然不愧为“铁面阎罗”，竟已决心要将唐琳作替罪之羔羊，要她陪俞佩玉殉葬了。

唐门少年子弟中，本有不少人在私心恋慕着唐琳，但唐守方一声令下，竟没有人敢迟疑违抗。

刹那之间，十几只戴着特制鹿皮手套的手，已伸入了腰畔的毒砂囊，等到他们的手再伸出来时，毒砂就将漫天撒出，俞佩玉和朱泪儿周围十丈方圆之内，都将在这一片毒砂的威力笼罩之下。

但这时俞佩玉已忽然向左边冲了出去。

他已看出方才唐守方无情令下时，左面有两个少年面色大变，眼睛望着唐琳，目光中满是凄惻不忍之色。

他知道这两人必定对唐琳很痴情，下手时必定有所不忍，只要他们出手时稍有迟疑，俞佩玉就有希望冲出去。

这虽然很冒险，但他已别无选择的余地。

他果然冲了出去。

但他却忘了这一掠之势，还未脱离毒砂的威力范围，唐家子弟的毒砂自他身后发出，他们就更难防避。

就在这时，突听唐琪大喊道：“住手。”

呼声中，她和李佩玲已双双赶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七八个身穿劲装的丫环，每个人都是满身尘土。唐守方厉声道：“快发毒砂，绝不能让他们逃走。”

唐琪也厉声道：“不能发。”

唐守方顿足道：“发。”

唐琪也顿足道：“守方，你难道真想要二妹的命么？”

唐门子弟手虽已伸出，但一个个俱是左右为难，也不知该听什么人的话好，这时俞佩玉和朱泪儿已冲出数丈开外。

唐守方嘎声道：“姑奶奶，你若再顾念私情，唐家就要被你毁了。”

李佩玲忽然道：“这件事你们都不要管，我保证他们绝对逃不了，你听我这次话绝不会后悔的。”

她平时素来不说话，所以说出来的话就特别有分量。

唐守方跺了跺脚，道：“好，我就交给你们。”

他们一面说话，一面还是在往前追，而俞佩玉手里抱着个人，路径又不熟，所以还是未能将他们甩脱。

这时唐守方一挥手，唐家的少年子弟已跟着他退了下去，只剩下李佩玲和唐琪继续往前追。

以俞佩玉和朱泪儿的轻功，本来也许能逃过她们追踪的，怎奈这时前面路已尽了，几间屋子挡路，屋后却是一片矗立的山壁。

俞佩玉只想乘早脱身，本不愿和她们动手的。

他既不愿伤了她们，又怕缠战之下，又被困死，但此刻情势却已逼得他非动手不可了。

谁知到这里，唐琪和李佩玲竟远远站住，不再追赶。

唐琪还挥了挥手，似乎要他们快逃。

俞佩玉怔了怔，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拉着朱泪儿，冲入了那一排屋子。

只见屋子里陈设精雅。古色古香。

朱泪儿摇着头道：“杨子江救我们，我已经想不通了，谁知这位唐大姑娘也救了我们，这倒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俞佩玉道：“世上本多出入意外之事……”

朱泪儿忽然冷笑道：“唐二姑娘居然会害你，只怕你从未想到吧。”

俞佩玉叹了口气，什么话都不说了。

唐琳犹自晕迷未醒，他将唐琳放在椅子上，就立刻四下搜索起来，朱泪儿也不知他在找什么，忍不住道：“这又是什么地方？”

俞佩玉道：“唐无双的私室。”

朱汨儿又怔了怔，讶然道：“唐大姑娘既救了我们，我们还不乘机快自后山逃走，却跑到唐无双的私室里来找什么？”

俞佩玉道：“找出路。”

朱汨儿道：“出路？这里怎会有出路？”

俞佩玉还未说话，朱汨儿已见到那张木榻的湘妃竹枕移开后，下面竟露出一道黑暗的地道。

朱汨儿眨着眼道：“原来这里真有条秘密的出口，难怪这位唐二姑娘说你是由秘道进来的，她说谎的本事倒真是有板有眼，活灵活现。”

俞佩玉苦笑着，又走过去抱起了唐琳。

朱汨儿冷笑道：“我看你真是连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不如索性用根绳子将你们两人绑在一起反而好些。”

俞佩玉已走下地道，忽然回头道：“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闭上嘴。”

朱汨儿怔了怔，眼圈都红了。

她从来也没见过俞佩玉板着脸对她说话。

地道中黑暗而阴湿，俞佩玉摸索着当先带路，走了很久的一段之后，他才叹了口气，道：“现在你要说话，就尽管说吧。”

朱汨儿的嘴却闭得紧紧的。

俞佩玉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世上只有唐琳一个人能洗清我的冤枉，所以我一定不能让她死，一定要带着她走，这道理你明白了吗？”

朱汨儿还是闭着嘴。

俞佩玉道：“你方才虽没有杀死她，可是我知道她一定已中了你身上的毒，假如你已明白这道理，就赶快先设法解了她的毒吧。”

朱汨儿的嘴闭得更紧了，象是再也不肯张开。

俞佩玉皱眉道：“你现在怎么反而不说话了？”

朱汨儿还是不张口，却用手指了指俞佩玉，又指了指自己的嘴。

俞佩玉苦笑道：“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能耍小孩子脾气？”

听到俞佩玉说她已经是“大人”，朱汨儿忍不住“噗哧”一笑，但立刻又嘟着嘴道：“是你叫我闭上嘴的，我这人一向很听话。”

俞佩玉道：“那么你就快些救她吧。”

朱汨儿眼圈又红了，咬着嘴唇道：“你只知道要我救她，只知道为她着急，为什么不问问我有没有中她的毒呢？她们唐家的人难道不用毒的吗？”

俞佩玉柔声道：“唐家的毒药暗器虽有名，可是你……”

朱汨儿道：“我怎么样？我是个毒人，是不是？无论谁一沾到我就要中毒，是不是？那么你为什么还没有中毒呢？”

俞佩玉不禁怔了怔，道：“我……我见到银花娘打了你一掌后，手上立刻染了毒，又见到那天蚕教的徒弟拧了你一把，也……”

朱汨儿大声道：“但这位唐二姑娘既没有打我，也没有拧我，是不是？我身上的毒若连自己都控制不住，那么三叔只怕也早已死了。”

俞佩玉道：“如此说来，她并没有中毒？”

朱汨儿冷笑道：“你以为我是个傻子，以为我不知道她死不得的？”

俞佩玉叹了口气，柔声道：“那是我错怪你了，我见到唐二姑娘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才会以为……”

朱汨儿不等他说完，忽然走过来拍了拍唐琳，冷冷道：“唐二小姐，你

不但会说谎，装假的本事也不错，可是你若再不醒过来，我就立刻将你的衣服脱光。”

唐琳身子一震，果然立刻就张开了眼睛。

朱泪儿瞪着俞佩玉道：“你现在总明白了吧。她就怕你问她的话，所以只有装死……哼！不分青红皂白就冤枉好人，还自以为很聪明哩。”

俞佩玉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挨骂，而且被骂得口服心服。

朱泪儿撇了撇嘴，扭过头去还是忍不住冷笑道：“唐二姑娘，你现在还不舍得下来自己站着么？”

唐琳苍白的脸红了红，咬着牙道：“你……你……你明明知道我腿上的穴道已被你点住了，否则我为什么不能走？”

朱泪儿悠然道：“有时我也会故意气气别人的，难道只准许你们冤枉我，就不准我冤枉你们吗？”

唐琳气得全身发抖，却也无话可说。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二姑娘，我和你素无冤仇，你为什么要如此害我？”

朱泪儿又冷笑道：“你可以冤枉我，她自然也可以冤枉你，反正你们两人都是冤枉好人的专家，你又何必怪她。”

俞佩玉实在有些哭笑不得，但是这次他再也不敢叫朱泪儿闭上嘴了，他如今又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男人千万莫要叫女人闭嘴，因为她当时也许会真的闭上嘴，但以后却说不定要唠叨你一辈子。

真的闭上了嘴的是唐琳，她似已抱定主意不说话。

俞佩玉柔声道：“你这么样做，想必也有你的苦衷，因为你并不是个善于说谎的人。”

朱泪儿冷笑道：“就因为她不象是个说谎的人，所以说出来的话别人才相信，她若一看就象个长舌妇，无论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了。”

每次俞佩玉问唐琳的话，唐琳都不开口，朱泪儿却抢着说，俞佩玉也只有装作没有听见，还是沉着气道：“也许你有很好的理由一定要这么说，只要你告诉我，我绝不怪你。”

朱泪儿冷笑道：“也许真的是她为情人杀了那唐无双，她为了要替自己的情人掩护，所以就随便找个人来作替死鬼。”

这次她虽然还是抢着说了，但说的话却很有道理。

俞佩玉眼睛一亮，道：“你真的知道谁是凶手么？”

朱泪儿冷冷道：“她当然知道，可是你这么样问，她永远也不肯说的。”

她又走到唐琳面前，厉声道：“我问你，究竟是谁杀了那唐无双的？你若还不肯说，我……”

话未说完，突听一人缓缓道：“杀死那唐无双的人，就是我。”

黑暗中，不知何时已多了条淡淡的白色人影，就仿佛幽灵般站在那里，俞佩玉和朱泪儿都瞧不见她的面目，失声道：“你是谁？”

那人没有回答，却闪起了一点火光。

火光映照下，只见她披麻带孝，手里的火焰子闪烁如鬼火，苍白的脸上，也全没有丝毫血色。

俞佩玉瞧见这人，才真的大吃了一惊，失声道：“是你！”

那人叹道：“不错，是我。”

俞佩玉长叹道：“我实在想不到是你。”

朱泪儿厉声道：“你既敢在我们面前承认自己是凶手，是不是已存心将我们杀了灭口？”

那人冷冷一笑，道：“我若想杀你们，方才为何要救你们呢？”

这“凶手”竟是唐家的大姑娘唐琪。

唐琳已是泪流满面，嗟声道：“大姐，你为什么要来呢？我反正已没法子再活下去，也不想活了，你为什么不让我承担这份罪孽？”

唐琪黯然道：“我知道你为了我，不惜牺牲你自己，你是个好孩子，可是我……”

唐琳流泪道：“我也知道姐姐是为了保全我们唐家的名誉才这么做的。”

朱泪儿大喊道：“很好，你们都是好孩子，做的事都很有道理，可是俞佩玉难道就该死么？”

唐琪长长叹息了一声，道：“我也知道，这实在很对不起俞公子，但这其中实在有很多秘密，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

朱泪儿道：“我们现在难道还没有权利知道这秘密么？”

唐琪道：“我此番到这里来和两位相见，正是已准备将这秘密告诉两位。”

她语声停顿了半晌，才苦笑道：“两位心里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父亲？”

朱泪儿道：“我正是奇怪极了。”

唐琪道：“我将这秘密说出来后，只望两位莫要泄露，因为这秘密关系实在太大了。”

朱泪儿抢着道：“你难道还信不过俞佩玉。”

唐琪道：“我就因为知道俞公子是位诚实的君子，所以才到这里来……”

她忽然神秘地一笑，接着道：“我杀死的那唐无双，其实并不是我的父亲。”

这句话说出来，她以为俞佩玉、朱泪儿必定要大吃一惊。

谁知朱泪儿却撇了撇嘴，道：“这秘密又有什么了不得，我早就知道了。”

唐琪自己反倒吃了一惊，失声道：“两位真的早就知道了么？”

俞佩玉道：“是真的。”

他本不是个十分沉默的人，但和朱泪儿在一起，他说话的机会实在不多，这次只三个字，朱泪儿已抢着道：“我们知道这件事并不奇怪，只奇怪你是怎会知道的？”

唐琪苦笑道：“这本是唐家的事，唐家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两位却反而知道了，这又怎么会不奇怪呢？”

朱泪儿道：“那唐无双本是个赶骡子的，我怎会不知道？”

唐琪愕然道：“赶骡子的？”

朱泪儿道：“不错，他和俞放鹤的手下一起在望花楼里捣鬼，不想我们却在复壁中偷听，所以才会知道这秘密。”

她不说还好，越说唐琪反而越糊涂了。

俞佩玉叹道：“这件事说来的确很复杂，最重要的是，姑娘你必须先要知道，所有的阴谋都是那俞放鹤在暗中策动的。”

唐琪讶然道：“俞放鹤？可是武林盟主俞老先生？”

俞佩玉咬牙道：“正是。”

唐琪的神情更惊讶，道：“他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道：“就因为他要将唐门的势力据为已有，所以才将真的唐老前辈掳去，再找一个和唐老前辈面貌十分相似的人，来假扮唐老前辈，这件事做得本十分秘密，谁知却在无意中被我们窥破了。”

朱泪儿忍不住插口道：“我们到这里来，就为的是要想法子揭破他的阴谋。”

唐琪怔了半晌，忽然大笑起来。

俞佩玉和朱泪儿愕然相顾，再也想不到她为何如此好笑。

唐琪笑了一阵子，忽又长长叹了口气，喃喃道：“这只怕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

朱泪儿皱眉道：“这是什么意思？”

唐琪沉声道：“不瞒两位说，家父在十余年前，便已仙逝了。”

俞佩玉吃了一惊，失声道：“十余年前？但我……我明明……”

唐琪道：“他老人家死的时候，正是蜀中武林最混乱的时候，那时唐家庄本身也遭遇着一个很大的危险，本门全仗着先父坐镇，才勉强将所有的变动压住，他老人家唯恐自己一死之后，局面就会立刻大乱，所以在临死之前，先找了一个人来假扮自己，来镇压这种局面。”

她笑了笑，接着道：“他老人家找的这人乃是我们的一位远房表叔，并不是什么赶骡子的，只因这位表叔本就和他老人家很相似，再略微易容，别人再难看出了，何况，就算有人觉得有些不对，也会认为那是因为先父大病之后而改变的。”

俞佩玉长叹道：“如此说来，我见的那位唐老前辈，已经是叶公之龙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为何那“唐无双”总是显得有些胆小怕事，有时根本就没有一代宗主的风度。

他也终于明白那“唐无双”为何会将他出卖了。

唐琪道：“我那位表叔本不是个英明果断的人，所以先父临终时，再三吩咐我，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让他作主，只可让他做个傀儡而已，他若有了争权夺位之心，先父就叫我……叫我立刻将他置之于死地。”

她叹息了一声，接道：“就因为先父将这种大事交托给我，所以我只有死守在唐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嫁出去。”

俞佩玉想到她牺牲之大，也不禁为之黯然，一个女人牺牲自己的青春而守活寡，那日子的确不是好过的。

唐琪道：“这十多年来，我这位表叔倒也能安分守己，一切事都取决于我，自己从不作主。谁知这次回来，他竟变了，竟在半日之间，自作主张地发下了十余道命令，为了先父临终交待下来的话，我只有将他置之于死地。”

她又叹息了一声，道：“但我却也未想到，假中竟还有假，世事之离奇，有时的确比最荒谬的故事还难令人相信。”

朱泪儿早已听得呆住了，此刻才苦笑着喃喃道：“这的确是个很惊人的秘密，我现在才知道一个武林世家要保全它的荣誉，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

唐琪凄然一笑道：“不错，别人只能看到我们唐家的威风，又有谁知道在这层光彩威风的表面下，实在不知隐藏着多少辛酸，多少血泪……”

她似已勾起了往事的回忆，目中竟不觉流下泪来。

俞佩玉想起她每次嫁出去后，丈夫都忽然而死，那些人难道都是凑巧死的么？那其中又有何秘密？

想到这里，连俞佩玉都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噤。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也不忍再想下去，无论如何，唐琪都只能算是个很不幸，很可怜的女孩子。

光荣，本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换来的，自古以来，在“光荣”的幕后，已不知堆积了多少白骨，多少血腥……

这值不值得呢？

朱泪儿默然半晌，忽又问道：“这秘密难道连唐珏都不知道么？”

唐琪道：“他也不知道。”

朱泪儿叹了口气，道：“这就难怪他会……”

她忽然住口不语，因为她觉得唐珏既已死了，又何必再将他的羞耻说出来呢？俞佩玉望了她一眼，示意赞许。

她毕竟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只不过也象世上大多数女孩子一样，有时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偏偏抢着要说话而已。

唐琪道：“除了我和我那位表叔外，世上绝没有别人知道这秘密，因为那时我的弟妹年纪还小，所以先父就叫我连他们一齐瞒住。”

俞佩玉暗暗叹息，他知道连唐珏都绝不会知道此事的，否则他就不会帮着那“唐无双”来出卖俞佩玉了。

那“唐无双”做了十几年的傀儡，心里多少有些不甘，所以才想勾结俞放鹤，来增高自己的地位。但他虽然出卖了俞佩玉，却并没有出卖唐家，所以他临死的时候，也不肯将这秘密告诉俞放鹤。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道：“无论如何，你那位表叔总是对得起唐家的。”

唐琪黯然道：“为了家庭的荣誉，自己只有牺牲，这本是世上大多数武林世家子弟的痛苦，也就是这些武林世家能够生存的根本精神。”

朱泪儿叹道：“我本来倒也很羡慕那些世家子弟，可是现在……”

她神情也很凄凉，因为她也有她自己的痛苦，做“销魂宫主”的女儿，毕竟也并不是件好受的事。

过了半晌，她忽又问道：“这秘密也许别人都不知道，但二姑娘却一定知道的，是吗？”

唐琪叹道：“她也是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

朱泪儿道：“哦？”

唐琪道：“前天晚上，她的确因为一件事要来找那唐……唐无双，走到门外时，她确停住了脚步，因为那时我正在屋里说话。”

朱泪儿道：“她瞧见你杀死了那唐无双，自然大吃一惊，你发现她在门外，就只有出来将这秘密告诉她，是吗？”

唐琪苦笑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道：“我只奇怪，你们为什么不肯将这件事的真象说出来呢？”

唐琪道：“只因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件事其中还有那么多曲折，更不知道连那唐无双也是别人假扮的。”

朱泪儿冷笑道：“你们不愿让外人知道你们唐家的人为了争权而内江，为了保全唐家无暇的名声，就只有牺牲俞佩玉了，是吗？”

唐琪只有长叹，因为她实在无法回答这句话。

朱泪儿瞪着唐琳，缓缓道：“二姑娘，我还要请教你一件事。”

唐琳垂着头，似乎永远再也不肯抬起。朱泪儿道：“你若要找个替死鬼，随便找谁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找俞佩玉呢？你和他又有什么过不去？”

唐琳头垂得更低，目中又已流下泪来。

唐琪忽又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你们若一定要她说，不如还是让我替她说出来吧。”

朱泪儿冷笑道：“原来你也知道，莫非这也是大姑娘你的意思吗？”

唐琪也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道：“若是我的意思就不会这么样做了，只因俞公子虽然是位少见的美男子，但我还并未看在眼里。”

她似乎也被朱泪儿激怒，说话也尖刻起来。

朱泪儿反而笑道：“那很好，我就希望他在别的女人眼里是个丑八怪，天下的女人若都和唐大姑娘一样，我就安心了。”

唐琪望着她，目中的怒意又渐渐消失，因为她已发觉朱泪儿只不过还是个孩子，只不过拼命想装大人而已。

她笑了笑，又叹息着道：“可是我这妹妹却对俞公子……”

唐琳忽然抬起头，嘎声道：“大姐，你……你怎么能……”

唐琪柔声道：“为什么不能？一个少女对一个少男钟情，绝不是件丢人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出来。”

唐琳身子颤抖着，面靥已红如朝霞。

朱泪儿瞪着眼道：“你的意思是说，她害俞佩玉，只为了喜欢俞佩玉，那么她这种喜欢的法子可真叫人有点吃不消。”

唐琪道：“她对俞佩玉一往情深，知道公子已和姑娘你成了亲，她心里的悲痛，自然可想而知，再加上家门出了如此不幸的事，她怎么受得了。”

她凝注着朱泪儿，缓缓道：“姑娘你想必知道，爱和恨之间的距离是多么微妙，若换了姑娘你处在她这样的情况中，只怕也会这么样做吧。”

朱泪儿默然半晌，瞥了正在发愣的俞佩玉一眼，幽幽道：“我只怕做得比她更毒辣。”

唐琪道：“何况，她也只能说俞公子，否则别人就不会如此轻易相信她的话了。”

朱泪儿道：“为什么？”

唐琪叹道：“只因她已经为俞公子受过很大的罪了，若不是因为那件事后来并没有造成大大的影响，她只怕早已被家法处置……”

听到这里，俞佩玉再也忍不住了，动容道：“她将银花娘带入唐门制造暗器的秘道，难道就是为了我。”

唐琪黯然一笑，道：“俞公子既然也知道这件事，就更应该原谅她才是。”

俞佩玉望着已泣不成声的唐琳，也不知该说什么。

朱泪儿却走了过去，柔声道：“二姑娘，我本来很恨你的，可是现在，我只有对你同情……”

唐琳忽然跳起来，嘶声道：“我不要你同情，不要你可怜，我恨你，我恨你……”

她挣扎着想冲出去，但闭穴未解，又仆地跌倒。

朱泪儿咬着嘴唇，凄然一笑，道：“你用不着恨我，我说我是他的妻子，也只不过是自己在骗自己罢了，其实他心里只有那位林黛羽姑娘，我和你一样都是可怜人，我……我……”

说着说着，她也流下泪来。

唐琪望着她们，目中也已泪光盈盈，喃喃道：“冤孽，冤孽……”

她忽然抬头瞪着俞佩玉，冷冷道：“俞公子，看来你害的人可真不少呀。”

俞佩玉眼睛发直，喃喃道：“我害的人不少，我害的人不少……”

他对这句话翻来覆去也不知说了多少次，只因除此之外，他实在已无话可说，何况他无论怎么说，唐琪也绝不会同情他的。

唐琪扶起了唐琳，道：“现在，我的后已说完，俞公子你已可请便了。”

她似乎连看都已不愿再看俞佩玉一眼，连朱泪儿都想不到她的态度怎会忽然变得如此冷淡。

却不知这种三十多岁的老处女，对无情无义的男人最是深恶痛绝，就好象自己也上过男人一百多次当似的。

其实她又何尝不知道俞佩玉并没有错，只个过她拒绝承认这事实而已，只因她恨的并不是俞佩玉，而是男人。

朱泪儿见到她已扶着唐琳走回去，忍不住道：“唐姑娘，你已准备将这秘密宣布出去了么？”

唐琪道：“不准备。”

朱泪儿道：“那么……那么你将这秘密告诉我们义有什么用？”

唐琪道：“为什么没有用。”

朱泪儿着急道：“别人若不知道这其中真象，岂非还是要认为俞佩玉是杀死唐老庄主的凶手？”

唐琪冷冷道：“他对你既然无情无义，你何苦还要如此关心他。”

她嘴里说着话，竟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朱泪儿怔了怔，想去追，俞佩玉却拉住了她，道：“算了，让她走吧。”

朱泪儿大声道：“算了？这种事怎么能算了呢？你难道喜欢一辈子被人当作杀人的凶手？”

俞佩玉默然半晌，苦笑道：“我身上背负的冤名反正够多了，再加这一件没什么关系。”

朱泪儿跺脚道：“有时我真不懂你这人是怎么搞的？别人害了你，你一点也不生气，别人替你急得发疯，你自己却一点也不着急。”

俞佩玉笑了笑，道：“你既然认为我对你无情无义？又何必如此关心我。”

第三十三章 互斗心机

朱泪儿听了俞佩玉的话，又怔了怔，忽然掩面痛哭起来，又跺着脚道：“你难道认为我那话不该说的？你心里难道不是只有林黛羽？我难道说错了？难道错怪了你？”

俞佩玉什么话也不说了。

哭了半晌，朱泪儿似也觉得哭够了，喃喃道：“也许是我错了，我又多嘴，又好哭，又时常说错话惹你生气，你为什么还不抛下我一个人走呢？”

俞佩玉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有轻轻拉住了她的手，朱泪儿也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出去。

不说话岂非正是对女人最好的法子。

俞佩玉知道走出地道就是那荒凉的庙宇中，俞佩玉初次见到郭翩仙，他不禁又想起了那被情所苦的少女钟静来。

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是生是死？

他又想起了银花娘，想到她凄惨的结局，于是金花娘、铁花娘、金燕子，这些人的面目似又已出现在他眼前。

当然，他更忘不了林黛羽。

俞佩玉长长叹了口气，黯然忖道：“她们的遭遇都如此不幸，难道真是因为我害了她们么……”

和他认识的女孩子，好象没有一个是快乐幸运的。

这是为了什么呢？

绝世的美人，常常会被人认为是“祸水”，那么象俞佩玉这样的绝世美男子又该算什么呢？

祸土？

俞佩玉自己也不知是该大哭一场，还是该大笑三声。

地道的出口是个可以旋转的石盖子，所以移动时绝不会发出任何声息，何况，外面是荒山野庙，渺无人迹，就算有声音也没有关系。

但俞佩玉还是很谨慎，他先将石盖移开一线，外面更黑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纵有星光月色，也照不到这里。

而黑暗与静寂又永远是最好的伴侣，除了自己心跳的声音，俞佩玉什么都听不到，风也已住了。

俞佩玉这才拉着朱泪儿走了上去。

就在这时，黑暗中忽然发出了一阵笑声。

一人悠然笑道：“两位现在才来么？在下已恭候多时了。”

俞佩玉一惊，后退，但灯光突明。

朱泪儿失声道：“杨子江，你倒也真是阴魂不散，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杨子江微笑道：“这也许是因为我和两位特别有缘。”

只见他盘膝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大坛酒，几包油腻腻的菜，还有一盏灯，一个火熠子。

他笑着接道：“酒菜都是我自唐家顺手牵羊带来的，虽然酒菜已冷，但既然没花钱，也只好将就些了，来来来，两位且来共饮一杯。”

俞佩玉静静地瞧了他半晌，微笑道：“多谢。”

他竟真的走过去坐了下来，举杯一饮而尽，朱泪儿想抢过来先喝一口，却也来不及了。

杨子江大笑道：“俞兄，你武功实在不大怎么样，长得也未必比我英俊多少，但你实在比我沉得住气，这点连我都不能不佩服你，来，我敬你一杯。”

他忽又向朱泪儿一笑，道：“朱姑娘也请放心，酒里面没有毒的，我杀人的法子多得很，用不着下毒。”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淡淡道：“但我杀人的法子却只有一个，就是下毒，随时随地都能下毒，被我毒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却从来没有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她忽然向杨子江笑了笑，道：“说不定我已在你手里这杯酒中下了毒了，你信不信？”

若是别人说这话，杨子江说不定立刻就会大笑将手里这杯喝下去，但这话是“销魂宫主”的女儿说出来的，那份量可就大不相同了。

杨子江望着手里这杯酒，还是笑着道：“你若真的在这杯酒里下了毒，就不会告诉我了，是么？”

朱泪儿嫣然道：“你为何不试试呢？”

杨子江怔了怔，就算明知这杯酒里没有毒，也喝不下去了。

朱泪儿道：“你的胆子不是一向很大吗？”

杨子江道：“我胆子本来的确很大的，可是被人一激，反而会变小。”

朱泪儿用两根手指将他手里的酒杯拈了过去，将杯中的酒倒在俞佩玉杯子里，笑嘻嘻道：“酒糟蹋了可惜，他既然不喝，你就喝了吧。”

俞佩玉笑了笑，一饮而尽。

朱泪儿笑道：“你看，酒里根本没有毒的，你为什么不敢喝呢。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替你难为情死了。”

杨子江居然面不改色，还是笑道：“做人还是小心些好，何况有酒自然要先敬客人。”

他又从坛子里倒出杯酒，道：“这杯酒我总可放心喝吧。”

朱泪儿眨了眨眼睛，道：“不错，这杯酒里没有毒，你赶快喝吧。”

杨子江望着杯酒发了半晌愣，笑道：“我喝多了酒会发酒疯，还是少喝两杯吧。”

朱泪儿娇笑道：“你看，我说酒里有毒，你也不敢喝，说酒里没毒，你也不敢喝，我要怎么说你才敢喝这杯酒？”

杨子江笑道：“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喝了。”

他放下酒杯，喃喃道：“我救了她性命，她却连一杯酒都不让我喝，看来人是的的确救不得的。”

朱泪儿忽然沉下脸，道：“谁叫你救我们的？你杀了唐珏，杀了金花娘，杀了铁花娘，为什么不杀我们？反来救我们？”

杨子江微笑道：“你难道一定要我杀你才觉得高兴么？”

朱泪儿冷笑道：“你没有打我们的主意，算你聪明，否则你的麻烦就大了。”

杨子江道：“我杀人倒并不问有没有麻烦，只问那人该不该杀？”

他忽然沉下脸，道：“我问你，一个人为了要娶婆子，就六亲不认，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要出卖，这种人该杀不该杀？”

朱泪儿道：“这……这是你们逼他做的，怎么能怪他？”

杨子江道：“我若逼你杀俞佩玉，你肯不肯？”

朱泪儿大声道：“我当然不肯。”

杨子江道：“这就对了，我逼不逼你是一回事，你肯不肯做又是另一回事了，唐珏对他的家人若和你对俞佩玉一样忠心，我们逼他又有何用？”

朱泪儿怔了怔，道：“但金花娘呢？你为什么……”

杨子江截口道：“金花娘？我几时伤她一根寒毛？她自己要殉情自杀，与我又有何关系？世上象她这种愚蠢的女人很多，每天也不知要死多少，那难道也恨我吗？”

朱泪儿冷笑道：“你推得倒干净，如此说来，你倒是个好人了？”

杨子江笑道：“那倒也不敢当，只不过，不该杀的人，就算求我杀他，我也懒得动手的。”

朱泪儿眼睛一瞪，厉声道：“那么铁花娘呢？她又有什么该杀之处？”

杨子江道：“铁花娘？谁说我杀了她。”

朱泪儿道：“我说的。”

杨子江道：“你看到我杀她了么，你看见了她的尸身么？你怎知道她已死了？”

朱泪儿冷笑道：“我用不着亲眼看见，也知道她已死在你手上。”

杨子江道：“她若没有死呢？”

朱泪儿道：“她若没有死，我就……就将这酒坛子吞下去。”

杨子江笑了，道：“酒坛子是万万吞不得的，否则别人见到你的肚子那么大，心里一定会奇怪，没出嫁的姑娘怎会怀了双胞胎。”

朱泪儿红着脸怒道：“谁说我的肚子大？”

杨子江道：“肚子里若是装了两个坛子，怎么会不大呢？”

朱泪儿又不自觉怔了怔，道：“两个坛子？哪里来的两个坛子？”

杨子江悠然笑道：“姑娘已经有了个醋坛子，再吞个酒坛子下去，不是两个坛子是几个。”

一个女孩子若是说不过别人时，不是大哭大闹，就要装佯撒赖，歪理讲上十八篇，讲到别人头大如斗，投降认输为止。

只可惜朱泪儿也知道对付杨子江这种人，什么都没有用的，她瞪着眼生了半天气，自己只有笑了，道：“好，算我说不过你，你若是女人，一定也是个标准的长舌妇，无论谁遇到长舌妇，都只有自认倒霉。”

俞佩玉忽然笑了笑，道：“杨兄在这里相候多时，难道就为了要和她斗嘴么？”

这次杨子江也怔住了。

朱泪儿想尽千方百计，都拿他没法子，谁知俞佩玉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将他问得说不出话来。

杨子江怔了半晌，忽然大笑起来，道：“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话果然不错，看来从今以后，我对俞兄倒真的要刮目相视了。”

俞佩玉笑而不言，根本不答腔。

杨子江只有自己顿住笑声，正色道：“在下在此相候，只为了知道俞兄是位诚实君子。”

俞佩玉道：“不敢。”

杨子江道：“尤其象俞兄这样少年老成，忍辱负重……”

朱泪儿忍不住叫道：“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马屁再拍下去也没有用

的，他反正还是那两个字，‘不敢’。”

杨子江干笑两声，道：“在下只想请教俞兄一件事，象俞兄这样的诚实君子，想必不至于以虚言相欺的。”

俞佩玉果然还是微笑着道：“不敢。”

杨子江道：“在下只想请教俞兄，那唐无双究竟是谁杀的？是不是唐大姑娘杀的？她为何要杀他？是否已知道他是个冒牌货？却又是怎会知道的？”

俞佩玉沉吟了半晌，忽又笑道：“这不是一件事，是五件事了。”

杨子江目光的，瞪着俞佩玉道：“那么就算在下请教俞兄五件事吧。”

俞佩玉缓缓道：“杨兄既然不耻下问，在下自然不敢以虚言相欺，只不过……”

杨子江道：“只不过怎样？”

俞佩玉忽然闭上嘴，不说话了。

朱泪儿拍手笑道：“他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他可以不骗你，但也可以闭上嘴不说话，我现在才发现这真是对付长舌妇的好法子。”

杨子江霍然长身而起，厉声道：“你不说。”

朱泪儿也跳了起来，瞪眼道：“不说又怎样？”

杨子江脸色渐渐发青，朱泪儿只道他毕竟还是要出手了，心里也不禁紧张起来，只因她也知道他若出手一击，必定非同小可。

谁知杨子江忽又笑了，道：“俞兄既然不肯说，就算在下没有问吧。”

朱泪儿又怔了怔，道：“你怎地忽然变得这么客气起来了。”

杨子江道：“这只因在下实在想和俞兄交个朋友，俞兄若肯移驾到寒舍去喝两杯，在下就足以快慰生平了。”

朱泪儿吃惊道：“到你家去？你也有家？”

杨子江笑道：“人人都有家的，在下岂能例外。”

朱泪儿道：“不错，连老鼠都有个洞，何况你，但你的洞在哪里？”

杨子江道：“寒舍就在前面不远，小妻炒的两样小菜，也还颇能下酒。”

朱泪儿又吃了一惊，失声道：“你老婆？你也有老婆？”

杨子江笑道：“有了公老鼠？自然就有母老鼠，否则小老鼠哪里来呢？”

朱泪儿叹了口气，道：“你这人究竟在搞什么鬼？连我都被你弄糊涂了，可是我又真忍不住想去瞧瞧你那老婆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居然肯嫁给你这怪物。”

杨子江道：“不知俞兄也肯赏光么？”

俞佩玉笑了笑，还未说话，朱泪儿已抢着道：“我想他也忍不住要去瞧瞧的，是吗？”

杨子江拊掌道：“姑娘既然这么说，俞兄就算不想去也不行了。”

其实俞佩玉也很想去瞧瞧的，他发觉杨子江这个人不但神秘，而且古怪，不但可怕，而且简直很有趣。

这种人的邀请，只怕谁也无法拒绝的。

杨子江的家果然不远，他们走到那里时，天还未亮，只见山麓下有茅屋三五间，屋顶上居然还有炊烟袅袅四散。朱泪儿眨着眼道：“看来你老婆倒真勤快，这么早就起来煮饭了。”

杨子江道：“这只因她也知道要有贵客临门，自然要早作准备。”

朱泪儿讶然道：“她难道早就知道我们要来？”

杨子江笑道：“不瞒两位，今日在下若不将两位带回来，她就绝不会放我进门的。”

朱泪儿更糊涂了，道：“她为什么一定要你将我们带回家来，难道她还会认得我们不成？”

杨子江笑而不答，象是越来越神秘了。

朱泪儿道：“喂，我在问你，你为什么不说话？”

杨子江笑道：“我这法子是跟俞兄学的，这就叫现买现卖。”

朱泪儿恨道：“好，你不说就算了，反正我马上就会知道。”

茅屋外的竹篱上爬满了长春藤，柴扉是虚掩着的，小园中的菊花开得正盛，在夜色中看来又别有一番风姿。

杨子江含笑揖客，看来居然真的象是个殷勤的主人，但是他心里究竟在搞什么鬼？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小厅迎门处摆着个神案，供着“桃园三结义”的神像，前面端端正正摆着张八仙桌。

这正是标准的农家草堂的摆设，朱泪儿横看竖看，也看不出有何异状，也就因为没有异状，她心里反而更奇怪。

杨子江说什么也不象是会住在这种地方的人。

只见桌上果然摆满了大碗小碗的菜，有的菜还在冒着热气，旁边还有一大锅稀饭，一大坛酒。

朱泪儿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折腾了大半夜，她的肚子也实在饿了，边吃边笑道：“嗯，你老婆炒菜的手艺的确不错，娶到个会炒菜的老婆，真是你的福气。”

杨子江笑道：“这些粗菜，只怕不对两位的口味。”

俞佩玉道：“嫂夫人呢？为何不请出来让我等拜见拜见。”

杨子江道：“她只怕还在厨房里忙着哩。”

只听内堂果然有刀勺之声传了出来。

俞佩玉道：“菜已这么多了，嫂夫人若还要忙，我们心里怎么过得去。”

杨子江道：“有贵客来了，她自然要特别卖力。”

俞佩玉笑道：“难道贤伉俪一定要涨破我们的肚子吗？还是快请嫂夫人出来吧。”

杨子江也笑道：“好，好，既是如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若有别人在旁边看到这情况，听到他们说的话，一定要以为这是乡下夫妇在接待城里来的阔亲戚。

别人只怕连做梦都想不到这三人嘴里说的虽是平常已极的家常的客套话，心里想着的却是最复杂诡异的事。

当然更没有人会想到坐在这种地方吃饭聊天的三个人，一个是身负奇冤，忍辱负重，在江湖中也不知惹起了多少风波的武林世家子，一个是忽正忽邪，行事诡异，而又身怀绝技的神秘江湖客，而另一个竟是“销魂宫主”的女儿。

若真有人在旁边瞧着，知道了这三人的真实身份后，只怕就要吓得掉头就走，落荒而逃，杀了他也不敢回来了。

只听杨子江笑道：“丑媳妇迟早难免见公婆，你还是出来吧。”

厨房里果然有个娇滴滴的声音道：“炒好了这碟虾仁，我就出来了。”

朱泪儿眼睛已直了，道：“这是谁的声音，听来的确熟得很。”

杨子江笑道：“既然熟得很，你为何还听不出呢？”

朱泪儿道：“在油锅旁边说话，她的声音自然要被熏得变了些，否则我一定听得出。”

俞佩玉面上也露出诧异之色，就在这时，门帘已掀起，已有个青衣妇人捧着盘热气腾腾的炒虾仁盈盈走了出来。

看到了她，俞佩玉和朱泪儿才真的怔住了。

杨子江的妻子竟是铁花娘。

这实在是令人梦想不到的事，就算厨房里忽然走出个三头六臂的母夜叉来，也都不会令他们更吃惊了。

朱泪儿张大了嘴，连下巴都象是快要掉了下来——下巴虽然没有掉下来，但她刚放进嘴里的一块糖醋排骨却掉了下来。

铁花娘红着脸嫣然一笑，垂首道：“菜炒得不好，你们莫要见笑。”

俞佩玉道：“嫂……嫂夫人莫要客气。”

他虽然很沉得住气，这时也难免张口结舌，这“嫂夫人”三个字，他也不知用了多大力气才说出来的。

铁花娘的脸更红了，道：“虾仁要乘热吃，俞公子也莫要客气才好。”

俞佩玉道：“是，是，是，我不客气。”

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先用虾仁塞住嘴。

无论如何，俞佩玉总算还是能沉得住气的，但朱泪儿却怎么也憋不住了，忽然跳了起来，大声道：“你真的嫁给他了么？”

铁花娘抬起了头，含笑望着她，缓缓道：“一个女人迟早总要出嫁的。”

朱泪儿一屁股又坐到椅子上，摇着头叹道：“我真不懂，你怎会嫁给这怪物的。”

杨子江笑道：“你看我是怪物，她看我却一点也不怪，这就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否则世上的女人若都和朱姑娘一样，只有看着俞兄才顺眼，那岂非糟了。”

他忽然捧起了那坛酒，喃喃道：“这酒坛子的滋味不知怎样？也不知谁有口福尝得到。”

朱泪儿长长吸了口气，道：“你用不着激我，我既然输了，自然会将酒坛子吞下去，小小一个酒坛子吞下去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看来简直比吃白菜还容易。”

杨子江失笑道：“你若真有这本事，我就真佩服你。”

朱泪儿道：“好，你瞧着吧。”

她居然真的将酒坛子捧了过来，杨子江的眼睛也不禁直了，因为他也知道这女孩子的确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说不定真会将这酒坛子吞下去，他忍不住想瞧瞧她用的是什么法子。

只见朱泪儿捧着这酒坛子左看右看，忽然摇头道：“不对不对。”

杨子江道：“有什么不对？”

朱泪儿道：“我方才说的那个酒坛子，不是这个，你到土地庙去将那个酒坛子拿来吧。”

杨子江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朱泪儿瞪眼道：“笑什么？”快去拿呀，我早就想尝尝那酒坛子的滋味，现在已等不及了。”

杨子江缓缓道：“姑娘这么说，想必是以为我一定懒得去拿的，其实那

土地庙离这里也不太远，我就去一趟又有何妨。”

他嘴里说着话，居然真的站了起来。朱汨儿眼珠子直转，冷笑道：“你要去就快去，我可没有功夫在这里等你。”

铁花娘笑了笑，道：“他若真的去拿来，我就帮你吃一半。”

朱汨儿道：“哼，要吃我就吃一个，一半我还嫌少哩。”

杨子江道：“姑娘你倒真是永远也不肯服输的。”

朱汨儿昂起了头，道：“我为什么要服输？”

杨子江大笑道：“但你只管放心，我若真去将那酒坛子拿来，就未免太煞风景了，我又怎敢唐突佳人，定要姑娘你吃酒坛子呢？”

朱汨儿道：“这是你自己不去拿，可不是我不敢吃。”

杨子江笑道：“是是是，莫说一个酒坛子，就算两百多个姑娘也照吃不误的。”

朱汨儿也不禁“噗哧”一笑，道：“一点也不错，你总算学乖了。”

忽然间，远处有马嘶之声隐隐传来。

声音虽遥远，但在黎明前的深山中听来，却清晰得很。

朱汨儿皱眉道：“你们莫非还有客人？”

杨子江道：“好象是的。”

朱汨儿道：“骑马而来的，想必是远客。”

杨子江道：“似乎不错。”

朱汨儿动容道：“来的是谁？”

杨子江微微一笑，道：“姑娘你想来的会是什么人呢？”

朱汨儿冷笑道：“总不外是你那些狐群狗党罢了。”

杨子江忽然一拍桌子，大笑道：“一点也不错，这次你总算学乖了。”

只听马蹄声越来越近，果然是直奔这草庐而来的，而且蹄声骤密，来的人似乎还不少。

朱汨儿的脸色已有些发白，直向俞佩玉使眼色，俞佩玉始终面带微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听到。

杨子江忽又一拍桌子，道：“俞佩玉呀俞佩玉，你当真全身是胆，连我都有些佩服你了。”

俞佩玉微笑道：“不敢当。”

杨子江道：“你若非胆大包天，怎敢跟着我到这里来呢？”

俞佩玉道：“此间风物绝佳，嫂夫人又烧得如此一手好菜，在下焉有不来之理。”

杨子江目光的的，瞪着他道：“你难道不怕我将你引入虎口？”

俞佩玉笑了笑，道：“我知道兄台不是这么样的人。”

杨子江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俞兄你切莫将我当做了好人。”

俞佩玉淡淡道：“阁下若真有加害之意，也不必等到此刻，更不必如此大费周折了。”

杨子江瞪了他半晌，仰面大笑道：“俞兄以君子之心来度小人之腹，只怕是要后悔的。”

他拼命骂自己，俞佩玉反而再三替他解释，朱汨儿听得真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俞佩玉为何如此信任他。

她总觉得这人靠不住，但这时就算想走已迟了，只听杨子江笑声突顿，马蹄声已停在草庐前。

竹篱外一人沉声道：“有人在么？”

杨子江道：“你明明知道有人，还问什么？”

那人赔笑道：“到了杨公子府上，在下等怎敢随意乱闯。”

杨子江皱眉道：“你礼貌已经很周到了，快进来吧。”

只听脚步声响，已有三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两人手里各各捧着口箱子，箱子很大，看来分量也不轻，但两人轻松地用手托着，仿佛一点也不吃力。

另一人白生生的脸庞，并不难看，脸上总是笑嘻嘻的，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合身，腰畔悬着的刀看来也很名贵，全身上下，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令人看不顺眼的地方，但也不知怎地，他偏偏就是令人看不顺眼。

朱汨儿只觉这人看来脸很熟，仿佛在哪里见过，俞佩玉却已认出他也是那天在李渡镇上，看俞放鹤和“唐无双”下棋的那些人之一，而且俞放鹤后来凤三先生小楼上去的时候，他也跟着。

这人一走进来，眼睛也立刻盯在俞佩玉和朱汨儿脸上，瞧了两眼后，脸上的神情就有些变了。

俞佩玉还是不动声色，只当没有认出他。

杨子江道：“我要的东西已带来了么？”

抬着箱子的两个人道：“就在这箱子里。”

杨子江道：“不会错吧。”

那两人笑道：“公子的交托，怎会错得了。”

这两人眼睛也在俞佩玉脸上打转，显然有些不怀好意。

杨子江忽然大声道：“你们原来是认得的么？”

那白面佩刀的人吃了一惊，赔笑道：“不……不认得。”

杨子江笑道：“既然不认得，我就替你们引见引见吧。”

他指着那抬箱子的两人道：“这两位一个叫‘劈山刀，宋刚，一个叫‘打虎拳’赵强，据说在苏北一带还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赵强、宋刚两人一齐赔笑道：“不敢。”

杨子江冷冷接着道：“其实这柄‘劈山刀，最多也只不过能劈柴而已，那‘打虎拳’嘛，嘿嘿，非但打不死老虎，简直连猫都打不了。”

赵强、宋刚两人面上阵青阵白，既不敢翻脸，想笑也笑不出，连朱汨儿都觉得他们有点可怜。

杨子江又指着那白脸的人道：“这一位的武功就比那两位高明些了，他叫‘玉面神刀’曹子英，腰畔挂的那口刀虽不能切金断玉，倒也可以值几两银子，耍几招刀花出来，也够人瞧上好半天的。”

曹子英面上忍不住露出了得意之色，笑道：“公子过奖了。”

杨子江也不理他，接着又道：“只不过这人笑里藏刀，满肚子坏水，正是‘嘴里叫哥哥，腰里掏家伙’的伪君子，和他那八十八代祖宗曹操差不多。”

曹子英居然还在笑，只不过笑得也已有些勉强。

俞佩玉抱了抱拳，道：“久仰。”

杨子江道：“你用不着对他们客气，这三人都都是俞放鹤的死党，著是有机会要你的命，他们也绝不会对你客气。”

朱汨儿忽然道：“三位远道而来，莫非就是想要我们的命么？”

曹子英咯咯一笑，道：“这就要看杨公子的意思了，在下等也正是杨公子的死党。”

朱汨儿霍然长身而起，瞪着杨子江。

杨子江悠然道：“你们谁要谁的命我都不管，只看你们谁有这本事。”

他忽然向曹子英一笑，道：“我已将菜摆上桌子，难道还要我喂入你们的嘴么？”

曹子英精神一振，赵强和宋刚眼睛也亮了。

朱汨儿怒道：“原来你将我们骗来，就为了要将我们当好菜。”

杨子江叹了口气，道：“我早就说过我是个小人，谁叫他要以君子之心，来度我这小人之腹的？他自己要上当，也怨不了别人。”

俞佩王淡淡一笑道：“在下并没有怨别人。”

曹子英向赵强、宋刚两人打了个眼色，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要……”

铁花娘忽然大声道：“我不管你们怎样，但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这桌菜，却不能糟踏了，你们就算要拼命，也要等吃完我的菜再说。”

曹子英冷冷道：“这位姑娘又是何许人也？”

杨子江道：“这位不是姑娘，是我的老婆。”

曹子英怔了怔，立刻赔笑道：“这些菜色香味俱佳，原来是夫人杰作。”

铁花娘道：“你还没有吃，怎知道这菜味道如何呢？”

曹子英赔笑道：“在下等办过正事，再慢慢享用夫人的好菜也不迟。”

铁花娘道：“那时就已迟了，这些菜都要乘热吃的，何况，你们五位中若是死了一两位，这些菜只怕就吃不光了，糟踏了岂非可惜。”

杨子江又叹了口气，道：“女人做好菜若是没有人吃，那简直就好象打她耳光一样，我看你们还是先吃了再说吧。”

铁花娘笑道：“是呀，吃饱了才有力气，死了也免得做饿死鬼。”

她已兴冲冲地拿了三双筷子来，分给曹子英他们三个人——手里既然拿起了筷子，还怎么能再拔刀呢？

赵强和宋刚一路奔波，其实早已饿了，吃头一二筷时虽还有些勉强，但越吃越起劲，到后来简直下筷如风。

杨子江笑道：“两位的出手若也有夹菜这么快，俞兄今日只怕就真要遭殃了。”

铁花娘“啪”地轻轻打了他一个耳刮子，笑骂道：“瞧你连一点做主人的样子也没有，你应该劝客人多吃些才是呀。”

当着五六个人的面，这两人居然打情骂俏起来。

朱汨儿见到他们夫妻之间，居然亲热得象是蜜里调油，心里不禁又是惊奇，又是气恼。

她本来以为铁花娘定要逼着曹子英等人先吃菜，必定是另有用心，说不定是想在暗中助她和俞佩玉一臂之力，甚至也许已在酒菜里下了毒，想将曹子英等人毒死，如今一看，竟满不是这么回事。

铁花娘竟真的象是初次下厨房的新娘子，急着想显显自己的手艺，菜里面连一点毒也没有。

看来杨子江早已打定主意要将俞佩玉卖给俞放鹤了，只不过自己懒得出手而已，她虽然不怕曹子英这些人，但他们若收拾不了俞佩玉，杨子江迟早还是要动手，俞佩玉只怕是难免要遭毒手。

朱汨儿越想越担心，这顿饭哪里还吃得下去，她真想一脚将桌子踢翻，能逃就逃，不能逃就索性先下手为强。

但俞佩玉却象是吃得津津有味、居然还仔仔细细用辣椒酱和醋去调青豆虾仁，调好了味再慢慢送进嘴。

朱泪儿憋了一肚子气，忍不住道：“你难道一辈子也没有吃过炒虾仁么？”

俞佩玉将嘴里的虾仁全都咽了下去，又喝了口酒，才闭着眼睛长长吐出了口气，微笑着道：“这么好的虾仁，以后只怕很难再吃到了，最后的机会岂能错过。”

朱泪儿几乎要大叫起来，但想起俞佩玉苦斗至今，还是难免落入俞放鹤手里，心里又不觉一酸。

俞佩玉夹了块鸭子在她碗里，道：“这樟茶鸭乃是川中的名菜，虽不如北京烤鸭那么肥脆，但却别有一番滋味，你也尝尝吧。”

朱泪儿瞧了他一眼，默默地将鸭子放进嘴里。

樟茶鸭果然香得很，但朱泪儿香在嘴里，苦在心里，就算比樟茶鸭再香十倍的菜，在她此刻吃来也是一样味同嚼蜡。

杨子江笑道：“能娶到个会烧菜的老婆，那男人就实在是走了运了，朱姑娘，其实你也该学学如何烧菜才是。”

朱泪儿恨恨道：“我看你还是娶错了人。”

杨子江笑道：“我难道应该娶姑娘才是吗？”

朱泪儿咬牙道：“你这么好吃，本该娶个厨子的，我只会炒蜈蚣，烧蝎子。”

杨子江大笑道：“据说剥了壳的蜈蚣乃是天下至脆至香的美味，几时我倒真想尝尝姑娘的手艺。”

朱泪儿冷笑道：“你一定有机会的。”

她灵机一动，忽然有了个主意：“铁花娘没有在菜里下毒，我难道也不能在菜里下毒么？”

但她也知道要在这些老江湖的眼前下毒，并不是件容易事，只有想法子先将他的注意力移开。

桌上的点心有一盘糖醋排骨剩下的最多。

朱泪儿先看准了目标，忽然笑道：“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想请教你们两位。”

杨子江笑道：“想不到姑娘你居然也有不明白的事，难得难得。”

朱泪儿道：“俞佩玉和你们的盟主非但远无冤，近无仇，而且还可以说是同宗，你们为什么定要苦苦地和他过不去呢？”

杨子江道：“连这件事姑娘都不明白吗？”

朱泪儿道：“嗯。”

杨子江道：“盟主到李渡镇上本是去我件东西的，但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着，而你们也居然没有被烧死，他怀疑东西一定是落在你们手上了。这件东西事关重要，他老得不到，当真是寝食难安。”

俞佩玉心里暗暗奇怪，他再也想不通那本全白的帐簿有何重要，俞放鹤为什么如此急着想要得到它？

只听曹子英不住咳嗽，显然想打断杨子江的话，要他莫再说下去，但杨子江却根本不理，还是接着道：“何况，盟主下了很多功夫，也打听不出这位俞兄的师傅来历和身世，难道他也和孙悟空一样，是忽然自石头里蹦出来的？而且天生就有一身虽然不太好，但也绝不算太坏的本事？”

俞佩玉微笑道：“杨兄的师傅和来历，岂非也神秘得很？”

杨子江笑道：“我的来历你虽不知道，但盟主主却是知道的。”

俞佩玉：“哦？”

杨子江道：“你来历如此诡秘，武功也不错，又总是在暗中和盟主作对，所以他就认为若不先除了你，迟早必成大患。”

俞佩玉笑了笑，道：“盟主也未免将在下估计得太高了。”

曹子英等三人脸色发白，都在瞪着俞佩玉和杨子江，铁花娘只是含情脉脉地瞧着她的丈夫。

这种机会朱泪儿怎会错过，她早已在那盘糖醋排骨里下过了毒，莫说五六个人，就算要毒死五六十匹马，这毒的分量也足够。

怎奈这些人却偏偏象是对这盘糖醋排骨一点兴趣也没有，十七块排骨还是十七块，根本没有人下过筷子。

朱泪儿越等越着急，终于沉不住气了，自己先夹了一块咀嚼起来，一面嚼，一面喃喃自语道：“这排骨倒比虾仁好吃多了，不甜不咸，恰到好处。

她以为自己这番话说得恰到好处，谁知那些人却偏偏象是没有听见，筷子还是不伸到那边去。

俞佩玉却偏偏夹起了一块，笑道：“这么好吃的排骨，我倒要尝尝。”

该吃的不吃，不该吃的却来吃了。

朱泪儿简直气破肚子，又急得要命，只有伸出筷子在俞佩玉筷子上一敲，将排骨敲了下来，娇嗔道：“这么肥的排骨你也敢吃？难道不怕发胖么，大肚的男人我最讨厌了。”

杨子江笑道：“一个男人是否讨厌，和肚子大小并没有关系的，你看这位曹兄，肚子一点也不大，却讨厌得要命。”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笑道：“你既然不怕肚子大，为什么不敢吃呢？”

杨子江摇着头笑道：“我是回回，不吃猪肉的。”

朱泪儿眼睛瞟着铁花娘，道：“这么好吃的排骨居然没有动，各位也未免太不给杨夫人面子了。”

铁花娘笑道：“不吃也好，我正好留着喂狗。”

曹子英刚伸出筷子，又缩了回去，干笑道：“在下孤家寡人一个，也不怕老婆说我胖，本来想尝尝的，但夫人这么一说，在下倒不好意思跟狗抢肉吃了。”

朱泪儿气得牙痒痒的，但是也只有望着他们干瞪眼，无论如何，她也不能硬将排骨塞进别人的嘴里呀。

曹子英摸了摸肚子，打了两个饱嗝，笑道：“其实在下等早已酒足饭饱，再吃只怕连肚子都要涨破了。”

杨子江悠然道：“既已酒足饭饱，就该办正事了。”

曹子英放下筷子，笑道：“在下还是先替嫂夫人将碗收了吧。”

铁花娘笑道：“用不着，我从小就喜欢听摔碎碗时的声音，何况这些也并不是什么好的瓷器。”

曹子英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要放肆了。”

他先向赵强和宋刚两人打了个眼色，才瞪着俞佩玉阴恻恻地笑道：“依在下良言相劝，俞公子还是老实地跟在下等去走一趟的好，免得大家伤了和气。”

赵强、宋刚两人一个已堵住了门，一个堵住了窗子，一个紧握着双掌，一个已抄起了钢刀。

杨子江拉着铁花娘退到一旁，笑道：“我们还是躲开些的好，你这件衣

裳是新做的，莫要沾上了酱油。”

俞佩玉缓缓站了起来，向朱泪儿一笑道：“这不关你的事，你也走开吧。”

朱泪儿脸色发白，咬着牙道：“我这件衣服不是新做的，莫说沾上酱油，就是沾上血也没关系。”

她嘴里说着话，忽然反手一掌向曹子英拍了过去。

她年纪虽小，出手却是又狠又快，怎奈曹子英也是个久经大敌的老狐狸，早已提防到这一着了。

他身形一转，刀已在手，大笑道：“两位既然不识……”

“抬举”两字还未说出，他的嘴就象是忽然抽了筋，眼睛、鼻子、嘴，竟忽然间就收缩到一起，那模样显得又可怕，又滑稽。

朱泪儿亦不知这人为何忽然扮起鬼脸来了，也不禁怔了怔，第二掌还未拍出，曹子英身子忽地缩成一团。

再看来刚、赵强两人，也早已滚倒在地上，身子已缩成个肉球，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杨子江失笑道：“三位好生生的，怎地忽然变起把戏来了？”

铁花娘笑道：“他们喝了我的酒，吃了我的菜，不变场把戏给我看怎么行？我这酒菜难道是可以白吃白喝的么？”

只见曹子英、宋刚、赵强三人已一路抽搐，一路滚了出去，三人嘴里都在伊伊呀呀地乱喊乱叫，但一滚出门，叫声就忽然停顿了，朱泪儿赶到门口一看，三个人已一动也不能动了。

杨子江叹了口气道：“服了‘牵机药’，果然似牵机，古人之言，诚不我欺……”

朱泪儿耸然回首，失声道：“牵机药？”

杨子江道：“不错，牵机药，其药固然灵效如神，其名更是妙不可言，就连姑娘只怕也配不出这样的药，起不出这样的名字来。”

这“牵机药”乃是古来帝王要将近臣和妃子赐死时所用的毒药，与“钩吻”，“鹤顶红”，三毒并列，可称为历史上有名的三种毒药。

俞佩玉纵不使毒，这“牵机药”的名字却也听说过，动容道：“两位在酒中下了牵机药？”

铁花娘笑道：“公子请放心，酒里是一点毒药也没有的。”

杨子江道：“菜里也没有。”

俞佩玉道：“那么……他们中的毒是从何而来的呢？”

杨子江拿起筷子，铁花娘拿起了酒杯。

他们还未说话，朱泪儿已拍手笑道：“妙极妙极，看来你们真是天设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夫妻俩一搭一档，竟连我都被骗过了。”

她笑着向俞佩玉道：“还是你有眼光，早就看出了他不会害你。”

杨子江道：“那倒也未必。”

朱泪儿道：“你若要害他就不会帮他将那三人毒死了，我倒一向错怪了你。”

杨子江淡淡道：“我害死他们，只不过看他们不顺眼而已，等我看你们不顺眼时，照样也会毒死你们的。”

朱泪儿笑道：“你这人真奇怪，别人都拼命喜欢人家说自己好，只有你，却偏偏喜欢人家说你是坏蛋，而且越骂你，你越开心。”

杨子江道：“我本来就是坏蛋，人人都说我好，我也不会变做好蛋的。”

铁花娘笑道：“他从小挨骂挨惯了，三天不挨骂骨头都会发痒的，我嫁给他就是为了这缘故，因为我就喜欢骂人。”

朱泪儿笑道：“看来你可真嫁对人了，能够天天骂老公，而且老公绝不还嘴，能嫁到这种人，实在是你的福气。”

杨子江笑道：“姑娘若是羡慕，为何不也嫁给我呢？”

朱泪儿眨着眼，笑道：“可惜你已经有了老婆，否则……”

杨子江道：“老婆不怕多，多多益善。”

铁花娘吃吃笑道：“我们两人一齐骂他，他更要乐不可支了。”

朱泪儿抿嘴道：“只可惜我不喜欢骂人。”

杨子江道：“原来姑娘也和我一样，是喜欢挨骂的。”

朱泪儿阵道：“刚说你是君子，你的毛病就来了。”

杨子江忽然正色道：“我本来就非君子，我如是君子，现在食俞放鹤之禄，便该忠俞放鹤之事，但我却吃里爬外，这岂是君子的行径。”

朱泪儿道：“这么样说来，你杀了我们才能算是君子了。”

杨子江道：“那倒也不必，只不过至少也该点住你们的穴道，将你们装在箱子里，送到俞放鹤那里去才是。”

他说起“箱子”两个字，朱泪儿的目光就不由自主望到那两口箱子上去了，箱子很大，果然可以装得下一个人。

朱泪儿忍不住问道：“这两口箱子里是什么？”

杨子江道：“这两口箱子是俞放鹤要我去送给百花帮主君夫人的礼物。”

朱泪儿道：“礼物？什么礼物？”

杨子江笑了笑，道：“姑娘为何不猜上一猜？”

朱泪儿道：“我又不是诸葛亮，怎么猜得到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杨子江道：“箱子里的东西是姑娘早已见过的……”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在下也来猜上一猜如何？”

杨子江笑道：“请便。”

俞佩玉道：“箱子里是人？”

杨子江道：“嗯。”

俞佩玉道：“是一男一女？”

杨子江道：“嗯。”

俞佩玉道：“是郭翩仙和钟静？”

杨子江目光闪动，凝注着俞佩玉，过了半晌，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道：“这就难怪俞放鹤定要将你除去才安心，象你这样的聪明人，若是和我作对，只怕我也要寝食难安。”

朱泪儿动容道：“箱子里真是那姓郭的么？”

杨子江道：“一点也不错。”

朱泪儿道：“他怎会被曹子英他们装在箱子里的？”

杨子江道：“那日在李渡镇，他已被火烤晕了，就象烤猪般被人装在箱子里……”

他一面说着话，朱泪儿已赶过去要開箱子，谁知眼前一花，杨子江已坐在箱子上，悠然道：“这箱子姑娘动不得，除了君海棠外，任何人都动不得。”

朱泪儿瞪眼道：“谁说动不得？”

杨子江笑道：“姑娘用不着冲我瞪眼睛，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朱泪儿道：“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

杨子江道：“当今的武林盟主俞老先生说的。”

朱泪儿道：“哈——你现在忽然又听起他的话来了吗？”

杨子江道：“嗯。”

朱泪儿跳了起来，大声道：“杨子江，我问你，你到底是我们的朋友，还是俞放鹤的走狗？”

杨子江悠然道：“做你们的朋友，可有什么好处？”

朱泪儿道：“当然有。”

杨子江道：“姑娘且说一两样来听听。”

朱泪儿怔了怔，道：“好处多得很，一时间也说不完。”

杨子江笑道：“姑娘若说不出，不如让我来替你说吧。”

他扳着手指头道：“第一样好处，你们可以帮我喝酒吃菜；第二样好处，我若闲得没事做时，可以去救你们；第三样好处……哈哈，好处实在太多了，一时间倒真说不完，只不过这种好处我还是宁可一样都没有的好。”

朱泪儿道：“那么你承认你是俞放鹤的走狗了？”

杨子江笑道：“我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做走狗？”

朱泪儿道：“那么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杨子江道：“我就是我，既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也不是任何人的走狗，我行我素，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朱泪儿道：“什么事对你有好处，你就做什么，是不是？”

杨子江拊掌道：“一点也不错，姑娘之言，实是深得我心。”

朱泪儿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就在这时，突听一阵车轮滚动之声，远远传了过来。

杨子江笑道：“我虽然没有朋友，客人却不少。”

他嘴里说着话，忽然窜了出去，身形一转，已将院子里的三具尸身踢出院外，这句话没说完，他的人又已坐回原来的椅子上了，好象根本没有动过。

朱泪儿冷道：“这难道又是来送礼的吗？”她又接道，“只可惜你也是奶妈抱孩子，到头来还是人家的。”

她一直站在门口，这时已看到一人推着辆独轮车，自崎岖的山道走了过来，车上果然扎着两只箱子，推车的人已只剩下一条独臂，但却将这辆独轮车推得四平八稳，而且走得很快。

第三十四章 刀光剑影

独臂人推着的独轮车上扎着两只箱子。

铁花娘忽然“噗哧”一笑。

朱泪儿瞪眼道：“这么开心干什么？”

杨子江道：“嫁了我这样的老公，她不开心谁开心。”

朱泪儿哼了一声，道：“我看她开心得太早了些。”

铁花娘道：“我只不过觉得有些好笑。”

朱泪儿道：“有什么好笑的？”

铁花娘抿嘴道：“堂堂的江南大侠王雨楼如今居然做了推车的，这不可笑么？”

杨子江道：“他这只不过是在将功折罪。”

铁花娘道：“将功折罪？”

杨子江道：“他嘴里胡吹大气，却连个小唐珏都看不住，我本该将他那只手也砍下来的。”

这时独轮车已入竹篱笆，王雨楼已看到屋子里的朱泪儿和俞佩玉，他脸色变了变，但立刻展颜笑道：“想不到俞公子也在这里，幸会幸会。”

铁花娘嫣然笑道：“你只认得俞公子，就不认得我了么？”

王雨楼一脚跨进门，眼睛在铁花娘脸上一转，一脚立刻就缩了回去，脸色也变得铁青，嘎声道：“琼花三娘子。”

铁花娘笑道：“你的记性倒不错。”

王雨楼望着那只空荡荡的衣袖，狞笑道：“姑娘对我的好处，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铁花娘笑道：“我现在已不是姑娘了，是夫人。”

王雨楼眼睛又在俞佩玉脸上一转，道：“俞夫人。”

铁花娘摇了摇头，杨子江笑道：“不是俞夫人，是杨夫人。”

王雨楼眼睛发直，怔了半晌，忽然躬身笑道：“恭喜恭喜，杨公子怎地下请我们喝杯喜酒呢？”

杨子江笑道：“喜酒刚喝完，只剩下一碟糖醋排骨了，你若不嫌简慢，就马马虎虎先喝杯吧。”

他居然亲自动手去拿了副杯筷放在桌上。

这副杯筷若被铁花娘沾过，王雨楼只怕再也不敢尝试了，但杯筷都是杨子江亲自拿来的，王雨楼非但毫无怀疑之意，而且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一面连连称谢，一面已坐了下去，笑道：“糖醋排骨最好，好菜只要一样便已足够，在下就老实不客气了。”

朱泪儿本来还怕他不会上当，谁知他拿起筷子就吃，全无提防之意，朱泪儿不禁又是欢喜，又是奇怪。

王雨楼可算是条老狐狸了，见到这种局面，本来多多少少也该有些提防才是，如今他却对杨子江如此信任，可见杨子江和俞放鹤的关系必非寻常，俞放鹤必定早已关照过他不妨处处都听杨子江的吩咐。

俞放鹤更是老谋深算，顾虑周详，既然肯如此信任杨子江，也必有原因，可是杨子江的行事，却是忽正忽反，令人难测，现在竟要连王雨楼也一齐毒死，他这么样做，究竟是为的什么呢？

他和俞放鹤究竟是什么关系？

俞放鹤为什么会如此信任他？朱泪儿实在越想越莫名其妙。

只听杨子江道：“你带来的箱子，没有错吧。”

王雨楼笑道：“公子请放心，在下岂敢一错再错？”

他喝了口酒，接着说：“在下按照公子的吩咐，到那里去见到了海公子，海公子就将这箱子交给在下，在下看也未看，就立刻赶来。”

杨子江：“海公子有没有托你带信给我？”

王雨楼道：“海公子说，他忽然发现了个行踪可疑的人，一定要先去查访个明白，所以这几天只怕不会来和公子见面了。”

杨子江皱着眉沉吟了半晌，忽然一笑，道：“你这件事倒还办得令人满意，若有什么后事要办，不妨交托给我吧。”

王雨楼面上笑容骤然僵住，嘎声道：“后事？”

杨子江淡淡道：“你已吃下了销魂宫的毒药，难道还想活么？”

王雨楼身子一惊，手里的杯筷都跌在地上，道：“公子……公子莫非在开玩笑？”

杨子江脸色一沉，冷冷道：“谁跟你开玩笑？”

王雨楼身子发抖，面上亦无人色，忽然一脚踢飞了桌子，嘶声道：“盟主对你信任有加，你……你……”

他喉咙似已被塞住，忽然反手一掌，向朱泪儿拍出。

只因他明知自己万万不是杨子江的对手，所以才找上了朱泪儿，正是情急拼命，临死也要拖个陪绑的。

他的眼睛一直瞪着杨子江，别人更想不到他会忽然向朱泪儿下手，这一掌之迅急狠毒，自也不问可知。

朱泪儿江湖历练毕竟还浅，一惊之下，还未闪避，俞佩玉已一步迈了上来，挥手向王雨楼的独掌还了过去。

只听“蓬”的一声，两掌相向，王雨楼身子竟被震得飞起，等他落下来时，毒已发作，一张脸已变成银色，就象是忽然涂上了一层银粉。

杨子江瞥了俞佩玉一眼，微笑：“阁下本已是强弩之末，想不到还有如此深厚的内力，看来我们一直将阁下小看了。”

铁花娘笑道：“你莫看俞公子文质彬彬，其实他一身神力，江湖中只怕还没有人比得上。”

朱泪儿这时已缓过气来，抢着道：“他送来的这箱子里究竟是什么？”

这句话已憋了很久，所以一有机会就抢着问出来。

杨子江笑了笑，道：“这次我若再不打开箱子让你看看，你只怕再也下会放过我了……”

他说着话，已将箱子打开。

朱泪儿看到箱里的人，惊呼一声，竟连话都说不出来。

装在箱子里的人赫然竟是姬灵风。

俞佩玉纵然沉得住气，也不免吃了一惊。

只见姬灵风双目紧闭，脸色发白，被人象粽子般捆在箱子里，到此刻还是人事不知，昏迷不醒。

她平日号令群豪，指挥若定，似可将天下都玩弄于股掌，俞佩玉再也想不到她也会落到这般地步。

杨子江目光闪动，道：“俞公子可是认得她？”

俞佩玉苦笑着点了点头，道：“认得。”

朱泪儿叹道：“她本和我们约好在唐家庄碰头的，我正奇怪她为何一直没有露面，谁知她已变成了如此模样。”

俞佩玉道：“以她的机智武功，王雨楼万万不是她的敌手，又怎会……”

杨子江截口道：“俞兄方才难道没有听说么？这箱子乃是一位海公子交给他的。”

朱泪儿眼珠子一转，失声道：“海公子，你说的莫非是海东青？”

杨子江似乎有些惊奇，道：“你认得海东青？”

朱泪儿道：“我当然认得，但你又是怎会认得他的？”

杨子江笑了笑，道：“我一岁时就认得他了。”

朱泪儿讶然道：“一时？你们难道是……”

杨子江道：“他是我的师兄。”

朱泪儿怔了半晌，失笑道：“难怪你们两人的脾气有些一样，眼睛都好象是长在头顶上似的，原来你们本就是一窝里养出来的……”

她“噗哧”一笑，毕竟没有将“王八”两字说出来。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海兄的武功我是见过的，这姬姑娘就不是敌手了，但两位和这位姑娘又有什么过节呢？”

杨子江道：“什么过节也没有，只不过俞放鹤要将她送到杀人庄去。”

朱泪儿动容道：“难道海东青那样的人，也会做了俞放鹤的走狗？”

杨子江笑道：“既是一窝里养出来的，自然一个鼻孔出气。”

朱泪儿道：“你们既然如此听俞放鹤的话，为何要将王雨楼这些人杀了呢？”

杨子江笑：“只因我。”

这句话刚说完，他脸色忽然变了变，轻叱道：“什么人？”

这句话说完，朱泪儿才听到了一阵衣袂带风之声，自远而近，一掠而至，朱泪儿正在惊异此人轻功之高，来势之快，但听“蓬”的一声，已有一人，撞破了窗子，窜了进来，赫然正是海东青。

朱泪儿又惊又喜，失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你……”

她语声忽又顿住，只因她这时才发现海东青的黑衣上，到处都是血迹，脸上却连一丝血色也没有。

杨子江也不说话，一把撕开了他的衣服，只见他身上更是血迹斑斑，伤痕至少有十七八处之多。

海东青武功之高，俞佩玉，朱泪儿都知道的，此刻连他也都身负重伤，来泪儿简直无法相信。

杨子江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沉声道：“是哪些人下的手？”

他不问是谁下的手？而问是哪些人下的手，只因他确信单独一个人是万万伤不了海东青的。

海东青双拳紧握，紧咬着牙齿，道：“是……”

他的嘴唇又动了两动，就仆地跌倒，要知他身受重伤，早已不支。全凭着一股求生之念，动用了最后一分潜力，才勉强能逃到这里，此刻骤然见到亲人，心情一放松，哪里还能支持得下去。

铁花娘赶紧将他扶到椅子上，查看他的伤势。

杨子江却只是木立在那里，呆了半晌，忽然跺脚道：“无论是什么人伤

了他，就算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他们将他们追回来。”

突听一人道：“我已来了，何必去追。”

这声音既非十分冷漠，也非十分尖锐，但听来却特别令人不舒服，只因无论是谁说话，多少总有个高低快慢，但这人说话，每个字都是平平淡淡，不快不慢，就象是铜壶滴水，说不出的单调沉闷。

语声中，已有个人出现在门口。

这人长得既非十分难看，也非十分凶恶，更没有什么残缺之处，但也不知怎地，叫人一看就觉得全身发冷。

他眉毛很浓，眼睛很大，甚至可以说相当英俊，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骤然看来，这笑容还相当动人。

但仔细一看，他全身上下，连一丝笑意都没有，目光更是冰冰冷冷，这笑容就象是别人用刀刻上去的，所以他愤怒时在笑，悲哀时也在笑，杀人时在笑，吃饭时也在笑，甚至连睡着了都在笑。

这笑容是永远也不会改变丝毫的。

他身上穿着件紧身黑衣，剪裁得极为合身，腰上却缚着条血红的腰带，腰带上斜插着柄月牙般的弯刀，刀柄上也缚着红绸，刀身却漆黑如墨。

杨子江虽然吃了一惊，但立刻就镇定下来，瞪着这人道：“就是你下的毒手？”

这人微笑道：“不错，令师兄就是被灵鬼杀的。”

杨子江：“灵鬼？你就是灵鬼？”

这人微笑道：“是。”

杨子江道：“很好，叫你的帮手一齐来吧。”

灵鬼微笑道：“灵鬼杀人，用不着帮手。”

杨子江动容道：“凭你一人之力就伤了他？”

灵鬼微笑道：“就只灵鬼一人。”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又吃了一惊，这人竟能伤得了身怀绝技的海东青，武功之高，岂非高不可测。

到这种时候，朱泪儿才发现杨子江的镇定的确也非常人能及，他居然还是神色不变，道：“是谁派你来的？”

灵鬼微笑道：“灵鬼自己来的。”

杨子江道：“你与我们有何仇恨？”

灵鬼微笑道：“灵鬼和你们并无仇恨。”

他说话总是自称“灵鬼”，竟从来也不说“我”字。

杨子江喝道：“你究竟是什么人？”灵鬼微笑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本是千字文的首两句，他忽然念出这两句千字文，可说是答非所问，但杨子江听了这两句话，面色却忽然大变。

灵鬼微笑道：“灵鬼放他逃回来，就为的是要杀你。”

说完了这句话，他身形忽然一闪，腰带上的弯刀不知何时已到了手上，弯刀不知何时已到了杨子江的咽喉前。

这一刀来势之快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铁花娘已忍不住惊呼出声来。

惊呼声中，只听“呛”的一声龙吟，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杨子江手里不知何时多了柄长不到两尺的短剑，这柄短剑不知何时架住

了灵鬼的弯刀。

这一剑出手之快，也令人不可思议。

刹那间，只见乌黑的刀光如一片片乌云，向杨子江卷了过去，乌云中却不时有闪电向灵鬼击出，虽然是刀如乌云，剑如闪电，但两人的脚步却是纹丝不动，而且也不闻兵刀交击之声。

常人看来，这两人就象是在面对面地耍刀舞剑，根本没有伤人之意，但是，俞佩玉却知道这一战的凶险，除了当局人只怕谁也无法想象。

此刻两人相距还不及五尺，以他们的刀剑，无论哪一招本来都可将对方刺个透明窟窿，但却偏偏刺不着。

最怪的是，两人脚下都未移动半寸，由此可见，双方每一招都是间不容发，只要落后半步机先，就立刻要血溅当地。

朱泪儿忍不住道：“这两人为何总是站着不动呢，真急死人了。”

俞佩玉目光凝注，缓缓道：“只因两人出手，都是快如闪电，灵鬼一刀劈出，杨子江一剑已刺了回去，灵鬼只有变招先求自保，而且连捎带打，乘势反击，于是杨子江也只有变招自保，是以两人虽然着着都是杀手，但也伤不了对方。”

朱泪儿骇然道：“如此说来，杨子江变招只要差了半分，岂非挨上一刀了。”

俞佩玉望着海东青身上的伤痕，叹道：“只怕还不止要挨一刀。”

要知道灵鬼刀法之快，杨子江变招只要稍慢，对方的弯刀就会乘势而下，一刀连着一刀，再也不会放松。

看到海东青的伤痕，想到两人出手之凶险，朱泪儿掌心也不觉渗出了冷汗，怔了半晌，才吐出口气道：“这怪物是哪里来的？怎地武功也如此骇人？”

俞佩玉叹道：“我现在方知道江湖之大，实在无奇不有。”

朱泪儿悄声道：“杨子江虽也不是好东西，但总算帮过我们的忙，我们也去助他一臂之力如何？”

俞佩玉道：“你也想出手？”！

朱泪儿声音更低道：“这怪物既然站着不动，只注意着前面的刀，我们绕到他背后去，给他一下子，他必定防不胜防。”

俞佩玉也不说话，却绕到灵鬼身后，自地上捡起只筷子，用“甩手箭”的手法向灵鬼背后掷去。

只听“呛”的，又是一声龙吟。

灵鬼和杨子江不知何时已换了个方向，再找俞佩玉方才掷出的那只筷子，竟已削成七截，一连串钉入土墙里。

朱泪儿竟未看出他是怎么将筷子削断的。

俞佩玉瞧了朱泪儿一眼，道：“如何？”

朱泪儿早已目瞪口呆，舌难下。

刀光剑影中，只见杨子江面色越来越凝重，那灵鬼面上却仍带着微笑，笑容和他刚走进时完全一模一样，绝无丝毫改变。

俞佩玉已看出两人再斗下去，杨子江只怕要凶多吉少。

若论武功，两人固然是半斤八两，不分上下，但动手的时间久了，

杨子江心里总难免有所别鹜。

他无论多么冷酷镇定，总也不是死人，想到自己的师兄身受重伤，自己的妻子武功低弱，自己若是一败，后果就不堪设想。

只要想到这一点，他心思就必然会有些乱，只要他心思一乱，出手就难免会有影响，只要他变招稍慢，就无可挽救了。

而这灵鬼看来却只是个空的躯壳，只是具行尸走肉，若说他也会担心焦急，那是谁都难以相信的。

海东青只怕就因此故，所以才会伤在他刀下。

突听杨子江长叹一声，飞身而起。

他显然也看出这么样打下去不是事，所以想改变身法。

谁知他身子掠起，灵鬼身子也跟着掠起，两人在空中交换了七八招，落下来时仍是向面相对，不及五尺。

杨子江竟违改变身法都已迟了，对方的刀法实在太快，他只有见招破招，在一刹那间反击回去，才能化解对方的刀势。

他已根本没有时间改变身法。

这时，非但杨子江自己，连朱泪儿面上都已急出了冷汗，铁花娘更是面无人色，全身都在不停地发抖。

俞佩玉却突然向门外窜了出去。

朱泪儿虽然确信他绝不会是个看见危险就逃走的人，但他在这种时候忽然出门，朱泪儿也实在猜不透这是为了什么。

当前的恶战虽精采，但她一颗心却已悬在俞佩玉身上，就算杨子江和灵鬼的刀剑能御气而行，她也顾不得肯了。

幸好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俞佩玉又已奔回，手里竟已多了棵连枝带叶的树，半年前他在杀人庄倒拔亭柱，曾惊退了昆仑、点苍两派的十余高手，如今他见到灵鬼诡秘而急的刀法，心里忽然想起了“以拙胜巧”这句话，当下就去捡了株海碗般粗细的幼树连根拔了起来。

朱泪儿虽然知道他力气很大，却也未想到他在如此疲倦的时候，还有将树连根拔起的神力，又不禁骇得呆住。

俞佩玉一面走，一面将枝叶全都扯断，忽然大喝一声，将树干向灵鬼身后抡了出去，这屋子虽然十分宽敞，但是，一棵树抡起来纵横何止十丈，只听“哗啦，噗通”之声不绝于耳，屋里的摆设全都扫得精光。

灵鬼耳听风声，弯刀忽然自肋下飞出，反手一刀向后劈了下去，这一刀出刀的部位，实在是巧妙已极，令人不可思议。

怎奈打向他身后的已不是一根筷子，而是一棵树。

灵鬼纵然内力惊人，但想用这小小一柄弯刀将树砍断，却也是有所不能。

只听“夺”的一声，弯刀砍在树上，整柄刀都嵌入了树干里，就在这时，杨子江的短剑已刺下，“哧，哧”之声不绝，刹那之间，灵鬼身上、肩头，背后，已中了十七八剑之多，血花点点溅出。

灵鬼面上仍带着微笑，微笑着道：“刺得好，刺得好，只可惜灵鬼永远不会死的，谁也杀不死灵鬼，无论谁都杀不死……”

他嘴里说着话，已将弯刀拔出，忽然反手一刀，向自己心口直刺了下去，三尺多长的一柄弯刀，竟齐柄直没而入。

刀尖由前胸刺进，后背穿出。

灵鬼面上竟然全没有丝毫痛苦之色，还是微笑着道：“你们要不走，灵鬼立刻就要回来找你们报仇了。”

这种鬼话虽然没有人相信，但大家见到他竟忽然自杀，而且死的模样如此诡秘，心里也不禁有些冷嗖嗖的。

朱泪儿这才长长吐出口气，道：“这人不但刀法邪气，人也邪气得紧。”

杨子江叹道：“这种邪气的刀法，江湖中能接得住他十招的人，只怕绝不超过十个。”

朱泪儿道：“但你却杀了他，江湖中能接得住你十招的人，也绝不会超过十个了？”

杨子江微微一笑，道：“好说。”

朱泪儿冷笑道：“你剑法虽高，只可惜今日若非俞佩玉，你这条小命只怕也已报销了。”

杨子江居然一点也不生气，反而大笑：“正是如此，一点也不错。”

他转向俞佩玉笑道：“俞兄呀俞兄，我第一次看到你时，觉得你只不过是小白脸而已，第二次见到你时，印象虽已好了些，但仍觉得你不足为虑，但到现在为止，我又看过你出过三次手，你每出一次手，我对你的评价就要高两分，你武功究竟有多深？有多浅？现在连我都猜不透了。”

俞佩玉道：“这是杨兄过奖，在下若与这灵鬼交手，只怕也接不住他十招。”

杨子江道：“你说的也许是实话，你现在武功也许不怎么样，但用不着三年，我敢包你武功绝不会在我之下。”

朱泪儿笑道：“你怎地忽然也谦虚起来了。”

杨子江正色道：“这绝不是客气话，我也用不着拍他马屁，一个人武功能有多大成就，天生就注定了的，后天的苦练并没有太大的用处，这正好象是下棋、画画一样，要看人的天分，否则你纵然练死，也只能得其形，却得不到其中的神髓，所以千百年来，王羲之，吴道子，这种人也不过只出了一两个而已。”

他忽又笑了笑，道：“但你纵有绝顶天姿，不苦练自然也不行的。”

朱泪儿笑道：“你的话怎地忽然多起来了，难道不怕灵鬼回来报仇？”

杨子江笑道：“他的人我尚且不怕，何况鬼。”

大家虽是说笑，但目光还是不由自主地全部向灵鬼望了过去，象是生怕这死人会突然跳起来复仇。

这一眼瞧过，大家面上的笑容全都凝结。

灵鬼的尸身竟已开始腐烂，骨头渐渐化做了血水。

俞佩玉想到那日眼见点苍假冒“谢天壁”之人尸身在大雨中腐烂的情形，正和此时一模一样，心里不禁又惊又疑。

那“谢天壁”既是“俞放鹤”的同党，这灵鬼便也该是俞放鹤的同党，否则两人的尸身又怎会被同样的毒性腐烂，而这毒药又显然是他们早已藏在齿颊间，早已准备自己一到危急时就咬破的，免得被人发现自己容貌身体上的秘密。

灵鬼既然是俞放鹤的同党，就该和杨子江是同路的人，此刻又怎会要来杀杨子江，难道俞放鹤已知道杨子江对自己不忠？

无论是灵鬼也好，是杨子江也好，武功显然都比那“俞放鹤”高出甚多，为何不取他之位以代，反而甘心为他卖命？

俞佩玉心里是疑窦重重，但他城府很深，想到杨子江的行事难测，再也不愿多问，心念闪动之间，只淡淡问道：“这人方才忽然念出‘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这两句千字文来，不知杨兄是否明白他的用意？

杨子江沉吟了半晌道：“这件事不但关系极大，而且……”

话未说完，突听一人道：“灵鬼是永远不会死的，谁也杀不死灵鬼，灵鬼现在就回来报仇了。

这声音平平淡淡，不快不慢，说不出的单调沉闷。

语声中，已有个人在门口出现。

只见这人白生生的一张脸，浓眉大眼，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却象是用刀刻出来的，说不出的生冷呆板。

这人身上穿着件长身黑衣，剪裁得极为合身，腰上缚有条血红的腰带，带上斜插着柄黑的弯刀。

这人赫然就是灵鬼！

再看地上那灵鬼的尸身，完全不见了。

灵鬼难道真的是杀不死的？

此刻他难道真的又复活了，前来报仇。

俞佩玉、杨子江的胆子虽大，骤然见着此人，也不禁为之寒毛直竖，朱泪儿、铁花娘究竟是女人，已骇得失声惊呼出来。

杨子江什么话也不说，一步窜了过去，剑光如匹练般直取灵鬼咽喉，一剑初出，脚下已连踩三步，转到灵鬼身左。

他生怕重蹈方才的覆辙，是以抢先出手，一出手，就用的是变化最多，变动最快的身法，准备以动制静。

谁知他的身法还未转动，那弦月般的弯刀已化为一片光幕，“刷，刷，刷”，一连三刀，竟似早已算准了杨子江身法的变化，出手三刀，就将他去路完全封死。杨子江若是站着不动，这三刀连他的衣服都沾不到，但他只要一动，便无异是将自己的身子去撞对方的刀锋。

杨子江只有反手挥剑，向刀锋撩了上去。

谁知灵鬼竟似又算准了他这一刀必定会这样出手，刀锋一偏，已贴着剑锋滑过，直刺杨子江肩时。

杨子江剑势急转，连变了四种招式，虽然堪堪躲过了对方的刀锋，但脚下却无法移动半步。

他虽不愿重蹈方才的覆辙，但是此刻竟还是只能象方才一样，全凭掌中剑招的变化来阻遏对方的刀锋。

他实在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十招过后，杨子江掌心已不觉渗出了冷汗。

他已发现自己剑法无论如何变化，只要一招出手，对方便已先将去路封死，显然他每一招出手都早已在对方预料之中。

方才那一战，他还可以力拼不懈，抢占机先，但此刻这灵鬼竟似已对他的武功身法了如指掌，他纵然用尽全身本事，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连一着攻势都施展不出，哪里还谈得上制敌机先。

这正如两人对弈，自己的后着若是都已在对方算计中，那么每下一着棋都无异在自投罗网，落子在对方早已伏下的陷阱里，这局棋还来到中局，他便已注定必败无疑，就算再勉强奔下去，也是无趣得很了。

灵鬼掌中的弯刀虽挥洒自如，但笑容却仍然是那么呆板生冷，他目光冰冷地自刀光剑中穿过去，瞪着杨子江，微笑道：“你自己总也该知道灵鬼每一刀都可能要你的命，为什么还要挣扎下去？索性死了岂非舒服得多。”

杨子江好象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其实他说的每个字都象是刀一般在刺他，甚至比刀锋还锐利。

绝望的挣扎，的确比死还要痛苦得多。

灵鬼微笑道：“你一定在奇怪，灵鬼怎会对你的武功如此熟悉，其实这道理简单得很，只因灵鬼已和你交过一次手了。”

杨子江只觉一阵寒意自心里发出，直透足底。

这“灵鬼”难道真是他方才所杀死的那个人？所以才会对他的武功如此熟悉，那么他这次就算还能将这“灵鬼”杀死，“灵鬼”还是会复活的，等到下次再交手时，就对他的武功更熟悉了一层。

那么他就算能将这“灵鬼”杀死一百次，迟早还是要死在“灵鬼”手里，而“灵鬼”却是永远不会死的。

杨子江不想这件事的时候，还能勉强支持，一想起来，就越想越害怕，手掌湿得连剑柄都握不稳了。

再看海东青的人早已晕了过去，铁花娘嘴唇发白，毫无血色，似乎随时随刻都可能晕倒。

灵鬼微笑道：“死吧，快死吧，灵鬼已死过几十次了，灵鬼可以保证你的‘死’绝不是痛苦的事，甚至比睡觉还要舒服。”

他语声仍是那么单调沉闷，但这种单调沉闷的语声却似有种奇异的催眠之力，令人在不知不觉中就要放弃抵挡，沉沉睡去。

杨子江若是少林、武当等派的门下弟子，纵然被人窥破了出手的奥秘，也算不得什么，只因这些名门大派历史悠久，武功一代代相传下来，可以说每一招都有来历，每一式都有规矩，纵有些奇才异能之式，能将这些招式传得浑成一体，令人无法可破，但其规矩却是不变的。

数百年相传下来，武林中对这些名门大派的招式多少总有些了解，是以他们的出手纵然被人预先料到，也不足为异，是以这些门派的高人甚至已多半不愿以招式取胜，而以内力胜人。

但杨子江的武功招式却是他师门独传之秘，他武功的奥秘，江湖中可说绝没有一个人知道。

但此刻这灵鬼却能料敌机先，每一招都将他制住，若是未曾和他交手，又怎能知道他出手的秘密？

杨子江就算想不信他真的能死而复活，事到如今也不得不信了，想到自己面对的竟是个“永远打不死”的人，他哪里还有斗志。

朱泪儿和铁花娘虽然看不出他每个招式变化的奥秘，但也看出杨子江此刻已是屡遇险招，危在顷刻。

她们正在奇怪，俞佩玉这次为何还不出手？

突听俞佩玉大声道：“他窥破的并非你的招式，而是海东青的。”

朱泪儿怔了怔，正听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杨子江已忽然精神一振，眼睛也亮了，大笑道：“不错，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笑声中，忽然出手一剑，向灵鬼刺了过去。

这一招直刺中宫，既没有什么繁杂的变化，也没有什么诡秘之处，但“灵鬼”却被这一剑逼得无法抢攻。

杨子江剑光暴长，“刷，刷，刷”，接连三剑，这三剑也没有什么变化，

灵鬼却被逼得后退了半步。

朱泪儿也看出他这四剑和本来的剑路绝不相同，想了想，展颜笑道：“我也明白了……”

她笑容初露，忽又皱起了，摇头道：“我还是不明白。”

铁花娘忍不住问道：“你明白了什么？不明白的又是什么？”

朱泪儿还未答话，只见俞佩玉不知何时已拾起柄单刀，抢先几步，一刀向灵鬼劈下。

这一刀斜斜劈下，直取灵鬼肩胛，但是去势却慢到极点、就算真能砍到灵鬼肩上，也未必能伤得了他。

但看来就仿佛要将刀轻轻搁在灵鬼身上一样，灵鬼自然用不着闪避，但等到刀锋离他肩胛只有五寸时，他想闪避也不行了。

这一刀既然慢得出奇，无论谁要闪避都容易得很，但等到灵鬼真想闪避时，俞佩玉刀锋忽然一转。

只听刀风一响，长刀已化为一道圆弧。

这一刀虽快，但却象是自己在划圈子，根本没有伤人之意，灵鬼本来更用不着闪避了。

但刀光闪动，就在自己身旁不及一尺之处，灵鬼又怎能置之不理？

朱泪儿本来正觉得俞佩玉的出手简直有些莫名其妙，此刻却也看出这一招的奥秘之处来了。

这一招浑圆之极，根本无招，是以根本无迹可寻，灵鬼就算要闪避破解，也无从破起。

但这一招虽无“招”，却有“刀”，既有刀，灵鬼就非躲不可，只因真正伤人的是“刀”，而不是招。

灵鬼微笑道：“好，好刀！”

这短短三个字还未说完，俞佩玉一刀已砍在他身上。

只因他既不知该躲俞佩玉的这一刀，只有先破杨子江向前面刺来的三剑，他破了杨子江的三剑，就已躲不开俞佩玉这一刀了。他躲不开俞佩玉这一刀，杨子江的剑也就刺在他身上。

只见剑芒闪动，鲜血飞溅而出。

灵鬼微笑道：“好，很好，只可惜灵鬼是谁也杀不死的，永远也杀不死的……”

他人已倒在鲜血中，面上却仍带着那生冷的微笑。

这一次杨子江连看都没有看他，却瞪着俞佩玉，过了半晌，才长叹道：“昔年小李将军刀法天下第一，故老相传，天下无人能挡得住他一刀，只因他一刀使出，刀与招已浑成一体，别人但见其招，不见其刀，是所谓‘有招而无刀’，却教别人如何闪避得开。”

俞佩玉道：“小李将军的英名，在下也曾听前辈说起过的。”

杨子江笑了笑，道：“这正如以后必定也会有很多人会听到你的名字一样。”

俞佩玉道：“我？”

杨子江道：“不错，你！”

他象是自己有些生气，不耐烦地指着俞佩玉掌中的刀，道：“那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更不是为了你这张漂亮的脸，而是因为你的刀法，因为你已创出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刀法。”

俞佩玉笑了，也并不是因为他的夸奖而笑，而是他忽然想起一个聪明人

对他说过的话：“一个骄傲的人，在不得已非要夸奖别人不可时，自己总会对自己生气的。”

俞佩玉笑道：“我的刀法？我根本不懂得任何刀法。”

杨子江苦笑道：“就因为你不懂得刀法，所以才可怕，‘有刀而无招’岂非比‘有招而无刀’还要可怕得多。”

朱泪儿忽然一笑道：“男人都说女人噜嗦，依我看，男人才是真正最噜嗦的，女人只有在空闲无聊时才会噜嗦，男人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噜嗦，越紧张的时候他越要噜里噜嗦他说些莫名其妙的客气话。”

杨子江也忍不住笑了笑，道：“这句话你倒说得有点道理，现在的确不是聊天的时候。”

朱泪儿板着脸道：“灵鬼永远不会死的，灵鬼马上又要来报仇了。”

她说话的声音，居然学得和“灵鬼”一模一样，但大家想到那赶也赶不走，打也打不死的怪物，有谁能笑得出来。

杨子江在衣服上擦干了掌心的汗，道：“俞兄，我知道你心里必定对我有许多怀疑之处，但我却可以告诉你，我并不是你的仇敌，而是你的朋友。”

俞佩玉回答得很简单，也很干脆。

“我相信。”

杨子江长长吐出口气，道：“很好，现在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俞佩玉道：“什么事？”

杨子江道：“屋子里有条秘道，你快带着这里的女人和病人走吧，还有这三口箱子，也得要你一齐带走。”

俞佩玉道：“你呢？”

杨子江淡淡道：“我至少还能够照顾自己，你用不着替我担心，也用不着留在这里等着救我。”

俞佩玉道：“可是你……”

杨子江忽然又不耐烦起来，挥手道：“我就算打不过人家，至少总可以跑得了吧，但你们若都留在这里，我就连跑都没法子跑了。”

他扶起海东青，又道：“你们心里若有什么怀疑，等我师兄醒来时再问他吧。”

朱泪儿道：“可是你……”

杨子江皱眉道：“我连老婆都已交给了你们，你们还怕我跑了么？”

这条地道就象世上大多数地道一样，阴森而潮湿，而且因为上面就是厨房，所以还带着种令人作呕的油烟味。

地道的入口是铁花娘打开的，但连她也不知道这地道通向何处，更不知道厨房里怎会有这么样一条地道。

朱泪儿不住喃喃埋怨着，道：“真是活见鬼，我们怎会糊里糊涂就听了他的话，钻到这老鼠洞里来了？前面若有什么毒蛇猛兽，杀人陷阱，我们这才真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了。”

铁花娘咬着嘴唇，道：“你难道从来也没有信任过别人么？”

朱泪儿冷冷道：“我就算信任别人，也不会糊里糊涂，随随便便的就嫁给他。”

她瞪着铁花娘，铁花娘也瞪着她，两人斗鸡般似地瞪了半晌，铁花娘缓

缓垂下头，眼圈儿似已红了起来，幽幽道：“我不象你，又有人疼，又有人爱，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只要有人肯要我，我就已欢喜得很。”

朱泪儿嘟着嘴，大步向前走了出去，走了十几步，突又转身跑了回来，搂住了铁花娘，道：“我不是有心说这话的，你千万不能生我的气，我……我也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而且从小就没有家教，所以才会这样讨人厌。”

铁花娘勉强一笑，柔声道：“谁说你讨人厌，你若讨人厌，这世上简直就没有一个可爱的人了。”

朱泪儿垂下头抿嘴一笑，又偷偷瞟了俞佩玉一眼，叹道：“其实你的心意我也知道，你为了要保护我们，为了要探杨子江的底细，所以才委曲求全嫁给他的。”

铁花娘轻轻叹息了一声，道：“我本来也许是这意思，但是到后来，我才发觉他这人说话虽然很可恶，但却并不是个坏人。”

俞佩玉笑了笑，道：“依我看，就连他那些可恶的样子也全都是故意装出来的。”

朱泪儿道：“可是，他为什么要故意装得讨人厌呢？”

俞佩玉道：“有些人胸怀大志，责任艰巨，就不能不忍辱负重……”

突听地道上“砰”的一声大震。

朱泪儿变色道：“那打不死的灵鬼只怕又已来了。”

铁花娘脸色苍白，似乎已在发抖。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你们可知道‘小神童’活活累死‘血影人’的故事么？”

铁花娘道：“不……不知道。”

此时此刻，俞佩玉居然要说起故事来了，朱泪儿虽然猜不透他的心意，但有故事可听，她总是开心的。笑道：“血影人这名字听来就邪气，他这人想必也不是好东西。”

俞佩玉道：“不错，这血影人心黑手辣，杀人如麻，江湖中人虽然都恨他入骨，但却也拿他无可奈何。”

朱泪儿道：“他武功很高？”

俞佩玉道：“他不但武功极高，轻功更是天下无双，有几次他明明被数十高手围住，眼看就要恶贯满盈，但还是被他仗着绝世的轻功逃了出去。”

朱泪儿道：“那么，小神童又是何许人也？是怎么样将他累死的？”

俞佩玉道：“小神童自然只不过是孩子，而且刚出道，江湖中人谁也不知他的来历，对他也没有注意，直到有那么一天，这位小神童竟忽然做了一件震动江湖，令每个人都为之侧目的事。”

朱泪儿道：“什么事？”

俞佩玉道：“他雇了很多人在每个大城市都贴下张告示，说是要和‘血影人’比赛轻功，而且还说‘血影人’若不敢来，就是畜生。”

朱泪儿失笑道：“这位‘小神童’的人虽小，胆子倒真的不小。”

铁花娘这时似也听得入神了，忍不住问道：“那血影人来了没有呢？”

俞佩玉道：“血影人目中无人，凶横狂傲，怎能忍得下这口气，不出三天，就找着了‘小神童’。两人讲明，由京城至武汉作五千里的轻功竞走，先至者为胜，输的人就得引颈自决，不得有异言。”

铁花娘道：“血影人既然那么心狠手辣，为什么没有将小神童杀了。”

俞佩玉道：“只因他狂傲自负，小神童既要和他比赛轻功，他若用别的

法子将小神童杀了，就算不了英雄。”

他笑了笑，接道：“何况，他的轻功的确很高明，的确无人能及，就连昆仑派的‘飞龙真人’都自认比不上他，何况小神童这还不到十五岁的孩子，纵然在娘胎里就开始练轻功，也只不过练了十六年而已。”

朱泪儿皱眉道：“如此说来，小神童岂非在自讨苦吃么？”

俞佩玉道：“当时江湖中人，也都认为小神童这是在自寻死路，大家都在为他担心，谁知事情的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朱泪儿喜动颜色，道：“小神童难道居然胜了。”

俞佩玉道：“两人由北京东城门外出发，那时正是旭日初升时，到了日落后，血影人便已越过直隶省界。”

铁花娘动容道：“这‘血影人’的脚力果然快逾奔马。”

俞佩玉道：“当时他自己也以为已将‘小神童’抛在后面很远了，正想停下休息休息，打尖用饭，谁知他刚走进饭铺，还未拿起筷子，就瞧见小神童自门外飞也似地掠了过去，身法居然还和出发时一样快，竟似毫无神疲力竭之意。”

朱泪儿展颜笑道：“好个‘小神童’果然有两下子。”

俞佩玉道：“血影人自然连饭也来不及吃了，抛下筷子就追，追了一夜，又赶出了七八百里地，血影人就算是铁打的人，也有些累了。”

朱泪儿叹道：“若换了是我，只怕早已躺了下来。”

俞佩玉道：“那时他见到路旁有个豆腐店，刚出来的豆汁又香又热，他忍不住走了过去，想喝几碗热豆汁提提神。”

朱泪儿笑道：“谁知他刚端起碗就瞧见小神童又自门外飞掠了过去。”

俞佩玉笑道：“一点也不错，而且他居然还能保持开始时的速度，就象是永远也不会累的，血影人连一口豆汁都没有喝，拔脚就追。”

铁花娘道：“不知他会不会看错人？”

俞佩玉道：“血影人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暗器名家，目力之强，据说连一里外的苍蝇，都可以看得见，而且还可看出那苍蝇是雄的，还是雌的。‘小神童’在门外虽然一掠即过，但血影人还是看得清清楚楚。”

朱泪儿失笑道：“这人倒生了双贼眼。”

俞佩玉叹道：“此人的确可算是不世出的武林奇才，但他毕竟还是个人，人总有支持不住的时候，到了武汉时，他终于倒了下去。”

朱泪儿道：“这一路上难道他从来也没有休息过片刻？”

第三十五章 灵鬼化身

俞佩玉接着说道：“非但没休息片刻，而且水米未沾。”

他笑了笑，接着道：“只要他刚想休息，刚端起碗，就会发现小神童从从容容地赶了过去。他一路不停，赶到黄鹤楼，正以为这场比赛必定是自己胜了，谁知他一抬头，就发现“小神童”正在楼上向他招手。”

朱泪儿拍手笑道：“妙极妙极，这故事实在好听极了。”

铁花娘道：“后来呢？血影人难道引颈自决了不成？”

俞佩玉道：“此人虽恶毒，但自命不凡，撒泼耍赖的事，他倒从来没有做过，何况他到了武汉时，已是强弩之末，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了，纵然想要赖逃走，别人也是万万不会放过他的。”

铁花娘道：“于是一代枭雄就死在一个小小的孩子身上。”

俞佩玉道：“不错。”

朱泪儿眼睛发亮，道：“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就有如此高明的轻功，实在令人佩服。”

俞佩玉微笑着摇了摇头，道：“他轻功虽不弱，但比起‘血影人’来，还差得多。”

朱泪儿怔了怔，道：“他轻功既然不如血影人，怎会胜了呢？”

铁花娘沉吟道：“也许是他年纪轻、体力足。”

俞佩玉又摇了摇头，微笑道：“也不对。”

朱泪儿道：“那……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俞佩玉道：“你难道猜不出？”

朱泪儿低着头想了半天，忽然拍手笑道：“我明白了。‘小神童’一定是双胞胎，兄弟两人长得一模一样。弟弟先在前面等着，等血影人经过时，故意亮一亮相，哥哥再乘快马赶到前面去，等血影人赶过弟弟，哥哥又已在前面等着了。”

俞佩玉笑道：“还是不对。”

朱泪儿怔了怔，道：“还不对？”

俞佩玉道：“你想，血影人纵横一世，岂是容易上当的人？以他身法之快，纵然有日行千里的宝马，也绝对无法赶到他的前头。”

朱泪儿：“也许……也许他们抄了近路。”

俞佩玉道：“血影人走的就是最近的一条路。”

朱泪儿苦笑道：“那么，这……这可真把我弄糊涂了。”

铁花娘忽然道：“我明白了。”

俞佩玉道：“哦？”

铁花娘道：“小神童必定找了很多和他身材相似的孩子，扮成他一样的容貌，躲在路上等到血影人要歇下来时，他们就故意自血影人面前掠过。”

俞佩玉摇头道：“还是不对。”

铁花娘也一怔：“还不对？”

俞佩玉道：“我早已说过，血影人不是容易上当的人，而且目光锐利如鹰，‘小神童’怎敢用这种法子来骗他。”

朱泪儿道：“不错，易容改扮，总有破绽可以看出来的，何况，要找个和‘小神童’同样身材的孩子，也并不是件容易事。”

俞佩玉道：“更何况‘小神童’的轻功自成一格，身法极特异，别人就

是要学，也学不象的，就因为这缘故，所以‘血影人’才丝毫没有怀疑……”

铁花娘苦笑道：“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实在也糊涂了。”

俞佩玉笑道：“这件事揭穿了其实一点也不稀奇，只因‘小神童’虽不是双胞胎，却是五胞胎，他们五兄弟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

杨子江坚持现在还不能将箱子里的人放出来，为了便于行动，他们只有将箱子用绳索绑在背后。身上背着这么重的一口箱子，自然不是件舒服事，但听了俞佩玉这故事，铁花娘和朱泪儿竟不觉将这件事忘了。

朱泪儿笑道：“我本来一直以为你不会说话，谁知你说起话来，简直可以将死人都说活，而且还会卖关子，吊胃口。”

铁花娘笑道：“五兄弟全都长得一模一样，那倒真有趣极了。”

朱泪儿道：“但我敢担保这五兄弟一定娶不到老婆。”

铁花娘怔了怔，道：“为什么？”

朱泪儿道：“女孩子听了这故事；还有谁敢嫁给他们。”

铁花娘道：“为什么不敢？”

朱泪儿道：“他们若是心血来潮，也用对付血影人的法子来对付自己的老婆，有哪个女孩子能受得了。”

她说说着，自己的脸也不觉飞红了起来。

铁花娘“噗哧”一笑，道：“这倒也是实话，若是一个不小心弄错了，那可真是麻烦。”

话未说完，她的脸也红了起来。

俞佩玉笑了笑，道：“你们可知道我为何会说这故事么？”

朱泪儿眼睛一亮，道：“你的意思是说，那‘灵鬼’也是五胞胎兄弟？”

俞佩玉道：“他们自然不会是天生的五胞胎，而是人工造成的。”

朱泪儿道：“但我却一点看不出他们是经过易容改扮的。”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普通的易容术只不过能瞒得过一时而已，而且很容易就会被人看出破绽，但若用精妙的刀圭术，在他们年幼时就将他们的脸改造得一模一样，再用药力麻醉了他们的神智，那么他们就会变成一群傀儡，不但容貌完全一样，说话和行动也不会有什么分别了。”

他又长叹了一声，接着道：“这种事听来虽不可思议，但却并非完全做不到的，我就可以保证，世上的确有这种能改造别人容貌的人。”

朱泪儿骇然道：“如此说来，活人到了他刀下，岂非也要变得象木头人似的，任凭他将脸雕过来，刻过去。”

俞佩玉道：“正是如此。”

朱泪儿眨着眼道：“那么，第二个‘灵鬼’才是伤了海东青的人，就因为他和海东青交过手，所以才会对杨子江的武功了如指掌。”

俞佩玉道：“不错，杨子江和海东青乃是同门兄弟，武功的路数自然完全一样。”

朱泪儿叹道：“这就难怪杨子江方才听了你的那句话，精神立刻一振，他本来见到那‘灵鬼’竟对自己的武功了如指掌，一定以为他是死而复活的。”

俞佩玉道：“所以纵然有第三个‘灵鬼’来，也不足为虑了，因为这第三个‘灵鬼’绝不会知道他的武功路数，而他却已和‘灵鬼’交过两次手，想必已定能制敌机先，你们总该也已看出，这‘灵鬼’的出乎虽诡秘迅急，但变化却不多。”

朱泪儿道：“若非如此，你绝不会抛下杨子江一个人在那里的，是吗？”

俞佩玉笑而不答，铁花娘却轻叹了口气道：“无论谁能交到俞公子这样的朋友，都可说是天大的运气。”

朱泪儿道：“但我却还弄不清杨子江究竟是不是俞佩玉的朋友，我觉得他行事有些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教人猜不透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突听一人叹道：“他实在有很大的苦衷，不到最后存败关头，绝不能将自己的身份泄露给任何人知道……”

原来海东青不知何时已醒了过来，俞佩玉一直半扶半抱地架着他走，这时他才自己站住了。

朱泪儿叹道：“谢天谢地，你总算醒过来了，但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将秘密说出来呢？最后关头要几时才到？”

海东青沉吟着道：“现在虽还未到最后关头，但我可将这秘密说出来。”

朱泪儿：“为什么？”

海东青长叹道：“因为这秘密已不是秘密了。”

朱泪儿道：“已不是秘密？”它明明还是个秘密嘛。”

海东青道：“世上本没有绝对的秘密，只看对哪些人而言，对你……”

朱泪儿抢着道：“好好好，我不管你那秘密它究竟是不是秘密，我只问你，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两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海东青默然半晌，缓缓道：“我和杨子江本都是孤儿，我们的师傅也就等于是我们的父亲……”

朱泪儿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孤儿，只问你们的师傅是谁呢？”

海东青沉下了脸，冷冷道：“这件事说来话长，你若想听，就性急不得。”

朱泪儿一赌气，撇了撇嘴道：“不听就不听，又有什么了不起。”

海东青道：“你不听我也非说不可。”

朱泪儿忍不住一笑，道：“这才叫山西人的驴子，赶着不走，拉着倒退，天生就有点贱骨头。”

海东青也不理他，却向俞佩玉道：“其实我早已就想将这秘密说出来，因为此事只怕和俞兄你有很大的关系。”

俞佩玉脸色变了变，还未说话，海东青已接着道：“家师退隐已久，他老人家的姓名就算说出来，各位也未必知道，我虽不愿为他老人家吹嘘，但他老人家确是位武林异人，五十年前便已天下无敌。”

朱泪儿道：“那也许是因为他没有遇见凤三先生，只碰到这些人。”

海东青还是不理她，道：“他老人家生平只有一个对头，据说此人还是个武林少见的奇才，不但武功绝高，而且旁门杂学更无一不精，只不过心太狠，手太辣，昔年被家师和另一位武林前辈逼得不能不远遁穷荒，而且还逼他发誓说，只要家师和那位武林前辈一日不死，他就一日不回中原。”

俞佩玉动容道：“此人是谁？”

海东青道：“家师也没有说他的名姓，只说他叫‘东郭先生，’。”

俞佩玉皱眉道：“东郭先生？”

海东青道：“俞兄自然也不会知道他名字，此人潜伏在边外穷荒已近三十年，而且居然遵守誓言，绝未踏入中原一步。”

俞佩玉叹道：“昔日的邪魔外道无论如何，总还自持身份，知道爱惜羽

毛，如今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海东青道：“此人虽然隐迹穷荒，却并非真的在修心养性，只不过始终不敢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而已。”

他歇了口气，又接着道：“据家师所知，这三十年来他一直都在暗中阴谋策划，准备卷土重来，而且一来就要席卷天下，现在家师退隐已久，那位武林前辈更早已仙去，他自己觉得时机到了，所以……所以就……”

说到这里，他似已有些支，连站都站不稳了。

铁花娘立刻放下箱子，扶着他坐下，海东青既是杨子江的师兄，她自然“爱屋及乌”，关切之色，溢于言表。

朱泪儿却急着问道：“你是说那东郭老魔现在已不甘寂寞，终于将阴谋发动了么？”

海东青叹了口气，道：“家师虽已退隐，但深知此人的凶毒，所以一直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不过此人行迹极诡秘，做事更周密，家师也始终未能抓住他的作歹证据，直到最近一次，家师出去了三个多月后，回来就要我们做一件事。”

朱泪儿道：“做什么事？”

海东青道：“他要我们立刻出山来监视当今武林盟主俞放鹤的行动。”

俞佩玉脸色沉重道：“如此说来，这俞……俞某人想必就是东郭先生用来掌握武林大权的傀儡了，我也早已算准他必定另有靠山的。”

海东青道：“家师行事，素来不多作说明，但据我们猜测，情况只怕也必定是如此，东郭先生自己既不能出面，只有利用一个在武林中声誉素佳的人来为他出面，俞放鹤一向沽名钓誉，正是他最好的人选。”

俞佩玉面色又变了变，但却忍住了没有说话。

朱泪儿目光闪动，道：“难怪那天俞放鹤只打了个手势，天吃星就不敢惹他了，那天吃星想必是知道东郭先生的厉害的。”

海东青冷冷道：“当今天下，除了家师之外，只怕谁也挡不住东郭先生的出手一击，至于那个凤三么……嘿嘿。”

他虽然没有说下去，言下之意却已很明显。

朱泪儿这次居然没有反唇相讥，因为他想到那“天吃星”的武功的确不在凤三叔之下，连天吃星都对东郭先生如此畏惧，东郭先生的武功自然可想而知，朱泪儿也只有将这口气忍了下去，道：“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两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海东青道：“东郭先生自己不能入关来和俞放鹤会面，就派两个人来传达他的命令，这两人却被家师发现他们和俞放鹤联络的秘密口令，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字。”

朱泪儿道：“那两人又怎肯将这种秘密告诉你师傅呢？”

海东青淡淡道：“在家师面前，天下只怕没有人能不说实话的。”

朱泪儿目光闪动，道：“所以你师傅就要你和杨子江冒充这两个人，去和俞放鹤周旋。”

海东青道：“不错。”

朱泪儿叹了口气，道：“这就难怪俞放鹤会对你们如此信任了。”

海东青道：“但东郭先生既然肯将如此大事交托给俞放鹤，可见他必定不是好对付的人，我们和他见过面后，也发觉此人的确是老谋。深算，手段高明，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在表面上替他做些事，免得他疑

心。”

朱泪儿道：“所以你们就要别人来送礼。”

海东青冷冷道：“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如此，何况，被我们牺牲的人必定有他咎由自取之处，否则我们为何未对俞兄下手？”

朱泪儿这才笑了笑，道：“你们总算还是知道好歹的人，否则你只怕也活不到现在了。”

她现在虽已知道了杨子江和海东青的真相，但说起话来却仍是针锋相对，一点也不肯饶人。

海东青也只有装作没有听见，道：“我们的行事，本可说绝无破绽，但我们却未想到东郭先生竟又派了几个人和俞放鹤联络，他们和俞放鹤见面之后，我们的身份自然就立刻被揭穿了，所以俞放鹤就立刻要他们来将我们杀了灭口。”

朱泪儿道：“你说的就是灵鬼？”

海东青道：“不错，家师也已听说东郭先生门下有五鬼，而且每一鬼都有六个身外化身，只因东郭先生不但精于易容，而且医道也极为精湛，这五鬼的身外化身，都是他以不可思议刀圭之术塑造出来的。”

俞佩玉脸色虽更苍白，眼睛却亮了，只因这件千头万绪，离奇诡秘的事，如今总算有了个头绪。

朱泪儿却问道：“你师傅既然知道五鬼的身外化身，杨子江方才为何还会害怕呢？”

海东青道：“这秘密是家师最近才知道的，我最近曾经回去拜见过家师一次，见过面，杨子江却一直留在俞放鹤那里，我和他直到今夜才见面。”

朱泪儿叹道：“杨子江一听‘灵鬼，说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两句话，就知道自己身份已被揭穿，这就难怪他立刻面色大变了。”

铁花娘忽然道：“这灵鬼的身外化身既然有六个，那么……那么还有四个……他不知能不能对付得了。”

海东青道：“既有六个化身，一鬼便为七鬼，只不过我已先除去了两个。”

铁花娘颤声道：“还有三个也……也……”

朱泪儿柔声道：“你放心，象杨子江那样的人，莫说已只剩下三个鬼了，就算有三百个鬼，也拿他没法子的。”铁花娘勉强一笑，但还是掩不住面上的焦虑之色。

海东青道：“三鬼若是同时出手，杨子江的确无法抵御，只不过他们的武功虽诡秘，神智却已被药物所麻醉，反应也比人迟钝得多，所以我虽然受了重伤，还是逃脱了他们的掌握，我想，杨子江虽然不敌，至少总可以安然脱身的。”

朱泪儿道：“但我们呢？这鬼地方竟是通向什么地方？究竟是谁筑下这条地道的？他是为了什么原因才筑这条地道？”

海东青淡淡道：“这些事我们都不必知道，我们只要知道天下所有的地道都必有出口，那就已足够了。”

朱泪儿道：“但你是不是真的知道这地道有出口呢？若是死路一条又如何？”

海东青皱了皱眉，道：“无论如何，这条地道总不会是通向九幽地府的。”

朱泪儿道：“那倒也说不定，也许这地道就是地狱的人口……”

也不知为什么，她话未说完，自己忽然觉得有阵阴森森的鬼气自脚下卷

了过去，竟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噤。

只听俞佩玉道：“海兄，我……我想求你一件事。”

海东青目光一闪，道：“你要我带你去见家师？是不是？”

俞佩玉道：“不错。”

海东青摇了摇头，道：“这件事只怕不容易……”

俞佩玉道：“但我却非见他老人家一面不可。”

海东青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我有件极大的秘密，一定要说给他老人家知道。”

他面上露出了痛苦之色，黯然又道：“因为世上也许只有令师一人能为我解决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也得去试试运气，只求海兄能为我去通报一声，我想他老人家也一定会见我的。”

海东青沉吟道：“这秘密也和东郭先生的计划有关？”

俞佩玉道：“非但有关，而且关系极大。”

海东青道：“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俞佩玉长长叹息了一声，道：“并不是我不信任海兄，只不过这件事……这件事……”

他嘴唇忽然颤抖起来，连话都说不下去了。

海东青看到他痛苦的神情，也不禁叹了口气，道：“并不是我不愿帮你的忙，只不过家师已有二十多年未曾以真面目见人了，而且更严戒我们绝不能透露他老人家的行踪。师命难违，我希望你能谅解我的苦衷。”

俞佩玉苦笑着点了点头，颓然道：“我明白。”

海东青道：“但他老人家却说不定随时随地都会来见你的，而且还说不定已经见过你了，他老人家的行事一向令人难测，无论谁也猜不透。”

俞佩玉点了点头，似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竟想得出神了。

海东青站了起来，道：“这地道也不知究竟有多长，我们还是先找着出口再说吧。”

朱泪儿道：“但这三口箱子呢？我们为何要一直背着它走？为何不能将箱子里的人放出来？”

海东青道：“箱子里的人暂时绝不会醒，你放出他们来也没有用，还是要背着他们走。”

朱泪儿跺了跺脚，道：“好，算我倒霉，走吧。”

这地道的确是曲折幽秘，而且深不见底，幸好每个转角处石壁上都嵌着盏铜灯，微光荧荧，宛如鬼火。

朱泪儿忽然道：“你可知道我们已走过多少盏铜灯了么？”

俞佩玉知道她永远也不会安静下来的，过不了多久就会忽然想出一个新的问题来，而且每个问题都很奇怪。

谁也不知道她为何要问这句话，所以谁也没有回答。

朱泪儿道：“我们到现在为止，已走过三十九盏铜灯了，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海东青忍不住道：“这又有什么奇怪的？”

朱泪儿冷冷道：“你觉得不奇怪，只因你不肯多用眼睛看看，也不肯多用心想想。”

海东青冷冷道：“这只因我要想的事，比铜灯重要得多。”

朱汨儿这次居然没有答腔，只是呆呆地望着那铜灯出神。

海东青也不禁停下了脚步，但看了很久，也看不出这铜灯究竟有什么奇怪之处，终于又忍不住道：“我看不出这些灯有何奇怪。”

朱汨儿道：“哦？是吗？”

海东青道：“你难道看出来了吗？”

朱汨儿道：“不错，我越看越奇怪，越想越奇怪，简直奇怪极了。”

海东青道：“怪在哪里？”

朱汨儿撇了撇嘴，笑道：“你既然觉得这种事不重要，为何还要问？”

海东青只有干生气，却无话可说。

铁花娘虽然满腹心事，此刻也不禁觉得很好笑。

她已发觉朱汨儿最大的本事就是逗人生气，那实在比她下毒的本事还要高明得多，男人遇见这种女孩子，话说得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说话。

但朱汨儿也有克星，一遇见俞佩玉，她就会变得乖极了，因为俞佩玉不该说话的时候绝不说话。

朱汨儿得意扬扬地一笑，道：“地道里有三十九盏灯，至少就有四五样值得奇怪之处，你若也肯像我一样多动脑筋，也会想出来的。”

俞佩玉微笑道：“女孩子的确比男人细心得多，我虽然一直在动脑筋，却还是想不出来。”

朱汨儿笑得更开心了，道：“我们已走过三十九盏灯，却仍未找着出口，由此可见，这地道一定很长，这么长的地道并不多是吗？”

俞佩玉道：“实在不多。”

朱汨儿道：“这人筑了如此长的地道，想必有他特别的用意，他若只是想为自己留条退路，随便在哪里开个出口都可以，为何要多费这许多功夫呢？”

俞佩玉神情也凝重起来，道：“不错。”

朱汨儿道：“开辟这么样一条地道，至少也要花三年五载功夫，杨子江出道未久，这条地道显然不是他开出来的。”

铁花娘道：“会不会是他的师傅？”

朱汨儿瞟了海东青一眼，道：“绝不是，否则这人怎会不知道？”

铁花娘点了点头，朱汨儿又道：“他既然肯花这么大的功夫来开辟这地道，就绝不会没有目的，既然有目的，行事就一定很秘密，杨子江又怎会知道这秘密的呢？”

铁花娘道：“也许这条地道是很久以前就开辟了的，直到最近才被杨子江无意中发现，开辟这地道的人也许早已死了。”

朱汨儿道：“不对。”

铁花娘道：“为什么？”

朱汨儿道：“外面那茅庐想必是和这地道同时建造的，你总看得出那茅庐并不陈旧，建造的日子绝不会超过十年。”

铁花娘道：“但茅庐随时都可以翻造……”

朱汨儿道：“茅庐只不过是掩饰这条地道的，并不是为了要住人，所以根本没有翻造的必要，何况，这些还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铁花娘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朱汨儿道：“是这些灯。”

铁花娘道：“灯？”

朱泪儿道：“不错，灯。我问你，象这样的一盏灯，若是不加油，可以燃多久。”

铁花娘道：“普通一盏灯，若是不加油，点一晚上灯油就尽了，这盏灯虽然比普通的大些，最多也不过可以燃一天一夜而已。”

朱泪儿忽然一拍掌，道：“这就对了，这些灯不分昼夜，都在燃着，一直没有熄灭，由此可见，每天都必定有人来加灯油。”

她眼睛里闪着光，接道：“但杨子江最近根本不在这地方，可见加灯油的人绝不是他。”

铁花娘动容道：“那么，加灯油的人会是谁呢？”

朱泪儿沉声道：“也许就是开辟这地道的人，也许是他的奴仆，无论如何，这地道中必定还有别的人，我们虽没有看到他，他却说不定正在暗中窥伺着我们。”

灯光闪烁，地道中的寒意似乎突然重了。

铁花娘忍不住四下瞧了一眼，那些灯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里，是不是有人躲着向他们偷窥狞笑？

她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寒吡，勉强笑道：“我的胆子怎么会越来越小了。”

朱泪儿道：“女孩子嫁了人之后，胆子都会变小的。”

海东清道：“就算这地道中真有人，对我们也绝不会有恶意，否则杨子江怎么会叫我们进来？”

朱泪儿冷冷道：“那倒说不定。”

她不让海东青说话，又道：“也许连他都不知道这地道中是否有人，他只不过是在无意间发现了这茅屋，茅屋中又恰巧没有人住了。”

铁花娘抢着道：“不错，他带我来的时候，那屋子里本来到处都积着尘埃，灶也是冷的，显然已有很久无人居住了。”

朱泪儿道：“但他却必定早已发现了这个地方，否则他又怎会将王雨楼那些人都约到这里来和他见面。”

她又瞟了海东青一眼，道：“你想必也早已知道这地方了，否则你也不会逃到这里来，是不是？”

海东青道：“这倒是王雨楼对我说的，我以前并没有到过这里。”

他语声微顿，立刻又接着道：“无论如何，这地道想必另有他人，我们既已来到这里，就只有先将这人找出来，总是凭空猜测，又有什么用？”

俞佩玉笑了笑，道：“其实我们就算不去找他，他也会来找我们的。”

铁花娘目光四下转动，道：“无论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只希望他来得越快越好。”

朱泪儿悠悠道：“人我倒不怕，来的若不是人，那就麻烦了。”

铁花娘激灵灵打了个寒噤，情不自禁向俞佩玉身旁靠了过去，朱泪儿“噗哧”一笑，道：“我看你倒不是真的害怕，只不过是乘机……”

铁花娘的话还没有说完，壁上的灯光竟已忽然熄灭，骤来的黑暗仿佛带来了一股逼人的寒意，封住了她的嘴。

但前面的转角却还有灯光，大家不约而同，一齐赶了过去，谁知他们刚赶到灯下，这盏灯也熄了。

四下立刻隐入了令人绝望的黑暗中，地道虽狭窄，黑暗中却是无边际，似乎永远也找不到尽头。

每个人都似已被黑暗冻结，谁也说不出话来。

过了很久，朱汨儿才长长叹了口气道：“现在若有灯油卖，我愿意出他一斤银子一两。”

海东青道：“我身上有火熠子。”

俞佩玉道：“你这火熠子可以燃多久？”

海东青道：“我已用过两次，大约还可以燃半顿饭功夫。”

朱汨儿大声道：“快拿来，有半顿饭功夫，我们也许就能找得到出口了。”

俞佩玉道：“若是找不到呢？”

朱汨儿怔了怔，道：“我们好歹也得试试，不是么？”

俞佩玉道：“不能试，这火熠子已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若将这火熠子燃尽，我们不用等别人来动手，就要被困死在这里。”

朱汨儿道：“但我们至少还可以退回去。”

俞佩玉道：“退不回去的。”

朱汨儿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这地道骤看似乎只有一条，其实却曲折复杂，我们若在黑暗中摸索着向前走，说不定只是在原地兜圈子。”

铁花娘嘎声道：“如此看来，这灯光莫非是被人故意吹熄的？”

朱汨儿道：“你看到人了么？”

铁花娘道：“没有，可是……可是……”

朱汨儿笑道：“你难道想说那人会隐身法不成？”

她虽然在笑，却已不由自主拉住了俞佩玉的手。

海东青道：“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就站在这里等着。”

朱汨儿道：“不错，我们若是在外面，倒还可以等天亮，但是在这种鬼地方却永远也没有天亮的时候。”

俞佩玉道：“我们现在就得摸索着向前走，到了必要时再燃起火熠子。”

朱汨儿道：“但什么时候才算是必要的时候呢？”

俞佩玉道：“这……”

海东青道：“这次我倒觉得朱……朱姑娘说的话对，我们现在就该燃起火熠子向前闯，也许能在火熠子用完之前就找到出口。”

铁花娘道：“对，这虽然是孤注一掷，但我们好歹也得搏一搏。”

海东青道：“为了行动，我们现在只有将这三口箱子留在这里，等找到出口之后，再设法回来救他们。”

俞佩玉道：“我们若是找不到……”

海东青道：“若是找不到出口，大家反正就都得困死在这里。”

俞佩玉默然半晌，长长叹了口气，道：“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么做对不对，只不过，我想……三个人的主意总比一个人的好些……”

火熠子的光虽不及远，但在黑暗中只要有一点光亮，就能使人的心情振奋起来，无论任何人在黑暗中都会觉得意志消沉，勇气丧失。

俞佩玉手里拿着火熠子当先带路，他们都走得很快，海东青虽然受了伤，但有俞佩玉拉着他，他也并没有落后。可是这地道实在长得可怕，竟似永无尽头。

海东青始终注意俞佩玉手里的火光，忽然叹道：“火熠子只怕已将用完

了。”

只见火焰上那点火光已由青碧转为暗黄。

朱泪儿恨恨道：“我只恨人们为什么不用纸做衣裳，否则我们就可以用来点火了。”

俞佩玉忽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本帐簿，这帐簿虽是俞放鹤等人千方百计，欲得之而甘心的东西，但俞佩玉却始终也找不到它有什么神秘之处。

他知道用某些药物写在纸上的字迹虽看不到，但侵入水中之后字迹就会显露出来。

可是他将这些帐簿浸在水里很久，还是一个字也看不到。

只不过俞佩玉总觉得那“俞放鹤”绝不会为了本空白的帐簿而将整个村镇烧毁的，所以一直未将它舍弃。

现在，这本帐簿终于有用了。

俞佩玉自贴身处将帐簿取出，这几十张纸用也燃不子多久。但总比没有的好，因为片刻之差，往往就是生死的关键。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这本帐簿竟然燃不着的。

闪动的火光中，他忽然发觉这本燃不着的空白帐簿上赫然出现了字迹，写的仿佛是一些人的名字。

就在这时，火焰子已熄了。

朱泪儿几乎大叫起来，道：“你……你怎么连纸都点不着？”

俞佩玉勉强遏制着心里的兴奋，道：“因为纸是湿的”

铁花娘也忍不住大声道：“怎么会是湿的？”

俞佩玉道：“我身上有汗。”

朱泪儿怔了半晌，道：“不错，这时候谁若不出汗，一定是木头人。”

钦花娘道：“现在连火种都绝了，怎么办？”

朱泪儿道：“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谁叫你们刚才一定要用火熠子。”

铁花娘道：“但……但那本是你的主意。”

朱泪儿大叫道：“谁叫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为什么不听俞佩玉的话？你们被困死也是活该。”

铁花娘也怔住，过了半晌，只听黑暗中有人轻轻啜位，原来朱泪儿已忍不住哭了起来。

海东青冷冷道：“只可惜眼泪点不着灯的，否则大家一齐痛哭一场，倒也是好主意。”

朱泪儿跳起来，道：“谁哭了，你才哭了，我为什么要哭？我们的眼睛就算看不到东西，但两条腿还没有断，还是照样可以走出去。”

俞佩玉道：“不错，我扶着海兄，你们拉着他的手，千万莫要失散了。”

朱泪儿道：“我宁可拉狗腿也不拉他的手。”

铁花娘道：“我拉他的，你拉我的，好不好？”

朱泪儿道“哼。”

她向铁花娘的话声传来处伸出手去，拉住了一只手，黑暗中她只觉这只手并不大，也并不粗，想必是铁花娘的手了。

谁知这时海东青忽然笑了笑，道：“这是狗腿。”

朱泪儿一惊，刚想松手，又忍不住笑了，道：“你既然承认这是狗腿，也就罢了。”

前一刹那间还在伤心落泪的人，此刻竟已笑了起来，又有谁能对这种女子真的发脾气呢？

俞佩玉摸索着向前走，只觉石壁看来虽很平，其实却很粗糙，这条地道似乎也是在仓促之间完成的。

他们走了很久，本来还在想法子找话说，因为都知道没有光亮的时候若再没有声音；就更令人无法忍受。

但到了后来，每个人却似已将所有的话全都说尽了，朱泪儿从来。也未想到自己居然也有说不出话的时候。

只不过大家意志虽消沉，心里却还抱着个希望——地道的出口，随时都可能在他们眼前出现。

若是没有这希望，只怕谁也走不动半步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朱泪儿突听前面“咚”的一响，接着，走在她前面的海东青就跟跑着向前冲出了几步。

朱泪儿刚吃了一惊，自己的脚也踢着了样东西，“咚”的一声，就如击鼓，铁花娘失声道：“这是什么？”

这句话说出了很久，竟无一人回答。

铁花娘心里突然一寒，颤声道：“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其实这时人人都已想到踢着的是什么东西了，只是谁也没有勇气说出来，过了很久，才听得俞佩玉叹息了一声，道：“是箱子。”

铁花娘骇然道：“箱子？难道……难道就是我们……我们方才留下的那三口箱子？”

她用尽气力才说出这句话，两条腿已软了。又过了很久，只听俞佩玉缓缓道：“不错，就是那三口箱子。”铁花娘惊呼一声，跌倒在地上，再也无力站起来。

他们似已走了六七个时辰，谁知走来走去，竟又走向原处。

朱泪儿也觉得两条腿忽然变得比铅还重，身子也倒了下去，靠在石壁上，最后的希望既已断绝，世上再也没有力量能令她向前走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突听俞佩玉道：“郭翩仙和姬灵凤身上说不定带着火熠子的。”

朱泪儿立刻跳了起来，道：“不错，我们刚才为什么没有想到……”她一面说话，一面已摸索着找到那几口箱子。

铁花娘刚想过去，突又听到一声惊呼。这声惊呼，竟是朱泪儿和俞佩玉同时发出来的。

俞佩玉居然也惊呼出声，这真是非同小可。

铁花娘只觉掌心发冷，道：“什……什么事？”

朱泪儿道：“箱子是……是空的。”

铁花娘刚起来，又跌下去，吃惊道：“空的？……他们难道已醒了过来？自己走了？”

朱泪儿道：“不是，箱子上的锁是被人自外面扭断的。”

铁花娘道：“会不会是一个人先醒来后，扭断了另两只箱子的锁。”

朱泪儿道：“三口箱子的锁，都是被人自外面扭断的。凭郭翩仙他们手上的功力，根本就扭不断这锁。”

她虽然努力控制着自己情绪，但声音还是在发抖。

地道中有人，已是毫无疑问的事，而且这人还一直在暗中窥伺着他们，

却一直不肯现身。

朱泪儿叹道：“我真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躲着不敢见人？”

海东青道：“这道理你还不明白？”

朱泪儿道：“不明白。”

海东青道：“只因他想活活地困死我们，根本不必现身相见。”

铁花娘嘎声道：“他是什么人？和我们有什么仇恨？”

海东青道：“他不必和我们有仇。我们侵犯了他的秘密，他就非杀我们不可。”

就在这时，突听暗中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声音，似乎在叹息，又似乎在哭泣，也似乎在冷笑。

此时此地，骤然听到这种声音，当真令人毛骨悚然。

铁花娘苦笑道：“我们已经受够罪了，你何必还要来吓人？”

海东青道：“有些人却连片刻都安静不下来。”

朱泪儿道：“你这是在说谁？”

海东青笑了笑道：“我只奇怪那种声音你是怎么发得出来的。”

朱泪儿冷笑道：“有些人自己放了屁不好意思承认，就想厚着脸皮赖别人。”

海东青道：“所以你就想赖我。”

朱泪儿怒道：“那声音明明是男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谁？”

海东青忽然沉默下来，过了半晌，才沉声道：“那声音真不是你发出来的？”

朱泪儿大喊道：“当然不是，谁说谎谁就不是人。”

海东青道：“也不是我。”

铁花娘嘎声道：“若是你们两人都没有发出声音来，那么是……是谁呢？”

朱泪儿道：“不是你么？”

铁花娘着急道：“自然不是我，我自己吓得要命了，哪有心情吓别人。”

他们谁也没有问俞佩玉，因为任何人都知道俞佩玉是绝不会做这种事的，一时之间，大家似乎全部被吓住了，黑暗中显然还有第五个人。

谁也看不见这第五个人，谁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朱泪儿忽然大喊道：“我已看见你了，你还躲到哪里？”

铁花娘一惊，但立刻就想到朱泪儿这必定只不过是唱空城计，当下也大喊道：“不错，你既已来了，还想跑么。”

两人大叫了半天，黑暗中却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她们只觉掌心直冒汗，没有吓着别人，却吓住了自己。

俞佩玉缓缓道：“你们都听错了，方才根本没有声音。”

朱泪儿道：“我……我明明听到的。”

俞佩玉道：“我为何没有听见？”

朱泪儿还想再说话，突觉俞佩玉拉住了她的手，耳语道：“大家拉住手，一齐兜过去。”

朱泪儿的右手立刻拉住了铁花娘的左手，铁花娘就拉起海东青的，四人皆贴着石壁，缓缓向前走，想将那人围住。

谁知他们走了七八步，却连什么都没有碰到。

朱泪儿忽然一惊，失声道：“这地方怎地忽然宽敞起来了？”

这地道宽不及七尺，但他们现在走了七八丈，竟还没有碰上对面的石壁，大家又不禁吃了一惊。

过了半晌，只听铁花娘道：“你……你不要捏我的手好不好？”

朱泪儿道：“我连动都没有动，你见鬼了么？”

海东青道：“也不是我，我在这边。”

铁花娘颤声道：“不错你在我右边，但我的左手……”

她话未说完，已发觉自己拉着的并不是朱泪儿的手，朱泪儿也觉得自己拉住的这只手又冷又硬，绝不会是铁花娘的。

两人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一齐松了手，向后面退去，嘎声道：“你是谁？”

只听黑暗中忽然有人咯咯一笑。

笑声发出时还在两人中间，但一瞬间便已到了数丈外，竟似忽然走入了地道两旁的石壁中。

朱泪儿想到自己方才拉着的竟不知是谁的手，半边身子都麻了起来，这人既能拉住她们的手，要杀她们岂非也易如反掌？朱泪儿胆子虽大，此刻也不禁觉得两条腿发软，连站都站不住了。

铁花娘更连动都不敢再动。

只听俞佩玉道：“这里绝不是我们方才走过的地道。”

朱泪儿道：“但这三口箱子……”

俞佩玉道：“就因为这三口箱子已被人搬到这里来，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这就是我们走过的地方。”

来泪儿道：“那……那么我们究竟走到什么地方来了呢？”

在绝对的黑暗中，任何地方都变得完全一样了，因为无论这地方是大是小是宽是窄，人们已完全感觉不到。

俞佩玉沉吟着，还未说话，突听一人吃吃笑道：“这是我的家，地方并不差，桌上摆着酒，盒里冻着鸡爪，各位既来了，就请来喝一杯吧。”

这声音又尖又细，听来就仿佛是个小孩子在唱童谣。

若是换了平日，朱泪儿定会觉得很有趣，但此时此刻，她只觉这声音简直象是鬼叫。

这时突有一点烛光亮起来。

他们这才发觉自己竟已到了一极宽阔的石厅中，一只蜡烛的光在这大厅中虽然显得很渺小，但他们的眼睛久经黑暗，正好能适应这微弱的烛光，灯火若太亮，他们也许反而睁不开眼睛。

只见这大厅中竟高高低低地坐着十几个人，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观画，有的在抚琴。

这些人神情似乎都很悠闲，做的事也都很风雅，但身上穿的却是粗布短衫，而且都赤着足，最多也只不过穿了双草鞋，一看就象是一群做完工的粗人，和他们那种悠闲风雅的行为极不相称。

大厅的中央，还摆着桌酒，有几个容貌粗鲁的汉子正坐在那里喝酒，看他们的打扮本该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朋友，但一个个却偏偏都很斯文地坐在那里，一杯酒拿在手里很久，还没有喝下去，只是在品着酒味，虽然明知有人来了，但他们谁也没有回头瞧上一眼。

朱泪儿再也想不到会突然看到这么多人，又不免吃了一惊，这些人虽然绝不象是武林高手的模样，但在这种神秘的地方出现，就令人莫测高深了，朱泪儿怎敢对他们稍有轻视之心。

只见方才那吃吃的笑声又已响起，那人道：“主人既不小气，客人又何必扭捏？请请请请，过来喝一杯。”

笑声正是自饭桌上传过来的。

说话的人身材不高，虽然坐在这种阴森的屋子里，但头上却戴着顶遮阳的竹笠，盖住了脸。

俞佩玉沉吟着，缓缓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叨扰主人一杯吧。”

他们缓缓走过大厅，下棋的仍在下棋，看书的仍在看书，谁也没有理他们，似乎全未将他们看在眼里。

这些人的架子倒真不小。

朱泪儿心里虽有气，但到了这种地方却不敢发作了。

一张圆桌上只坐着六七个人，刚好还有四五个空位。

俞佩玉当先走过去坐下来，微笑道：“主人尊姓？”

那头戴竹笠的人笑道：“各位既是不速之客，又何必问主人的名姓？”

那点燃着的巨烛，恰巧在他身上，再加上他带戴着顶大竹笠，俞佩玉坐在他对面，却也看不出他面目。

再看他旁边坐的几个人，戴的帽子也很低，象是已打定主意不招呼他们，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瞟他们一眼。”

这几人面色仿佛都很阴沉冷酷，身上穿的虽是破旧的粗布衣服，但头上戴着的帽子却很新，而且质料也很好，有的帽子上甚至还嵌着粒明珠，和身上穿的衣服更不相称，就象是买了顶帽子后就没钱买衣服了。

朱泪儿眼珠一转，冷笑道：“各位虽舍不得穿衣着鞋，但买帽子却很舍得，这倒是天下奇闻。”

她故意想气气这些人，谁知这些人就象根本没听到她在说什么，动也不动，连眼皮都未抬。

只有那戴着竹笠的人笑道：“人为万物之灵，就因为有个比别的野兽都大些的脑袋，自然应该加意保重，分外爱护才是。”

这人头上戴的是顶旧竹笠，身上穿的却是件质料很好的衣服，恰巧和别人大异其趣。

朱泪儿眼珠子又一转，冷冷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舍不得买帽子呢？难道你的脑袋没有别人的值钱。”

这人哈哈一笑，道：“姑娘好利的嘴，只不过嘴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来说话的。”

朱泪儿道：“那倒也不见得。”

这人笑道：“不吃饭就要死，不说话难道也会死么？”

朱泪儿道：“叫我不说话，简直比死还难受。”

第三十六章 地狱恶魔

朱泪儿说的倒真是老实话，铁花娘忍不住要笑出来，只不过此刻实在笑不出来。

那戴着竹笠的人大笑道：“小姑娘说得好，话不可不说，饭也不可不吃，我这些菜里可没有毒，各位请放心吃吧。”

朱泪儿冷笑道：“你这菜里若是有毒，我难道就不敢吃了么？”

桌子上有条红烧鱼，朱泪儿的筷子就直奔这条鱼而去，谁知她夹了又夹，这条鱼竟是纹丝不动。

她用力一夹，这条鱼竟碎了。

这桌子上的菜竟全是用蜡制出来的模型，看得吃不得。

朱泪儿又好气，又好笑，刚想骂两声出气，忽然发现俞佩玉的脸色已变了，望着身旁一个戴帽子的人道：“阁下尊姓？”

这人一只手青筋暴露，又粗又大，手里拿着个很小巧的酒杯，放在嘴边已有很久，一直也没有喝下去，似乎对这酒味欣赏已极，所以舍不得喝，俞佩玉问他的话，他也完全不理。

朱泪儿本来就火气很大了，忍不住道：“喂，你这人是聋子么？”

她嘴里说着话，手里的筷子忽然向这人肘间穴道上一点，存心要将他拿着的这杯酒打翻，出他个洋相。

谁知这双筷子竟笔直插入这人的肉里，这人还象是全无感觉，朱泪儿又一惊，才发现这人竟也是蜡制的。

桌上的竟全都是蜡人。

朱泪儿这才怔住了，怔了半晌，冷笑道：“这里至少总有个活人吧。”

她话未说完，就发现那唯一的活人竟已不知去向，只有那又大又破的竹笠还留在桌子上。

朱泪儿倒抽了口凉气，冷笑道：“难怪这些人穿着破衣服，却戴着新帽子。”

她现在已明白这都是那人在捣鬼，故意在这些蜡人头上戴顶帽子，好教他们一时看不出这些人的真假。

她一赌气将这几人头上的帽子全掀了下来，只见一个个蜡人都是须眉宛然，活灵活现，简直就和真人差不多。

朱泪儿叹了口气，苦笑道：“无论如何，这人的手艺倒真不错。”

海东青道：“就连京城专做蜡人的‘蜡人张’只怕都比不上他。”

俞佩玉沉着脸道：“他的轻功也不差，我们这些人竟都未看见他走到哪里去了。”

铁花娘道：“难道……难道这些人全都是蜡人么？”

只见屋子内几十人都栩栩如生，但却都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俞佩玉道：“你看那人在干什么？”

铁花娘道：“在……在抚琴。”

俞佩玉道：“你可曾听到琴声？”四下静悄悄的，连一点声音也没有”

铁花娘道：“那人摆这么多蜡人在这里干什么？”

朱泪儿冷冷道：“他只怕觉得一个人太寂寞，所以叫这些蜡人来陪他。”

她忽又一笑，道：“但无论如何，蜡人总比真人好得多。”

铁花娘道：“为……为什么”

朱泪儿道：“至少蜡人总不会向我们出手吧。”

铁花娘虽然觉得这地方忽然变得鬼气森森，但也不禁放心了些。因为她觉得朱泪儿说的话的确不错。

和蜡人在一起至少绝不会有危险。

只有俞佩玉神情却更凝重，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心事，沉声说道：“此地不可久留，我们还是快些出去。”

朱泪儿笑道：“为什么？活人既已逃了，我们难道还怕这些蜡人么？”

她笑着奔过去，又道：“你看，我打他们的耳光他们也不敢还手的。”

她一面说话，一面伸手打了个蜡人一巴掌。

这蜡人本来斜坐在椅上“看书，”挨了这一巴掌后，就倒了下来，“噗”地跌在地上，跌碎了。

朱泪儿笑道：“抱歉抱歉，你可跌疼了么？让我扶你起来吧。”

她毕竟还是小孩子，出世以来从小没有玩过泥娃娃，骤然看到这么多“大泥娃娃”，自然觉得很有趣。

只见她就好象小孩子扮“家家酒”似的，将地上的蜡人扶了起来，轻轻地在蜡人身上跌碎的地方揉着，笑道：“乖乖宝宝，你跌疼了，妈妈替你揉……”

铁花娘正看得有趣，突听朱泪儿惊呼一声，整个人都跳了起来，那蜡人一下子自高处跌落，就跌得粉碎。

俞佩玉立刻掠了过去道：“什么事？”

朱泪儿倒在他身上，指着地上已跌碎了的蜡人道：“这……这蜡人身上有骨头。”

铁花娘吃惊道：“骨头？怎会有骨头？”

话未说完，已发现跌碎的蜡人中竟赫然真的有一堆森森白骨，而且绝不是蜡制的骨头。

这竟是真的死人骨头。

俞佩玉将跌碎的蜡人拾起了几片，很仔细地看了看，他脸色立刻变了，似乎觉得马上要呕吐。

朱泪儿道：“你……你怎么样了？”

俞佩玉长长吐出口气，一字字道：“这些并不是蜡做的人，而是真人的尸体，这地道就是他们开辟出来的。”

朱泪儿失声道：“你说什么？”

俞佩玉叹道：“那人唯恐他们泄露这地道的秘密，等地道完成后，就将他们全部杀了灭口，再将蜡浇在他们身上，将他们做成蜡人。”

朱泪儿不觉身上每根寒毛都竖立了起来，道：“这就难怪，这些蜡人看来都好象活的一样了。”

海东青叹道：“我一进来就觉得奇怪，这些粗人怎会变得如此风雅？那时我们若是仔细瞧瞧，也许早就看破了他的秘密。”

朱泪儿咬着牙道：“但我们那时又怎会想到世上竟有这种残忍的疯子。”

突听一人咯咯笑道：“小姑娘，你说错了，我非但既不残忍也不疯，而且是个良心最好，最仁慈，最讲道理的人。”

大家虽然都听到了他的笑声，但谁也看不到他的人。

朱泪儿道：“你有良心？你就算有良心，也早就被狗吃了。”

那人大笑道：“我就因为他们挖得太辛苦，所以才请他们在这里好好休

息，叫他们以后永远也不必再流汗了，若不是我，他们哪里享得到这种清福？我对他们这么好，你居然还说我不是好人？”

朱泪儿人骂道：“你非但不是好人，简直不是人，只是个又疯狂，又黑心的恶魔。”

她想将那人骂出来，谁知骂了半天，那人非但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连一个字都不说了。

朱泪儿恨恨道：“这地方反正不会太大，我们去将他找出来。”

铁花娘叹了口气，道：“他不来找我们，已经很运气了，你还想去找他？”

俞佩玉忽然向海东青一笑道：“到了这时，你还不肯将谜底揭开么？”

海东青怔了怔道：“谜底？什么谜底？”

俞佩玉道：“我实在想不出阁下兄弟两人为何要将我们诱到这里来？”

海东青道：“你……你在说什么？我为何要将你们诱到这里来？我根本没有来过这地方，更不认得这疯子。”

俞佩玉道：“海兄也许真的未到过此处，但这位老先生，海兄却自然认得的。”

海东青着急道：“我怎会认得他？我……我为何要骗你？”

俞佩玉叹了口气，道：“我也不知道海兄为何要骗我，海兄方才在地道中说的那故事……那‘东郭先生’的故事，我本来句句都信以为真，但现在却不能不有些怀疑了。”

海东青道：“为什么？”

俞佩玉道：“他为了这条地道，不惜将这么多人都杀死灭口，这地道的秘密关系自然十分重大，是么？”

海东青道：“不错。”

俞佩玉道：“既然如此，他为何要在地道的入口处盖幢空屋子？荒山之中若有幢空屋子，岂非分外引人注目。”

海东青又怔了怔，道：“也许……也许那屋子并不是空的。”

俞佩玉道：“不错，那屋子绝不是空的，但里面的人呢？”

海东青道：“也许已经被杨子江杀了。”

俞佩玉笑了笑，道：“杨兄难道会因为要抢一幢屋子，而无故杀死许多无辜的人么？”

海东青道：“这……”

俞佩玉道：“何况，他既令那些人在屋子里看守，必定和他们有联络，杨兄杀了他们，他又怎会不知道？他既然知道，又怎会让杨兄在那里住下去？”

海东青道：“俞兄你的意思是……”

俞佩玉道：“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杨兄和这位老先生必定早有联络，他叫我们走入这地道来，也是早就有安排的。”

海东青变色道：“他为何要这样做？为何没有告诉我？”

俞佩玉瞪着他，道：“海兄真不知道？”

海东青道：“我毫不知情。”

俞佩玉道：“那么，海兄为何要将姬灵风姑娘送到这里来？”

海东青道：“你……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俞佩玉道：“我本来就在奇怪，海兄拿住姬灵风是为了什么？我知道两位准备将郭翩仙和钟静交给百花门，来讨好海棠大人，但却始终想不出两位

准备将姬灵风送给谁？直到现在才算明白了。”

海东青道：“明白了？明白了什么？”

俞佩玉道：“海兄拿住姬灵风为的就是要送给这位老先生的。”

海东青道：“我为何要送给他？他要姬灵风干什么？”

俞佩玉笑了笑，道：“也许是为了要做蜡人，也许还有别的缘故，找想海兄总该比我清楚得多。”

海东青长长叹了口气，道：“我虽不知道有什么缘故，但却知道你一定想错了，我和这件事根本全无关系，俞兄你若不相信，我只有……”

突听一声惊呼，呼声竟是朱泪儿和铁花娘发出来的。

俞佩玉大惊回顾，就发现她们赫然已被两个蜡人“抱在”怀里。

朱泪儿的脸色吓黄了，嘶声道：“这些蜡人不是死尸，是活的。”

铁花娘嘴唇发抖，几乎已骇晕了过去。

只听那蜡人道：“你们若还想要她们活着，就站在那里，一动都不要动。”

他嘴里说着话，脸上就有层薄薄的蜡一片片剥落下来。

俞佩玉就站着不动，连话都不说。

海东青却忍不住道：“你们想怎样？”

他这句话其实问得很多余，很可笑，但任何人到了情急的时候，都常常会说出很无聊的话来。

就在这时，只见远处两个正在下棋的“蜡人”也忽然动了，身子一闪，就向他们飞扑过来抱住朱泪儿的那“蜡人”道：“你们无论谁动一动，这两个女人就没命了。”

朱泪儿嘶声道：“不要管我，他们不敢杀我的。”

俞佩玉叹了口气，这口气还没有完全叹出来，他的人已被两条很有力的手臂抱着，接着就被人点了六七处穴道。

朱泪儿又惊呼了一声，嘎声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了我……”

话未说完，她眼泪已落了下来。

只听一人咯咯笑道：“小姑娘你现在总该知道蜡人并不比真人好了吧，其实他们有时候比真人还危险得多。”

刺耳的笑声，方才那穿黑袍子的老人又走了出来，只不过头上戴的已不是竹笠，而是顶形状很奇怪的高帽子。

他的人本就很矮，这顶帽子又特高，骤眼望去，只觉帽子似乎比人还高，那模样实在又滑稽，又可笑。

但此时此刻，又有谁还能笑得出来。

朱泪儿大骂道：“你这老妖怪，你……”

她把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这老头子却象是听得很有趣，等她骂完了，才笑着道：“小姑娘，你很会哭，也很会骂人，我老头子最喜欢这种小姑娘了，等下一定将你做成一个最漂亮的蜡人，漂亮得就好象无锡泥娃娃一样。”

朱泪儿嘎声道：“你……你……”

她还想骂几句，怎奈心里发毛，嘴唇发干，哪里还骂得出。

老人头上的高帽子直摇，摇摇摆摆地走到俞佩玉面前，道：“小伙子，你就叫俞佩玉？”

俞佩玉道：“是。”

老人咯咯一笑，道：“我虽未见过你，但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俞佩玉忽也一笑道：“我虽未见过你，但也认得你。”

老人怔了怔，大笑道：“你若真认得我，你的本事可真不小。”

俞佩玉道：“你也不是妖怪，只不过是死尸，因为你早已死了。”

老人大笑道：“你说我是死尸？”

俞佩玉道：“不错，你虽未见过我，但我却早已见过了你。”

老人道：“你见过我？在哪里？”

俞佩玉道：“在一个坟墓里。”

朱泪儿的眼睛发直，连她都觉得俞佩玉说的话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她几乎要认为俞佩玉忽然有了毛病。

一个很正常的人绝不会说活人是死尸，更不会说自己到过坟墓里去，这简直不象是俞佩玉说的话。

谁知老人听了这些话，脸色却忽然变了，瞪了俞佩玉半晌，道：“你去过那坟墓？”

俞佩玉道：“不错，我还在里面躺了很久。”

老人道：“你是怎么出来的？”

俞佩玉笑了笑，道：“从你屁股下面走出来的。”

听到这里，非但朱泪儿认为他有毛病，铁花娘和海东青简直已认为他发了疯，因为他说的完全不象人话。

那老人的脸色却变得更可怕，忽然大声道：“乖孙女，你出来。”

她的孙女一出来，除了俞佩玉外，大家又吓了一跳，谁也想不到这老人的孙女竟是姬灵风，俞佩玉却早已看出这老人就是诈死而逃的姬苦情了，他做“蜡人”的本事不错。只听姬苦情道：“这小子说的话可是真的么？”

姬灵风道：“我不知道。”

她看来很憔悴很虚弱，但回答得却很干脆。

姬苦情道：“但他去过杀人庄，是吗？”

姬灵风道：“他若未曾去过杀人庄，我怎么会认得他，但去过杀人庄的人很多，又不止他一个。”

姬苦情笑了，拍着她的脸蛋儿，笑道：“乖孙女，对爷爷说话怎么可以这样没礼貌。”

姬灵风嘟着嘴道：“人家头昏，就想睡觉。”

她话未说完，扭头就走，居然始终也没有看俞佩玉一眼。

姬苦情摇着头，喃喃道：“这孩子已被她娘宠坏了……”

他忽又瞪着俞佩玉道：“我听说俞放鹤的儿子叫做俞佩玉，是吗？”

俞佩王道：“好象是的。”

姬苦情道：“听说他已死在杀人庄。”

姬苦情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缓缓道：“也许他并没有死，也许他到坟墓里走了一趟，又活回来了，而且还遇着个人替他将容貌改变了。”

他忽然一把揪住俞佩玉的衣襟，大声道：“也许他就是你，你就是俞放鹤的儿子。”

俞佩玉本来想不通姬灵风为何要说谎，现在才明白了，他面上虽然不动声色，掌心里不觉渗出了汗。

姬苦情说不定也是和那“俞放鹤”一路的，将俞佩玉诱来，也许为的就

是要查明两个俞佩玉是否同一人。

俞佩玉易容的秘密，只有姬灵风知道，但她并没有说出来，俞佩玉虽不知道她为了什么要替自己隐瞒，却实在感激得很。

姬苦情还瞪着他，厉声道：“你究竟是否是俞放鹤的儿子？”

俞佩玉笑了笑，道：“我是谁的儿子，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姬苦情道：“你就算承认是俞放鹤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笑道：“你为何不承认是他的儿子？”

姬苦情脸色一沉，忽又大笑道：“好，小伙子算你嘴硬，你既然不喜欢说老实话，我就索性叫你永远说不了话吧。”

这石窟比外面那洞窟明亮得多，也温暖得多，因为大铁炉里已经生起了火，火上有只大铁锅，锅里的蜡已开始融化。

姬苦情用一只长柄的铁勺在锅里缓缓搅动着，当火焰渐渐变为青色的时候，锅子里就有一阵阵热气散发出来，在氤氲的热气和闪动的火光中，他的脸看来就象是一个用青铜铸成的魔鬼面具。

他眼睛里也闪动着一种疯狂的，狂热的光芒，缓缓道：“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做成一个蜡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要注意熔蜡的时候，既要使蜡完全融化，又不可将蜡煮得太沸，一定要在蜡刚刚开始起泡的那一瞬间，就将蜡倒在人身上。”

他咯咯一笑，接着道：“那就好象广东人做油淋鸡一样，手要稳，心要细，要将蜡慢慢地浇，而且还要浇得很匀，等第一层蜡已完全凝固了之后，再开始浇第二层，只要手稍微一抖，就完全前功尽弃了。”

他悠然自得地说着，真象是一位名厨，一面在做油淋鸡，一面在食客面前夸耀着自己的手艺。

只可惜听他说话的并非食客，而是“鸡”——鸡若也有感觉，到了厨房后会是什么心情呢？

朱泪儿此刻的心情就正和鸡差不多，又愤怒，又害怕，只恨不得一嘴将这残酷的疯子啄死。

铁花娘似已怕得控制不住自己了，嘶声道：“你快杀了我吧，你为何还不动手？”

姬苦情悠然笑道：“我要做一个完好的蜡人，还有件特别注意的事，那就是切切不可先将人杀死，这样做出来的蜡人，才能有生动鲜活的神气，若先将人杀死，再浇蜡，做出来的蜡人看来就会死气沉沉的。”

铁花娘道：“你，你……”

她嘴唇发抖，喉咙象是已被堵住。

姬苦情忽然向她一笑，道：“但杨夫人你却大可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的，因为我想杨子江绝不会喜欢跟一个蜡人睡觉。”

海东青变色道：“杨子江难道真的和你串通了？”

姬苦情大笑道：“不错，他比你聪明，比你会选择朋友，他选择的朋友是拿刀的厨子，你选择的朋友都是鸡。”

海东青呆了半晌，颤声道：“杨子江，杨子江，师傅待你不薄，你为何要做出这种欺师灭祖的事，你难道将师门的规矩都忘了么？”

说着说着，他眼泪似已将夺眶而出。

朱泪儿恨恨道：“难怪他不怕灵鬼杀他了，原来他知道只要我们去，他就可以向灵鬼说明他们本是一家人了，这小贼做尽了不要脸的事，嘴里还

要说漂亮话。”

她话未说完，铁花娘已失声痛哭。

朱泪儿冷笑道：“杨夫人，你哭什么？你嫁给这样的丈夫，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铁花娘流泪道：“我……我……”

朱泪儿道：“你们无论谁，请帮帮忙，将这位杨夫人从我身旁请开吧，我已受不了她身上的臭气。”

姬苦情笑道：“你不说我倒忘了，我早已该将杨夫人请到上座的。”

铁花娘嘶声大喊道：“你们莫要动我，我不是杨子江的妻子，我情愿做蜡人，也不愿做这种人的妻子，我情愿和他们死在一起。”

姬苦情淡淡道：“无论谁到了这里，死活已由不得他自己了。”

海东青望着俞佩玉，黯然道：“俞兄，我看错了杨子江，我……我对不起你。”

俞佩玉道：“这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错，海兄，你……你何必难受。”

海东青长叹道：“无论如何，他总是我的兄弟，我……”

突听姬苦情大声道：“快，快开炉门，再将锅吊高些，现在火候正恰到好处。”

勺子里的蜡还在冒着气。

姬苦情笑道：“第一勺蜡倒在身上会有些疼的，俞公子你最好忍耐些，但两三勺浇过去之后，你就会慢慢不觉得疼了。”

他将蜡缓缓倒在一块木板上，看着蜡汁在木板上凝固，喃喃道：“嗯，现在果然是恰到好处……快将俞公子的衣服脱下来。”

朱泪儿大呼道：“你为何不先由我开始……”

姬苦情笑道：“迟早都要轮到你的，你急什么？”

朱泪儿嚷声道：“求求你，先由我开始吧，我死也感激你。”

姬苦情笑道：“但你难道喜欢先在他们面前脱光衣服？”

朱泪儿怔了怔，失声哭了起来。

铁花娘嘶声道：“你先向我下手吧，我……我不怕……”。

姬苦情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说道：“你的身材的确不错，我想他们也喜欢我先向你下手的，死前能看到你这样的美人儿脱光衣服，也总算眼福不错。”

他忽又叹了口气道：“只可惜你是杨子江的老婆，可惜，可惜……”

海东青厉声道：“你这畜生，老畜生，你简直连半分人性都没有。”

姬苦情笑到：“你可是想故意激怒我，要我先向你下手？”

海东青吼道：“你有胆子向我下手么？”

姬苦情大笑道：“好，好，你们都很有义气，也很够朋友，居然都抢着要先死，我索性成全了你们吧。”

他狞笑着道：“把这三人的衣服都脱光，让他们拥抱在一齐，我要将他们三个人做成一个很特别的蜡人，让别人一眼就可看出他们是朋友。”

海东青和朱泪儿同时大叫了起来，朱泪儿虽也屡经险难，但直到今日，才真正尝到恐惧的滋味。

俞佩玉虽然闭口无言，心里却更愤怒，更悲伤，他想不出老天为何一定要使他的遭遇如此悲惨。

早知如此，他还不如死在桑二郎手里了，桑二郎虽也是个残酷淫猥的疯

子，但比姬苦情还好些。

他还想不出如此疯狂淫猥的主意。

突然间，一个人从外面飞了进来，手舞足蹈，就好象一个被人凌空吊起来的傀儡，来势却极快。

姬苦情变色道：“谁？”

“谁”字刚问出来，这人已不偏不倚，落在那个盛煮沸热蜡汁的大铁锅里，发出一声令以心惊胆悸的惨呼。

锅里的蜡汁飞溅而出，有一点溅到了朱泪儿身上，虽只一点，朱泪儿已觉得痛彻心腑。

就在这时，外面又有个人直飞了起来，也是手舞足蹈，又“砰”地跌入铁锅里，第一声惨呼未绝，第二声惨呼又起。

整个铁锅却往炉子上倒翻了下来，蜡汁倒得满地都是，姬苦情身子立刻飞掠而起，怒吼道：“是什么人？”

吼声中，又有第三个人飞入，向姬苦情直撞了过来，姬苦情身形一闪，居然凌空移开了两尺。

但这时第四、第五个人已同时飞入，迎面撞向姬苦情，他轻功纵然有惊世骇俗的造诣，这次也闪避不开了。

要知轻功的身法，全凭一口真气，提起身子凌空后，就再无借力换气之处，能凭空闪变一次，已难如登天。

只听“砰”的一声，姬苦情凌空挥拳，将飞进来的两个人都震了回去，但他自己也被震落，几乎撞上了石壁。

朱泪儿又惊又喜，到这时才看清从外面飞进来的五个人，竟都是姬苦情手下的“假蜡人。”

她刚才吃过这些“蜡人”的亏，虽然是被暗算，但这些人的武功也实在不弱，出手更快。

此刻这五人竟在一刹那间就被人象抛球般地抛了进来，而且，显然毫无抵抗之力，来的那人武功之高，也可想而知了。

姬苦情脸色发青，瞪着俞佩玉道：“想不到你还约了帮手来，看来你的朋友倒不少。”

只听一人道：“我并不认得他，我和你倒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这声音轻妙柔美，玉润珠圆，朱泪儿和铁花娘两人一个是销魂宫主的女儿，丽质天生，一个是“琼花三娘子”，邪视媚行，自然都知道动听的语声也是一种对付男人的武器，她们的声音本已动人了。

但和这声音一比，她们两人就只能闭上嘴。

只不过这声音虽好听，说的话却如一桶冷水往朱泪儿的头上倒了下来，她的心又凉了。

来的这人原来也是姬苦情的朋友。

只有海东青面上却显出狂喜，悄声道：“家师到了，我们有救了。”

朱泪儿怔了怔，道：“你师傅是女人？”

海东青没有回答这句话，也用不着回答了，只因这时已有个黑衣妇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面上也蒙着层面纱，朱泪儿虽然瞧不见她的容貌，但也不知怎的，却觉得这妇人必定是人间的绝色。

朱泪儿从来也未见过风姿如此优美的女人。

黑衣妇人似乎走得很慢，但突然就走了进来，谁也未看清她脚步如何移动，是如何走进来的。

她穿着件黑色长袍，长可及地，只露出一双黑色的鞋尖，她手上也戴着双黑丝的手套。

朱泪儿虽然看到了她，其实却等于没有看到她，只不过看到她穿的衣履而已，但心里已觉得说不出的舒服，仿佛她就算站在那里不动，也能给人一种舒服宁静的感觉，令人如饮醇醒，醺然自醉。

姬苦情似已看得呆住了，过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道：“原来是你。”

黑衣妇人道：“你想不到？”

姬苦情又叹了口气，苦笑道：“我以为你早就死了。”

黑衣妇人似乎笑了笑，缓缓向姬苦情走了过去。

这洞窟鬼气森森，地上又是蜡汁，又是死尸，但她的风姿却象是走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

她面对的虽是个又残酷、又可怕的疯子，但她的风姿却象是华清池浴罢，着新罗衫去朝见至尊。

谁也看不出她会是武功绝顶的异人奇侠，更看不出她就在方才那一刹那间已杀了五个人。

姬苦情额上却已渗出了冷汗，勉强笑道：“十几年不见，一来你就要跟我打架？”

黑衣妇人道：“我并无此意。”

姬苦情象是松了口气，道：“那么你还是请让远些吧，你一走近我，我就会心跳。”

黑衣妇人道：“你本无心，怎会心跳。”

她走得虽慢，却未停顿。

姬苦情嘴里似已发干，嘎声道：“你究竟想怎样？”

黑衣妇人没有回答这句话，却道：“你今年已有七十二了吧？”

姬苦情道：“你……你记得真清楚。”

黑衣妇人悠悠道：“无论谁活到七十二岁，都已该活够了，是么？”

姬苦情擦了擦汗，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黑衣妇人道：“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

姬苦情苦笑道：“数十年来，又有谁明白过你的意思？”

黑衣妇人轻轻叹息了一声，道：“我希望你莫要逼我出手。”

姬苦情面色骤变，忽然仰面大笑道：“你难道要我一见了你就自杀不成。”

他虽然是在笑，这笑声却比哭还难听。

但也就在这时，他已飞扑而起，他枯瘦矮小的身子看来已不是个人，而是一只凶恶敏捷的食人鹰。

黑衣妇人仍静静地站在那里，假如姬苦情是鹰，她简直就是条狼，等到姬苦情扑过来时，她衣袖才轻飘飘地挥起。

谁也看不出这片轻飘飘的衣袖能挡得住姬苦情这一击之力，只听一声惨呼，姬苦情的身子突然飞起三丈，“砰”地撞上石壁，再沿着石壁滑下，苍白的脸上充满了惊怖痛苦之色，一双眼睛尺死鱼般凸了出来，瞬也不瞬地瞪着黑衣妇人，嘎声道：“罡气……”

两个字刚说出口，鲜血已箭一般喷了出来。

黑衣妇人淡淡道：“不错，这正是先天罡气，你总算很有眼光。”

姬苦情忽然疯狂般大笑起来，狂笑着道：“好，好，先天罡气，天下无敌，我死得总算不冤。”

他大叫大笑，手舞足蹈，就象是变成了个疯子。

只见一点点鲜血随着他的笑声四面溅出，等到这句话说完，血已枯竭，笑声也戛然而止，只剩下喉咙里还在“咕咕”直响，朱泪儿虽然对这入深恶痛绝，此刻也不禁闭起眼睛，不忍再看。

“先天罡气”这四字俞佩玉是听说过的，但他一直都以为这不过只是江湖传说中的神话，就象是“以气驭剑”、“传音入密”这些功夫一样，古代纵或有之，此时也早已绝传。

他从未想到自己竟真的能亲眼见到这种功夫的威力。

只见姬苦情的身子已倒卧在血泊中，起先还象只青蛙般在“咕咕”地喘着气，过了半晌，身子突又向上弹起了两尺，再落下时便动也不动了。

黑衣妇人这时才转过头来，望着俞佩玉。

她的目光仍是那么平静，但却能穿透黑纱，穿透血肉，直透入俞佩玉心底，俞佩玉竟不由自主垂下头去。

黑衣妇人忽然道：“你就是俞佩玉俞公子？”

她居然也知道俞佩玉的名字，而且对他如此客气，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觉得受宠若惊，暗中窃喜不已。

但俞佩玉却只觉得有些害怕——他想不到自己竟已如此有名了，他知道有名并不是件可喜的事。

“名气”就象是件华贵的外衣，虽能使一个人看来光彩得多，但其代价却往往是很可怕的。

海东青见他仿佛呆住了，忍不住道：“俞兄，家师在跟你说话。”

俞佩玉这才定了定神，道：“不敢，在下正是俞佩玉。”

黑衣妇人道：“好，你跟我来。”

她长袍轻拂，俞佩玉、海东青、朱泪儿三人如沐春风，穴道竟已在不知不觉中被解开。

海东青伏地道：“弟子……”

黑衣妇人道：“你和杨子江的事我都已知道，用不着再说了。”

她轻轻一转身，人已到了门外。

朱泪儿突然紧紧拉住了俞佩玉的手，悄声道：“你要跟她走？”

俞佩玉只觉她的小手在轻轻颤抖，心里忍不住生出一缕柔精，柔声道：“你自然也跟我一齐走。”

朱泪儿眼睛立刻亮了，将俞佩玉的手拉得更紧，嫣然道：“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肯带着我？”

俞佩玉暗中叹了口气，道：“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突听黑衣妇人道：“但这次他却不能带着你。”

朱泪儿身子一震，松开了手，嗟声道：“为什么？”

黑衣妇人道：“因为我说的。”

朱泪儿跳了起来，大叫道：“你凭什么要拆散我们？你……你……你虽救了我们的命，但若不是你徒弟害人，我们也不会到这里。”

她语声哽咽，眼泪又流了下来，顿足道：“你救我本是应该的，凭什么

作威作福。”

海东青脸色变了，伏地道：“她还是个孩子，不懂事，求你老人家莫要怪她。”

朱泪儿用力一甩头发，忍住眼泪，大声道：“你用不着为我求情，我不怕，她杀了我，我也不怕，杀了我，我也要俞佩玉在一起。”

她又拉起了俞佩玉的手，道：“你自己说的，无论到哪里都带着我的，你……你难道又要反悔不成？”

俞佩玉沉默着，温柔地替她擦干了眼泪，忽然转身面对黑衣妇人，道：“我已答应过她，也答应过她的三叔，我绝不能抛下她。”

黑衣妇人冷冷道：“你若连这点儿女之情都抛不下，还能成什么大事？”

俞佩玉一字字道：“我若连这件事都不能守信又何以为人。”

黑衣妇人凝注着他，目光中似乎渐渐露出一丝暖意，缓缓道：“好，很好，你是个好孩子……”

她飘飘掠到朱泪儿面前，缓缓抬起了手。

俞佩玉和海东青的呼吸都几乎停顿，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这只手一落，朱泪儿的头颅便要粉碎。

只听黑衣妇人道：“你舍不得离开他？”

朱泪儿咬着牙，瞪着她，道：“无论谁若要我离开他，除非先要我的命。”

俞佩玉望着黑衣妇人的手，连心跳都几乎停止。

黑衣妇人的手已落了下来，却只是轻抚着朱泪儿的头发，柔声道：“你也是个好孩子，但你若真的喜欢他，就不能拖累了他，就应该让他一个人去好好做事。”

朱泪儿怔了怔，忽然以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黑衣妇人道：“我并不是要他抛下你，只不过要你们暂时分开一些时候，你们反正都年轻，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哩。”

朱泪儿跺了跺脚，嗔声道：“好，你不用说了，我走，我一个人走她以手掩面，痛哭着奔了出去。”

但俞佩玉已赶过去拉住了她，道：“你……你要到哪里去？”

朱泪儿咬着嘴唇，跺脚道：“你也用不着管我，我自然有我去的地方。”她虽然勉强忍耐着，但眼泪还是不停地落下。

天地虽大，却又有哪里是她的去处？

黑衣妇人居然也叹息了一声道：“东青，你带她回山去，我会叫俞公子去找她的。”

海东青似乎又惊又喜，道：“你老人家难道想收个女弟子了么？”

黑衣妇人似也笑了笑，悠然道：“她本就是个好孩子。”

天高气爽，艳阳高照，虽已秋深，却如春暖。

俞佩玉多日来第一次感觉到阳光的可爱。

现在，一切事都有了转机，朱泪儿也有了希望，站在这温暖的阳光下，他几乎忍不住要放声高歌起来。

唯一的遗憾是，他并没有找到郭翩仙和钟静，也没有找到姬灵风，想必是姬灵风也将他们带走了。

他始终都无法猜到姬灵风为何要在姬苦情面前为他隐瞒，也猜不透她为

何要悄悄将郭翩仙和钟静带走。

但比起那些愉快的事来，这点遗憾又算得了什么？

只听黑衣妇人道：“杨子江虽是个不肖的叛徒，但有些事他并没有说谎，那时海东青还在他旁边，他也不敢说谎。”

俞佩玉道：“姬苦情难道就是那‘东郭先生’？”

黑衣妇人道：“不是，姬苦情也只不过是‘东郭先生’手下的一个傀儡而已，无论武功，狡猾，凶狠，姬苦情都比不上东郭先生之万一。”

俞佩玉忍不住道：“前辈你……”

黑衣妇人叹了口气，道：“不瞒你说，就连我也未必是那恶魔的对手。”

俞佩玉道：“但前辈的‘先天罡气’，岂非已是天下无敌、登峰造极的武功了么？”

黑衣妇人道：“先天罡气虽然无坚不摧，但上天造物，万物相克，蜈蚣虽毒，雄鸡却是它的克星，先天罡气虽强，也并非真的能无敌于天下。”

她又叹息了一声，道：“东郭先生为了对付我，这些年来已练成一种专门克制先天罡气的武功，否则他又怎敢复出为恶？”

俞佩玉动容道：“那是什么功夫？”

黑衣妇人道：“当今天下的确已没有人能是他的对手，能除去他的人，世上也许只有一个。”

俞佩玉道：“谁？”

黑衣妇人道：“你！”

俞佩玉怔住了，讷讷道：“但弟子……弟子……”

黑衣妇人道：“若论武功，你自然万万不是他的对手，但你城府极深，定力过人，有许多非常人能及的长处。”

俞佩玉道：“可是……”

黑衣妇人又打断了他的话，道：“你可知道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么？”

俞佩玉道：“略知一二。”

黑衣妇人道：“若论剑术，荆轲实不及当世名剑客‘盖聂’之万一，但燕太子丹却认为要杀秦王，唯有荆轲，你可知道其道理何在？”

俞佩玉道：“那是因为荆轲有不惜舍身成仁，与暴秦同归于尽的勇气。”

黑衣妇人道：“你错了。”

她接着沉声道：“秦王暴政，苛毒于虎，民间怨声载道，欲得秦王首级而甘心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当时在燕国的勇士也有很多，高渐离，宋意，武平，秦舞阳，可说无一不是重承诺，轻生死的侠客，太子丹为何独重荆轲？”

俞佩玉沉默着，没有说话。

黑衣妇人道：“那只因荆轲也是位城府极深的人，可以说得上是，泰山崩于面前而色不变，以秦王当时威仪之隆，任何人一入秦宫，都难免胆寒股栗，但荆轲却可高步上金殿，连秦王那样的枭雄人物都看不出他心怀不轨，这才是他非常人能及的长处，也正是燕太子丹看重他的地方。”

俞佩玉又沉默了很久，道：“前辈是要弟子去谋刺东郭先生？”

黑衣妇人道：“暗箭伤人，有失江湖规矩，但事急从权，对他那样的恶魔，又何必再斤斤计较于小节。”

俞佩玉道：“只不过……荆轲到最后还是功败垂成了。”

黑衣妇人道：“荆何虽功败垂成，你的机会却比他好得多。”

俞佩玉道：“怎见得？”

黑衣妇人道：“秦宫甲士千百，东郭先生却一向独来独往，此其一；荆轲不精技击，你却已可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此其二……”她凝注着俞佩玉，沉声接着道：“最重要的是，秦王对荆轲始终都有警戒之心，东郭先生对你却绝不会有丝毫防范之意。”

俞佩玉道：“为什么？”

他很快地接着又道：“荆轲至少还有督亢之图和樊于期的首级以取信于秦王，弟子却一无所有，又何以取信于东郭先生。”

黑衣妇人笑了笑，道：“你自然有取信东郭之物，只不过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俞佩玉道：“前辈明教。”

黑衣妇人道：“销魂宫主所埋藏之物，是否已落于你手。”

俞佩玉不敢隐瞒，道：“是。”

黑衣妇人目光灼灼，道：“那其中是否有块竹牌？”

这位武林异人竟似有无所不能的力量，无所不知的神通，无论谁在她面前，要说谎都困难得很。

俞佩玉道：“是。”

黑衣妇人道：“竹牌是否还在你身上？”

俞佩玉道：“侥幸未失去。”

黑衣妇人道：“那只不过是块很普通的竹牌而已，但在很多人眼中，却是万金不易的无价之宝，你可知道它的价值何在？”

俞佩玉道：“这也正是弟子百思不解之处。”

黑衣妇人道：“只因这块竹牌就是东郭先生的信物。”

俞佩玉道：“信物？”

黑衣妇人道：“无论谁得到这块竹牌，就立刻变成了东郭先生的大恩人，无论要他做多困难的事，他都绝不会推却。”

俞佩玉道：“为什么？”

黑衣妇人道：“此人虽然凶狠残酷，但却极为自负，绝不肯受人点水之恩，也绝不肯欠别人的债，怎奈三十年前，他却偏偏受了一个人的大恩，这人又偏偏无求于他，他刻竹为牌，送给这人作为报恩的信物。见牌如见人……”

俞佩玉道：“这意思我已懂了，但这人是谁呢？”

黑衣妇人道：“这人无论是谁都已无关紧要，因为他已死了，最主要的是，这块竹牌现在已到了你手上，东郭先生既然说过‘见牌如见人’这句话，你就是他的恩人，你无论要他做什么，他都绝不会拒绝的。”

她淡淡接着道：“因为我早已说过，他为人极自负，说出来的话永无更改。”

俞佩玉沉吟道：“前辈的意思，难道是要我拿了这块竹牌，去叫他砍下自己的脑袋？”

黑衣妇人笑了笑，道：“他就算不肯食言自肥，但你若去叫他拿自己的脑袋来报恩，他还是不会答应的，若是在三十年前，也许还有这种可能，但一个人年纪越大，越活不长的时候，反而会越觉得自己的性命可贵。”

俞佩玉道：“那么，前辈的意思是……”

黑衣妇人道：“你拿了这块竹牌去见他，先要他将‘无相神功’传授给你。”

俞佩玉道：“然后呢？”

黑衣妇人道：“要学‘无相神功’，绝不是三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事，在学功夫的这段时间，你和他接触的机会一定很多。”

俞佩玉道：“嗯。”

黑衣妇人道：“大恩未报，乃是他平生最大的遗憾，你此去虽然有求于他，却也可说是替他了却了这段心愿，他一定会觉得很欢喜，既不会盘问你的来历，也绝不会对你存警戒之心，常言道：老虎也有眨眼的时候。你时时刻刻跟在他身旁，还怕没有下手杀人的机会？”

俞佩玉道：“可是……”

可是黑衣妇人不让他说话，沉声道：“你既已知道他的阴谋，为何还有这么多顾忌？你难道不想替江湖除此大害？你难道不想为自己复仇？”

俞佩玉动容道：“弟子的身世，前辈难道已经知道了？”

黑衣妇人淡淡一笑道：“你可知道为你改变容貌的人是谁么？”

俞佩玉黯然道：“弟子身受他老人家的大恩，却连他老人家的姓名都不知道。”

黑衣妇人道：“他本身也有很深的隐痛，足以早已隐姓埋名，但我却可以告诉你，他就是我平生最好的朋友。东郭先生多年来都不敢妄动，就是为了对我们两个人还有些畏惧之心，只因他纵然练成了‘无相神功’，但我们两人若是联手对付他，还是可以将他置之于死地……只可惜……只可惜……”

她声音渐渐低弱，变为叹息。

俞佩玉耸然道：“只可惜什么？难道他老人家已……”

黑衣妇人胸膛起伏，沉默了许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黯然道：“他只怕已遭了东郭的毒手。”

她很快地接着道：“这件事我虽还不能证实，但东郭若非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又怎敢复出为恶？就因为他死了，东郭的胆子才大了。”

俞佩玉咬着牙，忽然道：“前辈的吩咐，弟子无不从命，只不过，这‘东郭先生’行踪既然十分诡秘，弟子怎能找得到他呢？”

黑衣妇人道：“你自然找不到他，但却可叫 he 来找你。”

俞佩玉道：“前辈是否要弟子扬言出去，说出报恩竹牌已落在我手里？”

第三十七章 阎王债册

黑衣妇人点头道：“不错，那东郭先生只要听到‘报恩牌’已落在你手中的消息，一定会不远千里而来找你的。”

俞佩玉道：“可是，‘见牌如见人’的意思也就是‘认牌不认人’，弟子还未将竹牌交给他时，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将这块竹牌夺去。”

黑衣妇人道：“但又有谁能从你手上将这块竹牌抢走呢？”

俞佩玉苦笑道：“弟子倒也并非妄自菲薄，但江湖中的能人的确太多。”

黑衣妇人道：“这话倒也不错，以你现在的武功，天下至少还有十三个人能胜过你，也许还不止此数，这些人虽已大多退隐林下，听到这消息，也必定还是会心动的，有些人纵然不至于动手明抢，但暗中还是免不了会来打你的主意。”

她不等俞佩玉说话，忽又一笑，接着道：“但你既已有了销魂宫主的‘阎王债’，又何必再怕这些人呢？”

俞佩玉道：“阎王债？”

黑衣妇人道：“你既已有了报恩牌，怎会没有阎王债？”

俞佩玉恍然，道：“前辈说的可是那本帐簿？”

黑衣妇人道：“不错。”她徐徐接着道，“人非圣贤，焉能无过？一个人活了几十年下来，多多少少都做过几件亏心事的，尤其是那些成了大名的人，别人只看到光彩的一面，只看到他们高高在上，耀武扬威，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来做垫脚石才能爬得这么高的。”

俞佩玉长叹了一口气，他也知道成名的路并不是条好走的路，要想走到终点，也不知要跨过多少人的尸骨。

黑衣妇人道：“譬如说，洪胜奇能做到凤尾帮主，就因为他先陷害了他的大师兄，再毒死了他的师傅，这件秘密后来虽终于被人揭破，但在未揭破时，江湖中人还不是都认为洪胜奇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

俞佩玉叹息无语。

黑衣妇人道：“这件秘密被人揭破，只能怪洪胜奇的运气不好，因为，江湖中象这种事也不知有多少，只不过没有人知道而已。”

俞佩玉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做了亏心事，迟早总有人知道的。”

黑衣妇人道：“不错，无论什么秘密，总有人知道的，普天之下，知道这种秘密最多的人就是销魂宫主。”

俞佩玉道：“哦？”

黑衣妇人道：“销魂宫颠倒众生，阅人无数，而男人最不能保守秘密的时候，就是躺在一张很柔软的床上的时候。”

她这话说得虽很含蓄，但无论任何人都还是可以听得懂。当一个很美丽的人和你睡在一张床上，一双很美丽的眼睛在枕畔望着你的时候，你若还能为自己保守秘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若还能为别人保守秘密，你简直就可算是个圣人。

这世上圣人毕竟不多。

黑衣妇人道：“销魂宫主辗转自很多人口中听到很多秘密，她就将这些秘密全都写在你得到的那本帐簿上，她是个很聪明的人，对每件事的价值都知道得很清楚，她要等这件事价值最高时再来使用它，所以她一直将帐簿藏

着，一点也不着急，因为迟早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俞佩玉叹道：“但她却始终没有用着。”

黑衣妇人道：“那是因为她后来忽然变得愚蠢起来了。”

俞佩玉道：“愚蠢。”

黑衣妇人道：“不错，愚蠢。”

她缓缓接道：“世上有两种最愚蠢的人，第一种是爱上了少女的老人，这种人本来也许很有智慧，而且饱经世故，但却往往会被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骗得团团乱转，这种人虽可怜却没有人会同情他，因为这是他自作自受。”

俞佩玉只有苦笑，他也知道“一树梨花压海棠”并不是喜事，往往是悲剧，有时甚至是笑话。

黑衣妇人道：“第二种最愚蠢的人，就是痴情的少女，无论她平时多聪明，只要一变得痴情，就立刻会变得愚蠢的。她爱上的明明是个恶徒、强盗，但在她眼中，却是世上最忠实、最可爱的人，他就算告诉她雪是黑的，墨是白的，她也相信。”

俞玉想起钟静，又不禁为之叹息。

黑衣妇人道：“但销魂宫主后来却变得比这两种人都愚蠢得多，她不但变得很痴情，而且爱的又是个比她小几十岁的小畜生，这件事你想必已知道了。”

俞佩玉叹道：“朱宫主为了此人，既已不惜牺牲一切，自然不愿再以隐私之事来要挟他的父亲，等到后来她看出他们是人面兽心，再想用也来不及了。”

黑衣妇人道：“正是如此，但以你的智慧，若能将这本帐好好利用，必定能做出很多惊人的事，更不必怕别人来动你一根毫发了。”

俞佩玉道：“可是……”

黑衣妇人截口道：“你不必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之本身，并无善恶，只看用它的人是存何居心罢了，这道理你更不能不明白。”

俞佩玉垂首道：“是。”

黑衣妇人这才笑了笑：“很好，我言尽于此，你去吧，等你成功之日，也就是我们再见之时，到了那时，你所有的心愿我都可助你达成。”

俞佩玉的身影终于消失在远方，黑衣妇人却始终站着没有动，日色已渐渐西沉，苍茫的暮色终于笼罩了大地。

在暮色中看来，她仿佛忽然变得很阴森，很诡秘。

她仿佛有两种身份，在白天，她是人。

但一到晚上，她就变成了黑暗的幽灵。

这时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人的鬼魂。

姬苦情的“鬼魂”。

他衣服上仍带着斑斑血迹，但一张脸已洗得干干净净，一双发亮的眼睛里，闪动着诡橘的笑意，咯咯笑道：“你今天的话说得可真不少。”

黑衣妇人淡淡道：“要少些麻烦，又何妨多说几句话？”

姬苦情道：“杀了他岂非更没有麻烦么？”

黑衣妇人摇了摇头，道：“你不懂得……”

姬苦情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的确不懂你为什么要我装死，为什么放

了他？”

黑衣妇人道：“因为我只有用这种法子，才能让他自动说出许多事。”

姬苦情道：“他说了吗？”

黑衣妇人道：“他已承认他就是俞放鹤的儿子，而且我猜得也不错，的确是那老狗为他易过容，这两件事我一直无法确定……”

姬苦情道：“我只希望你莫要做错。”

黑衣妇人冷冷道：“我几时做错过一件事？”

她忽然后退了半步，道：“你身上是什么血？为何不换件衣服。”

姬苦情笑了，道：“你也认为这真是血？看来我的本事已越来越大了。”

黑衣妇人也笑了，道：“你的本事本来就不小。”

姬苦情道：“你那徒弟呢？”

黑衣妇人道：“海东青？”

姬苦情道：“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黑衣妇人一字字道：“要成大事，知道内情的人总是越少越好。”

姬苦情道：“杨子江呢？”

黑衣妇人悠然道：“要成大事，总得找几个人来做替罪羔羊的。”

秋天已不知不觉过去，风中的寒意已渐重。

这些天来俞佩玉可说没有一天不是在紧张中渡过，每天总有些不可预料的事发生，一次接着一次，一次比一次危险，使他觉得每天都可能是他活着的最后一天，直到现在，他才真喘了口气。

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模样是多么狼狈，身上穿的也还是很单薄的衣服，早就该换了，更应该好好洗个热水澡。

既然还没有死，就得好好地活下去。

他想找个舒服的地方，先洗个澡，刮刮脸，再换套干净的衣服，想到泡在热水里的滋味，他全身都痒了起来。

只可惜他身上已只剩下几文钱了，一个人只有在连性命都保不住时，才会忘记金钱的价值。

黄昏前，俞佩玉已走到个小镇，用两文钱买了包火种，四文钱吃了两碗担担面，走出小镇时，他已囊空如洗。

但是他心里却很兴奋——名人的秘密，往往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事，喜欢刺探别人的隐私，本是人类的劣根性。

俞佩玉在小镇外找了个偏僻的避风处，生起了一堆火，被火焰一“洗”，帐簿上的字迹就渐渐现了出来。

帐簿上的名字果然全都是声名赫赫之辈，大多数人的名字俞佩玉都听说过，其中包括有：“不夜城主东方大明、李天王、胡姥姥、怒真人、飞驼乙昆、神龙剑客……”

除了这些号称“十大高手”的名字之外，黄池大会中十三派掌门人的名字也大多都在其中。

最令俞佩玉怵目惊心的，还是姬苦情、凤三和俞放鹤这三人的名字，尤其看到俞放鹤这三字时，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父亲一生正直，淡泊名利，又怎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

他不敢看，也不敢相信。

看到“凤三”两字时，他也跳了过去，凤三是他的兄长，是他的好友，就算犯了些过错，他也不愿知道。

但他却没有错过“姬苦情”，在姬苦情的名字下只写着四个字：“兄妹乱伦。”

俞佩玉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世上竟真有这种不顾羞耻的人，这种事他简直难以相信。

但他却不得不信，因为他想到姬苦情的儿子“姬葬花”。若非兄妹乱伦，又怎会生出那种变态的侏儒？

但姬灵风和姬灵燕为什么却没有得到恶性的遗传呢？畸形的侏儒生出的子女，本也很少是正常的。

难道她们并不是姬葬花的女儿？

俞佩玉不禁又想到他在杀人庄的秘道中，所发现的那块玉佩，又想到姬夫人那神秘的情人。

那人无疑也是俞家的人。

难道那是“俞放鹤”的秘密？

俞佩玉不敢再想下去，但他也知道自己若不将这件事弄清楚，以后，时时刻刻都会忍不住要想到它的。

他不由自主翻到“俞放鹤”那一页。

他的手已在发抖，一颗心几乎已跳出腔子。

只见在“俞放鹤”的名字下写着：“兄弟阅墙，逐弟为寇，貌似君子，行实小人。”

旁边还有行小字：“漠北大盗‘一股烟’，即俞放鹤之弟，自幼被逐，流落为寇，兄称圣贤，弟为大盗，妙极。”

俞佩玉的掌心已渗出了冷汗。

他也记得小时候，曾经听过有位“二叔”，那时他的母亲还没有去世，他一问起这“二叔”，他母亲就仿佛很生气，告诉他：“二叔已经死了，死了很久。”而且还叫他以后莫要再提起。

现在他才知道“二叔”并没有死，那么，姬夫人那秘密的情人，难道就是他二叔，姬灵风姐妹难道就是他二叔的女儿，姬灵风一直掩护着他，难道就因为他们之间有种神秘的血缘关系？

俞佩玉正在沉思着，突听一阵车轮滚动声响起，一个身穿蓑衣，头戴笠帽的人推着辆独轮车自东方走了过来。

黑暗中虽看不清车上装的是什么货物，但远远就可嗅到一阵阵很浓烈的药草味，载的想必不外是药材。

蜀道崎岖，多数山路难行车马，唯有这种独轮车最为方便，深山中盛产药材，各地药商中俱多蜀人。

这一人一车可能丝毫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不会留意，但俞佩玉却觉得很可疑。

他远远听到车轮辗动的声音，就知道车上载的货物甚是沉重，而一般药材的分量却都很轻。

蜀中少雨，这人却穿着件蓑衣，他推着这么沉重的一辆车子，脚步却很轻捷，看来一点也不吃力。

普通的药商大多结帮而行，他却是孤身一人，而且此刻夜已很深，他犹在赶路。

这些都是可疑之处，只不过俞佩玉此刻并没有心情多管别人的闲事，推车的人正低着头匆匆赶路，也没有留意到他。

就在这时，突听远处又有一阵急骤的蹄声响起，一霎时象已近了很多，显见这匹马走得很快。

荒郊静夜，这蹄声听来分外刺耳，但推车的这人既没有抬头，也没有回顾，仿佛根本没有听到。

只见一匹快马急驰而来，远在三丈外，马上的人便已自鞍上飞掠而起，凌空一个翻身，飞燕投林般落在独轮车前面。

那匹马轻嘶一声，立刻收势停下，俞佩玉不由得暗中喝了声彩：“端的人是强人，马是好马。”

推车的人却似什么也没有看到，依旧低着头推他的车。

那骑士拦在道中，眼见独轮车已将撞在他身上，他却还是动也不动，当真可算是动如飞鹰，稳如山岳。

俞佩玉发现这人身材又矮又胖，就象是个圆球，背后却斜背着一柄很长的剑，模样看来有些滑稽。他的气概却很不凡，随便往哪里一站，就有一股慑人的威力，令人不敢稍存轻视之意。

俞佩玉虽然看不清他的面目，却已想到他是谁了。

推车的那人堪堪已将独轮车推到他身上，才忽然停住，说停就停，毫不勉强，那么沉重的一辆车子在他手中竟轻若无物。

那骑士这才仰面大笑道：“欧阳帮主怎地改行卖起药材来了，这倒是怪事一件。”

推车的这人竟是长江水道七二十舵的总瓢把子欧阳龙，俞佩玉在黄池会上本也见过他的，只不过他此刻蓑衣笠帽，隐去了本来面目，俞佩玉虽也觉得他有些眼熟，却想不起他是谁。

只听欧阳龙也大笑：“鱼岛主果然好眼力，佩服佩服。”

他将笠帽往头上一推，接着又道：“只不过鱼岛主为何不在南海纳福，却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难道鱼岛主放着好好的掌门人不做，也改行了么？”

俞佩玉并没有看错，这佩剑的矮胖子果然就是海南剑派的掌门人，“飞鱼剑客”鱼璇。

这两人一在江上，一在海南，此刻却在这里碰了头，这显然不会是巧合，俞佩玉暗暗奇怪。

欧阳龙车上载的究竟是什么？

他们究竟有什么图谋？

俞佩玉本就躲在石后的避风处，是以他虽然燃着堆火，他们也并没有发现，何况此刻火已渐渐熄了。

只听鱼璇道：“小弟不远千里赶到此地来，这原因帮主难道会不知道？”

欧阳龙道：“请教。”

鱼璇大笑道：“帮主是为什么来的，鱼某也就是为什么来的，帮主又何必装糊涂。”

欧阳龙沉默了半晌，突然自怀中抽出了样东西，道：“莫非岛主今年也接到了此物。”

他手上拿的只不过是张请帖，以他们的身份每天接到张请帖都不稀罕，

奇怪的是他拿着这份请帖，手竟有些发抖。

鱼璇看到这份请帖，笑容也立刻不见了，长叹道：“不错，今年我也倒了霉。”

欧阳龙打了个哈哈，道：“今年是富八太爷的七十整寿，他帖子不远千里下到海南，正显得鱼兄有身份，有地位，怎可说是倒霉呢？”

这也是俞佩玉心里奇怪之处，有人送帖子请他，正表示他交游广阔，就算他觉得路途遥远，不愿亲自去，也尽可派人送份礼去，以尽心意，就算白送了一份礼，人情总是做到了。

象他们这样的江湖大豪，又怎会吝惜于区区一份礼物。

但听欧阳龙的笑声，却似充满了幸灾乐祸之意，就好象一个人临死时忽然发现了个陪绑的。

俞佩玉实在想不通这是为了什么。

只听鱼璇干笑了两声，道：“帮主说得好，富八太爷请了我，就正觉得面上有光才是，只不过我找了两个月，却还没有找到一份礼物，帮主你看这怎么是好？”

俞佩玉更奇怪了，送礼乃是交情，只要送者拿得出手，无论礼物厚薄，对方都绝没有拒绝之理。

何况上至金银珠宝，古玩珍饰，下至糕饼喜点，衣衫绸布，莫不可以作为礼物。堂堂的飞鱼剑客，一派宗主，若说连一份礼物都找不到，这话无论说给什么人听，只怕谁也不会相信。

欧阳龙冷笑道：“鱼帮主财大势雄，江湖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若说鱼帮主连一份礼物都送不出，这岂非是天大的笑话。”

鱼璇沉默了半晌，突然道：“帮主可曾听过郑玄这人么？”

欧阳龙道：“紫沙岛郑岛主不但大名鼎鼎，而且又是鱼岛主的生死之交，在下虽然孤陋寡闻，却也曾听说过的。”

鱼璇道：“帮主可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欧阳龙似乎觉得些意外，讶然道：“郑岛主莫非已病故？”

鱼璇道：“他身子素来强，终年也听不到他一声咳嗽，又怎会病死？”

欧阳龙道：“若非病死，难道是……是被人所害？”

鱼璇道：“不错，他正是被人杀死的。”

欧阳龙道：“郑岛主掌中一双日月轮，招术据说乃得自昔年东方城主的真传，数十年来未遇敌手，又有谁能置他于死地？”

鱼璇道：“富八太爷。”

欧阳龙脸色变了变，不说话了。

鱼璇道：“富八太爷去年做寿时，帖子下到紫沙岛，郑玄搜寻了两日，才找到一株三尺高的珊瑚，他心里也颇沾沾自喜，以为这份礼纵然不能冠绝群伦，至少总可以让富八太爷觉得满意了。”

欧阳龙道：“嗯。”

鱼璇道：“他将礼物送到后，富八太爷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带他到一间屋子里，那屋里没有别的，只有珊瑚，每一株都在七尺以上。”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郑玄一看，心里就凉了，富八太爷更连寿酒都不让他喝就请他走路，临走时却又一直将他送到郊外。”

欧阳龙道：“后来呢？”

鱼璇又长叹了一声，道：“郑玄马不停蹄地赶回家里，一到家就口吐鲜

血，倒地不起，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受的伤，只记得富八太爷送他出门时，曾经抱拳向他作了一揖，他当时就仿佛觉得胸口有些发热。”

欧阳龙道：“他……他走了几天才赶回家的？”

鱼璇道：“七天，回家后吐出黑血成斗，当天晚上就不治而死了。”

欧阳龙默然半晌，脸色也很沉重，喃喃道：“好厉害的百步神拳，不但能伤人于无形，还能令人伤发于七日后，看来富八太爷的名声果然不是假的。”

鱼璇叹道：“江湖中都知道富八太爷神拳无敌，也知道若有谁送的礼不合他的意，就难免要挨上一拳，这些事正是一点也不假。”

欧阳龙望着独轮车上的包裹，没有开腔。

鱼璇道：“有郑玄前事可鉴，今年我这礼怎敢轻易送出手？一接到帖子后，我就开始找，直到今日也没有找着一份有把握令富八太爷满意的礼物，如今富八太爷的寿诞已迫在眉睫，帮主你说该怎么办呢？”

俞佩玉这才将事情弄明白了，只觉有些哭笑不得，以做寿来打秋风的人他倒听说过不少，但象这位富八太爷如此强横霸道的，倒甚是罕闻罕睹，这简直比拦路打劫的强盗还要凶得多。

他知道“百步神拳”本是少林寺的不传之秘，那么这位“富八太爷”难道是少林的俗家弟子？

欧阳龙、鱼璇，这两人也是江湖中一等高的高手，连他们都对他如此畏惧，这富八太爷的来头自然不小。

但俞佩玉一时间却想不起江湖中有这么样一个人。

只见欧阳龙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岛主此时心情之沉重，在下也很明白，只不过，在下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岛主的确是爱莫能助。”

鱼璇目光闪动，也在盯着他的独轮车，冷冷道：“如此说来，帮主莫非也未找到礼物？”

欧阳龙勉强笑道：“找是找到了一份薄礼，却不知是否能入富八太爷之目。”

鱼璇仰面大笑道：“岛主这是在说笑了。”

他忽然顿住笑，盯着欧阳龙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帮主送的这份礼，若还不能入富八太爷之目，天下还有什么东西能入他之目。”

欧阳龙面上骤然变了颜色，道：“你已知道我送的是什么？”

鱼璇悠然道：“倒也略知一二。”

欧阳龙厉声道：“你一直都在盯我的梢？”

鱼璇道：“帮主一路太太平平，走到哪里，连个拦路的小贼都未遇见过，难道这真是帮主的隐藏功夫做得到家么？”

他仰天打了个哈哈，道：“其实就算是最不开眼的小贼，也可看出这辆独轮车上装的绝不会是药材，世上只怕还没有这么重的药草。”

欧阳龙冷笑道：“就算有些不开眼的小贼要来打这辆车子的主意，我也未必能畏惧于他。”

鱼璇道：“鱼某人一路护送帮主走到这里，已不知为帮主击退了多少恶客，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笑了笑，接着道：“是以鱼某现在来求帮主打发几个赏钱，帮主总不致拒绝吧。”

欧阳龙就算是呆子，也知道他心里是想打什么主意了。

到了这时他反而沉住了气，道：“岛主莫非是想要这辆车子。”

鱼璇叹了口气，道：“说来实在有点难为情，但这也是情不得已。”

欧阳龙道：“好，我就送给你。”他忽然将独轮车往前一推，向鱼璇撞了过去。

鱼璇似已早就防备到这一着，不等独轮车撞来，身子已飞掠而起，“呛”的一声，剑已出鞘。

但见剑光如惊虹闪电，向欧阳龙刺了过去。

“飞鱼剑客”号称海南第一快剑，这一剑果然快得可怕，不但反应快，拔剑也快，出手更快。

欧阳龙一甩肩，反手一攉，身上的蓑衣已乌云般卷出，挡住了这一剑，原来他这件蓑衣乃是乌金织成，刀剑不伤，正是他仗以成名的独门兵器，这种兵器的攻势也许稍嫌呆滞，但用以防守，却是天下无双。

“呛呛呛”一声响，剑尖在蓑衣上划起了一溜火花。

欧阳龙蓑衣反卷，挟带着劲风，向鱼璇扫了过去，蓑衣下突然暴射出数十点寒星，直取鱼璇胸膛。这一招铁燕金蓑，阴毒狠辣，锐不可挡，欧阳龙自出道以来，还未见有人能避得开这一着。

谁知眼前人影一花，飞鱼剑客突然飞鱼般跃起，剑光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弧，竟到了欧阳龙身后。

这正是鱼璇威镇海南的“飞鱼式。”

欧阳龙再想回身，已来不及了。

剑光已刺入他的背脊，这水上大豪，的确不该离开水上的，蛟龙若离了水，也难免要死在陆地上。

俞佩玉实在想不到欧阳龙不出三招，就已死在鱼璇剑下。

他正不知是否该出手管这件事，欧阳龙已死了。

只见鱼璇拔出了剑，居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喃喃道：“欧阳帮主，我实在不愿杀你，但我若不杀你，自己就难免要送命，你死了也不能怪我，只能怪富八太爷……”

他一面喃喃自语，一面扶起了那辆独轮车。

突听一人道：“道上同源，见面分一半，死尸归你，车子归我。”

清朗的语声发出时还在十余丈外，但说到最后一字，这人忽然间就已到了鱼璇面前，鱼璇竟未看出他是怎么来的。

只听“叮”“叮”两声极清悦的铃铛声一响，这人就突然来了，就象是突然自地下钻出来的一样。

俞佩玉也看不到鱼璇的脸色，只觉得鱼璇一瞧见这人，身子仿佛忽然缩小了许多，连腰都挺不直了。

这人身法虽快如鬼魅，身形却极为高大，只不过背上隆起一块，竟是个驼子，俞佩玉看到鱼璇对他的畏惧之态，再看到他的模样，心里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驼铃一响，命丧当场。”

这人莫非就是和怒真人、胡姥姥、神龙剑客、樱花大蚰他们齐名的高手，“飞驼乙昆”

鱼璇果然已赔笑道：“乙真人侠驾已有十余年未履中土，今日当真是幸会得很，幸会得很……”

乙昆却连睬都不睬他，一双铜铃般的有光的眼睛，一直盯在那辆装满

了药材的独轮车上。

鱼璇拼命想用身子挡住这车，似乎恨不得能用个法子将独轮车变小，藏在自己的衣袋里。

怎奈他身材虽胖，独轮车却也不小，“飞驼”乙昆突然一伸手，将车上的药材全都抓了起来，里面就露出个铁匣子。

鱼璇目中虽已射出了怒火，却不敢去拦他这只手。

只见乙昆一攥起了这个铁匣子，打开了瞧了两眼，仰天大笑道：“很好，很好，很好……”

鱼璇干笑道：“不好，不好，不好，这只不过是几个石头人而已，连在下都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怎能入得了真人的法眼？”

乙昆咯咯笑道：“既然不好，你就送给我吧。”

鱼璇连假笑都笑不出了，吃吃道：“这……这种东西实在不成敬意，真人若是喜欢，在下改日定去请京城最有名的石匠好好雕几对白玉美人，保证要比这几个石头人好得多。”

乙昆道：“我不要别的，就喜欢这几个。”

鱼璇擦了擦汗，道：“可是……可是……”

乙昆眼睛一瞪，厉声道：“老子难得开口问人要东西，你敢给我的钉子碰？你只怕富老八的‘百步神拳’，难道就不怕我的‘追风掌’？”

鱼璇满头大汗如雨，连擦都擦不干了，垂头望自己掌中的剑，似乎想出手一搏，却又不敢出手。

乙昆冷冷一笑道：“据说你的剑很快，能做到海南剑派的掌门人，想必总是有点玩意的，来来来，你不妨刺我一剑试试，我绝不怪你。”

鱼璇咬了咬牙，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嘴里说着话，剑已刺出，这是性命交关的时候，这一剑他自然尽了全力，但见剑光一闪，已到了乙昆咽喉。

乙昆大大咧咧地站在那里，就好象将这柄杀人的剑当做纸扎的，鱼璇心里正在暗暗欢喜，只道他此刻再想闪避已太迟了。

谁知就在这时，乙昆突然电光石火般伸手一夹，鱼璇的剑快，他的出手更快，只用了两根手指，就将剑尖夹住。

鱼璇大惊之下，反手一拧，想以剑刃去划乙昆的手指，谁知剑尖被他夹住，就宛如被夹在泰山与华岳之间，鱼璇用尽全身力气，却连动都动不了，只听一声长笑，乙昆随手一抖，剑已到了他手里，再一抖，这柄百炼精钢铸成，纵不能划铁，至少也能吹毛断发的长剑竟已断成两截。

乙昆纵声笑道：“富老八的生日后天才到，明天却已是我的生日，我也学会了富老八的脾气，谁不送礼给我，我就要宰谁，这份礼你是送还是不送？你瞧着办吧。”

鱼璇面如死灰，哪里还说得出一个字。

突听一人笑道：“阁下的生日明天才到，今天却已是我的生日，这份礼不如还是送给我吧。”

笑声中，一个人悠悠然自山石中走了出来，衣裳虽穿得又破又脏，但看来却一点也没有寒酸猥琐的模样。

乙昆也吃了一惊，数十年来，他还未见到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说话的，目光在这人脸上一扫，怒道：“送给你？你是什么东西？”

这人笑了笑，道：“在下俞佩玉，人称天下第一风流剑客……”

他话未说完，乙昆已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捧腹笑道：“天下第一风流剑客？……哈哈，哈哈，我平生也见过不少脸皮厚的人，但却还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你。”

鱼璇也觉得很惊奇，很可笑，不过笑不出来而已。

走到乙昆面前时，俞佩玉才发觉这人身材的确魁伟，虽然是个驼子，却还是比俞佩玉高了半个头，打扮得非道非俗，一件道袍不及膝，笑更是声如洪钟，震得人耳朵发麻，显见此人非但出手快，内力也惊人得很，难怪堂堂的飞鱼剑客一见他也矮了半截。

但俞佩玉居然好象全未将这人在眼里，微笑道：“我也和阁下一样，谁不送礼给我，我就发脾气的。”

乙昆的笑声骤然顿住，眼睛盯着他，就好象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怪物，过了半晌，又大笑起来，道：“你发脾气，好，你就发给我瞧瞧吧。”

俞佩玉道：“好。”

“好”字出口，他脚尖忽然一挑，已挑起了地上的半截断剑，反手抄在手里，“刷”的，向乙昆刺了过去。

鱼璇倒真还未想到这少年真敢动手，只见这一剑轻飘飘的，仿佛没什么力气，而且也不太快。

事实上这一剑简直连一点章法都没有，鱼璇以为乙昆只要一伸手，就可将这一剑震飞。

谁知乙昆见到这一剑刺来，竟后退了三步，怪叫道：“好，想不到你这小子，还真有两手。”

鱼璇怔住了。

这样的剑法也能算“好”。

只见剑光流动，虽不大快，却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十余剑刺出，乙昆居然还没有反击。

鱼璇虽然是剑法的大行家，看了半天，非但看不出这剑法究竟有什么威力，连这少年用的是什么招式都未看出来。

只听乙昆连声赞道：“好，小伙子，象你这样至少勉强还可算是会使剑的，那些狗皮倒灶，一窍不通的家伙若也能算名剑客，也能做掌门人，你这‘天下第一风流剑客’八个字倒真不能算太吹牛。”

他虽未指出名字，但骂的是谁，鱼璇自然心中雪亮，嘴里虽不便反驳，心里却是一万个不服气，忍不住冷笑起来。

他自然以为乙昆不会瞧见的，谁知乙昆当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身形一闪，忽然到了他面前，道：“你笑什么？莫非还认为你的剑法比他高？”

鱼璇忍不住道：“在下的确未看出他的剑法好在哪里。”

乙昆冷笑道：“你若也能看得出他剑法好在哪里，他的剑法就不好了，正如怕牙之琴虽妙绝天下，也只有知音才能欣赏，否则岂非是对牛弹琴。”

鱼璇气得脸都红了，突然一步窜过，他似乎已忘了俞佩玉是和他站在一条线上的，竟向俞佩玉击出两拳。

俞佩玉也未想到这人竟是这种骡子脾气，见到这两拳来势汹汹，也只有反手挥出一剑。

这一剑他随手挥出，看似轻描淡写，但却如羲之兰庭，怀素狂草，随手写来，笔笔却妙到毫巅，不可方物。

鱼璇只觉他掌中半截断剑突然间就变成了一团浑圆无极的剑气，他的人

已被包围在这团剑气中，非但攻不进去，几乎连退都退不出来。

他连变几种身法，才总算脱身，肩头还是不免被剑锋扫过，虽未伤及皮肉，衣裳却被划破。

乙昆大笑几声道：“你现在已知道他剑法的好处在哪里了么？”

鱼璇面上阵青阵白，突然向俞佩玉长身一揖，道：“阁下的剑法实在比我好得多，我服了。”

乙昆大笑道：“你这人总算还有点好处，总算还肯服输认错。”

鱼璇道：“其实我也早就听说过江湖中有个和俞盟主公子同名的少年，不到三个月，已做出了好几件轰动一时的事。”

俞佩玉微笑道：“江湖中的消息传得倒真不慢。”

鱼璇道：“据说这位俞佩玉非但武功不弱，而且温文有礼，小心谨慎……”

乙昆大笑道：“依我看来，这‘温文有礼，小心谨慎’八个字，用在谁身上都无妨，只有用在他身上，却是大大的不妥。”

俞佩玉道：“哦。”

乙昆笑道：“自称‘天下第一风流剑客’的人，也能算是温文有礼么？”

俞佩玉道：“的确不能算。”

乙昆道：“你剑法虽不错，此刻却还不是我的对手。”

俞佩玉道：“不错，三百招内，我虽还不致落败，却也无法取胜。”

乙昆道：“不能胜就是败，过了三百招你必败无疑，但你却似乎抢着要和我动手，这样的人也能算是小心谨慎么？”

俞佩玉笑了笑，道：“每个人都会变的，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

乙昆道：“你好好的一个人为何要变？”

俞佩玉默然半晌，缓缓道：“只因我现在忽然想变得很有名。”

乙昆皱眉道：“人怕出名猪怕肥，这句话你难道未曾听说过？你名气越大，找你的人就越多，死得越早，这有什么好处。”

俞佩玉又笑了笑，道：“我就是要有人来找我。”

乙昆摇了摇头，道：“听我良言相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安安分分地过日子吧，我看你倒还顺眼，今天绝不伤你。”

俞佩玉道：“只要你将这匣子送给我，我立刻就走。”

乙昆目光闪动，道：“你知道这是什么？”

俞佩玉道：“不知道。”

乙昆道：“那么你要去又有何用？”

俞佩玉道：“没有用。”

乙昆也不禁怔了怔，道：“既然无用又何必要？”

俞佩玉道：“你们人人都想要，我为何不能要？”

乙昆沉下了脸，道：“原来你是存心想来找我麻烦的。”

这句话没说完，两人已交上了手。

到了这时，连鱼璇都觉得俞佩玉非但有毛病而且毛病还不小，他只望这两人打得两败俱伤，那时这铁匣子就又是他的了。

他沉住了气坐山观虎斗，过了很久，他发觉俞佩玉的剑光果然已渐渐黯淡，乙昆的掌风却越来越凌厉。

他肋下虽还夹着那铁匣子，但出手并无妨碍，由此可见，他对付俞佩玉并没有使出全力。

鱼璇实在不懂俞佩玉为何定要找死。

眼见乙昆已将得手，谁知就在这时，俞佩玉仿佛低低说了几句话，鱼璇也未听清他在说什么，只见到乙昆突然凌空一个翻身，倒掠出两丈，眼睛盯着俞佩玉，面上已无丝毫血色，身子却在发抖。

他怎么会忽然变成这样子的？

鱼璇又怔住了。

过了半晌，只听乙昆颤声道：“你……你……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会知道这件事的？”

俞佩玉静静地望着他，什么话都不说。

只见一粒粒黄豆般大小的汗珠不停地自乙昆头上落下。又过了很久，他才长长叹了口气，道：“二十九年，再过十七天就整整二十九年了，想不到这件事还有人记得，还有人知道……”

俞佩玉道：“你自己难道已将这件事忘却了么。”

乙昆黯然道：“我但望能忘却，只可惜永远忘不了。”

俞佩玉道：“连你都无法忘记，别人又怎会忘记？”

乙昆道：“可是……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人知道。”

俞佩玉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不是已知道了么。”

乙昆道：“你……你和这件事莫非有什么关系？”

俞佩玉淡淡道：“普天之下，只要稍有人心的人，都和这件事有关系。”

乙昆仰面向天，喃喃道：“我也知道这笔债迟早要还的，现在只怕已到了还债的时候。”

他忽然跺了跺脚，嘎声道：“无论你是谁，我只要你知道，乙昆并不是不肯还债的人。”

俞佩玉道：“我也不是来要债的，我只不过要你知道悔改而已。”

乙昆忽然仰天一笑，道：“我若无悔疚之心，你一说出此事，我就要杀你灭口了。”

他将肋下夹着的铁匣子放了下来，叹了口气，曼声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百年身……”

说到这里，突然反手一掌，向自己头顶拍下。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

俞佩玉反复咀嚼着这两句话，心里突然变得很凄凉，很沉重。

一个人在刹那之间做下的错事，就要他以一生数十年的生命来补偿，这岂非也有些不公平，有些残酷。

乙昆若没有悔疚之心，的确就不会以自杀来赎罪了，他既然已有了悔疚之心，那么他做的错事为何还不能宽恕？

俞佩玉黯然垂首，喃喃道：“我做错……我做错了么……”

鱼璇早已看呆了，此刻才不住问道：“他究竟做了什么事？”

俞佩玉霍然抬起头，厉声道：“你为何不问问你做了什么事？”

鱼璇道：“我？”

俞佩玉道：“为了区区几个石雕的玩偶，就将别人置之死地，这就是你做出的错事！”

鱼璇道：“我不杀他，我就得死，是以我只有杀他，他若杀了我，我也是死而无怨的，强者生弱者死，这本是江湖中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身为江湖中人，就该将‘生死’两字置之度外，你既涉江湖，总有一天也会因此而杀人的，又何必将生死之事看得如此严重。”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长长叹了口气，道：“也许你说得对，身为江湖中人，就该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你既不怕死，为何要怕那富八爷呢？”

鱼璇的脸也红了红，道：“不怕死的人，也会怕鬼的。”

俞佩玉道：“他难道是鬼？”

鱼璇叹道：“在我看来，他简直比鬼还要可怕得多。”

他接着道：“此人姓富，江湖中人在背后都偷偷叫他，为富不仁’，但当着他的面，却没有一个人敢提起这四个字。有一次‘洛阳府’的金刀陈雄无意中说了嘴，刚走出大门，就口吐鲜血……”

俞佩玉忽然道：“他是不是有个妻子，叫富八奶奶。”

鱼璇道：“不错，据说这位富八奶奶倒是位娴淑慈祥的妇人，而且礼佛至诚，从不愿看到杀生，故而富八爷杀的人大多是走出门后才死的。”

俞佩玉眼睛里闪着光，喃喃道：“我想起来了……毕竟还是想起来了。”

鱼璇忍不住问道：“你想起了什么？”

俞佩玉没有回答这句话，只是笑了笑，道：“此人倒很有趣，我也想去拜访他。”

鱼璇失声道：“有趣？……我的天，你居然说这人有趣……等你见到他时，就知道他是不是有趣了。”

他眼睛扫过那铁盒子，脸上变了变颜色，嘎声道：“但这里只有一份礼，你若也想去……”

俞佩玉道：“你送你的礼，我去我的。”

鱼璇：“可是……不送礼的人，怎么进得了他的门。”

俞佩玉又笑了笑，道：“我用不着送礼，因为我只不过是你的跟班，堂堂的一大门派掌门人，路上带个跟班的总该是很平常的吧。”

富八爷住的地方叫“雅叙园”。

这世上越是贪财好货的市侩，越喜欢自鸣清高，附庸风雅，“雅叙园”也和世上大多富豪人家所建的庄院差不多，屋子都盖得特别坚固，特别大，仿佛要在里面住几百年似的，却忘了人生百年，死了还是要入土，而且最多也不过能占七尺土。

这些都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奇怪的是庄院中的人。一走进“雅叙园”的门，就可以看到很多青衣小帽的家丁，大宅大院中家丁自然很多，这也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这些人虽都是男人，而且虽然都有些武功，但走起路来却是扭扭捏捏的，就象是大姑娘。

只见一高一矮两个人迎了过来，矮个子白白的脸，脸上长着几粒麻子，眼睛直往俞佩玉这边瞟，仿佛在向他飞媚眼。

向他飞媚眼的可真不少，但男人向他飞媚眼这倒还是头一次，俞佩玉简直恨不得将他这双眼珠子挖出来。

那高个子手叉着腰，瞟着鱼璇道：“你是谁呀，来干什么呀？”

他说话的声音又尖又细，说话时腰还在不停地扭来扭去，若不是脸上还有胡碴子，别人实在分不清他是男是女。

鱼璇干咳了两声，道：“在下南海鱼璇，特来向富八爷祝寿。”

那高个子抿着嘴一笑，道：“哦，原来是鱼大掌门呀，大掌门的礼带来

了没有呀。”

鱼璇道：“礼物已备妥当，就请贵管家通报。”

高个子的眼睛也往俞佩玉一膘，道：“这位是什么人呀，又是来干什么的呀？”

他每说一句话，都带个“呀”字，而且还说得阴阳怪气，叫人听了简直恨不得一拳将他满嘴牙齿都打光。

但性情如烈火的鱼璇到了这里居然一点脾气也没有了，赔笑道：“他叫鱼二，乃是我门下长随，还请贵管家多关照。”

高个子吃吃笑道：“原来是鱼二呀，长得可真俊呀，不知道有没有媳妇了呀？”

那矮个子忽然拉住了俞佩玉的手，咯咯笑道：“大掌门进去拜寿，这位鱼二哥就陪我们在外面聊聊吧。”

他的手湿湿的，粘粘的，放在俞佩玉的手上，就象是一口浓痰，叫人甩也甩不掉，擦又不敢擦。

俞佩玉几乎已忍不住吐了出来。

幸好这时大厅中又有个人赶出来，道：“八爷听说鱼大掌门来了，快请带着礼物入厅相见。”

鱼璇赶紧道：“是，是，是，在下这就去了。”

他抢先往里走，走上石阶，才回头道：“鱼二，你还不将礼物捧上来。”

俞佩玉这才松了口气，鱼璇总算为他解了围。

那矮个子似乎还舍不得放开他的手，还要悄笑道：“等会儿可别忘了出来找我，我叫小乖。”

“小乖”，这混帐居然叫小乖。

俞佩玉真恨不得先给他几个耳刮子，再踢他几脚，心里又想吐，又想笑，只有含糊地答应着，抢着往大厅里走。

大厅里已坐着八九个人了，这些人相貌都很气派，衣着也很华贵，显然都是很有身份的人。

但在这里，他们却都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大厅正中，早已摆着寿堂，坐在寿堂前的自然就是富八爷和富八奶奶了，只见这位威名赫赫的富八太爷竟是个奇形怪状的老头子。

其实他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既不驼，又不跛，耳朵一边一个，鼻子也没有长到眼睛上去。

但也不知怎地，他就是叫人瞧着不顺眼。

那位富八奶奶倒是个富富泰泰的妇人，只不过脸上的粉擦得多了些，但越老的女人粉擦得越多，这本也是人之常情，世上的女人脸上若都没有皱纹，又不黑，那么做花粉生意的只怕早就会都跳河了。

鱼璇走进了大厅，虽然也想在别人面前摆出一派掌门的架子来、但腰却偏偏挺不直，躬身道：“南海后辈鱼璇，特来向八爷拜寿，祝八爷万寿无疆。”

富八爷皮笑肉不笑地歪了歪嘴，道：“这么远赶来，也难为你了，坐坐坐。”

他说起话来也是阴相怪气，叫人听了全身都不舒服。

但等到鱼璇将那铁匣子捧上去，他笑容立刻就变得好看了，只见他拿起

了个一尺多高的小人，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已眯成一条线，一连说了十七八个“好”。拍着鱼璇的肩膀笑道：“好极了，好极了。请坐，请坐，难为你，竟找得到这么好的东西来送给我，今天上座你是坐定了。”

这么样一说鱼璇固然是受宠若惊，坐在两旁的七八位武林大豪，面上却不禁露出惊奇不平之色。

到富八爷这里来拜寿，既不分尊卑，也不分长幼，谁的礼送得贵重，谁就是上座，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人人都知道。

坐在上座虽然也不会多长一块肉，但武林中人讲究的就是面子，喜欢的就是这调调儿。

何况能接到富八爷帖子的人就不会是穷光蛋，来的这些人不是大帮大派的掌门人，也是大镖局的镖主，大山寨的瓢子，大家千辛万苦找了份礼物来，不但是想博富八爷的欢心，也想在人前露露脸。

这些人送的可说无一不是价值万金的奇珍异宝，其中有一人送的是十八颗龙眼般大的夜明珠，每颗珠子都同样大小，放在没有灯光的地方，也会莹莹生光，挂在身上不点灯也可看书。

还有一位送的九龙玉杯，到了阴天杯上就会兴云布雾，天气一转晴立刻就会云收雾散，清水倒在杯子里也会变成醇酒。

这两样宝物纵然是皇宫大内也找不出配对的来，他们拿出来送给富八爷，心里虽然肉疼，但也有些沾沾自喜，以为这次一定可以把别人全都压下去，以后跟别人说起，脸上也大有光彩。

鱼璇只送了几个石头雕成的小人就将他们全部比下去了，他们实在看不出这些石头人究竟有什么好处。

大家心里嘀咕，肚子却越来越饿。

原来这时早已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千里跋涉来到这里，连杯茶都没得喝，只望能快些开饭。

谁知富八爷连一点开饭的意思都没有，闭着眼睛，竟似睡着了，每个人肚子虽都已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但谁敢吵醒他。

幸好富八奶奶还有些人心，悄悄唤了个人过来，道：“老爷子吃饭的时候还未到，客人们远来，想必都有些饿了，你走到后面厨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点心先拿出来，让客人们垫垫底。”

大家听了这话，就象如蒙大赦，不由自主从心底长长吐出了口气，只觉这位富八奶奶看起来好象突然年轻了十几岁，而且越看越顺眼。

过了半晌，果然有两个人托了两大盘热气腾腾的点心出来，远看倒真还象样，走近些一看，原来只不过是两大盘棒子面蒸的窝窝头。

棒子面窝窝头若也能算是“好吃的点心”，那么白面馒头简直就可算是“山珍海味了。”

富八奶奶似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勉强笑着道：“点心虽不好，但各位还是将就用些吧，八爷这一觉也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

武林大豪几时吃过窝窝头，但是一听开饭的时候还遥遥无期，不吃也没法子了，不吃也是白不吃。

俞佩玉看得又好气，又好笑。

只见富八奶奶也在笑，他倒真有些担心，只怕富八奶奶脸上的粉都一片片掉下来，粉掉下来后，那张脸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连想都不敢想。

幸好富八奶奶脸上的粉就好象是用浆糊粘上去的，无论怎么笑，那么厚

的一层粉居然纹丝不动。

再看那些武林大豪们，平时大鱼大肉地吃着，还嫌吃腻了，此刻却捧着黄巴巴的窝窝头啃得津津有味。

窝窝头旁边还有咸菜，大家嘴里吃得又咸又干，只有拼命喝水，不喝水倒也罢了，几碗水喝下去，肚子里立刻造了反，就好象有人在肚子里吹气球，方才是饿得难受，现在却是胀得难受。

只有几个人肚子里雪亮，知道富八爷这是想先用窝窝头塞饱他们，等会儿好菜端上来时，好让他们干瞪眼，吃不下。

这几人只吃了两口，就住了手，宁愿多挨片刻，他们倒真没有猜错，大家的肚子一发胀，富八爷立刻就醒了，连声道：“快开饭，快摆酒，客人们早就饿了，你们还等什么？”

几个聪明人心里暗暗好笑，觉得方才吃了窝窝头的都是傻瓜，少时酒菜摆上来，这几人更得意。

因为第一道菜就是红煨排翅，在灯下闪闪地发着红光，别说是吃，就连瞧瞧也觉得蛮过瘾的。

吃了窝窝头的人已开始后悔，没有吃的人挤眉弄眼，只等主人一声请，就给他个“乱筷齐下”。

菜是好菜，酒，也是好酒。

酒壶一端上桌，便有一阵阵酒香扑鼻而来。

有些人心里总算愉快了些，暗道：“你这小气鬼虽塞饱了我们的肚子，让我们吃不到好菜，但我们肚子里有了货，至少酒总可多喝个几杯了吧。”

只见富八爷端起酒壶，嗅了嗅，突然正色道：“色是头上刀，酒是穿肠药，狄仪造酒时，黄帝就曾说：‘后世必有因酒亡国者。’可见喝了酒实是百害而无一利，各位都是我的上宾，不远千里而来送礼给我，我怎么能害各位呢？那是万万不能，万万不能……”他挥了挥手，道：“还不快替客人们的杯子里斟上糖水，糖也莫要放得太多，吃了糖，牙齿不好。”

大家面面相觑，喜欢喝酒的人闻到酒味时已经从喉咙里一直痒到心里，此刻简直气得连血都快要吐了出来。

富八爷也替自己满满倒了一杯。

他自己倒的是酒，喃喃道：“我老了，早已活够了，就算被酒害死也没关系……来，来，来，我先敬各位一杯……再来一杯。”

第三十八章 奇峰迭起

喜欢喝酒的人眼睛看着别人喝酒，自己喝的却是红糖水，那心里是什么滋味，不喝酒的人做梦都不会想得到。

富八爷几杯酒下肚，居然也满面春风起来，笑道：“糖水总比酒好喝得多了吧……呵呵，哈哈，来，来，请用些菜。”

几个“聪明人”早就在等着这句话，不等他话说完，早已拿起筷子。

谁知富八爷突又沉下了脸，厉声道：“这菜是谁端上来的？莫非是想害人吗？”

几个“聪明人”一听话风不对，一颗心又往下沉了下去。

有个人终于忍不住了，赔笑道：“这菜又有何不妥？”

富八爷正色道：“各位有所不知，油腻之物最是伤身，常言说得好，青菜豆腐保平安，尤其我辈武林中人，吃多油腻，纵不泻肚子，也难免变得臃肿，人一臃肿，行动就难免有所不便……”他顿了顿接道，“行动不便，若与人交手时，武功就难免要打折扣，各位远道而来，若因吃了我的菜而有什么三长两短，叫我如何对得起各位。”

他不但说得头头是道，而且光明正大，完全是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大家虽听得哭笑不得，气破肚子，却也无言可驳。

富八爷将一盆排翅全部搬到面前，叹了口气，道：“但我这老头子吃些却没关系，反正我已是行将就木的人，还怕什么。”

只见他一口酒，一口菜地吃着，还不住地叹着气，喃喃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许多朋友的好处，我就算受些罪也是应该……各位请，请用糖水。”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眼瞪小眼，嘴里虽不敢说话，心里只希望将这小气鬼活活胀死。

俞佩玉这才知道，“为富不仁”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了。

他也曾见过不少贪财的人，也知道贪财的人必定很小气，但象这位富八爷……他实在想不通这人怎么生出来的。

就在这时，突听一人笑道：“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受罪太多了，让我也受些吧。”

这正是每个人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此刻听到有人居然真说了出来，只觉痛快已极。

但是大家又不禁暗暗替这人担心，他竟敢在富八爷面前说这种话，岂非正如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富八爷面上果然已变了颜色，“咻”的放下筷子，冷笑道：“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好朋友，我的好朋友都死光了，你是谁？”

只听那人笑道：“小弟专程来为八哥拜寿，八哥怎地还未见就要咒小弟死呢？”

他第一次说话的时候，大家只觉得这人就在附近，却偏偏见不到，现在第二次说话，大家反而觉得他在很远了。

但等到最后一个“呢”字说出来，门口忽然就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

这人很高，很瘦，穿着件不青不灰，又象青，又象灰的长袍子，腰畔紧

着根杏黄色的丝绦，系着柄形式奇古的剑。

他头上戴着顶竹笠，这顶竹笠就象是个盆子，将他连头带脸一齐盖住，别人瞧不见他的脸，他却可以瞧见别人。

富八爷象是已认出了他，连富八奶奶的神情都已有些异样，幸好脸上涂着的那层粉帮了她的忙，她脸色就算变了，别人也看不出。

青袍佩剑的人已摇摇晃晃走了进来，笑着道：“故人远来，八哥难道连个座位都不赏么？”

富八爷的脸色就象是鞋底，道：“坐，坐，坐。”

他一连也不知说了多少个“坐”字，却没有动一动。

青袍客道：“噢，我明白了，八哥的规矩是要上坐，先得送礼，不送礼的人非但没位子坐，只怕连屁股都要被打得开花。”

他在身上摸了摸，道：“小弟却偏偏忘了备礼来，怎么办呢？噢，对了，常言道：秀才人情纸半张，礼轻情意重，是吗？”

摸了半天，他居然摸出张又皱又脏的纸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他居然将这张纸送到富八爷面前，还笑着道：“却不知这份礼够不够。”

这时连鱼璇的脸色都变了，有人送来南海珊瑚，还不免吐血而死，这人只送来半张破纸，富八爷不打破他脑袋才怪。

谁知怪事真的出现了。

富八爷竟点着头道：“够了，够了，够了……”

青袍客道：“八哥既然说够，那么就该让小弟坐下来受罪了吧。”

说着说着，突然一伸手，拎起了一个人的脖子。

这人外号“半截山”，顾名思义，就可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了，此刻被青袍客随手一拎，竟象是小鸡般被拎了起来，全身的气力一下子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也不知怎地就被拎到门口。

再看那青袍客已坐在他位子上，眨眼间就将那盆剩下的鱼翅吃得干干净净，又拿起酒壶，如长鲸吸水般一饮而尽。

富八爷竟只是眼睁睁地瞧着，动也不动。

青袍客咂了咂嘴，长长吐出口气，笑道：“这么好的罪，小弟倒真好久没有受过了，八哥还有什么罪，不如索性一并拿上来，让小弟一并受了吧。”

富八爷脸上阵青阵白，突然一拍桌子，大声道：“亏你们还算是有头有脸的江湖道，见了田大爷进来，竟还敢大大咧咧地坐着，也不问安行礼。”

群豪本当他发怒的对象是这青袍怪客，谁知他却拿别人当作出气筒，只有俞佩玉暗暗好笑，知道这小气鬼又用了条“调虎离山”之计，他这么样一发脾气，酒菜就可以省下来了。

鱼璇的眼睛早就盯在青袍客腰畔那柄剑上，此刻突然长身而起，恭恭敬敬地抱拳一揖，道：“尊驾既姓田，不知和那位一剑镇天山，威名动八表的‘神龙剑客’田大爷有何关系？”

青袍客先不答话，却缓缓将头上竹笠摘下，露出一张苍白瘦削的脸，这张脸远看本极英俊，但脸上的刀疤少说也有十来条，衬着他毫无血色的皮肤，灼灼有光的眼睛，使得这张脸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诡秘可怖之意。

鱼璇一见到这张脸，立刻退后三步。

群豪竟也全都为之耸然动容，离座而起。

鱼璇躬身道：“果然是老前辈。”

青袍客笑了笑，道：“不敢，在下正是田龙子。”

他一笑起来，满脸的刀疤似乎都在蠕蠕而动，更平添几分诡秘，令人再也不敢多瞧一眼。

俞佩玉不但也已久闻此人乃是十大高手中行踪最飘忽，出手最辛辣的，而且也领教过他门下子弟田际云的武功，此刻不由得多瞧了他两眼。

田龙子火一般的目光也盯在他脸上，似笑非笑，缓缓道：“这位少年朋友尊姓？”

鱼璇抢着赔笑道：“他叫鱼二，乃是在下的长随。”

田龙子长长地“哦”了一声，冷冷道：“尊驾倒真是一表非凡，想不到你的飞鱼门下竟有这样的人物。”

他又上下瞧了俞佩玉两眼，目光忽然盯在鱼璇脸上，道：“听说‘武林八美’俱已落在阁下手中，不知是真是假。”

鱼璇垂下了头，眼睛瞟着富八爷，讷讷道：“这……咳咳……”

田龙子拊掌笑道：“我明白了，难怪富八哥将阁下奉为上座，原来阁下已将‘武林八美’拿来送作寿礼。”

大家心里却在奇怪。

“难道那些石头人就叫做武林八美？”

只听田龙子笑道：“八爷，小弟喝酒吃菜，八爷难免心疼，现在小弟只求将那‘武林八美’借来瞧瞧，八爷总不该再心疼了吧。”

富八爷沉着脸，一言不发。

田龙子也沉下了脸，道：“小弟只不过想瞧瞧而已，又不会瞧掉她们一块肉的。”

富八爷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突又一拍桌子，大声道：“田龙子，你莫以为我真的怕你，百步神拳也未必就会败在你那‘进步连环，游龙十八式’之下。”

田龙子淡淡道：“但也未必能胜，是么？”

富八爷道：“哼！”

田龙子点头一笑，道：“小弟早已知道，没把握的架，八哥是绝不打的，所以不如还是让小弟瞧瞧吧，小弟保证绝不染指。”

富八爷咬着牙，富八奶奶却笑道：“田大哥说话素来言而有信，你就让他瞧瞧又有何妨？何况客人们也都早就等着想见识见识‘武林八美’的妙处了。”

这句话说出来，大家更真将这位富八奶奶当作可人意的老太太。

富八爷沉默了很久，终于摇手道：“好，去取我的水晶盆，装一盆清水来。”

看“武林八美”又要清水何用？

大家心里好奇，也只有沉住气等着。

水晶盆自然是透明的，约摸有两尺长，在灯下闪闪生光，映得盆中的清水也变得绚烂而多彩。

屋子里没有一个不识货的人，一见这水晶盆，就知道也是件稀奇的古物，但谁也不知道富八爷要这水晶盆有什么用。

只见富八爷将这水晶盆摆在桌上，缓缓道：“这三十年来，江湖中人材辈出，成名的英雄也不知有多少，但真正江湖公认的绝色美人，三十年来只不过仅有八个，她们的身份和年龄虽不相同，但直到今日为止，还是能倾倒众生。”

他又捧着那铁匣子，接着道：“鱼岛主送来的，就是这八位美人的雕像。”
听到这里，大家都不禁觉得很失望。

事实上，纵是天下第一美人的雕像，也引不起这些人的兴趣来的，雕像总归是雕像，谁也想不通一座死的雕像有什么好看的。

富八爷道：“这雕像虽是雕像，但却跟别的雕像不同，别的雕像是死的，这雕像却是活的。”

雕像竟会是活的？

这时富八爷已取出个雕像，放在桌上，道：“各位可认得她是谁么？”

只见这雕像果然刀法细致，栩栩如生，就连双眉毛发都根根可数，一张脸自然更是雕得眉目如画，美如天仙，身上穿的却是塞外蒙族少女的装束，异族佳丽的打扮，看来别有一番风味。

田龙子笑道：“这位姑娘莫非是人称‘塞上奇花’红牡丹？”

富八爷冷冷道：“不错，到底还是你见多识广。”

田龙子微笑道：“这位红牡丹乃是密宗第一高手‘红云大喇嘛’的爱宠，不但姿容绝色，而且生具内媚，也不知有多少人为她神魂颠倒，只求能一亲芳泽，只可惜红云大喇嘛是个醋坛子，连瞧都不许别人瞧她一眼。”

富八爷面上露出得意之色，道：“但我们现在却可瞧个仔细，瞧个明白。”

他嘴里说着话，已将那雕像放入水晶盆中。

雕像入水，竟真的象是立刻就变成活的了。

最妙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也一件件在褪落……

到最后只见一个玲珑剔透，赤裸裸的绝色美人载沉载浮，在晚霞般的光辉中，翩翩起舞。

富八爷情不自禁，拊掌大笑道：“红云将之视为禁脔，无论谁瞧了她一眼，他就要找人拼命，但我们现在却可将她玩之看之，调之弄之

群众中大多数人已看得目瞪口呆，连口水都几乎要流了下来，只有一两个脑袋比较清楚，才觉得这位富八爷的心里必定有些毛病——但这毛病只怕也是大多数男人都有的毛病。

“画饼充饥”，虽然明知是假的，却也比完全没有的好。何况，偷，还不如“偷不着”哩。

田龙子笑道：“人跳舞不如两人对舞，八哥何不替她找个伙伴。”

富八爷道：“这倒也是个好上意。”

他目光在盒子里一扫，又道：“红牡丹年龄实已不小，我再找个年轻的跟她对舞。”

他又从盒子里拿出个雕像来，投入水中，笑着道：“各位可知道江南第一美人是谁么，我现在就要江南第一美人和塞上第一美人对舞，除了在我这里，各位这一辈子都休想有此眼福。”

他话未说完，俞佩玉脸色已变了。

此刻被投入水晶盆的，不是林黛玉是谁。

只见“林黛玉”在水中飘飘曼舞，眉梢眼角，似带笑意，眼波流动，又仿佛正在向俞佩玉叙说着她的委屈。

俞佩玉哪里还忍得住，当然冲过去，一脚将桌子踢翻。

群众又惊又怒，纷纷走避，知道这小子八成是发了疯，所以自己想找死，鱼璇更是顿时面色如土。

连富八爷都吃了一惊，他实也未想到这小子敢在他面前撒野，只有田龙

子似笑非笑地瞧着俞佩玉，似乎已看出了他的来历。

富八爷怔了半晌，不怒反笑，点着头道：“好，很好，你既然不想活了，我为何不成全你？”

他将翻倒的桌子又推开了些，拍了拍洒在他身上的水，一步步向俞佩玉走了过去……

大家想到他“百步神拳”之盛名，此刻盛怒之下，出手一击，其威力也不知会有多可怕，都不禁走远了些，好象只要一沾着俞佩玉，就会倒霉。

鱼璇倒有些义气，似乎想替俞佩玉挡一挡，但又有些不敢，犹豫之间，已被田龙子拉住。

这么多人里面最镇定的反而是俞佩玉。

他的怒气纵未平息，别人也看不出来，富八爷往这边走，他既未迎上去，也未后退，只是淡淡道：“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请尊夫人自己出来吧。”

这句话说出，大家又觉得很奇怪，富八爷的“百步神拳”天下皆知，倒从未听说过富八奶奶也有一身惊人的绝技。

富八爷自己的脸色反倒变了，就好象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失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俞佩玉冷冷道：“我的意思你不明白？还要我说出来？”

方才不可一世的富八爷，此刻竟突然变得呆若木鸡。

再看那位富八奶奶，面色虽没什么改变，但脸上的粉却簌簌地往下掉，就好象地震时墙上的粉灰剥落一样。

俞佩玉笑了笑，自地上抬起了那雕像，悠然道：“其实你们也未必真想得到此物，你们两人的兴趣反正都不在女人，只不过别人既然送来，你们也不能不要而已，是么？”

富八爷脸如死灰，一步步向后退，嘎声道：“你……你怎会知道的？”

俞佩玉还未说话，富八奶奶突然抢出三步，一拳打过来，她拳势还未到，已有一股强劲的拳风向俞佩玉当胸压下。

谁也想不到文文静静、和和气气的富八奶奶，一出手竟有如此可怕，只见俞佩玉身形的溜溜转了几次，才堪堪化解开这一拳的力道，但富八奶奶一着占得先机，后着立刻源源而至。

俞佩玉几次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只有步步后退，先求自保，就在这时，只见剑光一闪，如惊虹厉电。

又听得富八奶奶一声惊呼，凌空翻身，退后两丈，眼睛快的已看出她前胸衣襟已被剑锋划破，露出了胸膛。平坦的胸膛上，还长满了黑茸茸的胸毛。

田龙子持剑当胸，仰天大笑道：“我猜得果然不错，富八奶奶果然也是个男的……”

群豪这才真的怔住了。

只见富八爷的身子似已缩成了一团，富八奶奶拼命想用衣襟掩住胸膛，神情之狼狈，既可笑，又可怜。

其实两人本来有十成武功，现在还是有十成武功，本来是可以和田龙子一拼，现在还是可以和田龙子一拼，只不过一个人做的丢人事若是骤然被揭穿，心里难免有些发慌。

何况这秘密他们已隐藏了数十年，知道这秘密的本来只有一个人，这人却早已死了，如今这年纪轻轻的毛头小伙子却一下子就说了出来，他们实在想不通这小伙子是怎会知道这秘密的，越是想不通就越觉得可怕。

他自己一害怕，别人自然就不怕他们了，有的甚至忍不住失声笑了出来。田龙子大笑道：“难怪你们庄子里养的全是些不男不女的妖怪，原来你们自己就是妖怪，男人居然有兴趣娶个男人做太太，这倒也是天下奇闻，从来未见。”

突听一人道：“他喜欢娶男人做老婆，是他自己的事，就算他喜欢娶猴子做老婆，也由得他高兴，只要他不娶你做老婆也就罢了，你凭什么管他的闲事。”

话声中，已有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这人说话的声音有气无力，就好象有几天没吃过饭了，但走路的派头却大得很，只可惜一张干瘪的脸上，皮肤却软软地挂了下来，活脱就象是一只被人放了气的气球，身上穿的衣服质料虽好，但却足足可以装下他三个人，若说这件衣服不是偷来的，只怕谁也不相信。

敢和“神龙剑客”顶撞的人，这世上可真不多，大家本以为来的人，必定又是位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都不禁提心吊胆。

谁知进来的却是这么样一个窝窝囊囊的怪物，看来无论谁一巴掌都可以将他打到阴沟里。

田龙子又好气，又好笑，脾气反倒发不出了，笑嘻嘻道：“看来阁下想必也娶了个男人做老婆，只因象阁下这样的人材，天下只怕再也不会会有女人肯嫁给你。”

这句话说出，大家又不禁笑出声来。

那怪人脸上却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只因他脸上的皮实在太松了，就算他的骨肉在动，这张皮也动不了。

只听他哈哈大笑了三声道：“就算我娶了个男人做老婆，也与你无关，你也管不着。”

别人是“皮笑肉不笑”，他却是“肉笑皮不笑”。他笑的声音虽大，脸上却还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模样，笑的人仿佛根本就不是他，那笑就象是从一个很稀奇古怪的地方发出的。

大家本觉这人很滑稽，现在又不禁觉得他有些可怕了。

田龙子轻咳了两声，道：“男人若总是娶男人做老婆，那女人该怎么办呢，这闲事就是管定了。”

那怪人道：“你管定了。”

田龙子道：“不错，我管定了。”

“管”字刚说出，“定了”两字尚未出口，就听得“劈，啪”两响，声音是既清又脆。

田龙子左右两边脸上又各多了五个红手印，就象是用朱砂在脸上画出来的，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会挨了这两巴掌。

他只觉左边脸上“吧”的一响，身子就要往右倒，但右脸上也及时挨了一巴掌，身子又站稳了。

再看那怪人还是垮稀稀地站在那里阴阳怪气地瞧着他，若说这两巴掌就是他打的，实在很难叫人相信。

田龙子简直好象在做梦，幸好脸上并不觉得疼痛。

奇怪的是，大家却在瞧着他的脸，目中却露出了惊骇恐惧之色，那模样就和见到鬼差不多。

田龙子不由自主往脸上一摸，才发觉自己脸上已肿起了五道指印，一摸

上去，比火还烫。

他大骇之下，不禁呼出声，这才发现自己整张脸都僵住了，麻木得根本无法动弹，所以也不觉得疼痛。

那怪人才哈哈一笑，道：“这闲事你还管不管？”

田龙子喉咙里格格发响，却说不出话来。

那怪人忽然转身拍了拍富八爷的肩头，道：“我替你们出了这口气，你们该如何谢我。”

富八爷道：“这……前辈。”

他也被这怪物武功所慑，这怪物的手往他肩上一拍，他整个人却几乎瘫了下来，哪里还说得出话。

这怪人道：“你既不知该如何谢我，不如我告诉你吧。”

他将那玉盒带雕像都拾了起来，笑道：“你就把这玩意送给我，也就罢了。”

富八奶奶鼓足勇气，忽然道：“前辈高姓大名，不知可否见告？”

这怪人道：“你不认得我是谁？”

他摇着头，叹着气道：“别人若认不出我是谁，那倒也罢了，若连你们也认不出我是谁，倒真叫我伤心得很，伤心得很……”

说到这里，他忽然自那件又宽又大又长的衣服里摸出条鸡腿来，一见到这鸡腿，他目中立刻露出了贪婪之色，放在眼前看了又看，放在鼻子上嗅了又嗅，却又长长叹了口气，将鸡腿放了回去。

看到他的神情，富八奶奶脸上的肌肉忽然扭曲了起来，颤声道：“天……天……天……”

她一连说了七八个“天”字，那第二个字却硬是说不出。

俞佩玉心念一闪，忽也想起一个人来，失声道：“前辈莫非是天吃星？”

那怪人大笑道：“一点也不错，想不到你这小伙子倒认得我，不容易，不容易。”

俞佩玉这才恍然大悟，为何他脸上的肉这么松，为何他身上的衣服这么大，原来他本是个胖子。

胖子骤然瘦了下来，就会变成这样子的。

但是其胖如猪的天吃星，还不到三个月怎会变得如此瘦呢？——胖子若想瘦下来，并不是件容易事。

“富八奶奶”吃吃道：“你……你老人家怎会……怎会变得如此清瘦？”

天吃星叹了口气，道：“你没看到么，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一吃下去肠胃就疼得要命，人若不吃东西，怎么会不瘦呢？”

他又叹了口气，喃喃道：“看来我已该改个名字，叫‘天饿星’才是。”

天吃星本来自命肠胃如铁，常常夸说“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那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两样外什么都能吃下去。

这么样一个人，怎么连鸡腿都不敢吃了？

大家心里虽奇怪，却没有人敢问出来。

俞佩玉却道：“前辈被那‘应声虫’纠缠了许久，日子必难过得很。”

天吃星睁大了眼睛，讶然道：“你也知道那回事。”

俞佩玉道：“倒也略知一二。”

天吃星瞪着他，喃喃道：“这小伙子知道的事倒真不少。”

俞佩玉笑了笑，道：“无论谁被那‘应声虫’缠住，想必都要食不知味，睡不安枕，一两个月下来自然难免消瘦。”

天吃星叹了口气，道：“不错，一点也不错，那两个月我简直恨不得死了算了，幸好他缠了我两个月后，突然之间又不知所踪，但是我的肠胃也被他折磨得一塌糊涂，就连山珍海味摆在面前，我也不敢动。”

说着说着，他象是连眼泪都将掉了下来。

一个好吃的人若是不能吃东西了，那日子怎么还能过？

俞佩玉瞪着他手中的雕像，冷冷道：“食色性也，前辈既不能食，所以就来动别的脑筋了么？”

天吃星大笑道：“这你倒错了，我来找这几个雕像，只因我要找一个人。”

俞佩玉皱眉道：“找一个人？”

天吃星道：“无论怎么算，她想必也是武林八美之一，她的雕像也必在其中，我无法看到她本人，也不敢看，能看看她的雕像也是好的。”

俞佩玉道：“她是谁？”

天吃星眨了眨眼睛，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比了个手势。

一看到这手势，俞佩玉脸色就变了，失声道：“那日俞……俞盟主放鹤在前辈面前比的岂非也是这手势？”

天吃星讶然道：“这件事你也知道？……奇怪，怪极了。”

俞佩玉道：“据我所知，这手势岂非说的就是‘东郭先生’？”

天吃星道：“东郭先生？谁说这手势代表东郭先生？东郭先生变成了绝色美人？”

俞佩玉心跳了起来，道：“若非东郭先生，这手势说的是谁呢？”

天吃星目中似已露出了惊惧之色，嘎声道：“你既不知道，我又怎会知道……”

说到这里，声音突然中断。

他嘴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个橘子，不偏不倚塞在了他的嘴里，但若问这橘子是哪里来的，谁也回答不出。

接着，就听得一人叹气道：“这年头日子可真不好过，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睡一觉都不容易。”

声音传自屋顶。

大家不由自主抬头望去，就发现大梁上不知何时已系着一个大布袋，语声竟似是从布袋中发出来的。但布袋中又怎会有人？人在布袋中又怎能将布袋系上大梁？他好好的一个人，却要躲在布袋里干什么？

俞佩玉正在诧异，已听见众人纷纷惊呼道：“大地乾坤一袋装……布袋先生来了……”

惊呼声中，大厅上几十个人已全部逃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

天吃星连嘴里的橘子都不敢吐，并将那铁匣子雕像留了下来，因为他知道手里带着东西，总不如空手逃得快的，一个人诺遇见布袋先生，自然逃得越快越好。

大厅当然静寂了下来，只剩下俞佩玉一个人了。

在一连串如此诡秘奇异的事发生过之后，一个人站在空阔而静寂的大厅里，头上还有个布袋在晃来晃去，这滋味的确不好受。

俞佩玉几乎也忍不住要一走了之。

但这时布袋中又发出了声音：“小伙子，你既然还没有走，为何还不放我老人家下来？”

俞佩玉怔在那里，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布袋中的老人又道：“快呀，你难道要眼看我老人家活活被闷死在布袋里吗？”

俞佩玉沉吟着，大喊道：“你自己既然能进去，为何不能出来？”

布袋中的老人不说话了，却不停地呻吟着，好象真的快要被闷死了似的，到后来连呻吟声都听不到了。

俞佩玉等了半晌，终于跺了跺脚，飞身而上。

谁知他身子刚掠上横梁，那布袋却“砰”地跌下，俞佩玉立刻跃下来，解开了那布袋……”

布袋中竟只有几本书，哪里有什么人。

俞佩玉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方才那老人的语声明明是自布袋中发出来的，布袋中怎会没有人呢？

突听一阵语声自梁上传下，俞佩玉大惊抬头，赫然看到了一双脚和一把胡子，在梁上晃来晃去。

这双脚很小，胡子却又好又长，灯光照不到梁上，除了这双脚和白胡之外，什么也看不到。

俞佩玉长长吸了口气，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以为自己遇见狐仙活鬼了，但俞佩玉却知道这老人一定是在他身形飞掠的那一瞬间，自布袋中溜走，又乘布袋落地，俞佩玉眼光下瞧的那一瞬间掠上大梁。

说穿了这虽然没什么稀罕，但若没有快得骇人的轻功身法，又怎能骗过俞佩玉的耳目。

俞佩玉沉住了气，反而笑了，淡淡道：“想不到，老先生居然还有捉迷藏的雅兴，恕在下不能奉陪了。”

老人在梁上道：“你想走？先看看这东西再走也不迟。”

俞佩玉还未说话，突见一样东西自梁上掉了下来，他不敢用手接，身子一偏，用衣服兜住。

灯光下，只见这东西莹莹发光，赫然也是个玉石雕成的美人，再看天吃星方才留在桌上的铁匣和雕像，竟已全不见了。

这老人竟又乘俞佩玉解开布袋的那一瞬间，掠下来将铁匣和雕像拿走，只不过在呼吸之间，他身形已起落四丈。

俞佩玉胆子再大，此刻也不禁倒抽了口凉气。

老人已笑道：“小伙子，你既有美人在抱，如何不仔细瞧瞧她呢，这眼福若是错过了，倒实在很可惜。”

别的塑像都是原质原色，这塑像的衣服上却涂着一层黑色的奇异油彩，所以她穿衣服就是黑色的，更衬出她的肤色莹白。

她面目之美，当真是美如天仙，只是眉宇间却带着种说不出的冷酷之意，令人再也不敢亲近。

只听老人道：“你可认得她么？”

俞佩玉道：“不认得。”

老人叹了口气道：“你生得太晚了，所以不认得她，但三四十年之前，江湖中若是提起‘墨玉夫人’来，至少有几万个男人会心甘情愿地为她去死。”

俞佩玉淡淡道：“我只觉得她仿佛很难亲近。”

老人笑道：“就因为她对人总是冷若冰霜，所以别人越想亲近她，十个男人中有九个多少有些贱骨头，这道理你还不明白？”

俞佩玉笑了笑，道：“纵是绝代红颜，到头来也是一抔黄土，四十年前的美人与我又有何关系？”

老人道：“若是没关系，我也不会要你看了。”俞佩王道：“哦？”

老人道：“方才天吃星比的那手势，说的就是她。”

俞佩玉不由心中一跳，沉住了气道：“但我还是认不得她。”

老人道：“你再想想，真的不认得她么？据我所知，你至少总该见过她一面的。”

俞佩玉的心又一跳，忽然想起了海东青和杨子江的师傅，那风姿绝美，黑衣蒙面的贵妇人。

他立刻又想到那面竹牌，那刻在竹牌上的面袋。

到了这时，俞佩玉再也沉不住气了，失声道：“难道你就是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这名字的本身就象是有种奇异的魔力，俞佩玉说出了这四个字，连自己都吃了一惊。

他实未想到自己忽然之间就遇着了“东郭先生。”

只听老人笑道：“其实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你也该认得我才是。”

笑声中，他的人已飘飘地落了下来，就仿佛一团棉花，又仿佛一片落叶，他颌下的胡子根根飞舞，又象是满天银雨。

他的人又瘦又矮，象是已完全被包在胡子里。

俞佩玉耸然失声道：“原来是你。”

俞佩玉的确是见过这老人的。

第一次，他家破人亡，仅以身免，实在已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就在那时，他遇见了这老人。

老人那天正在上吊。

俞佩玉救了他的命，也救了自己的命，因为他救了别人之后，自己忽然也获得了求生的勇气。

第二次，他正对自己的武功失去了信心，又遇见了这老人，这老人正在画山，画出的却又不是山。

他还记得这老人那天说的话：“明明是山，我画来却可令它不似山，我画来明明不似山，但却叫你仔细一看后，又似山了。”

“这只因我虽未画出山的形态，却已画出山的神髓。”

“别人看不懂又有何妨，只要我画的是山，在我眼中就是山，心中也是山，我看得懂，而别人看不懂，岂非更是妙极。”

就是这几句话才使得俞佩玉的武功迈入了另一境界。

因为“先天无极”的神髓，本就是于有意而无形，能脱出有限的形式之外，进入无边无极的混沌世界。

能返璞而转真，“先天无极”的武功便已大成，俞佩玉此刻虽还未能达到此境界，也已很接近了。

俞佩玉越想越觉得这老人对他非但全无丝毫恶意，而且每次都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助他渡过难关。

若说这老人就是在暗中陷害他的恶魔，他实在难以相信，可是那“墨玉夫人”说的话却又令他无法不信。

他抬起头，东郭先生正含笑望着他，悠然道：“你已认得我了么？”

俞佩玉恭声道：“弟子屡承前辈教诲，始终铭感在心。”

东郭先生用手指弹了弹“墨玉夫人”的雕像，道：“你自然也见过她。”

俞佩玉道：“是。”

东郭先生喃喃道：“她居然没有杀你，倒也是件怪事。”

俞佩玉道：“她为何要杀我？”

东郭先生道：“因为你也许就是世上唯一能揭破她秘密的人。”

俞佩玉道：“什么秘密？”

东郭先生道：“你可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他不等俞佩玉说话，自己又接着道：“你自然不会知道她的名字，世上本就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本身就是个秘密。”

俞佩玉道：“为什么？”

东郭先生道：“因为她的名字叫姬悲情。”

俞佩玉道：“姬悲情？她难道和姬苦情有什么关系？”

东郭先生道：“当然有关系……她不但是姬苦情的妹妹，也是姬苦情的妻子。”

俞佩玉怔在那里，简直说不出话来。

东郭先生叹了口气，道：“冤孽……这本身就是个冤孽……”

他苦笑着接道：“因为姬家的人，都有种疯狂的想法，总认为只有他们家里的人最优秀，别家的人都配不上他们。”

俞佩玉骇然道：“如此说来他们……他们家里难道都是乱伦的种子？”

东郭先生叹道：“不错，就因为他们家世代都是兄妹成亲，所以生出的子女不是疯子，就是白痴，这姬悲情看来虽然美如天仙，其实也并不例外，也是个疯子。”

俞佩玉瞧了那雕像一眼，掌心不觉已渗出了冷汗。

东郭先生道：“但她却是个高傲的疯子，见到自己生下的竟是姬葬花那样的孽种，就不顾一切，绝裾而去，所以到了姬葬花这一代，只有他一个独子，才不得不和外姓通婚，纵然如此，姬葬花自始至终还是不肯和他的夫人同床共枕。”

俞佩玉这才明白姬灵风为何始终不肯承认姬葬花是她的父亲，也明白了姬夫人的痛苦。

但姬葬花若非姬灵风的父亲，谁是她父亲呢？

难道就是那躲藏在地道中的“姓俞的”？

那“姓俞的”难道就是……俞佩玉越想越害怕，简直不敢想下去。

只不过有些事他又不得不想：“墨玉夫人”若真是姬苦情的妻子，又怎会将姬苦情杀死？这件事他自己亲眼目睹，也不能不相信。

只听东郭先生道：“自此之后，姬苦情变得更疯狂，那时江湖中突然发生了许多震惊天下的无头案，有大宗珍宝神秘地被劫，许多名人神秘地被杀，

做案的人武功高绝，手脚干净，谁也想不到这做案的人就是姬苦情。”

这段话俞佩玉已在“杀人庄”的地道中，听那神秘的高老头说过一次，可见这东郭先生说的话也不假。

东郭先生道：“当时武林中虽然动员了数十高手，但却只有一个人猜出做案的就是姬苦情，而他的想法偏偏却无人相信。”

俞佩玉动容道：“前辈难道认得这人？”

东郭先生笑了笑，道：“我当然认得他，因为他就是我的二弟‘万里飞鹰’东郭高。”

俞佩玉也早就想到那神秘的“高老头”必有一段辉煌过去，但是，却再也想不到他竟会和“东郭先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东郭先生凝注着他，目中带着笑意，道：“我知道你必定也认得他的，是不是？”

俞佩玉叹道：“晚辈身受那位前辈的恩惠更重，他对弟子实有再造之恩。”

东郭先生道：“我那二弟非但轻功高绝，嫉恶如仇，医道之高明，更是天下无双，纵令华佗复生，刀圭之术也未必能比得上他。”

俞佩玉摸着自己的脸，不禁自心底升出了敬意。

东郭先生道：“姬苦情经我二弟逼得走投无路，只有诈死，逃出了杀人庄，远遁穷荒，去寻找他的妻子‘墨玉夫人’姬悲情。”

俞佩玉道：“那时姬悲情也在关外？”

东郭先生道：“不错！这两人在关外会合之后，野心仍不死，一直都在准备卷土重来，君临天下，但他们对我兄弟两人却始终还存着畏惧之心，自己始终不敢出面，只有利用一个在武林中声誉素佳的人来做他们的傀儡。”

俞佩玉面上一阵扭曲，嘎声道：“前辈说的自然就是那俞……俞某人了。”

东郭先生目中露出一丝怜悯同情之色，柔声道：“放鹤老人乃武林中少见的正人君子，怎肯助他们为恶，他们也明知此点，所以只有下毒手将放鹤老人除去，再找个人来伪冒俞放鹤，他们一心要借俞放鹤的侠名，行事自然不择手段。”

听到这里，俞佩玉心里又是悲愤，又是感动。

悲愤的是因为他又想到家园的惨变，亡父的惨死。

感动的却是这许多日子来，第一次有人为他抱不平，第一次有人了解他父子的冤屈，第一次有人肯替他说话。

东郭先生拍了拍他肩头，柔声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现在虽受尽了世人的冷眼，但将来总有一天，冤情大白，你就可扬眉吐气了。”

俞佩玉只觉胸中一阵热血上涌，热泪几将夺眶而出，匍地叩首说道：“前辈莫非早已知道弟子的身世。”

东郭先生扶起了他，柔声道：“我自然早就知道了，你可记得，就在你横遭不幸的那一天，我已见到了你，那时我就知道你必有忍辱负重的勇气。”

俞佩玉长长呼吸了几次，使自己的心情略微平静了些，黯然道：“弟子只有一件事还不明白。”

东郭先生道：“什么事？”

俞佩玉咬牙道：“假冒先父的那恶贼究竟是谁呢？他为何也有一身‘先天无极’的武功？而且还能将先父的神情举止都学得维妙维肖，一般无二。”

东郭先生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道：“龙生九子，子子不同，

放鹤老人虽然恬淡高远，大仁大义，他的兄弟俞独鹤却是个心如梟狡的畜生。”

俞佩玉想到那本“帐簿”上记载的事，身子不禁一阵战栗，手足也立刻变得冰冰冷冷，颤声道：“难道……难道那恶贼就是我的……我的二叔。”

东郭先生叹道：“有些话，我也不便在你面前说，但你却要明白，你那二叔虽然说是被逼离家的，你父亲却从未有丝毫对他不起。”

俞佩玉黯然垂首，唯有点头而已。

东郭先生道：“俞独鹤离开了你父亲之后，更是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染了满手的血腥，也结了无数的仇家，只不过他武功既高，行踪又飘忽，别人虽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却只恨无法追查他的下落来。”

他徐徐接道：“直到有一天，那天才正是大年初二，他在洛阳名妓‘大乔’家里喝酒狂欢，不觉酩酊大醉，只因他再也想不到‘大乔’，竟也是他仇家的眼线。”

俞佩玉喃喃道：“大年初二……”他又记起在那杀人庄的地道中听到的话：“俞某人到杀人庄来时，正是大年初三……”

东郭先生道：“但俞独鹤实在也是个武林少见的人物，大醉中被十余高手围剿，还是被他杀出了重围，潜入了杀人庄。”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他知道杀人庄中一定有人庇护他，何况他在‘杀人庄’中轻车熟路，别人自也无法追及……”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那次难道并非他第一次逃入杀人庄么？”

东郭先生道：“他早已和姬夫人有了私情，姬灵风和姬灵燕姐妹就是他的女儿。”

俞佩玉只觉全身都凉了。

他立刻就想起那日在杀人庄的地道中，发现的那块玉佩，那时他觉得奇怪，“先天无极”门的珍藏怎会在杀人庄出现。

还有那锦翼和绣像，和上面的两句话：“常伴君侧，永勿相弃。”

只是那时他绝未想到姬夫人的情人竟是他的二叔。

他又想起姬灵风和姬灵燕姐妹总象是和他有种神秘的情感，这只因为他们身子里都流着有“俞家”的血！

东郭先生道：“姬夫人将俞独鹤藏在地道中，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姬苦情诈死后也进入了那地道，恰巧遇见了俞独鹤。”

俞佩玉道：“他……他为何不……”

东郭先生不等他说完这句话，已明白了他要问的是什么，叹道：“姬苦情本来自然是想将俞独鹤杀了灭口的，但后来他却想到了这人还大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也许认为他和自己臭味相投，所以只是劫走，并没有要他的命。”

这一点俞佩玉倒早就想到过了，俞独鹤若非在急猝中被人挟持而去，就绝不会将那锦囊和玉囊遗留在杀人庄的地道里。

东郭先生道：“姬苦情这一着闲棋并没有白走，俞独鹤和放鹤老人兄弟本就有虎贡中郎之似，只要稍加刀圭易容，便可令人难辨真伪，何况，他们兄弟自幼相处，俞独鹤对放鹤老人的语言神态，一举一动自然都了如指掌。”

他长长叹息了一声，接着道：“所以这所有的事都绝非巧合，可说每一步骤都是经过严密计划的，若没有‘俞独鹤’，他们也许就不会将放鹤老人选作对象了。”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才问道：“姬苦情也精于刀圭易容之术？”

东郭先生：“不是他，是墨玉夫人，据说她的刀圭易容之术传自西洋波斯一带，虽和东郭高所习不同，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俞佩玉道：“前辈可知道她还有两位高足？”

东郭先生道：“你说的可是杨子江和海东青？”

俞佩玉道：“正是。”

东郭先生叹道：“这两人本质不坏，只可惜被她利用，据我看来，就连这两人对她的秘密都未必知道得很详细。”

俞佩玉喃喃道：“不错，连我都相信了她的话，她自己的徒弟又怎会不信，只不过……如此说来那‘灵鬼’又是奉何人差遣的呢？”

东郭先生道：“自然也是姬悲情。”

俞佩玉忍不住问道：“那么，姬悲情为何又要灵鬼去杀她自己的门下杨子江和海东青？”

东郭先生道：“这说不定是因为杨子江和海东青渐渐已对她的秘密知道得多了，在这种人门下，若是知道的事情太多，便难免有杀身之危，也说不定是因为她自觉现在大业将成，已用不着杨子江和海东青。”他叹了口气，嘎声接道，“无论如何，我早已说过他们兄妹都是疯子，他们的行事又岂可以常情衡度。”

俞佩玉道：“除了灵鬼外，她是否还有另外四鬼？”

东郭先生笑了笑，道：“那只不过是她故意耸人听闻而已，要人作鬼，并不是件容易事。”

俞佩玉默然半晌，喃喃道：“如此说来，杨子江和海东青也是一直被她蒙在鼓里，他要我避入那山腰秘窟中，也许并无恶意，因为他也不知道姬苦情在那秘窟里，对我说的那些话，他们自己也信以为真……”

想到这里，他掌心不禁又渗出了冷汗。

因为事实是如此，非但杨子江和海东青的处境都险极，朱泪儿和铁花娘更已入了虎口。

他现在就算想去救他们，也没法子，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墨玉夫人”已将他们带到哪里。

但这东郭先生说的话是否全是事实呢？

只听东郭先生道：“这些秘密虽是我多年来用尽各种方法才查探出来的，但有些也不过是我的推测而已，可说全无证据，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如今我若说俞放鹤乃是俞独鹤假冒的，天下又有谁相信？”

俞佩玉叹了口气，暗道：“连我对你说的话都不能完全相信，更何况别人？”

东郭先生凝注着他，徐徐道：“我知道你心里也不无怀疑之处，所以……我现在想先带你去见一个人。”

俞佩玉道：“谁？”

东郭先生笑了笑，道：“你见到他时，就会知道的。”

避开大路，从田陌间的小道走过去，有一曲流水。

小桥上朝露未干，桥那边竹篱掩映处，有茅屋三楹，鸡犬之声，隔篱传来，屋顶炊烟，随风袅娜。

俞佩玉远远就嗅到一股药香。

茅屋中是谁病了？

是谁在煎药？

竹篱半掩，檐下的红泥小火炉上，药已半沸，一只黑猫懒洋洋地伏在火炉旁取暖，四下寂无人声。

那煎药的人呢？

东郭先生为什么要将俞佩玉带到这里来？

突听“咪”的一声，那黑猫箭一般窜起，窜入东郭先生怀里，东郭先生抚着它绸子般的黑毛，大笑道：“好小黑，乖小黑，莫要抓爷爷的胡子。”

俞佩玉对猫狗都没有兴趣，正觉得无聊，突听一人道：“俞公子别来无恙。”

这声音就在他身后发出来的。

俞佩玉大惊回顾，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苍老的脸上，密密地刻画着风霜劳苦的痕迹，但一双带笑的眼睛，却清澈得有如明湖之秋水。

俞佩玉又惊又喜，失声道：“原来是你老人家在这里。”

此时此地，他能再见到“高老头”，当真是宛如隔世。

东郭高手里提着个大水桶，桶里装满了清水，他提着这么大一桶水来到俞佩玉身后，居然也全无声息。

他看到俞佩玉面上的刀疤，面色立刻就变了，但瞧了几眼后，目中又露出了笑意，喃喃道：“看来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太完美了的，总要有些缺陷才好。”

俞佩玉只觉喉头仿佛被什么东西塞住了，想说话竟也说不出。东郭高拍了拍他肩头，展颜笑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说也罢，屋子里还有个人日夜在惦念着你，你快去看看他吧？”

屋子里人是谁？

是谁病了？

莫非是姬灵燕？

是谢天璧？

还是林黛羽？

俞佩玉只觉手有些发抖，毕竟还是推门进去。

一个白衣人斜倚在床上，清癯的面容，蜡黄的脸色，半张半闭的眼睛中，闪闪地发着光。

一见到这人，俞佩玉再也忍不住心头狂喜，竟大叫了起来：“凤三哥，你怎会也在这里。”

看到了凤三和“高老头”，俞佩玉对东郭先生的信任自然又增加了几分，但有几件事他还是觉得无法解释。

尤其是他亲眼见到那“墨玉夫人”将姬苦情杀死的——眼见的事，总比耳听的事为真。

他简要地向凤三叙述了这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说到朱泪儿已姬悲情骗走时，他心里又是痛苦，又是惭愧。

凤三反而安慰他，道：“姬悲情绝不会伤害泪儿，只因为她将泪儿带走，只不过是想要挟你，要你不敢做任何背叛她的事。”

俞佩玉垂首道：“我早就该想到这点的，我为什么要让她将泪儿带走？”

凤三微笑道：“其实你也用不着为泪儿担心，这孩子刁钻精灵，姬悲情也未必就能对付得了她。”

俞佩玉也只有暂且放宽心事，却将那帐簿和竹牌拿了出来，道：“这就是我在李渡镇那小楼下找到的……”

凤三皱眉道：“销魂宫主怎会对一本帐簿如此珍视？”

第三十九章 风波已动

俞佩玉正色道：“因为这本‘阎王债’记载的都是当今武林人物的丑闻，销魂宫主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一面护身符，谁都怕被揭穿秘密，而不得不对她顾忌三分。”

凤三点了点头，但又将头连摇：“这理不错，但也有相反的一面，我的意思是说这本‘阎王债’是惹祸根苗。”

俞佩玉眼神一动道：“三哥的意思我明白——凡是被‘阎王债’记录丑闻的人物，必千方百计将它据为已有，一方面可以隐去自身的秽事，一方面反可胁迫别人，你说可对么？”

凤三点了一下头道：“不错，所以你既然已经从‘阎王债’上晓得很多秘密，就没有再保存它的必要了，免得惹上很多麻烦。”

俞佩玉含笑道：“这点我跟三哥的想法相反，如果被人晓得这本阎王债在我身上的话，毁了它也无法避免困扰。”

凤三诧道：“那是为什么？”

俞佩玉道：“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轻易将它毁去，这场麻烦是免不了的，而且我希望这场风波早一点掀起。”

东郭先生将颜下的大胡子一甩，急忙插口道：“小伙子，听你这话的口气，莫非是唯恐天下不乱，对不？”

俞佩玉点头道：“对了，我准备明天就将‘阎王债’上的丑闻散布出去，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要报家父之仇，并且也要将整个江湖重新整肃一番，绝不让那些外披羊毛、内藏狼心的假仁伪善者，再以欺世盗名的手法蒙蔽江湖。”

这话使室内人俱都瞪大了惊诧的眼睛，但也都流露出赞佩的目光。

东郭先生摸了摸他的大胡子，又不停地将头连点，最后将脸色一正。

“小伙子，你的豪气确实不小，但是立意固善，也要行之有方，如果眼前你就莽莽撞撞地将‘阎王债’抖露出去，那我老人家就要将你好有一比了——”

俞佩玉含笑望着他问：“请问比从何来呢？”

东郭先生道：“比作‘寿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烦了。”

俞佩玉道：“前辈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说我目前的功力还不够，招惹不起江湖巨头的联手攻击，对不？”

东郭先生将头连点，道：“算你小子聪明，猜得一点也不错。”

凤三正色插口道：“四弟，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你虽有一手惊天的志气，但有时也要量力而行。”

俞佩玉笑道：“三哥说得对，我当然有所凭借才会作这样的狂想，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

众人又面面相觑。

凤三用眼盯着他问道：“那你所凭借的又是什么呢？不妨说出来让我们大家听听。”

俞佩玉将竹牌一扬道：“这是东郭先生的‘报恩牌’，有了它我就不再顾虑一切。”

东郭先生惊得一哆嗦，道：“小伙子，你好狠？意欲将腥风血雨的事完全扣在我糟老头一个人的身上么？”

俞佩玉肃穆道：“老前辈不要想歪了，我并非借此‘报恩牌’坚请你老人家出面和他们去拼生死，而只是想请前辈将‘无相神功’传授给我。”

东郭先生又是一怔，道：“你怎么知道我有‘无相神功’？”

俞佩玉说道：“乃是‘墨玉夫人，姬悲情亲口所说出，她说‘无相神功’正是她‘先天罡气’的克星。”

东郭先生怒道：“所以你将目标对准我了，想仗‘报恩牌’威胁我。”

俞佩玉躬身将“报恩牌”双手奉上道：“前辈息怒，晚辈实在没有仗物胁人的打算，只请前辈念今后江湖安定，赐于成全。”

东郭先生一声冷哼，伸手将“报恩牌”夺了过去，并紧接着一掌朝他当胸推来。

凤三先生和高老头顿时发出惊呼。

可惜慢了，当他们发觉东郭先生施展的竟是“无相神功”时，只听得俞佩玉一声惨叫，身子象断了线的风筝，被狂飙卷得穿屋而出，直朝一条溪畔飞去。

凤三瞪大了惊骇的眼神道：“东郭老鬼，你为什么要对他下这样毒手？”

东郭先生眯着小眼咧嘴一笑道：“你是看兵书淌眼泪——替古人担忧。”

只说了这么句没头没脑的话，人便疾窜而出，等到凤三赶到屋外时，东郭先生和俞佩玉都消失不见了，只看到远处有一条飞掠中的灰影，那速度之快象驭电追风，眨眼功夫便失去了踪迹。

凤三稍急如焚，而就在此时身后传出了高老头的声音：“暂且别急，凭你我的脚程是追赶不上的，我知道他将藏在什么地方，等你身体完全康复了，我们一同去找他。”

凤三猛地转过身来：“还要等到我康复？……那四弟……。”

高老头忙用手势止住道：“放心，你是有点替古人担忧，俞佩玉不是天折像，他死不了的。”

凤三茫然的眼神在他脸上一扫……

朝阳缓缓升起，将原野景色映得一片金黄，而凤三先生也就在晨曦普照下似乎醒悟了什么，脸上愁云随风散去。

漆黑、幽暗、阴风惨惨，泥腥气扑鼻，那漫长的地道仍和来时一样，好象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有三条黑影在地道中朝前摸索着，这三人就是朱泪儿、海东青，还有一个铁花娘。

这三人默默无言朝前摸索着，朱泪儿挽着铁花娘，铁花娘挽着海东青，在这种情况下摸索前进，每个人心头上都好象压了一块重铅。

这时三人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刚才在石窟内千钧一发时，若非“墨玉夫人”姬悲情及时出现，他们三个这时都已活活被热蜡浇死，而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石室内再增添三具蜡人。

他们现在跟进入地道时的情形差别很大，因为少了一个俞佩玉，这在朱泪儿的感受上尤为灵敏，失去了俞佩玉就好象失去了一盏明灯，使她感到地道更黑，也感到彷徨无主。

他们现在离三十九盏灯还远得很呢，海东青终于不甘沉寂，首先拉开喉咙道：“有人曾经讲过：‘不说话比死还难受’，但在该说话的时候觉得象得了锁喉症，你说怪不？”

朱泪儿顿时停下脚步道：“你这话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海东青道：“冲着谁，谁心里自然有数，情愿大吵一场，也不愿意这样闷着气走路。”

朱泪儿道：“我的心情不好，你说话少带尖带刺的。”

海东青愣愣地道：“你为什么要心情不好嘛？”

朱泪儿被问得一愣。

铁花娘插口道：“这还用问，朱姑娘见不到俞佩玉，就象掉了魂，这种心情你们男子汉没有办法了解。”

朱泪儿被说得脸通红，好在地道黑暗，没有人能看见。

海东青道：“那也不至于这样烦闷，这只是短时间的分离，而且家师有意将朱姑娘收为女徒，这种天大的造化，高兴还来不及呢。”

铁花娘道：“那是你的想法，你晓得朱姑娘心里作什么打算？”

海东青讨了一个没趣，闭口不说话了。

于是三人又在沉默中继续朝前探索，恨不得早一点离开这犹如阴曹地府的地方。

正走之间，朱泪儿突然停下脚步，神情紧张地道：“听……这是什么声音……”

地道中不仅幽暗，而且寂静得令人窒息，但在极度的沉寂中，却隐隐传来了沙沙的声响。

那应该是衣袂飘风的声音，或者是人类走动时的脚步声响，但是因地道内回音太重，而无法分辨清楚。

那声音轻微极了，好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发出，而三人所听到的也只是回音而已，否则也将无从发觉。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地道中又有人出现了，正朝这里飞纵而来。

朱泪儿比较机警，忙将铁花娘和海东青拉成一串儿在贴近洞壁伏倒，屏息凝神，以候动静。

就在此时，一条黑影夹着劲风飞掠而过。

那速度快极了，快得好象一阵风。

可惜的是三人没有辨明黑影的轮廓，那黑影好象一头夜鸟，又好象一只巨型蝙蝠。

那黑影一闪而逝之后，三人仍旧静伏不动。

又过了一会，朱泪儿突然发出自言自语的低呼：“奇怪？……奇怪？……”

铁花娘轻轻扯了她一下道：“什么事值得连声奇怪？莫非你发现什么特异之处了么？”

朱泪儿说：“没有，但我觉得刚才的黑影好象是武林盟主俞放鹤，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

铁花娘说：“他到这里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朱泪儿说：“眼前谁也不晓得，除非我们再折返回去，暗中偷窥偷窥。”

铁花娘道：“我可没有这份兴趣，简直等于在地狱中摸索。”

海东青道：“我支持朱姑娘的提议，反正用热蜡浇人的怪物已经被家师用‘先天罡气’格杀了，再也不会出现以前的恐怖局面，我们还怕什么”

朱泪儿坚持道：“假如是俞放鹤到这里来，说不定和俞佩玉有莫大关联，说什么我也要回去看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铁花娘在两人附和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同意，于是掉过头来又朝地道深

处走去。

石窟四壁燃着几盏灯，昏沉沉的光亮下，一张石椅上坐着一位浑身黑衣的女人，她就是“墨玉夫人”姬悲情。

石窟内寂静无声，而姬悲情也心无旁骛地端坐不动，她好象有什么沉重的心事。

她是一个性格十分倔强的人，经姬苦情提醒后，她也有点感到应付俞佩玉的方式有点欠妥，但是她情愿错下去，也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承认错误。

石窟四壁冷冰冰的，但“墨玉夫人”的表情更冷，由于心里起了疙瘩，情不自禁地脱口念道：“我错了么？……难道我真错了么？……”

她认为在这石窟内，甚至整个地道内都不会有外人的，纵然吐露心事也不会被人听到的。

但是她估计错了。

就在她话声刚歇时，石窟门外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你是错了，而且错的不堪想象。”

姬悲情猛的一怔道：“谁？”

门外的低沉声音道：“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你现在的情绪实在太乱了。”

随着话声闪进一条灰影，竟是姬苦情。

姬悲情冷冷地投了他一瞥：“你怎么回来得这样快？”

姬苦情的脸色很难看：“你问错对象了，应该问那小子为什么决定得那样快。”

姬悲情诧声道：“你是指俞佩玉？”

姬苦情说：“不是他还有谁，这小子实在棘手。”

姬悲情急声道：“他究竟决定了什么事情？”

姬苦情说：“是我们最怕的事情，他已将‘阎王债’向江湖公布了。”

姬悲情稳不住特有的矜持，惊站了起来道：“我希望你再清楚地讲一遍。”

姬苦情笑说：“讲两遍还不是那么回事，其中不仅包括我们之间的秘密，还包括你跟俞独鹤之间的丑闻。”

姬悲情的身子在微微发抖：“我要杀掉他……我一定要亲手杀掉他……”

姬苦情说：“现在才晓得应该除掉他已经晚了，谁也收不回来散布在江湖上的‘阎王债’。”

姬悲情怒声说：“事已至此，你还在抱怨我。”

姬苦情摇了摇头：“不是抱怨，而是事实如此，并且那小子刁滑得很，不知躲向何处，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

姬悲情愤声道：“那只是时间问题，我一定要亲手杀掉他，而且要让他死得很惨很惨。”

姬苦情顿了一顿道：“不过还要同时再除掉一个人，他比那小子更可恨。”

姬悲情一怔道：“谁？”

姬苦情说：“就是我们的死冤家活对头——东郭先生。”

姬悲情诧容又现道：“这件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姬苦情双眼直冒怒火道：“就是那老鬼替他撑的腰，我想你的本意不外乎想利用那小子以‘报恩牌’辖制老鬼，不料如今反受其害，谁也料不到会

转变成这样坏的下场。”

姬悲情眼一瞪：“你又在抱怨我？”

姬苦情说：“现在谈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应该尽快想办法对付那一老一少才是正理。”

姬悲情说：“俞佩玉容易解决，棘手的是那老鬼。”

姬苦情道：“那就只好整个摊牌了，将我们用刀圭易容术一手制造出来的俞放鹤抬出来，让他行使武林盟主的权力，将那一老一小列为武林公敌，我们岂不就高枕无忧了。”

姬悲情一声冷哼说：“你不要忘了他的本来面目是漠北大盗‘一股烟’，在时机未成熟前，他就那样会被我们利用？”

姬苦情说：“应该没有问题，除了你跟他的交情不算，就以他的切身利益来说，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因为‘阎王债’上也少不了他一笔帐。”

姬悲情没有吭声，似在考虑姬苦情的提议。

就在这个时候，姬苦情突然两眼精光暴射，象电芒似地投向石窟门口，厉声道：“外面是谁？”

紧接着，门外响起了一个冷漠声音：“是友人，也是敌人，今后可以任你选择。”

那声音熟悉极了，二姬顿时面面相觑。

就在两人发愣的时候，来人已闪进房中，正是冒牌货的武林盟主俞放鹤。

看见来人后，二姬又有点感到发窘。

俞放鹤冷眼向他们一扫道：“你们两人这出双簧演得真精采，到今天我才看到你们的真面目。”

姬苦情眼一瞪道：“这样说，你反倒吃亏了？”

俞放鹤冷笑说：“我们之间谈不上吃亏占便宜，谈起来两辈子也算不完的帐。”

姬苦情道：“那不就结了，绿帽子我都戴了那么多年，你还有什么值得生怨气的地方。”

姬悲情怒叱道：“放屁，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

现在的姬苦情等于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怒哼一声，飞步出了石窟。

姬悲情冷静了一会，说：“你不应该到这里来的，让我下不了台。”

俞放鹤道：“但是发生了这样大的风波，难道我不应该来跟你商议。”

姬悲情道：“你是指‘阎王债’，掀起的风波？”

俞放鹤点头说：“没料到你得到的消息不比我慢，现在一切免谈，让我们先下手为强，也许可以挽回颜面。”

姬悲情摇头道：“挽回不了的，只有除掉俞佩玉和东郭老鬼泄愤。”

俞放鹤说：“不见得，如果下手得早，也许可以挽回？”

姬悲情诧声道：“‘阎王债’已经在江湖上公布了，还能挽回？”

俞放鹤说：“嗯，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限于口头宣布，没有人亲眼看到那本‘阎王债’帐簿，江湖上还抱着信疑参半的态度。”

姬悲情说：“照你这样说还算有一线希望，你的意思是想我陪你马上动身？”

俞放鹤说：“嗯，我晓得高老头的地方，运气好的话也许会在那里碰上他们。”

姬悲情眼睛一动：“不行，我应该立刻回山一趟。”

俞放鹤诧声道：“回山？什么事比我们挽回‘阎王债’风波还要关系重大？”

姬悲情道：“我要将朱泪儿囚禁起来，掌握住她就能对俞佩玉发生很大钳制作用。”

俞放鹤说：“那我就先陪你上山一趟，然后再联手找他们算帐。”

姬悲情点头同意，于是和他一同飘身离开石窟。

俞放鹤和姬悲情都因心情急躁，在离开石窟窜向地道时，竟没有发现附近正躲着三个人。

朱泪儿等在俞放鹤到达石窟不久，便衔尾而至，所以石窟内一切经过都偷听到了。

但是他们一直隐伏不动，甚至连呼吸都极力屏住。

现在，地道内已失去了俞放鹤和姬悲情的影子，三人为了谨慎起见，又在原处隐伏半晌，才缓缓站起身来。海东青跌足长叹：“我恨！恨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师傅，恨我为什么没早发现他们的阴谋。”

朱泪儿说：“可是我非常幸运，忽然心血来潮而没有上山，否则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而且毫无疑问地变成人质。”

铁花娘道：“现在是应该说废话的时候么？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地道，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跟俞公子联络一下。”

朱泪儿皱着眉头说：“可是谁又晓得他眼前的下落呢？”她急得险些掉下眼泪。

铁花娘说：“刚才俞放鹤不是说俞公子在高老头处的可能性较大嘛，我们只好循着这条线索追寻下去。”

海东青道：“但高老头的住所又有谁能知道呢？还不是等于白说。”

朱泪儿顿将精神振作起来道：“走，我们先出了地道再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抢先一步，否则俞公子会吃亏的。”

于是三人加快速度朝地道出口扑去，他们已顾不得将会发生什么危险了。

晨雾萦绕着一排险峻的山峦。

那画面美极了，霎时晨雾散尽，朝阳下但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湖光岚影，苍松含烟……那简直就是传说中神仙住的地方。

山腰传来瀑布雷鸣，除此以外，山峦一带暴露着死一样的寂静。

正值此时，在小楼前的万绿丛中，出现了两条灰影，那两人都怀着上乘轻功，但见他们一路轻登巧纵，跃山越岭，跨谷穿涧；片刻功夫便飞掠到瀑布倒泻的所在。

这里景色更美，怪石鳞峋，虬松劲绕，断崖残壁，飞瀑流水，那两条灰影就在从山顶上倾斜而下的千丈飞瀑面前煞住身形，“高老头”环首四下一望，道：“不错，除了这里外，他不应该躲在别的地方。”

凤三面露羡慕之色道：“他几时找到这样一处修身养性之所的？”

高老头微笑说：“不久之前，他无意中透过一次口风，除了我之外，世上恐怕不会再有人知道这个地方。”

凤三又凝神朝四下一阵观察，道：“那么他人呢？”

就在这个时候，瀑布雷鸣声中突然夹送过来一个苍劲声音：“你们简直成了‘阴魂不散’，躲在这里居然也会被你们找到。”

话声起自一排虬松丛中，两人一入耳便能辨认出那正是东郭先生的口音，循声纵了过去。

他们只略微用眼一扫，便发现东郭先生将两只小脚倒吊在一株松枝上面，整个头脸都因此而被散下来的胡须包围着，令人乍看之下，不晓得遇上了什么怪物。

凤三笑道：“你老人家真是雅兴不浅，有点返老还童了，竟一个人躲在这里打秋千。”

东郭先生道：“有兴趣的话不妨你也上来试试，我敢保证，这是练功后休息时最舒服的姿势。”

凤三简直想笑，而高老头站在旁边不停地直摇头。

突然，东郭先生将身子疾弹而出，好象是一轮风车在悬空移动，还没让人看清，哪里是头哪里是脚时，他已稳稳当当地站到两人跟前。

凤三急声道：“我四弟呢？”

东郭先生说：“你们紧张什么，是不是疑心我在谋财害命？”

凤三说：“纵然这样想也不算过分，夺走‘报恩牌’，再用‘无相神功’一下将俞公子劈飞，你这算什么意思？”

东郭先生大喊道：“这是我的老规矩，不论谁想学，都要让‘无相神功’先试试他挨揍的火候到家了没有。”

凤三惊诧地道：“挨揍还有火候？……这真是天下奇闻。”

东郭先生楞愣他说：“这只怨你少见多怪，相试时我只用三成功力，挨揍火候没到家的人会当场五腑尽碎而亡，这小子还真不含糊，连血也没有吐出一口。”

高老头插口道：“少拌嘴了，俞公子现在究竟在何处？”

东郭先生手朝瀑布一指：“瀑布后面有一天然平台，他就坐在那里练功。”

凤三诧道：“那瀑布势如万马奔腾，震耳欲聋，你竟让他在那里练功。”

东郭先生道：“这就是‘无相神功’与众不同的地方，看样子你又要少见多怪了。”

凤三道：“就算我少见多怪，我也希望能明了个中奥秘。”

东郭先生捋了捋胡子道：“‘无相神功’能否练成，端赖定力和灵气，定力够，纵泰山崩于前亦不形于色，何畏于飞瀑雷鸣之声，如果练功者忍受不住那终日不绝于耳的震撼怒吼，那就是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则培养不出灵气，也就没有锻炼‘无相神功’的条件，所以那小子只好先闯过我这头一关再说。”

凤三急道：“那么现在他的反应如何呢？”

东郭先生呵呵一笑：“行，而且出我意料之外的满意，我敢打任何东道，七天之内他就会得到‘无相神功’。”

凤三惊诧地道：“进境竟如此神速。”

东郭先生道：“换了谁也没有那样快，这小子先天异禀和后天根底都与众有异，但是在七天之内谁也不能惊扰他，否则练不成‘无相神功’尚在其次，导致他走火入魔就一切都完蛋了。”

“难道我们远远地看他一眼也不行？”

东郭先生怔了一会道：“好吧，要是不答应，你还疑为我毁尸灭迹了呢。”

千丈飞瀑后面是一扇断壁，但却天生突出来一块平台，只有圆桌面大小，因为被瀑布迎面遮住，所以正面看不见，要想发现它就必须从瀑布两侧绕过。

凤三和东郭高随在东郭先生之后，冒着珠玑飞溅，终于从左侧绕过，发现了那座奇突的平台。

可不是，俞佩玉正坐在乎台上面呢。

他采取的佛门趺坐姿势，神色庄严而平静，眼帘自然地垂着，那神情好象已入忘我之境。

非身临其境者实难体会，以凤三、高老头这等功力之人，置身在瀑布跟前还被那奔雷似的怒吼震撼得眼跳心烦。

俞佩玉竟能丝毫不受影响，这实在是一桩奇迹。

三人仁立片刻，未敢出声，还在东郭先生眼色下，又一同退回巨松跟前。

凤三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你用‘无相神功’将他击伤后，就直接将他带到这里来练功了？”

东郭先生说：“当然，难道我还背着 he 到处玩够了再来不成。”

凤三又道：“中途他也一直陷于昏迷状态，而没有跟任何人接触？”

东郭先生面现诧异容道：“你追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东郭高插道：“我们赶到这里来时，听到‘阎王债’已经公布江湖的传说了，不知究竟是真是假？”

东郭先生咧嘴一笑，：“那还假的了，小伙子虽然昏迷不醒，我就不能替他代劳么。”

凤三跌足叹道：“糟了，你这样做简直是唯恐天下不乱。”

东郭先生愣道：“什么事这样紧张？”

凤三道：“俞公子最少七天才能功成，而我敢保证不出三天之内，江湖上就要掀起滔天巨浪，你怎的这样急就将‘阎王债’宣布出去呢？”

东郭先生猛地一怔：“我老人家一时兴起，对于这点倒是没作深长考虑，岂不糟糕。”

高老头面色凝重地道：“现在只希望一点，没有人能够晓得这个地方。”

凤三道：“平常时这里当然很难被人发现，但‘阎王债’掀起巨浪后则情况又当别论，身受其累者必千方百计到处搜寻，谁敢保险这里不会很快被人发现呢。”

东郭先生搔了搔满头乱发，道：“反正‘阎王债’已经公布出去了，你是收不回來的，我看不如这样——”

说到这里顿住了，睁着一双小眼睛偷看两人脸色。

凤三道：“继续说下去吧，反正以保护俞公子不受骚扰为原则，就是让我赔上性命也绝无反悔。”

东郭先生高兴地一拍巴掌道：“看，我正等着你开腔，现在废话少说，我们三块老骨头准备搁在这里了。”

高老头插道：“准备搁在这里是注定了的，但应该事先估计估计未来的趋势，‘阎王债’会逼得哪些人前来拼命？”

东郭先生说：“嗨，那可多了，除了冒牌货俞放鹤不算，姬苦情、姬悲情、富八爷、怒真人……凡是江湖上稍有头脸的无一不被波及，就连你凤老三也不例外。”

凤三震惊地指着自 己鼻子道：“‘阎王债’上也提到我？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丑闻？”

东郭先生道：“没有指出来前也许你已经忘了，但‘阎王债’上却记得清清楚楚，我曾亲自过目，还能有错？”

凤三手一伸道：“拿来我看看，否则我就认为你故意毁谤。”

东郭先生道：“‘阎王债’又被我揣入小伙子怀中，一定要知道的话，我就直接说出来。”

凤三迷茫地瞪着他道：“你讲？”

东郭先生中咧嘴一笑道：“十年前你在勾栏院迷上一位红倌人，名叫小昭君，最后床头金尽，光着屁股被老鸨赶出来，有这回事没有？”

凤三急辩道：“胡说，我当时是穿着内衣走出勾栏院的。”

东郭先生抚掌大笑：“反正有这么回事就行，‘光着屁股’是我故意渲染，激你亲口承认。”

凤三顿时脸孔通红。

东郭先生说：“别怕羞，我老人家在‘阎王债’上也是榜上有名，说出来跟你也差不了多少。”

凤三道：“你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跑勾栏院？”

东郭先生将头摇得象波浪鼓：“没有这份兴趣，但却暗恋上一名年轻的尼姑，可惜未获青睐，最后差一点殉情自杀。”

凤三和高老头相视一愣，结果三个人都同时大笑起来。

在残霞余晕将西方天际涂上一抹金黄时，田陌中突然出现一个蹒跚的影子，正朝一条小溪缓缓踱来。

那蹒跚的影子是朱泪儿，出了地道后她就和铁花娘、海东青分手，准备向三四个地方寻找俞公子的下落。

可是天涯茫茫，俞佩玉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朱泪儿不计较这些，凡是俞佩玉可能落脚的地方，她都要设法寻遍，为了俞佩玉，她是顾不得辛劳的。

说实在的，这两天她已精疲力尽，而俞佩玉的下落一点也没有打听出来。

而且她现在的行动是要特别小心的，她明白了姬悲情正有将她作为人质的打算，现在既已东窗事发，她必须要提防姬悲情的沿途追截。

这两天中她已听到‘阎王债’公布江湖的消息，这证实了在地道中所听到的俞放鹤和姬苦情所说的并没有错，也更明白了江湖上的滔天巨浪已起，当然也就更为俞佩玉的安危而担心。

尤其今天中午，她在阳关大道上陆陆续续地看到很多武林中人追骑四出，他们无意中流露出的口风就是要寻找俞佩玉，经此印证实在不容许她再存任何侥幸的想法，而必须要尽快能见俞佩玉一面，以倾述自己在地道内所发现的各项秘密。

这些秘密当然是和俞佩玉有深切关联的，如果不将它揭穿，俞佩玉很容易就摸错了方向。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姬苦情又一次的装死，如不揭穿，俞佩玉便很难认清楚“墨玉夫人”与姬苦情究竟是敌是友。

在朱泪儿感到寻找俞佩玉已临绝望境地时，突然想起凤三叔曾经提过高老头的住处，好象正是这一带，但不能确定实在地方，所以她现在只能说是碰碰运气。

现在的朱泪儿已感腿软腰虚，如果不能得到适当的休息和食物，她将很难继续支持下去。

暮色低垂中，她一面走一面朝前看……

她终于发现了目标，小桥流水，竹篱人家，现已晚饭时分，那竹篱内的茅屋竟没有炊烟冒出。

她蹒跚而行，进入竹篱后开口问道：“请问里面有人么？”

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朱泪儿一连唤了两三声还是如此。

苦也！竟是没有人居住的空屋。

“管他呢，进去找一点食物，吃饱了再想办法。”

朱泪儿心里这样想着，伸手便去推开那茅屋的木门。

咿呀一声门开了。

一条黑影突然向她怀里猛窜，朱泪儿大吃了一惊，但是这片刻的惊吓，随着“咪”的一声而消失。

原来窜进她怀里竟是一只大黑猫。

朱泪儿用手抚了抚。

“猫咪乖，你的主人呢？”

黑猫用绿油油的眼睛瞪着她。

“咪……咪……”

朱泪儿似乎忘了它不会说话，象哄小孩般地说：“该是肚子饿了罢，让我找一点东西喂你。”

伸手亮了火铳子，并将桌上的一盏小油灯点着。

突然，竹榻上放的一件衣服引起了朱泪儿的注意，是她亲手替凤三叔缝制的，绝不会有错。

莫非这里就是高老头的住处？

那真巧。

凤三叔和高老头呢？

朱泪儿高兴得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疲劳，而就在此时，怀里的黑猫突然一下窜出，象箭也似的直向荒野中奔去。

黑猫奔驰的神情好象怀着某项目的，朱泪儿疑心大起，于是跟着后面奔了过去。

这时夜色已经深深笼罩大地，东方天际却升起了一轮明月。

黑猫继续向前奔跑，并不时回过头看看朱泪儿，好象恐怕朱泪儿追赶不上，故意停下来等等。

朱泪儿大感惊异，也越发断定了黑猫必有目的，遂抖擞精神，紧紧跟随，看它究竟要将自己引到什么地方？

月辉普洒下，原野一片银白，这帮了朱泪儿不少忙，可以很清晰地盯住那条黑猫。

穿树林，绕小溪，迈田埂，翻山坡，那条黑猫仍旧往前奔跑着……

突然，朱泪儿好象感到身后有异，当转身查看时，竟又没看到任何可疑情况。

她并没有十分在意，又恐被黑猫甩脱了，所以只当那是人类在走夜路时常有的现象，于是再将全部精神放在盯踪黑猫身上。

约摸两三个时辰，一座山峦横阻眼前。

那条黑猫回过脸来竟对朱泪儿“咪！咪！”大叫两声，然后速度突然加

快，飞也似地朝山上纵去。

朱泪儿太累了，她现在已经没有追上黑猫的能力，但她还是挣扎着朝上攀登。

苦也，还没有到达山腰，就在一眨眼功夫内，那条黑猫竟已不知去向，而她却听到瀑布雷鸣的声音。

这片山峦范围太大了，而瀑布奔腾和震荡出空谷回音，此伏彼起，竟使朱泪儿难以辨清瀑布所在的方向。

朱泪儿这时真有叫天天不理，叫地地不应感觉。

但是她没有丝毫埋怨。

在她心中认为只要已经接近了寻找俞佩玉之路，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

她振作起精神，决定再往上走，最低限度也要将那只黑猫找到。

蓦地，也就是在她刚起步的时候，她发觉背后竟伸过来一只美丽的手，竟一下将她的右腕扣住了。

深夜，荒山，那太骇人了。

朱泪儿头皮一麻，而身不由己，竟被那只美丽的玉手一下拧过身来。

糟，一定是碰上了山魅鬼怪。

朱泪儿闪电般掠过这个念头，但她视界中却出现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女人，尤其是那高贵的风仪。

“啊呀。”不料当来泪儿认清了那身穿黑衣的美丽女人时，竟比见了山魅鬼怪还要恐惧，连吓带累，一交跌倒地上。她瞪大了惊恐的眼神道：“你……”姬悲情笑着说：“不错，是我，你没有想到吧？”朱泪儿张口结舌，不晓得说什么才好。姬悲情接着说：“我曾夸赞过你是好女孩，但怎么忽然不乖了呢？”她顿了一下又笑着说：“我只道你跟随海东青回山了呢，不料你竟害我扑个空。”朱泪儿突然挣扎着站起身来：“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指示？”声色俱厉，好象突然之间胆量大了许多。姬悲情说：“因为受我指挥的人一定不会吃亏，而你竟没有听我的话。”

朱泪儿索性将腰一叉，冷笑道：“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吃亏，而且永远不会听你的话，也就永远不会吃亏。”

姬悲情笑着说：“那是你还没有发觉，等到发觉吃亏了，你就会后悔的。”

朱泪儿一怔：“我听不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姬悲情说：“一定要我说明？……也好，可以让你增加一次教训。”

朱泪儿猛地一激灵，她似乎已经感到不妙。

姬悲情接着说：“傍晚前你就被我盯踪了，而且还有我的很多伙伴。”

朱泪儿急声道：“谁？人呢？”

姬悲情仍旧笑着说：“噢，很多很多，俞放鹤、姬苦情、怒真人、富八爷、天吃星……真是数不尽，他们都到瀑布那边去了，你知道是去做什么吗？”

朱泪儿没有接腔，但是脸色正在变青。

姬悲情又说：“他们是去拜访一位贵宾，而那位贵宾也就是你正在千方百计寻找的人，没有你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地方，想一想看，你算不算吃亏了呢？”

朱泪儿象遭五雷轰顶，站在那里愣了。

姬悲情笑着说：“我说的没有错，不听话的女孩总是要吃亏的，但愿不

要继续下去。”

朱泪儿没有理会她的冷言冷语，掉过头去凄声大叫着：“俞公子，是我害了你。”随着话声就朝山腰上飞扑。

怪事情发生了。

朱泪儿刚跑两步，身后竟出现一股极强的吸力，硬将她牵得登登登倒退回来。

那仍旧是姬悲情的杰作。

朱泪儿泪落如雨：“前辈，‘阎王债’是我公布出去的，你可以杀掉我，请不要对付俞公子。”

姬悲情摇摇头：“看起来爱情的力量实在伟大，甚至于替死。”

朱泪儿哭泣着说：“是的，我愿意死，只要不连累他……让我死一千次……一万次……我都是甘心情愿的……”

姬悲情的声调突转冷漠：“但是天下的事就是这样怪，应该死的人想逃也逃不了，不应该死的人想死也死不成。”

朱泪儿又是一愣：“前辈，你说谁不该死？”

姬悲情说：“你是很聪明的女孩，应该辨得出。”

朱泪儿顿如一交跌下了万丈深渊，她已醒悟哀求是没有用的了，放声大哭着，掉过头去又朝山腰飞奔。

嘭！

她竟撞上了一样东西，登登登倒退回来。

刚才她太慌张了，只顾闷着头跑，也不晓得究竟撞着了什么？抬起头来一看……。

啊呀，灵鬼。

不错，就是他，那冷森森的笑容，紧身的黑衣，腰间的红带，带上插着的弯刀，刀柄上的红绸……

朱泪儿惊叫着脸一捂，不敢再看。

但是她绝没有认错，站在面前的就是灵鬼，那杀不死的怪物，而自己一头竟撞上他的肚子，姬悲情只对灵鬼说了声：“将她带回山去。”

话声刚歇，人已凌空而起，她的身法竟比灵鬼还快，眨眼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灵鬼一把将朱泪儿拎了起来。

如果现在将灵鬼比作老鹰的话，那对朱泪儿最恰当的比喻就是雏鸡。

落在什么人手里都好，朱泪儿竟落在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手中，早已惊得魂飞魄散。

灵鬼咧着森森白齿朝她一笑道：“女孩子总是应该乖一点的，我们回山去。”

灵鬼不笑还好，那笑容在朱泪儿的眼中更狰狞，更恐怖。

但在极度恐怖中，朱泪儿的神智反倒清醒，抽出腰间的一把短刀，猛力就朝灵鬼身上刺去。

噗哧。

血光迸现，那一刀竟将灵鬼胸口刺了个大窟窿。

灵鬼仍旧挂着那不死不活的笑容：“你又忘了，灵鬼是杀不死的。”

那景象比没动刀前还要可怖，朱泪儿嚤的一声昏了过去。

就在此时，远处传来大声呼唤：“泪儿……泪儿……”

朱泪儿朦胧中好象听出那正是三叔的声音，激灵灵一个寒颤，顿又苏醒过来。

她也嘶声叫唤着：“三叔……三叔……”

刚叫了两声，她已发觉自己好象变成了一张纸，正被狂风吹送离地而起。

她也看到一条灰影正象陨星般地朝这里飞掠，也能从轮廓中判断出那正是她的凤三叔。

施展上乘轻功的凤三快如驭电追风，但他也只看到泪儿被一条黑影扛在肩上，化为一阵清烟，瞬息无踪。

凤三震惊极了，他竟不晓那叫什么轻功。

凤三情急中并未想到挟走泪儿的乃是灵鬼，但却深感无从追起。

飏！飏！飏！飏！

山麓前纵起数条黑影，目标直指瀑布。

凤三心知有变，顾不得找寻泪儿了，一鹤冲天，直朝俞佩玉练功的地方斜飞而去。

离飞瀑流泉七八丈远近站着三个人，姬悲情居中，姬苦情和俞放鹤分站左右两侧，正在转动着六道电芒般的眼神，搜索刚才喝止他们前进之人。

一遍，两遍，三遍……

怪哉！

凭此三人目力，慢说今夜还有明月当头，纵无月光，在树叶丝中的一只老鼠也会很快就被发现，如今一连轮扫了四五遍，竟没有发现任何疑状。

姬苦情沉不住气了，怒声说：“刚才说大话的是谁？再不露面我就要开口骂人了。”

突听一个尖嗓门嚷道：“我老人家就在你们面前不远，难道一个个的眼睛都瞎了不成。”

这一次，三人都听清楚了，话声起自离他们五丈远近的一堆乱石丛中。

三人运足目力仔细搜索，但仍没有发现乱石堆内藏的有人，却看到有一块巨石在蠕蠕而动。

姬悲情一声冷哼。

“原来是他。”

姬苦情诧道：“谁？”

姬悲情冷声道：“你再仔细看看，那正在蠕动着的是石头？”

姬苦情凝神望去。

“那好象是一只灰色布袋。”

姬悲情说：“不错，颜色和石头一样，如果不是因为他蠕动，根本就看不出那是一只装着东西的口袋，除非你比猪还笨，否则你就应该想到我们碰到谁了。”

姬苦情一哆嗦：“啊呀！大地乾坤一袋装，我们碰上了‘布袋先生’。”

突听那边哈哈大笑：“绿朋友，你只猜对一半，接着。”

话声刚歇，那里面装着东西的口袋竟迅疾无比地骨碌碌滚来，而且劲道恰到好处，滚到三人面前突然自动刹住。

嘿！那布袋口扎得紧紧的，里面装的一定是人，还在蠕蠕而动呢。

同时，姬苦情又认定布袋里面一定是东郭老鬼，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姬苦情不是死人，刚才东郭先生唤他“绿朋友”的用意他不是不懂，那只比唤“活乌龟”好听些而已，正感有气没地方出，翻掌便朝布袋推去。

嘭！哧——

布袋内顿时发出杀猪般的惨嚎，口袋也被震裂了，骨碌碌，滚出一个口喷鲜血的人来。

姬苦情的脸色变了，而且也拉长了，拉得比驴脸还长。

姬悲情和俞放鹤也同时一惊。

那太出人意外了，滚出来的不是“布袋先生”，竟是天吃星，现已身受重伤。

三人不仅吃惊，而且感到震骇，天吃星是伙同前来找俞佩玉算帐的，不久前还和另外的伙伴隐在暗处，不料竟被东郭先生拎住后装进袋中，假姬苦情之手将他劈成重伤。

乱石堆响起一阵哈哈大笑，三人举目望去，发觉东郭先生竟坐在一块石头上，跷起二郎腿，在那里得意地直抖呢。

东郭先生的大胡子，跟身躯本来就不成比例，现在又是坐着，再加上这一抖，那简直能令人笑痛肚皮。

但是眼前三位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俱将愤怒的眼神投向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捋了捋他那拖到地上的大胡子。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你们夫妻三人不在闺房享那鱼水之乐，跑到荒山来找我老人家，莫非三缺一，想凑一场麻将打打不成？”

姬悲情气得纤躯直颤，因为东郭先生刚才那句“你们夫妻三人”比钢刀还利，深深地刺痛了她，也使她感到无地自容。

俞放鹤及姬苦情也感脸似火烧，恨不得一掌下去将东郭老鬼劈为齑粉。

半晌之后，姬悲情才稳住心情道：“东郭先生在江湖上德高望重，如果我有事情相问，深信你是不会讲假话的。”

东郭先生道：“还是‘墨玉夫人’厉害，头一句话就将我扣住了。”

姬悲情道：“现在我想知道，俞公子是不是在此地？”

东郭先生道：“既然找上门来，我想不承认能行吗？”

姬悲情道：“承认了就好办，我想跟他当面讲几句话。”

东郭先生神情一怔：“是不是又想叫他暗杀我老人家？”

姬悲情发了一会窘：“这正是我失策的地方，我应该杀了他，拥有‘阎王债’和你的‘报恩牌’，整个武林将为我操纵。”

东郭先生道：“这好象是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人前认错，我老人家深感荣幸。”

姬悲情苦笑了笑道：“晚了，一切都晚了，但还有一件事情不晚。”

东郭先生怔道：“什么事情。”

姬悲情狠声道：“杀掉他。”

这三个字念得特别重，显然已将俞佩玉恨入骨髓。

东郭先生道：“‘阎王债’是我向江湖上公布的。”

姬悲情怔了一怔：“真有这回事情？”

东郭先生道：“这又不是朝自己脸上贴金，谁愿无中生有，硬朝自己头上拉。”

姬悲情眼神一动：“纵然如此，最多也只能算假你之手，我要追究的仍是罪魁祸首。”

东郭先生道：“这样说你认定那小伙子了？”

姬悲情说：“但愿这句话算东郭先生说溜了嘴，或者是我听错了，再不然就请将话收回。”

东郭先生道：“借用你的一句话——世间将没有力量可以改变我的决定。”

姬悲情叹了口气道：“那就僵了。”

东郭先生说：“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僵局，纵然你肯罢手，也挽回不了它。”

姬悲情怔了怔道：“你似乎另有所指，可以讲得详细点吗？”

东郭先生道：“我认为你还是暂时糊涂的好，但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姬悲情道：“既不愿讲，我也就不再追问，看在武林同道，由我划出两条路来，任由东郭先生选择好吗？”

东郭先生道：“讲讲看？”

姬悲情声调突转严肃道：“一，立刻交出俞公子，由武林大会公议处决。”

东郭先生大喊道：“漠北大盗‘一股烟’，你听到了没有？”

俞放鹤一怔道：“你在唤谁？”

东郭先生道：“我叫的是俞独鹤，也就是尊驾。”

俞放鹤冷笑道：“阁下有点失常，连人都认不清楚了。”

东郭先生道：“俞独鹤，‘阎王债’都已将你的底子抖露清楚了，你就少装蒜吧，再装下去，我叫你变成‘一溜烟’。”

俞放鹤脸色铁青，没有吭声。

东郭先生接着道：“姬夫人刚才的话你听到了吗？”

俞放鹤道：“当然，那是最正直的提案。”

东郭先生道：“但我却好有一比——在强盗窝里面告强盗——官司输定了，这条路我不走。”

俞放鹤道：“姬夫人，现在你应该宣布第二条路了。”

姬悲情口吐狠声：“死。”

东郭先生抚着大胡子呵呵笑道：“那更不用谈，我老人家还没有结婚呢，现在就死，在阎王爷面前没有办法交待，姬夫人划的这两条路我都不能走，第三条路倒还可以谈谈。”

姬悲情怔了一下道：“什么是第三条路？”

东郭先生说：“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总来个彻底解决的，给我七天时间，你们纵然不找那姓俞的小伙子，小伙子也放不过你们，那时来一个彻底了断。”

突听姬苦情一声厉吼：“东郭老鬼，你是不是玩缓兵之计。”

东郭先生道：“说话的是‘绿朋友’吗？闷了这半天你才冒出‘头’来呀。”

带尖带刺，傻子也能听出他在奚落姬苦情。

呼！……

一团灰影凌空飞出，直扑东郭先生。

那正是恼羞成怒的姬苦情。

他这凌空下扑之势威猛绝伦，但见东郭先生将大胡子一抖，身形也就跟着而起，翻掌就迎。

嘭！

狂飚突起，两人这一掌是身子悬空时相撞，场中好象激起了龙卷风，东郭先生落地时登登登朝后退了三个大步，而姬苦情突被狂飚卷动得如同风车，骨碌骨碌，在半空一连翻了七八个筋斗，叭哒一声摔回原位。

姬苦情面如金纸，口角边也挂着血丝，没有能立刻爬起身来。

姬悲情冷笑道：“东郭先生的‘无相神功’果然不凡，但我要提醒你一声，今晚除了我们三人外，附近最少还隐伏着十几名顶尖高手，恐怕不是你想象中那样容易打发的。”

东郭先生眨动精锐眸子四下扫视……

黑影憧憧，果然，十余武林高手象幽灵般从阴暗处陆陆续续地冒了出来。

东郭先生道：“还有没有，干脆由我老人家一一解决，免得小伙子再费事。”

姬悲情道：“这样看来，东郭先生一定不到黄河心不死？”

东郭先生道：“这话就算你替我说的，不尝到‘无相神功’滋味，你们是不肯离去的。”

黑影愈围愈近，终于一齐站到姬悲情身后。

嘿！真热闹，有头有脸的人物全来了。

姬悲情笑了笑：“东郭先生这样有恃无恐，也许认为我们搜不到俞公子，那样想你就错了。”

东郭先生一怔，而将两道冷电般的眼神重重地投到姬悲情脸上。

姬悲情接着说：“也许揭穿了事情反而好商量，俞公子就藏在瀑布的后面。”

东郭先生又是一怔，他不能不佩服姬悲情的目光锐利。

姬悲情又说：“东郭先生，现在我再给你一个机会，跟整个武林作对，是会有好下场的。”

东郭先生回头一看，他的二弟东郭高已和风三各守瀑布两侧，因此胆子也稍微壮了些。

以三人之力对付恁多武林顶尖人物，力量是显得太单薄了些，但是情势如此，东郭先生别无选择余地。

东郭先生顿将心肠一横道：“来吧，希望你们夫妻三个一同上，但我要警告你们一声，不要忘了我老人家外号——大地乾坤一袋装，还怕装不下你们这些兔崽子嘛。”

别看东郭先生这两句话，却无形中产生镇慑群雄的很大力量。

在富八爷宴客时，很多人听了“大地乾坤一袋装”这七个大字就会亡命而逃，何况现在面对本人。

眼前虽没有发生那种现象，但已有部分武林高手私下里心底直冒凉气，已经立下了见风转舵的打算。

至此，僵局已经铁定，没有挽回的可能了。

突听俞放鹤大声道：“怒真人，你带人去攻东郭高。”

这时俞放鹤已抖露出武林盟主的威严。

怒真人应声而出，带领八名高手如飞而去。

俞放鹤扭头又唤：“富八爷。”

富八爷应声道：“是。”

俞放鹤道：“你领一部分人去攻凤三，定要生擒俞佩玉，以泄公愤。”

“是”

富八爷又应了一声，率队朝那边飞扑。

现在场中只剩下两个半人，除了姬悲情和俞放鹤，受伤的姬苦情只能算半个。

俞放鹤将一双愤怒的眼神投向东郭先生：“只要你的布袋大，今夜我情愿被装进去，我们不见真章不算。”

话还未歇人已凌空而起，疾扑东郭先生。

呼！呼！呼！

俞放鹤迎面就是三掌。

但是他狡猾得象是狐狸，当东郭先生出手还击时，他便腾身闪开。

这种现象明显得很，他深知“无相神功”的厉害，而不敢硬碰。

东郭先生的掌法的惊人，但见四周狂飚突起，砂石迸飞，“无相神功”等于在他四周已经砌了一道不可攻破的气墙了。

姬悲情心里暗惊，东郭老鬼今天拼上命了。

呼！呼！呼！

狂飚突卷中，几个回合下来俞放鹤已经招架不住，还幸亏他以闪躲为主，否则定被“无相神功”震伤。

就在此时，一条黑影卷入战幕。

那是“墨玉夫人”姬悲情，双臂一圈，朝外就送。

嘭！

狂飚激出巨响，姬悲情一出手也就是看家本领——“先天罡气”，正和“无相神功”撞个正着。

人影倏分，姬悲情朝后接连暴退，而东郭先生也是一阵急烈摇晃，那满脸的大胡子随风摆下，活象一尊玩具店里的不倒翁。

姬悲情用震惊的眼神向他逼视。

东郭先生也眨动一双小眼睛朝她狠瞅。

就在这个时候，一股掌风突朝东郭先生后背撞来。

突听东郭先生一声暴喝：“这算哪一国的武林盟主，竟从背后偷袭。”

随着话声就是一个“回风摆柳”，并夹送着一阵狂飚朝他撞去。

噗！

场中起了一声闷响，俞放鹤收招不及，竟被“无相神功”余飚扫中，骨碌碌一阵翻滚，跌在丈余开外。

算他运气，差一点就会受伤。

东郭先生刚再补俞放鹤一记“无相神功”，而姬悲情的“先天罡气”又到。

于是，东郭先生一抵二，就在场中和姬、俞两人恶斗起来。

姬悲情一面小心应付一面关照：“俞盟主，跟他游斗，尽量消耗他的真力。”

苦也！

东郭先生最怕这一手，因为“无相神功”最是耗损真力，但面对两大顶尖高手，不用“无相神功”又感难以应付。

东郭先生抽空观望……

瀑布两侧已动了手，东郭高和凤三每人都力敌七八名武林高手，并且又要兼顾正在练功的俞佩玉，是以难免手忙脚乱，险象环生，而自己又被两人缠住，形势实在恶劣已极。

东郭先生小眼珠骨碌碌一阵乱转，双手凝聚真力，突然改朝身旁不远的一座小土堆推去。

轰的一声震天价大响

土尘受劲气猛撞，疾冲而起，竟被激成了一团烟幕，好象沙漠中起了的风暴。

姬悲情和俞放鹤都同时为之一惊，而东郭先生也就趁着这个时候从烟幕中疾冲而起，象陨星飞坠般地直朝瀑布方向扑去。

人还在半空中呢，就听他老人家吆喝着：“大地乾坤一袋装‘布袋先生’到，怕死的快跑。”

说话中人也凌空而下，象一只灰鹤般地扑向富八爷。

第四 章 妖法无边

凤三正缠着富八爷恶斗，东郭先生那一声大吼，竟将他吼糊涂了——那简直是故意通知敌人逃跑。

其实东郭先生又何尝不是这个意思呢。

人的名，树的影，这话诚属不虚。

大地乾坤一袋装“布袋先生”，那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足能令一般武林人物望风而逃。

富八爷所率领的高手联合缠住凤三先生游刃有余，东郭先生这一吼，大家就象老鼠见了猫，哄的一下四散逃去。

不仅这边，由怒真人率领的那批武林高手也不例外。

可是富八爷跟怒真人仍在硬着头皮留置原地，以他们的身份要是也被东郭先生的一句大吼吓跑了，那他们就会在武林中被人笑掉大牙。

说时迟那时快，东郭先生凌空而下，人未落，“无相神功”的狂飚已如怒涛般地涌至。

呼……

富八爷首当其冲，见情也只好运足全身功力，翻迎上去。

嘭！

两掌劲力相撞发出轰然巨响，而富八爷也就在狂飚突起中，一阵骨碌碌翻滚，跌在两丈开外。

这样一来，凤三的压力顿告解除，东郭高那边只有一个怒真人缠住他，也很轻松。

突听半空中传来一声厉喝：“东郭老鬼看掌。”

话是一声，人影却有两条。

左上空是姬悲情，右上空是假俞放鹤，他竟凝聚了十成功力，来做这凌空下扑的一击。

这好象是孤注性的一击，好坏在此一举。

东郭先生表情突转严肃，遂也凝聚全身功力，翻掌便迎。

嘭然巨响又起。

掌劲相撞时并激起莫大气流，就好象突然出现的风暴，而在烟尘怒卷中又可看到人影倏分。

我的天。

东郭先生一连倒退五个大步，拿稳马步时犹感血气翻腾，脸上也已变了颜色。

姬悲情、俞放鹤联合出手，凌空而下，在形势上占了不少便宜，但饶是如此也在“无相神功”下没有讨了太多的好，连退数步后，身子摇晃不已。

富八爷还没有爬起来，坐在地上脸色惨白，显然受伤不轻。

俞放鹤怒冲斗牛，但当出掌再攻时，突被姬悲情喝止了。

她将目光冷冷地投在东郭先生脸上。

“这四十年来，没有人敢这样冲撞过我。”

东郭先生道：“我老人家就算例外好了。”

姬悲情道：“我们之间的‘梁子’算结定了，不过我不想在今夜解决。”

东郭先生咧嘴一笑：“我看不是不想，而是力不从心，何不干脆讲今夜大势已去呢。”

姬悲情说：“随便你怎么想，但我希望你转告俞公子一声，三天之内到我们上来解决这件公案。”

东郭先生：“如果不按时赴约呢？”

姬悲情道：“那我们还是要打他的，但却要陪上一条可爱的生命。”

东郭先生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姬悲情说：“你应该想得到，现在朱泪儿已被我掌握在手中。”

凤三急声道：“你将她怎么样了？”

姬悲情淡淡一笑：“不用紧张，现在她被灵鬼看管着，三天之内是不会有任有凶险的。”

说到这里，她向俞放鹤使了一个眼色，俞放鹤背起乙昆绝尘而去。姬悲情刚想离去时，一股掌风向她撞来。“先天罡气”随手挥出，撞得凤三连退两个大步。姬悲情冷笑说：“你还想动手？”凤三怒目道：“不交出朱泪儿来，你就别想离去。”姬悲情冷声道：“阁下怕没有这个本领，但如加上东郭先生事情又当别论，不过我得警告你们一声。”凤三道：“警告什么？”姬悲情道：“不要忘了灵鬼是由我操纵的，我跟他之间灵犀一点通，只要我一动念，他就会立刻处死朱泪儿。”凤三厉声道：“你敢！”姬悲情笑了笑：“敢不敢，你会知道，不相信就再发一掌试试。”凤三双掌一翻……但却在即将发出时又猛地煞住，而将一双愤怒的眼神投在姬悲情脸上。姬悲情笑了，笑得很得意。她带着调侃的口吻道：“凤三先生能够悬崖勒马，还算是够聪明的，请不要忘了转告俞公子三日后之约，我一定会恭候光临。”说完纤躯疾拧，晃眼间消失踪影。怒真人还在死缠着东郭高呢。但见双掌怒翻，口里头不停地呼叱连声……突然，眼角余光被他瞥见身后多了两个人，一个是凤三，一个是东郭先生。

怒真人倏然而惊，收住掌势连退数步。

东郭先生冲他眯笑道：“牛鼻子，你是不是真想替姬悲情卖命？”

怒真人瞪着眼道：“谁说的，我又不打她的糊涂主意。”

东郭先生说：“那就是替武林盟主效劳。”

怒真人将眼瞪得更大：“那更谈不到，我怒真人不是趋炎附势之辈。”

东郭先生道：“那我不明白了，你为什么留在这里卖掉老命？”

怒真人道：“你似乎多此一问，那小子为什么将‘阎王债’上有关我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完全抖露出来。”

东郭先生小眼珠一转道：“我好象记得‘阎王债’上有关你的部分，是在销魂宫主面前曾经下跪求婚。”

怒真人道：“不错。”

东郭先生道：“这种芝麻大的小事，你也值得拼命？”

怒真人道：“在我来讲，可说奇耻大辱，名誉是第二生命。”

东郭先生道：“我却认为这不必计较，就跟我曾经暗恋过尼姑一样。”

怒真人诧道：“我真想不到你这样直爽。”

东郭先生道：“我不妨直爽告诉你，‘阎王债’是我替俞公子公布的。”

怒真人诧道：“那我就更不懂你的用意何在了，竟不惜将你自己的丑闻也宣布出来。”

东郭先生道：“简单得很，彻底整顿武林。”

怒真人道：“整顿武林包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东郭先生道：“是的，那就是彻底改造武林中人的行为和气质，借‘阎

王债’的公布，而使今后有所检点，这可以收到潜移默化之效果，不久将来，自然能使整个武林中人化暴戾为祥和，而永远不会再有伤天害理之事发生。”

怒真人道：“可是我的名誉损失……”

东郭先生道：“那能算得了什么，年轻时谁没有一段风流韵事？”

怒真人垂下了头，自言自语地说：“这话好象是有点道理。”

东郭先生说：“但这次彻底整顿武林，有一批人却是罪无可赦，必使他們得到应得的惩罚。”

怒真人道：“你指的是哪一批人？”

东郭先生道：“你知道现任武林盟主俞放鹤的事情吗？”

怒真人道：“当然，‘阎王债’上公布的清清楚楚。”

东郭先生道：“好，但我还是希望你亲口说出来听听。”

怒真人道：“他本身是漠北大盗‘一股烟’，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尤以接受姬悲情刀圭易容术冒充俞放鹤，而甘为他们的傀儡。”

东郭先生道：“好，请再进一步谈谈他们的最终目的？”

怒真人道：“当然是操纵武林，把持一切。”

东郭先生说：“明白了这个就好办，象姬悲情、姬苦情那样行为乖张，而心理又不正常之人，一旦操纵了整个武林，你能想到会产生什么结果吗？”

怒真人摇了摇头道：“那真可怕。”

东郭先生道：“所以这次公布‘阎王债’的真正对象，就是那一类少数人，而你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事情，竟不知不觉中变成助纣为虐的一分子，你不感到惭愧吗？”

怒真人顿时哑口无言。

东郭先生又道：“事情我已经剖析清楚，今后你究竟抱怎样的态度，悉听尊便，今夜我不难为你，我们后会有期。”

怒真人满脸飞红，转身飞掠而去。

一场惊扰就此揭过，但凤三为了朱泪儿落在姬悲情手中，而深深感到不安。

东郭先生道：“你暂勿忧急，那小妞儿三天之内是不会有凶险的，我老人家敢以性命保证。”

凤三道：“但不要忘了她落在灵鬼手里，三天后将用什么办法对付那杀不死的怪物？”

东郭先生一愣：“这一下你倒是真将我问住了……”

东郭高插口道：“天生万物，必有相克之道，我们慢慢再研究对付他的办法。”

凤三道：“但不要忘了他不是人，也不是物，而是史无前例的灵鬼。”

东郭高喃喃道：“那也不能例外，慢说他只是受姬悲情操纵的一个怪物，纵然是真鬼，也有应付之策。”

东郭先生说：“二弟说得对，暂将这件事丢开，最要紧的是对这里不能丝毫松懈，当心姬悲情来一记‘回马枪’。”

凤三、东郭高颇以为然，于是三人不敢离开瀑布附近一步。

黎明将黑暗冲蚀殆尽，山峦在朝阳映耀下一片金黄。

俞佩玉在此参禅“无相神功”才只三天。

依照东郭先生的估计，俞佩玉须七日功夫才能将“无相神功”学成，那将再须四天功夫，而姬悲情提出来的三天之约，现在只剩下两天。

照这样计算，俞佩玉功成赴约是赶不上的，所以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

其中最心急的要算凤三，俞佩玉不仅是他的四弟，而且能否准时践约，还关系着朱泪儿的生死。

他面色凝重地望着东郭先生说：“你认为俞公子有没有提前完成‘无相神功’的可能？”

东郭先生说：“很难，除非有特别的奇迹出现。”

凤三道：“所谓‘特别奇迹’怎样才能获得。”

东郭先生一愣：“这一下你又将我问住了，那只能解释为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凤三闻言心情更为沉重。

三人绕过瀑布面，来到洞壁跟前。

俞佩玉仍然跌坐在那块突出的天然平台上面，神情如入忘我之境，但有一点和昨天显著不同，就是面泛油亮的奇异色彩。

东郭先生脱声惊呼：“奇怪……奇怪……”

凤三道：“什么事情你又大惊小怪？”

东郭先生扯了他一下：“我们不要惊扰他，有话外面谈。”

绕过瀑布，在流泉旁的乱石堆中，三人各拣一块石头坐定，东郭高道：“老哥口称奇怪，是不是因为俞公子面泛红润色彩所致。”

东郭先生点了一下头：“是的，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凤三道：“是好是坏呢？”

东郭先生说：“当然是好，这就是‘无相神功’将成的象征，他比预期的时间竟提早三天。”

凤三惊喜道：“提早三天？那就是说明天就会成功？”

东郭先生道：“不错，现在我找到答案了，这就是奇迹，但一时片刻我还想不出原因。”

东郭高道：“我晓得，一定是俞公子对‘先天无极’门功力有深厚基础，练起‘无相神功’来事半功倍。”

东郭先生欢欣地道：“二弟说得对，我竟没有想到这一点。”

转脸又向凤三道：“现在你总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提前一天去赴姬悲情的约会。”

凤三脸上愁云一扫而空：“这也许泪儿命不该绝，可是……”

东郭高插口道：“可是不晓得怎样对付灵鬼，对吗？”

凤三点头道：“是的。”

东郭高说：“现在我已经想出对付灵鬼之道，应该没有太大疑问。”

凤三慌忙道：“什么办法，快说出来让我听听。”

东郭高道：“对付灵鬼的关键是在姬悲情身上，请想，灵鬼的一切既然受她操纵，也就是说姬悲情有灵气寄附在灵鬼身上，只要能将姬悲情制服，灵鬼也就自然失去一切能力。”

东郭先生拍手道：“对，一定是这样，要想泪儿不遭伤害，就一定不能放过姬悲情。”

凤三道：“既然如此，我要先离开一步。”

东郭先生诧道：“哪里去？”

凤三道：“先去盯住姬悲情，提防她作逃走的打算。”

东郭先生道：“仅仅一天时间都不能等待么，傍晚前那小伙子就会得到‘无相神功’的，我们一同赴约岂不声势更壮。”

凤三道：“但是，一天时间内也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心急如焚，非要先起程不可。”

东郭高说：“好吧，但是绝不能独自有所行动，胆大妄为，不仅于事无补，并且会给泪儿造成更大的危险。”

凤三道：“这我晓得，我在那里等候你们。”

话歇，身形已经纵起，几个飞掠，便在山峦转角消失不见。

日薄崦嵫。

白昼总算过去了，但这一天在东郭兄弟的感觉上好象特别长，长得就象整整一年。

所幸白昼里没有发生过任何惊扰，这显示姬悲情在约会前并不再对这里做偷袭的打算。

东郭兄弟坐在流泉旁边，一面欣赏由晚霞幻成的美丽景色，一面聊天。

照晨间所见，俞公子的“无相神功”最迟明天早晨便可练成，但或许还要早，所以二老不敢擅离一步，以防发生意外变故。

呼噜！呼噜！呼噜！

就在此时，两人耳际突然听到怪异声响，那声音竟夹杂于瀑布雷鸣声中。

东郭兄弟感到奇怪，循声望去。

我的天！

倒悬而下的千丈瀑布，这时竟拦腰中断，下半段竟再倒卷而起，变成了一条激天水柱。

那真是一幅奇景，壮观极了。

东郭先生高兴得乱蹦乱跳，脱口惊呼：“啊！妙极了，这就是那小伙子耍的花样。”

东郭高也顿时醒悟，那表示俞公子的‘无相神功’已经练成了，瀑布倒卷就是他试演功力时造成的现象。

瀑布从山顶上倾泻而下，其势犹如万马奔腾，而俞佩玉凭功力竟能使其再倒卷而上，那威力实在惊人。

突听一声清啸，穿插于瀑面声中，舌乍春雷，而一条白色的影子也就随着啸声一鹤冲天。

噢！那姿势美丽极了，且又迅疾绝伦。

在相当高度时他又一个拧身疾转直下，好象从苍穹坠下来的一颗陨星，眨眼间飘落在二老跟前。

不是俞佩玉还有谁。

他飘落地面时仍旧气定神闲，好象刚才施展神功时竟还未耗费他十分之一的功力。

东郭先生笑歪了嘴，好象他颌下的那把大胡子每一根也都在笑。

俞佩玉扑咚一声跪下。

“多谢前辈成全。”

东郭先生一把将他拉起，并将笑容敛起：“你小子什么时候拜磕头虫为

师的？”

俞佩玉道：“前辈传授‘无相神功’，当此一拜又有何妨。”

东郭先生寒着脸说：“你小子少想跟我老人家拉关系，‘报恩牌’换‘无相神功’，我们从今后两不相欠，所以根本不需要你道什么谢。”

俞佩玉道：“话虽如此，但……”

东郭先生道：“我说出来你会以为我丑表功，问我二弟去。”

东郭高不等俞佩玉开口，便将这数天来的一切经过告诉了他。

俞佩玉除了连声道谢外，对朱泪儿被姬悲情押为人质十分担心，何况又是被灵鬼看管，急声道：“我想现在去找姬悲情算帐。”

东郭先生叹道：“忙什么，明天动身刚好赶上约会，你现在‘无相神功’刚成，最少也得要休息一天。”

俞佩玉眉头轻皱：“可是……”

东郭高插口道：“朱泪儿在约会以前不会受到伤害的，我兄长说得对，你是应该休息一天。”

俞佩玉虽然心急如焚，但现在也只有忍耐。

突听“咪”的一声，一条黑影象箭也似的窜进东郭高怀中，正是将朱泪儿引来此地的那只黑猫。

东郭高含笑抚了抚它身上油亮亮的黑毛，说：“猫咪，昨夜你躲到哪里去了呢？”

黑猫眯着眼睛朝他叫了两声，好象受了委屈的孩子，偎在慈母怀里诉苦。

阴霾四布，月黑风高。

那本来就是一座荒凉的山，现在灰黑色浓云笼罩下，在荒凉中又透着阴森，并散发着一派恐怖格调。

一阵阵的狂风呼啸而过，更为这里制造了肃杀气氛，令人不寒而栗。

山腰处有一块平整的大青石，下面是一口地洞，洞口被大青石密密地盖着。

洞内亮着一盏青黝黝的油灯，太怪了，恐怕世上只有这一盏油灯，是发出如此惨淡灯光的。

洞壁一角有张石榻，在阴森森的灯光下可以看到上面躺着一位少女，正是朱泪儿。

从昨天晚上起，朱泪儿就被关在这石洞里。

短短一天时光，朱泪儿憔悴多了，对她精神打击最重的，就是她感到自己正陷落在灵鬼手中。

噢！那杀不死的怪物。

当朱泪儿一想到那张永远带着笑容的脸庞时，更会感到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还算好，灵鬼自将她关进这里便隐去了，这对朱泪儿的恐怖心情减轻很多。

朱泪儿曾作逃离这口地洞的打算，但是迄今没有发现可能性，她忽然想到了死，人类在感到绝望，同时又受不住严重的精神打击时，常常会想到从这条路上以求解脱。

尤其朱泪儿的良心，现正感到异常的不安，因为她自己太不小心，早就

在中途被姬悲情盯梢而不自觉，等于引导她去杀害俞佩玉。

俞公子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了呢？

这在她心中是一项很大的疑问，但她认为是凶多吉少的，姬悲情、姬苦情、俞放鹤，这些都是功高莫测的古怪人物，何况再加上那样多的武林高手。

朱泪儿一想到这里就感到柔肠寸断，因为她不但没有帮上俞公子的忙，反而害了他。

朱泪儿很后悔，懊悔为什么不在沿途多加小心，否则便不会形成如此恶劣的局面。

可是懊悔又有什么用呢？

世上很多事情是必须要事先防范的，后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挽回不了任何过失：“死，你应该马上就死，纵然俞公子安然无恙，你也不会再有面目见他。”

朱泪儿心里这样想着，甚至连多活一刻的勇气也没有。

她愈想愈痛心，独自躺在石榻上开始哭泣，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过了一会，她突然将哭泣止住，翻身坐了起来。

她的两只眸子在发直，神光涣散，好象刚刚得了一场大病。

终于，她立定了必死的决心，低头就朝洞壁上飞身猛撞。

石壁未经人工磨饰。凹凸不平，尖突密集的象犬牙交错，象朱泪儿这样飞身猛撞一定是绝无幸免的。

说时迟那时快——

噗！

朱泪儿一头撞得正着，虽然被撞的是一个冰冷物体，但并不硬，好象是撞在薄冰上面。

朱泪儿有点惊异，缓缓扬起脸来……！我的天。

她又看到白森森，而又始终露着笑容的脸，这一头竟是撞在灵鬼的肚子上。

灵鬼还是那身装束，紧身黑长衣，血红腰带，斜挂弯刀，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阴森鬼气，在青黝黝的灯光下看到他尤觉可怖。

在看到他的刹那，朱泪儿的整个灵魂都要飞出躯壳，惊恐地尖叫着，翻身扑回石榻。

朱泪儿捂住脸不敢再看，但洞内一点声息也没有。

她有点觉得奇怪，硬着头皮从指缝中眯眼一瞧……

一点碍眼的东西也没有，更何况那可怕的怪物。

朱泪儿以为刚才发生的是幻觉，她一死谢罪的主意是拿定了，狠着心肠二次腾身，又朝石壁上一头冲去。

照旧——她碰上的仍旧是那类似薄冰的物体，当扬脸时又看到灵鬼朝她微笑。

这一次所不同的是灵鬼开了口：“灵鬼是最怕死的，所以也不希望别人死，尤其是象你这样漂亮的女孩。”

朱泪儿壮着胆量将脸一扬：“刚才你分明不在洞内，你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灵鬼道：“你忘了我是灵鬼？灵鬼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不相信你再看看。”

说完突然消失无踪，就象化作了一片雾气。

但只一眨眼功夫，灵鬼又在青光惨惨的灯光下出现，仍是笑嘻嘻的那副神情。

朱泪儿大声惊叫着：“不要笑，我最怕看你的笑容。”

灵鬼道：“但是灵鬼只会笑，哭起来会更难看。”

朱泪儿流着眼泪说：“那你就赶紧离开，我不喜欢看你那副尊容。”

灵鬼道：“你仍旧想死？”

朱泪儿道：“那是我的事情，你管不着。”

灵鬼道：“但是灵鬼一定要管，否则一头撞成烂茄子，那就不美了。”

正值此时，洞顶上突然传来大青石移动的声音。

灵鬼头一扭：“外面是谁？”

“……”

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声。

灵鬼回头看了朱泪儿一眼，发觉朱泪儿也满面惊诧地侧耳聆听。

灵鬼想纵出洞外查看，但却猛的一个激灵，昂面朝天冷笑道：“朋友，你想调虎离山，好让你从容救人，但是找错对象了，灵鬼是永远不会上当的。”

突听上面传来一个冷喝声音：“那我就下来跟你斗。”

朱泪儿蓦地一阵惊喜，她辨认出那声音。

就在此时，一阵劲风贯入，那盏青黝黝的灯灭了，在一灭一明之间，洞内竟多了一个人。

朱泪儿喜极欲泣地狂呼着：“三叔……”

一头就想扑进凤三怀中，但被灵鬼无情地拦阻了。

锵的一声脆响，凤三已拔剑在手，怒指着灵鬼说：“赶快放她，让我带走，不然我杀掉你。”

灵鬼笑道：“你在自己骗自己，你不会不知，灵鬼是永远杀不死的。”

朱泪儿情急如焚，也忘记害怕了，猛地一把从灵鬼身后将他抱个正着，叫道：“三叔，快动手，砍他的头！”

凤三手起剑落。

咔嚓！

凤三挥剑如闪电，而灵鬼的一颗头颅也就随着剑光骨碌碌滚在一旁。

怪哉！灵鬼已经人头落地，但他脸上的笑容依旧不改，并冲着朱泪儿眨眼。

朱泪儿吓得大声尖叫，一头扑进凤三怀中。

凤三拍了拍她的肩膀：“快，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朱泪儿余悸犹存地点了点头。

凤三拉着朱泪儿跃出地洞，不料竟有一条黑影正在洞口挡路。

当两人看清那人的形象时，都不由大惊失色。

一身长衣，那血红腰带，那弯刀，尤其那脸上的笑容，不是灵鬼还会有谁？

凤三连退两个大步，用手指着灵鬼道：“你，你不是死了么？”

灵鬼齜着森森白齿笑道：“灵鬼的头永远长在灵鬼的颈项上，你刚才所看到的只是幻象而已。”

凤三愣了，面对这杀不死的怪物，他真不晓得怎样对付才好。

凤三也曾尝试以绝世轻功带着朱泪儿远走高飞，但结果失败了，灵鬼如影随形，竟始终逃不出他的阻挡范围以外。

在此种情况下，明知想杀死灵鬼乃是白费力气，但也只好以此跟他周旋，但望能逼退它。

凤三的剑法已至炉火纯青的境界，但见银芒一遍，霎时功夫便将灵鬼罩在剑幕之下。

可是灵鬼却不当一回事，他也将腰刀挥舞成一片刀海，应个景儿，纵然失手，挨上个三剑五剑也无所谓。

朱泪儿倒也乖巧，趁着凤三将灵鬼缠得死紧时，拧动纤腰便朝山下飞逃。

灵鬼笑着说：“在灵鬼面前想逃？那简直将灵鬼太看轻了。”

话声歇，灵鬼的影子也就随着消失于凤三的剑幕之下，而又阻挡住朱泪儿的去路。

在这种情况下，凤三愈打愈胆寒，愈打愈心惊。

他现在心里升起一个颓丧想法，灵鬼不除，朱泪儿永远无法被救走，东郭先生来了也不例外。

但如何才能除掉灵鬼呢？

凤三先生也晓得必先制服操纵灵鬼的姬悲情，可是他扪心自问，掌中这一把剑又绝不是姬悲情的对手。

突听朱泪儿一声惊呼：“三叔……救我……”

原来朱泪儿正奔逃间，突被灵鬼以老鹰抓小鸡手法提到掌中，竟象闪电般朝山顶掠去。

凤三大惊失色，提足上乘轻功，就朝灵鬼飞扑。

可惜的是他快，灵鬼比他更快，就好象眨眼之间化成一阵狂风，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

凤三愣了。

他仿佛隐隐听到朱泪儿哭泣声，但细微极了，刚到耳边又被狂风吹散，而又辨不清真正方向。

凤三情急如焚地环首四顾……

狂风阵阵，黑夜茫茫，眼界下竟没有出现任何可疑的目标。

凤三心头沉甸甸的，好象一交跌进了万丈深渊。

就在此时，夜风飘送过来姬悲情的声音：“凤三先生，在我这里横冲直撞，你不嫌太无礼了吗？”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凤三郎声道：“姬夫人，我希望你能现身答话。”

姬悲情道：“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

凤三道：“当然，我希望你说明白扣留朱泪儿的理由。”

姬悲情道：“简单得很，恐怕俞公子不按时赴约。”

凤三冷笑道：“以姬夫人在武林中的声望，扣留一个女孩作人质，不怕貽笑江湖吗。”

姬悲情道：“那也要看情形而论，我现在将朱泪儿当客人看待，又没有让她受任何委屈，是不会遭受什么严重议论的，何况……”

凤三一声冷哼：“何况你的所有丑行，都已被‘阎王债’公布了，再多添上一两件也无所谓，不是吗？”

姬悲情笑道：“就算你猜对了，也许这就叫做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你既然明白，就请赶快离去，只要俞公子一到，我是不会难为朱泪儿的。”

凤三愤声道：“好吧，但愿你言而有信，我敢保证俞公子一定准时赴约

的。”

说完身形纵起，如灰鹤掠空，瞬息之间便在夜色茫茫中消失不见。

日正当中。

在群峰顶上出现一个飞掠的白影，翻山越岭，跨谷越涧，飞掠一遭后，飘然落在山坳中的一块平地。

白衣少年就是俞佩玉，他渊停岳峙地轮眼四下一扫……呀，好荒凉！

这座小山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眼界下尽是荒丘累累，怪石嵯峨。

俞佩玉眨动星眸观察了半晌，但是竟没有发现任何埋伏。

这使俞佩玉有点感到意外，姬悲情既然约定今日在此作了一了断，似乎不应该如此松懈。

就在俞佩玉发愣的时候，山麓下又出现三条灰影，俱都施展上乘轻功，电掣风驰，眨眼功夫一齐纵到俞佩玉身旁站定。

这三个人就是东郭弟兄和凤三先生，东郭高怀里还抱着那只黑猫呢。

东郭先生面转俞佩玉说：“小伙子，四周情况你都侦察过了吗？”

俞佩玉道：“是的，但没有任何发现。”

东郭先生眉头一皱道：“特别小心，他们夫妻三个想要鬼花样。”

俞佩玉点了点头，遂即面向山顶朗声叫道：“俞佩玉准时赴约，请你们亮相吧。”

话刚歇，山顶上冒出一条人影，正是冒牌武林盟主俞放鹤。

紧接着，姬悲情和姬苦情也就在一块巨石后面疾冲而出，象箭头般朝这里飞射而来。

东郭先生低声道：“山上有不少‘老鼠洞’，他们就是从洞里钻出来的。”

片刻功夫，姬悲情、姬苦情已经纵至跟前。

姬悲情轮眼在俞佩玉脸上一扫：“还记得在地道石窟里，我跟你讲的一番话吗？”

俞佩玉道：“你是指让我暗杀东郭先生？”

姬悲情道：“除此以外还有。”

俞佩玉道：“记得，如果不是令夫君死的把戏拆穿和‘阎王债’上记的清楚，也许到现在我还弄不清敌我呢。”

姬悲情道：“年纪轻轻的，‘阎王债’的事你不嫌做得太绝了吗？”

俞佩玉道：“比起你们对付家父的手段，我还差得太远。”

姬悲情冷笑道：“你也没想到因此得罪了整个武林？”

俞佩玉道：“当然想到了，在正义面前，我根本不考虑这些。”

姬悲情道：“这么说，我应该先佩服你的魄力，但是你已闯了滔天巨祸，今天是难逃公道的。”

俞佩玉微笑道：“但愿如此，不过凡事既有最好的设想，也就应该有最坏的打算，夫人应该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姬悲情道：“那是说今天制不住你该怎么办？”

俞佩玉道：“不错。”

姬悲情一声冷哼说：“那是我的事情，用不着俞公子来操心。”

讲到这里又面朝东郭先生道：“今天事情是一不了之局，东郭先生看出来了吗？”

东郭先生道：“那还用说，我老人家还不至于老眼昏花到这种地步。”

姬悲情道：“所以在这最后关头，我还是提醒你一声，勿插入这是非漩涡，望你三思。”

东郭先生道：“我一思都不思，这件闲事我管定了。”

姬悲情道：“那好吧，今天一个也走不了。”

东郭先生嘴一笑，道：“我老人家那么大把年纪不是被大话唬大的，姬夫人未免将话说得太满了一点。”

姬悲情冷笑了笑，不再理会他了，回头用手势朝站在山顶上的俞放鹤摆了摆，而俞放鹤也就随手举起一面令旗，左右挥舞，迎风摇动。

那是武林大旗，在非常时期号召武林群雄时才用得上的。

那面大旗也代表着武林盟主的权威，在大旗挥动下武林中俱应俯首听命，万死不辞。

顷刻间，随着大旗的挥动又伴和着一阵号声，而原来死寂沉沉的山顶山腰一带，在号声旗影下竟象幽灵般地冒出很多武林人物，看来不下三百名左右。

这一次人到得很齐，包括当年黄池大会中的十三大派掌门人，乃黄池大会以来的最热闹的场面。

姬悲情面现得意笑容：“东郭先生，你看到了，在这种情形下，你们会遭遇什么样后果呢？”

东郭先生抚着他的大胡子，自言自语道：“看情形你们的号召力还真不小呢，着实令人吃惊。”

姬悲情道：“也许你感到后悔，但是我很替你可惜，因为已经晚了。”

话声刚歇，武林大旗，又作另一次挥动。

那是催令武林群豪行动的讯号，也就是攻击命令，大家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俞佩玉这方面暗地吃惊，倘如武林群豪在号令下齐涌而至，将不知会造成多么巨大的流血事件呢。

但是，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武林群雄漫山遍野，但都对大旗的挥舞视若无睹，好象他们是来看热闹的群众。

呼！呼！呼！呼！

大旗迎风招展下发出剧烈声响，纵令俞放鹤暗用内家真力，险些将大旗震破，群雄阵中仍旧无动于衷。

俞放鹤突将大旗一收，怒吼道：“你们竟敢违抗武林盟主的命令。”

这一声大吼回音环山绕谷，每一个人都可听得十分清楚。

紧接着，有一个沉劲的嗓门出自群雄阵中。

“可惜你不是真正的放鹤老人，而是漠北大盗‘一般烟’俞独鹤，更是姬氏夫妇的傀儡，我们既认清真面目后，还能任你驱驰么？”

俞独鹤站在山顶上愣了。

姬氏夫妇的脸色更难看，不知是惊是怒，两人的身子都在微微发抖。

这显示了一点，江湖上的事情一向是波谲云诡的，但正义终在人间，在必要关头时仍会流露出来。

俞佩玉激动得热泪盈眶，长时间的委屈，也只有今天方算真正得到伸雪。

东郭先生更是捋着胡子呵呵大笑，道：“姬夫人，这样的转变不仅我老

人家，恐怕你也感到十分的意外吧？”

姬悲情冷哼一声，道：“那也不必这样值得高兴，除非‘墨玉夫人’血溅三尺，这笔帐仍要追算到底。”

突听姬苦情一声怒吼，欺身上前，一掌便朝东郭先生推来。

东郭先生没有还手，飘身斜退七尺，瞪着那双山羊眼睛吼道：“绿朋友，冤有头，债有主，现在小伙子既已出面了，你还找我拼命是何道理？”

这一吼，竟将姬苦情吼愣了。

俞佩玉踏前一步：“东郭前辈说得对，请你向我发掌吧。”

姬苦情嘿嘿狞笑道：“好，我不会当场打死你的，一定要将你带回石窟浇成蜡人，上次我错过了一个机会，这次绝不再错过。”

说完双掌推出强烈劲风，呼的一下朝他身上撞来。

俞佩玉意动功行，双掌一翻就迎了上去。

嘭！

两股气流激出嘭然巨响，狂飚怒卷。

那是电光石火一刹那间事情，但听姬苦情一声惨噪，竟象断线风筝般从飚风中飞出，一交跌在两丈开外，口喷鲜血，倒地而亡。

他临咽气时还瞪着两只死鱼眼，似乎被俞佩玉一掌震毙而大不甘心。

姬悲情如遭雷殛般地僵立不动。

她和姬苦情既有兄妹之情，又有夫妻之份，眼见姬苦情死得如此之惨，不由心中一阵剧痛。

但她的矜持实在令人惊奇，除了隔着轻纱面罩仅看出她微现一片泪影外，竟没有其它的激动显露。

她将满含怨恨的眼神投在俞佩玉脸上，道：“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你竟学会了‘无相神功’？”

俞佩玉道：“不错，这是东郭前辈所赐。”

东郭先生急嚷道：“好小子你竟想嫁祸到我头上来，当心她突然发出‘先天罡气’一掌将我老人家劈飞了。”

俞佩玉能够听得懂，那等于点醒他提防姬悲情猝然出手。

果然不出东郭先生所料，就在此时姬悲情已突然发动“先天罡气”迅猛绝伦地朝俞佩玉撞来。

俞佩玉受了东郭先生那句话的影响，是以心里有了准备，见状翻掌就迎。

轰的一声震天价大响。

这一掌和姬苦情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先天罡气”和“无相神功”都是刚猛十足的内功，相撞之势简直撼山震岳，而迸发出来的气流也劲疾得象狂烈旋风，尘烟将丈余方圆之内都弥漫了，并使站在旁边的人有砭肤刺肌之感。

尘烟终于缓缓散尽。

稀薄的雾幕中，渐渐看出两个摇晃的影子，俞佩玉只是身形些不稳，而姬悲情却感到有点血气翻腾。

东郭先生坐在一旁，乐得咧嘴直笑。

姬悲情难以掩尽矜持，而流露出震惊的眼神。

这太难以令人置信了。

短时间学成“无相神功”尚在其次，而且竟有这等骇人的火候。

姬悲情的“先天罡气”在武林中敢说仅有东郭先生可以与之颉颃，如今

竟又多了一个克星。

正值此时，远处突然传来厉喝，一条灰影正从山顶上疾泻而下，瞬息停在姬悲情面前。

来人正是俞独鹤。

他在武林盟主威信尽失之下，狂怒的双目尽赤，而将一双愤怒的眼神投在俞佩玉脸上。

东郭先生插腔道：“用不着那么凶，你应该感谢那小伙子才对。”

俞独鹤猛地转过脸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东郭先生手朝姬苦情的尸体一指：“他替你除情敌，你以后和姬夫人不必再偷偷摸摸的了。”

话未说完，一股罡气向他撞来。

东郭先生刚才那句话太刺人了，姬悲情羞愤得难以自容。

东郭先生和姬悲情一交上手，俞独鹤也就呛啷啷地将一柄青钢宝剑抽在手中。

唰！唰！唰！唰！

他挥出漫山剑影，疾厉无匹地朝俞佩玉头上罩来。

现在他又恢复了漠北大盗“一股烟”的凶性，看光景恨不得将俞佩玉剁成肉泥方称心意。

俞佩玉连躲十招，才得到抽剑的机会。

人如玉，剑似虹，俞佩玉挥动长剑刚施出一招“满天星斗”，山坳里便掀起了一片喝彩声。

山区内的六百只眼睛全被这场斗剑吸引住，屏息凝神，鸦雀无声，以致剑身破风锐啸愈发清晰。

唰！唰！唰！唰！

唰！唰！唰！唰！

渐渐地，两团剑影已混为一处，而形成了一个大剑幕，剑幕中只隐约地现出两条人影，已经令人难以分辨谁是谁了。

突然，剑幕中起了一声脆响。

那声音象龙吟，但见一缕白光冲天而上，顿又引起观战者的集体惊呼：“啊呀，那是断剑。”

情况转变得快如电光石火，但见剑幕中人影倏分，俞独鹤右手拿了一把半截剑，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发愣，而俞佩玉则气定神闲，光从外表衡量就已看出俞独鹤不是他的对手。

刚才断剑的一刹那，乃是俞佩玉将“无相神功”暗注剑身，否则俞独鹤手中剑不是那样容易就被对方震断的。

东郭先生的“无相神功”和姬悲情“先天罡气”不分轩轻，现已住手，观看这边的动静。

俞独鹤面前多了一把剑，那是俞佩玉扔给他的。

俞佩玉满脸悲愤道：“你是我的二叔，但以你所行所为，败坏了历代相传俞氏家族门风。”

俞独鹤两眼喷火，但望着他没有吭声。

俞佩玉又道：“看在俞氏历代祖先份上，以及不论好歹你总归是我二叔，我不能动手杀你，这把宝剑给你自绝。”

俞独鹤脸上的神色千变万化，谁也看不出他心中在盘算什么？

全场雅雀无声，俱都凝神在看这场戏究竟怎样收场。

俞独鹤终于将剑缓缓地捡起。

突地一个冷不防，他竟拧身而起，挥剑便向俞佩玉猛刺。

人群中顿时掀起一片惊呼。

俞独鹤用的是绝招，诡奇绝伦，并又在俞佩玉没有防备下动手，谁都会替俞佩玉暗捏一把冷汗。

剑光如闪电，但听俞佩玉一声闷哼。

同时群雄也看到一股狂飚猛撞俞独鹤的右臂，这些经过也是一瞬间的事情。

插手者是东郭先生。他的“无相神功”将俞独鹤震得踉跄斜退，是以俞佩玉只在他偷袭下，左臂被划了一条口子。

东郭先生的一双小眼珠象利刃般盯住俞独鹤，沉叱道：“俞独鹤，你这一手可真够漂亮，如果你还有武林中人的血性，你应该马上横剑自刎。”

俞独鹤现在已双目尽赤，嘿嘿狞笑道：“但是在我自刎前想找两个垫背的，头一个我看中的就是你。”

东郭先生道：“那真妙极了，我也正想帮小伙子一个忙，替他除掉你这恬不知耻的江湖败类哩。”

俞独鹤一阵凄厉狂笑：“好，那我就成全你。”

话歇，二次拧身，随手划出一片剑影，就朝东郭先生当头罩下。

东郭先生空手对敌，他是一点都不敢大意的。

唰！唰！唰！

绝招频频出手，他晓得已经面临生死关头，所以动起手来尽展所学。

霎时之间掌似掌山，剑似剑海，两人在一个适当机会中，不约而同地俱出险招。

山区内又掀起一阵惊呼。

哧……

嘭！

场中同时响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那是两人所出险招都有了着落的缘故，东郭先生的灰袍削去一片袖子，而俞独鹤却被他的“无相神功”卷飞，口中鲜血狂溅，身子还没落地便已五脏尽碎而亡。

山区响起了如雷狂呼。

俞佩玉怔立当场，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就在此时，姬悲情一鹤冲天，快逾流星直朝山顶扑去。

东郭先生急声吩咐：“二弟，你陪小伙子去找灵鬼，那小妞儿的性命还在他手中呢。”

俞佩玉、东郭高齐声应是，联袂朝地洞方向扑去。

东郭先生和凤三急起直追，说什么也不能让姬悲情作漏网之鱼。

看热闹的武林群雄这时竟自动分成两批，一批跟着俞佩玉，一批缀着东郭先生，想看一个最后的结局。

盖着地道入口的那块青石板目标明显，很容易便被俞佩玉发现了。

四周俱是嵯峨怪石，这一带僻静而又荒凉。

俞佩玉心急朱泪儿安危，手起掌落。

轰隆！

那响声震山撼岳，而那块桌面大小的青石板也就粉碎纷飞，被劈得不知去向。

洞内十分黝黑，两人竭尽目力也看不清下面的情况，突然有一个冷沉的声音从洞底传出：“上面是谁，敢来找灵鬼的麻烦？”

俞佩玉道：“快将朱泪儿放出来，不然我就将这口鬼洞填平。”

灵鬼道：“这话吓不住灵鬼，如果你不怕将一个如花似玉的妞儿活埋，你就不妨试试，但我还是要出来会会你的。”

洞口突然起了阵青烟，而在青烟渐渐消失时，灵鬼已站在俞佩玉面前，左手却紧扣着朱泪儿的玉腕。

朱泪儿喜极而泣：“俞公子……”

下面的话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就象小蛇似地缓缓爬下粉腮。光天化日下的灵鬼更感阴森可怖，尤其那张脸，竟惨白得毫无血色，但是仍旧露出惯有的笑容。

俞佩玉手朝灵鬼一指：“你放了她！”

灵鬼说：“昨夜凤三碰壁而归，难道你们不晓得？”

俞佩玉道：“但是今天你一定要放了她。”

灵鬼道：“那除非先将我杀死，但灵鬼又是绝对不死的。”

俞佩玉顿感十分棘手。

他明明晓得灵鬼不畏刀剑，想以“无相神功”试试，但由于灵鬼紧紧将朱泪儿拉在身旁，又怕“无相神功”的余颡将她碰伤。

朱泪儿又惊又惧，楚楚可怜，数日不见她已憔悴得多了。

俞佩玉处此境地一筹莫展，最后决定先缠住他再说，俟机再另作打算。

而这时东郭高怀中的黑猫却对朱泪儿“咪！咪！”叫了两声，仿佛跟她很为熟悉。

俞佩玉决定之后立即动手。

拳出山摇动，剑到鬼神惊。

俞佩玉虽然晓得宝剑伤不了灵鬼，而他仍脱不了掌剑并用，除此之处，他实在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阵急攻对灵鬼产生莫大威胁。

但是灵鬼就是灵鬼，他以忽隐忽现的身法对付，实在躲不了，就硬挨一剑，竟还报之以笑。

俞佩玉看到这种情况时头皮直麻，而朱泪儿也吓得大声尖叫。

转眼功夫一百多个回合过去。

苦也。

照此情形下去，再斗一千个回合也没有用；徒自使俞佩玉耗费真力。

朱泪儿脸上露出了绝望的表情呼叫道：“俞公子……请你们不要再管我……你们会被我拖累的……”

东郭高怀里的黑猫也急躁不安地对朱泪儿“咪，咪！”直叫，并对灵鬼作遥遥扑击之状。

俞佩玉边打边道：“泪儿，你不要灰心，我一定会从这怪物手中将你救回来的。”

“噢……”

朱泪儿深受感动，眼泪更象黄河决堤般地流了下来。

东郭高则站在原地恍惚出神，看光景他在筹想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对

付灵鬼。

突然！

灵鬼站立原地不动，口里叽哩咕噜的，不晓得在跟什么人说话，而对俞佩玉的宝剑根本不予理会。

俞佩玉大感惊异，收住剑势静以观变。

过了一会功夫，灵鬼缓缓将眼神移到俞佩玉脸上，笑着说：“俞公子，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俞佩玉道：“什么事？”

灵鬼道：“刚才我是在听取姬夫人的命令，你猜她怎样命令我。”

俞佩玉道：“鬼话只有你才听得懂。”

灵鬼指了指身旁的朱泪儿：“姬夫人说她已失去利用价值，命我立刻杀了她。”

俞佩玉惊得朝后退了一个大步：“你敢。”

灵鬼笑着道：“不敢是假的，倒有点不忍心，杀死这样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实在太煞风景。”

一边说一边抽取腰间的弯刀。

红绸飘动中，刀已在手，灵鬼又说：“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灵鬼绝对不能违背主人的命令，你说对吗？”

灵鬼仍旧是那副不死不活的腔调，但就在这谈笑之间，猛的一刀就朝朱泪儿颈上砍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缕银光闪电而至。

那是俞佩玉的长剑，全凭反应快，一剑撩中灵鬼的弯刀。

锵唧唧一声脆响。

灵鬼顿时虎口发麻，竟被俞佩玉剑身中贯注内力所震，一阵踉跄接连后退。

这样一来朱泪儿得到了机会。

她趁着灵鬼分神的时候，猛的一下挣脱灵鬼掌握，拧身便朝俞佩玉怀中猛扑。

灵鬼笑道：“想跑？没有人能在灵鬼手下逃脱的。”

他那幽灵般的身法如影随形，朱泪儿距离俞佩玉还有好一大段呢，灵鬼却已跟至。

红绸随风飘舞中闪电而下。

那速度快极了，快到竟令俞佩玉没有把握抢救。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灵鬼的弯刀闪动粼粼银波，疾挥而下时——

嗖！

蓦地冒出一条黑影，象箭头般地直朝灵鬼扑攫。

啊呀，竟是东郭高怀里的那只黑猫。

灵鬼的刀也挥下了，黑猫的前爪也扑到了，双方的接触就象电光石火。

“咪——”

黑猫突地一声惨叫。

我的天！

血雨横飞中，黑猫的一只前爪顿时被弯刀削飞，而猝不及防下，灵鬼满脸溅的都是猫血。

朱泪儿就近伸手将黑猫接住，发觉它的前肢血流如注，痛得浑身直抖。

不料就在这顷刻间，怪事发生了。

灵鬼突然发出凄厉尖叫，竟痛苦不堪地倒在地上满地打滚。

这一下，将朱泪儿和俞佩玉都看得发呆了，而东郭高却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频念佛号：“阿弥陀佛，善战！善哉……”

就在这眨眼功夫内，场中又起了更大变化。

灵鬼突然不见了，而地上却留下一滩浓血。

俞佩玉忙四处搜索……

那是灵鬼常玩的花样，明明不见了，但转眼又会在另外地方出现。

东郭高踱上前来微笑道：“俞公子，放心吧，灵鬼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俞佩玉、朱泪儿一齐将惊愕的眼神投在他的脸上。

东郭高抚着黑猫的颈项道：“这是谁也料不到的事情，灵鬼毁在猫咪手里，它前爪血使灵鬼整个毁去。”

俞佩玉诧道：“听说黑狗血能克制鬼邪，黑猫的血也能吗？”

东郭高道：“当然，眼前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么。”

突见朱泪儿搂着黑猫的颈项不停地亲吻，并喃喃数说道：“心爱的猫咪呀，为了我，竟使你变成残废！”

“咪，咪。”

那是猫亲密的叫声，好象它懂得有人正在对它爱怜。

俞佩玉略向四下打量一眼，遂和东郭高、朱泪儿朝山顶处飞奔而去。

朱泪儿掏出刀伤药，一面奔跑一面替黑猫涂伤，奔抵山顶时，黑猫的前爪已被完全包扎停妥。

俞佩玉一眼看到了东郭先生和凤三哥，正在施展绝世轻功，扑向一处断崖，于是一同赶去。

凤三见朱泪儿安然无恙，惊喜交集，当晓得灵鬼伏诛经过时，就连东郭先生也暗暗称奇不已。

俞佩玉道：“姬悲情呢？”

东郭先生道：“我们追到这里，突然失去了她的影子，一定又躲到老鼠地洞里去了。”

东郭高道：“我们开始分头搜，迟则生变。”

众人皆点头同意。

断崖下面是千丈绝壑，异常险峻。

同时，从种种迹象上判断，这里不仅人烟罕至，也是鸟兽绝迹的地方。

众人披荆斩棘，缓缓朝前搜着……突听东郭先生一声惊呼：“快来，姬悲情一定藏在这里。”

众人同声赶至，发现了座被山藤遮住的洞口，十分幽暗，深不见底。

俞佩玉道：“东郭前辈说得不错，因为山藤有被拨动过的痕迹。”

东郭先生道：“那就少废话，跟我老人家一同见识去。”

众人屏息凝神朝山洞探索……

阴森、幽暗、泥腥气扑鼻，众人亮起火熠子，在洞内转了一个弯，便突然发现“墨玉夫人。”

姬悲情盘坐在一块青石条上，纹丝不动，那神情好象老僧入定。

众人立即凝神戒备，距离终于愈来愈近，姬悲情还是没有一点反应。

东郭先生突然吁出一口长气，摇头叹息道：“想不到她已经自绝了。”

众人一愣，趋至前一看，可不是，但“墨玉夫人”仍旧那么漂亮，那么

高贵，就和生前完全一样。

众人不禁一阵唏嘘。在离开洞口，到达山顶时，散布在山坳的武林群雄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请俞公子出任武林盟主！”

“对，让他继承放鹤老人家风，将武林秩序纳入正轨。”

“我们齐心支持，并发扬武林精神！”

东郭先生高兴得抚着大胡子直笑，一场武林风暴终将远去，而未来究竟会有怎样的转变呢？谁也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人心如风云骤变，一切的一切，都要随人生而定。

俞佩玉父仇已报，他现在百感交集地沿下山之道慢慢走着，他想到林黛羽，也想到武林前途，更想到今后自己的责任。在他身后不远，有位怀抱着黑猫的少女紧紧跟随着，那正是惊魂乍定的朱泪儿。

现在，她芳心中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滋味，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俞佩玉走到哪里，她也就一定跟到哪里，海枯石烂，地老天荒，世间一切可以变，而她的一颗心却永远不会改变！

附 录

古龙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剑毒梅香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
名剑风流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	1971	春秋

处女作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1976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1976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1976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楚留香》续集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	1976	汉麟
拳头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	1976	汉麟
血鹦鹉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七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	1978	春秋

《楚留香》续集

《风云第一刀》后传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拳头”并非一种武器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江湖人》系列之一

《萧十一郎》后传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天涯·明月·刀》后传

《惊魂六记》之一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	1979	汉麟
风铃中的刀声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	1982	万盛
那一剑的风情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	1983	万盛

《楚留香》续集

《楚留香》续集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最后遗作，短篇

